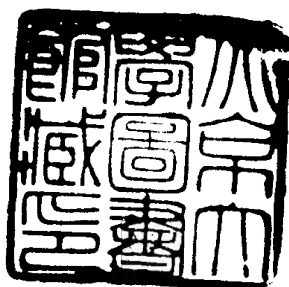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三八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B47/12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三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4.87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三八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東瀧遺稿四卷制策一卷附錄一卷

〔明〕彭教撰
江西省圖書館藏鈔本

..... 一

閔莊懿公詩集八卷

〔明〕閔珪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十年閔一范刻本

..... 七八

桃溪淨稿八十四卷

〔明〕謝鐸撰
原北平圖書館藏明正德十六年台州知府顧璘刻本

..... 一五四

滄洲詩集十卷續集二卷附錄一卷

〔明〕張泰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弘治三年成桂刻嘉靖十三年毛淵增修本

..... 五一四

陳剩夫先生集四卷

〔明〕陳真晟撰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八年張伯行正誼堂刻本

..... 六六九

東瀧遺稿四卷制策一卷附

錄一卷

〔明〕彭教撰

江西省圖書館藏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東瀧遺稿

四卷》提要

彭東瀧先生遺稿序

古今著作試殺青者亡慮數百家然
非有秦石漢禁而藏名山艷齒牙者
何蔑如也韻人墨客若沈謝徐

孝諸雄非不提唱風牛耳詞林而

中子刺子之曰某纖某夸而其詭

東瀧遺稿 序

丹青傳影而柳榆真面噴嘻文果病
人乎哉文不病人而人自病于文文
與人其交喪已若文江東瀧彭先生
何如哉先生奇嶷濬黠髭髭時有聲
執林朱弱冠領鄉薦第一計偕亞一
人廷對甲天下入史局經筵纂脩實

錄當可

上濃賞進階會兵部奏請續賦職例用
一人屬先生先生因疾辭致歸乃其
心涌也惟孝友自勗侍膳同安若
素居時然昆季宗黨固多者瞻以俸
歲儲廩以給鄉之水旱沒之日尸抗

東瀧遺稿

序

二

之拍可掬也嗟、先生之人如是哉
子騷年聞有先生無信屬橐韉周旋
往歲濫等治邑即廉其後裔散居廬
泰多同望先生之芳蹟嘖、人耳目
具瞻者手澤在焉予因
南臯鄒先生得領其詩歌序記碑傳

書訊即廣狹不同要以因事陳詞務

在言志雖意氣酣暢而一歸于雅馴

乃掩卷嘆曰稂莠三不朽首德次功

下乃及言三者綺重毋乃德為基與

今先生素行宦蹟應、可拍遺言要

眇美哉始基之矣碩句比字擬頡頏

東瀧遺稿

序

三

棟

中原其模蘇微妙未知孰勝至以文
言之言表行舍先生誰與歸哉百
穀草木閭芳爭妍綽約穠茂均謂之
華文也至纍、堅好獲之嘗之貢之
荐之則華而實矣華而實與徒華者
可同日道哉語曰至璫不取至言不

文以不文為文有重于文者矣惟重
于文而後可以言不朽欲知彭先生
之不朽當求之遺稿之外可矣

皆

萬曆庚戌季春中浣穀旦

西蜀後學孫之益思謙父書于

東瀧遺稿

序

四

豫

東瀧遺稿

序

一

父江公署



侍講東瀧彭公集序

吉陽大魁凡數人其三載在太常
獨歎五彭先生早世士林悲之按
國朝實錄載先生贈張南城殿撰
詩云不用有才如董賈何愁無命
到公卿亡何先生薨詞林以有才
如董賈無命到公卿代輓似若以
先生矜才傲物也者不知先生提
身如金如玉自東駿與羅文毅為
綰帶交文毅德業半成先生徃覆

詩翰一峯集可考文毅為世膾炙
世有知先生者不過知先生膚肉
耳當時詞林名公如李文心彭文
憲皆以玉鉉業相期許倘令先生
永年功業可勝道哉當先生未生

東瀧遺稿

序

二

尊人諭祁門祁門令為廬陵顏公
兩家還往甚浹顏夫人一日過衙
齋觀先生方孕酒而賀彭夫人此
必佳兒母夫人曰蕭々寒氈羣兒
爭席不給即佳兒當斟斗水澆之

顏夫人別去數日令公夢有赤日
輪照四天下忽墮學舍驚而語夫
人日光猶隱々射顏面顏夫人曰
必彭夫人坐草輿而過則先生號
水中殘息耳立取諸懷中火攻者

東瀧遺稿

序

三

踰時乃甦或者謂海宇不得蒙先
生離日之澤今後學讀先生文欣
就日之誠豈偶然哉又長老術先
生禮闈業第一商文毅慮必軋已
始置之次皆不可考今取先生集

與文毅並觀世必有知者顧先生
集以久訛茲

邑侯六言孫公嘉志名碩刪而新
之屬予一言引其端予歷數先生

崖畧載于首令讀者知吾吉先輩

東瀛遺稿 序

所重與可傳遠者有在區々科名

直如泡沫電沸耳

萬曆庚戌季冬姻家後學鄒元標

頓首拜撰



孫侯刻彭狀元文集序

言之進士及第者十人首魁得四人
胡文穆公廣劉文介公儼彭敷五先
生教羅文恭公洪先是也文穆學行
粹美受知

文皇首簡入東閣贊機務扈從北征深

東瀛遺稿 叙

一

謀惟惺文介晚節堅持主會試不阿
政府為時論所歸文恭志慕前脩恬
於進取履仁蹈義窮幽達奧超然儒
者之宗三公並垂名不朽輝耀史冊
矣彭敷五妙齡魁多士才名冠絕一
時風節文藻不減三狀元而獨厄於

年上之不得舒漸鴻之翼羽儀當時
次之不得隱變豹之文棲真巖谷芳
名美謚獨遜諸君長沙李公稱其耿
介明決權衡人物論量天下事慨然
思有以大施於世而年爵並屈自編
摩考校之外無繇自試所恃以不朽

東瀧遺稿 叙

二

者唯文耳而文復止此蓋深惜之也

臨印

孫侯令吉水二年餘治行卓然矣嘗
式先賢之廬而獨令彭先生後之傳
者莫求道稿殺青以傳而自弁其首
意念深哉邑人羅大紘曰侯之志匪

為彭先生慮也

國初風淳俗厚文尚雅馴而今習為鑿
齒鯨舌之音巧入於神變鬼幻之塗
上下相承莫尋其端蓋弊忘之極也
而吉人士賦四方奇恠輒縮口不敢
譚孰致奏賦南宮屢試得一二人寡

東瀧遺稿 叙

三

寡中外難於屈指夫揀文之弊莫若
朴使海內覩永宣間制策文辭如秦
曲者楚些越唵巴歛吳謳繁音錯陳
雜以夷舞而忽聞太古和平雅淡之
聲驚恠之士庶幾少熄又使里中文

學復覩

先朝盛事感發興起摩厲自奮夫鳴先
進之雅以訓恠扶先世之盛以振衰
而彭先生之名與三狀元並垂不朽
孫侯嘉惠風教甚深而循良之政亦
有徵於斯文

羅大紘

東瀛遺稿序

予友東瀛彭先生既捐館從子禮部郎中桓輯其遺
詩文若干篇手錄成帙將刻梓以傳而請序于予予
輟涕終讀為之悽然掩卷以悲曰先生之文固止此
哉蓋先生始以經學魁天下名翰林高才博識肆為
豐溢奔放之辭藻文歌詩衮衮不竭及讀禮之餘日
就超詣則刊落繁靡凜凜雪鈿黛益為簡潔峻絕出群
之作觀其志直欲追古作者故雖一時快意適興之
所為瞬息信宿已自不滿片紙斷墨不悉存錄今所

東瀛遺稿

舊序

一

輯者僅十二三而止然知者於此亦可以觀矣先生
耿介明決每權衡人物論國家天下事慨然思有以
大施于世使之遇蓋根葉重負必能振厲風節揚勳
業於無窮其於制作蓋累見之矣顧為嫻思所中疾
疾所困年僅踰四十官不過六品編摩考校之外無
繇自試所恃以不朽者惟文耳而文又弗盡其蘊則
世知之先生者豈非僅得其粗也哉且自唐宋以來
狀元之選特為隆重考德校業良亦難乎其入如先
生者名實交副方為時望所屬而不幸止此大夫士

無間識不識皆為悼歎不釐置然則天下固知其人

制策

而況其文乎文之傳者以人不以官先生之文宜不

待科第而後顯官不暇論也先生子彬登天從子集

為之後桓及南京刑部郎中杰皆以家學繼舉進士

遺文實於是乎傳先生其可以少瞑矣夫子尋先生

榜末固嘗為天下慟之託名斯文宜不覆置亦以附

徐君心許之義云爾先生諱教字敷五吉水人東瀧

其所自號天順甲申狀元官至翰林侍講文之散於

四方者尚多他日庶有續焉

東瀧遺稿

舊序

二

弘治戊午十二月二十五日

資善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長沙

李東陽序

臣彭教

臣對臣聞大學有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一是皆以

修身為本蓋大學條目有八而修身居其中格物致

知誠意正心皆所用以修其身者而齊家治國平天

下非本之修身則無以成其功也大哉身乎體斯道

而行萬化其在此乎故曾子一傳而子思則曰修身

則道立再傳而孟子則曰修其身而天下平然則聖

賢道學相傳固莫切於修身而帝王治國平天下之

東瀧遺稿

卷之二

道抑豈有出於修身之外者哉恭惟

皇上出震繼離嗣大歷服龍飛虎變御極當天聖作神興

萬物咸覩舜承堯志首行四罪之投武績文謨益隆

周召之任屏耳目之玩弛不急之營凡天下之所欲

而未興所病而未除者以次罷行幾無遺憾決月之

間所以大慰斯民之望益光繼述之猷者至矣盡矣

然猶不以聖知自居雖諒陰之中而不廢求賢之典

首進臣等于

廷宣示

制策咨諏治道此尤足以見帝王之高致知為治之先務也臣仰惟

陛下毓德春官蓋有年矣其溫仁博厚出於天質之美主善協一得於講學之功而存心出治之精微制治保邦之統紀得于

先帝心傳之妙一旦尊居

宸極舉而措之若建瓴然豈臣昧陋所能有裨於

聖明之萬一哉然敢不陳其狂愚以塞

明詔臣竊惟治國平天下之道有本為有要為本者何

東瀛遺稿

卷二

二

修身是也要者何用賢才正風俗是也有其本而無其要則治道不可以徒成有其要而無其本則治功不可以苟就是豈治國平天下之道哉臣請循其本舉其要徵諸往古為

陛下陳之以信治平之說夫賢才者政治之具故曰為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言有國之務莫要於此矣古之聖王恭己無為於上而任賢分理於下舜之舉相命官夏之額俊尊帝成湯任伊尹而功格于天高宗得傳說而殷邦嘉靖文武之興與邦由哲為周之禎

東瀛遺稿

卷三

三

者皆棧樸卷阿之士弼成丕基者皆義德容德之人當是之時庶政惟和萬國咸寧下逮漢唐宋之君亦皆選任賢才以為輔佐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房杜致太平之功姚宋成開元之治韓范富歐用於宋而慶曆元祐之治後世稱之雖不足以興王而致盛治亦皆能隨時以就功名蓋賢才之有益於人國也如此然取人為政必本於修道之仁則所以用賢才者豈修身未至者之所能辦哉至於風俗者屬世之規故曰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言風教之行無為而化也先王之盛禮樂之澤漸靡浸灌使民興行百姓昭明而刑措不用遷善敏德而比屋可封虞芮之人感禮讓之風江漢游女有士君子之行民俗洽時雍之化兆民有阜成之美而三代之隆卓乎不可及已自德色評語之俗興而羸紀以自虛浮放曠之習盛而晉俗日壞東漢勵名節之風而士之激揚風流者猶足以維持乎世道有宋敦忠厚之習而士之正色立朝者亦足以增重於國勢風俗係治道之污隆蓋如此然凡升大猷必由於敬典

之德則所以正風俗者亦豈聲音笑貌之所能為哉
惟其為治者不知用賢之為要而致意於用賢者又
未必本於修身是以或見賢而不能舉或舉之而不
能先甚者好人之所惡而惡人之所好於是卑瑣齷
齷者盤據窟穴而不可搖正直高明者遠引高蹈而
不樂於用否泰消長而國空虛乃徒惴惴於兆民之
未殖四方之未靖其亦不思之甚矣則臣之所謂其
要在用賢才者固非徒然也惟其論治者不知風俗
之為要而留心於風俗者又未必本於修身是以朝
廷之上是非不白刑賞不分士大夫之間志趣卑污
廉恥廢壞正言端色者羣譏衆排而目之為矯激阿
諛軟熟者逢迎諂諂而稱之為變通天下之人靡然
不知名節行檢之為重而天下之事亦將支離潰敗
而不可以復為乃徒區區於禁防之未密法制之未
周吁亦末矣則臣之所謂其要在正風俗者有非苟
然也

陛下之孜孜於賢才切矣首降溫綸即開薦舉之門復精
選任之政懇獻共臣遠邇至應然明揚之選或未叶

於疇咨周行之間尚不稱於任使殊未足以上當

陛下寤寐英豪之心也臣願

陛下修身以任賢才即所謂惟仁者能愛人能惡人有克
知灼見之明有迪知忱恂之哲則羣賢之進如茅斯
拔而不致於齟齬前却之患庸邪之退如距斯脫而
無所幸於姑息容養之私然後翕受敷施隨材器使
大者贊元經體以亮天工細者居官任職以熙庶績
能外事者任典戎幹方之責明治體者備拾遺補過
之官布列中外之間以共圖天下之事則天下國家

之治可得而成矣

陛下之汲於風俗至矣汲重奔競之罰杜倖進之途長寬
厚之風除苛刻之政天下豐之嚮風承德然君子未
能有於耻小人未盡於革心或未足以仰酬

陛下敦大成俗之意也臣願

陛下修身以正風俗即所謂堯舜師天下以仁而民從之
其好惡之端既足以示人之趨嚮而真實之意又有
以孚人於觀感風俗既成人知所尚將見知恥好義
不必爵賞刑罰一一加其身而後有所勸戒不待勉

強程督人人致其教而後有所修飭興仁興讓之俗
臻教成於國之效著則天下國家之治可得而久矣
夫用賢才以成治功於一時正風俗以綱維治道於
悠久治平之道誠莫要於此者而一皆本於修身為
故身也者萬化之原萬事之榦其所以為取人之則
教化之端胥此焉出所謂修身而後家齊家齊而後
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者以此

陛下知一身繫於天下國家其重如此而不致以少忽焉
必使言有則而行有常以立大中而守至正則推之

東瀨遺稿

卷之一

六

於國達之天下以之用賢才以之正風俗治具畢舉
德化風行邁迹往古增光

先烈將唯

陛下之所為無不如志矣若夫政事之失得民生之利病
因革之所宜修攘之所切固臣^臣之所欲縷指而條陳
諒亦

陛下之所樂聞而嘉納者然臣竊以為不急其要而泛及
其他不本於

陛下之身而營馳聘於事為功利之末則非所以端出

治之本清應物之源正宏綱大紀之所在其何以贊
陛下宏遠之圖惟新之治哉故臣冒昧輒陳其說如此而
懇懇焉以修身為勸也雖然身者家國天下之本而
心有身之壘也故古之事君者惟以格心為務其亦
有以識此矣夫一心之微攻之者眾况乎居至尊之
位操無不可致之勢則凡聲色臭味游衍驅馳土木
之華貨利之殖雜然並進於前者日新月盛而左右
便僻之人巧間隙以投意好者其類非一惟

陛下^廣識高明

東瀨遺稿

卷之二

七

聖志堅定必不為事物之所動搖私小之所蔽惑然所
以為此心涵養薰陶之助維持禁戒之防者其可不
加之意歟有宋大儒程頤常進言於君亦曰人主一
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則可以涵養氣質薰陶
德性當時以為名言後世繼為至論

陛下當服行政教之始寔自貽哲命之時超然遠覽深惟
至計念君德之所繫謹氣體之移養妙簡文學之臣
擇其謹厚醇懿端貞寒諄之士陪侍法從僕直殿廬
以備講讀之員以奉清問之燕視朝之餘即御便殿

從容延訪切劘治道因時啓沃隨物箴規下至人情
物態稼穡艱難亦得以具之於左右然修身體道之
實莫要於經治亂安危之迹莫備於史宣令白直其
說分日進講不限常式而得悉意以開陳無所避忌
而得隨事為勸戒至於

祖訓條章

三朝寶訓

祖宗之成憲斯在

國家之令典具在常經聽覽庶習舊章則朝夕與居者

東瀛遺稿

卷之一

八

東瀛遺稿

卷之二

乙

莫匪正人洋溢聽聞者無非善道

聖心湛然而無蔽聖德純一而不雜于以坐九重負斧宸

南面而聽斷紹

列聖之宏撫垂萬世之永聞豈不休哉臣草茅微賤學術

庸疎蒙

國家之教養承

陛下之登進輒以所學妄有陳論伏望

留神省覽涓埃之微或有增於海嶽則足以彰

陛下策士求言之實意而臣亦不為濶迂無用虛言之矣

若夫阿意逢迎有所規避以激一命之羅

陛下亦將焉用之哉千犯

天威無任戰慄恐懼之至臣謹對

彭東瀧先生遺稿卷之一

翰林院侍講吉水彭 教敷五甫著

陝西左叅政使侄彭 桓

湖廣左布政使侄彭 杰景 編

侄孫 昀增 定

西蜀 後 學孫之益校 梓

序

順天府鄉試錄後序

上命臣環 臣教來者順天鄉試既畢事 臣教謹序意於錄

東瀧遺稿

卷之一

一

後夫取人之不廢言也舊矣書曰敷奏以言又曰詢事考言文則言之成章而著者也自漢以來充賦有司而登其說於王庭者可考見矣至于今莫之有改蓋言之不可廢也如此然以唐虞明良之盛猶致意於靜庸之際而後世之品藻文藝差次事功亦每岐而論之則又以見言之難恃已

陛下在位今十有三年益明習

國家事方勵精求人以振庶功小大之臣奔走恐懼仰承

威命而臣猥以文字充乏適當任使大懼無以充塞

明詔蓋鄉舉取士公卿輔相且將階級為事至重也其敢

不共況天府之士畿內之秀四方游學之英宜有卓

異以備他日登簡顧臣之淺昧何足以知之雖然畢

力於文辭論議之間而精察舉之任此臣事所及也

若夫恢宏碩大之器剛方敦厚之質疏通敏達之才

由是有得焉此則臣之志也

送侍讀倪君歸省詩序

南京禮部尚書金陵倪公以病請老奏至

東瀧遺稿

卷之一

二

上重違其意特命許之於是公子舜咨在翰林乞歸省近制及仕者病十載乃聽于告疏上不許下有司覆又特命許之與舜咨為僚而進同年者羅環明仲謝鐸鳴治傅瀚日川劉淳尚質焦芳孟陽陳耆師詔張泰亨父吳希賢汝賢陸鉞鼎儀李東陽賓之暨數十有一人相與飲餞之乃取昌黎韓子送鄭十校理詩分為韻率相知者各賦一詩以贈通五十首為一卷教不能賦退為序語今

天子臨御以來凡再起公於閒廢付以清切崇重之任自

學士五品而至今官優老均勞體念周悉

賜諸進世貽恩二代眷禮優渥皆出於一時特達之恩而

舜咨亦自編修進侍讀簡置

經筵帝光回矚班行引領眷念其私如響斯答所以寵綏

倪氏者甚厚甚休教嘗因是而推較今昔知諸君子

取諸鄭氏以為況者固有以也餘慶以故相近中洛

迺自集賢亭親于東其事既酷相類若其地望履歷

則餘慶由學士至吏部書再入相府校理繼修謨史

館侍講禁中累遷至戶書於今又頗符於所已然而

東瀨遺稿

卷之一

三

意其當必至其礪完潔剛正蹇諤仍世守其家法

宦跡所至當世無譏焉然則鄭氏父子所以有譽後

世豈真其位過之隆與昌黎之文有足傳哉嘗辱在

下風矣而舜咨高才震思英年蚤達姿表環異嘗吐

鴻暢駸駸乎嚮用交游雖盛而有於直諫多聞之益

切磋文義敏求不倦雖教抗拙無似猶不棄也所謂

好古義富文華而謙謙不足舜咨有焉若夫諸君子

之作詞義之美隱然大曆貞元之風第教非其人而

輒以無詞先祇益愧爾

送李廷珣使占城序

占城去京師幾萬里僻在海隅

聖明御宇聲教攸被乃者占城上言有鄰境之擾土地人

民無所於屬

詔立前王之弟盤羅茶脫嗣王國政遣使致封命於是行

人李君廷珣承命以行夫誦詩讀書出而仕仕而登

朝授節操印為

天子使萬里外國榮矣哉而廷珣又粵產也使軺所經桑

梓有耀得以其間修容子舍奉觴高堂青衫出遊錦

東瀨遺稿

卷之一

四

衣歸里昔丹麗之建節會稽之引綬今右點筆噴舌

以為美談者固千載而一時也請以為廷珣賀皇華

于邁載馳載驅山君海伯率職後先霜露不犯於裘

葛寢興無驚於扞擻天光所屆百順其崇上定其君

下齊其民計日歸報

天子願以為廷珣祝

國家覆幬萬方雨露霜雪之施無間幽遐匪區區水土百

物是貴是利遠畧是勤而仁恩惻隱如慈母於赤子

未有號之不應投之不撫者時或任其謾幻躑躅於

前至必不可教而後呵撻之天地之度父母之仁下國所宜知也若夫佑賢輔德治亂持危鑒誠出偽則有廟朝之道撥非使者所興也敢竊贈策之義又以為廷珵贈

送陳朝彥序

萊陽濱海隅其地僻遠不當車馬之衝其人剛勁而朴質其賦出不能當東南之一鄉征調稀閑庭無三訟而以吾朝彥之簡靖臨之真可卧而治也世之貪榮嗜進者往往樂於通都大邑勢利奔湊之區鼓舞

東瀨遺稿

卷之五

五

東瀨遺稿

卷之一

六

震蕩翼駕（偽）虛或以微名或以媒利其志不在民也如吾朝彥之務內近實其志苟在捨民萊陽雖偏遠亦足為治矣古之君子寧德浮於位而事不稱其才然後毀譽無自而致望日重而身益尊朱仲卿之相卿卓子康之密邑宦跡之所起遠業之所基也朝彥其無薄於萊陽也雖然甲申之歲予與朝彥同

賜第者二百四十有七人於今五年而十人者補外餘皆仕於兩京亦既有改秩者矣而朝彥始受除牒為縣遠方寧能無慨然於中耶然十人者率能自振拔以

自表見今浙東西言令長之賢大半出於吾同年有聲隆隆方殷未已其一時榮達如願者乃有註吏議削朝籍返初服者矣則士之所以自致於時豈必以內外遠近崇卑為意哉朝彥行矣後之日山以東有道令長之賢而又出於吾同年者則朝彥自此升矣

送蕭大禮序

告之山水秀拔而清澈其人多負氣不肯少自屈下其士婉婉軟媚為巧宦者常少而體骸戾倍仇直自將者常多謂其風氣使然者非邪蕭君大禮為都察

院照磨前後十餘年於我事必留心於儕輩無所降志於吏屬無所假於色詞於諸無所與遊於簿書鉤稽審覆正其是而駁其非無容隱人以是多肖君然不便其私者相與竊議而陰懷不滿者固有矣蕭君之不顧為之益堅既滿考課功合陞格當外補郡佐若州倅若縣正者蕭君慨然曰令吾向老矣吾一旦為州縣彼乘使車建大蓋蒞果者非吾向所與反覆違難而分庭抗禮者乎彼據高坐左右視官長者非向罄折徐趨門闥而庭謁者乎昔人謂白頭趨走

小生前吾能甘心哉於是上休致之請事下吏部初以其年之未及也相與駭嘆且欲進一官以榮其歸蕭君不願也遂以本官致仕昔誠齋楊廷秀高蹇不屈孝宗嘗謂其氣性誠齋言產也豈吉之吉多氣性耶抑習聞前輩舊俗之風致耶恥於卑卑以自容耶抑山水之風氣實然也世常患士氣不振而稍有性氣者未必合於時則予之所惓惓者豈特以蕭君之去哉故於其行也酌以酒而贈之言

送陳夢祥序

東瀨遺稿

卷之二

七

君子之仕其義也義之所在雖三黜不去不為濡滯一飯不屑不為矯亢死官死言不為貪以忘生也避世藏景不為賤而亂倫後車千乘不可謂泰脫乘環堵不可謂約而或欲子焉異俗以為高苟焉諧世以為快則亦過矣夫君臣之義著於心生於性無所遊於天地之間廓寥千載有如孔孟之時義三仁之出處伯夷伊尹柳下惠之進退迹不同而同者心事不同而同者義義也者所以制此心而宜此事也哉之至正歸之大中跡跡然而不滓心皦然而可識此

殆難與淺丈夫者論也南海陳君夢祥僉江西憲事九年矣撻毆狼將君子服其勇飲清茹苦君子服其潔害不顧安利不恤進君子服其愚飢渴賢名趨營義舉君子服其不讓然而中間紛紛召怨取聞使有口者鼓其言有地者出其力以持危不少矣為君計謂宜少貶而求合不可乎否則自引以求遠不可乎顧義有所在不可非所論也於是三者行有日矣方岳羣衆重其去而屬言於教意若有取於贈策者之一詞而教非其人也雖然往矣由今日之揚千王

東瀨遺稿

卷之二

八

庭以贊小往大來之運教誠願之而非所敢知也往塞來舉而高廉頑懦立之風教誠高之而非不敢願也哉之至正歸之大中君其必有以處此哉不然則進將曷圖退將誰慰於義何如也君其不出於此哉

送鄧司訓序

予少侍先君為淮北教官其地大抵朴鄙自府州縣學外家塾黨庠出於民間者缺然無聞有司者僉坊市村社之童召隸學官捉筆誨書循行授句少進教以聲偶又少進解經傳義使習程試之業旦出坐堂

上丹鉛不離於手詔導不停於聲食時少休晡時乃
退燭至復出夜分乃罷矻矻歲年然後稍稍有能文
辭通訓詁者當是時意以為其人之學與不學在教
官之能否怠勤不可一日也及歸鄉里則郡多秀
民邑井里巷絃誦相聞為弟子負者率嘗講習於家
庭父兄師友往往業成乃在茲選歲貢科之舉按武
連袂類能自奮叱咤夏楚之勞略不敢以煩於職教
之官於是又竊羨為教官之得以自逸而其怠勤能
否又若無所與於其人也既而思之彼之勞殆韓子

所謂童子之師者非邪此之逸無乃韓子所謂傳道
授業解惑者無所用於教而道固存焉道者何威儀
可度德行可仰心術可鑑作事可則不必勸勉程督
微色發聲而聞者容肅見者心銷如立金絲之堂生
春風之館其成德達材之功有什伯倍蓰於向之勞
者而果不在於章句文藝之間此固予所願求於斯
世者也丹陽鄧先生觀為吉安府學訓導九年予獲
後士友之後以望履慕再且三年矣有雍容之態無
鄙俗之辭宛然師儒家法也羨解而去諸生之長者

向明胡珂來即山中致諸士友之論徵予文為贈其
意蓋惓惓焉而予之濶迂伉拙顧無以塞其意然觀
羣弟子於先生如此其有得於章句文藝之外而知
所願求者乎而助之請者又郡大夫也可無言乎

滄州詩集序

近年安福刻石初集今永豐刻滄州集宋末元季時
事^班見於詩詞尺牘間皆鄉郡文獻所不可少而
滄州詩尤風格可喜不特可為事案也當易姓改物
之世倏忽變幻何所不有其乘時梟獍身為戎首固

不必言而薰香膏沐自進於膚達標將之列搖毫吮
舌揚揚於從軍五鑒之句固謂一時之適已二君
非世臣貴戚之家有封疆城郭之守購亡縣捕之急
而崎嶇山谷顛沛道塗哀吟悲些無所容其身於宇
宙亦獨何哉於是見君臣之義性於天結於人心有
不可解者后初一時羣雄蜂屯蟻聚之事甚悉大抵
悼喪亂之未平而豺虎荆棘之可畏耳滄州則悲憤
激烈之詞為多裂眦嚼齒勃勃之氣如可想見趙氏
累世深厚之積中國衣冠禮樂之懿使其遺黎往往

有圖山易水之音至久而不泯者不可誣也饒君嘗守邊郡有奇績既老常有馬革裹屍意其刻此集蓋慷慨英傑之風有相感發者集末有祭水心文觀辭敘事非文山當時語甚明當是原本亡逸後有勦取充入之殊不類也幸訪求色以備羅氏彭教序

沈氏貞節詩卷序

婦人之性專而不二故貞也者女德之恒也不貞不可謂婦猶不能力田服稼不可謂農不能懋遷不可謂商不能技巧不可謂工不能律已治人不可謂吏

東瀛遺稿

卷之一

十一

不至於成德達用不可謂之士君子能者其常也不能者變其也其變可異而其常可以無稱也已然淳風自偷士二其行而女喪其德者有矣百有一焉能以婦德自將真猶黃鐘大呂一奏於工歌妓舞之場欣快慕用張皇誇詡亦豈非君子之用心也哉建德沈氏女璣為徐宗賢婦一子未晬而宗賢以溺死時年二十三甘忍死伶俜傳字遺孤奉姑舅不數年而其孤復夭乃教育其從子性以後宗賢今年六十有八矣堅粹之操教敬之風鄉尚之天順間嚴守以聞

詔旌表其門郡縣改其里為貞節士大夫見聞者咸有所

述詩辭賦頌不一其製有美有刺所謂君子之用心庶其在此性之兄愈憲君明德以來江右予得而讀之蓋三復而有感重焉嗟夫貞性易流情實難窒世之女婦愧於沈者多矣可無傳乎雖然今之有愧於沈者豈獨女婦也哉

中州黃氏族譜序

世傳元豐秘監后谷君居廬陵之新安於山谷為從兄弟今中州黃氏蓋其後也隋唐以前天下之黃多

東瀛遺稿

卷之一

十二

望宗江夏南渡以來江西之黃多疏派雙井未自陸終之後上下千百年間根鬯節茁枝葉條枚其麗不億矣而二族之外無聞焉豈皆謂廷堅之忽諸者乎蓋嘗求其故矣文強之尊孝老英之清裁子琰之辨慧奕世臺閣朝廷具瞻海內名士至會其家塾者二萬人東京之官族殆不可二三數也魯直以孝友之行瑰瑋之文清介之操為一時所傾慕而諸父群從其辭章風節往往有聞游談之士且樂道而誇傳之況其苗裔之同者乎殆無足怪也竊獨有感焉江夏

之族顯於韓魏之際門生故吏幾徧天下勲猷聲槩為後來所附宜矣至於雙井諸賢抑擯流落當時親黨知舊固有能名他出以超一時之合者而數世之後高華閥閱乃不減於江夏則人心好尚之公固有出於富貴功名之外者而或以一飽之羸躑躅釜竈之間偃然自相長雄亦細矣中州之老成有曰以祥甫個儻好禮宣德中其子堦肖侍郎孟奎嘗為譜其族屬於是四十餘年子姪之蕃至三千餘指而以祥甫下世蓋久矣諸長老乃相與合謀增續修正摹刻于板以別偽濫用追成其先志而命其子弟來求予言顧予之涼薄不足以為重惟黃氏高明之望所以重天下來世而存諸其人者如此勉自樹立將不止為一鄉一邑之人他日必有以中州為望者矣夫何嘗之有譜作於乙未夏六月畢事於是年冬十月綱紀其事者曰祖因祖憲仲珣務孜來致其父兄之命者曰務徹曰正德中州之趨然者也

梁方梁氏族譜序

梁方以梁氏得名則梁氏之族其盛益久矣予相去

差遠崔盧之甲乙前未之聞然以是知其巨姓故家也予間詣一峰必道梁方而一峰又梁氏之婿也凡兩過梁氏始宿舟信諸丈人行有與仁與言引年修然長者也諸生數十人事客甚謹而為禮亦虔若景範景行心求心廣頽然佳子弟也予雖未盡識其族人然以是知其長厚好禮而文梁氏遠修也其族之譜中酒作而請曰吾譜之成欲得一峯及夫子叙之予遜謝不可夫梁氏之族譜不取重於方今顯貴能震炳人者顧求之吾二人為計在矣予之乖牾忤拙之昌也譜之作將有大書特書其間者矣

雙槽彭氏族譜序

唐末廣明之變先吉州府君實有生人之德在鄉郡厥後散屈郡境以及虔杭不啻數十所高門喬木各為其地之望者皆吉州之孫也碩大蕃蒞名德相望江鄉諸姓鮮有倫比故翰林學士解公大紳謂人無

所不至惟天不容偽觀彭氏子孫之衆且賢則信信
於吉州者可以息其喙矣吉州子十二其五彦瞻彦
昭子十五人其十子皆有傳而師俊之傳尤盛譜可
攷見者蓋十有三族又各為其地之望何其盛也師
俊嘗為某州司法而家傳逸其行事生平梗槩隱約
莫傳然即其子孫之盛而觀之其必有秉燭治書求
其生而不可得若歐陽崇公者乎其必有秉笏廷爭
授核去官不肯以己之利害徇人之枉直者乎其必
有汎拚猙戶洗滌木索惻然一念之存乎不然何其

東瀧遺稿

卷之一

十五

後之昌也殆所謂不容偽惟天者非耶夫天之福善
禍淫固不為是剪剪拘拘然遠覽古先凡今天下之
族姓傳遠而滋者徃徃皆神明之曹帝后侯王之裔
嘗有大功德於斯人積厚流光不可誣也司法之子
國寶居折桂之双溪去吉州之基二十里而近迨今
二十餘世蜂房井絡閭閻比無慮數百家然皆不
失士職族舊有譜歲久殘缺諸父老子弟相與合謀
芟剔釐正增續修明以成今譜大率致詳於所親而
不敢昧其所同致謹於所疑而不敢為合其所異苟

同矣雖別邑殊郡遠在數百里之外必謹志之其異
也則一丘以南一巷以北固有自詭為某之昭為某
之穆者矣而不敢有所附會為類族辨物君子謂其
得譜之法余先瀧江府君於司法為兄弟實為宗家
子元崇四又授館獲溪嘗與聞詮之本末次故譜之
成也而予叙之時

成化十二年歲在丙申春三月朔書

贈姜惟亨序

蘭陽姜惟亨甫讀書而不求其解攻醫而不求其售

東瀧遺稿

卷之一

十六

書篋種種精詰而不以自名多林多藝而韜於渾厚
老成之氣君子人也子宜以進士擢刑部郎中三年
得雅恩及親惟亨甫暨其配黃授封錫號並命

帝廷於是年皆七十有四矣偕來自汴拜命京師冠履雍
容翟輅有煇不惟其家人子孫相慶而士大夫間亦
相傳以為盛美踰年將旋軫故里與宣同朝者相率
飲餞而以贈言末徵予謂惟亨甫之年則踰七而望
八有廩祿以為養而無所不足矣伉儷具宜白首無
恙可謂康寧矣少有立長有聞老致榮寵而人莫之

疵亦可謂無愧於攸好德者矣自是以往休于先廬
養性願神順受其正且將與造物者游於無何有之
鄉是古人所稱福有五者庶幾其略備蓋君子而膺
備福固其理也雖然惟亨甫之子方以司刑為職刑
者死生舒慘之所關也惟仁人善士為能慎而平故
仁者有後而善積有餘慶夫以仁人善士願其子豈
非人之至情也哉雋不疑之嚴而不殘人莫不賢其
母而嚴延年之慘以及身人亦因而智其父此父子
之深愛而天道之固然也今惟亨甫垂白相携不遠
千里來即官下雖以迓承光寵然于其居徐徐其
歸必其賢足以成其子之願而其智有以知其子之
必可願也若然則惟亨甫之福其未涯哉

送史太守致仕序

瑞守史君文博以觀事來京師既歸引年請納祿吏
部以聞得

旨可其請於是史君治行李西歸瑞人在京師者相與飲
錢之而屬予文以道郡人之意史君初令狄道治訟
有聞陞瑞之通判考濇民詰

闕乞留遂擢知其府事審憲之司按治之職屢以能官薦
于

上得賜勅贈封其親民吏方賴而君浩然有志歸矣夫人
之於事或暫然而久未必然其得於人者每境異而
情隨以異史君之在瑞於是將二紀矣其為久暫非
一朝一夕矣而方其為佐則願其為長及其既去而
又依依有不能已之情則史君其必有以取之矣而
予又烏足以知之而言之竊獨慨夫去就之義而於
史君不能無羨古者士四十而仕七十而老蓋其君

大夫不敢煩之以事而欲逸之也其進退之際固如
此後世之進也以捷趨早達相矜其退也非以罪休
則以病廢不然則強筋力於龍鍾疲憊之餘斃而後
已鍾鳴漏而行不止有如史君之壯而仕老而休
不于人而于己不于勢而于心何其不可多見也史
君歸矣瑞吾之鄉郡其父老子弟他日獲承事焉要
其久暫之極揀其情境之變則甘棠之愛何武之恩
尚有考也

挽詩序

昔

太宗皇帝之在御也用人無方而官使必器士有得其終身於一見之頃者故或自草茅而進卿大夫之列或在選調而膺殊錫之命或再釋褐而分方面之寄或由州縣而參

朝廷之選史臣 故老所傳蓋可攷已故貴州按察使林坦遵道初以進士觀政刑部一日偕十餘人召

至廷中

六

上親臨詔以某為某官某置某所間有以名授吏部者某

東瀛遺稿

卷之一

十九

若某其視關擬以進於是坦直受陝西按察僉事其後歷湖廣廣西至擢為貴州激揚明慎隱然方面之重號稱良憲司而三為邊部皆值

朝廷興大役勤大衆撫新綏舊指顧之間有利有害有安有危有禍有福而能操舍亟徐動中機會因時為法因事就功論者以為不負上之任使於是見有以仰

太宗皇帝曲成萬物之道而一時之人亦得以效其馳驅於轡策之下於乎休哉別號樸齋莆田人恭慎質

厚有餘有容踰三十始仕未七十而老退歸十有四年而終其世系履歷既有誌其墓者其子某集士大夫追悼之作為一卷死生哀榮之際備焉凡若干首

送李太尹序

永燦之令東莞也以進士往進士不外補州久矣比年朝議欲重長民之選於是州若縣之正自進士選者俱多課其績効召入為郎御史臨相踵也吾於永燦不有厚望乎哉夫選之進士而出之所以重其官不久之於外所以優其人而或者挾其方外重也則矜

東瀛遺稿

卷之一

二十

盈虛唱之勢張特其將優外也則苟且僥倖之心啓有一於此非民之利也士之行也君子之心也而豈所以言吾永燦哉永燦年少有雅操在京師數年見其秉謙率度不詭不隨未嘗挾其所已然而恃其將必然察其志固將以有為也今茲之往吾不有望乎哉鄉先生歐陽永叔起家進士自館閣校勘出為夷陵令悉意民事留心吏能其後更歷方鎮薦登二府以政事功業顯聞於世每自謂其平生所得夷陵之道也昔之君子所以自致以有譽於天下蓋如此永

燦勉乎哉若夫計得喪升沉利害久近之數以從事焉非吾所以告永燦者也亦非吾之所能知以為告也

送郭鳳禎知惠州事

知府秩正四品衣緋橫金坐堂上指揮羣僚奔走百吏政刑錢穀無所不統其地與民蓋古諸侯之國士之仕至知府亦尊且榮矣而鳳禎之得惠州也議者不以為愜其言曰鳳禎為御史十餘年矣其齊眉而齒列者有上而佐卿寺二太府者矣次之副外臺金

象龍遺稿

卷之一

五

憲章雄攝方面者有矣又其次亦付以服肱名罷彼其於鳳禎皆何如鳳禎昔按兩浙處斷沛然而人莫之能易不事矜持而人莫之敢易藩臬皆前輩老成而亦莫敢不服降以奏論大臣而時議譴之禮遇士類而游揚頌美者不容於口其在臺中造有大詔獄中儀外愾中責人促日三四至當事承望恐悚趨起前却鳳禎為開陳白登科出幾先而計周事表素當稱

言乞事帖然其林如此誠以處彼者見處庸拒知其於彼

何如也顧乃反之亦獨何哉教與鳳禎同薦名同賜第官同朝且同邑前後出入二十年於鳳禎不敢讓知矣其明敏卓犖之材非特教之迂愚滯拙以為不可及雖一時以知數自多號稱能事者亦遂巡下

風然則有如議者之說雖教亦何辭以解竊獨聞之處物不得其平使人之不厭其心此必有任其責者而非外之所患也寧材之溢而位不充寧功之厚而饗不足寧使有屈抑之譴而無菲分之譏此古之人以為可安而無愧者也志不以一沮而自失才不以

象龍遺稿

卷之一

五

一不見而自廢道以寧其志義以用其才修行而勵節以俟乎時此君子之用心也鑠屈而伸火燔而發根盤而茁川擁而決此凡物之大勢也行矣勉旃其於今也何尤

送鄭太守之寧國

士得已而不奪於人然後可以有為非言而莫子達行而莫子戾倖倖以自遂之謂也是其所是而不為利害禍福之所淫夫是之謂得已而不奪於人古之君子經治出政趨時合變蓋亦多術矣然未有失已

而可為也夫失生於貧貧生於進者人得以屈伸之故而奪之貧於生者人得以禍福之變而奪之不必其贖貨無厭而後為貪於是游移前却必至於一聽於人而已無與焉是尚足以有為也往聞鄭君必成為刑部即時一日以其獄與其官長爭是非論辨往復相撐拄不置其人坐堂上盛氣挫折之不能得乃謀出鄭君補外既又取凡所斷按閣之將摺據為罪久之無所得乃以其守東昌也當南北孔道權貴人過者舟車相啗鄭君接之無所如往往不滿其意而鄭君自如也夫為之屬而不有遷就於其長為守吏而不少加委曲於能有所軒輊之人尤是心也其誠無所貪者耶鄭君兩以憂免及是改於寧國寧國士大夫以得鄭君為喜而求予言以贈予以寧國在大江之南直隸京師非有監司大府長官之處其上而之相遠異沮難者既莫足患矣而達官貴人游士重客非特有事於其地者不至則請求躡路之可憎而莫之為撓其出於我者不亦可以沛然矣乎將鄭君之所為非特如前之稱而已雖然退之有言縣之於

州猶州於府其體一也鄭君能自用其能而不使人之得以奪其政則其於令長也寧肯不用其賢而奪之政哉寧國之屬縣凡五不有不失己之士為令長者乎然則非令君之賢其孰能信之

送太守知永州序

同年友左君仲輝為戶部郎前後十餘年不赫赫以求名而人每稱思之不皎皎以為行而卒莫之或訾至炳炳以偃功而所治輒理今擢永州予知左君之必為循吏也方是時後生少年爭出圭角立聲威往往茹柔而吐剛舍大而謹細譏訪剗務為飾耀以自異君居其間漠然若無所為而老成靜重之意隱如也久之上下益信事莫有窒壅百委用集特是而為牧民其不為循吏也哉夫循吏者固其俗平其政任之自然而已無容心焉日計不足歲計有餘民吏安之而莫知其為功古之明治體者推先委任重而不敢以文法威廉之吏加焉昔黃次翁與嚴次卿比境為守河南績効暴著聲振帝郡而潁川之治與民休息而已卒之嚴不克終而黃稱之至今予是以知

赫赫之名非至名皎皎之行非純行而炳炳之功非實功也有如左君者予不深有望乎哉永州在江漢之南幽阻左僻其人寡求而自足非有徵召調發一日之倉卒非有呼吸變態頃刻之異情非有往來旁午勞餞雜遝周旋僕僕之勞彼其操切置籠押閹齧盪以為術者固無所於施也能勿擾之而治可幾矣能勿擾之非予所謂循吏者乎非孟軻氏所謂行所無事之智乎非予之所有望於君者乎孟軻氏之言曰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而已長民者亦行其所無

望雲亭八景詩序

雙溪之上全壁之先墓在焉以屢省之不可時也宅西有丘與溪雙相直而其東北又先某某之藏也一日舉目而在望中每一念至輒登之以寄無窮之思既又晦暝風雨之不可常也作亭其上用狄仁懷英雄實名之曰望雲攬奇納勝旦暮百態而全壁非有取於此也好事者從而品題位置之其目有八又從

席上詠史詩序

而物色模寫之其多至不可紀於是陟岵陟岵之所見者宛然龍門瀟湘之景而濺淚之花驚心之鳥班班於夏木黃鸝之句矣見者倡之聞者和之全壁不能止也詩友一卷古今長短若干篇予得寓目焉情異境異興寄不齊故特本茲事興作之由與諸君子附綴之漸如右而係之以詩以告來者詩曰望雲亭上望飛雲春雨秋霜水木曛好事紛紛浪標置主人心事要知聞

成化丁亥十一月甲子南至翰林諸同年沿故約來會飲予家在酒所相與論昔功烈行義之士蓋悠然有遐思焉於是自戰國以來迄于唐季代取一二人凡十人書之片紙置盤探中各賦一詩於乎此十人者去今遠者且數千載近亦幾百年而吾徒相與慕重而平隲之而詠歌之想見而不可得是其人豈苟乎哉夫慕其賢而不思齊者惑也願焉而不能勉者怠也口之而二其心迥者賊也君子之所不由也詩既成取而次第之而復叙其所以如右是日惟舜咨

以事不果來罰如約詩亦追補云

送柳州二字序

始予游郡學劉君遜學亦甫就縣庠有閔麗博洽之稱予愛之慕之暨予既預舉送張君兼素繼入郡學有敏恪恭遜之行予愛之慕之二君皆予姻族齒長幼上下亦能_不十許歲予之愛慕蓋於他人或有不

東瀧遺稿

卷之二

二十七

共推高之予益為之喜吾里大家十數科第仕宦自宋以來常先一邑近歲乃稀閩省見有如君者秀異穎出其間而皆出於予所愛慕者此予之所以喜且自負也夫子之聞芳豈足以知二君哉是直偶然耳偶然不偶然固未暇論然遜學今茲之行則守官臨政之事也雖然予又以知之矣遜學通敏之資辨博之林諧圓偶方機軒括輒蓋通人之才而予之寥約撲拙容止迂緩動為底滯自常情視之有不如已則疎遠而厭惡之矣而遜學於予雖未知為何如然每

察之其間雖間 雜然而始終於予殆不可謂無意也夫以予之不肖遜學猶不可棄也則今茲之往寧肯以貴近而鄙遠其民崇高而忽易其屬賢知而先其同列有所操挾而抗其官長率然於言動而苟然於政令哉後今以來予之喜且負當何如也若然則所以知君者其不偶然哉其不偶然哉

泰和前溪康氏文獻集序

昔孔子言禮謂杞宋不足徵者以其文獻不足故也蓋文典籍也獻賢也典籍缺則無所於考賢者乏則

東瀧遺稿

卷之一

二十八

無所於問其不足徵也宜矣然文獻所係之重不特有國者為然雖士大夫之家亦然此泰和康氏文獻集之所由作也吾聞康之先姓匡唐貞觀中有諱胄者為吉州判官因家泰和祈州有諱綱為蘄州刺史歸宋避諱易今姓綱次子寧為虔州司書又自溪溪徙今前溪愈久而愈盛詩書禮義之澤千載如一日邑之稱望族者莫或改焉今之仕而顯者則自禮部主事廷珪始主事君起家名進士以德業聞望隆聲光於一時嗣其聲光而繼起者若游邑庠其從兄行

其嫡弟孫也其他不仕而隱處者一皆悖忠厚

讓以世厥家而其行誼表表然見重於人則主事君之伯父兄明尊府允升叔祖脩禮其尤也兄弟子姓率有令名足以光前裕後如此何康氏之多賢歟以故當時名公大夫下及縉紳能吟之士莫不尚其賢仰其名為之發於詩歌記序頌贊銘表諸文辭者無非嘉善述德導揚盛美之作積之篇章累數千百其亦富矣夫富於文辭與古所謂典籍何異因是以文知康氏賢者之多則所謂獻者存焉宜乎必集之以

東龍遺稿

卷之二

三九

傳也嗚呼使是集之傳不朽後之君子得而讀之將拜手起敬曰康氏文獻其盡在此則其所以歷世傳家之久且盛為太和名族者固於此乎取徵誰復慨嘆不足以疵義之哉集之者其弟珙字廷貢觀其所用心誠無忝於家世無愧為封君老春官之肖子云

祭文

祭彭閣老文

門生翰林院侍講彭教謹以香幣奠于

以保大學士文憲公之靈在昔先生冠冕

帝廷有勞有烈有行有名後先相望不辱廬陵降及近世

此道或衰公起奮庸士望以歸異不至詭同不肯隨三十年間大相顯陟密勿陳謨委蛇退食智名勇功泯其無迹下推民隱上揆國謀胡不百年以答天休於呼哀哉某早辱甄收遂陪末屬門屏十年俛仰陳躅顧惟疎節久累含容抗屈自信效用莫中永懷前修惕然厥躬真漢有知或諒其哀惟此愚守不懷苟從言如皦日以此報公

祭林先生文

東龍遺稿

卷之二

四

蚤因名途晚賓侯館顏巷之樂鄭壇之暖老氣不衰清尊常滿二妙奮飛光采陸離連捷貢闈若摘領髭門戶生色燦燁其輝蔗境之味謂當久延云何伏枕一疾經年伯也對

廷方竚臚唱呼前與訣聞者悲悵於呼先生亦既有子而又有年休有餘祉

祭劉徵典掌教文

於呼以親家之忠醇長厚而不遐其壽不極其享不終其榮不反其性於乎天乎言水仕者兩京相望不

滿十年復此凋喪公來自南病卧旅邸既藥而瘳方

厚之私裁

為公喜朝造于

朝退謁縉紳乘馬從從面譚津津有來倉皇見謂公死
將疑其妄宜未有此言公旦起稍覺不快飯食坐行
顧未有害客來與言談亦疊疊 厠便旋一殿不起
聞之悲說淚沿眼眶奔走往視僵仆于牀 衾席帷
蕭然門左纍然孤僮舉目淚隨於平哀哉公蚤登

朝半世驅馳久矣即潛謂當奮飛生平淳懿弗巧弗滿
德為壽本著艾斯宜此竟不酬遽爾永畢薄厚短長

東瀧遺稿

卷之一

四一

東瀧遺稿

卷之二

三

彭東瀧先生遺稿卷之一終

莫可究結公之既沒鄉里畢來經營竭力惻愴興哀
襲歛如禮棺輿華好祖送出城縞送填道銘旌載揚
浮舟于漕公如有知雖死無悼

祭李知縣文

翰林侍講彭教聞知縣李君卒之五日欲往哭柩前
而觸暑得病未能出門謹具香一炷燭二事帛一端
遣家僮致之靈座君如有知尚其享之若西歸未即
尚當撫柩一慟於乎吉水之民方冀其有息肩之漸
令而已矣則教之所以惓惓於死生之際者豈惟眷

所經又其南為通衢擁蔽限隔殿庭之隘（此處有刪改）谷布武乃買民地闢之標星戟門以次前徙戟門之內延以脩廉戟門之外直臨澗濱鑿而廣之瀦為泮泮之少東甃石梁澗南屬之衢北為學門門之內為堂涂北向西折以達于祀堂之後為後堂堂之前為兩齋會食有所退省有樓植二坊於衢之兩端東曰興賢西曰育丈弘敞軒豁端直靖深位置居然氣象夔異既成學之諸生具始末來請記竊惟徽國文公之守是邦實躬道德以為人士師至於繕館舍飭齋講嚴

像續新冠服疊篚爵洗巾幕注勺之間而再三致意為其本末具舉固如此一時之士爭自濯磨行義宦業偉有譽於後世今星子之學有賢師帥興舉規措勤懇周悉則夫居養游息之助作新感發之機或有出於言語文字傳習之外者無不徹國之意矣乎而此邦之俗淳厚敦朴呂成公所謂甘白以為進德之地者庶幾近之若夫所以開其聰明作其志意修其廉隅飭其身言以從事於治已治人之學蓋亦加之意乎異時彬彬濟濟居以孝弟聞出以忠貞顯無愧

於昔人之盛斯學之新不徒然矣若危冠侈袂于于洩洩於其間而無以自異焉非教之所知也是後也監察御史括蒼金君忠前守安易許侯顯嘗積贖刑之金裒富民之獻為修葺計而既有緒矣而曹侯寔來工鉅費夥非始所及也至於白發端緒綜理密微則教諭上虞吳慎與有勞焉始事於成化辛卯十二月訖工於癸巳十一月明年二月翰林侍講彭教記

吉水縣學忠節詞記

先王盛時道德一風俗同行成乎邇而達於遠政舉

於上而服乎下毀譽不僭誅賞無濫士生其間一意修飭而無所回互上之人亦惟好是正直而不眩焉孫叔敖有言國之有是衆之所非則固有惑於先王之盛矣宋故叅知政事文忠公歐陽永叔以古文倡天下以風槩立

朝廷以禮義廉恥處進退之際後世至比之韓愈孟氏而猶恨其不盡用南渡之初建康通判忠襄公楊邦乂不肯以城降敵刺血書裾死於位開禧之季寶文閣侍制文節公楊萬里不肯屈附貴勢媒進取聞權

臣誤國計憤恨不食死於家去今三百餘年流風遺烈與秋霜爭嚴嗚呼尚矣然文忠在當時一知貢舉而操者成聚一入政府而謗者盈庭一移書朝列而如高若訥者亦得以操切而困辱之一賦詩稍及時事而雅有譽望如晏元獻猶懷之終身不置一不奉行新政而晚出用事之人相與排斥勒侮名為流俗奸邪至使

朝廷薄敬故優老之禮而不恤此其見使於人蓋亦無幾矣至若忠裏文節事不盡傳然竊計一時全軀取

東瀧遺稿

卷之二

四

寵之徒黨與倡和必有以明夷之用晦趨時之變通皎厲之畔道苦節之匪貞上下其議論者陰清名實之位潛鼓進退之機使天下之人靡然習而安之信而用之其於兩公所為不詬其悖必笑其強况肯相視哉由今而觀其是非何如也雖然亦豈待今而後定也時移事變公論隨白及欲追直其銛譽而正其誅賞則已無及其人無益於事矣嗟夫此豈獨士之不幸哉今永豐之沙溪歐陽氏之先塋故在吉水之逆塘楊氏之子孫具存沙溪故隸吉水故吉水有忠

東瀧遺稿

卷之三

五

節祠合祀三先生者舊矣歲久修葺不嗣頽毀畧盡江西按察僉事南海陳君夢祥按視學宮軫悼湮廢乃命以贖刑之金別構祠屋為三楹間於講堂之右孝子事之北立^{奉主祠}祠一如故事既邑之人士謂教宜考故詔今刻之祠下教不敢辭竊惟三先生之烈在天下不啻家至而日見之况於鄉邑之間父兄長老所誦聞街談巷議所道說無不嘗有扼腕太息於其時其事者乎無不有歆動企仰願為之執鞭者乎有志之士尚明道以端其迤養氣以厲其守庶幾三先生之是而不奪於眾之所非所謂成就一箇是者固於是乎在匪直先正之光鄉邑之重寶國家有賴焉陳君勇義疆仁所至彰善瘴惡樹之風聲觀其所是可以知其人矣

種德堂記

永豐湯才化以醫遊吾門求記其家所謂種德堂者每一面觀其色察其心未嘗不在記也湯氏世為婦人醫父老子弟凡數百無不以醫自名者山途水步宋清之肆相望也近年往往以儒業進仕至尚書即

者一人舉于鄉者一人鼓篋邑校者十餘人然亦皆能通其世業碩大蕃滋方殷未艾於是其先人之德及人遠矣而才化父子方挾其術周流鄉郡不剪々於利不規規於報溉其根而食其實斯堂之洒掃有繼矣記焉足為有無哉然因是有質焉醫之道胲為要胲之道部位為先手大經者諸脉之會也六陽六陰分屬左右肺主氣其脉居右寸脾胃命門三焦各以氣為變化運用故皆附焉心主血其脉居左寸肝膽腎膀光皆精血之隧道受庫亦附焉男之成胎以

垣一方人之妙姑借脉以為名或執証脉特以候其浮沉遲速之槩而無所事於部位耶是不可知也然湯氏之醫不啻三世矣又以婦人治療專門當必不謬誠有可徵宜發揮顯白成一家之言以傳於世則其生人功將不止於身之所至手之所及而已德之種豈有涯哉

蕭氏藏書樓記

蕭生瑗以文潛虛為其先進士受益公所為藏書樓記致其父永年之命而欲予識其下方夫積書以遺

子孫賢祖父之用心也讀書而修身立行以自表見於世賢子孫心祖父之也然世之積書者多矣易世之後失其故往往為不肖子孫買酒果魚肉之具零落狼藉風其銖封塵漫棄置不視者固無論也囊游鄉校時見郡中有李氏兄弟者其父為大理寺丞々沒無所賴乃悉其遺書以衡石均其多寡而雜分之特以售人率半存半逸殘缺無全書觀者為之太息嗚呼彼積之者何心而忍然哉宋丁顓聚書至八千卷以為子孫好學之資其孫度以詞科

登侍從參大政隱然一時聞人人莫不智顗而賢度夫祖父之用心率同而子孫之心其心者或能或否乃如此寧不起世人書不必積積未必讀之論哉然祖父之心固不若是忍蓋將使其觀手澤之如新念用心之所在或能感激奮勵於萬一余於是卷有以見蕭氏祖父之賢如受益而永年其用心一也而蕭生能求師取友以從事於問學所謂信其傳後之心蓋有在焉雖然昔人謂牙籤萬卷而塵滿室者為書肆富於記誦而無發揮雖撐腸拄腹猶不免為書簾

官步橋記

蕭生承祖父之勤勤所以心其心者宜何如也回當采擷其莫華咀嚼其膏味以為己有而見於文章事業以有聞於當世且不可麗其腹况可肆其樓顗之孫李之子亦在所擇也瑗於余為女弟之夫而有游從之舊故於其請言也重之以規

修修輒費財不贊當其壞驛鈴使軺公趣私瞪視兩涯出百計營涉往往後時失事且虞墊溺而苟且幸架歲以為常莫為經久之圖灌易鄧君倫來知縣事慨然曰令於此而使郊郭之間以病涉告惡得為為政方思所以起發而未有所以出民王後饒贊而奮義以橋事自詭鄧君喜曰誠然吾當謁名筆刻橋上以子名俊乃益斥財發慮伐石陶甃募匠傭力不期月而橋成及是邑士以鄧君書來告則鄧君以家難解任既去矣昔蘇子有言淮水之利千里咫尺淮水之害咫尺千里今克溪之水廣不能數尋然當其橫波中斷則夫駛臨流之踵引望洋之睇雖衣帶與蓬弱均也然則營就堅緻規利久遠以為公私惠幸豈非有司者之政哉然予於是竊感於法之已密而州縣之不易也為古之長其土之興民者用其財力之出以興其利其事尚矣唐宋以來於上供送使之外猶得以留州縣之積因其歲庸以從事於其所當與舉者有如一錢寸帛籍而上之太府副在監司稽較出入毫髮靡漏而後一瓦之役一夫一隸之力不

得請於所由不敢輒有所為。之輒得檢責摺撫以
為罪為州縣者孰肯舍身試法而為是苟可遺責
舉哉不至於頽墮就盡不已也至其乾沒方圓以謀
其私者又終非法之能防也然則畧於法而詳於人
豈非治之體要聖人復起不可易者耶於是之時有
能以義動其民而民以義承其上超然於法之外而
足以裨有司者之政不亦大可稱乎故為記之以如
鄧君之志而并及予所感如此不敢以一橋之區而
而有愛於言焉

東瀧遺稿

卷之二

十

淶江橋記

淶水出萍鄉西流入于湘水醴陵縣其上游官寺民
居兩溪相望而黔貴江廣之往來者率道是涉者蓋
朝暮踵接焉舊有橋創于宋元之間事具前載既廢
復復廢而不復者且百年深廣非可厲揭而端悍又
善敗舟居人行旅交口稱病通歲嘗合公私之力以
從事而工弗堅緻隨毀于成知縣汪道繼至慨然欲
有為而事重費鉅官府亦立左右鉗梏不得施用乃
具白于前都憲吳公琛今都憲劉公敷巡按御史張

東瀧遺稿

卷之二

十一

君諾參政甯君瑛副使郁君文博應君欽僉事江君
孟倫暨郡守周君鉞同知毛君瓊通判李通黃揚推
官方汝慶皆曰惟汝所為而甯應二君復以白金界
之曰以為汝助汪令乃屬耆老告之曰令之興斯役
凡以為民耳有如科率以就事非吾意也其樂助者
聽民謹趨之得錢米若干鳩材選工躬往指授不暮
年而橋成其長五百尺有奇廣十有六尺壘石崇趾
醴水為六鎔鐵以鈿其交灰石糜緇以合其罅架木
其上漬以桐液重累相接上施橫板而方甃覆以
連屋度其堅密完固足支久遠可使無壞先時吳公
及藩憲諸君皆嘗措意於是方相與悼前功之不究
是以汪令一建議而響答委用既專給助亦裕有媒
孽其事相誣讎以撼縣道者反弗聽執事者益勸橋
以卒成汪令乃走書瀧上請記其事於教教惟天下
之事大抵成於同而敗於異雖勢均力敵之地一懷
異而陰拱旁撓且不能以有為况州縣之吏上下牽
制搖手觸禁舉足置議者哉任之而或疑之縱之而
復操之陽予而陰伺顯命而曲防齟齬前却而無以

盡其用矣欲望其出意見於牽補之餘而成於繩墨之外豈不難哉昔者中山之伐論者不首於樂羊而單父之史能書乃因於掣肘故子於斯役以為汪令之宣力以成功者未足多而諸公之扶樹主張而使之以得成有者為可尚率是道也則彼此之同協上下之孚應將其建立敷施以惠利斯人為無窮之計者豈直一橋哉至若汪令之所以獲乎上以能媚其民其必有道矣夫橋於邑門之外以利涉此有司者之常職其事繁無足論而其理有如此者故具著

東瀛遺稿

卷之二

十三

之而列其凡與有力於斯橋者之名氏于左方

肯齋記

父基而子構父菑而子獲雖三代盛世猶以其肯為難然以謂父子之道固天性存焉焉前功而續後績非故不之肯也私不能以自勝而肯之念漸盡而反寒矣才不足以克荷而肯之事陵夷而草委矣歎飄搖於戶牖惻然於甫田孰能無悔心悼志哉故夫必有確然不拔之志非是不立必有裕然克餘之才非是不成有能締植辛勤上追而無慙德下啟而有

東瀛遺稿

卷之三

十三

遠圖於所謂肯不其庶乎句容之盧江凌氏永濡甫以勇義疆仁閭邑中自其祖世昌君逮其孫曾六世同譽男勤外業女奉內令斬斬其肅雍雍其和庭無間言家用胥協蓋凌氏之祖父其寸田尺宅所以貽厥孫謀者規摹遠矣及永濡甫繼父兄代主其家經營朝夕悚悚焉于燕穢之弗治也完美之弗究也而今其年亦踰六而望七矣翁和光大不減其祖父時無愧於堂構播獲之肯矣然子歷觀於今昔之世族而有以知其不易夫以義而聚其族誠美矣然大抵寡而戚則易合疏而則易散其勢然也方其祖父之初出一人之身而已因其恩意之自然而稍為之節文可以順成而無敗闕及其再世三世之後總功之餘恩日以疏情日以隔羣內外姓雜然以處無慮數千百指而能萃其渙合其離非有不私之志過人之才不易為也於是永濡甫之肯難矣始永濡甫之傳家政於父兄也榜其室以肯齋曰吾豈能賢光昭先人之令緒不可不務也暨既久而上下安之也則曰吾豈謂能之將圖惟其永由是鄉邑黨里以肯齋

尊呼之侍御戴君以德亟為予道其事而其從子鄉
貢士傳求為之記將書置齋壁用示其後之人庶幾
世嗣其肯洒掃有繼而舊舍不廢云此肯齋之志也
承恩堂記

南京戶部主事陳君本深即寓宇名其奉親之堂曰
承恩昭

君寵也諗於教曰茂無似以先君之教太安人之愛
勅厲而周內之使力於學以有今日蓋自第進士充
之即署而先君皆棄惟是備官已來敬共朝夕不敢

東瀧遺稿

卷之二

十四

怠違以廢慢先訓以貽太安人憂以獲免於戾茲今

一二年矣

朝廷考績有公典推恩有常數於是得贈先如茂君官而

太安人拜

封勅之命自公之退奉顏色於斯修饋享於斯雖不能力
致甘與豐其實羞以足於心而竭夫孝養然顯榮光
大以寵綏其先靈而慰藉其長老而焜燿其室庭實
有

天子之命焉既以名斯堂惟吾子之有以勗其終此茂之

志也教謂本深一舉而二美斯備感激於所被而不
敢忘有忠之道焉推原於所本而不敢專有孝之道
焉思所被之不易則其為忠也固知所本之有在則
其為孝也周既忠且孝是足以仰答

光寵而無忝於所生碩竊聞之忠矣以敬官為先孝以
顯親為大一念之未誠一事之或苟非敬也名或以
倖致身或以巧崇非顯也非敬之忠非顯之孝君子
弗貴也本深英年壯志遠大所基行見其行成而名
立功崇而業廣所以迓承休顯茲至之

東瀧遺稿

卷之二

十五

恩以為親榮者方川至而日新固未止此也教於此深
為同進有兄弟之義異時獲升堂展謁祝太安人之
盛福而賀本深之能子其有日矣請列之屏間以俟
墓文

正議大夫資治尹刑部左侍郎贈本部尚書謚恭
敏廖公行狀

公諱莊字安止東山居士其別號也其先居處州宋
初有為吉州刺史子孫因散處韓吉之間凡四徙至
諱盈始居言水之漁梁遠公七世矣曾祖秀卿祖興

賢以公貴贈南京刑部右侍郎祖妣梁氏贈淑人父

南宮及加恩禮於

素號素心先生累封南京大理寺少卿贈南京刑

今上大意謂仕中朝十餘年間見

部右侍郎母黎氏累封恭人贈淑人公幼時即卓詭

上皇臨朝遣使冊命於邸邸歲時令朝臣謁賀於東廊恩

不凡既壯素心先生資遣之就鄉先生蕭翹材授經

禮隆洽羣下感動今

翹材方居貧自力至不免樵汲公往往挾而從之上

上皇深居南內問安侍養之禮大聞曠闕是非所以篤志

下澗谷諷誦不輟聲伊伊出林莽間日夕置書懷袖

愛友悌之誼慰天心而召和氣也且

為負任以歸率為常鄉人至今稱公為事師勤學之

皇嗣薨殂中外洵然

式翹材數稱之曰後進中未有如此生者弱冠中江

上皇之子猶子也宜令親近儒臣諱明經義輔成德器以

西鄉試宣德五年林震榜進士八年選授工科給事

端國家之本以繫屬天下之心是忤旨明由年丁黎

東瀧遺稿

卷之二

十六

東瀧遺稿

卷之二

十七

中十年擢刑科給事中階徵仕郎正統六年持節

恭人憂入見

冊封原武王妃陝右饑

命攝於廷幾死明日謫河州定荒驛丞與曳就道

命往賑之公率以便宜從事賴以全活甚眾比還多所建

英廟復位召還為大理左少卿時黎恭人喪制尚未終會

白時楊文貞公當國家人有不律者公率同列抗章

聞素心先生計遂以情自陳

論其不戢子弟或曰獨不為楊文公地乎曰此所以

命賜祭營塋蓋

報公也文貞公曰為言官當如是矣正統八年大理

特恩也服闋調南京大理寺天順五年陞南京禮部右侍

寺官屬悉以事坐繫命公署寺事踰月擢大理左寺

即七年調南京刑部進通議大夫成化改元御史有

丞十一年陞大理左少卿進中憲大夫景泰五年應

言公於朝者公引咎請老

災異求言詔上疏請朝謁

上燭知其故斥不聽而遷公刑部左侍郎且曰莊大節可

取

聖明所照獎者有加公益竭誠奉職在位踰年以疾不起
上聞悼惜遣官

賜祭于家命有司治葬事贈刑部尚書謚恭敏於是見

朝廷敬故勵忠之意而亦公有以遂承之也公為人直易
表裏坦然可竟性剛急詞氣激烈少不當意輒面折
不置已則釋然無復留蓄雖間為深機者所中卒不
能自易也廣庭大議棘棘不挽及以言被罪名稱藉

東瀧遺稿

卷之二

文

甚四方想其風采然不才為異飭行細以取當時
之譽知者蓋悉公之為人不知者而猶猶於公者亦
有之矣接對士類不見有纖毫貴勢態尤篤於鄉里
故舊營護極極其力之所至賓至厄酒豆肉輒相
與為懽無一食不對賓客既為法官居重位所親或
勸使稍謝往來嫌議公笑曰昔人有言曰臣門如市
臣心如水吾無愧吾心而已後之日諸子適不在旁
三無以為歛鬻居第供費歷時不能售鄉之仕於朝
者相與哀助假貸以佐之於是足以見公之平生蓋

東瀧遺稿

卷之二

十九

尋與為禮又嘗預以後事為託謹即其家得世家歷
官行事之繁實以見聞撰次為狀不敢有片辭之溢
重為公誣庶立言君子有考焉

彭母劉氏孺人墓誌銘

仲兄貴三罷廬江以嫂孺人之柩沂大江西歸既歸
遣先公之喪不克葬又明年成化庚寅十二月癸酉
始克葬之胡家舍祖塋之次而命弟教誌之其歿在
天順壬午十月念五年三十三父有容母顏氏生子
桓懋儒人沙田劉氏劉與彭世姻故孺人歸于兄時

貴三侍先公在睢寧太安人將之抵官下成禮焉是時孺人年少未甚習事先公及太安人遇之嚴貴三亦每以義裁恩不少假借童奴女使或乘間媒孽短長孺人處之不失其順勞而不怨泊貴三為廬江訓導教歸自京師過省之見孺人撫接內外飲食衣服裁製調品皆有條理視昔如二人為教病三閱月旦暮使人謹伺起居時其燠寒飲餌無所不用其至歸以白諸先公及太安人為之喜甚又二年教再試禮部聞孺人計為之再不食不能御酒肉者久之同舍生靳予曰異哉子之為叔嫂之禮也予曰公輩坐不知耳安能使予忘哀耶平生謹畏自將寸帛尺布之用未嘗專輒平居稱謂於其夫之弟必曰某叔於其姊必曰幾嫂未嘗字名之也教少時在父母兄弟之側知孺人之所處不易然以為世之為婦者當無不然其後久於世事然後知其嚴於舅姑禮於夫之兄弟如孺人者蓋少也嗚呼孺人在舅姑左右十餘年兢兢朝夕及從夫官所稍稍自如然習太安人勤儉之教未始見其自侈謂宜有厚享以償而止於此其

理殆不可解然有二子其長者志趣頗不凡或其在茲乎銘曰嗚呼有子孰謂其死

彭立景墓誌銘

君字立景諱光嶽姓彭氏唐吉州刺史珣之曾孫邵居今吉水文昌鄉之鏡方至居十世矣曾祖貴道祖求心父伯禹母何氏君先為豐家及其父時為里人所誣指追呼逮繫盡喪其貲君拮据劬瘁至躬服賈南出五嶺東走閩西涉襄漢久之盡復其故業性剛銳直遂不能容物有挾其貲力以相加者與之角必勝乃已或致訟獄歷郡縣臺省至上書都下百折不挫必直乃已晚年乃更靜退然鄉人習知其平生操手相成莫敢犯族有先廟先墓先世有山有田為蒸嘗修葺費者舉廢墮正昏互合羣漢一衆力皆自君倡率之事有關於鄉黨宗族直以身當之不為利害毀譽所前却成化戊子八月二十六日以疾終享年七十有八凡人之處世寬裕溫柔者每為庸愚所易侮而發彊剛毅者類招尤取悔故夫剛柔緩急之劑量操縱張弛之權度君子以為難如君之遲暮悠艾

蓋知之矣配何氏生子四人明體用明哲明貫孫男十五人曾孫男五人明體自其弱冠時已章奮有為類君凡君所經營明體之力居多故治命析產為五其三以授三季而獨以二屬明體君既歿人謂明體曰此父命也多取之不為不廉明體曰皆父母之子也吾行吾志而均之不為不孝明體以卒之歲十二月晦葬君于李羅坑又八年請銘于宗人翰林侍講教將刻之石而追納之壙中銘曰

利錫之淬兮莫之敢嬰歟而提匣兮眾以寧埋藏之

過疾兮永閔厥靈尚有未泯兮耿耿之精

張慶士繹貴妻劉氏孺人墓銘

孺人諱順其族氏劉高祖庚震累官趙州謀以義合其聲道道曾祖孟紀大父子劉雖隱弗耀家問弗彰維孝迪常以明經薦連歎瀘遭世業有踐母鞠淑賢寔生孺人朝夕一室女事是勤父母曰懿以歸張君張故大家繹貴承之中遭家難百冗奮治孺人相夫內綏外來逮事繼耕男性剛毅肅恭以承飲容抑志姑願繼蕭其存其歿順事如一靡有間忒晚家益殷

富甲一鄉儉勤淡泊率其故常絲粟麻桌乞丐假貸靡求不應曰恆其億里姥鄰嫗咸感蒙載張君直道或面折人而頌發亦退懷忿憤潛為使謝其怨遂指予獲蕭散嵩智簡述四子鬱然其三庶出二女有行曰萱曰蕭潮信寬表兩媚六超成化十襁歲在甲午一疾不起季冬念五距生之年六十有九壽胡不稱德則多有徽第進士擢知千浩之官諫遭教戒悉周曰維汝家幸饒衣食不更望汝復有增益汝居官下有好消息吾與汝父寔安且達即官六月遽以計馳

號哭奔赴抵冒隆曦李坑之原龜毛告吉其有明年正月某日鑿溪鉤幽佳城是即子曰吾母成我孔勤

僮僕曰吁復誰我恩夫曰其賢人豈能悉自有此婦

家日以殖男嘗六曰不忝其家嗚呼孺人可多得耶

夫妹之夫劉肇升氏述狀來告其稱匪比翰林侍講

彭教敷五為銘其狀永詒終古

彭教敷五為銘其狀永詒終古

竹畝顏先生墓銘

廬陵鄉城竹畝顏先生卒其子楫朴以墓上之石屬銘於教嗚呼之老成盡矣銘其可辭先生諱肅字

鑒譽六歲入小學言動志趣宛若成人十九為鄉人子弟師往往為老宿所推先年二十七以書經就江西鄉試是年初鏘鮮額先生適不在數中按察使許某得其文嘆惜再三取其卷并十餘人者上之朝謂考觀文理無愧於中者特額所拘耳今某所某所皆開教官請以此十人補之於是先生得為慶雲學訓導循循誘教不憚倦煩自小學字書聲偶之習進以解經為文不數年咸蔚有文望滿任以薦陞祁門知縣祁門縣小而僻民吏安之兩造在庭必使反覆各盡其情答教決遣若家人父子然歲辦上供物料各里甲令自實其費以差次輕重吏胥無以為奸密覆丁力披驗圖冊以均徭役既定則親登于籍凡吏卒不得入村落有期會手書片紙畀里之甲首召之依限來詣莫有稽違人既不擾事亦無滯在縣八年獄無大辟以外艱去父老持携至涕泣依依不能捨服闋調臨清縣素若使客民以丁夫牽挽餽贐誅求為困率多汎竄先生直以身當之雖勞不怨民用舒佚通祁門滿三考吏部以稱職奏

賜教進階文林郎贈父仲平官階如之封母陳大孺人配王孺人陞從六品俸改知無錫時南直隸郡縣飢疫蘇常尤甚至官首罷不急之役瘞殭藥病老弱者計口予粟壯者令受役于官而廩之由是脫免徒者十六七以太孺人憂解士民遮擁至脫其鞶懸縣門上先是常得風疾屢藥屢愈既免喪疾增劇遂致仕又三年成化己丑正月二十二日終于家壽七十一其年九月四日塋長巷行塘之原先生在祁門時光澹軒公實為其邑訓導先公行介而剛遇事挺挺不阿少不當意毅然無所降於色辭而先生相禮滋恭未嘗以有所干切變其度人蓋兩賢之其解官而歸也諸子或預請置信物為鄉里賓戚之餽且欲稍豐腆先生曰吾作官而歸非行賈也何必然俚俗至今傳以為口實蓋習見世之仕者率饒於貲而先生乃反其語故以為笑耳在無錫嘗以羨餘餼解府府欲有所乾沒署縣批還曰鮮錢若干而漫其半蓋府縣間相承以為私為諂者舊矣先生曰是不可錢不入府則在縣不則吾盜之矣必取批如所解之數乃已雖

甚忤宇不移先生器宇凝重而矩度雍容口無鄙倍之言身無浮薄之行庶幾寡欲壯老一致故其見於事有守而及於人有惠如此居家為家儀歲時率子弟行之醫命地理之說皆能通曉尤善墨竹評者謂自在沈着頗類其為人所著有存拙稿易詩書四書義策學舉要其他雜著猶多教五六歲時以詩句對偶尋賞受其辭無錫先公適歸老瀧上相望數十里間教嘗一奉命往候先生獎誨勤厚既遂承乏朝署不復繼請及喪先公來歸而先生相繼殂謝矣竊獨

東瀧遺稿

卷之二

二十六

惟念昔嘗與聞鄉里先輩之風聚居官以能分為賢持身以行檢為右當時士習皆然而鄉評亦率是為正十數年來老成日以益落有如先生歸然於鄉邑顧不多見而今復不可作矣乃擬其槩書之墓石以曉來者其世系履歷子姓之詳則既具于誌銘曰習敎俗清古風日渝貴通賤檢閱倏四馳周旋繩尺是曰僻迂有如先生端重舒徐其居若拘其行若持神鬼出沒我則不知我斲我侮卒久莫施中世士夫或家于官鰥負其負蟻九其九歸車連軫室廬改色

人曰能事咨嘆嘖嘖有如先生仕三十齡菹豆脫粟大布疎繒豈無堂搨中家可能豈無田疇十夫可耕靡其什混混其流孰植孰止有邈其儔薌城嶠峽歐水迢迢山川相望老成謝凋我銘墓石以禮德馨匪阿厥好欽此典刑

虞士黃君墓表

邑市南有虞士黃君原偉其葬在此君子曰原偉非市人也原偉生於市長於市沒於市而曰非市人者無市人之行也市人者何闐闐之間四鄙所萃以飲

東瀧遺稿

卷之二

二十七

羊蠟鞭之智挾翳媒餌釣之術膠漆成於道途胡越異於旦暮白晝可以攫金一借可以倍稱者往往然也而原偉於是一無所解有宅一區在委巷中居常以閑自娛非時未嘗輒出遨坊市刺探動靜操持短長以軒輊事機為仰援俯拾計與人處迎之邈然如無所親疎即之懽然久而不渝潔源有別業田時杖屨徒步往視耕獲或宿或旬決于于而往悠悠而歸客至觴酒豆肉相與為歡道說今故商評世事略無一語涉機穽捭闔鉤距之事古心野貌大有

然長林溪谷中丈夫如教者邑之鄙人也間出城邑側足交衢而不敢駐望市人之門而不敢入而往來館穀於原偉數矣原偉不予厭也以予之拙野而宜於原偉則知原偉之非市人也然予嘗觀於市矣始過之其門如也再過則寂如也又再過則子孫不之存有易主而為墟矣而原偉之家第宅日以增飾園池日以幽茂子孫之文游道益廣隆隆方殷而未艾由此觀之市人之市之人原偉之市市之天市之人者蘄然而或不然市之天者不蘄然而乃有固

然使其子孫修其業不替則所獲豈尋丈銖兩旦暮倏忽之間哉然則雖謂原偉為市犬賈亦可也原偉先世家小溪父如遠為劉氏方吉翁贅婿故今家邑南原偉二子汝玉汝琛早卒而汝玉四子皆克亢其家者原偉年七十六歿以天順癸未正月葬以成化辛卯十二月鄉曰中鵠山曰龍岡有歸其丘有溪其藏凌千百年無敢毀傷

楊母曾氏孺人墓誌銘

二山楊某以天順甲申進士授某

風厲赫然有聲未幾其考讓菴府君諱某以疾卒于家御史君匍匐歸終裏事又明年為成化之丙戌其母曾夫人亦以疾卒寔九月十二日也將以其年十二月十五日合葬于府君塋次御史君痛祿方洵而馳榮未逮先後罹此大故哀毀特甚乃忍宛自迷其事狀致書于京師求同年友人翰林修撰彭教誌其墓嗚呼余於御史君非一日之雅知非誣其親者銘奚可辭乃為具載其言而銘之夫人諱儲字存懿同里菊莊翁允中之季女也端重柔靜以禮自閑性尤聰慧組織剪製目過心領不煩肄習而工緻自臻讀女訓諸書皆能通曉大義自幼善事其親菊莊嘗以公事被箠楚幾危殆左右扶持不廢朝夕及無恙嘗語所親曰此女子孝不可妄與人於是人皆知其為孝女及笄擇配惟謹年二十始歸于讓菴時曾祖姑在堂治家最嚴有法夫人宛愉承順凡所以行於身施於家者一不違其教若素所服習事舅姑如事父母尤盡孝敬張祖姑嘗謂其舅淳菴與其姑林曰汝得新婦如此楊氏其不昌大乎由是人皆知其為賢

婦及祖姑與其舅姑相繼傾沒家務叢脞夫人以勤儉相其父喪葬舉無違禮夫之一弟二妹及前夫人之子曰阜俱在齟齬恩愛撫育無異已出嫁嫁資賄皆極力營辦無纖毫吝色歲時祭祀賓客之供饋食鼎俎必豐以潔而護養一無所經其心者人皆謂孺人有以相之也所生男女雖甚愛之然教之必使循蹈規矩見其子讀書知嚮方遂贊其父使充邑校子弟員且勉之曰汝祖宗數世皆以忠厚傳家至于今百有餘年未聞有甚顯者汝輩可不自勵以承其餘

東瀧遺稿

卷之二

三十

慶乎於是子皆泮礪以篤于學不數年舉于鄉第于春官為名進士為才御史隱然名動鄉郡人又以為子之成其名者皆由孺人有以勗之也其他處內外姻族藹然和洽以相愛御臧獲仁而不縱鄉鄰困乏隨力周之貸不償者輒折券亦不求知於人人益德之享年五十有六于卒之日呼子婦于前述其創業守成之難勉以繼承光昭之美言訖奄然而逝嗚呼臨終不亂在吾儒且難能之況女婦乎生男四人長即某某次某某季某為伯父某後女三人同邑某某某

其婿也今皆為邑庠生孫男三人某某銘曰
柔順孝慈婦德之懿匪求於人人無不知善相厥夫以成其子何以占之為柱下史誰謂崇報弗逮其身天休茲至以裕後人

默菴先生壽藏銘

默菴先生既老于家營墓地於城西十里所以書命其學生彭教曰銅官至五品壽過六十有子且有孫矣今又成此千歲之宅旦夕當就而休焉子必為我誌之然及我之見之也教謝不敏者累年其最後要

東瀧遺稿

卷之二

三

督之曰子如不承是子不有於銅而廢慢其先好也子苟不欲預吾之死則古有謂壽藏者子其銘諸先生教授吉安時教年十六謁今廣東方伯江浦張公於郡中公謂之曰鄭德新先生德行文學皆可師汝不宜舍而他於是教始獲執業左右時郡學弟子員無慮數百往往以行輩老成意氣自擅其貴富家子弟亦皆有所挾持以相軒輊而教耿籛童子先生辱收錄之且館之宇下而飲食之所以成就而周內之者無所不用其至於其冠昏薦送亦皆齎給有加如

教之不肖不足以辱先生之明然觀先生於一時之諸生或與之進或為之禮或叱咤之聲日至或時不免於夏楚退而竊聽之雖自挾自擅者莫敢以為不公其僚之於先生有相是者有相非者甚至有違言者然既已而莫有不服既久而皆稱之曰君子是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及來京師與趙之人士游又知先生嘗教於趙者不異於言而規範加嚴焉始趙人未知學閱數十科無預薦者先生擇資性稍開悟者聚之一室躬程督之坐卧與偕不數年皆為才進

先母陳孺人長而教之稍知學則誨之曰而家世業儒而祖而父又以醫自意聞之汝父周易之書陰陽理命之說與素難相表裏乃命學易南領鄉薦而先母棄背由是意不在仕閉門授徒殆將十稔既而知舊戚推挽使出正統乙丑乃以副榜教趙州時年已三十六而尚未有子也今潛洁汝皆能典謁矣四女子亦皆嫁士人吾身事家事粗醇矣吾將歸掃先人之廬著書飲水以終吾年更強面低心逐年少乎此教所習聞於先生者如此由今而考觀其出言制行

士而趙遂為文物之州若今戶科給事中王照臨清知縣薛方鄉貢士宋信教問與之道先生之教猶凜然色莊如臨其前也既罷吉安擢相親藩侃侃自持不以利害禍福有所左右而同官有險諛側媚者每以計相傾先生羞與為伍盖官

寧麻三年而在吉者半卒得謝事以去視世之遷就屈辱以為升斗計者何如人哉先生問語教曰吾先世本汴人宋南渡始家蘇之長州先大父彥禎先父用懷再世皆以醫隸事大醫院有患在人吾七歲而孤

前後蓋可覆也今先生脫去事累洞視物變齊得喪一免生超然萬物之表而游於無何有之鄉教何足以知之昔趙卯卿學為儒宗晚歲作壽藏圖像其中與子產叔向季札晏嬰相賓主唐司空表聖既謝徵辟遂遺畧世故為終焉計遇勝日輒引客坐壙中賦詩酌酒以達君子以為達先生固其人哉第恨不得廁賓送之後以窺先生達生委命老而彌邵之德則以文學貌似萬一以自附高史之末其敢不恭銘

曰

覆之渠渠位之居居先生之故廬築之坎坎壁之宛宛先生之別館朝出遊兮館之中枕流明兮韻松風暮而歸兮誰護誰守太虛為宇兮明月為牖拍雲命駕兮無春冬山猿野鶴相迎逢醉看白日涵青楓遊之樂兮未渠終刻銘館中視賓從更百千歲此後客

顯妣封安人項氏墓誌

先妣安人項氏吉水帶源里人曾祖志方祖謂震父嘉言母郭氏以洪武甲戌三月一日生年十六歸于我先君汝弼姓彭氏歸十有二年先君以鄉貢授官

東瀛遺稿

卷之二

五

歷陽春句容祁門訓導睢寧教諭致仕出入凡四十年安人實偕又十年教官於朝

賜今封踰年先君卒卒之四年為成化壬辰七月二十一

日不起疾年七十九生五男敬占道衍教敬先卒占

府學生道吳縣教諭教翰林侍講二女嫁帶源王顯

用園塘錢廉問孫男極杰林彬桓葉琳采孫女三人

越明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合葬上村中壻先君之窆

不孝孤攀號殯絕無所逮及重惟安人丈明之性勤

儉之德為婦為母女行寔備當別具家傳用垂永則

敢竊記始終之槩刻置壙中昊天罔極嗚呼痛哉

傳說

同永光傳

同永光吉水桑園人永樂中崇述孟簡兄弟牘唱相次以文名一時者其諸父也永光學詩攻文有志世諸父業為府學生自負甚高盡一學當其意者無幾人跡餘子藐如也貌疏瘦顏頰皆毛而劇嗜謔浪與之狎者不復字名之直呼為猴稠人廣座張目不肯答然有時亦相唯喏不自覺也好象奕而品不甚高

東瀛遺稿

卷之二

五

一着之勝遠床大叫拊拊不已往往落人計中不復顧酒酣脫巾案上取食間箸寸嚙為闌以賭飲擅臂跳躑拳拄人鼻引滿足酌衣袂淋漓然惟遇知己者傾倒不數數也羅應魁素修謹永光喜撓之為笑一日應魁自春試罷歸過之方拱手肅然坐以禮自持用輩滿座永光輒伸足加其膝應魁勃然推著地永光大嘆而起每以語人輒自絕倒同可大性剛下其發至不可遏或忿爭方酣永光從旁睨之曰汝客氣復發耶可大每為之屈余時童仆永光獨喜從余游

或三日不見即奔走相覓失案促膝坐取經言諸精義及註疏異同自相覆難一義不通互相刺侮聲撼旁舍間以詩章淫復諧俳恹恹層見疊出余取鄉解永光贈詩云共誇桃李春先豔獨笑芙蓉暖未開蓋自謂也後數年徵天下學生年四十者詣京師永光屢不得志亦俛首隨例就試余戲之曰此芙蓉開時耶永光脹然無以荅是年天順癸未遣余會試禮部初場南畢日晡矣困甚急接逆旅主人宿永光來就余橫卧腹上詢得失聞首冒二句即嘻曰秀才又

東龍遺稿

卷之二

辛六

度矣推枕徑去是夜試院火明日天未明永光款戶呼曰幸矣子之骭骹不及以覆試官之甌而為煨燼也子知之乎昔柳子厚之賀王叅元今我亦當賀子矣余曰不然事固未可知也永光曰所不知者與孫山爭先後耳已而余留京師待再試永光去卒業南廡自是不復見矣永光讀書雖未博然能精熟反覆齟齬每有異解為程式文字亦出新意經其指授者往往取科第嘗謂一第可縮手拾而竟得一大學生以苑慈夫永光所著頗多其大學義數十篇最善問

用意當詞不流便然一時諸人莫及也永光名謙苑時四十二有三子贊曰周永光居常以誕自喜嘗曰大兒羅應魁小兒彭敷五餘子碌碌不足數其狂妄如此雖然亦不亢哉若曾孟德祭喬公文有卓過腹痛之語近世蘇長公記文柁州畫竹具載平日戲笑之言亦曰以見於與可之無間如此余於傳永光亦云余平生不耐與人狎而於永光獨無所嫌殊不可晚則永光豈直譴浪之士哉特錄以傳示知永光者翁節婦傳

東龍遺稿

卷之二

三

節婦南平人姓翁氏父遜為國子生早卒母張鞠之張故知書口授女誡列女傳諸書節婦甫數歲輒能成誦組織裁製不學而能而精巧過人及笄嫁同里劉永光諱時王姑尚無恙年高性嚴號難事事之終其身未始少喘顏色永輝居常好讀書喜吟咏不屑細故凡家事綜理一切出其手略不使夫有顧慮不足意知理道達事宜明於取予鄰人嘗歸所假稱具者既啓視有金二餅節婦謂永輝曰此必某所遺掩而有之不義益召還之其人始驚謝幼子璋生數月而

節婦病召鄰嫗乳之嫗匿節婦所御金珥節婦固知之置不問曰寧失珥無因我兒無何永輝卒子幼力單生理蕭然勤紡績以給每夜雞再號猶軋軋間機杼聲人為之弗堪有里母勸之曰呱呱者何足恃力自苦如此節婦泣罵絕弗與通前髮自誓自是莫敢復有言者時節具殽醴携二子詣先祠拜且言曰劉氏血食在此二孤耳幸相其成舉顰一慟徃々至絕聞者悲之豐城為郡守聞之使人告節婦曰吾今上苦事請旌命何如節婦曰夫死從子婦人常事耳以

東瀧遺稿

卷之二

五

此求異吾不願也事遂寢璋成童令學於邑庠歲時節縮為束修費朝夕訓督間語其父平生以感動之正統乙巳沙尤盜起攻圍城勢危甚節婦謂璋曰汝身宗祀所繫萬一城陷宜自求全毋以我累汝有戌卒數人寄食于家每厚遇之曰吾兒幼弱有急幸挈之以逃我即死當報明年二月竟以驚憂成疾而卒時年四十九節婦十八為劉氏婦二十餘而夫亡保其孤如琅玕芝草日夜以冀又恐其或戕若瘁也卒如其志卒之後七年璋第進士官于朝永輝累

贈奉政大夫戶部郎中節婦初贈安人進贈宜人璋

今為戶部郎有行有文無忝其家

贊曰翁宜人志識不凡其為婦為母凡女行略備匪直孀居二十年之為諒也曰節婦者族里所稱云爾

嚴說贈豐城今周君

國僑曰火烈民畏之故鮮死於火水懦而狎之故民每溺焉甚矣改之有似於水火也政寬則民慢雖仁者不能不糾之以猛慢而后糾之其民殘矣不幾於罔民乎為有罔民而可為哉豐城在考功為繁任在

東瀧遺稿

卷之二

五

江西為大邑在會府為近地其治尤不宜於寬故夫公上之供綏之於先曰吾催科之拙也而不能不峻之於後徵召之令玩之於始曰吾不忍急民也而不能不陷之於終安在其為寬乎然前之為豐城者屢以嚴理矣而民不蒙其惠士大夫不稱為良何哉是非嚴之罪所以行其嚴者之過也紀綱之立法度之張信其實必其罰厲其禁令不苟止也不姑舍也嚴之為道殆不可廢也尚矣狼以偏上刻以侵下立聲勢為罽羅厲爪呀為鷹犬中之以蠶蠶之毒伺之以

題跋

機械之儉是非嚴也所以濟奸也苟以子諒惻怛之心而行剛明果肅之政措之事為施之天下將無不可況於令乎況於豐城乎山陰周君廷桂自大學生擢令豐城大夫士在京師者請余言為贈廷桂嘗以春秋魁浙試在大學上以經業屢先諸子鳴其於春秋君大夫之賢政體之論吾夫子所予者當有了然不易之見去為豐城其稱良也必矣余恐其或懲於前政而矯枉之過也作嚴說以貽之

東瀨遺稿

卷之三

四

題陳僉事粹之冷菴卷

客有示予冷菴卷者予方漱寒泉擷霜菊濯足雪瀧之崖相與誦其詩讀其書論其世可以嗒然忘言矣彭教題

予既題此或病其寒慙予謂昔嚴子陵口授數語復候君房其人少之子陵張目熟視久之曰賣菜乎求益也然則以豐約論辭恐不免為子陵所笑

跋周僉事可大贈行卷

可大清苦介執自其為諸生時已然予嘗同學館可

東瀨遺稿

卷之三

五

大不予少辱與之友蓋亦鹹酸嗜好之偶同於今二十餘年矣可大九三改官輒有名稱雖不盡為流輩所喜然其美終不可掩此卷徃年京師諸公送可大還浙中之作予時倚雲山中故贈言開焉及是改官河南督屯田江淮間瀕行持示予且欲贅數語於其空予以為卷中之作其於可大率有常絃之義焉雖予所欲效於可大者無以異此況可大泚者之任張武所謂柱後惠文之治也今茲之泚陽城所謂催科之政也尤慎其所操以為用哉夫諸君子惓惓豈以可大為真有是哉亦愛助之至意耳雖然此猶以其似也至若醜正之徒或創以口語相誣讒者殆第五倫所謂我乃無可大其奚以辨為

書

與羅明仲

別後得手書附至馬梁二同年信物既而傳聞有中臺之戚久之乃得其實伏惟伉儷情深久同泰約一旦棄指何以堪履况壽堂夫人以垂老之年乃失長婦而諸令子方在提孩乳哺之間上下內外之際誠

有未易言者辱在知契豈勝悼嘆久欲一奉慰問而
塊坐窮山苦乏便風非如居京師者可朝郵而暮置
也教憂患連年雖勉自教^敦率而心志凋耗如吾兄之
踐步履泰者又不能有以教導而振掖之其終為不
肖之歸乎用友道喪久矣有如二三兄者其亦有意
於不肖者乎嗚治賓之比辱示問情詞鄭重厚意久
未報曰川閨已有歸期或得一執手於江風山月之
間師名豈尚留閨中耶尚質孟陽汝賢舜咨想皆安
吉不及一一奉書煩示此紙使知鄙拙近况如此

東瀧遺稿

卷之二

四

回汪大尹

承喻欲增入郡守佐不遠數百里復此速訪足以見
謹慎審密之心推之有政豈特遽緩之寡過哉但文
字貴謹嚴若泛增加便為繁冗意欲止於江君孟倫
之下添暨郡守佐四字而列府縣官姓名於年月之
後亦無不可至於應僉事則添之無害也更望裁之
倘別拘礙就煩斟酌使其停當可也

回劉肇升

所需郵文既免勉承命矣而執事遲之是以有今茲

之貺意以為空言不如實質也則辭受之間為僕者
亦難乎其於處矣欲盡行鄙志則僕夫告勤且於人
情不近昔人有受殯返錦故事謹援此例以為斷案
雖然有一烏靴拙之思不能自強向也以空言之故
既不即如尊命矣今獲承寵貺苟使速課空疎則意
所輕重不言而可諭僕誠內不足不敢不避此嫌也
必三年而後可奉命如何聊發一咲

七月十五日與應魁

擬以十九日晚棹舟夜至青原別夢祥僉事已有定

東瀧遺稿

卷之二

四

約矣請先生如約乘馬至吾家同注馬由吾家可也
興黃太守

昨聞除命進長郡事凡在治下豈勝欣躍况平日之
所向慕其為慰愜實倍常情閣下發身華要歷中外
將二十年而得專城蓋不足為左右所喜可慶者十
年在吉人情土俗官弊民恫諳練深矣往者為叅為
貳民固嘗受其賜然志不能不有所壅闕而不盡行
事不能不有所從違而莫盡施或暫為濟一時之急
而未始為經久之規而今而後庶乎其可以展布矣

翹仰新政興日俱新不腆儀物惟以致忱亦情禮之所必至非以為齋厨溷也更冀斥納

荅黃太守

新亭壯觀禮意周浹豈惟此鄉人士之幸山川巖壑與有榮耀焉承諭勒詞亭下此非鄙拙者之所能稱然終當有以仰副嘉命至於禮幣之賜則有未安前夢祥僉事以忠節祠碑見屬所遺禮幣亦以為事關鄉邑受之則如秦人之為越人矣謹援此比千萬垂亮勿以為訝也昨來率易奉簡重勞還答謙慎婉密

東瀛遺稿

卷之二

四

有慨然一洗之意是所望於高明也教正初當詣京或得一拜庭下更竭寸私不復一一

與呂大尹

行間承飲餞勞溷數日又承棹舟遠送厚意惓惓愧感不已到京以來公私紛擾不及修問頗聞縣境而賜不愆秋稼稍稔皆群公協心致理之效託在治下豈勝欣慶教之家素以耕學為業在家數年未嘗有一旦輕涉公庭亦諸公所知也萬一兄弟子姪人等依倚附託輒敢干謁必不丈無恥之徒請一切杜絕

勿令稔熟教雖不肖決不敢置纖毫芥蒂於胃中也此皆由秉之懇望體鄙懷為幸

與羅一峰書

相去益遠聞秋夏之間自山中遘疾而歸今必康復矣向在鄉間時去來者咸言其地山林幽昧非所宜居明者尤當審之豈宜謂我生不有命在天入火蹈河而無顧也果若云云則古聖賢所以節宣避就之宜無所用其說矣固知雅意有在然心靜則境靜門限之外即蓬弱也不然則所謂九曲飛雲者乃十字

東瀛遺稿

卷之二

四

街頭耳前梁繫踵門病中曾奉一書惓惓之忱諒能軋識而凡來自貴鄉者輒詢起居則吾言猶未效也以應魁相知二十年而苦口相勸輒如水沃石他何望哉教伉拙之性病痛甚多涉事日繁疎闊必眾亦望鑄切為幸此便甚的故此切切

又

令弟來得所惠書并承佳貺佩御食飲不忘雅愛滄洲集叙字頗粗惡今令中書李應禎寫一通附去入承欲令序提要續當課成寄去今未暇也在京師

俗事旁午使人厭惡翹想居高而在世外何可得也
令弟兩月在此寓止隔遠疎慢可愧

與某

吳原明僉事來拜所賜書且審尊候萬福教自六月
間至京苟祿如舊公私冗遂缺候問吉水忠節祠
近乃起廢臨治之舊想欲知之祠記一通輒塵尊覽
閩鄉知縣胡原昨寧人其人廉靜長者有君子之器
但置之沮來之衝或非所宜不知何以處之為得原
明僉事趨向亦似不苟在尊度以為何如

東瀧遺稿

卷之二

四六

與張冲舉憲副

自入京來嘗兩奉書計必達左右教居三月近劉

編修戡丁憂乃買其屋以居但僕隸稍眾頗覺窄

會當易之耳郭鳳禎差順天等府巡按張思履九月
間到京此鄉里諸人之大槩也閩中簡籍所聚吾兄
當使我飽饜無復遺恨乃可南北遼金史一統志先
能急寄為懷

與婁提學御史

行間遂不得一面至今怏怏家兄道新除儀真縣學

教諭託在治下為幸多矣家兄學行皆不凡前為吳
縣教諭數月之間學政煥然一新吳中士大夫以為
前此未有也桑丁先母憂解任其謫下及鄰學諸生
至今慕頌不忘提學戴侍御及今巡鹽雍侍御嘗知
吳縣皆稱其美不容口非敢以兄弟之私輒為不情
之譽也但聞儀真學校頽弊特甚尤望扶持使得以
自立為幸祈奚之舉古人不以為過教雖不肖諒左
右之能信之也

與郭郎中

東瀧遺稿

卷之二

四

性歲房村解后舟中不及款語忽忽四五年矣性來
河上撫觀治蹟每用思仰眼中士大夫才充其志顯
有績效如左右者能不為之喜慕人不通問殊用關
然因便奉問起居仲兄道新除儀真教諭託在治境
想蒙清照也

與程都堂本深

自舟行匆匆邂逅於徐邳之間於今十年矣遺懼憂
患奔走南北席未嘗暖兼以疾病人事曠廢是以起
居之間缺焉不修諒必有以悉其故不謂簡也中間

聞薦歷大藩進職中臺政譽流聞豈勝慰愜竊獨惟
念前後守吉者才賢多矣身所承事而目擊者若今
亞卿張公與左右中間雖士大夫議論時有不同然
至於吉之吏民畏威懷德則固卓然其莫可為繼矣
此嚮生之心所以與日而俱新也關右年來內寧外
靜鎮撫之餘膺受多福因盛方伯行便謹此以致下
忱吉水忠節祠近方起廢臨治之舊想欲知之祠記
一通輒此奉上提學戴憲副教同年進士不諱不隨
歷官前後皆有本末知在尊度以為何如不宣

東瀧遺稿

卷之二

突

與鍾提學

前歲同僚吳修撰來承在閩中時所寄惠書籍重感
雅意擢副外臺還教江右尤為獎邦人士之慶蓋老
成之望素所知悉其為喜幸尤倍恒情近聞鄉郡之
間士心胥服乃知君子於寬嚴之際固自有體不容
以淺意窺也數年來多病重以憂患候問曠廢必有
以照之小姪桓隨在官下今遣歸欲令入學就試俾
之敬謁門下桓於程課之業稍能通習願賜清閒俾
占而試之恕其不及而勗其成是所望也至於趨向

操檢雖在童稚頗能自異於流俗非敢以子弟之私
為不情之譽也凡此觀縷特在斯文之愛勿罪幸幸
與張內翰東白

陳儀賓家人來承惠手墨多病指廢筆硯遂缺報書
但託其致區區而已卜吉想有定所矣舍姪桓三家
兄教諭之子今遣其歸入學就試特令拜謁文席
子行業俱似可觀在群從中鄙心最愛重者勗其不
逮而獎其成幸幸也

啓同年諸公

東瀧遺稿

卷之二

四九

金榜同年久別鴛鴻之侶玉堂故事重修詩酒之盟
地異悲歡誼通金石有歌伐木慕小雅之遺音其臭
如蘭仰同心之佳話古人既遠此道當嗟況茲一日
三秋百年幾見寄乾坤之飄蕩梗跡無常眷夙夜之
傾依蓬心靡定未見君子何伸雅懷我有嘉賓式鍾
情於舊燕王多吉士會休沐於清朝威儀孔時少長
咸集雖歲時酬酢較前差十一之籌而傳陸參商畢
境合盈虛之數可以久則久豈偶然哉莫之為而為
有如此者盼三算之既落見滿月之將弦日吉辰良

且免中秋之苦雨輕辜熟路蕪無上已之遠遊既注
難追於斯為盛連茵接席寧辭形穢之嫌倒屣迎門
預結神交之想意不在酒方將醉公瑾之醅醪書不
盡言豈敢博子瞻之佳簡蒼頭速去青眼遙臨

彭東瀧先生遺稿卷之三

翰林院侍講吉水彭 教敷五甫著

陝西左叅政使臣彭 桓

湖廣左布政使臣彭 杰彙 編

侄孫 昀增 定

西蜀 後學孫之益校 梓

古詩五言

墨梅為倪編修賦

江南有佳實幽芳與春爭園林乍搖落點綴紛瑤瓊

東瀧遺稿

卷之三

一

小閣夜光滿紙因疎影橫詩篇與酒錢對之如有情

一自走燕冀六年繫塵纓豈無紅與紫濁俗非所貞

緬懷好顏色邈矣如三生舜咨東北產不出京師城

孤標興絕致一見殊未曾朝回坐燕室披圖遂忘形

神交在氣味不待聞幽馨近聞恩普寺春條著寒英

我欲往從之政爾猶未能何當共子去一醉春月明

戊子諸僚會飲於長至日分題得漢嚴光

故人致中興豪傑為時出於事苟不乏寧忍為身屈

頡頏冠鄧間論功差甲乙何如立崆峒上與巢許匹

西京酬聲利節義

失高風日獨振亦足裨帝室

桐江一絲烟卓犖千古識

必葺齋

德以葺而備居以葺而完震風發吾瓦過者畫吾墻
主人稍弗戒顧視空長歎是以盛名下居之良獨難
亦有數椽屋寄身在長安因茲動遐想風雨方漫漫
訥軒

無言勝強聒靜默含同諄所以訥軒翁嗒然而恂恂
往往盡成輔絲絲至膏唇年來頗厭此役翁酌其醇

東瀛遺稿

卷之三

二

題奇風得意圖

識君玄都觀訪我玉堂署高論懸詞河清標凌三樹
袖中出畫圖風流無乃似當年得意初袍笏相嫵媚
走馬玉河邊遊人眼爭觀青春真可憐回首十年事
逶迤向粉閣著列在朝序致身霄漢間騰躍亦何遽
回應蒼遺逢豈復恤勞勤溫飽非所期願言永芳譽

秋景為羅養蒙題

鴈影接寒遠山色凌秋嚴碧瑣疎簾淨黃花涼雨纖
不須拼潦倒吾意亦陶潛

醉歸有作東萊

無旬抱隱憂顛顛見眉宇今辰赴佳招下馬日卓午
開簾坐層軒雜遝羅酒脯凡此座中賓胸腹俱傾吐
觥籌劇紛紜雅論相撐拄遂成終日歡洗我肝肺苦
乃知百歲中開口真可數斜陽在木末暝色入窗戶
醉踏暮街歸統統高城鼓

贈某

八月岳欲盡客行何其多贈言豈敢愛稠沓將如何
願子再一宿為君發長歌

東瀛遺稿

卷之三

三

和荅寔之止詩有作

三言每忘言說止非真止不聞浣肥滓持向牛羹裏
作詩以止詩此意頗疑子高才工比興投筆見深喜
秋月碧波深春霞赤城起周書戒玩物魯語訓為已
意句出於斯默焉斯止矣厭山勿近麓畏水當遠涉
此意殊未能請後謫仙祀

秋夜白

寒禽認故枝統枝猶依依涼螢亦知秋飛來傍牀帷
幽閨刀尺冷遊子何當歸脩途苦不易焉無寒與飢

及此清夜長為君製裳衣

憶友人李雲南

送客出荆扉忽見青青草故人別經時恍隔千里道
千里故不遙咫尺夢難到孤鳥安朽株行雲在晴昊
感嘆會無期坐念春風老

竹外一板梅

仙標何處來一笑倚寒玉晴窗見疎枝座上春可掬
山陰帶殘雪水影蕪遠綠珍重孤竹君歲寒伴幽獨

古詩七言

東瀛遺稿

卷之三

四

題畫魚

秋塘積水碧於澱菱葉田田貼波面大魚翻騰如有
神小魚逐隊波翻翻修鱗總是鵝化取胡不東川與
西渚吳兒素網白綸絲紫豉香蓴菜何汝

明仲夢中得句諸公因之有作首句其夢中語也

碧潭夜浸珊瑚冷夢裡分明是仙境吟詩不訝鬼神
驚醒後一簾花月影春草西堂社雨餘月明孤鶴仇
池頂仙郎履句盡堪擣楓落吳江更清警

墨竹為張司業賦

書臺蘊葉多年別夢想寒光翠如結束風冉冉含青

烟六月蕭蕭散寒雪江天一碧秋雨霽點綴黃花更

奇絕霜晨月夕清夢閑交梢落葉聲蕭蕭此情此景

時上心江南江北那可說歸來為抖京洛塵三樹山

泉漱芳潔殷勤好興問平安清吟寫向琅玕節

墨菊為汝賢檢討賦

東風走李爭春陽銀屏珠箔生輝光金樽檀板趣歡

笑狂殺街頭遊冶郎疎枝密葉東籬下肯向傍人索

高價不共蘇君爭盛時誰能度客分殘炙晚來紅紫

東瀛遺稿

卷之三

五

俱摧殘黃花采采真奇觀回看千里暮雲碧占斷一

天秋色寒玉堂主人愛佳植旦暮相依好顏色合歡

未慙兒女情清酣且岸先生幘莫嫌寂寞閑校遲化

工造物應無私情香晚秀高秋後蜂蝶紛紛那得知

墨竹

千竿萬竿無不宜一枝兩枝看益奇江南昔日舊相

知醉中吟興長相隨一從書劍來京師黃風赤日夜

塵豈無紅紫紛委蕤豈無夭嬌參天安粗材濁質

不可近纖穠流麗令人嗤圖中看此兩三枝相逢一

笑開双眉依稀豈必真丰儀彷彿足慰長相思呼酒酌以金屈卮把筆更贈清風詞行隨芳侶湘之湄何時更此同襟期

蘆鴈

楚天雲黃楚江碧黃蘆白葦秋瑟瑟孤鴻晚日下長汀瀟湘萬頃添秋色上林夢遠不可期南州晚熟聊相即半衣驚呼湖上燈一聲飛散漁郎笛荒村儋父烟雨羅鴈門胡兒霜月銷南飛北走殊未休旦暮真知為身後區區不為稻梁謀寂寂寧當畏矰繳尹侯

東瀛遺稿

卷之三

六

作宦還好奇愛此閑遠江湖姿黃塵赤日謾相苦盡圖添我江南思

牡丹仙鶴圖

仙禽本在青崖翠壁之環山瑤柯琪樹天風雲何置之紅紫間坐使倪仰羞清顏深嬌淺媚兒女耽強使依倚寧能甘在昔壁上之龍厭塵寰一夕風雨聲珊珊曉來敗壁空編欄異毛靈骨天所慳子其慎之寧子闌畫軒夜卷複以緘月朗天清聞珮環此鶴一去寧當還

前村雨犁

出門沃壤連十千春時有雨即有年膝頭一夜流消消晚來迷望生青烟東家荷犁策黃犢前者歌呼後者續眼前只此可卒歲不用雨珠兼雨玉

鳴鳩

連陰不雨江雲低有鳩樹杪雙雙啼東風桃李失顏色西園碧草春萋萋春光索寞已如許呼雨喚晴殊未已且將明日付天公莫道陰晴總由汝

蕭司訓之寶坻并東德同年

東瀛遺稿

卷之三

七

黃雲欲雪漫不雪尺馬都門客將發清樽相對且淺醉霜柳殘條不堪折君將木鐸方句東杏花壇裡聲隆隆大夫向淺陳仲弓弦歌萬室皆春風

墨竹

江南千竿倚茅屋一笑掀簾半息綠六月清陰落畫堂五更寒雨聞飛瀑有時散步月明中百尺龍蛇走平陸有時醉筆揮淋漓粲粲幽花照寒玉竭來一醉長安花幾番香度西溪曲金盤華屋多分菲羞把清顏趁粗俗畫圖仿佛傳高標雙眼摩挲看不足縱鏡

面目宛然盧菴李猶應作奴僕

陳千戶奉萱堂

東城萬瓦生青烟
深叢萱春欲燃
老人白髮堂珠璫
懸膝前拜跪何翩翩
摘花浸酒浮金船
淡黃新鵲相
芬鮮當實易驕貧
易憐有親有養真
難全陳侯將門
隆所天廬陵義節聲習然

月照海棠

金鈴物升海濤碧
星地雲階爛銀色
等閑拈起海棠
魂弄彩凝暉
兩無跡
深紅淺白嬌欲啼
穠光注射還

棠瀨遺稿

卷之三

八

晴迷夜深風露却淒淒
長庚一點盡欄西

題彭昭倫給事獲鯉圖

黃門示我獲鯉圖
似欲騰躍升天衢
畫工落筆固有
託比興出口人人殊
或從形質推能事
或假聲音協
期許諧鞋每笑鄴侯傳
履鯉又聞羅子語
傳君此論
尤足聽等閑豈直羨飛騰
為霖為雨能澤物
在人
物皆其英不然寥廓空
依乘癡眠點遯雲
蒸蒸難違
人間刀几辱只與輕
頓同其楠

正月望日會宴分賦樂府得南山猛虎

南山有虎白其額
齒如犀兵爪如鐵
嚇然作

泣麒麟道傍誰復識
空山咆哮斃無日
敗帷弊蓋寧
可得嗟爾虎恃爾力
嗟爾虎竟何益

絕句五言

送羅應魁修撰

執手當路衝鉤厨
不能語丈夫有所遠
無用兒女子
趨朝詠為年大僕賦

霜臺偉績

臺前有霜栢臺上朝天客
故是臺中人清標照顏色

棠瀨遺稿

卷之三

九

南浦朝雲

朝來南浦亭亭上一杯酒
把酒送飛雲相看立來久

西山暮雨

雨脚過高城西山今古情
試問江西人西山還重輕

匡廬晚秀

爽氣凌秋晏丹梯未可親
廬山天下秀說與北來人

采石江聲

蛾眉亭已空采石酒可買
敬枕向磯頭暮聲殊可駭

彭城弔古

黃樓尚殘碑青山空石櫺司馬今謂何眉山儼如昨

汶上懷賢

西風汶水秋斜日重回頭古人重出處此道今悠悠

潞渚停舟

霜月夜維舟舟人發棹謳明朝須上馬抖擻鷗鷺裘

漁人

泛泛復悠悠生理都一葉得魚且沽酒醉鼓中流槳

絕句七言

和劉憲使銜致仕後詩

東瀧遺稿

卷之三

十

門外青山郭外田手栽松菊故依然村春鄰火桑榆

樂且為君王乞暮年

河上東風暗浪驚圖書鷄犬一船輕先生不是鳴裘

子到處從教說姓名

曾濯錢塘江上纓主人見我眼偏明桑林蚕箔絲絲

雨記得吳山別後情

別莊孔易張德裕

同官羞見劉蜀面當日誰明賈誼心士所當為

此志完清涕莫沾襟

送建昌吳生入泮雖赴應天鄉試

黃金臺下塵迷馬白下門前桂作花猶有當時椽筆

在莫將春色等閑賒

寄南京德淵主事

曙鼓罷銅出禁樓綺句猶自擁黃紬旁人若問東曹

事日日春風湖上舟

題菰塘宗弟文讓小畫

黃綃青絹一室虛小欄曲曲枕清泉紅塵不到楊雄

宅梅雨晴時自晒書

東瀧遺稿

卷之三

士

金瓶牡丹為李教諭題

翠幌金壺載酒過朱樓綉幄受春多杏壇一味閒風

月縱有高情奈爾何

別王賢秀才

客館清樽憶屢過晚風華月伴高歌明朝一棹東南

去烟雨江亭綠樹多

寄楊懷韜

白沙翠竹帶晴烟回首南雲思渺然想見東籬醉黃

菊秋江新贈縮頭觴

題扇贈興寧二生

雲木參天紫翠重
渚蘋汀蓼自青紅
孤舟載得山風去
又見瀧江一派東

執手瀧頭冬欲闌
遠門桃李夕陽殘
霜溪水落山根出
只有孤松到歲寒

三月十六日次金川驛奉寄永豐歐明府

信宿湖南辱寄聲
棹舟文水見高情
東風無限思江意
紫淦春雲倚暮晴

題扇寄陳儀賓淮二首

東瀧遺稿

卷之三

七

一自移根向紫臺
碧堦千樹夢中開
春風華屋金屏冷
千里明月青鳥來

瓊樓百尺倚天香
醉吸雲間沆瀣涼
夜半天風吹酒醒
露華偏濕素羅裳

別陳儀賓後三日奉寄

拱辰門外曉霜酣
把袂空期一駐驂
一札方纔幾行鴈
憑將別恨到江南

到邑中奉楊懷齋

為問老楊今健否
蒹塘更在水之西
遠公一向山中

住却為相思過虎溪

在邑中數日人事擾擾不得再奉談笑至於佳招

見及亦不能如命馬上占一絕奉寄二廣文先生

回塘委巷辱招尋
北海清樽愛客心
堪笑塵勞空役後
破鞍歌夢過梅林

嘉興寄姚公綬

紅裳青袂桑林晚
菱葉蒲梢晚渡澄
添得漕渠半篙綠
東風吹雨過嘉興

瓜州授常州回使東龍太守

東瀧遺稿

卷之三

十三

離離沙岸雲籠樹
漠漠江城雨入樓
一枕紅酣清夢足
橈聲歇處是瓜州

題扇寄陳儀賓

綠鸞飛去碧梧秋
粉閣輕寒入綺裘
風珊珊露露寒綠
夜深青鳥到板頭

松江張全千戶家有竹枯死三十年而復生好事者名曰奇竹為圖求題

葉落枝摧三十年
凌雲頭角又森然
世間物理都難料
莫把榮枯看眼前

集 38—59

送周淵舉人下第南還

神祿岡南望水雲村萬柳橫江綠映門
匹馬斜陽十年路因君歸去重驚魂

戊子五月五日飲賓之家席上和韻

朝回日日閉幽軒朝一盤蔬暮一殮
慚愧故人情獨厚疎簾青簾為開尊

把酒題詩有舊盟殷勤向復主人情
吟身損覺腰圍減剛被人嘲太瘦生

搜盡枯腸未有詩屢將吟吻閣殘
危柳陰漸過簷頭

東瀧遺稿

卷之三

十四

去又是鴉啼日暮時

着脚嫌於閑處行水光山色有深盟
自知野趣真成癖莫笑先生愛出城

寄李賓之

別後曾收第二書近聞挨淺到東徐
只今想過南京

去江雨夢高復漢魚

乙未五月二十四日自雙橡至龍潭道中偶成

郵亭下馬日卓午童子解鞍汗如雨
亭長苦欲問姓名道是東瀧濯纓父

對客開函得夢詩為之哄堂一笑謾有四句奉荅

一峰羅脩撰

夢中了了覺來非覺後翻思未覺時
我自時時開兩眼不應更和夢中詩

阻風京口聞廷瑞年兄往史在淮上先此奉寄

金山鐘聲晚潭潭困倚篷窗夢欲酣
忽憶故人成久別滿江烟樹是淮南

有懷樊廷璧侍御時廷璧在揚州

酒闌人散客登樓坐見樓頭月半鉤
烟靄橫江迷遠

東瀧遺稿

卷之三

十五

近夜深燈火望揚州

書懷

紫垣隱隱瞻天北春嶼重重隔海南
人眼不知風物異一簾花雨正春酣

送劉熙知縣

十年場屋青山舊五月江陵綠綬新
却捧除書嶺南去不妨更看曲江春

嶺外頻年調虎符生民無計樂樵蘇
不須更最催科政好為餘黎作袴襦

寄王謙光

十年南北路多岐
落落晨星減舊知
記得倚篷相憶

處信州城下雨絲絲

贈某分教

秋聲入院響高槐
山色開簾落酒杯
課罷諸生無一

事題詩還寄獨篋來

贈趙虎訓導

西行萬里一儒官
隻劍孤琴蜀道難
但使河汾得玉

魏從首教首荀長閨干

東瀛遺稿

卷之三

十六

朝

陵回和鼎儀脩撰

朝

陵剛近雲開晴天意分明感寸忱
縱使春泥深沒馬十年能得幾回行

贈寫真高司訓

多病頻年減帶圍
故人相怪舊容非
寫真妙手高司

訓殆見今吾衡者機

四月廿八日自家至董富途間偶成數絕

暄風吹花隨馬香
馬頭山色春蒼蒼
不辭立馬看山

色但恐斜陽歸路長
前朝九土正橫奔
洞鼠山魃到處羣
斷礎荒墉春草

重路人猶說故將軍

谷口陰陰日欲斜
青林遙望故人家
十年來往成何

事空向東風閱歲華

奉荅董富劉承順知契惠炭惠詩極承意雅奉酬

奉謝聊致區區

一樽相對夜回前
回首東風又一年
况辱新詩寄相

東瀛遺稿

卷之三

十七

億江雲渭樹重悠然

律詩五言

應制廣寒仙桂

天上神仙境人間草木精
暗香秋萬里清影月三更

下界空芳夢嬌娥如有情
誰當有靈音攀折上崢嶸

題諸葛武侯像

宇宙兩隻眼古今千萬夫
龍蟠九地閣鳳舉一毛孤

草屋自幽夢江濤落壯圖
九原如可作長劍倚秋壺

四月二十五日同鎮江太守黎天與遊金山晚歸

有作

北風阻行後來作金山遊願覺心眼濶頓消今古愁
雲山無隻履江海有扁舟俯仰千年事長歌待暮樓

題甯方伯江山無盡圖

楷

空翠連天目東南見海門風牆飛鳥外秋館亂雲根
遊子來芳杜幽人驚曉猿乾坤看吞吐吾意欲忘言

送張都憲提督大同

諠罷辭青嶂臨夷撫白登將門仍得士儒者更知兵
鼓角傳千里旌旗偃列城近生頻拭目壯節看崢嶸

東瀧遺稿

卷三

大

送人

風雨對床夜鄉山入夢初阿雲綵入洛小謝又歸吳
寒露兼葭白西風揚柳疎黃花對卮酒幽徑未應無
飲吳編修家分韻得長字

八月十八日開軒再舉觴殘紅駐遠樹流白出虛堂
兔影自圓缺人情何短長莫辭今夜醉猶勝兩淋浪

東陳孔靖

兩辱高軒過深怜會面難祗衡方擅賦元結謾為官
榜下三生舊花前一笑歡回思十年事清夢五更寒

送外舅弘菴先生之楚

歲晚適荆楚天寒霜葉黃山川供老眼門戶付諸郎
夜枕江聲靜晨裝劍影長風謠留健筆歸日倒詩囊

泊安慶府再北遊

夜泊淮西郡寒生客子衣酒家臨岍閉野火隔江飛
雲盡月初出潮平風漸微昔年城下路此際正南歸

黃尊師高軒觀鵞因留宿

開軒南嶽下世事未曾聞落葉常疑雨方池半是雲
偶尋騎鶴侶來此看鵞羣一夜潺湲裡秋光得細分

東瀧遺稿

卷三

十九

尋故人

適興一尋君君家在白雲幽花春後見落葉夜深聞
隨意坐苔石呼童煮澗芹不須談世事詩思正紛紛
留別

相尋復相別把酒意如何雲石有時合風湍少定波
此生無出處一笑對嵯峨長揖下山去暮烟浮女蘿

彭東瀧先生遺稿卷之三終

彭東瀧先生遺稿卷之四

翰林院侍講吉水彭 教敷五甫著

陝西左叅政使侄彭 桓

湖廣左布政使侄彭 杰彙 編

侄孫 昀增 定

西 蜀 後 學孫之益校 梓

律詩七言

送彭純道學士歸省分韻得潞渚秋風

千里山河落照東青簾畫舫泛秋風半帆暝色隨歸

東瀧遺稿

卷之四

一

鴈一枕江聲入夜蓬黃閣暫違清禁直白雲遙望翠

微中

君親恩重重回首南北關心去住同

予還朝道錢塘方伯劉公大叅邢公置酒三峰道

院湖山之勝因得寓目焉而宇中大叅以病不赴

為之悵然以詩道意

青梅紫棗雨晴初刈蓋追陪竟日晴南極風烟回北

斗東人歌舞在西湖江上睇盼窮幽賞樽俎清酣豁

病軀獨恨故人張吏部沉沉正倚夜牕蒲

送李編修賓之

相與周旋今十年清懷高韻每推先迂疎心事君能

識骸骸形骸我自憐夜雨孤篷千里夢衡陽歸鴈九

秋天湘南物色還今古續得離騷寄一篇

送德師住廣福

一瓶一鉢伴行吟到處衣冠著寶音南去遠持祠部

檄西來還究祖師心澄潭碧水涵秋月清磬寒燈出

暮林自向禪中了心事世人那得更相尋

中秋遇雨飲陳師名家明日奉東

東瀧遺稿

卷之四

三

擾擾塵勞暇日稀相期一會事多違一作載酒拍邀

相違浮雲妬月秋逢雨瘦馬衝泥夜款扉東道喜逢

陳仲舉此時那得趙知微一作只今寧到家歸來却

被家人笑披著羶衫賞月歸

挽巢雲孫處士

千年去鶴不知還巢在空山紫翠間地迴星河天渺

渺夜深環珮月班班高風已逐三山遠遺跡長留一

片閒翹首碧霄看綵綵瑣瑣交戶隔塵寰

為邵主事題空清館

聞道蒙岩近武陵十分美酒十分清風流有句傳陳
堯構築多情屬邵平月竿傾香秋影失雪簾分暖醉
魂驚著書正抱相如渴珍重南船致一罍

贈人

陌上東風席帽斜夜牕春夢憶還家鳴環正喜歌桃
葉挽袂那堪對柳花客館清樽照冰玉故林白髮老
桑麻暮帆落處烟霄遠北斗京華入望賒

應制墨竹

揮毫能與竹傳神近世名家有幾人妙絕獨傳文郡

東瀛遺稿

卷之三

三

守風流亦數趙王孫驪黃謾爾何須似節葉天然自
逼真素壁高堂對瀟灑湘江風雨萬竿春

為謝鳴治乃叔太守會總亭韻

歸從湘外結新菴非愛青山與翠嵐海鶴飛來雲上
下夜烏啼罷月東南四時蘋藻孫曾集百歲松楸雨
露寧不是等閑花鳥興怪來千里重題絨

送萬學士兄

青門紫陌水雲寬到處還容一榻安相府每同姜氏
被仙家閑訪伯陽丹老來自覺心如水歸去長吟澧

有蘭回首峨眉秋欲暮杳冥風露渺霜翰

送鄭太常瑤夫

幾年載筆在詞林雅操高懷最所欽寓館宛同增一
榻交情真見諾千金望雲已叶南陔志捧日長懸
北闕心官似清冰人似玉紫金山色對秋聲

送會昌牛千戶

萬里西風送客搖山城秋露著寒花粉墻飛觀臨蛟
壑盡戟清香護燕牙城郭舊聞江右壤將軍新拜殿
前麻時平正用詩書帥會有勲名看起家

東瀛遺稿

卷之四

四

送長史鄭先生

清才碩學迥超羣三十年前老廣文拜相王門今白
髮傳經弟子半青雲更無敲朴時喧耳定有謀謨日
告君非晚漢廷須賞誼未應閑殺楚江濱

送李知州謝病歸浙中

曾綰同章守一州壯心未謝髮毛秋便從

闕下還初服歸向江南數白鷗百歲浮名真造意五雲回
首莫登樓明朝去去紅塵遠滿目烟波一釣舟

杏林橘井為董醫士賦

屋外春雲爛欲蒸，曉瓶翠線汲深清。綺窓面面芙蓉帳，石甕泠泠風雨聲。金彈盡充貧士管，玉漿時餉野人罌。閑來自滴枝頭露，細點雌黃校內經。諸暨駱生章貢禮部將入南雍，取秋解以長詩贄予，求贈言波瀾出入一氣數千言，生亦可謂才矣。為作數語復之，第寂寥短章，不如生之富也。

駱生新自越中來，街袖新詩識俊才。灯火十年高夜雨，姓名一日到春臺。熱塵逐馬迷沙草，秋巷驚心見市槐。去去琴書莫留滯，金陵城裏桂花開。

東瀛遺稿

卷之四

五

上巳郊遊分韻得幽字

為愛西山處處幽，小溪流水湧容舟。蒼茫天際烟蘿暝，出沒林間野寺稠。杖笠有僧持鉢去，管絃無客載春遊。塵心到此真如洗，只恐青山更我羞。

送人致仕

黑頭去作林間客，此事今人見者稀。風雪江湖驚歲晏，鶯花筆硯記春闈。脩門一別人千里，故國重來柳十圍。慚愧拙毫無寸補，只將塵土化緇衣。

慶成 賜宴

奉天東畔敞高門，雲擁青筵接綰紳。乾飲三傳

天上語，入班兩綴殿中人。

御庖響節流聲遠，樂籍圓牌喚隊頻。九奏禮成迴日馭，羣

仙扶醉出龍津。

送陳尚玉分教東莞

少年鄉譽重璫璣，華髮青衫拜

命初。掾筆終當歸虎觀，臯比真不換金魚。杏花庭院春風

東，芹藻池塘暮雨餘。無限閑情與高興，詩筒莫遣寄

來踪。

東瀛遺稿

卷之四

六

送劉宣之官壽張

學館同游記昔曾，追遊高步愧無能。鳴鐘幾會西堂食，敲戶頻分隔舍燈。回首當年渾一夢，送君今日若為情。壽張此去纔千里，好向行人數寄聲。

贈項先生之宮雲夢

驅馬官轍半生過，京國相逢髮已皤。獨羨高懷尤磊砢，也知壯節未消磨。一官芹泮寒種舊，千里瀟湘夜月多。館下諸生千故舊，肯雲有志近如何。

贈別陳儀賓淮

平生不解別離愁此別關情不自由
夢裏追懷十年事燈前空許一尊留
西風鴈影長途客後月月明何處樓
兩地相思同一種鳳凰城裏楚江頭

寄南京督府經幕魏克新

宮柳街槐宿晚烟留都官府即神仙
從容帥幕文書靜蕭散風情詩酒便
豪論想應髯似戟醉吟還記筆如椽
十年京國交游滿清夢時時到日邊

寄陳邦淋

孤舟江上共芳尊落日長堤客袂分
別後西堂迷草

哀瀧遺稿

卷之四

七

夢秋來南鴈隔湘雲行隨流水看山色
坐對榕陰轉夕照獨愧長安塵東客
柳州清致總輸君

送李琴士歸吉水

家在江南水竹村布衣被命入

天闕承恩曾上南薰殿供奉時經左闕門
雲散鼎湖龍已遠夢回秋徑菊猶存
青山綠水今歸去一曲松風落澗雲

澗雲

別鄧義教授

長沙博士之官去贈別都亭柳一枝
世味惟應閑最

好老懷正與靜相宜行尋芳草細秋佩
坐捲疎簾讀楚辭日暮烟波隔湖水
白蘋風起正相思

送趙平蠻將軍輔政廣西

甘泉昨夜羽書開仗鉞南征屬異才
肘後繫將金印去旄頭舉取月氏來

廟謨本自資英算將畧還須盡衆林
瘴海蠻烟淨如洗為公勒石上崔嵬

別劉應

壇杏池芹記舊遊相逢歲晚嘆悠悠
明朝千里又成

哀瀧遺稿

卷之四

八

別此夜一樽酒少留寒柳寒鴉添旅色
江梅臘雪映行舟闕河極目孤鴻遠
落日西風獨倚樓

賀吳編修父受封

一朝脫却鹿皮冠細錦輕紗角帶盤
交舊總誇今有子比隣私訝昨無官
只虞猿鶴循牆避一任兒孫繞膝看
卧聽九衢車馬亂北牕依舊日三竿

壽潘汝父給事父七十

謾折黃花壽綺筵西風庭院晚秋天
早能白髮謝塵冕圖與青山還暮綠
五色鳳毛霄漢上十年鶴夢水

雲邊從今小住人間世不說三千與大千

夢萱堂為蜀人楊璠賦

北堂人去萱花在夢裏分明似昔年歡劇死生渾忘却覺來談笑尚依然青燈半滅寒生榻白鴈孤鳴霜滿天忽聽曉鍾心欲碎不堪含淚到堂前

送張檢討寬愈憲雲南

往年綴武向橋門意氣縱橫每見君風雨晝移三峽水虹霓晴綯九霄雲抽毫事業渾無補投筆風流自不羣此去滇南天萬里遠人緩靖即奇勲

東瀧遺稿

卷之四

九

到邑中黃汝玉家寓宿適其他往詩見意

十年不到文江上又見芳洲遠鑑湖白髮主人今宿

草青碧稚子已魁梧古囊吟轡隨霜葉美酒香茶擁

夜爐獨恨玉人瀟水外片時相會肯相孤

予道杭而周可大不得已見其為負可勝言聊留

詩見意

學館朝行分早投為君故作浙江遊我來君去如相

避湖色山光半掩羞調笑聊為已客唱滯濡未許賣

胡留孤舟明日吳山去回首天台雲盡頭

廬陵劉繁字明鑑訓導湖廣通山縣

西來為致故人書南去成真食有魚游學欲刊蘇子劍過家應訝長卿車通山雲物連鄉郡湘水風烟入楚墟為問同官徐博士泮林清況近何如

送胡鼎歷亭滿乞假歸

帥府從容引翠袍又看通籍向銓曹江南歸夢生寒枕淮上輕帆涉夜濤長缺有歌聊自解短檠無事亦相遭及時赴此功名會未許衡門春睡牢

送倪俊宏

東瀧遺稿

卷之四

十

紫陌紅塵入鬢絲春風壇杏記當時屋烏有愛情偏

爾逢舊聞聲喜可知百里自堪堪遠大一官無用效

崇卑東州時有來京使頻寄書函慰我思

挽張主事父

一官垂老即投閒放浪生涯紫翠間勲業不須論綠

野風流真可繼香山猿蹄花月春猶在夢繞雲樓鶴

未還腸斷不堪回首處東風宿草雨班班

諸暨陳處士挽卷

山林靖節孤高跡湖海元龍硯磊懷一味清風并皓

月百年翠壁與丹崖只將詩酒酬身事不同功名與世諧零落錦囊三百首殘燈踈雨暗南齋

送涇陽趙源潔

解組還家尚黑頭十年高卧故山秋已忘世上升沉事又作塵中浪漫遊短缺有情聊復往長鏡無恙獨相求四方此日多奇士東閣何妨更少留

為張邦俊賦蒼崖

瀟瀟南上百餘里短棹回桡屈曲通山盡水窮還有境落花啼鳥外東風蒼崖偃蹇誰堪主白髮蕭颯見

東瀧遺稿

卷之四

士

此翁他日先生泛槎去一杯羊棗煨公

和舜咨侍講留別韻

暫綴經帷

賜告歸玉雲回首陽崖幾塵中晚日黃隨馬江上春波綠染衣內寢聽雞承鯉對小牕披靈玩鷺飛人間至樂那能過却恨平生此願違

自水心至秋江宿劉素彬家明日還湖西馬上作
十里秋江騎馬來曉畦涼露濕漉漉子雲有宅還三畝元亮無錢可一杯吾意獨憐幽澗草野心狂逐瀟

橋梅先生不飲忙歸去回首南山紫翠堆

題羅氏節婦卷

青天碧海夜來心冰簟銀床思不禁翡翠倚屏虛曉夢海棠流月下春陰五絃清怨銷寒骨半臂餘溫入舊衾燈火深更歸別院色蕉踈響對愁吟

戲東齋居諸僚友

六子東壇三十韻峻巖險絕華山陘擁爐營度鳴琴苦窺牖依稀面色青味似熊蹯思染指身如蝸甲已遺形數載俱是亡羊客袖手風簷看曉星

東瀧遺稿

卷之四

士

和舜咨侍講韻

為將詩句報倪寬兀兀歸鞍興未闌半臂青綾霜欲濕滿山明月夜初寒夢驚殘雪眉猶蹙行傍危橋足易酸馬上春吟興春睡不妨行役路漫漫

道傍林薄間往年曾與同年邢衷中小憩于此

白浮之村東渡東茶瓜曾與故人同濃桑交蔭承秋日細草生香送午風人在西南千里外事如夢寐百年中重來立馬咨嗟久渺渺荒陬遂去鴻

宴瑞賢亭

天際浮雲結畫陰蒼茫歲晏此登臨山川光景留岩壑人物風流自古今壯士狂歌唾壺缺老龍閑卧碧潭深偷閒遂少非吾事濯足滄浪萬古心

題張繹行會英園

西山山下辟疆園曾踏春泥到小雅軒子自然供茗飲主人不必共芳樽重尋水石君姑待騰種花枝我欲煩載酒百壺詩百首招延風月要頻繁

和賓之聯句韻

病足不出今日驅馬出門邂逅師名與飲徑醉歸

東瀧遺稿

卷之四

十一

得佳什快讀數過輒和二首醉筆亂寫不知道何等語也十二月二十二日

最憐多病馬相如咫尺西城數畝居高語頗懷經月

廢交情未覺故人疎洛中童穉知君實牕下篇章富

子虛佳句投人渾投瘡相從明欲戒吾車

日聽鳴騶出曉街蕭然黎榻對荆釵下堂正曳先生

足結屋方尋處士厓已覺山林頻入夢尚餘詩酒未

忘懷近來學淨安身法解道卿言亦復佳

次韻荅董尚矩

新年懷刺過敲門十日塵埃滿佩紳靜看街頭交走客却思牕下晏眠人齋廬燈火偷閑暫俸友詩篇索笑頻為問董公今健否共談何日步天津

別

春冰未泮買歸舟一夜東風解客愁

龍展瞻依天北極鳳巢棲息殿東頭暫違清切情何極遠念晨昏意莫留且復躊躇酌杯酒亂雲無數曉山稠

送林郎中雍

區區得失渾閑事數鑿功夫在力行論治已慚龔董

東瀧遺稿

卷之四

十四

對傳心況得孔顏情一溪幽草春風晚千里頽波砥柱傾亦有初心恐終負塵冠深愧丈人耕

送林翰林致仕詩

蓬山深處切承明黼藻

絲綸屬老成紅藥翻堦鈴索靜朱衣夾案夜堂清玉蟬

分滴雲生硯紫鉅含芒筆挽星竹簟涼風行有日卧

看遺藁記平生

集句

荅賓之編修二首

成名同日官同署張司稷下諸公今幾人子由直以

文章供潤色荆公閑將談笑對風塵鮑防西山爽氣

看猶在朱文東閣詩情付一新方元彈壓風光須健

筆陸放褚君毛穎向誰陳子昂

吟得唐詩轉逼真陳后篝燈時見語驚人荆公家雞

野鷺同登俎東坡玉潤冰清不受塵子固搔首風塵

霜鬢短子昂擁爐情味舊懷新范石知君苦思緣詩

瘦社工芻狗文章莫更陳

東瀧遺稿 卷之四

十五

附錄

故翰林侍讀彭先生行實

敦五諱教姓彭氏別號東瀧吉水瀧江人其先有諱

師旦者折自永豐之沙溪以詩禮聞宋時科第尤盛

宣和間有諱識者仕為高州助教其弟浩然登進士

為洪州察推察推子叔亮兩貢為茶陵丞叔度四貢

為建昌丞一時父子兄弟連續而仕鄉人榮之入元

族無仕者敦五曾祖于古隱德弗耀祖不同別號瀧

濱

東瀧遺稿

附錄

十六

國初以碩學教授于鄉父汝弼由永樂庚子鄉薦歷陽

春句容祁門訓導雖寧教諭雖寧士子立像祠于學

宮

封翰林修撰號澹軒有澹軒遺稿藏于家嘗校文于蜀取

尚書周洪謨為首解有盛名母項氏同里帶源舊族

女

封安人敦五生祁門學中自幼穎異莊重未能言時澹軒

指以齋堂題額字即能歷指以復雖百試之不差四

五歲口授古文詩詞輒成誦或時捉之書輒能制筆

彭東瀧先生遺稿卷之四終

自書不與戲為五七言詩悉成韻語可觀素不受華藻有以弊衣履誚之者隨以未足與議為對長老為之駭然八歲以澹軒和門滿考之京受讀于兄所日記二千餘言必大義通折乃止十歲從澹軒教諭昨寧始習舉子業少暇輒取通鑑綱目觀之觀之會意處竟日不釋卷然亦不貪多也邑大夫及巡使至學每以詩對課之亦時有警拔句十二三舉業詩賦俱有聲淮守丘君陵持重之薦之故天官卿崔公恭蓋是時崔公布政江西遂俾為吉安府學弟子貢時年

東瀧遺稿

附錄

主

方十七也吉守今南京秋官亞卿張公瑄特加禮遇凡束脩廩餼一皆公為資之教授鄭先生鋼視猶已子與故翰林修撰一峰羅君應魁今四川憲副畏蒼周君可大為忘年交恒相戒飭曰士須以聖賢之學自期待科舉進取其末也用是益造詣以基遠大天順己卯舉江西鄉試第一癸未會試中第二經義論策多刻以傳甲申

廷試

賜進士及第第一授翰林修撰階承務郎預修

英宗睿皇帝實錄凡所著述視眾居多成化丁亥滿三載賜敕階儒林郎

封父澹軒如其官母妻俱安人是歲八月實錄成陞侍講

階承直郎有白金文綺之

賜戊子六月丁外艱辛卯起復壬辰同考禮部會試所得

多名士九月復以內艱去凡兩起復職任俱如故丁

酉奉

命主考順天鄉試禁奸抑倖一鑒厥心己亥三月進侍

經筵時兵部奏

東瀧遺稿

附錄

十八

請續清武職黃翰林以例用一人屬敷五敷五以有疾得

辭益敷五至是疾且二年矣亦竟以是不救卒卒之

日是為庚子七月九日距生正統己未十月十一日

得年四十有二配西園張氏有賢德一子彬學垂成

年十九卒卒先敷五四年敷五之疾大低或由茲也

今擬以兄之子斐為其後嗚呼痛哉敷五通敏有識

凡問學理道諸所見初若與人同而其穎脫超邁大

非庸眾所及下筆為文辭操縱翕開不局於法而旁

諭曲證奇氣逸發譬之蛟騰豹躍急縛之有未能者

而其間渾厚典則自足起人敬慕與議論則遠而書契之所紀近而輶傳之所及凡其地其人其事於前失措而今當何如者一一能為籌之如足履如目擊然而其志其才則固有不為而足以有為者間嘗語予曰吾於大任未敢必假令得一縣則雖甚繁劇吾固敢期於有成觀此則敷五所蘊可知矣敷五性孝友自入官無日不動桑梓念聞計哀毀屢絕非杖不能興葬若祭一遵朱氏禮不為世俗道佛所誑雖耆功以下喪服亦然始澹軒未葬時隣屋弗戒于火勢

東瀧遺稿

附錄

九

將薄喪次甚迫乃舍皇移柩置私室頃之喪次蕩盡又將迫敷五撫棺號慟誓死不去已乃風返火熄得無恙而族隣二百餘家無寸椽存者平生無私蓄侍母兄極恭敬祿俸餘貲悉歸之其處伯叔昆季及宗黨鄉戚率有分貧不能振者撫恤之恐後甲午春霜殞蔬麥鄉邑饑且甚敷五作書當道勸其大興發賑貸之獲全活者甚眾里中山溪春夏湍悍弗能濟乃傾行匱作舟渡之復為區畫土田以為贍渡經久費兩涯植柳若干株以蔭待渡者仍欲作亭柳間為署

兩備名以一橫未果溪旁下流有溪潭名瀟瀟潭下有灘潭上有屋奇石森立兩兩相負俯于龍岩之側者名瑞賢召每大比之年石有彩色如霞彩下映水中鄉人謂之掛彩則是歲鄉士必有捷魁者自歐陽公連魁于隨亦然敷五欲為表章之言於郡守得立瑞賢亭又欲刻石亭中紀宋元以來科第之發于茲者與凡欲起義學以訓鄉之後進俱未果至是竟卒嗚呼天降割於吾敷五若是酷耶敷五所為詩文洎誦章應

東瀧遺稿

附錄

三十

制諸詩僅若干卷蓋敷五於人慎可許其詩文亦不苟於作作而不去其稿得幸存者茲者是雖詩若文之幸抑亦敷五之幸也敷五茲將歸葬于故丘厥兄崇四謂當有銘以予嘗從敷五後屬為行狀庸敢掇拾所知如右以俟立言君子擇焉

成化庚子秋七月下泮

賜進士翰林修撰兼司經校書

經筵官新喻傅瀚狀

墓誌銘

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
經筵官安成彭華撰

大理寺左寺副直

內閣前中書舍人永嘉姜立綱書

賜進士及第奉直大夫司經局洗馬兼

經筵官泰和羅環篆蓋

甚矣人材之難得而易失也吾吉雖號多材而科第
文學議論志識行檢若彭敷五者於今何可多得延
僅四十二而沒彼蒼蒼者豈於材亦有所忌耶敷五

東瀧遺稿

附錄

主

病最慎醫藥更數醫病益劇然予往視未嘗不力疾
起坐最後始不能出于退少間遂不起成化庚子七
月九日也館閣自保輔以下咸弔祭痛惜之踰月其
兄崇四將以其柩歸葬塋修謨傳曰川所述事狀來
請銘嗚呼吾尚忍銘吾敷五也夫顧念其所託以不
朽者在文字義不得終辭乃序而銘之敷五自幼穎
悟出羣未能言時父兄戲指齋堂題額語之明日試
問焉即能應指以復四五歲教之書徑捉筆書點畫
不爽口占韻語往往成章稍長習舉子業讀書會意

處竟日不釋卷出語下筆長老咸驚異十七入郡庠

同輩咸推讓之天順己卯舉江西鄉試第一越四年

會試中第二又明年

廷試擢第一授翰林脩謨階承務郎預修

英廟實錄編校精勤成化丁亥進儒林郎

賜敕褒嘉并

封父母妻是秋書成進侍講階承直郎

賜白金文綺戊子丁外艱辛卯起復壬辰同考會試尋丁

內艱丙申起復丁酉主考順天鄉試己亥始侍

東瀧遺稿

附錄

主

經筵於是已沾疾敷五博學彊記窮探力索必得乃已
為文章奇氣逸發光彩奪目而章鉅句鍊典則森嚴
評論古今是是非非確然不可拔於事無微鉅動欲
方駕古人家居篤孝友執親喪哀毀骨立蔬食苦寢
非杖不能起見者莫不動容父在殯隣火舍皇遽避
有頃二百餘家俱灰燼獨殯廬室得無恙人以為孝
誠所致待母兄極恭敬遇宗戚咸有節鄉鄰歎諷當道
賑貸全活甚眾山溪端悍作舟以濟且規為經久計
其他所欲為者尚多敷五莊重英毅少許可岷岷嶰

絕言動不苟自負遠大初釋褐名已嚇然動天下不
四五年間進位侍從銳意天下事若無難者俯視切
業可指取有既連遭起復優游無所事乃杜門刻厲
自持無一踰戚語然竟不及一施以至於沒數五諱
教言水瀧江人其先後自永豐之沙溪曾祖于古祖
不同考汝弼雖寧教諭 封修譚母項配張俱
封安人一子彬先四年卒無子立兄之子集為後銘曰
與之材奪之書蓄弗究于施將安歸咎

墓表

東瀧遺稿

附錄

重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學士奉政大夫

經筵官兼修

三牒

國史豫章謝一夔撰

成化十六年七月初九日翰林侍講彭君以疾卒縉
紳士夫雅相知者咸嗟悼哭弔于庭曰惜哉彭君天
既付以如是才德以取盛名顧奪之速而不得少遂
顯融以究厥施何耶數五仲兄崇四將旅柩還葬吉
水持翰林修譚傳曰川所述事狀謁予文表諸墓君

賜壬辰同考會試丁酉奉

諱教字敷五號東瀧其先永豐沙溪人遠祖師旦從
吉水之瀧江世以詩禮相承襲在宋時擢科躋仕者
輩項相望蔚為邑官族曾祖于古祖不同考汝弼號
澹軒永樂庚子舉人歷陽春句容祁門訓導陞睢寧
教諭以敷五貴

封翰林院修譚母項 封安人數五生祁門邑庠自幼聰
慧夙成甫辟餘澹軒指示齋堂扁額明日詢問能歷
指以復四五歲教以詩文三四讀即成誦戲為五七
言詩間有奇句人咸駭其不凡十歲日記數千言輒

東瀧遺稿

附錄

重

了其大義邑大夫及巡按者召試以詩對應答如響
稍長習舉業諸作下筆語多驚人准守丘君陵尤器
重之而期以遠到時故天官卿崔公恭布政江右丘
貽書薦之齒吉安郡庠生天順己卯以書經領江右
魁薦癸未會試第二明年

廷試進士第一擢翰林修譚三載考績得推

恩封父母洎妻丁亥以修

英廟實錄書成陞侍講荷白金文綺襲衣之

命三考順天鄉試人服其去取之公已亥進侍

經筵至是卒距生正統己未十月十一日年甫四十有二

娶張氏有淑行子一人彬習舉業垂成年十九先數

五四年卒今無子立兄之子棐為其後嗚呼惜哉敷

三性醇謹於書無所不讀而操履極端慎一話言必

矜持不肯少有苟簡至與人辨論古今人物賢否得

失與夫成敗利鈍歷歷如燭照數計不爽毫髮事父

母曲盡愛敬居二親憂哀毀絜絜至骨立祭葬一遵

文公家禮而浮屠老子教悉屏絕不用澹軒在殯隣

泉龍遺稿

附錄

墓

泉龍遺稿

序錄

三

躍急縛之有未能而其間渾厚典則自足起人敬慕

殆亦知言也歟嗚呼邇敷五為人謂鍾山川間氣以

生而為一時人物非耶天苟假之以年使得踐華陟

要而悉發舒其蘊蓄則於致

君澤民事業必卓有可觀者夫何纔四十官僅六品而

遽齋志以歿不深可哀也耶余故為叙次其行實之

槩俾刻之墓上庶來世之求之者有足徵云

弗戒于火倉卒昇極置他室俄而勢又迫敷五度不

能再徙乃籲天號慟矢死不去尋反風熄火環左右

室廬亡慮二百餘俱焚蕩獨所歸然無恙人以為孝

感所致事諸兄尤篤恭敬處宗族鄉黨有禮貧不能

振者賙之不少悽贊當道大賑歲凶民賴全活者甚

衆豈有山溪春夏濡悍民多病涉乃傾貲作舟以濟

復置土田為經久計溪兩涯植柳以蔭待渡之人人

咸德之其為文甚敏捷數千言可立就而詞氣殊雄

勁奇古詩亦豪宕有新意曰川評其所作如蛟騰豹

挽詩序

鳥獸草木之生隨地而有而其中程度登羅俎乃物之秀而異者然天地之氣敷多而粹少故衆物之生粗多而精純者少此惡木之不可勝除而蘭蕙之易落也悲夫豈獨物哉名邦大郡嘗得數人遠地之間有連數州縣累數十年而無一聞者然或有之而無所師承或困於饑餓或學成而不能薦窮老而無遇者多矣天下之材豈不尤難也耶吾友彭君敷五質清而氣剛少承家庭之教其學淵宏深廣自其鄉較東瀧遺稿 挽詩序 壬子

廷對

上親擢為進士第一人既入翰林涵濡灌溉所以培其德者日益厚學日益宏其識見之遠慮慮之周知事之敏皆非吾儕之可企及也自吾視君豈止金玉犀壁之貴所謂中程度而登羅俎莫有過於吾敷五者矣今則一朝而殞是其成就之難而喪失之易豈獨吾

之惜而凡知吾敷五者孰不為之咨嗟而歎悼耶

況其所蘊蓄者將有所試人之望之者可以旦夕至今則寂然而止是豈獨知敷五者之所惜而又重為天下悼也嗚呼一物之用一板之長尚相愛惜而況於吾敷五者此諸公之哀吟所以一唱三歎而有餘情者矣初余與敷五同舉進士余是時方病起憔悴

敷五煥然美發着春木之華江河之潤因

宦客而敷五之遠大未可涯涘豈意余

敷五溘然長逝所以望其切磋之益

東瀧遺稿

挽詩序

壬子

東瀧遺稿四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明彭教撰教字敷五號東瀧吉水人天順甲申進
士第二官至翰林院侍講集中詩文類多應酬之
作李東陽序云敷五年僅四十餘編摩考校之外
無由自試而文又不盡其蘊蓋亦微詞也

閔莊懿公詩集八卷

〔明〕閔珪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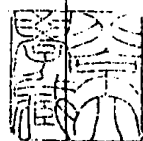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十年閔一范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閔莊懿集八卷》提要

故

前序

制科得人景順間屬世家者什一成
弘什三嘉隆伍之頃則什而八矣
何者蟬之聯者葉必茂膏之沃者
光必燁也庚辰不佞忝首春官獲
寓內士交圉圉斷斷盡若寒素迨
敦世講輯齒錄則著姓什八信然



哉閔仲父氏與若曩仲昇氏同舉于

朝而仲父氏與不佞同門尤雅相善始狎之猶狶脂傳軸滑如也載親廼以膠而納諸槩中加調焉逾密逾同臭味矣不佞尚意其寒素出什八外也詢其先有兩尚書者一

南序

曰莊懿公歷事

英

憲

孝

武四廟勛伐灼灼著於父老屈指名臣者猶習聞之一曰午塘先生顯事

世廟為文學侍從多王堂故事至今

入院者推轂先生不佞豔而欽之久矣廼載拜仲父氏曰兩尚書出自君系如前所謂蟬聯膏沃者無右於君然尚論者先文藝膾炙者侈詞章兩尚書必有所謂不朽者在也諦畀不佞觀之仲父氏唯唯

南序

出莊懿集若干卷午塘集若干卷

三

不佞得手披而目注焉二集皆嫺於詩讀莊懿如吸醇飲玄煦煦熙熙登春臺而游華胥宵然喪其六合矣載讀午塘言言不襲莊懿而軌於道殆入花叢錦堆可採可拈而盈盈其在把也二集毋論唐宋

即

昭代可稱不朽云刻有久近如禹鐘
文王鐘然茲仲父氏令賴謀合而
鏤之出一朞俸鳩工授梓而徵言
於不佞不佞既多二集尤多世家
之衍且熾也庶幾哉慰太史公之
思遂次而歸之

蕭序

四一

皆

萬曆十年歲次壬午春三月之吉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脩年家晚生
蕭良有頓首拜撰

閔莊懿公詩集目錄



卷之一

五言律詩

次韻施一舉掌教自蜀歸田二首

寄沈尚忠

送傅崇德歸黃州

送戴照磨之饒州

竹泉

和陳夢祥僉事行臺夜詠

閔莊懿公詩集

卷之一

一

重陽宿圓通寺

暫駐東林寺

竹林清夢為歸安周大尹題

過南岳喜晴

送張廷弼郎中免戍還鄉兼問羊城老僧

送錢英赴蘄州府司獄

寄王廷貴

梧州早春

梧州即事

蒼梧即事

怡雲

遊孺山

五言排律

鄉話卷分韻得調字

大水

五言絕句

梅竹小畫

枯木竹石

閩華集 目錄

歲寒三友

題畫

題一鷺雙白頭公寄致政秋官馬抑之

李漁憲克美自廣西來京濱行周憲副

師可賦望天石詩送之索和四首

溪山欲雨圖為史都堂題次吳學士韻

春夏秋冬四便面為屠都憲賦

遊山雨阻

苦雨

聯句

吳門舟中與方昌言聯句

集句

滕王閣集句

七言絕句

竹石小景和丘大祐韻

雪景

雪岩為道士題

客中端午

閩華集 目錄

除夕思親

聞鵲

夢覺

侯巡按俞廷臣交代不至以詩促之二首

己丑除夕寓玉山行臺二首

題義之觀鵝圖二首

次韻趙提學賀陶憲副高州賊平六首

題畫

送徐克明少參南歸二首

甲辰既述職以舊任還廣二首

再經南岳二首

和周方伯韻送李憲副二首

題畫送吳憲副歸蜀二首

過湘江

過回鴈峯

寄南都方內翰二首

吳提學歸蜀適江水甚涸舟不能行二首

送周廷儀燕東乃兄廷器二首

孤竹廟

呂仙亭和回道入韻

大龍灘

征古田師還遇雨

府江二首

題宿松姚知縣梅感卷二首

商郎中途中惠鶴

得銅圖書四首有序

題芭蕉

和回仙韻三首

與范糧長索白水

採黃精

喜晴

回文

次人韻二首

初春

客館偶成

端午

雨中

詩餘

送周方伯考績赴京

送陶僉憲考最

送謝大叅考最

送吳提學憲副

送何太守朝京二首

代送倪貳守

卷之二

七言古詩

分得壯字送林憲副歸閩

參相徐君秩滿送行詩

七言律詩

友檜為陳探花題

次韻張德宏教諭守制歸姚江

下第留別陳探花

次韻陳內翰

梅庄為黃廷遠賦

耕隱

菊松怡老為陳敏政太守賦

送方掌教昌言服闋之京

和菊庄韻

志遠處士甘肅戍歸

送黃誠夫下第南歸

送沈孟行下第南歸

題陳氏翫芳亭

送彭二尹之烏程

正旦發家書

送吳懷德下第南歸

金臺送陳七丈兼東乃姪允聲

畫舫為金仲和賦

送呂彥霄貢士依親貴池

送吳叔禮赴南監

寄方昌言掌教

送邵廷霖歸吳

送李德輝大尹

送汝惟宏南歸

秋日登廬山二首

次韻江綉衣文場翫月二首

登峽山寺和江綉衣韻三首

遊南華寺

栢臺霜月送憲長呂大正北上

大忠祠

湛都督賞菊會飲

挽陳侍講宗堯

和韻答王廷貴

和蔡小山韻二首

送趙孟昇分題得笠澤亭橈

北行留別諸同寅二首

登控粵亭寄致政沈公道斷事

鄧鴻臚交趾使還和程彞史韻

遊白雲山和趙愈憲韻二首

黃巖真率會八人

和趙提學閏十月賞菊二首

關江詩集

八

再次前韻

卷之三

七言律詩

加宮保後九卿燕集禮曹

賀馬司馬獲賜蟒衣

漕運李都堂陞職和張狀元韻

賀陳少卿得曾孫次韻

梁亞卿進表入京臨還索詩為別聊賦

三首

送徐司空致政歸吳

送陳少卿陞南京操江都御史

題海屋添籌卷壽平江伯六十

送劉亞卿致政二首

竹園宴集有序

又和周少保韻二首

和呂山吳汝琇韻

又和寄乃兄汝輝

送南京都憲翟廷瑞以進表事訖回院

關江詩集

九

時亞卿同年陳德脩偕行

送南臺翟都堂和屠太宰韻

壽屠尚書六十

送同年張光祿還南都二首

送白司寇南還

送徐司空致政歸嚴州

送白司寇加太子太傅致政

送林尚書赴南京吏部二首

送南京董亞卿陞工部尚書二首

壽致政蕭文明僉憲為李西崖賦

壽馬夫人

送楊遂庵擢南京太常卿

題何都憲錦江贈別卷

和韻答沈漢陽太守

送劉都憲撫西夏

新寧伯乃祖崇安侯挽詩

周朝振司業乞假展墓與陳崇之御史

同行以詩併贈

賀李閣老母舅劉參將壽八十

卷之四

七言律詩

端陽遊顯靈宮訪陳真人

送周司徒加太子太保致政

壽同年曾司空七十二首

送韓司馬南京守備

送福建張僉憲還任

董春官便道省母乞詩為壽

同年十友會

又和方石韻

送衍聖公

送牛都司以進表事訖南還二首

南京楊亞卿以考績至留纂會典書成

還任以詩送之

四弟來京得冠帶捧詔南還二首

挽徐司空原一

節婦詩二首有序

立春日二首

慶成宴和韻

孔廟落成閣老李西崖謁祭次謝方石

韻送之

江天春霽卷有序

題屠亞卿槐軒

挽翁僉事

和韻送謝祭酒南還

寄致政談詩英憲副

與柳州劉太守

送陳直夫憲副致政歸浙

送朱郎中陞河南憲副

送太倉州梁學正之任

送施相之守茶陵

送南京金亞卿以奏績陞南臺右都御史

和李亞卿留別韻

又送別二首

卷之五

七言律詩

賀三原王冢宰壽九十

東湖一曲送李亞卿還

送唐敏之赴楚雄府經歷二首

再和謝方石同年十友會韻

送戶科左給事中三山許君出使交南

二首

題駐節寧親卷送鄒黃門南行二首

送熊都堂總督兩廣二首

送劉司馬致政二首

賀李閣老壽六十二首

送同年陳司空赴南京

送戶部王亞卿致政

再送陳亞卿赴南都工部尚書二首

十月李花開

辭朝偶成

次司馬何公韻有序

送倪貳守還鄉二首

題華節離情卷

約社中諸公

諸公會集仍用前韻五首

和吳懷德韻

和張孟介韻

和沈太守中秋不見月

和答李方伯見訪有序

四弟邀登道峯二首

朝佩拉遊弁山二首

同朝佩朝弁春遊歸三首

懷舊

自嘆

遊東林

遊常照寺二首

五弟邀遊本里利濟寺

遊春望西靈山

述懷

送張通府陞鎮江同知兼東丘正人太

閩桂詩集

目錄

十四

守二首

茗溪

卷之六

七言律詩

和答張子靜四首

庾嶺會江西藩臬勘爭田事飲于舖舍

晚宿民家詩遺汝弼太守且索其草

書

挽張汝欽憲副母夫人余氏

次韻彭方伯歲除即事

述職至直沽阻雪次彭方伯韻

天津道中有感次彭方伯韻

次韻魯京尹題一路功名到白頭

次韻丘時雍太守致政

戲和劉彭三方伯朝王方伯韻有序

四皓圖和彭方伯韻

次韻清戎梅文淵舅史華節亭言別

次韻答蘓武選

閩桂詩集

目錄

十五

薇垣別意送徐少叅考滿二首

又五首代諸同寅

江山無盡圖為楊州楊太守題

朝觀畢與劉憲使廷高南行

哭黃誠夫舅史

和張叔亨韻送巡按徐侍御還京二首

和答夏太卿

畢吏部以 冊封來鄰因便道歸省以

詩送之

龜峯寺二首

江學士謫居廣東既而以舊職致政子

候于梅關將與言別不至奉寄此詩

自內臺改廣西

用前韻寄沈太守

桂林述懷

和伍太守赦後歸田之作

再和東姚丹丘

靖江別意送伍知州歸嘉禾

陶詩集卷之七

十六

全州曉發和伍知州韻

和答周方伯廷潤

謝藩臬諸公餞別

楊碧川侍讀改南都尋復召還與予同

日至南浔以詩見遺因和答

途中喜雨和楊內翰韻

和韻答楊侍讀燕東楊貢夫秋官

送宗弟黃廷彩應貢

送廣西提學呂憲副致政歸蜀

桂林思歸

挽吳栖雲

過長沙同年陳希賢太守留飲

送鄉僧歸峴山

山海關

渝關懷古

金井山居

弘治二年正月十二日 聖天子親祀南

郊司寇何公有作以紀其盛屬和四章

陶詩集卷之七

十七

早朝聽 禁戒

駕出南郊

齋居 賜蜜餌

南郊陪祀

送陳克謹知宿松燕東乃兄克聲二首

卷之七

七言律詩

送同年總理糧儲吳亞卿歸省二首

送廣州伍太守遷廣東參政二首

行臺對月懷菊莊兄

與二兒

夜坐有感早發家書

入永平

和韻答王廷貴

挽余司馬世英

和韻答嚴宗禮兼柬吳汝輝

挽樂清章恭毅公二首

福建方伯陳朝用以進表陞左轄贈以此詩

送道場僧南還

送吳懷德郎中陞江西憲副

送松雪六世孫趙推官之寶慶

七月九日李夫人壽辰

為何司寇賦尊翁太保水南庄

送贊善張廷祥省親歸南昌和王冢宰韻

挽楊文懿公

庚戌歲誕日

送南京檢討方昌言考滿加俸還任

和韻答沈彥祥

和韻答李學士賓之二首

重臨兩廣

元夕有感

梧州有感

桂林有感

桂林即事

征古田與陶庶憲二首

移軍兩江口仍用前韻

擬歸田用前韻

閱桂林靈渠碑感外祖嚴司空故蹟

龍隱岩二首

用王庶子陳叅政韻送葉黃門顧郎中

二首有序

送監理邊糧唐給事

卷之八

七言律詩

贈致政汝太守二首

寄家書自嘆

梧城

梧城大水

再和李學士韻述懷

挽市舶王太監母

謝少宗伯倪先生見寄同年會詩集五

首有序

寫懷

府江舟中和周提學韻四首

謝少宗伯倪先生見寄同年會詩集五

送卞式之有序

又次式之韻

謝吳汝輝惠沈荅南畫冊

病中述懷

謝雲東逸史姚公綬惠畫

送馮都憲鎮蜀

征蠻將軍伏羗毛公需題令大父忠義

詩目賦二律

和方內翰病中韻

挽春谷方檢討三首

瑞鵲為孝子王錦衣題

送冬官吳主事時冕便道歸省

送族弟黃廷彩附選南還

送倪太宰南行次韻

送劉司空致政

和傅亞卿韻送屠亞卿

寄題致政陳方伯西郭山莊築竹書院

送陳行人時雨廣西勞軍

謝少宗伯倪先生見寄同年會詩集五

奉壽雲我母舅和韻

送同年曾亞卿使唐府冊封燕東巡

撫陳都堂同年

送謝亞卿擢南京宗伯

閔莊懿公詩集卷之一

刑部尚書太子太保

兵部尚書太子少保

孫閔宜力

曾孫閔德慶

閔弘慶

玄孫閔一范

從孫閔世譽

五言律詩

閔世翔世楨梓

次韻施一舉掌教自蜀歸田二首

事往不須評春光惱客情江花隨意落庭草自
家生化雨巴川閣歸心雪水清我來尋舊約猶
恐叩門驚

歸來檢舊書竹映北窓虛芳草一年盡東風三

月餘天空春樹碧雨薄曉簾疎居傍青山下閒

雲覆草廬

寄沈尚忠

木葉墮西風殘陽野水紅煩君來笠澤送我上

南宮客路三千里雲山幾萬重只憑清夜月將
夢到蒼東

送傅崇德歸黃州

送客返黃州離亭酒一甌花邊涼雨過山外夕
陽收壯志雙龍劍長才五鳳樓慈親倚門久到
處莫停舟

送戴照磨之饒州

故舊睽違久天涯幾夢懸偶來千里外重話十
年前秋水匣中劍紅雲幕下蓮三吳是鄉國便

道喜南旋

竹泉

脩竹娟娟綠香泉細細流碧漪寒浸月翠色冷
涵秋孝感追姜氏清高憶子猷天風動環珮疑
是鳳池頭

和陳夢祥僉事行臺夜詠

寂寞坐行臺漏斷寒更末微風動松聲碧天涵
鴈影鄉思正迢迢月光偏耿耿庭虛夜氣清此
景誰能省

重陽宿圓通寺

梵宇廬山麓清幽俗慮忘最堪臨九月况復是
重陽萬壑烟光紫半林秋葉黃我來曾借榻松
月照禪床

暫駐東林寺

驄馬駐匡廬東林日暮時西風黃葉雨新水白
蓮池不見陶元亮空傳遠法師秋光滿山麓無
物不堪詩

竹林清夢為歸安周大尹題

閩莊集

卷之一

三

石

姪在喜同遊姪亡心更愁有時花縣裏頻夢竹
林秋半窓殘月曉滿地綠雲收賴有難兄在墳
麓共白頭

過南岳喜晴

南岳勢巍巍晴空紫翠堆嵐光頻作雨劫火幾
經灰天近星堪摘峯高鴈欲回愧無韓子學何
幸見雲開

送張廷弼郎中免戍還鄉兼問羊城耆舊

五年勞遠謫此日整歸輪自喜庭闈近人誇

聖澤新江湖雙短髮天地一間身鄉社耆英集

煩君問故人

送錢英赴蘇州府司獄

捧檄向姑蘇江城似畫圖錦帆春映水霜月夜
啼烏白飯長腰米香羹巨口鱸仲淹遺澤在為
問義田租

寄王廷貴

華屋枕雲溪春風綠樹低倚闌看鶴舞策杖聽
鶯啼奇字容人問新詩對客題鷄豚秋社散一
任醉如泥

閩莊集

卷之一

四

石

梧州早春

獨坐行臺靜鶯聲報早春衰顏非似舊歲序又
更新客路四千里家童三兩人逢時多感慨憂
國與憂民

梧州即事

蒼梧古名郡風景只依然竹瓦城邊屋筒槽浪
裏船泉分雙井月橋鎖兩江煙不見虞山廟空
亭說呂仙

蒼梧即事

蒼梧城百雉半繞碧山尖
屋瓦家家竹軍儲處
處藍殊音蠻土俗濕霧瘴閭閻
獐獐來墟市腰間尚帶鏹

怡雲

藹藹白雲岑幽居一徑深
謾携苔砌杖潤拂石
床琴敲日還疑霧從龍
愿作霖悠悠閑雅趣只
許助清吟

遊孺山

徐穉曾過此山因孺得名
古今高士傳生死故
人情雲裏石常潤祠前
水自清東家樓檻近偏
愛夕陽晴

五言排律

鄉話卷分韻得調字

予時以左部街史宴史亞卿江內翰宅閣

老謝于喬家宰署朝宗司空徐原一刑部亞卿居元勳學士楊維立王德輝司

大啓文明運東南淑氣饒山川
孕靈秀人物總清標
台望隆三省銓衡統百僚
八磚清禁地四

水辟雍橋司土還宗禹持刑
盡法陶烏臺還總制
鶴髮愧飄蕭鄉曲情還洽
僑居路不遙華筵十友會
翠釜八珍調詩擬分頭詠
賔從折簡招罰依金谷酒
步散紫宸朝醉後茶偏美
冬初雪易消公餘纔半日
話久及中宵圖報心恒切
憂民思倍焦共將周孔學
當守致唐堯

大水

吳興卑暑地巨浸百川淩
纔及春耕後俄驚夏潦洶
雲蒸江滙壓兩挾卞山龍
飛瀑天瓢倒荒塋雪浪衝
湖光浮震澤樹影沒吳淞
水遠疑無岸天低欲碍峯
溽催梅候早窓壓暝烟濃
霽色終朝望橫流無計壅
田間舟蕩漾舍下草蒙茸
蛙產多依竈萍浮直到墉
啼號應不免疫癘更相攻
菜色連年厄榆皮盡日春
畦蔬惟賣苧藕蕩只畱葑
棄子憑人驚投工何處傭
墻間寧有祭飯後不聞鐘
家破無錐立桑蕪有稅供
流亡恒接踵盜寇不潛踪
刑禁全無忌強梁易樂從
資糧無僭石饑饉迨三冬
可是干人事何勞罪

歲山鄰邦休閑雅義廩早開封荒收宗三代民
情達九重調元資輔相足食重莊農淑氣回
天地乾綱法祖宗安民自弭盜處處望時雍
五言絕句

梅竹小畫

湘浦半梢雲羅浮一樹春不將君子操誰配淡
粧人

枯木竹石為陳廷璣賦

苔封一怪石雲拂兩琅玕相依有喬木清風生
畫寒

歲寒三友

勁質凌秋霜寒香凝玉雪歲暮無此若誰同見
高節

題畫

碧樹青山暮蕪葭野水秋江鄉風景好盡屬釣
魚舟

題一鷺雙白頭公寄致政秋官馬抑之

遶羽紫宸宮清聲振曉風柳塘誰是伴兩兩白

頭翁

李僉憲克美自廣西來京濱行周憲副師

可賦望天石詩送之索和四首

君瞻日月光民切雲霓望怪石解此情翹首青

山上

有石名望天天高那可望驄馬及早還露恩自

天上

李君才識優士林著清望春風遍嶺南多在筆

端上

憶別自桂林忽爾幾弦望邂逅重相逢握手金

臺上

溪山欲雨圖為史都堂題次吳學士韻

春意農時家家望雨師溪山雲暝處不是為

催詩

春夏秋冬四便面為屠都憲賦

採藥此山中山深雲萬重偶來松下坐相對說

神農

染翰寫蒲葵雲隨筆陣飛何如白羽扇漫向三

軍輝

松覆石床平泉流澗底清涼風何處起滿耳是

秋聲

飛雪滿江干晚來風色寒何人倚孤棹猶抱釣

魚竿

遊山雨阻

雨水滔天勢登山不果行免勞舟從力也得助

農耕

苦雨

湖田潦且低夕雨農家苦世乏女媧才誰將天

漏補

聯句

吳門舟中與方昌言聯句

一舸春風故舊情方水雲鄉裏共吟行好山疊

翠層層出閑細柳含黃縷縷輕梅老空亭無客

到方雨餘綠野有人耕潮生夾浦飛晴雪閑寺

隔平湖聳翠薨楚調入絃孤鶴唳方吳鉤出匣

老竊驚丰安王樹追潘岳閑世誼金蘭比晏嬰

病起尚傾蒼水酒方飯餘堪啜碧芹羹風塵不

怕侵雙鬢閑燈火何須嘆短檠狂繫唾壺罪王

屑方醉揮銀管寫金莖南山豹隱當年霧閑北

海鵬搏萬里程盛世為儒聯組綬方故家遺澤

繼簪纓有商霖雨歸伊尹閑西漢文章重董生

行樂且須歌浩浩方浮名何用苦營營捧心人

去臺空築閑嘗膽兵乘國已傾惟有王孫芳草

色方年年綠遍闔閭城閑

集句

滕王閣集句

日落西山爽氣來建子退公聊此遠塵埃趙清

閣中帝子今何在王勃河上仙翁去不回崔曙

斜檻遠依秋樹出何月一軒還向舊堂開王半

舉頭便覺長安近趙子常許丹心燭上台張孟

七言絕句

竹石小景和丘大祐韻

雨沐羣山翠欲流雲深不見夕陽收娥皇有淚

今何在烟冷瀟湘一片秋

雪景

酒滿銀瓶火滿爐白鸞無影雪模糊不知門外
春多少開到梅花第幾株

雪岩為道士題

青山一夜玉璘珣六合空濛路不分好似並珠
宮闕裏天花散落正繽紛

客中端午

菖蒲泛酒綠雲香誰向高堂獻一觴更憶妻男
在長道不知何處遇端陽

聞莊集卷之一
除夕思親

白髮高堂近七旬晨昏定省夢中頻屠蘇酒裏
兒孫集料得停杯說遠人

聞鵲

日轉西樓午夢醒喳喳靈鵲噪新聲官河凍合
雙魚絕那得音書到王京

夢覺

春來風物總關情目斷孤雲萬里程只有夢魂
歸去穩關河險阻不曾驚

俟巡按俞廷臣交代不至以詩促之二首

荒城晏歲雪漫漫寂寞行臺舊榻寒料得錦還
俞旁史賸開家宴樂團樂

清秋攬轡出金臺鵬盡江南不見來故舊情深
凝望久一緘聊寄遠相催

己丑除夕寓玉山行臺二首

燈搖孤影客窓虛數盡寒更歲欲除記得故鄉
年少日雙親膝下捧屠蘇

一年殘臘去匆匆寂寞行臺鎖自封記得故鄉
年少日高燒列炬集兒童

題義之觀鵝圖二首

書罷黃庭換白鷺水邊亭子惠風和先生不足
耽清玩物態從來筆意多

溶溶春水浴雙鷺一代風流晉永和記得蔡州
風雪夜收功還此道經多

次韻趙提學賀陶憲副高州賊平六首

自古行師戰得名胡為賣劍買牛耕先生自是
脩文德攘斥南夷不用兵

群蠻掃退著奇功田野黎民復舊封愧我同官
無寸補行廚空費廩人供

蠻徭惡獍不知名攘奪那曾事火耕不是臺官
無將畧轅門何日擬休兵

漢家列爵盡論功李廣堪侯惜未封多少庸庸
久尸素一食還費萬錢供

君家竹帛舊垂名世祿相承不用耕一似西羌
知小范胸中數萬正奇兵

談笑全收破賊功行臺無事印長封虎賁閒却
閱莊集卷之十一

三千士一鏃無勞討不供

題畫 一路功名到白頭

垂楊拂岸草茸茸一鷺清聲振曉風未許白頭

林下約鵝班還侍 紫宸宮

送徐克明少參南歸二首

乞歸親叩 九重關甲子纔週戩已想到故

園春正好芒鞋竹杖舊青山

浙鄉朝上曉星殘又見先生拂袖還惟有都門

舊楊柳半舒青眼待人扳

甲辰既述職以舊任還廣二首

九年三覲 九重天兩鬢秋霜路八千莫道春

明門外遠天涯原是海南邊

觀罷 天顏出鳳城東風不改舊行旌青山綠

樹多春意獨有江流恨未平

再經南岳二首

衡山巨鎮壓南州瑤草生香翠欲流嗟我謫官

空往復一年兩度見雲收

曉過衡山宿雨晴數峯青出白雲層不因王

事催行促艤棹還應試一登

和周方伯韻送李憲副二首

異鄉相見即相親盡道賢僚得此人 聖主龍

飛更歡慶一函文表拜 楓宸

天開弘治萬年春獻表欣蒙 御覽親燕罷大

官歸及早雲霓切望嶺南民

題畫送吳憲副歸蜀二首

典午山河落照中懶開畫卷理絲桐桃花不解

先生意猶似玄都觀裏紅

拍岸頽波洶湧流整襟危坐石床幽時人只羨
琴書樂誰識先生為國憂

過湘江

杜鵑聲裏夕陽低煙冷湘江路欲迷鄉社耆英
何處是畫船春水碧蒼溪

過回鴈峯

望中烟樹米家山風雨蕭蕭兩鬢斑回鴈峯前
重惆悵幾回蓬底誦綿蠻

寄南都方內翰二首

閑莊叢書卷之一

十五

學士雕輿御史驄桂林烟雨禁城鐘何時歸老

東溪上酒社詩壇屬兩翁

紅菱白菜紫楊梅縮項鯿魚上釣肥寄語南都
方內翰故鄉須待我同歸

吳提學歸蜀適江水甚涸舟不能行二首

先生歸買靖江舟赫赫驕陽欲斷流不是泮池
無化雨天應有意為人留

桂林秋瘴火西流大旱誰憐涸輒輒欲借先生
時雨化天瓢一瀉遍南州

送周廷儀蕪東乃兄廷器二首

雙龍閣下 寵光新捧檄南歸慰倚門眉壽堂
前酌春酒一杯為我問金昆

一杯為我問金昆屈指同庚有幾存花甲纔週
心益壯重來還擬叩天關

孤竹廟

曉風殘月亂山青遠渡灤河入永平孤竹祠前
流水急至今猶似伯夷清

呂仙亭和回道人韻

閑莊叢書卷之一

十六

節鉞重來久鎮梧運籌邊事盡精粗一聲杜宇
驚鄉思徐孺山臨范蠡湖

大龍灘

灘聲湧浪雪花飛三老喧呼上石磯爭似蒼溪
新漲綠盡船簫鼓載春歸

征古田師還遇雨

綠暗紅稀春已過轟雷掣電雨滂沱征蠻正是
班師日淨洗兵戈奏凱歌

府江二首

綠楊風暖曉鶯啼雨細芹香燕掠泥兩岸青山
一江水舟行無處不堪題

楚魂吟後鷓鴣啼舟畏灘聲馬畏泥暫憇郵亭
過鄉客一封家信手親題

題宿松姚知縣梅感卷二首

一樹梅花枯後榮君家世結歲寒盟遙知松縣
彈琴處二友相看一樣清

羅浮不返夢中人梅樹凋傷信有因最是承芳
好賢嗣疎花依舊發陽春

開卷題集

卷之一

十七

商郎中途中惠鶴子時致政南歸

縞衣丹頂九臯禽趙抃清風冠古今珍重故人
知我意携歸林下伴瑤琴

得銅圖書四首有序

正德改元予將抗疏乞休適外祖嚴司

空曾孫緯因取上築塙得銅圖書一顆

以為古物封寄來京予開視洗滌乃既

明且哲以保其身八字篆刻如新蓋我

外祖致仕時故物遺落土中耳今於此

出豈非我外祖之靈上天之意使告我

以宜歸之兆乎予悟遂決意乞歸因嘆

事有定數豈偶然耶為賦四絕

出處元来自有時箇中妙理少人知如今悟得

銅符篆大易知機大雅詩

溪光亭近愛山臺紫笋黃鷄白菜羹簫鼓聲中

鄉社集也應招我早歸來

小小銅章寸許方保身明哲篆三行只應物已

知先數兩為尚書發祕藏

開卷題集

卷之一

十八

司空遺篆土中全出示秋卿豈偶然身退名成

天寵厚尚資餘祿養殘年

題芭蕉

芭蕉葉展綠陰濃也逐群芳畏北風莫道虛心

易凋歇來春猶發去年叢

和回仙韻三首

飲酣白酒千鐘後夢覺黃梁一枕餘休問仙凡

與貧富閒來還味聖賢書

坡仙曾過回仙觀詩句多應政事餘今日荒祠

陳迹遠題橋惟說翰林書

青山綠水千年後白髮蒼顏八袞餘欲吊回仙
登北麓鄉人猶識老尚書

與范糧長索白朮

人道黃精能益壽我知白朮可調脾題詩借問
菁山長收採還應待幾時

採黃精

菁山深處採黃精說道求仙最有靈若論君臣
無佐使籠中還用俗蓂苓

喜晴

湖鄉偏苦雨連綿菜麥消沉水滿田忽聽兒童
喜相報今朝紅日已中天

回文

次人韻二首

烟村遠火漁歸晚夜榻寒窓客夢頻天雨暮雲
孤去鴈隴梅殘月半經春

花落徑苔春過雨珮鳴窓竹夜敲風霞晴晚映
人邊樹粉褪香清磴畔松

初春

香閣煖烟茶煮雪紙窓疎影月移梅陽春轉眼
回庭草舊話誰同對酒杯

客館偶成

書映雪窓明月淡篆銷雲幕綠樽空虛堂夜夢
寒歌枕客館孤衾冷透風

端午和張來儀韻

輕烟翠柳官亭小霽雨新涼夏日長清夢午窓
閒語燕暖風薰葉艾生香

雨中

平田野水新添雨碧樹江汀遠沒沙傾屋土甍
陰蝕薜絕炊晨竈冷鳴蛙

詩餘

送周方伯考績赴京

恭惟方伯周公仕歷三廣族冠萬安瑩然長
天秋水之襟懷允矣霽月光風之家學自登
崇於藩府益注眷於楓宸氣養之浩然四
夷在其控制道識其大者十郡賴以甄陶喜

三年而有成無一夫之不獲雙鳳閣前獻績
擬沐 天恩五羊城下停舟肅歌野調

詞曰

早歲登名金榜清時位列三台山前榕樹嶺南
梅盡是甘棠遺愛 落日長亭酒盡西風野水
帆開五雲深處是蓬萊咫尺 天顏寵賚

右調西江月

送陶僉憲考最

恭惟僉憲陶公簪纓宦族文武奇才愛物仁

明倫彙編

卷之一

十一

民政有同乎卓魯運籌決策智不愧乎良平
職任憲臺權兼帥府山遙海獠望風喪蛇豕
之心幽谷窮林到處絕豺狼之欲適當滿秩
正值新正曉度梅關驄馬一鞭春色最趣
楓陛綉衣兩袖天香策獻奇功 恩霑特寵
茲因遠別敬賦短詞

詞曰

早年抱負青雲器宰巨邑多奇異盡道牛刀何
小試鐵冠象簡朱衣綉笏果遂澄清志 臺官

節鉞將軍懋文武奇才兩兼備獻績春來朝
玉陛凱歌一曲陽關三疊酒盡人分袂

右調青玉案

送謝大參考最

恭惟大參謝公族冠兩省仕歷 三朝金豸
鐵冠夙播激揚之譽高牙大旆尤專節制之
雄臨大事而決大疑若著龜之先見得其祿
而得其壽如松栢之後凋民所具瞻邦之表
率數載宣恩于百粵一朝獻績于 九重騶
從在途柳外鞭敲金鐃響驅歌罷唱沙頭酒
盡玉瓶空聊述鄙詞少伸別意

詞曰

早登天榜宴瓊林衣綉笏盤金一自旬宣南粵
遍十郡盡棠陰 春草碧綠波深惜分襟雙龍
闕下五鳳樓前重聽 綸音

右調訴衷情

送吳提學憲副

柏府秋霜凜凜芹宮化雨霏霏英材樂育際

明時蠻俗翻成禮義 怪聽杜鵑聲急喜看鷗
鳥忘機功名意懶掛冠歸俯仰何慙天地

右調西江月

送何太守朝京二首

伏以世際唐虞當五百年之昌運官君牧伯
實二千石之崇階述職之典舊存趨朝之
期在邇恭惟郡守何公三山望族兩浙名邦
氣養之浩然道識其大者恢宏度量卓犖才
華登金榜而宴瓊林名揚四海歌皇華而還

閩莊誌集卷之一

卷之一

粉署譽動兩京凜凜黃堂森森畫戟宣仁布
德春回化筆之端摘伏發奸日照覆盆之下
大才一展宿弊頓銷民得恬安寧有駭群之
馬吏遵條約絕無遊釜之魚人所具瞻邦之
表率化行七邑喜六事之交脩治及三年無
一夫之不獲政在湖民心馳魏闕江淮迢
迢驛路三千日月光華天顏咫尺宴歌湛
露寵錫彤弓人情欲借冠恂相業終歸黃霸
敬陳鄙句庸饒榮行

詞曰

八閩英俊符剖吳興郡宏度量堅清慎化敦仁
厚俗才展平生蘊民瘼事從頭都向閭閻問
陰谷回春信黎庶歌仁聞隨車雨如膏潤憂民
雙鬢短述職天顏近明黜陟喬遷藩省由公
論

右調千秋歲

府堦應台宣政化推仁愛陰霾掃盡霽色開
谷歡聲藹冊獻治功恩加獎賚進巖廊不
用猜謝吳興相才何蜀郡去懷到今日遺風在

閩莊誌集卷之一

卷之一

卷之一

右調朝天曲

代送倪貳守

伏以勤勞盡忠固人臣事君之大義進退以
禮亦君子守身之常規事在知機物皆有止
恭惟貳守倪公邦畿鍾秀家學傳芳高名占
秋試之魁乙榜屬春官之薦池芹壇杏振教
鐸於濟南金府天城典文衡於陝右菁莪在
泮桃李盈門夢叶三刀昴爾一州之牧喬遷

半刺魏然兩郡之榮甘雨晝霏霏仁風春蕩
蕩覆盆無隙從今得見太陽輝涸轍有鱗自
此重霑仁惠澤民無愠色巷有歡聲冰壁操
堅累見烏臺獎勵循良績獻欽承 鸞誥褒
封腰下近黃目前擬赤當急流而勇退遇微
恙以懇辭得 旨自天歸榮有日黃童白叟
徒爾攀轅綠水青山飄然拂袖某等數年同
事情若弟兄此日臨歧路分南北勒碑鎮安
郡曾聞百姓之思轍棹吳興塘寧無一言之
贈

閔莊懿集

卷之一

廿五

詞曰

學究麟經名魁虎榜芹宮化雨溟溟政宣州郡
到處問蒼生盡道陽春有腳爭先望別駕屏星
黃堂上一輪明月盆下燭幽情清聲聞遠邇
金門奏晁 錦誥褒旌顧丹心依舊白髮新增
疏乞 聖恩俞允整歸裝一鶴隨行甘棠樹綠
陰瞻藹遺愛滿茗城

右調滿庭芳

閔莊懿公詩集卷之一

閔莊懿集

卷之一

廿六

閔莊懿公詩集卷之二

刑部尚書太子太保吳興孺山閔珪著

兵部尚書太子少保孫甥印川潘季馴編次

孫閔宜力

曾孫閔德慶

閔弘慶

玄孫閔一范

從孫閔世譽

七言古詩

閔世翔世楨梓

分得壯字送林憲副歸閩

先生家世連江上博學長才恢度量鐸振芹宮化
雨新珠還合浦春潮漲人知賣劍買牛耕鞭不假
蒲溪用杖解笏秋嚴苦麵甚饒猶夜擁千軍帳
瘼為姓絕復甦雙轡是翁心益壯嶺表爭傳馬伏
波天書許逐陶元亮翁松三徑白雲窩風月五湖
青雀舫鶴髮蕭蕭春社問耆舊成惟丈人行

參相徐君秩滿送行詩

昨山倚天雲濛濛清溪縈帶春溶溶梅峯五朵
金芙蓉淳安地靈人秀鍾徐君偉器非凡庸早
年簪筆蓬萊宮彈劾何曾避豪雄旬宣江右位
望崇我亦同乘憲府驄相親未久庭闈空思臺

一廬三嚴冬誰知南海雲萍蹤宦途萬里重相

逢飄蕭兩鬢俱成翁紫薇署事分西東蠻煙瘴

雨回春風民物熙然歲屢豐補調元化憑誰功

六載流光如轉蓬瓜期喜及三月終一挑行李

何匆匆長亭短亭煙柳濃紛紛花雨飛殘紅道

傍白史借黃童板輅臥轍心中冲愚民愚民慎

勿惜奇材自古天春隆今君獻績登九重

遍為霖雨甦焦農餘波及爾尤無窮

七言律詩

友檜為陳標花題

庭前古檜翠森森錯節盤根歲月深滿地苔花
留鶴跡一窓風雨聽龍吟孤高共有凌雲志堅
勁同存傲雪心我欲携書來作伴吾伊聲裏坐
清陰

次韻張德宏教諭守制歸姚江

化被東吳鬢未華蓼莪興感暫還家客窓夜雨
樽前話籬菊秋風別後花千頃碧漪新水闊半
樓紅影夕陽斜思君幾度看牛斗欲問當年遠

使槎

碧天涼露半霜華
砧杵秋聲十萬家
水綠溪橋連日雨
槎紅籬落暫時花
烟銷寶篆香仍在
酒盡金樽月未斜
塵榻久懸無客到
空聞簷外鵲

下第留別陳探花

獻策憐君佐舜廷
束書慚我上親庭
歸心千里孤雲白
交誼十年雙眼青
流水人家江上路
東風楊柳驛邊亭
遙知後夜相思處
月入蓬窓酒半醒

次韻陳內翰

柳上鶯啼午夢醒
田家春去不勝情
故人比閭音書杳
舊榻南薰枕簟清
江隔暮雲天外斷
愁兼芳草雨中生
年來病體迂疎甚
種藥畦荒尚懶耕

梅庄為黃廷遠賦

千樹寒梅列畫圖
春光環繞白雲窩
枝頭雪片魚鱗薄
樹底苔花鷓鴣跡
多書幔暗香籠
夜月野

塘踈影浸晴波
興來渾似揚州住
底事東君不往何

耕隱

清時有志在林泉
生計膏腴百畝田
雨殺春泥烟外路
一犁新水雨餘天
綠蓑不許金貂換
丹詔休教紫鳳傳
最是西城多釀秫
鷄豚杜裏醉豐年

菊松怡老為陳敏政太守賦

鮮却朝簪歸故園
菊松三徑尚依然
斷苓慣著山中屐
釀酒長分雨後泉
情逐白雲秋野外
睡高紅日曉窓前
渥丹顏色尋常好
銅狄摩挲五百年

送方掌教昌言服闋之京

江左曾傳博士經
春風鳴珮上彤庭
百年昌運逢今日
萬里青雲快此行
芳草淡烟南北路
綠楊晴日短長亭
一緘肯寄雙飛燕
還慰同袍別後情

和菊庄韻

遺迹林泉逸興多襟懷瀟灑許誰過一樽酒向
花前醉兩鬢霜從鏡裏看田園謾誇秋有望睡
甜那問夜如何夕陽門巷苔溪外謝客頻年掩
綠蘿

志遠處士甘肅戍歸

邊戎踈放到荆扉七十年餘自古稀鄉語不隨
霜髮改菊花猶待主人歸一帘茅店關中路萬
里風塵塞外衣帝閔經過重回首蓬萊深處
五雲飛

送黃誠夫下第南歸

挾策同時赴禮闈我留京國爾南歸九天
雨露恩常洽萬里風雲志肯違明月寒潮楊子
渡高堂春酒老萊衣行行莫嘆功名晚次第來
瞻日月輝

送沈孟行下第南歸

闕下纔趨玉笋班歸心又在白雲間一江春雨
回孤棹兩袖天香出九關握手離愁消綠酒到
家詩思付青山鄉人問我春闈事指日泥金報

喜還

題陳氏詵芳亭

群芳掩映草堂虛知是元龍舊隱居滿地綠雲
經雨後襲衣香霧捲簾初屏開錦綉春無際人
倚闌干盡不如記得我來閒坐久愛臨流水看
笑渠

送彭二尹之烏程

一官拜命向烏程匹馬西風此日行樽酒共傾
燕市晚寸心惟與雪溪清民耕綠野春長在吏
散公庭訟自平從此吾鄉風景好年年租稅不
煩刑

正旦發家書

蕩蕩皇風化日舒萬方民物賴吹噓更殘玉漏
寒將盡律應青陽歲又初紅日九重雙鳳闕
白雲千里萬金書遙憐昨夜高堂上誰送屠蘇
問起居

送吳懷德下第南歸

曾期同詵杏園春忍對離亭酒一樽懷壁慙居

歸楚澤吹竿慚我傍齊門青連故國山千疊綠
暗官河樹幾村不是朱衣頭未點齊名黃甲待
金昆

金臺送陳七丈蕪東乃姪克聲

聖治維新正泰和先生命駕欲如何高堂白髮
倚門久故國青山入夢多秋社東隣新秫酒晚
漁西塞舊烟波阿咸問我青雲事幸值龍飛第
一科

畫舫為金仲和賦

畫舫簫鼓舞裙紅長在王維山水中錦纜曉維
楊柳月綉帆春颺落花風吳淞浪暖雲千頃笠
澤煙寒雨一蓬闌鴨闌空新漲綠好將詩酒吊
龜蒙

送呂彥霄貢士依親貴池方昌言

輕帆短棹欲何之為憶慈親兩鬢絲雙闕辭
新聖主一經重問舊明師東風楊柳春歸日
流水桃花雨霽時莫怪臨歧倍惆悵池陽博士
最相知

送吳叔禮赴南監

丰姿瀟灑玉壺冰年少才華壓俊英挾策北來
瞻魏闕束書南去見陽城重雲遠樹家千里碧
水青山路幾程怪底夕陽偏易晚一樽不盡故
鄉情

寄方昌言掌教

池陽太守漢文翁特上封章乞馬融草色一庭
疑化雨鐸聲千里振春風樽開明月香浮綠硯
撲飛花水泛紅兩地相思何處是薊門烟樹大
江東

送邵廷霽歸吳

都門樹色曉氤氳把酒那堪此送君花柳長迷
春冉冉江湖短鬢雪紛紛棹經若水家偏近杜
散香山酒半醺我憶嚴親歸未得幾回翹首望
孤雲

送李德輝大尹

京闈曾見占魁名皎皎丰姿玉雪清一自選曹
推卓魯頓教仁化及烏程西風短棹人千里落

日長亭酒一觥我憶故鄉親舍在幾宵清夢逐君行

送汝惟宏南歸行敏之兄以輸粟冠帶

郵亭芳草馬駢駢兩袖天香出帝畿官舍暫溫姜氏被親庭還着老萊衣五湖烟水鱸偏美三泖秋風蟹正肥我憶嚴君歸未得此心空逐白雲飛

秋日登廬山二首

西風黃葉雨初晴踏遍匡廬不計程秫酒自拚陶令醉蓮塘誰覓遠公盟山光偏到三秋好雲氣都從五老生絕頂徘徊久凝望茫茫寰宇正澄清

廬岳清秋偶獨登有興穿破白雲層仰看霄漢無多地遍訪禪林有幾僧萬頃碧湖涵曉鏡一拳怪石落春星臨風讀罷天池記回首鍾山望孝陵

次韻江綉衣文場翫月二首

嶺外秋來未見霜灑灑王露夜初央文旂錦綉

歸簾肉酒對嫦娥瀉席傍月色自隨人意好砧聲空惱客情忙碧天如水銀河淨一點奎星獨有光

月中丹桂不經霜貝闕珠宮勝未央文焰直衝銀漢外清輝已露綵雲傍盃停綺席酒籌緩水咽銅龍漏箭忙仙籍登名當此夕門牆桃李總餘光

登峽山寺和江綉衣韻三首

老樹懸崖半蝕苔梵王宮殿倚雲開山當怪處無多地人到閒時有幾迴蕉葉題詩涼露濕荷筒行酒夕陽催不應勝境偏幽雅驄馬何由兩度來

滿寺松篁遶砌苔宛然圖畫自天開泉分幽澗當軒過僧遶空廊到殿迴山色不隨今古變年華無奈鼓鍾催全清亭上塵襟淨醉筆題詩記我来

飛來仙境滿塔苔此日登臨眼界開過雨群峯雲掩映近天高閣路縈迴客腸胃逐猿聲漸水

葉偏驚秋氣催老衲也知官府法焚香迎候綉衣來

遊南華寺

庾嶺南來第一山鷺車停此扣禪關白雲長護松壇淨花雨時飄法座閑待月迴廊看帟帣汲泉幽井見龍還仙人今日知何在幻體空遺在世間

栢臺霜月送憲長呂大正北上

滿地霜華月正中太微星在水晶宮山河有影冰壺淨海嶠無烟寶鑑空已見巖威銷瘴霧定知惡草委西風憑高月送孤鴻遠一道清光射九重

大忠祠

宋室千鈞一髮懸誰能興復繼澶淵君臣自古惟存義成敗由來總在天已見委身皆徇國那分沉海與歸燕堂堂祠廟崖山下多少奸諛覺赧然

湛都督賞菊會飲

湛四
川總兵官調度州

一自西川解王符嶺南移鎮謾投壺黃花三徑陶元亮細柳一營周亞夫醉後不勞人送酒興來還有客操觚聖朝懷遠崇文化贏得轅門邊報無

挽陳侍講宗堯

韋鄭文章伯仲間首登高第觀天顏直歸夜賜金蓮炬侍近朝聯王筭班林下擬尋詩酒約別來俄隔死生關青綾夢斷西風冷漠漠愁雲鎖弁山

和韻答王廷貴

流光駒隙過匆匆聚散萍踪大海中蠻雨瘴烟嗟嶺外盡舡春水憶茗東音書動計經年絕樽酒還期幾日同欲見無由倍惆悵臺端目送北歸鴻

和蔡小山韻二首

鶯花漸老一春殘別後那知聚會難千里家山鄉夢遠萬重雲樹楚天寬酒於秋社尋常醉盟在詩壇不可寒何日携書歸舊隱翠茗溪上駐

鳴鑾

嶺外人烟兵後殘未馴猿獠撫摩難地臨百粵
山多陰天接南溟水更寬瘴霧漫空冬釀暖颶
風吹雨夏生寒征徭未息軍常戍時見旌旗響
王鑾

送趙孟昂分題得笠澤停橈

笠澤灘頭酒一甌銀魚新買暫停舟夕陽門巷
寒家市漁火爛波夜秋疏導神功傳百世湖
山勝際控三州高堂早慰慈親望莫為登臨久
愁留

北行畱別諸同寅二首

雨洗炎荒瘴霧開行行迷職上蓬萊百年禮樂
明良會萬國梯航玉帛來新水白鷗天浩渺夕
陽紅樹意徘徊驪歌唱罷休分袂更盡沙頭酒
一杯

中年客鬢半霜侵又見離亭酒謾斟人望九
重天欲近潮平兩岸夏初臨案頭獨有春秋筆
囊裏渾無暮夜金莫道長途畏炎瘴好山如畫

助清吟

登控粵亭寄致政沈公道斷事

萬里歸來一夢醒登臨莫放酒杯停畫舫更泛
雙溪綠華髮重回兩鬢青秋社鷄豚金穰經春
風羅綺玉娉婷慚予未遂投簪計觸霧還登控
粵亭

鄧鴻臚交趾使還和翟參政韻

嶺外新秋宿雨收微茫烟樹海門舟歸來博望
情如舊老去班超筆未投到處清風隨玉節回
輓春色滿皇州客中邂逅還傾蓋握手相看
總白頭

遊白雲山和趙僉憲韻二首

四時山色最宜秋此日登高是勝遊禪榻更深
樵徑遠肩輿雖穩僕夫愁泉簾落傍雲生處海
舶來從天際頭北望長安幾千里君恩浩瀚
未能酬

寶剎巍峩鎮一方共遊冠蓋並周行笑談喜對
春風面老稚爭看畫錦郎仙礪雨荒蒲草綠野

田秋稔稻花香山僧亦解留人意掃葉烹茶半日忙

黃巖真率會八人

浙東人物重黃巖詩翰琴棋聚笑談繪像香山惟欠一集英睢水已過三優游里閨情偏洽真率疏肴酒易酣堪嘆龍鍾猶待漏清霜滿面雪盈簪

和趙提學閏十月賞菊二首

閏餘已過小春光叢菊含英半吐黃避煖不隨秋桂發迎寒欲闌早梅香花前且醉一樽酒鏡裏後教兩鬢霜撫景論詩歸去晚栢臺清暑月華涼

莫怪黃花開較遲黃花應有傲霜枝西風小徑香偏淡斜月疎籬影暫欹晚節曾誇韓白業清朝休賦晉人詞相逢那問秋冬景物物榮枯自待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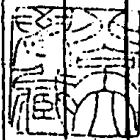
再次前韻

一川逝水泛流光又見西風木葉黃籬菊擁金

詩與晚野梅籠月夢魂香帝鄉迢遞八千里事業逡巡五十霜無補只應還此笏吳中鄉社綠樽涼

閔莊懿公詩集卷之二

閔莊懿公詩集卷之二



閔莊懿公詩集

刑部尚書太子少傅

兵部尚書太子少傅

孫閱宜力

曾孫閱德慶

閱弘慶

玄孫閱一范

從孫閱世譽

閱世翔

七言律詩

世楨全錄梓

加宮保後九卿燕集禮曹

帝城春暖杏花天雲近蓬萊五色鮮師少拜

恩承 墨勅官寮胥慶醉瓊筵三千禮樂宗周

典四海謳歌望啟賢忝後孤卿無以報蕭蕭華

髮古稀年

賀馬司馬獲 賜鱗衣

中使傳宣 賜鱗衣 恩波浩瀚下彤闈兩肩

閃色雲分縫雙袖粧花彩映緋 楓陛早朝雲

露澤柳營秋彌壯軍威更看柱國勲階重偏稱
腰間玉帶圍

漕運李都堂陞職和張狀元韻

抗疏曾聞獻治安喬遷今喜與同官才高已慰

蒼生望交久不忘青眼看五色 天書頒闕下

一時風采動臺端淮揚頌德知多少好向漕河

志裏刊

賀陳少卿得曾孫次韻

平反棘寺共推賢曾伏青蒲進謹言心鏡有春

畱寸地掌珠無價見重孫陳村自古多耆壽蕭

愿後來是相門却羨故鄉湯餅客笙歌羅綺照

芳樽

梁亞卿進表入京臨還索詩為別聊賦二

首

表函遙進 九重天仙掌芙蓉霽景鮮白三塔

前呼 萬歲黃金臺下會同年兩朝望重官三

品一斗酒傾詩百篇莫戀南都久閒雅喬遷擬

侍 聖恩宣

金陵佳麗 帝皇州此日因君話舊遊楊柳門
牆春帶雨芙蓉池館晚含秋雲山有路通牛首
江水無聲過石頭玄武湖邊好風景濫司邦禁
一年留

萬呼 萬歲下彤闈霖雨新秋暑氣微共喜同
庚復同榜可堪相見即相違一樽明月金莖露
兩袖涼風白苧衣却憶當年看花伴雲萍踪跡
曉星稀

送徐司空致政歸吳

乞歸曾沐 聖恩留勇退那能顧急流甫里間
情吳樹晚峴山遺愛楚江秋清風竹下詩千首
明月花前酒一甌好約故人章大理五湖煙景
謾夷猶

送陳少卿陞南京操江都御史

天書捧出 午門西餞別新詩取次題明月滿
舡楊子渡青山兩岸太平堤冠我豸角霜臺肅
兵閱龍江戰艦齊南去楓橋家咫尺幾村漁火
夜烏啼

題海屋添籌卷壽平江伯六十

南極祥光射斗牛世間甲子數從頭瓊筵謾集
三千客海屋纔添第一籌共羨年華過絳老素
推將畧繼留侯渥丹顏色心恒赤兩鬢先斑為
國憂

送劉亞卿致政二首

甲子纔週便乞還飄然拂袖入東山故人情厚
嫌分袂 聖主恩深更賜環三徑秋光松菊在
五湖春色水雲閒尋盟定有耆英到分付柴門
莫浪閑

自是休糧鶴骨臞懇辭榮祿賦歸歟漕河已塞
滔天勢邊廩猶豐積歲儲驄馬昔兼桓御史白
衣今見鄭尚書群公祖餞都門外不獨當年有
二疏

竹園宴集有序

屠太傅周少保侶都憲壽各六十子與
王司徒吳秦許李四亞卿顧余都共七
人稱賀于少保園居吳有作二首因次

韻題曰竹園宴集云

夏五初臨第一辰小園幽雅物華新高朋自古
稱三壽賀客于今見七人家在帝城稀有竹
門臨闌闌却無塵斯文宴集衣冠盛寫入丹青
定逼真

三卿華誕總芳辰甲子循環又復新解慍薰風
頻動竹催詩涼雨更留人漫聽曲奏南飛鶴咲
看波揚東海塵草色滿庭松露濕此君相對意
清真

又和周少保韻二首

花甲齊週五遇申還同聽候上星辰酒筵介壽
應無笑饌不求奢似有因松竹當軒堅晚操葵
榴着雨闢精神孤南懸象德星聚光燭三台動
八垠

休衙每自日過申竹園開筵正及辰暑酷欲憑
風暫解微停可是雨相因人躋壽域天重眷客
到詩壇筆有神愧我稀年無寸補只宜歸釣五
湖垠

和呂山吳汝琇韻

鶴跡苔痕滿地斑隱君門巷似商顏家承季子
延陵譜地接阿蒙吳下山幾處琴棋詩社裏一
窓風月酒盃間老夫強和陽春曲為約年年致
政還

又和寄乃兄汝輝

烟霞深處豹藏斑風月襟懷玉樹顏兩浙孕靈
歸雲水三吳鍾秀在象山窓前架插書千卷池
上雲分屋半間莫怪相過即相別也勝雪夜泛
舟還

舟還

送南京都憲翟廷瑞以進表事訖回院時

亞卿同年陳德脩偕行

秋雨涼霑九陌塵歌聞湛露寵光新六卿班
裏我金豸萬歲聲中拜紫宸底事相逢忍
相別也知同榜復同寅一觴共餞陳司寇莫嘆
陽關無故人

送南臺程都堂和屠太宰韻先有鶴兆

南臺總憲已三年烈日秋霜自凜然天府論

功方奏最 朝廷重道正思賢驚回 紫誥

恩偏厚鵲化金章兆在先老我同官更同榜別

筵毋惜酒盃傳

壽屠尚書六十屠以吏部尚書兼太子太

喜看甲子六旬週初度巡開九月秋太宰才名

燕太傅丹山風景勝丹丘璠桃花發來青鳥甘

菊香浮漾碧流更陟崇階躋上壽不知海屋幾

添籌

送同年張光祿還南都二首

閣莊詩集卷之三

獻績南還酒半醺東風一騎落花塵青春媚景

餘三月白髮同年有幾人鍾阜雲松猶似舊蓊

門煙柳又更新萍踪聚散元無定佇看重來侍

紫宸

南都官府最清閒何事先生髮已斑不疑詩

臨筆底也應民瘼在眉間六年獻績朝 天罷

一棹乘流載月還往復兩京多故舊休於祖道

唱陽關

送白司寇南還

懇乞投簪疏屢陳都門祖帳集朝紳官居要地

芳名遠 勅賜歸田 聖澤新谷口煙霞雙短

髮花前風月一閒人五湖南北家鄉近還許微

蹤繼後塵

送徐司空致政歸嚴州

麟袍玉帶鬢髮懸乞歸田疏再三鄉榜同年

情最洽別筵分袂思難堪秋風江上尊初美春

雨中蕨正甘經過釣臺舟暫泊從今不為利

名慚

閣莊詩集卷之三

送白司寇加太子太傅致政

面承 天語出長安多少衣冠夾道看作客不

堪頻送客休官還喜重加官操觚對酒題新句

握手臨岐叙舊歡歸到故鄉秋正好三高祠下

吊張翰

送林尚書赴南京吏部二首

南都瀟洒舊銓曹冢宰才名冠百僚此日持衡

推宋璟當年啓事重山濤曉辭 鳳闕花迎珮

秋渡龍江月帶潮祖道西風冠蓋集操觚對酒

謾揮毫

喜拜南都第一官乞恩歸掃奏金鑾公門
桃李春風在先隴松楸雨露寒吳越江山鄉國
近雲萍踪跡別時難銓曹虎席宜來早多少蒼
生望謝安

送南京董亞卿陞工部尚書二首

閣下重來喜奏功拜恩南去與匆匆謾傾祖
道一樽酒共訝稀年兩鬢蓬舊職纔傳少宗伯
新衙又進太司空緘詩追餞還相賀八月秋風

托便鴻

重來迷職覲龍顏喜見銓曹奏最還天上

恩光歌湛露客邊離思聽陽關臚傳王陛當
年重名覆金甌指日間故舊相逢應有問為言

衰老鬢先斑

壽致政蕭文明僉憲為李西崖賦

烏府名高早乞身海濱風月倍精神草書飄逸
詩千首蔗境優游壽七旬天上故人青眼在樽
前諸子綠衣新緘詞遙寄南飛鶴為祝期頤歲

歲春

壽馬夫人

珠翠交輝啓壽筵春風五綵舞衣鮮挑分王母
瑤池校酒瀉麻姑碧澗泉兩鬢霜華新鶴髮
九重天寵舊鸞箋朝紳共致長安祝小佳人
問五百年

送楊邃庵擢南京太常卿

上卿簡命自宸衷翼翼容臺位望隆秉笏
暫辭丹闕下揚帆遠渡大江東漢家制度從
周禮楊綰雲仍邁祖風春暮離筵冠蓋集飛花
香撲酒樽紅

題何都憲錦江贈別卷

濟世才名冠士林蜀中遺愛在棠陰自携一鶴
來烏府人羨雙龍捧玉音雪嶺西橫清譽重
錦江東去別情深陽春有脚元無定多少蒼生
望傳霖

和韻答沈漢陽太守

少壯曾連玉笋班于今晚照薄西山衰殘愧我

猶縻祿高尚輪君早乞閒洛社壺觴何日共漢
江楊柳別時攀陽春調古應難和莫怪詩逋久
未還

送劉都憲撫西夏

振旅安邊已奏功 聖皇猶自念西戎 龍箋
再賜鑒臺 勅豸服重乘憲府驄克國遠圖道
塞上仲淹豪氣在胸中賀蘭山外風塵息還向
閭閻問困窮

新寧伯乃祖崇安侯挽詩

開華集卷之三
文皇潛邸識元戎靖難嘗居第一功猛虎魂飛
霜鏃白有虎當御怪義驍嘶斷戰袍紅公陣亡
還嘶哀公一箭斃之太常銘在家聲舊 當宁恩深祀典隆
英爽凜然垂後世聞孫今喜繼遺風

周朝振司業乞假展墓與陳崇之御史同
行以詩併贈

先生乞假展先坐閭里爭看畫錦榮家學源流
宗茂叔橋門師範屬陽城紀行驛路詩千首餞
別都亭酒一觥莫聽陽關歌古調綉衣持斧喜

同行

賀李閣老母舅劉參將壽八十

王門關外武功成華誕遙開在 帝城琥珀浮
香桑落酒珠璣滿卷渭陽情人間爭羨八旬壽
胸次猶藏數萬兵從此精神偏矍鑠赤松何處
問長生

閔莊懿公詩集卷之三

開華集卷之三

十二

閔荏懿公詩集卷之四

刑部尚書太子太保吳興孫山閔珪著

兵部尚書太子少保孫錫印川潘季馴編次

孫閔宜力

曾孫閔德慶

閔弘慶

玄孫閔一范

縱孫閔世譽

閔世翔

閔荏懿集 卷之四

七言律詩

世楨全錄梓

端陽遊顯靈宮訪陳真人

端陽閒過顯靈宮鹿卧花陰鶴在松三島煙霞

多勝景 九天雨露是奇逢舊藏桃印丹符驗

新壓蒲觴綠酒釀試問真人先世訣華山深處

白雲封

送周司徒加太子太保致政

司徒位望重當時底事秋來賦式微白髮無私

髮改黃花有待一人歸腰橫玉帶新頒勅

袖染天香舊賜衣酒盡都亭分手去夕陽官道
馬駢駢

壽同年曾司空七十

憂國憂民白髮新年週甲子又經旬金風薦爽
過三代翠釜飛香進八珍此日共傾花下酒當
年都是榜中人題詩為祝期願壽宿望于今重
老臣

送韓司馬南京守備

手持龍勅擁旌旄旭日曈曈映鶴袍南省望

閔荏懿集 卷之四

尊新守備

清朝名重舊銓曹吳江潮落秋聲

早鍾阜雲開紫氣高莫道留都機務重九重

注意待山濤

送福建張僉憲還任

憲府才高衆所稱瑩然寒露玉壺冰三山驛外

行旌動萬歲聲中 聖壽增祖席新秋傾魯酒

錦衣清晝過吳興因君目斷南征鴈歸思離愁

總不勝

董春官便道省母乞詩為壽

粉署即官出建章西風吹袂露華涼偶因玉
事過南楚喜省慈親上北堂誕日正逢春日永
使星偏映壽星光庭闈歡動天倫樂羅綺叢中
五綵裳

同年十友會

列卿班裏九同年又見司徒奏凱還序齒獨慚
五老矣繪圖齊覺鬢皤然看花共憶甲申歲脩
楔欣逢上巳天誰記聖朝人物盛沉思展卷
王堂仙

又和方石韻

風光入座漸從南拖紫紵朱酒半酣二百人中
今有幾一年春色已過三青雲素志相知久白
雪高歌強和慚莫道公餘頻燕飲先憂後樂豈
虛談

送衍聖公李閣老孀

青年應召覲楓宸榮陟崇階迥出群千載
昌期當此日九重恩典重斯文簪纓華胄
應堪繼詩禮家庭素有聞館室相看水玉潤還

家猶戀泰山雲

送牛都司以進

表事訖南還二首

屠亞卿

霽雨新秋露氣涼表函千里進明光五雲
深處天顏近萬歲聲中聖壽昌此日叩頭
辭北闕當年坦腹見東床瑩然水玉臨岐別三
疊陽關酒一觴
雲臺麟閣世臣功大旆高牙閫制雄表祝華
封天壽永筵歌湛露聖恩隆龍韜虎畧丹
心裏碧水青山去路中歲旱民饑懸罄室東南
保障在元戎

任以詩送之

南京楊亞卿以考績至留纂會典書成還
南都獻績赴金臺會典仍留舊總裁實快進
呈經睿覽宮壺傳賜愧叨陪百年禮樂虞周
盛一代文章班馬才去日豈思加厚祿還應
側席待重来

四弟來京得冠帶捧

誥南還二首

池塘春草夢中生千里關河一棹輕烏帽喜承

官府檄白頭重話弟兄情碧雲征鴈三秋暮
錦誥迴鸞四代榮料得到家霜露冷好將天
寵告先塋

卜築幽居最水濱青氈依舊白頭新平生自得
田園樂守分惟甘稼穡動黃閨橋邊青雀舫潘
楊塘下紫絲尊老夫臨別情偏切便擬歸耕隴
上雲

挽徐司空原一

憶昔司空賦式微富春山水倍增輝九重

龍勅新題墨五綵麟袍舊賜緋夢斷梨雲春去
早人嗟薤露曉來稀遼東遺愛知多少華表還
應化鶴歸

節婦詩二首有序

謝鳴治亞卿之祖母以守節歿五十餘
年矣今因孫貴誥贈淑人鳴治陳情特
命旌表其門因和杜韻以志喜諸同年
各屬和予亦奉同二首

勵俗休論歲月遙貞魂不逐斷雲消淑人已沐

新 恩典節婦還遵舊 詔條家世百年元共
浙蘭孫今日喜同朝赤城仙隴埋香玉時有丹
霞映碧霄

雲冷秦樓鳳去遙塵埋鸞鑑玉容消栢舟誓守
心無愧內則承家井有條陳氏遺風敦薄俗謝
安重望起前朝門間自此增光彩兩度 綸音
下九霄

立春日三首

是日觀和韻

郊壇侍從晚宿神樂

旭日瞳矓照 御床晴光分及侍臣房初闢雉
扇瞻 天近乍解貂裘怯曉涼導 駕爐熏香
不斷驚人詩句興無央明朝試問壇前柳淑氣
先回第幾行

明衣半擁話連床可以青綾夜直房斗柄初回
春信早紙窓疎透月華涼土牛呈稔迎東郭輅
馬鳴鑾出未央侍從 郊壇無以報白頭深愧
六卿行

慶成宴和韻

百味珍調九醞良 慶成春宴日初長履聲隨

步星辰近花氣浮簾雨露香金王韶音周禮樂
蓬萊仙仗漢明光老臣侍從叨前列却愧無能
答 聖皇

孔廟落成閣老李西崖謁祭次謝方石韻
送之

曲阜遙通路口村 素王門外謾停輪儒臣遣
告 綸音煥廟貌重新氣象尊禮秉魯邦人所
望經藏孔壁道攸存承宗况是東床婿相見時
宣 聖主恩

江天春霖卷有序

都憲勾餘史君出此卷需題予適有南
歸之疏故末句及之

江邊樓閣仲淹詩筆底丹青老畫師潮落海門
煙渺渺雲開天塹樹離離誰知北固山前景却
似西興雨後時吳越從來多勝槩幾迴撫卷動
遐思

題屠亞卿槐軒扁自符

誰引薰風涼滿軒三槐庭院綠陰繁高情已著

新詩卷雲裔還符舊德門日午不知天有暑心
清自覺市無喧夜深幾度聞絲竹家宴何妨南
一樽

挽翁僉事

贊宮曹監早棲遲忽覩秋空一鶚飛政肅西臺
門似水憲分東廣綉為衣蓉城夢斷人何在薤
露歌殘事已非家學相傳欣有子春風教鐸振
南畿

和韻送謝祭酒南還

聞菴詩集卷之四
舍斜陽影漸微一戈誰倩魯陽揮橋門飲餞
從容別浙水耆英次第歸到處士風南異北醒
來春夢是還非端明舊隱天台秀王闕瓊臺紫
翠巍

寄致政談時英憲副

雲萍踪跡久相違底事翻然賦式微黃菊晚香
元亮醉紫萸初美季鷹歸雪山自古分輕重月
旦何勞論是非鄉社耆英元有約一緘先寄鴈
南飛

與柳州劉太守

岐路誰歌送別吟暮秋斜日照疎林分符初佩
麒麟王賜服新裁孔雀金共訝劉蕢歸嶺表應
知子厚得民心羅池徹底清冷水好似賢侯惠
澤深

送陳直夫憲副致政歸浙

兩藩持憲肅臺綱綉斧寒飛六月霜纔見豺狼
爭避道忽聞驄馬遠還鄉清時事業心常赤明
鏡年華鬢已蒼七里灘頭舟暫泊好將新句吊
巖光

送朱卽中陞河南憲副

十年憲部髮鬢清譽彰聞政務諳東笏暫辭
天闕下埋輪遙向大河南雲間文獻家聲舊筆
底風霜春意含澤物洗冤人望久驛程千里莫
停驂

送太倉州梁學正之任吏部梁侍郎弟

巍巍師道廣文壇謾醉鵠原餞別遣乙榜時髦
居首選二難經學本家傳紅飛壇杏春深日綠

鵲池芹雨後天挾策重來 賜清問對揚還向
王堦前

送施相之守茶陵

仙桂曾攀到廣寒喜承 恩命下 金鑒符分
銅虎二千石帶銀花五品官折獄剛明囂訟
息催科清簡下民安錦衣晴晝還家便多少鄉
人夾道看

送南京金亞卿以奏績陞南臺右都御史

獻績趨朝九載期拜 恩南去馬駢駢 青宮
簡命新除墨烏府榮遷舊賜衣 當代留臺真
重地幾人鄉郡是邦畿敬亭觴咏公餘樂水色

山光映夕霏

和李亞卿留別韻

得歸事事且從吾短髮侵霜半隱顱綠野春風
傾舊酒白洲細雨長新蒲功名意懶吟懷壯棋
子聲高勝氣麓一曲東湖堪愈疾眼前雲樹輞
川圖

又送別二首

聖德惟新盛治時
先生命駕欲何之
家鄉水土相便
父藥籠蓼苓取効
遲別去喜經三伏
後重來莫過一年
期雲卿孺子亭相
近艤棹東湖好
賦詩

帆趁西風發潞河
陽關無酒不須歌
文章鳴世人爭羨
案牘勞形髻易蟠
不是烟霞成痼疾
要將蕭散養天和
題詩更約重來早
莫待蒲輪詔使過

莊懿公詩集卷之四

十一

七

閔莊懿公詩集卷之五

刑部尚書太子太保吳興孺山閔珪著

兵部尚書太子少保孫甥印川潘季馴編次

孫閔宜力

曾孫閔德慶

閔弘慶

玄孫閔一范

從孫閔世譽

閔世翔

七言律詩

世楨全錄梓

賀三原王冢宰壽九十蒙

詔存問

曾秉鈞衡贊上樞
當朝元老更誰如
百年事業心無愧
奕世簪纓慶有餘
皓首耆英文潞國

白衣榮祿鄭尚書
九重恩典加存問
遣使何妨造里居

東湖一曲送李亞卿還

天上歸來鬢已班
草堂如在畫圖間
半灣流水遊魚樂
幾樹斜陽倦鳥還
南菊秋香三徑晚
東

湖烟景一身閒平生詞翰人爭羨分付柴門莫反關

送唐敏之赴楚雄府經歷二首

雲南萬里是滇池驛路之官不憚遲誰謂遐荒非內附要將直道化邊陲黃堂贊政居賓席錦服稱觴慰母慈滿路江山好風月登臨謾賦紀行詩

寶曆新頒散早朝題詩贈別謾揮毫精神秋水紅蓮幕文采春風王樹標碧草映街龍洞遠晴

閑齋集

卷之五

二

七

嵐當案鳳山高三年奏最重來日旌擢還霑雨露饒

再和謝方石同年十友會韻

上台星彩映孤南梅漏春光柳未酣花甲既週重遇十楓宸獎諭已過三百年更祝期頤壽一念元無俯仰慙對酒論文共相勉肯將風月付閒談

送戶科左給事中三山許君出使交南二

首

紫泥封詔下鸞臺銅柱天涯瘴霧開四牡馳驅過五嶺雙星光曜燭三台黃金花帶圍腰重

紅錦麟袍稱體裁自古懷柔在文德聖恩宣罷遠人來

春王正月

體元初聖澤汪洋萬里敷冊典遠宗周禮樂封疆元屬漢興圖誰云百粵多炎瘴自喜三山是便途歸省慈闈歡慶處新荔家釀不須沽

題駐節寧親卷送鄒黃門南行二首

閑齋集

卷之五

三

聖製欽承出九關使旌遙駐會稽山懸知禹廟齋明處只在姚江咫尺間雨露重瞻遭盛世椿萱偕老尚童顏歡騰里巷人如堵爭看黃門

畫錦還

遣祠南鎮喜榮歸臨別題詩信手揮此日暫辭青瑣去當年遙望白雲飛珎調翠釜三牲養色

映霞觴五綵衣更約還朝須及早莫言無事諫書稀

送熊都堂總督兩廣二首

雙龍捧 勅下 明光凜凜霜威肅憲綱百粵
望風遵號令萬民從此樂耕桑雲開桂嶺蠻烟
息雨過梧江惠澤長莫道宦途天漸遠隣封必
乃是家鄉

三府尊嚴重憲臺恩威多自筆端來 九天雨
露 虞廷勅八陣風雲蜀相才春水兩江流惠
澤福星一道阜民財平蠻有頌還 朝日執法
星明並上台

送劉司馬致政二首

名成身退喜還鄉手捧 天書出建章帶刻王
麟昭 異寵衣蟠金蟒絢晴光留侯遠覓赤松
子裴相新開綠野堂別後多吟頌遠寄莫言無
鴈到衡陽

歸榮進秩 聖恩優江上清風盡鷁舟郢樹春
浮聽杜宇湘潭烟暝叫鈎鶻看花愧我曾同榜
還笏輸君早一籌最喜東山高卧處閒雲來往
自悠悠

賀李閣老壽六十二首

共賀 皇明輔相賢新詞誰獻鵲橋仙 四朝
元老尊師表六袞遐齡啓壽筵天下盛名當此
日座中佳客半同年持觴更致長生祝願比莊
椿歲八千

金莖露泛紫霞杯甲子纔週第一迴酷暑頻消
涼雨後清風還喜故人來經綸有道斯文重燮
理多才壽域開丹渥童顏長不老弧南夜夜映
三台

送同年陳司空赴南京

宸衷簡命大司空此去南都位望隆潞渚帆開
新水碧都亭酒盡夕陽紅三千里外雲蹤遠四
十年前天榜同乞得 恩光貴先壠喜看便道
過山東

送戶部王亞卿致政

司徒累疏乞南歸華髮蕭蕭壽古稀經國多才
邊餉足思家有夢宦情微黃花翠竹新篳酒碧
水青山舊釣磯蘭桂森森頻遶膝一雙白壁更
聯輝

再送陳亞卿赴南都工部尚書二首

邦土元來貴匪輕司徒今喜拜冬卿轉輸已見
邊儲足經畫還看地利成行色每催舟早發壯
懷應與劍秋橫臨歧怕上都城望雲樹重重總
別情

分手金臺赴鳳臺舊都公署勝蓬萊雲中樹色
山圍遠城外江聲潮往來紅日涵窓初足夢烏
紗籠髮不沾埃賢僚喜是同年友常向樽前笑
語陪

十月李花開

滿城桃李小春時可是秌來霜信遲白髮無情
羞對鏡黃花有意強催詩三杯未醉賒來酒一
局休誇倖勝茶茗嘗雙溪好風月漚波亭下釣
舡維

辭朝偶成

歸田 龍勅喜親承宮秩重加荷 聖明行索
富添新寶鑑宮壺香瀉舊金莖衰殘尚藉輿夫
力潦倒尤叨廩祿榮地厚天高恩莫報丹心終

不負平生

次司馬何公韻有序

大司馬何公世光與予同事秋臺數年
交愛甚厚茲喜喬遷衆贊留都機務予
亦致仕南還同日陞辭聯舟水次直抵
維揚情不忍舍且辱佳作見遺強和嚴
韻致別意耳詩云乎哉

禁城花柳正清明拜捧 綸音赴曉行內帑路
資 恩共沐大官珍饌酒頻傾留都機務君宜
重洛社衣冠我亦榮千里驛程時並棹江千分
手不勝情

送倪貳守還鄉二首

春秋筆斷蒞吳興善最才名達漢廷民瘼多憂
雙鬢白行囊無物一瓊青懸知官事如家事盡
道屏星是福星此日拜 恩歸畫錦綠波芳草
短長亭

離筵酒盡雨初收惠澤猶隨雪水流楊柳一行
花氣暖甘棠幾樹綠陰稠攀轅空擁還家路拂

袖先登載月舟千里暝雲歸鴈遠臨風北望思
悠悠

題華節離情卷

送別長亭又短亭綠波秋漲白鷗汀人持綉斧
朝天去鶯奏仙韶隔樹聽一棹暖雲春藹藹半
蓬疎雨晝暝暝萍踪聚散元無定後會憑誰雙
眼青

約社中諸公

叩首辭天捧勅歸故鄉風景足幽棲半湖
明月雲雙槳遠屋香泉藥數畦自遣家童招野
鶴不勞候吏報晨鷄耆英有約來何處只在茗
溪與雪溪

諸公會集仍用前韻五首

萬里青雲倦翼歸田園猶似舊時棲麥秋雨霽
蚕登箔花信風暄蝶滿畦燕客華堂開綠野進
階丹詔放金鷄漚波亭上維蘭棹一曲還勝
賀剡溪

耆英佳會竟忘歸落日空林倦鳥棲竹筍味甘

宜入饌草庭茵軟不分畦憑誰獻壽來飛鶴有
客聯詩詠鷄醉後倚欄閒眺望軒窓瀟灑却
臨溪

水亭閒看晚漁歸鷗鳥忘機自在棲雅集欣逢
四五月嘉蔬旋摘兩三畦冲霄共訝乘軒鶴垂
翅空憐冒雨鷄西塞山邊新水闊桃花還似武
陵溪

吳興舊宦喜榮歸一榻閒雲且共棲天上有恩
沾雨露胸中無處着町畦陶情且盡一樽酒耽
睡那聞半夜鷄自愧無才更迂拙晨溪只合號
愚溪

曾向朝陽振羽歸一枝還戀碧梧棲數椽新構
藏書室半畝初分種菊畦滿座故人多白髮乞
庖佳味只黃鷄吾鄉更有漁樵樂屋上青山屋
下溪

和吳懷德韻

宦途聲價重南金林下相逢酒共斟月旦謾誇
評已往雲萍還喜聚于今玆調翠金鞍偏美影

朝花惜日未沉老我江湖更憂國詩懷枯澁懶
長吟

和張孟介韻

盛世衣冠邁等倫故鄉秋社屬閒人桂花半吐
天香細秣釀初筍酒味新時有清風來几席喜
看涼雨浥輕塵宦途踪跡雲萍遠林下相逢意
更親

和沈太守中秋不見月

詩酒尋盟共往還清時良會勝香山秋當此夜
開正齋集卷之五
平分處月在陰雲暗露間莫惜鏡中雙鬢改試
看林下幾人閒高情更有張都憲明日開筵又
欲攀

和答李方伯見訪有序

正德二年臘月二十二日承藩臬諸公
枉顧酌酒論文夜深返棹方伯李公以
佳什見遺強和一律奉答雅意

遠離臺省到寒家紅錦官袍夜月懸句吐天葩
同白雪酒傾桑落愧流霞浙藩宣化仁風厚

天府推賢政績嘉憂國憂民心更切蕭蕭兩鬢
類霜華

四弟邀登道峯二首

道場佳勝冠吳興兄弟相邀喜共登雨過澗阿
泉滴滴雲開峯頂塔嶒嶒禪叅王板珎厨味供
設金蓮寶殿燈瑤席池邊吊蘇子欲尋遺墨問
山僧

肩輿輕軟便衰翁為愛城南第一峯四面平山
如伏虎兩溪流水若蟠龍雲間深鎖三生石僧
定那聽半夜鍾北望鳳臺畿甸近五湖烟景
樹重重

朝佩拉遊弁山二首

弁峯蒼翠控三州巨浸汪洋瀦百流誰道山中
無片玉也知湖上有扁舟松壇鶴去春雲暝石
甃龍歸宿雨收自是故鄉佳勝境登臨還憶壯
年遊

弁嶺蒼蒼景趣多玲瓏怪石鎖烟蘿肩輿代步
登峯頂曲水流觴遶澗阿薄霧曉迷吳苑樹落

霞晴映太湖波登臨底事歸未晚謾聽樵夫收
豎歌

同朝佩朝弁春遊歸三首

湖鄉勝境盡圖開放棹尋春共二難連日東風
花信早一天新水鏡光寒烏程白酒傾雲液顧
渚金芽試月團特荷 聖恩寬似海猶存厚廩
養閒官

紅稀綠暗暮春天蒼雪雙溪似輞川到處釣遊
多舊跡幾村榆火改新烟从亭月榭詩頻賦醉

詞集

卷之五

上

七

舞狂歌酒謾傳天際落霞孤鶩遠憑誰對景與
參禪

桑柘陰陰賸育蚕舞雩風暖麥餠甜金昆王季

誰能及熊掌魴魚我獨無對客談詩終不倦呼

童貫酒且須添登高未遇重陽日也折山花挿

帽簷

懷舊

人傑後來本地靈故鄉覽勝舊曾經山連上下
三天竺水接東西兩洞庭桑落酒香隨處買竹

枝歌遠隔舡聽如今歸老蒼溪曲五柳庄前一
草亭

自嘆

踪跡雲萍宦海間歸來深掩綠蘿開了無公事
偏成懶怪底詩魔不放閒憂國更添新白髮尋
春重覓舊青山西飛紅日東流水舉世誰曾喚
行還

遊東林

東林形勝世間稀嗟我重來肯較遲丹井泉清
新雨過錦峯花簇暮春時烟霞深鎖回仙觀香
火猶存東老祠為愛名山多古蹟幾迴拭目看
殘碑

遊常照寺二首

浮圖百尺王嶙峋雲裏禪房遠俗塵趙宋宸章
留石刻葛洪丹竈與山隣木魚夜響迴廊月馴
鶴閒眠細草茵隔竹爐烟改新火金芽初摘雨
前春

卓錫開山說梵隆昭回寶閣五雲中餘干東挹

源流遠天目南來地勢雄我已休官還論道誰
能學佛解談空登臨不覺歸途晚回首殘陽半
塔紅

五弟邀遊本里利濟寺

利濟招提八百年歲溪檀越世相傳禪房幽雅
松篁茂天氣清和花柳妍肯為山門留王帶試
看石匣長青蓮持觴許入東林社煮茗還分一
勺泉

寶地連雲水遶森梅天多雨書霏霏莫辭檀越
頻來往盡道空門遠是非遣去革囊知戒行磨
成磚鏡悟禪機薰風入座塵襟淨半日閒談王
塵揮

遊春望西靈山

八十餘年兩鬢霜故鄉風景足徜徉開樽對客
渾忘倦倚棹尋詩也自忙改火烟浮春樹碧浴
沂水泛落花香秀溪南畔靈山寺嗟我無緣到
上方

述懷

白雲間

閔莊懿公詩集卷之五

閔莊懿公詩集

卷之五

閔莊懿公詩集卷之六

刑部尚書太子太保

兵部尚書太子少保

孫閔宜力

曾孫閔德慶

閔弘慶

玄孫閔一范

從孫閔世譽

閔世翔

閔莊懿公詩集卷之六

七言律詩

和荅張子靜四首

世楨全錄梓

塞茅蹊路別來荒清夢迢迢關塞長久憶孟郊居
歷水還憐韓愈在潮陽乘桴幾渡滄溟水問俗頻
經瘴癘鄉只有雲山堪入畫憑誰喚起米元章
遙遙憲節按南荒嶺海風霜白髮長化筆有心回
淑氣覆盆無隙透春陽人情處處隨時俗客意年
年在故鄉擬欲休官尋舊隱黃花三徑柳千章
美譽芳聲播八荒詞源滾滾快流長評詩只數

杜工部論事每宗朱紫陽琴撫石床秋夜月
藏畫舫水雲鄉烏程白酒尋常醉肯博分司御
史章

從來百粵是遐荒寂寂行臺覺夜長入夢家山
幾千里驚心時序又三陽只應老去依蓮社敢
謂功成乞醉鄉却羨雙溪張處士盛唐詩律漢
文章

庾嶺會江西藩臬勘爭田事飲于鋪舍晚
宿民家詩遺汝弼太守且索其草書

江廣封疆庾嶺分偶因震芮此逢君一樽秫酒
郵亭月兩榻茶烟茅舍雲襦袴有謠庶太守詩
文無敵鮑參軍長篇小草須多惠毋惜羊欣白
練裙

挽張汝欽憲副母夫人余氏和趙提學韻

鸞誥煌煌豸服輝年逾八袞竟全歸花殘深院
空遺珮雲鎖寒窓有斷機栢府秋清烏噀咽秦
樓春老鳳孤飛故鄉咫尺華亭路何日生芻蕘
夕暉

次韻彭方伯歲除即事

迎陽試剪綵絲輕舊曆惟餘一日程自寫桃符
容鬱壘謾傾椒酒餞嘉平蓬鬆客鬢看來改春
戀年華坐到明却憶當時同述職墨書曾沐
聖恩旌

述職至直沽阻雪次彭方伯韻

殘冬滕六令初行更挾風威壓綵旌飛絮漫空
燕樹沒凍雲垂地楚天平謾誇奇計先擒蔡好
為斯文久侍程曉霽小樓簾盡捲朝陽明處是

瑤京

天津道中有感次彭方伯韻

酒坊遶郭掛青旗過客停舟醉典衣草冠有時
還擾擾柳營無卒自依依金吾督捕名何重紅
粉操戈力尚微草道從軍盡征調半輸官要半
逃歸

次韻魯京尹題一路功名到白頭時魯被劾

屬王林塘樂意真誰將綵筆與傳神窺鱗自愛
春波淺遙羽曾沾雨露新只許白頭娛晚景肯

教雪質染緇塵汀莎岸柳黃昏近回首還應顧
弋人

次韻丘時雍太守致政先任姑蘇

先生遺愛遍蘇臺滿路棠陰掃不開此日謾傳
疏傳去誰人能挽鄧侯來杜中冠蓋還如洛溪
上桃花也似台堪嘆天涯未歸客久司風紀愧
無才

戲和劉彭二方伯朝王方伯韻有序

行次直沽西江王方伯開宴以小花瓶

開莊詩集卷之六

四

添兩竹耳作投壺劉彭二方伯有詩朝
之子亦戲和一章時魯京尹在坐獨以
此取勝

小小磁瓶製作幽携來遠自楚江頭
虛心本是簪花具附耳權容較酒籌
京兆放懷偏得采臺官無量反添愁
還防矢激壺冰薄分付東君莫浪投

四皓圖和彭方伯韻

百二秦關滿目塵白雲商谷謾容身
桃花不逐

溪頭水芝草常敷洞口春歌詠共思
堯日月從游始識漢君臣自成羽翼
安儲位大度還應戒傲人

次韻清戎梅文淵參政史華節亭言別

送別長亭又短亭綠波新漲白鷗汀
人持綉斧朝天去鶯奏仙韶隔樹聽
一棹煖雲春靄靄半蓬疎雨晝冥冥
萍踪聚散元無定誰更如君眼獨青

次韻答蘇武選

開莊詩集卷之六

五

薰風冠蓋出都城嶺海遙瞻天使星
和氣接人春藹藹潮頭飛雨晝冥冥
栢臺老我頭先白萍水逢君眼倍青
便道寧親過干越錦衣光彩照岩扃

薇垣別意送徐少參考滿二首

薇垣清晝樹冥冥臨別征驂且暫停
兩省同官頭盡白一生於我眼偏青
嶺南已見為霖雨江右猶傳是福星
天上故人如有問三看述職拜彤庭

一年時序逼清和三疊陽關對酒歌春色也隨
行色去鄉情更比別情多東風花信飛紅雨南
浦潮頭湧綠波十郡黎民勞撫字喬遷好借上
林柯

又五首代諸同寅

言官出鎮重旬宣兩省人民樂有年周召功堪
分陝地夷齊心肯易貪泉薇垣共醉一樽酒瓜
代喜逢三月天獻績定應書上考雙龍閣下
聽喬遷

右代陶

淳安家學老春秋簪筆當年侍冕旒甘雨及
時生意足清風到處瘴嵐收五羊城分離亭酒
七里灘遑便道舟奏最九重天咫尺佇看名
姓覆金甌

右代張

紫薇花底暫停驂人倚東風酒半酣棠樹幾村
遺愛在瓜期九載去程兼緩看霖雨甦江右又
見陽春布嶺南功績許多敷奏罷紫泥封誥不
須占

右代李

雲萍踪跡寄天涯冉冉流年喜及瓜簪筆曾聯

青鎖闥分襟仍對紫薇花九重奏最恩殊厚
十載憂民髮已華此去嚴灘舊鄉國春風便道
喜還家

右代俞

紫薇分署嶺西東大旆高牙節制雄幾樹棠陰
春靄霽九年瓜代意匆匆東風餞別郵亭外細
雨飛香客路中萬里天涯重回首一樽何日與
君同

右代林

江山無盡圖為揚州楊太守題

我愛維揚太守賢登臨佳興浩無邊茫茫禹甸
千峯出渺渺吳天一水連獨駕不聞悲阮籍仙
槎何處覓張騫龍監虎踞金陵近帝澤長流
億萬年

朝覲畢與劉憲使廷高南行

慶成宴罷出都門廿載離情得細論春水聯舟
正月暮內臺同事幾人存浮雲世態新碁局明
月蓬窓舊酒樽萬里天涯重回首菲才何以答
君恩

哭黃誠夫翁史誠夫膏按山西廣東丁內

一譜相傳二姓分百年喬木有餘芬悠悠歲月
空憐我凜凜風霜始見君驄馬曉衝關塞雪綉
衣春映海天雲朝回便道錢山下拭淚驚看墓
碣文

和張叔亨韻送巡按徐侍御還京二首

五嶺南邊見使君香名到處挹餘芬蘭臺夜掛
一輪月穗石秋成萬頃雲網紀自來天下重激
揚元在筆端分乘驄底事還朝促塞北風塵久
駐軍時口外有警

聞莊齋集

卷之六

八

遠脩封事獻明君盛世清音蘭桂芬千里騰
車隨處雨五花驄馬滿身雲陽光已到覆盆下
別袂俄從曉色分此去應看推轂龍誰云俎豆
不知軍

和答夏太卿時已歸老孤山

乞間疏上九重關聖眷方深更賜環共訝
鑑湖通剡曲誰知瀛嶼勝商顏梅邊鶴聽琴三
弄松下雲分屋半間萬里天涯未歸客幾迴清
夢繞孤山

畢吏部以冊封來都因便道歸省以詩

送之

鄱陽湖上雪霏霏玉節香生草木輝此日拜恩
有鳳舞當年破敵想龍飛斯文我惜臨歧別
書錦人誇便道歸且著斑衣捧春酒無邊喜色
動庭闈

龜峯寺二首

羣峯矗矗倚招提翠壁丹崖路欲迷雲裏洞門
無俗客松間石刻有新題吹笙底用登巖巖結

聞莊齋集

卷之六

九

社何勞過虎溪坐久不妨歸棹晚桃花渡口夕
陽低

龜峯佳處勝丹丘禪榻無塵曲徑幽花雨續紛
雲外落松泉香冷石邊流秦鞭不為三江隔謝
後安能半日遊登眺豈耽山水樂眼前民瘼更
先憂

江學士謫居東廣既而以舊職致政予候
于梅開將與言別不至奉寄此詩

王堂金馬紫宸班拂袖飄然致政還雙節忽聞

過桂嶺 樽空自候梅開巴江水暖多栽木魏
闕恩深擬賜環嗟我相思不相見滿天明月萬
重山

自內臺改廣西

平生疎懶愧無材且向離筵笑口開莫道痴兒
全了事也應老婦倒綳孩秋臺到處官三品春
夢醒時酒一盃寄語碧苕溪上柳先生早晚賦
歸來

用前韻寄沈太守

漢陽太守濟時材小小江城傍水開明月滿庭
門似水春風兩袖面如孩謾期歸老尋詩社且
為離愁對酒杯我過衡陽更千里莫言無鴈寄
書來

桂林述懷

予以前廣東廉使遷至都御史今
復以廣西廉使至此

甲申春榜觀 飛龍二十三年化日中冠豸不
分臺內外乘驄只合廣西東肯將直道隨時俗
還采歌謠備國風群盜縱橫軍餉乏蕭蕭哀鬢
類飛蓬

和伍太守赦後歸田之作

聖主龍飛正始年先生一旦賦歸田楸梧仙隴
當寒食楊柳人家欲禁烟標柱伏波何矍鑠撫
松閣令自盤旋東風一棹湘江上偶向蓬窓對
榻眠

再和東姚丹丘

桂林為客已多年昨日歸耕攜李田兩履秋雲
三徑雨一竿春水五湖煙半生迹似飛蓬轉幾
箇人曾瘴海旋洛社衣冠堪入畫丹丘不減李
龍眠

靖江別意送伍知州歸嘉禾

扁舟曉發靖江春往事悠悠孰與論作客久勞
鄉國夢還家深荷 聖君恩柳菴明月詩千首
花墅東風酒一樽傳語丹丘姚豸史五同軒下
舊題存

全州曉發和伍知州韻

廿年萍梗嘆浮沉此日相逢柳浦潯明月清風
催去棹蠻烟瘴霧隔遙岑羨君已遂還家願愧

我空懸戀闕心莫道長途偏寂寞一樽時賴故人斟

和答周方伯廷潤時予有薊州兵備之命

捧誦 綸音荷 聖恩扁舟曉發伏波門濠濠
春雨雲雙漿渺渺人家樹幾村藩府素推西伯
長柳營誰繼亞夫屯燕山桂嶺天南北共體
皇仁濟萬氓

謝藩臬諸公餞別

天書遠召促登程白石灘頭酒共傾無可過人
平日愧最難為處別時情初春柳外東風軟曉
日花前宿雨晴自古萍踪多聚散便鴻毋惜寄
佳聲

楊碧川侍讀改南都尋復召還與予同日

至南滬以詩見遺因和答

講筵咫尺侍 天威鳳閣鸞臺總 帝畿南去
喜看家最近北來休論事多違一樽明月蓬窓
淨兩岸東風柳絮飛我亦臺端空往復久懸神
易綉為衣

途中喜雨和楊內翰韻

濟時甘雨暗前山雲壓城頭手可攀百丈牽夫
爭進步萬艘網運喜開顏一年風景三春後幾
驛官程半日間 聖代恩波流不盡閘河從此
不須闕

和韻答楊侍讀兼柬楊庠夫秋官

曾隨秋鴈向南征此去朝天幾驛程新水望
中孤鳥沒遠山青處暮雲橫十年不叙同鄉話
今日欣看並棹行客裏莫嫌知己少倚蓬廩和
有宗兄

送宗弟黃廷彩應貢

王樹丰姿迥出塵榮膺鸞薦謁 楓宸帆開黃
閣橋邊雨酒泛烏程館裏春詩禮共傳家業舊
文章親試 御題新行臺老我思君處春草池
塘入夢頻

送廣西提學吳憲副致政歸蜀

先生化雨靖江深拂袖飄然出桂林三徑菊松
新白髮滿門桃李舊青衿春風膝下麒麟王豈

錦堂中獬豸金嗟我相逢即相別臨歧惆悵酒
重斟

桂林思歸 吾里有菊花園蓴菜汙

秋水鱸魚出翠若歸心無奈路迢迢半帘斜日
烏程酒一舸閒雲黃閣橋菊圃旋荒惟種木蓴
汙半塞不通撓自憐宦轍今如許莫怪淵明懶
折腰

挽吳栖雲

先生五福許誰過別後驚聞薤露歌弁嶺有時

關華齋集 卷之六

七

歸白鶴蓉城此日見青驄吟魂不逐栖雲散世
澤還從寶善幾千里緘詞何處酌佳城鬱鬱呂
山阿

過長沙同年陳希賢太守留飲

丹心耿耿鬢皤然西廣之官路八千謾說長沙
留賈傳還從赤壁吊蘇仙江聲夜響三湘雨霽
色朝開五嶺烟知己喜逢賢太守春風下榻待
同年

送鄉僧歸峴山

京華久住老瞿曇思遂征鴻忽向南蓮社有盟
邀客共禪機無語許誰參門迎碧浪雲千頃塔
枕青山月半龕過我期堂讀書處數株松樹一
茅菴

山海關

幽冀東來第一關襟澄滄海枕青山長城遠岫
分高下明月寒潮共往還貢入梯航通異域天
開圖畫落塵寰老臣巡歷瞻形勝追想 高皇
創業艱

關華齋集 卷之六

十五

渝關懷古

我從廣海來遼海看遍千山復萬山路入遷安
偏近塞馬經渝水怡臨關姜墳有迹空遺恨秦
島無丹可駐顏欲吊唐文寫新句蕭蕭故壘五
花環

金井山居 下有七星潭

白雲深處結茅亭蟲蟲群峯列畫屏金井有泉
朝帶雨碧潭無浪夜涵星松間對奕春長在花
底操觚酒半醒最是故家多慶澤喜看褒典下

明廷

弘治二年正月十二日 聖天子親祀南

郊自始齋至成禮風日和煦司寇何公

有作以紀其盛屬和四章 早朝聽

誓戒

春風浩蕩慶雲飛金輪傳來報啓闡舞蹈千官

承 戒語趨踰群吏護朝衣星臨華蓋中天迴

漏徹靈臺曉露微自愧樗材無寸補幸陪鵷侶

藉餘輝

開在錄集

卷之六

十六

駕出南郊

靄靄春雲繞禁城出郊禋祀 睿心誠千門曙

色鷄聲早九陌塵香馬足輕鳳吹隔花 金輦

過龍旗拂柳 玉鑾鳴羽林那用前清蹕仗外

無人訟不平

齋居 賜蜜餌

午朝纔退日當庭中使傳 宣到上卿酥蜜滿

盤齊拜賜香甘適口不知名唐官燕錫紅綾餅

魏闕桃分赤玉瑛爭似吾儒今際遇得教四海

重文明

南郊陪祀

更衣 金殿傍圓丘赤舄玄纁映 王旒人意

惟誠天意格月華初白露華浮上辛此日從周

典四卜當年笑魯侯陪祀儒臣多碩德却慚衰

朽只宜休

送陳克謹知宿松蕪東乃兄克聲二首

天門金榜冠時髦閱家聲玉樹標擬向栢臺

簪豸角先於松縣試牛刀勿勿驛路一樽酒渺

渺春江二月潮莫道漢廷無狗監政成還見

璽書褒

江上民風薄未教離離煙樹幾家村一從鳧影

飛雙鳥便覺陽光到覆盆有暇勸農春策馬無

人催稅夜敲門鄉關咫尺音書便為我殷勤問

玉昆

因莊懿公詩集卷之六

閔莊懿公詩集卷之七

刑部尚書太子太保吳興孺山閔珪著

兵部尚書太子少保孫甥印川潘季馴編次

孫閔宜力

曾孫閔德慶

閔弘慶

玄孫閔一范

從孫閔世譽

閔世翔

七言律詩

世楨全錄梓

送同年總理糧儲吳亞卿歸省二首

天榜同登歲甲申于今二十五迴春我從早歲悲

慈母君向清時省老親笑舞班衣雛弄玉看浮翠

釜膳調瓊白雲仙壠焚黃日光賁松楸雨露新

一疏陳情達禁宸錦衣歸省寵光新焚黃楸壠春

二月垂白萱堂壽八旬國餉肯忘天下計別筵都

是榜中人還朝好起薰風便莫向秋江問紫尊

送廣州伍太守遷廣東叅政二首

都門官柳拂征驂餞別同年酒半酣明月更懸

交廣外福星重照斗牛南豈惟節鉞今增重自

是民風舊所諳最喜螺川親舍近梅關咫尺見

晴嵐

十年清譽著名邦大旆高牙被寵光郭隗臺

前新碧柳尉佗城下舊甘棠雲開五嶺蠻烟滅

雨過三江惠澤長願布天恩遍南粵土風丕

變吏循良

行臺對月懷菊莊兄

薊北秋中霜滿天行臺獨對月團圓遙思故國

三千里誰似吾兄八十年眉壽堂前春酒綠晚

香亭上綵衣鮮明朝便擬封書寄目斷南征白

鴈邊

與二兒

南撫交州北撫燕克家惟願子孫賢夜窓宜戒

盃中物春雨動耕隴上田黃卷青燈當自勉花

街柳巷莫偷眠大兒隨母來京國好好起東風早

發軔

夜坐有感早發家書

月華如水露華零獨坐行臺似老僧量淺不教
斟綠酒夜寒誰與護青綾
夷安夏才何及戀
關懷鄉思不勝為憶妻芬與兄弟一封書寄鴈
南征

入永平

面承 天語下瑤京喜過漁陽入永平雲樹參
差山海鎮烟墩遠近短長亭
秦王島上城猶在
孤竹祠前水自清欲整軍威問民俗鬚毛一夜

已星星

和韻答王廷貴

我冠博帶出南都 當代文章往聖謨莫道才
高淹賈誼也應詩苦困崔塗
樽中明月同今古
天外浮雲自有無造物於人難借問室如懸磬
且從吾

挽余司馬世英

余蜀人嘗撫陝西修霸陵橋築
大同邊城卒時蜀中山崩水涸

錦水年來咽不流蜀山頽後哲人愁金城已絕
蒼生望玉壘空遺紫塞秋千載盛名編簡在兩

朝元老 聖恩優霸陵橋上人回首雲鎖峨眉
土一丘

和韻答嚴宗禮燕東吳汝輝

書館簾垂燕自飛狎鷗池上久忘機謫仙俊逸
詩無敵買酒消狂酒有威可是東家憐我厚也
應西居仙翁稱呂蒙山下高門閱何日重登覽
德輝

挽樂清章恭毅公二首

鍾秀山川浙水東先生才調古人中 三朝望

贈再鐫集

重文章伯七袞年餘矍鑠翁不有諫書存左史

誰知禮樂在南宮歌殘楚些愁雲冷寂寞衣冠

洛社空

春官聲價重當時直道從教與世違赤手要將

扶國本犯顏元不顧危機 九天重覩 飛龍

見千載遙瞻化鶴歸最是生封無死謚漢家青

史有光輝

福建方伯陳朝用以進 表陞左轄贈以

此詩

天樂重聞思不勝 表亟初上慶雲凝 雙龍
闕下秋霖霽萬歲聲中 聖壽增自古南閩稱
易治于今左轄喜榮陞臨岐底事偏惆悵金榜
當年記共登

送道場僧南還

錫杖南飛秋暮天道場風景尚依然間雲常護
三生石春雨微添一勺泉擬向白蓮重結社還
尋王板試參禪坡仙遺墨多零落為問珎藏有
幾篇

蘭莊集

卷之七

五

送吳懷德郎中陞江西憲副

陽關聽罷酒初醒聚散無期跡似萍郭隗臺前
君欲去滕王閣下我曾經一襟秋水三江碧滿
目雲山五老青大旱為霖民望久過家蘭棹不
須停

送松雪六世孫趙推官之寶慶

松雪雲孫有祖風玉壺冰徹水晶宮一官佐郡
才偏稱兩造輸情語未終寶慶秋山青繞郭洞
庭春漲碧浮空莫言蠻服三苗地今日車書四

海同

七月九日李夫人壽辰

昨夜孤南映斗牛曉來霞帔試新秋漢廷已下
移封誥海屋重添未滿籌熊膽有丸資郢學
閨門無紆為參投客邊稱慶斑衣集歛灝春觴
琥珀浮

為何司寇賦尊翁太保水南庄

謝却蓬萊第一班幽棲別墅絕塵闌堂開綠野
書千卷家隔清溪水半灣事業世光青史上復
聲接武 王輝間展圖長有葵壻見草樹煙雲
滿故山

送贊善張廷祥省親歸南昌和王冢宰韻

送行冠蓋王河堤霜柳啼烏曙色微郭隗臺高
臨祖道雲鄉亭古傍慈闈江聲千里孤蓬遠秋
意滿林黃葉飛前席久虛堂背暖毋恩 君寵
不相違

挽楊文懿公號鏡川先生

一寸丹心兩翼秋台司望重 聖恩優文章家

世三蘇右科第才華二宋傳玄壤忽驚埋王樹
芳名空自覆金甌鏡川千丈門前水半鎖愁雲
咽不流

庚戌歲誕日在刑部作

鄉關迢遞三千里甲子循環六十年白髮不饒
軒冕貴黃金難買子孫賢逢迎意懶違時俗欽
恤才疎愧俸錢范蠡圖中好風月一竿春水五
湖船

送南京檢討方昌言考滿加俸還任

文章聲價滿朝知獻績南還舊鳳池天念
清貧加祿厚人憐安分轉官遲東風魏闕朝辭
日明月秦淮夜渡時香稻紫尊家舍近送君偏
動故園思

和韻答沈彥祥

一廬高隱樹蒼蒼清夢何曾到廟廊滿地黃
花看舞鶴半窓脩竹待棲凰鷄豚社裏酒無筭
楊柳洲邊釣不綱記得入茗曾訪我漚波春雨
碧瀾堂

和韻答李學士賓之二首時陳太常御燕

經濟文章在筆端書成一代萬年看清卿已賜
新金帶仙職仍兼舊講官蓮炬歸來香霧暖木
天高散紫霄寒夜深鈴索花前響疑是雕輿擁
八鑾

從來百粵事多端邊檄紛飛眼倦看嶺海豈堪
頻作客哀殘只好便休官霧籠青草山常潤臘
盡蒼梧夜不寒一榜故人天萬里王堂清署近
金鑾

重臨兩廣

三持憲節蒞炎蒸任重憂多白髮增盡道伏波
偏矍鑠自慚之武却無能蠻烟瘴雨收還暝
君寵親恩報未曾願得民安軍旅息村村禾黍
歲頻登

元夕有感

兩江流水夾山城控粵臺高觸霧登五夜營門
猶擊柝元宵街市不張燈軍無休息供需急邑
有流亡賦稅增最是蕭條民壯堡黃茅青草瘡

雲蒸

梧城有感

三里山城草樹荒堂堂總府鎮蠻方人誇此地
今無警我視斯民似有傷幾處笙歌歸院落誰
家桴筏住江鄉黃茅秋草漫天霧卓午微看露
日光

桂林有感

桂林春曉雨初收嗟我重來兩鬢秋世事難於
登蜀道客情猶似望并州千金日費勞供億萬
騎雲屯在運籌芳草不知民力困東風綠遍皆
家洲

桂林即事

八桂城環獨秀山門迎癸水半臨灘比來民俗
猶依楚南去人烟漸入蠻行橐不思留蕙荜封
刀直欲斬樓蘭武侯亭上多風月肯向劉仙問
九還

征古田與陶廉憲二首

赫赫王師征古田徂山萬疊僅村連妖氛掃地

雷霆震 聖德如天雨露宣陶侃帳中畫盡定

伏波門外凱歌還暖風楊柳清明後新火人家

改舊烟

旗分龍虎戰畬田王壘晨炊萬竈連憲府威名
追李靖漢廷征伐邁周宣太羊巢穴聞風潰黎
庶流亡指日還諸葛亭高試南望春山如畫息
蠻烟

移軍兩江口仍用前韻

賊破民歸治舊田霜威到處陣雲連肅何素已
知韓信劉表焉能識仲宣旗振王鑒傳令去馬
嘶金勒獻俘還兩江餉道新營壘細柳春風帶
曉烟

擬歸田用前韻

五柳庄前數頃田尊汙菊圃兩相連明
歸疏廣家塾還應課阿宣遮莫嶺南三鎮重爭
如林下一人還更思先隴焚黃後草樹荒涼幾

禁烟

聞桂林靈渠碑感外祖嚴司空故蹟

清朝重望老司空奉使先乘御史聽惠澤許多
渠漲綠遶塵不動柱標銅交南自此歸王化嶺
外誰能見禹功讀罷好詞增感仰愧無才德繼
遺風

龍隱岩二首 一名七星岩

神龍迸破始安山遺跡分明峭壁間霖雨傳岩
終有望風雷禹穴昔曾攀蒼封石磴雲雙徑月
浸靈湫水一灣凱奏班師共登眺磨崖便好記
平蠻

明倫彙編

卷之七

十一

此地何年隕七星秦鞭不到靖江汀潭湫龍卧
猶遺跡峯頂鸞跡尚有亭一洞松雲春靄靄半
巖花雨晝溟溟題詩不用紗籠護掃破莓苔幾
點青

用王庶子陳參政韻送葉黃門顧郎中二

首有序

弘治辛亥廣西軍士以缺糧生變上
命吏科給事中葉君廷縉刑部郎中顧
君逢原來按其事會予同駐桂林凡三

月餘情好甚洽還朝之日以春訪庶子
王世賞江西參政陳德脩所贈詩示予
因和二律以贈別云

踪跡雲萍各一方異鄉邂逅挹清光精神秋水
芙蓉劒文承春風錦綉腸座有寒氈誇鄭老門
無俗客笑田嘗吳淞便道休停棹青瑣于今待
夕郎

雅會芳辰可易并短長亭外大江橫錦衣曜日
還家路彩鷁乘風戀關情人覲丰儀多誦德

陽明詩集

卷之七

十一

帝看諫疏早知名送君因動鄉關念思范橋邊
秋水清

右贈葉黃門吳江人

煌煌玉節照遐方天使雙星早有光客裏鄉情
開笑口筆端秋色見剛腸桂林氣爽經年住柳
酒香生去日嘗家在吳門好風景鄉人爭看錦
衣郎

同鄉同事二難并案牘曾勞眼共橫欽恤不違
天子詔平反先體下民情三吳自古多才俊百

粵從今識令名最是歸程秋雨後水光山色動
君清 右贈顧郎中吳門人

送監理邊糧唐給事

炎荒田野半枯茨經濟須煩近侍才王壘未虛
邊餉足金戈不動遠人來紅梅嶺外春風早飼
柱崖前瘴霧開寄語五湖魚與鳥老夫歸計不
須猜

閔莊懿公詩集卷之七

七

閔莊懿公詩集卷之七

閔莊懿公詩集卷之八

刑部尚書太子太保吳興孺山閔珪著

兵部尚書太子少保孫甥印川潘季馴編次

孫閔宜力

曾孫閔德慶

閔弘慶

玄孫閔一范

從孫閔世譽

閔世翔

閔莊懿公詩集卷之八

七言律詩

世楨全錄梓

贈致政汝太守二首

拋却金章賦式微俗塵不許惹荷衣吳江秋水鱸
魚美甫里春蕪闊鴨肥聞倚棹樺誇結局靜看鷗
鳥共忘機天涯萬里蓬雙鬢早晚來尋舊釣磯
君守南安我鎮梧飄然先解王麟符三吳風月新
醅酒百粵山川舊宦途來歲擬歸班定遠此時爭
羨狄無謨耆英社裏詩盟在料得停杯說老夫
寄家書自嘆

一童不遣至蒼梧寄去家書知到無丘壠年來
稀拜掃田園水後定荒蕪春花秋月諸公子瘴
雨蠻烟一老夫阿母庭前垂白髮可能反哺效
慈烏

梧城

小小城門對府廳瘴烟長鎖數峯青火山劍氣
元無大水井香泉不見冰來鳳名存梧已老繫
龍洲近水猶腥巡行到處詢民瘼言語侏儻細
細聽

梧城大水

山嶼雲蒸積雨多兩江新漲匯蒼梧孤城半沒
人煙少五月連陰暑氣無媧女補天空鍊石宣
尼浮海漫乘桴田家已失西成望賑卹才疎愧
老夫

再和李學士韻述懷

三年縻祿坐臺端白髮羞將寶鏡看懶舉酒卮
元少量不施鞭朴似無官入言土瘴偏多煖我
念陰崖尚有寒萬疊青山千澗碧泉聲帶雨響

和鑾

挽市舶王太監母

堂北堂摧一夜風瑤池何處覓仙蹤助動熊膽
丸猶在遺訓魚梁鮒尚封衣線密於遊子淚羹
牆寧似別時容燕山隴樹天涯路黯慘愁雲幾
萬重

謝少宗伯倪先生見寄同年會詩集五首有

予同年進士自天順甲申至成化壬寅

屢會于京邸各有作以紀盛此後予以

王事驅馳于外惜不與焉弘治癸丑少

宗伯倪舜咨以同年會詩集附寄入廣

因賦五律以謝

展誦同年雅集詩老懷因慨事多違八千里外

籌邊日三十年前錫燕時承湛露恩圖自報和

陽春調覺人稀吟壇未冷盟猶在許我重尋肯

較遲

榜中髦俊總能詩美景幽期兩不違滿市花燈
休暇日通宵鼓吹上元時珎儒席上斯文重樂

事人間此會稀醉舞狂歌情好洽清樽莫遣酒
行遲

鄉閭歌罷鹿鳴詩入覲 天顏咫尺遠花柳春
妍清禁地壺觴歡聚太平時申年兩榜知今盛
齒序惟予近古稀珠玉滿眸慚自穢那堪踈懶
和偏遲

席上誰歌伐木詩青雲事業肯相違滿城桃李
交輝日一代文章得第時王甕香浮春酒醪

紫宸朝散諫書稀笑談還念天涯遠軍旅方殷

民事遲

春卿特地寄新詩盛事難逢悵獨遠邊徼久淹
班定遠高情誰似鄭當時清霜蓬鬢驚秋早滄
海萍踪聚日稀故里耕桑半荒落湖山應笑我
歸遲

寫懷

往來嶺海廿年過百粵瘡痍謾撫摩白日催人
公事了青山笑我鬢絲多烏程市裏新莸酒黃
閨橋邊舊釣蓑乞得 君恩許歸去滄浪時和

濯纓歌

府江舟中和周提學韻四首

仕路雲萍少定踪此行欣與故人同憂民客鬢
千莖白借酒哀顏半日紅兩水匯流江左右一
衆分汲井西東相隨莫道無琴鶴也有新詩滿
篋中

清江桂嶺舊行踪節鉞重臨物候同春月連陰
荒草綠瘴鄉多煖野花紅南隄地遠猶懷北西
廣帆開復向東怪底灘聲驚客夢畫舫春水憶
題詩錄集卷之八

茗中

郡邑蕭條草樹荒撫綏元只在提綱潮益大米
東西廣銅柱珠崖嶺海疆春雨營門烟柳綠暖
風池津翠芹香蒼梧罷狩重華遠總制臺高百
粵堂

廿年踪跡遍遐荒又向行臺肅紀綱四海車書
今制作百蠻茅土漢封疆柳營時護風雲氣庭
草春涵雨露香無柰衰殘歸興迫幾宵清夢碧
瀾堂

送卞式之有序

毘陵卞式之世居太湖北渚予家湖南
雖一水相望而未嘗識其面今官于蒼
梧身在萬里外式之乃以事來邂逅間
歡好如平生豈一會合亦有數耶因其
歸以詩送之其鄉陳朝用方伯吾同年
也故致意於末云

南北家鄉隔五湖萍踪邂逅向蒼梧清明寒食
千門柳瘴雨蠻烟萬里途司馬浪遊周嶺海季

膺歸去就蓴鱸寄言致政陳方伯洛社還應著
老夫

又次式之韻

勝覽江湖眼界寬一麾滄海過南安驚看客鬢
秋風早便覺盟壇夜月寒行樂只憑詩謾紀
官更與利無干故鄉聲跡相聞久邂逅梧城始
識韓

謝吳汝輝惠沈啓南畫冊

名滿三吳沈啓南誰將畫冊到昭潭故人於我

情偏厚倦客懷鄉思不堪水似五湖涵曉鏡山
如百粵帶烟嵐摩挲老眼披圖處却訝寰瀛路
未諳

病中述懷

蠻烟蠻雨海天涯憂國憂民老更衰有病只應
祛二豎無慚何必罵三尸年年秋暑偏多瘴處
蕪淫祠素乏醫富貴在天生有命不須請禱與
占著

謝雲東逸史姚公綬惠畫

逸史官至御史學內丹有丹鼎

滄江虹月其入仕與于五同

吳下耆英似洛中高情肯戀舊乘驄門垂烟柳
五株碧昂伏丹砂九轉紅松徑掃雲招野鶴畫
舡搖月貫晴虹寄來佳製稱三絕展玩臨風憶
五同

送馮都憲鎮蜀

便星光照百花潭豸綉晴輝五嶺南蜀道易登
雲擁馬雪山重望吏迎驂一琴一鶴名千古憂
國憂民話再三別袂蒼梧秋色裡涼風初動酒

微酣

征蠻將軍伏羗毛公需題令大父忠義詩

回賦二律

犬羊巢穴望風降列爵榮封為伏羗都許未遷
嗟羽歿武陽初拔嘆彭亡一生忠義敦澆俗百
戰勲名紀大常聖製煌煌表閭里侯門從此
倍增光

北伐南征幾戰勲天應驕虜失將軍歸魂夜慘
關西月殺氣秋橫塞上雲繼述有孫今喜見死

生無愧父曾聞孤忠大義知多少試看當朝

太史文

和方內翰病中韻

風雨都城九日臨葛衣初覺曉寒侵窓虛自喜
琴樽潤家近何愁魚鴈沉詩到陰何偏得趣交
非管鮑肯同心來春欲買歸湖棹我惜相期意
已深

挽春谷方檢討三首

具與人物士林英行重鄉邦月旦評芹泮十年

鳴教鐸棘闌三度典文衡水晶宮裏家偏近白
玉堂中夢亦清墓石自銘無愧怍至今春谷有
遺聲

宦海萍蹤聚處稀南都相見未多時情深空有
歸田約病久俄驢與世辭客路西風悲旅櫬屋
梁落月想容儀廣文官冷青瑣舊囊囊淒涼幾
卷詩

故人屈指嘆無多又聽先生薤露歌童稚相親
嗟老矣死生遐隔奈愁何吟竟已斷南柯夢往
事盡隨東逝波惟有玉堂閒白晝花陰依舊入
磚過

瑞鵲為孝子王錦衣題

曾借南枝向上林來巢祠下助哀吟應知集鵲
思親念不及將鵲愛子心烏鳥啼殘天漠漠白
鵲聲斷夜沉沉人生忠孝須無盡佇看封侯印
剖金

送冬官吳主事時冕便道歸省

冬官捧檄出龍關親在高堂鬢已斑細雨春潮

楊子渡青雲喬水呂蒙山 帝鄉喜與家鄉近
綵服能兼錦服還故轡相逢如有問為言衰老
只宜閒

送族弟黃廷彩附選南還

儒生謁選許歸榮足下青雲次第生民社擬看
來重寄銓曹今喜著芳名落花飛絮春三月碧
水丹山路幾程八百餘年黃閔族為題新句送
君行

送倪太宰南行次韻

祖道張筵集九卿西風吹袂不勝情碧天萬里
秋雲淨紅樹一林霜日晴同榜俊髦餘幾友進
階宮保獨先生太平堤上經行處綠水青山繞
貫城

送劉司空致政

送行官道馬駢駢白髮司空致政歸 帝念清
勤 恩典重人誇高尚宦情微耆英社裏春醅
酒綠野堂中畫錦衣經過浙藩遺愛在棠陰滿
地映晴輝

和傅亞卿韻送屠亞卿

海天霜冷鴈南征 陵祀初還捧 冊行對酒
謾誇留別意過家忻慰倚門情武昌水暖魚偏
美鶚渚風恬浪不驚到日江梅春信早一枝寒
玉報嘉平

寄題致政陳方伯西郭山庄簪竹書院

金榜當年二百人于今高尚獨輸君山庄綠酒
一樽月竹院清風半榻雲范蠡湖邊青雀舫張
翰祠下白鷗群吳鄉咫尺家偏近樂事還應許
我分

送陳行人時雨廣西勞軍

炎荒將士苦南征此日宣 恩捧 勅行郭隗
臺前君別去伏波祠下我曾經兩江兵散蠻烟
息五嶺雲開瘴雨晴三府賢僚應有問為言衰
髮轉星星

奉壽雲我母舅和韻

玉洞桃花映壽觴試看南極倍清光郎官分祿
三牲養諸子娛親五綵裳情在渭陽非謝重輪

埋洛下愧張綱真卿欲寄南飛鶴強和陽春第一章

送同年曾亞卿使唐府冊封燕東巡撫

陳都堂同年

使節煌煌下九重宸衷簡命少司空玉河

飲餞休攀柳金冊分封不剪桐去路無塵猶

積雪還朝有約待春風汴梁若見陳巡撫屈

指同年幾老翁

送謝亞卿擢南京宗伯

謝莊公集

卷之八

十一

時值嘉平逼履端秋卿簡命拜春官文章南

省推蘇軾風月東山屬謝安台斗光懸清望重

雲萍跡遠舊盟寒金陵粉署門如水每到休衙

午漏殘

莊懿公詩集卷之八

跋莊懿公集後

灋曰敵國克服曰莊溫柔賢善曰懿二行其兼之難也余高大父得此謚諸

朝環寓外內至於今垂百年盡含生者稱閔莊懿閔莊懿云高大父鴻伐駿績炳灼史乘其可稱不朽者何藉於言即藉於言則柱下有疏江廣有檄制府有集議有詳奏刑臺有條陳有讞錄有會勘諸例足不朽何藉於詩即詩亦託比酬應臨欄而古代管而裁何暇工之工之不暇而何藉以傳噫嘻不求工而工其至乎儻假詩必工而傳取

三百而泳之何工為三百可風而
高大父之寄適嵐光擘擷閭誥者
亦可風三百可頌而高大父之章
闡

廟算績飾世美者亦可頌不肖一范
頽蒙無知竊意者庶乎泯泯乎今
三百之遺也而何可以無傳舊有

刻一范思其利也載葺而壽諸棠
梨

萬曆壬午仲夏四世孫一范百拜識



閔莊懿集八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閔珪撰珪字朝英烏程人天順甲申進士官至
南京刑部尚書左都御史事迹具明史本傳是編
乃其詩集集中七言律詩多至六卷大抵皆酬贈
之作蓋珪老成持重泊獄平允為當代名臣後以
不阿劉瑾告歸其立身自有本末吟詠則非所留
意云

桃溪淨稿八十四卷

〔明〕謝鐸撰

原北平圖書館藏明正德十六年台州知府

顧璘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桃溪淨稿

八十四卷》提要

予與方石先生同試禮部時已聞其有能詩名及舉進士同為翰林庶吉士又同舍其所作京都十景律詩精到有法為保濟閣六行詩柯公所稱獎又見其經史之隙口未始絕吟分體刻日各得其旨發為已不少且方心竊愧焉同官十有餘年先生學愈高詩亦益古日追之而不可及然先生夢我日每所親益心盡肝腑見所撰述亦指摘瑕玷不少匪及先生公憂去謝病幾十年每暇下及香兒所寄古樂府諸篇可謂深到不能釋手矣公事就召還見其桃溪淨稿若干卷乃起而歎曰之妙一至此哉夫詩有二要學與識而已矣學而无識譬之失道無程終老不能至有識矣而學力弗繼雖復知道其與不知者均也漢唐宋以來作者間出必其識與學皆起乎一代乃足以稱名家傳後世有差而踵接者代亦不過數人其餘皆行蹇步卒歸于泯滅斯盡之地者不知其幾也世豈患无詩哉患不得其要耳先生蚤負絕識雖古人詩鮮或意適而自視亦嚴其命志即氣韻劣者亦不及其佳處脫塵靡力起頹廢以至於此也豈非世之所必待哉或乃謂以公文章為時

代國... 不相及... 致力其間亦自棄之甚矣然此所以... 本情... 體... 格... 之... 可... 先生好古力踐深猷遠計... 於此見今日之盛有古之所謂獻者非徒文也亦以... 先生之賢... 有... 幸... 而非徒言也予无似... 懼... 不能自振以名託交游為幸因序論之先生姓... 謝氏名鐸字鳴治... 太平人累官翰林侍讀號方... 山後更號方石桃溪其所居也弘治己酉夏四月... 八日翰林院侍讀學士李直大夫 經筵官兼修

桃溪

序

二

國史長沙李東陽序

初名襍稿後十三年西涯先生再取而為之俾

錄為淨稿云

方石先生小像



自贊

誤有壯心 嫁以虛譽
爾位之浮 爾德之愧
丹青者誰 貌以為戲
盍返爾初 以究朕志

羅漢淨德目錄

卷之六

律詩十一首

卷之三

律詩三十一首

卷之二

律詩十四首

卷之四

律詩九首

卷之五

目錄

卷之六

律詩十六首

卷之七

律詩十六首

卷之八

律詩十六首

卷之九

律詩十一首

卷之十

古詩十五首

絕詩六首

古詩三首

絕詩十五首

古詩五首

絕詩二十五首

古詩六首

絕詩十九首

古詩三首

絕詩二十九首

古詩四首

絕詩十七首

古詩五首

絕詩十首

古詩一首

絕詩二十首

古詩三首

絕詩二十六首

古詩三首

卷之十

律詩二十首

卷之十一

律詩二十首

卷之十二

律詩二十首

卷之十三

律詩二十首

卷之十四

目錄

卷之十五

律詩二十五首

卷之十六

律詩十六首

卷之十七

律詩十二首

卷之十八

律詩二十三首

卷之十九

古詩三首

絕詩十四首

古詩二首

絕詩三首

古詩一首

絕詩三首

古詩一首

絕詩三首

古詩一首

絕詩十九首

古詩五首

絕詩五首

古詩三首

絕詩十二首

古詩三首

絕詩一首

古詩一首

絕詩一首

古詩三首

律詩三十二首

絕詩四首

卷之二十一

律詩二十五首

絕詩十二首

卷之二十二

律詩三十二首

卷之二十三

律詩二首

卷之二十四

律詩一首

卷之二十五

桃溪

目錄

古詩三十七首

卷之二十六

古詩十六首

卷之二十七

古詩十二首

卷之二十八

古詩二十四首

卷之二十九

古詩二十六首

卷之三十

古詩四首

律詩三十四首

絕詩六首

卷之三十一

律詩三十三首

絕詩六首

卷之三十二

律詩二十首

絕詩六首

卷之三十三

律詩十九首

絕詩五首

卷之三十四

律詩二十四首

絕詩四首

卷之三十五

桃溪

目錄

律詩十七首

絕詩二十三首

卷之三十六

律詩十七首

絕詩二十二首

卷之三十七

律詩三首

絕詩二首

卷之三十八

律詩二十首

絕詩二十四首

卷之三十九

律詩十九首

絕詩二十三首

卷之四十

律詩二十九首

絕詩一首

卷之四十一

律詩二十首

古詩一首

卷之四十二

律詩二十六首

古詩一首

卷之四十三

律詩二十二首

絕詩一首

卷之四十四

律詩二十五首

絕詩十二首

卷之四十五

律詩二十一首

絕詩四首

律詩二十一首

絕詩四首

挑溪

目錄

五

挑溪詩目錄終

挑溪詩稿卷之一

雜詩

大化何細縕四時互更代動植各有生種種自成類
美矣牛山木苦為斤斧害牛羊復踐之日夕就蕪穢
賴此生意存保之方未艾

斯人已云遠簡編有遺芳挹之難得寤寐不能忘
擁懷千載下高歌頌軒唐萬里始今日忽忽逐流光
時好易為玩及此當自強

雲元定路悠悠自來去本自空中生不向市中住
果何物得之亦偶遇云胡擾擾徒日夕勞念慮

東陵舊時園青草盈路

都門別意

黃金堂上春雲煖黃金堂下春水滿水邊楊柳亦无
情眼有離愁不相管離筵把酒還載歌聲半逐東
風緩酒闌相顧兩茫然芳草依依青不斷

華林園下

華林園下蛙聲起典午河山半傾圯久懸不解骨月
恩刀頭血赤臨淄水江東步兵直見幾脫身早拂東
夷吳歸來葦葉想如舊秋風正及鱸魚肥葦葉可羹
鱸可膾醉倒乾坤外華亭鶴唳不可聞回首虛

名復何須

太夜晴波

太夜池邊春水平日華浮動暖風清溶溶
帝澤此中滿溪山原何處生一碧還來大地老萬紅流盡
古今情還望當年作事自料陽春已驚

太夜晴波

蓬海分司在眼中暖雲南極王英
飛龍在東海金根影裏護飛龍
飛龍在東海金根影裏護飛龍

太夜晴波

誰設重關壯帝宮迢迢形勢北來雄
鳥飛裂石連雲起龍走長岡到海窮
塞遠分天外碧恨終不送日長
謝却陰山路時見晴風度暖風

太夜晴波

歲時節客在客任身共首今夜月誰在
去年人世
世世年年客在客任身共首今夜月誰在
去年人世

太夜晴波

暑雨初晴月秋風初報晴今朝
暑雨初晴月秋風初報晴今朝

新刊

西鄰有河婆照照諧笑言殷勤兩家好結此新姻緣

及門視并總總繼淑且妍中饋日夕理為君主頻繁

貞性夙成宴飲難為顏脫簪待求巷不盈夫婿歡

要及為書趣舉乘其端持同質在手斯伐轉換開

後此道便傷枕席恩妾命亮自薄不敢怨長門

太夜晴波

上馬出關千騎萬騎何日還雄心石軼泉湧山
北望絕南南荆蠻豈不聞穆天子八駿奔朋日千里
徐步不死祭公死何必公卿秦殄周祀

太夜晴波

南山有猛虎咆哮踞其巔北山有猛虎伏穴聲相援
翩翩少年子環視不敢前野夫禽特勇戰陷南山原
矢義故弗惜而復之北山眾傷互及類盡力驅且鞭
一射已睥睨再射猶盤旋技窮始街分曳尾徐徐還
乃知一心力可以終勝天顧縮利與害欲濟良獨難
咄哉搏虎者勿畏馮婦賢

太夜晴波

宣公古人品在唐无與讓仁義百萬言致君堯舜上
艱難奉天詔聞者色怛悵遂令顛沛餘重有中興望
天意不可回君心豈難亮侃侃道州翁不救延齡謫

太夜晴波

宣公古人品在唐无與讓仁義百萬言致君堯舜上
艱難奉天詔聞者色怛悵遂令顛沛餘重有中興望
天意不可回君心豈難亮侃侃道州翁不救延齡謫

天意不可回君心豈難亮侃侃道州翁不救延齡謫

悲哉方樂書千載儂立仗

枯木雙磨圖

悲臺昨夜西風起踏木寒鴉枝半委雙雙飛隨何處
三枝頭心萬里我知猛氣非常流翻倒直欲摩
不使雲霄柱搏擊

西風昨夜西風起踏木寒鴉枝半委雙雙飛隨何處

西風昨夜西風起踏木寒鴉枝半委雙雙飛隨何處
在滿船路雨過嘉禾

贈劉時雍

挑溪

卷之一

四

不見劉郎凡幾日相逢始覺悶懷開
盡又是忽忽一度來

表以龜山墓

君不見玉魚夜發南山道驚駭胡塵曉
恨不可收寂寞空悲杜陵老尚懷
初肯容愚民回首英豪有如是誰復保
平萬物成毀有定數區區不特龜山墓
慈孫忍對西風泣朝露我知敗俗日以衰
良足悲安能一挽到唐虞坐令滿路无拾遺
我欲持之告天子眼中之責當問誰

石鍾山

乾坤遺此怪今古費多評
問山元不語叩石竟何情
未識孤舟月能窮半夜聲

次韻書世顯字元日

得與頻頻我得不教人相忘
得與頻頻我得不教人相忘

次韻書世顯字元日

徒為憤懣深而復因似在昨非非
徒為憤懣深而復因似在昨非非

挑溪

卷之一

五

母曰此星星有流日成海聖賢亦何人過也
豈无明白心少壯不吾待

鍾稽勸山水圖

鍾郎家住東甌國佳話客在其側
鍾郎家住東甌國佳話客在其側
鍾郎家住東甌國佳話客在其側

梅花

附錄

元之曰：泰又燕坐分韻得吾字。

挑溪

卷之二

六

枕上口迷

劉尊家上巳分韻得俱字

長安天賦殊寒涼暄暖還信矣三月五日隆冬
俱頑陰晦淫連八區風前雨雪泥載塗孰視不辨朝
與晡主人置酒歡相呼樓頭一色橫銀鋪稱時翻怯

小景絕句

[illegible]

奉和兵部四叔父金陵寄示詩韻

桃溪

卷之二

七

十年南國別離憂
北書來因安言難盡
後動手重開
驚心還作一登臺
世道日非
天關在否

父下第金陵留別詩韻三首

上酒色雲

西遊記

卷之十一
蕭條
遊洛陽道
上津沮溺驅車
問津

藐藐之民，及懷哉之木，未及乎此。天下之限眼中，誰謂數百年之流。

戲事

炎風以雨夜如麻
部也應多事念休

雨中東廂

驟雨終朝未肯休。南客多情萬
里愁。孤寒

錢節齋山水圖

遠樹孤村帶淺霞
亂山流水入平沙
杖藜不逐扁舟去
紅杏門前着落花

勿齋

心兵百萬勝能倖進退分明在一麾不是顏家真老將平涼城郭半羌夷

奉慰十五叔父下第

望遠詩目眼欲穿別懷到此轉茫然文章自古多憎
命出於今莫問天岐路風煙猶昨夢敵鄉心事復
何年從容尚憶陪觴綏細論南華第一篇

桃溪

寄城南諸友

十年回首論交地萬里閒情入望初
闕下每聞絲竹事燈前重檢故人書
紅塵滿路看飛馬芳草經春想舊
屨出處祗今何處是欲從南谷問
華胥

寄金浦雲

回首西風此別離
馬頭消息轉遲遲
交驂於我爲前輩
出處憐君獨後時
鄉曲興高收月旦
雲霄遠各天涯
素書珍重殷勤意
淺薄那能慰所期

次韻李寶之雪中憶張亨父

慘淡寒九帶雪散江南遊子怯秋衣
眼有歲月愁邊

去心憶鄉山夢裏俗客有時親獨案故人何處歎

高羅近來自怪迂疎甚湖海交將日漸稀

奉和十五叔父九日至金陵一首

爛漫花前醉未休秣陵今日也宜秋不知天外還看

竹自買清尊慰別愁

讀四叔父十五叔父金陵唱酬詩稿

掩卷重吟宿別詩夜休風雨轉淒其殷勤為報歸時

信歸信春來未可知

十五叔父留金陵奉寄一首

疋馬初聞下棘闌便隨征雁入南畿秋花有恨空成

桃源 卷之二

約春草無詩定不歸上國夢回為客好故園吳隔

年還多情為掃林間竹已辦天涯來子衣

四叔父報考滿來京且阻歸觀之行

遠信經年問別離始知官滿有來期馬頭未報月消

息入夜還添覺後疑

天涯入望雲初起竹衣相尋夢亦長落日酒醒門外

路不堪離思兩茫茫

次韻奉待四叔父

書傳能到日心苦未逢時不語對歧路有懷如亂絲

十年猶未別百歲為期昨日南征雁還家報已遲

晚過靜海宿清河驛

落日風初靜文河水正流居人不知姓行客具停舟

青海鳥飛庭白雲天盡頭相逢問前路明日是滄州

宿德州

今夜客中宿德州城外船山東餘土俗荆北少風煙

軍機交相其舟行不可前時聞藤老語采藥是當年

寄王寶慶叔父

十載離懷倚劔看馬頭南去路漫漫天邊楊柳結心

告竹下多岐會面難湘水夜深添別恨桃溪春暖憶

清歡燈前對子女札相對无言欲廢餐

桃源 卷之二

過歌風臺

臺下殘碑手重摩腐儒千載此經過諸生未識叔孫

禮遊子還同父老歌日落五陵无舊樹風來泗水有

餘波神雖不逝空成泣走狗猶存奈爾何

十五叔父在金陵有約還家舟中奉懷

去年相約及春歸春到淮南尚客衣一路風光看欲

遍隔江消息報來稀渡頭芳草舊新夢竹下清陰想

舊扉先後到家那可問倚篷終日雁南飛

錢塘懷古

中原无處避腥羶誰向天津問杜鵑司馬不回元祐

政國龍門得靖康生多方謀國終浮海萬死孤臣忍
戴天應是匡山九泉下共將清淚泣瀟湘

次韻奉答十五叔父

餘生荷乾坤斯辰即遭遇倏仰天地間悵悵百年意
至道亮助堅薄力况乘晚景轉終夜思窮勉難自樹
富貴何物偶來或相阻云胡勞心役後窮年歲
原野未為貧病子焉能肯為此奴婢顏從人執巾笥
末學事虛名徒為置書置所以古人學欲以見行事
柳侯本能文子雲多識字大節一以虧終身有餘惠
念之意惘然俯首生恐畏老叔學道者懷慨平生志

桃源

卷之三

五

經綸滿胃腹欲為蒼生濟邇來二十年造物苦相戾
然尤勿復云且以安吾義於時苟有益出處同一致
竊樣多恥心見人少生氣歸來竹下情指點舊蒼翠
衷誠出長篇獨領意中謂來者方自圖往者今已逝

調十五叔父

竹邊帶鳥兩三聲流水青山不盡情十載江湖相憶
地馬頭今日得閒行

喜陳儒珍來過

一住休言十日餘幾從門下望高車勤豈是愛留
客豪落近來成索索莞海秋風人去後巴山夜雨夢

田初多頂見說城南路楊柳千行綠漸疎

次儒珍韻二首

莞海東頭去路賒乘臘馬到君家十年夢裡相尋
處依舊青山兩岸花

高秋林下相逢日猶憶天台道上詩豈荷尊前易離
別歸來已是十年期

雨中有懷十五叔父

竹墅桃溪隔數村日斜猶憶雨中論十年重檢江湖
恨百遍相過未盡言

病中有懷十五叔父

桃源

卷之三

六

夕陽西下隔秋陰三徑門前舊竹林元復舊簾隨別
夢獨憐多病猶聞心絕交書在從人棄漫興詩成每
自吟出路近來休更問欲將青髮謝朝簪

葵陽樓為鸞大尹作

寂寞樓頭幾度開心長自向陽來河陽縣裡花如
錦莫共東風一處栽

九日二首

竹外高風怯曉寒自扶羸病過西園相逢莫作金陵
夢只尺秋花不共看

雁蕩峰卓接天蒼蒼萬嶺菊花前相看不用憐多

病夢裡鄉山已十年

居開

江湖歲月易蹉跎十載歸來少壯過與世難忘心欲
懶居閒无分病偏多向年紫陌頻勞夢在處青山足
放歌肉食也知非我日消埃未報奈渠何

短歌行贈十五叔父

去年失意登金陵感時愁緒心怏怏長歌短詠出寥
廓楊子江頭離別情歸來今年復失脚臥病經秋在
山郭林頭隻手多迷作白雲滿地秋聲悲老病主
愛作詩近來作者非昔時乃知困極發狂憤愈覺讓

桃源

卷之三

七

論生神奇江湖詩體最憂父閩浙蘇吳獨稱古蘭若
翡翠競翻飛碧海鯨鯢失奔走于嗟薄乃當何為黍
離以降周音衰誰可重刪復其古便欲從之問尼父
中秋坐病奉謝諸客友

故人邀我看明月有約欲來病且休乃知一會不易
得誰遣此生長作愁酌區區亦定分得失營營何
所求勸君乘健飲須醉明朝萬事良悠悠

桃源詩稿卷之三

睡起

睡起空庭及午時漫憑孤枕一題詩吾心覺得有安
處世事看來无盡期淺薄尚懷憂國論蹉跎不計買
山資倚門重檢林頭目百歲行藏只自知

寄謝虛堂用

崇文門外送行時寂寂高風想見之環堵可容原憲
陋儒計不及季卿思青編泉石无年歲日首紅塵有
路岐坎何一官真奈病夢中猶憶故人知

次韻徐陽牧村二首

桃源

卷之三

一

睡足孤村得勝先始知林下有神仙短衣野笛江南
路流水桃花物外人清世名歸隱自與高僧石
遺編多情漫讀商山訓為報證師已凱旋

三徑門前菊未荒動人秋思已悠揚江湖歲月初心
在岐路風煙別夢長每歎獨慚徐孺子一官誰老賀
知章黃牛雲下休回首正相空山山一葉香

次韻徐陽牧村

離懷一倍向來深讀罷新篇自不禁公道幾人憐白
髮多情今日重黃金雲生遠樹皆秋恨水滿空江隔
草陰敗絮不忘遺夢在相逢誰是舊知音

喜出望外寄一律

聞道官承詔旨昨昨下池州
分受賜曾留念官信輸金未覺你江海抵今猶遠別離何處
清溪夢寐來且具談詩句莫道悲情到黑頭

田家歌

歎且復嘆息一口力耕一口食十口衣食道有餘一
口苦為稻粱計昨日重到門十年產去租仍存
年年止辦一身計此身實難兼實難於乎吾民之命
天所命任爾一開不可復寧雖有地吾亦足

贈送趙廷堅隱者

桃源

卷之三

二

小橋流水人初去落日青山酒半醺
一道吟情將別恨相望直過嶺頭雲

奉十五叔父夜話有感

竹邊飯罷酒停斟擁寒爐坐夜深慷慨共談當世
事依違多愧古人孤懷耿耿乾坤窄短翼參差歲
月侵欲上南山望湖海不知明日定晴陰

白雲深處

岸海東行路若封白雲堆裡草茸茸一聲雞犬斜陽
莫知在青山第幾重

西鄰婦

西鄰少婦東鄰女夜夜當窗泣機杼今年春蠶不作
絲去年桑老无新枝七十老翁衣縣騙皮肉凍死手
脚皺年年唱名給官帛尺寸從來不上身於乎辛苦
輸官妾之職牆下有桑妾自相弄身敢然當惡織

短歌行

青青楊柳枝秋來不禁入茸茸路傍新艾不得老
昨日欣欣笑語同今朝掩面啼更風乃知百年果倏
忽作悲歌得明日請君北邙山下遊朽骨何曾多
白頭重同歸一丘土誰向身前問歌舞

冬日雨中覆屋有感

桃源

卷之三

三

凍雨蕭蕭敗絮白茅零亂未成編十年北地長看
雪不覺來是雨天

次韻四叔父還家樂

望望歸來若步難西極不共一枝安十年半落方差
命萬里歸來已蓋棺楓影夜寒心欲折裊花秋老淚
初乾淒涼一代論交重道夢從從誰裡看

次韻四叔父還家樂

見說還家无限樂休休得想高情一身在世惟君
父四海何人更弟兄行盡路岐終不定歸來心事已
全明彩衣不換黃金印未有微勞登盛平

書藏

擁被高眠夜正遲細將往事自尋思仰天但使心无愧在世雖教人盡知民極未亡終有賴海潮欲倒竟誰支相逢岐路君休問蜀道千人已坦夷

花塢讀書圖

陽山下晚風急白鹿洲前芳草綠看盡花飛留不得

歲暮行

歲暮若何歲暮若何人生百歲苦不長一日送來劇如死古來志士悲白頭一息尚存心未休達人

桃源

卷之三

四

往往亦解此秉燭欲為長夜遊歲暮君莫憂歲暮君莫憂昔歲千秋共如此

偶書二絕

未免今世人欲作一時樣所以終日間此心恒悵悵天上月團圓只與五六如何百年中人心勞不足

昭君怨

畫史君王恨琵琶賤文悲誰憐綠慘夜不及白登時

對鏡詞

妾年未三十心憂如病掩淚惜餘粧羞看嫁時鏡

度荒山次陳健珍家

度嶺南行半海涯海雲撩亂日初斜太一景象分明在處處煙村處處家

南望荒山近咫尺強騎驢馬一躋攀十年不記來時路行盡深山更有山

尚憶臺前登拜日重來元女各成行青山不用看雙鬢驚紋江湖歲月長

次陳健珍韻

十年海峽多從夢裡避黑髮多情今日在紅塵中

是非猶未定落盡松陰不改舊柴扉

桃源

卷之三

五

再次韻答陳健珍

春來一月全无雨龍麥根交半不禁昨夜芭蕉怨下聽多愁不上別離心

主人自愛天留客作長篇繫我行天上定无千日雨人間元有百年時

哭陳健珍先生

十載交遊一笛青山明月好詩歌猶在老凋零

蹉跎傷心雪門前路細雨東風長海羅

憶別

離懷今日轉難支。倚東風、憶此生。萬里歸來、身浪跡、一年甘苦是虛名。尊前楊柳看人醉，馬首青山笑客行。可是深恩、耐未得、徵官願藉亦何情。

北行書感七絕句

出門不覺三千里，兩月風光馬別八。記得去年歸去日，眼邊猶是舊時天。
孤舟此日遙江上，雨東風百恨生。遙憶故園椿樹下，依然惟有倚門情。

江南江北雨聲殘，夢裡風波亦自驚。使忽傳云上至曉來，添得驛舟迎。

桃源

卷之三

六

城中幾日不開閤，十里笙歌動地聞。釀酒椎牛達明夜，征南專待少將軍。

落日長林風色黃，哀鴻雁起滿汀洲。道上有除落目，食紛紛半黑頭。

長溝昨夜添新雨，起為行人洗客愁。

語天明風水好行船，冷州城下月初圓。十四歲時曾報道，西江急公於馬頭呵喝夜无眠。

次韻十五叔父送別

路歧元不定，萍梗本无根。在世已如是，何何所言。

次韻十五叔父送別

路歧元不定，萍梗本无根。在世已如是，何何所言。

自雲天姥嶺青竹，謝家園夜夜天南北。難消此夢魂，仰天出岫去幽浪。與大長，只有天邊雁，年年歸故鄉。

折柳堤

隄頭楊柳三千樹，亂絮長條接青樾。折幾回春欲，莫別離何處。客重經西，那忍憶陽關路。歌罷登湖上，停昨夜西風起，高柳不禁鄉思暗惺惺。

醉後戲酬金剛寺僧

滿船載酒金剛馬，一路清吟喚我行。寧無不知三百，列船頭出水近來輕。

喜雨

桃源

卷之三

七

今朝對酒歡无極，細雨濛濛兩日餘。昨夜江南有船到，微糧不用薛尚書。

傳先德有感

居常念先德，豪傑志。句聞故老曰：零替僂仰誰與言。嗟嗟，蘇氏姆欲語，聲先云喪亂久淹，歷心緒成糾紛。捕景拾遺響，猶然難自採，組織乃什一。敢云誣所親，古來喬木家所貴，在叶臣孰知有。後文獻失其真，傷哉固若是已矣。不復論及茲，幸宜植求以詒後人。

桃溪淨稿卷之四

夜坐

然燈坐深夜四顧無人聲
悠然冥漠外如見萬象形
明河入窓戶秋意來如响
有懷不能道攬衣下階行
蟋蟀在東壁近人鳴不驚
西風何從來砧杵淒以清
力盡淚亦盡何能到邊庭
共此明月光不照閨中情
哀哀天邊雁來往如經營
今年稻粱絕去年荆棘生
蕭相變赤土平地為滄溟
橫飛避鵲繳復有搏擊鷹
顧影失其侶空復念伶俜
孤客夜方永相對不勝悲
入門擁被臥展轉天欲明
鄰雞急更前明星正熒熒
挑溪 卷之四

苦雨歎

長安陰雨十日多
曉曉屋流洪及男奔女走出
无所適路者作詛語
東郊西舍煙火空青蛙滿甕生
蛇蟲來五月全不雨
夏麥秋田皆赤土城中米價
十倍而水一錢人彈勞

君王有道念民困
詔使尚書督糧運
博聞昨夜來
鴈頭無金舟鴈頭佳岸半衝鴈
白鴈人家委

魚驚傷心暗誦洪範篇
小臣憂國徒奉養
於乎何辜此民物災沴相仍
豈今日

偶為六絕句

冀北近來風土別
一冬和氣滿鄉畿
去年記得江南路
凍雨蕭蕭雪亂飛
城中米價尤比見
說官家一倍輕
幾日荒荒竟女舖衣
木通名
淚滿生離別
最苦貴女悲
今日相逢轉相慰
不勝私
華下風塵如附蟻
重臣分命手親摩
朝來道上傳新挑溪 卷之四

今春鋪光於金甌多

破屋荒村无膏處
城中逐日好隨緣
殷勤動事謝鄉意
秋種從來未下田

給得官家秋種至
竟相對急相炊
明年歲事休勞問
喫盡荒村薄酒皮

寄呈十五叔父

城頭凍日風如戟
哀雁嗷嗷回家鳴
莫怪近來書信少
愁心一倍別離輕

至日歸自天壽山

山頭月出霜初落
倦馬歸來路轉長
急得河午時

倒到家雞天已斜陽

雪夜

牀頭長夜如年歲凍鼓寒不報更自起吹燈看曆
鑑官軍方入蔡州城

題子昂書少陵集

莫至關塞海上山北風吹雨淚斑斑一掬不庇東陵
土瘦向誰家寫馬門

除夜

暗裡年光此黑頭落花无計水東流誰將多事分年
歲添得今宵一倍愁

桃溪

卷之四

三

燈前无語共妻孥數盡寒更聽博盧記得去年除夕
夜彩衣堂下笑相呼

清樂

芳草東風綠南枝玲瓏雪平生此佳句寥落幾知音
欲和倉浪調難招楚澤公近來江海上不數斷紋琴

和羅明仲讀史有感

大車東入周祥麟忽而蹄反袂登前途馬足半荆棘
自從黃巢來乾坤一更易不有曾中叟天下何能國
辟之聖巨鼇屹然立八極南面二百牛暴亂衆誅逐
漂流連生秦漢道乃一息傷哉哀獻餘所有莽操賊

六朝五代間此輩相接迹偽俗日以滋乃民失其職

誰刊禪代文別此白與黑品品崇陽烈衆筆有正色
大綱極森嚴萬目實具衆春秋千載心乃見此遺嫡
人生比輕塵富貴復何益君看奸佞徒變幻如鬼域
則列編簡中腥穢弗可滌嗟嗟今世人无爲後人惜

春旦

誰家之夢逢新地空歌道路塵幾日東風在楊
柳長安門外未知春

得寶慶叔父書因懷十五叔父

唐嶺南頭相別地斷无消息兩年餘春風自有還家
挑溪

卷之四

四

夢昨日新傳寶慶書

春雪

二月東風翻作凍兩年春意臘門歸越中兒女燕中
長不識今朝是雪飛

讀蘇老泉批點孟子

古人論道無出言皆有旨廣大極入地細微入毫芒
上以立紀極下以扶綱常嗟嗟民書此道自義黃
大明破燭大東曾有餘光屹然砥柱中障此類波狂
漂流秦漢來弱草不能航離鑠發奇譎搜覽凌荒唐
天猶存之氣喘喘坐臥驚如何此救果所以比膏梁

別製錦綉以飾帶帛客豈不眩耳目不飽飢寒腸
遂未世下多岐於亡羊懷哉瀟湘翁里啓斯文祥

春愁

獨上高樓望眼開春愁無數不來官河二月冰初
合京國經年雁未回故路關心妨下堦野田生事入
誰來何須更檢門前柳深放草生作酒盃

送沈侍御源深歸廬山

脈脈離懷此酒卮春明西外送行時風霜入地貌猶
難路中大蝶蟻知未老丹心終是鐵多愁青髮欲
成絲一官百里猶民社須信男兒事可為

挑溪

卷之四

五

題松

空山老樹只直餘廊廟棟梁千尺強多事丹青寄
崛強教屈鐵受風雲

秋日病起

兩月踰跼不下樓樓中光景病中秋容懷牢落弗宜
睡客舍淒涼先報秋山事漸生前日淚髮毛初減少
年頭誰家鐘鼓喧長笑尚銀河看女牛

風雨動秋動物華雁聲寒落葉雲遊年光向我心如
棘岐路從人眼欲於天地此生元是客江湖何意更
无家事頭上卷南窗下鏡裡動名未有涯

苦雨東黃吏部出顯

長安一夜雨如注大市街頭好買船戲看兒童種標
去水頭一倍似前年

借得南樓安穩坐銀幣慘怛相過不知吏部門前
水比我門前幾尺多

野外吏傳風雨惡生事不宜秋白頭父老泣相
語典盡春衣錯買一

傲屋歌二十韻予西至京借潘署丞屋以居

千里駐客歸客堂問居室鷓鴣僅一枝足以庇風日
主人飾外觀門庭故崇秩遙望西南樓樓頭相屹屹

挑溪

卷之四

六

曲巷四五重行客弗敢詰言託券書一語意已畢
明日入房門悔之不可出歌則比迴船支柱如比櫛
枯柱半驚龍敗壁盡藏鼠效辟吉多門補綴良无術
居者易為安見者心膽慄因循復歲年風雨轉飄沒
簷低輒及頭泥深高過膝不及燕雀巢錯比蛟龍窟
嗟嗟肯堂字作事在真寶貴此粉畫工賤彼繩墨律
弗念創造難棄置如嬰物世无九方皋相馬不相骨
託身非所歸肉眼久荒忽君子行見義終朝不能屈

秋夜

樓頭月色浸清輝樓下砧聲急短更未盡秋來心欲

亂杜陵病後夢先驚
蕭蕭露冷人無語
以磧天高雁有信
有信有信橫戈並
敵將軍昨日奏功成

送趙表叔允洪還鄉省

芳草兩年同作客
秋風萬里獨歸人
江湖涉歷悲遊子
患難扶持見至親
別意茫茫言不極
封書重拆寫難真
家門巷渾相近
酒盞言言莫負新

枉李賓之來過

素絲良馬西行路
自汝歸來秋相對
階前看兒女
多君一倍客中愁

送林秋官一中獄後便道南還

桃溪 卷之四 七

官道堂堂使節臨
省郎南去及秋深
中朝太命需論覆
下土餘生望恤欽
駟馬有門堪勿佩
渭橋無法可輸金
龍騰滿徑比聚空
谷經時聽足音

莫秋奉懷黃世顯李賓之兼憶十五叔父

夕陽門巷雨初收
獨客无言坐莫秋
只尺不來黃吏部
叔家同病李編修
林頭濁酒難驅使
離外寒花自滿羞
蓬蓬海風島南雁
送有人回首竹邊樓

桃溪集卷之五

閏九月初日雨

宿雨終朝仍作惡
西風今日轉生愁
客懷最是秋來苦
又是無端一月初

哭叔父王城先生八首

斷雁秋空遠
驚舟夜壑移
肝腸盡一哭
恩愛更何時
思髮英雄恨
青山布褐悲
誰將問直宰
傾覆竟如斯
遠信猶前日
離魂去去年
永辭唐嶺北
絕筆武林前
客淚驚秋盡
鄉心怨月圓
耿耿誰與報
昨夜夢依然
少小師生義
因依骨肉恩
名言猶耳目
燈火幾寒溫

桃李紅 卷之五

桃李紅春發
蘭得露華催
餘百年木零落
誤擲尊當代
无全士
吾宗第一人
長才終轍軻
肉眼少經綸
驚馬行殊態
鯨魚有神主
侯亦蟻蟻丘
壑共荆榛
追修仍老大
屹立自成童
宗族柳公綽
鄉閭陳仲弓
逢時知有命
在世可无公
流落他年事
无煩問壁宮
西北登樓日
江湖愛國心
抗詞悲永夜
愧汗發重衾
尚憶元龍臥
難招深人吟
桃花溪上淚
流水向時深
寶慶來時約
錢唐到後非
乾坤此兄弟
生死竟睽離
世路腸逾曲
江流淚不支
風塵雙倦眼
忍讀墓詩
道在窮者達
名存死亦生
雲霄无愧色
月旦有題評

夢難忘行歲分已明九原如可念不用哭吞聲

夜坐

短笛清砧共一樓樓頭月色是鄆州燈前笑弄兒
女猶喜雲未解愁

見雪十七韻

微燠情无寐起坐寒窓前虛度夜生白恍然月娟娟
晨雞四五鳴出門始知朝大門外積雪滿衢巷色相連
心知此稀瑞為我留年去年冬不雪疫氣苦沉綿
仲春足生災乃覺河冰堅也成陰陽化寒暑固其然
小人受時暖亦脚无制牽脚思去年好不受飢凍眠

桃溪

卷之五

二

溝壑且朝夕誰得慮周旋苦樂良不齊三軍猶在邊
邊城倍常冷衣甲久已穿宵戈怯橫枕私門急官錢
將軍擁羅綺酣歌忘封侯意未已獻捷功當遷
安得達明聰為君奏長篇

得王城叔父計後適太守叔父夾朝抵灣有劾

往拜奉此言意

西樓病起及秋初寒落天南客夢疎竹下眼穿鴻雁
日燈前淚墮鵲鴝書舟車只尺灣頭路替後羈縻
帝里居已掃虛齋待函牒別來相憶十年餘

灣頭路奉太守叔父

朝望灣頭路莫望灣頭路上遍行人起馬不能赴
長恨千里遠戚戚傷踈步千里一悲思腸斷不復顧
只尺故鄉來相對如寐寤豈不念私情公家有程度
翻思好夢身不如舊布衣賤一身輕富貴有羈縻
所以人於焉得深悟

太守叔父以禁例命別上館所奉此為解

東去三過更新詩愁轉湘江怨別時千里路妨灣下
泊十年心苦腸前曲小齋自足興居便明法能容骨
肉不覺喜滿前庭不得未論明日是分岐

則周司大命事

桃溪

卷之五

三

黃郎席上聆清論十郡官曹在鑑衡腹有陽秋隨地
轉眼元荆棘向人平妖狸夜靜羣心壯獨鶚風高健
翻驚荒歲青山台上路華門安枕藉餘生

太守叔父見答前詩依韻奉和

小窓殘月夢迴初青鏡流年意漸疎醉裡不談溫室
樹愁來多誦漆園書心從慷慨皆真境身到安時是
定姑自過來詩有出處消埃難報一餐餘

雪中四首

攬衣朝出門積雪滿平地朔犬二歲強壯起人吠
深屋經冬雪重衣入夜單去年青海北腸盡不知寒

兩冬春歲生作荒歲就知三百年拜是二為瑞

淺雪路寒馬蹏蹏不前更以霜蹄致更躡寒冰堅

讀王城家叔父行實有感

燈前撫遺照生半兄弟論交豈必多骨肉有知己

兄弟二人親乃為異側身頻浪問元元增既涕

西涯一二題為李實之作

長自俯清流愛此高閣美城外無遊人城中少山水

右西涯閣

客從東海來不見江淮水 皇都極天下中有北海

右海子

挑溪 卷之五

古寺何年有鐘聲薄翠華城中寸金地香公坐人家

右慈恩寺

綠下春水波瀾頭楊柳樹本是江南人不辨長安路

右楊柳灣

白髮爭秋山 餐不得飽倉廩萬家山中稻

右稻田

小園通市門外車馬塵揮鋤與耕三三園中人

右菜園

桔槔苦多械抱甕靈自躬春雨足生意皇天乃為功

右桔槔亭

濯濯青蓮池涼風起蕪穢米蓮昔有歌種蓮今有稅

右蓮池

都城俯半曠屹然此山尊天設豈有意障我西北門

右西山

鼓盡鐘在樓登登報更更莫更及發鳴愁人不曾寐

右鐘樓

近聞水聲遠聞水聲緩流水自公聲不得源頭滿

右水聲

官馬飲池水馬渴人亦渴白馬馬郎曾飲長城血

右飲馬池

挑溪 卷之五

太守叔父駐瀋下再奉二絕

未見苦日長得見苦日短大情何偏私不得人心滿

丁靈瀾下僕一日須百遍只尺十載心見書如見面

中夜三首

寒雞不肯鳴中夜如一歲乾坤百感并展轉牀頭淚

趣朝夜未半起坐青燈前重復亦解事問我不愛眠

出門即齟齬徒爾心怛怛不如小兒女熟睡到天明

雪不斷二首

天與豐年瑞一冬多雪天清嚴在朝夕那能見豐年

雪少歲不稔雪多災又支五風與十雨君看唐虞時

西陵

落日蒼苔凍不收
清齋元語坐西樓
餘愁自識天心
愛側席誰同
聖主憂靈未百年
妙伐本重隄千頃
鎮防流弱懷重
力知多少禁得
乾坤一夜愁
堤夕華

送汪知府

河洛新州命湖湘
舊牧輕車方就路
淺水不容舸
攔浦妨殊令
駟塵得上勞
襄陽知接近
邑里半通逃
時有驅逐流民之令

送李賓之編修扶持還長沙省墓

彩衣江上及春遊
春盡江南水亂流
明日白雲山上
桃溪 卷之五 六

路故鄉何處是并州

江頭春色送飛花
江上青山舊路斜
楚酒一春渾醉

客停車何日吊長沙

茶陵山水似桃源
山下人家幾處存
白髮不關前日

事太平今見狀元孫

道路埃塵漫馬深
贈君席上有孤琴
相逢不待南來

雁猶是秋江怨別心

奉錢太守叔父馬上有感

酒盡東郊二馬時
壯懷揮淚益難支
乾坤不合生岐
路骨肉誰教少別離
千里出塵還付託
一官坐食正

驛馬生城山下新
栽竹已負當年百歲期

二月憶林一中

二月春城未見花
故人何處憶天涯
兩年歸夢猶為
客十倍愁腸不在家
江上雁迴書懶遠
休頭金盞酒
還餘東風昨日看
明鏡短髮慘慘半欲華

次韻寄呈王慶叔父

往事應誰問
愁心祇自知
羈離終夜夢
坎壈百年期
落日懷人遠
浮雲過客悲
衡陽有回雁
不見到京師

春歸

城上東風送管絃
倚欄人在落花天
心嗟事往空千
桃溪 卷之五 七

載眼見春歸
又一年孤枕久
諳為客味空
囊囊囊買

書錢誰言五柳門
前樹不及蘇家二項田

送吾景端教諭江浦

青雲公道夫全踈
忽報先生領外除
世事祇今何處
是壯心回首十年餘
燕臺日晚催行馬
江浦春深入
鰕魚坐食一官雙闕下
送君真愧鹿鳴初

桃溪集卷之六

題有面寄郭筠心

建水南行舊路斜石橋竹野人家相思不及雙飛
鳥紅雨溪頭又落花

題扇贈陳牧村

赤日當空映午樓刺藤湘竹怯生秋不知白石南山
下短褐誰歌夜半牛

急雨

急雨如朋友怒雷海波半地欲西迴憂心兩日容多
少苦否直兼亦早來

桃溪集卷之六

次韻陸昌儀病起赴官之作

長憶離盆郭外村浮萍江海本无根我來君去誰為
病北路南岐總是恩多事不驚憂與滿相逢真擬好
詩論是非得失今何處夢夢蓬蓬又夕昏

期張子父講易不至

門前小吏報空回愁思千重鬱不開見說先生方枕
易想應直榻濟蒙來

題葉送林貴實謝病還莆田

東曹豈不禁促刺如君步秋風一夜生吳中是歸路
淒涼遼海東白首公孫度揮鋤瓦礫間黃金不曾顧

古人重食菜百事皆可作送君歸去來日涉園中趣
菜長病亦蘇青山日未暮

劉閣老先生輓詞

少壯遭逢起盛平 累朝凝望屬羣生動庸未極人
臣位文學今傳天下名清廟重違當宁念白頭元賴
倚晴情西江萬折東歸海砥柱中流日夜傾
不寐

寂寥門外斷音聲坐久空庭轉三更細雨相親是童
僕撫心欲問非平生風停潮下聽雞報雲盡天高見
月明莫怪樓頭眠未得荷戈宵汗有西征

桃溪集卷之六

暑日切西樓

暑日切西樓隆隆比重熱繞蠅書紛營飢蚊夜團結
赤脚苦欲焚炙手匪為熱仰天神與飛就枕夢不徹
恒情願局居畢志心始滅下步今即難卑棲肯非拙
君看林下士放意元時掣炎涼勢則然得失甚秦越
愛炎不愛涼尤乃人心別

次韻會稽六題為姜用貞賦

寧前落日半催鬼臺下荒碑亦草萊太息何年歌舞
地臥新膏肓為誰來 右越王臺
碧梧月竹兩无情曉德中天亦自驚寂寞岐周江漢

晚相逢端合愛佳名 右鳳凰山

郊酒為池比百川鳴條西去不通船真山平海君主

德非飲猶勞愛夕泉 右菲飲泉

越鳥南飛草華重巖山无恙得接連獨憐離杰生周

道不似中山米芝時 右巖山

郭郭自開目酒泉可知沈釀有平川清時莫訝人皆

醉秋水无心亦愛錢 右沈釀川

寂寂扶江夜正寒羅龍无地且泥蟠鮑郎山下誰家

雨深井生雲他處綴 右綴井

次韻黃允成進士奉使西邊散布花之作

桃溪 卷之六

舊看風高萬馬秋賀蘭山外古靈州彈丸不斥西平

土尺組終縣北虜頭高標大楚運歲月董金駝粟比

山丘布袍一縷中臺命漆室千年肝食憂

送姜用貞自親得堂字

馬頭征蓋曉風涼秋水南來雁有霜千里對君仍別

路兩年拜母憶登堂交游歲晚逢人少江海情深愛

日長黑髮紅塵誰獨念白魚青葢未相妨

黃蘗白鷺圖為沈邦瑞題 沈邦瑞 功授 憲 甥 以 荆 表

湘水西風昨夜秋黃蘗聲連暮暮愁一天鴻雁驚飛

盡落羽翻翩共白頭 湘水西風昨夜秋黃蘗聲連暮暮愁一天鴻雁驚飛

題竹

落葉聲寒竹葉寒寒風吹浪秋陰誰家船上竹枝

時時風不來江水深

題竹

深潭俯重淵切切竹葉寒風吹浪秋陰誰家船上竹枝

緩步有時停擢蹠之元竹葉俯仰出明初駭策登途半

前臨苦嶺接印縮腰懷惟應賢達人鴻飛激難亂

送陳師召四絕

秋盡湘江雁未歸馬頭黃葉向人飛多情正怯東郊

路一夜西風又客衣

桃溪 卷之六

古貌如心見者知論交况是十年期黑頭領蓋江湖

晚自把離盃寫贈詩

故國歸來十載初秋風不是憶鱸魚交游事業清

朝寧紫宸休戚舊諫書

君住南閩我浙東眼看歸路不相從武夷山下秋雲

白高出天台第幾峰

贈師召二十二韻

念昔初舉官與君實同舍少年江海心一見即傾下

世情重遠幅欺人每昏夜歸論故謫奇危頗惜資借

下此混俗流滔滔不停瀾清濁與濁淫泯沒相注射

疎拙慚未能效學且暇君心人罕知君面人可詐
詩之在璞玉誰與連城價又如无絃琴見者輒驚訝
又如不和羹人皆啖其美識君愧莫真羨君寧自貴
從君願執鞭送君空輟駕君去方莫秋君來必初夏
晴雨正覆翻蓬麻失憑藉理道貴目前渺邈唐虞化
聖賢足緒餘禮樂豈虛託紅紫苦亂朱根秀日侵稼
大喬造化爐僅足補其罅消酌亦滄溟培塿乃嵩華
意遠近行達人恐遭罵持節慰閭閻庶為知已謝

紅霞之夜話

莫色黃花裡秋風白雁前并州初到日越客獨居年

桃溪

卷之六

五

歲月難離意江湖長短篇西樓今別主猶憶對林眠

秋盡

秋盡南樓見斷鴻六街春霧暖如烘關河日薄乾坤
老朔風高片埃通遠地音書還作客壯年心事欲
成翁美人只在東西路黃菊清尊昨夜空

讀李賓之南遊稿

秋盡春行不住驂乾坤踪跡半江南范公心事憂方
遠司馬文章氣益酣飛鳥過雲真盡決采山登海足
堪貪錦囊入夜看長劍風雨蛟龍下碧潭

新寒

十月風高欲飲疑近陽樓閣快先登渾河水落初嘗
晴滑曙星馳已報冰上將駭塵還筆札內庭恩渥但
金縢深愁力知何賴濁酒新寒漫不勝

蘇溪書屋陳北溪先生讀書地

流水南來不復西遠流微派入安溪足音空谷人无
語茅往深山路有蹊天日曉垂華嶽海雲秋盡失
蘇軾草玄莫羨楊雄閣石室蘭膏勢漸低

奉待陳士賢憲副

獨客經年坐南窗接書先地遠紛囂自枉韓公
過下榻難為孺子拉江海交情青眼在乾坤憂鬱壯

桃溪

卷之六

六

心消他時接席催公句苦憶春燈倒夜瓢

雪中放朝寄李賓之林一中

匹馬殘燈未及朝長安門外雪盈橋侍臣睡足休通
籍聖恩深每放朝歲晚長鏡空橡栗夜寒精甲
老嫖姚初冬三白稀時瑞濁酒新愁緩自流

青州十三賢祠

列祖崇階廟祀專儼容如對十三賢勳名久矣宋誰高
下民社青州共後先山嶽海雲瞻拜地春田秋黍卜
禳年英靈終古潮陽并改邑須知不改泉

次韻林一中負外招飲之作

好酒投詩懷老兄擲衣分燭念當征江湖黑髮新愁
長歲月青山舊夢成塞北地寒春有信海南天遠雁
无情炎風涼雨空林晚愛誰家伐木聲

慕陶居士詩得世字

淵明曠世士矯矯不可縈折腰豈五斗出處非吾時
先生遺陶者為三徑足無已東水澄江足漣漪
飢鷹飽不去求為像鶴唳脫險就平陸取具吾所惟
青山月十載夢寐老不替憶君詩庭酒始是休官期

題岳太守葡萄

涼州西上萬山高五馬南來憶解裝嘗慕荔枝會上

桃源 卷之六

七

品為誰風味重葡萄

葡萄行

漢家五葉承平年坐收萬國期无前南極輝何北馬
邑東連甌越西于闐君王雄畧意未已侈心蕩軼如
湧永奇甘異味食不盡葡萄有種今流傳世人得之
比種玉一斗可博涼州牧龍珠馬乳厭誇遠使人
間輕穀粟已疑有訓古則然不寶遠物惟賢老臣
憂國心如煎將迎此意誰其先聲色徇馬盡為蠶
平作戒靈開邊文書黑一朝墮欲謝天下先

添淨稿卷之七

枉林一中公意語話四十韻兼東黃文選世顯
行有所之我心如不樂本无兒女情胡乃懷抱惡
賤念親交意氣又傾諾重愛海南州青燈洋西郭
你曾幾何歲月忽如昨雲雷競翻騰風火驚錯愕
比曝日魚終作鳴皋鶴北部才特稱銓書譽相若
若君心寬廣黃子性操約芝蘭本同馨參桂互為藥
拙哉鈍以頑藉此推與鑒有如醫師行跬步仰前却
有如驤馬奔附尾龍衛託情言未及竟 王命弗可
度友道歎益孤離秋豈相虐丈夫蓬孤志平信恢

桃源

卷之七

一

拓聚人麋鹿羣從憂團縛 朝廷自本根藩方實
局鑰耳目一障遮無紀乃顛錯上天日月深下土川
原涸豺虎當道周置柵設林壑誰為張文紀誰為范
孟博知士畏天明仁人重民瘼大體苟足觀小節或
可畧八郡官頗尊五品祿不薄禍福得轉移威權在
揮權於時必有濟立官良不作坐食光祿厨恥玷
清朝爵仕志鬱未降剛腸苦難弱聖言不我欺往轍
自君作宦為大无成勿以小而削大道亡多岐大明
破餘燭聞邦古稱越建陽今比洛流澤尚凝沾遺編
未零落泰山納培塿滄海受杯杓巨室荒歲儲良田

晚秋瘦肉眼失驪黃楊腹厭糟粕便排登要津迂古
求高閣遠功沮以疑近利甚而躍持此平生酒且以
對君酌

白雲起天末贈一中

白雲起天末冉冉來孤鴻我行不可遠念子心忡忡
誰无父母懷岐路限西東官家有嚴度孝理今所崇
關山逼親舍不廢主事共古人菽水養實及輕三公
進退苟足據脫徒將奚從

賣屋詩贈一中

西家屋破低軋頭得錢輒賣如脫囚東家屋好不合
挑溪

卷之七

賣新新墻壁舊高窗君不見長安賣屋如賣花朝落
東家莫西家登臨悲萬馬猶得失豈在千黃金

再往一中來過

楊柳風高隔御河夕陽春水漫生波尊前莫惜頻相
見見日終輪別日多

撤屋詩

長安寸地如寸金柵水架屋爭人等一朝官府浚河
水撤屋追呼勢蜂起君不見去年城中十日雨邊水
人家比湖浦家家縛板作舟航十日罷興心豈望一
家文也

廣國書院相散家前街後街咄相語瘡癥不修今毒
苦前年買土築高地今年賣屋无人至

次韻張汝弼叙別一中之作

客情渾欲亂酒盡勝開蓬萊水終枝壑飛花已別林
故分堪下石金盡况文心真賞今餘幾无絃漫試音

長歌對酒詩二章呈諸同年

長歌對酒詩共君念平生十年此出處四海今弟兄
集張君忘情酌君有深嘆君看盃酒間笑語傾心肺

翠屏障

湖山翠如滴林深意我前濕雲不作雨障此東南天
挑溪

卷之七

玉帶泉

洗耳豈不潔飲半濯其清寄謝水邊客駕我玉帶名
為王仁輔題竹贈郭筠石隱者

碧樹西風昨夜秋漢江无水不東流故園物色惟慈
竹誰寫平安寄遠遊

仁輔有母在黃岩

溪頭筠石晚蒼蒼溪外山光碧繞廊夢裡相逢驚夏
半冷風疎雨濕衣裳

紅菊花

一夕寒雲萬木風江山无賴酒盃中丹心不及酡顏
好秋裡黃花故作紅

吳汝賢聽雨亭小酌次韻

兩度來登聽雨亭前花竹比郊垌新運出水高平
屋短草穿階碧繞樓日落酒酣盡盡白主人客子眼
終青江山路遠誰先到塵土秋深夢未醒

七月望日入朝沾雨有懷張亨父兼憶謁陵諸友

下馬趁朝雨不休皂貂金馬濕盈頭衝泥漫憶登陵
怯苦潦真為沒堪憂歲晚稻深悲去雁夜深江海舞
潛鯢誰人得似張公子穩臥如山不下樓

哀土木

挑溪

卷之十

四

日落轅門號令頻一軍相對眼如瞋空遺滿地孤臣
骨誰斬終天誤國人故老百年猶涕淚太平今日憶
更新傷心莫問龍沙路北雁无情塞草春

魚將入淵深

魚將入淵深鳥飛薄天高安居與暇日帝力靈秋毫
所以君臣義倂仰无所逃咄哉漆室女倚歎心切切
杞人信多事鍊石非虛褒古來休戚臣欲濟同舟操
賴士昧深淺力薄志空勞負蛟幸涉海往往委波濤
全身豈不愛眾喙苦相遭馬公祚宋語此事應吾曹
訪金高義侍御不值

玉河東畔掖西垣咫尺來尋隔市喧驄馬風高猶在
路剗舟興盡不題門橫清絕寂靜新恨滿東倒海
駘山憶舊論尊酒相逢秋事晚客囊休道諫書存

百畝幽園圖

山頭雲氣薄高寒山下陂陁百畝寬湘水有情天未
老不栽荆棘只栽蘭

寶慶叔父承報來京既而自金陵南還奉寄一律

竹下秋深問索居路岐心事兩年餘別離又是金陵
夢消息空傳寶慶書學道未耐身欲困虛言无益志

挑溪

卷之七

五

全疎馬頭江海行將遍獨有青山可倚鋤

病中得寶慶叔父謝炳書感而有述

戶外秋光隔路塵夕陽衰柳一番新蹉跎病後仍為

客慚愧書來又乞身遠疏獨煩公道薦以空虛為首

宵車先作散衙臣青山故物寧忘世黑髮浮踪似愛貧

寶慶叔父既遂休致用李翰林黃文選韻奉寄

霜落長天一雁飛旅情无賴入秋衣獨行與世身先

病未老還家頗不違遠地風煙猶歲月晚春花柳誤

步非殘燈舊簡成癡簿力粗心未覺非

病中有懷黃吏部

樓頭初日照西欄十月風高未作寒遠地窮愁妨斷
酒壯年多病怯加餐驚心歲月兼程晚仰首乾坤獨
力難公道祇今煩吏部太平何日愛閒官

哭陸士柯先生

苦憶西州路未通閩山高極萬山空 中朝物論盡
須我天下蒼生獨後公文字百年餘舊業栽培中道
失全功墨衰何日停 新命遺表猶堪激下風 先生
居憂時起為祭酒不就

十二月二日夜病中夢得陸品儀詩四句既覺
桃溪 卷之七 六

因屬成之

亭外高寒俯碧灣中脩竹雨珊珊紅塵匝路水通
郭落日在門秋滿山吳下故人詩獨好燕南清夢夜
初闌不才未是運忘念多病惟應懷此閒

病中懷黃世顯李賓之二首

十日高眠書起遲緩尋方藥得中醫不才豈是官元
事多病惟應志未衰門巷雪深妨過馬江湖歲晚益
多岐衣冠論說今如此舊簡殘燈亦自疑
庭雪新乾不受塵硯冰初斷欲生春冗官歲晚堪供
病末路心多愧食貧袖裡是非前日定門前消息此

時具頽波砥柱中流見河洛何年許問津

歲除有懷東黃世顯李賓之

城中車馬去如雲城上歸鴉日易曛別路五千虛作
恨明朝四十是无聞蹉跎尚覺非心在老大兼愁病
力分欲問真源定何處相思中夜渴逢君

不寐

萬緒千條散不鋪擁衾无力費招呼馬公辛苦平生
業不學蒲團愛數珠

齋居憶吳品儀四翰

十年萍跡共朝暮此夕清齋憶舊吟燕雁有情何日
桃溪 卷之七 七

到吳江流水向來深孤高天抵空羣真辛苦平生學
道心岐路滿前方錯採驚駘無力費追尋

次韻周時可秋懷

幾年清譽在廬陵鄒魯門牆擬自登每憶生人聞大
道是誰流品別私朋駑駘歲晚勞馳頓鸞鵠秋高仰
奮騰逝水驚風看更急敗荷衰柳未相能

桃溪淨稿卷之八

醫谷亭為吳原博修撰作

君不見竹林稱七賢
汝歌劇飲空長年
又不見竹溪稱六逸
倒海排山醉終日
流谷中人如中晷
潰崩奔入腸腑膏
骨不着盧扁醫
坐後此君驅二豎
請君只種孔壇杏
請君只種濂溪蓮
讀藥傳考出靈秘
扶顛起死輕沈綿
俗儒陋淺俗學卑
文詞習襲功利馳
此君之風邈何及
坡老之說无乃奇
亭中主人坡老徒
因君更得良醫說
我願醫心不醫俗
莫道茲亭可无竹

桃溪

卷之八

客懷

客懷何處是歸期
目斷長天落雁遲
楊柳西風非昨日
芙蓉秋水已多時
乾坤有恨心如醉
江海无情異欲絲
盧扁不來岐伯遠
為誰醫病不醫癡

次韻資之慰潘時用臥病不能終場之作

病來秋夢苦難成
虛憶雄文見者驚
門下生誰脫穎南
諸葛且休兵
中流絕岸妨為力
末路紛歧愛近名
黑髮幾人憐出處
渴心終夜仰風情

長吟

掩卷長吟欲廢餐
坐看明月下西欄
壯心入夜多成

夢短髮經秋不耐寒
倏仰此身誰獨立
是非終古有遐觀
須知屋漏尋常地
生死工夫着步難

九月十日雨中候朝

十年騎馬候朝關
道路相看亦厚顏
猶喜姓名曾不忘
鴻臚催點紫宸班

有感別陳訓導熙

與君別酒未須斟
一見相忘意已深
慷慨劇談前輩事
憂深其切百年心
故鄉文物誰傳舊
道斯人直至今
曉色寒風在立樹
側身空谷仰餘音

奉石迴閣

桃溪

卷之八

二

上貞同室

滌瀨有時沒孤根
亦沉浮奉石苦不量
屹然此中流煌煌太初祠
高風在唐末落日野草荒
昭陵不堪謁送周深石復任唐德

每從南雁憶離羣
匹馬殘陽又送君
心苦迂談憎末俗
手持初政答斯文
民疑盡盡釋祠山
辨峒鞠鞠古意猶存
翰謨墳嶺碑錄其
壯就生當道恐須勞
物論雅懷應不愛浮雲

送潘應昌大理

蔽自東頭曉鹿鳴
相逢曾是昔年情
江湖意氣曾飛

勸歲月交游及老成
追轍改弦惟往
繫馬山鞭海足
平生對君詩
臨岐酒幾見侯門
涕似美

題薛尚書晴洲釣老卷

路隔紅塵第幾灘
溪深潭碧出漁竿
生來尚書別後鷗盟
在不放閒人把釣竿

聞華東侍講兼吳柯先生一首

地遠參差物論中
老成儒雅幾人同
恨高閣嶺天如
半臥吳江夢亦空
舊有平生上下路
麟无路避西東
敏伯不歸平不歸
舊應知半塞宵

題松送陳永清還天台

挑溪

卷之八

三

蛟龍入夜呼雲起
離甲驚秋墮地寒
洶洶風濤不成
雨不如高臥且泥吟

移家

逐地移家似放狂
任從風雨掃林樵
本无常登樓相漢非吾
土作客并州又故鄉
棲息一枝行處穩
縱奔千里畏途妨
卜居鄭尹休勞問
迂拙惟應學退藏

坐雨

濕雨霑泥比亂絲
小樓孤客坐多時
有人騎馬真如
怯決策登山未有期
天地陰晴自是路
消息此心知
十年誤作長安夢
迢滴難歸主上私

次韻送宗儒文令尹之永嘉

傾蓋幾何渾夙昔
停玉明日此西東
離家漸喜如吳下
舊路直曾是浙中
僻縣負山朝宿霧
大江通郭夜常風
雲深不隔三台路
河潤滙活九里功
雙闕下飛鳥直過大江東
丈夫出處平生業
喜道與衰百里中
漢治自須循吏傳
亦詩終見古民風
送君正是懷君地
相對離筵愧食功

和羅明仲弟中自懷之作

東閣前頭近
細絲竹長門外
有傳言
清嚴舊儲材地老大
自慚報國年
森列仰瞻吾道在
遭逢終荷

挑溪

卷之八

四

聖恩憐寸疎
懇款三策只尺威
顏即九天

送王允達還雲華

過江諸老聲華郡
開國名家節義門
洛下衣冠非舊日
醉鄉文字有諸孫
父游我惜遲傾蓋
推挽誰從輟去轅
聚寶山前百年事
過庭殘稿可堪論

再題王允達齊山書舍

歸去齊山山上峯
茆屋數間雲半封
朝陽有竹待鳴鳳
秋水无波驚臥龍
積書萬卷人不識
種德百年天所鍾
青品壁之路如綫
我欲登拜將奚從
青岩忠文讀書處
種德其堂名也

送延平先生十五代孫德安縣尹

德安大尹延平裔自說流傳譜牒真公去先生凡幾
代南來吾道定何人考亭遺教淵源正孔廟誰煩俎
豆陳絕學一鳴三百載遺教是宋遺臣

送王舉人歸寧海

榜頭秋卷過逢地袖裡殘編感慨餘七國未平鼎錯
死百年流涕賈生書東南物論吾邦最風采規模之
國初莫更臨岐談舊事酒醒無賴重愁予

予同年進士一百五十人自天順甲申以迄于
今僅十有二年中間得喪悲歡盡物故者幾五

桃溪 卷之八

五

之一感念今世景懷然為之出涕因取其最
可哀者得八人人為一詩以洩予情云成化乙

未夏四月十三日志

目斷寒雲淚欲傾瘴天炎海盡平生咄嗟莫更驚仙
仗萬馬瘡瘡不敢鳴 右胡以道知州

列疏當廷抗逐臣動人風采尚嶙峋馬頭元復青齊
路長使諸生泣後塵 右楊朝重僉事

同年情誼復同鄉生死江湖淚幾行遺草半函心事
晚忍將衰病答君王 右王尚德主事

一道風霜百里春黃金出鍊愈精神栽培此日真何

意不見松梧見棘榛 右沈澄之知縣

玉河燈火夜分暫十八人中氣最豪病骨為誰衰弱
甚不勝清論尚嗷嗷 右郭文瑞員外

哲酌會泉不共流忍寒端可卻重裘平生喫著真何
語到死胡為故老羞 右張暉吉行人

綉斧新從下邑來斷碑遺愛半崔嵬殷勤後復更丞
相吳許人傳作郡材 右劉淵深御史

惆悵齊門憶改絃每於清論輒冷然黃金作印知何
用只博蘇家二頃田 右徐大華郎中

次韻荅陳牧村

桃溪 卷之八

六

倚天長笑果癡兒世路低昂斷未知珍重來詩三百
過向人心緒比焚絲

別離何用太分明水底魚行亦避清安得浩波三萬
頃不教人怨汝南評

題夏太常墨竹

落落平生老可心醉提濃墨寫秋陰一枝流落人間
世曾博兩番幾錠金

奉酬終思敬兼東素德純大尹

百過長書意未窮時星芒色動秋空矯持力其輕生
論感激心多起懦功桃李盡教深棟具芝蘭終伍艾

蕭叢殷勤再拜新邦尹坐食宜應愧下風

贈鄭廷韶南歸四首

世事无端髮半侵送君歸去憶君深休頭濁酒通宵話不盡平生耿耿心

西風吹動客衣裳馬首逢君又故鄉不是尊前重離別十年惆悵少何郎

雁蕩天台只尺間青山如夢白雲閒微官誤却无窮事眼看南來又北還

十載江湖盡路歧歸山落果男兒相逢莫道功名晚到手功名我自知

桃溪 卷之八

七

柳溪詩稿卷之九

退直遇雨東師召賓之二兄

黑雲如輦雨如傾只尺金門不可行天地有情君信否更遑落雨外邊晴

四川

西川夢裏如相識來歲西頭鶴鶴東斜日倒山渾只尺逆風奔海來終窮近人鷗鳥機全息傍水園林路盡通我憶五湖歸去晚願憑深淺問仙翁

題蘭竹畫

修竹幽蘭本共清陰厓深谷一時生天高地闊誰知

桃溪

卷九

得野草閒花別有名

送吳原博修選省親

千里書來自故園九重心遠隔西垣留連重切宵衣念感激終煩書錦恩歲月幾何勞別夢乾坤多事欲忘言青燈入夜懷君地東閣前頭舊業存

送董進士復宰黟縣

亂雲深處萬人家流水青山是縣衙公事不妨春事晚石田過雨看桑麻

送吳汝賢三首

十載論文此送行別懷如渴酒如傾相思昨夜江南

夢似聽離聲落雁聲

廟廊心遠亦江湖關鎖大高更海隅為問卜居林柱
史秋風貧病樂時蘇

歲月江湖路有歧重來須及莫秋時交游十載休勞
問天子臨軒待賦詩

寄王貢士純

萬山如束水如環知是湖山第幾山歸去辨香須再
拜紫陽碑老雨苔斑

金門待漏圖為修撰汝賢題

明河耿耿星在天重城夜鎖春如年馬首紅塵語數

桃溪 卷九

二十一

歇下車轡心茫然 君門只尺心萬里疊閣層樓
倚天起宵衣一念四海通一夫不獲誰所恥干嗟此

意知者稀答變不作伊周微勞魏名臣豈倚匡轅寺

小吏勞是非大臣格君先格心俯仰直使神且臨明

星在天人在地可使私恩易公議周師作書匪必然

吳子觀圖得深意予生誤蒙 天子恩才薄位下空

心煩坐食遠巡老將至年年隨例朝金門

寄王太守叔父 二首

湖學傳聞隔歲開力將忠孝起推顏黑頭愧負平生
青立春風坐下來

少壯心憤不及初殷勤重荷別來書歸期十載還如
夢道向南鴻話卜居

退悼王五叔父 二首

王城山下起秋風林竹蕭疎尚幾葉江海茫茫天欲
老為誰辛苦楚詩窮

梅屋贈鄭道浦司訓

桃溪 卷九

三

節屋數間東浦東老梅屋角如虬龍寒香隔水只十
里落月滿庭來九峯春深顏色不改俗歲晚精神堪

夜坐贈王古直

筆底煙雲神裏書布衣江海十年餘乾坤入眼身如
窄何處先生是定居

獨挑連牀比兩僧渴懷如洗氣如蒸拂衣又是明朝
路慚愧先生且未能

夜坐有懷章父賓之二公

懷麓滄洲如對面一登深夜歲將闌寂寥已

兄弟交情四海難俛仰未能酌素約追趨猶復念
微官聖途闊遠非今日目斷青霄望羽翰

送張公實少參得周字

酒盡離筵急去舟送君重上驛南樓功名未極官三
轉江海初逢歲十周藩省渥恩新付託禁垣風采舊
交遊萬金獻納无多地兩浙安危繫此州

齊趙祈雪天韻

皓月當空玉漏沉太意香難尋一冬和氣發春
早三日清齋坐夜深

各抵今思郢曲放舟何處是
山陰廢廬無人文

誰獻 君王六氣箴

挑溪 卷九

送祁郎中使朝鮮

珂馬堂堂擁隊行大江東去出遼城皇威不與天
區隔使節曾爲國重輕邦本萬年今日詔歡聲一路
遠人情近來北地全通貢道中朝已偃兵

八一軒襍咏

糟粕曾聞自斷輪劫灰何必是甌秦鄰侯架上千

卷不救平生幻夢身 右看書

碧天涼冷夜初深一奏朱絃萬古心獨鶴不來江海

遠爲誰重整斷紋琴 右彈琴

愁海茫茫萬葉萍一盃那可破滄溟醉鄉田地君須

到今日无人愛獨醒 右飲酒

墨池春染內園芳玉骨冰肌別樣妝彷彿徽州孫太

守月明顏色在黃牆 右畫梅

力盡西昆出險艱黍離黍亂襟秋官多情願起河汾

子漢魏于今尚可刪 右吟詩

百戰紛紛笑觸鬚感黍離黍亂襟秋官多情願起河汾

用多事憐君一着間 右圍棋

寂感何心果自隨鬼神无語得先窺須知屋漏忘言

地不是參禪入定時 右靜坐

退直歸來午夢餘竹林疎簾此安居誰知四十年來

挑溪 卷九 五

事都在黃梁未熟初 右熟睡

陽月二十四日恭謁 康定陵

優命新傳出御筵絲輿蓋擁晴天九重再拜恭仁

冊四海重尊景泰年宗國敢忘周并翰寢園終是漢

山川吾 皇盛德今无比精爽應知一慨然

瞻雲圖 二首

白雲渺渺青山外是我思親獨立時安得无心長在

望出山容易入山遲

梁相忠勳千載事平生純孝此根基誰言惆悵瞻雲

地不及艱危取日時

臥病不預齋宿呈諸同年

客懷寥落病相兼
尺尺清顏失顧瞻
空憶爐香隨茗碗
漫憑綵帙伴書籤
此心自信齋明久
在處真同對越嚴
十載東榮詩卷在
墨池春藻待君添

病起

病起風光四月過
蕭蕭雙鬢不知緇
猶憶午飯還宜粥
入眼春衫盡換羅
筋力轉妨騎馬怯
路岐生見出門多
百年夢覺今如此
一笑青山奈爾何

題畫寄清暉

宋公筆法雲間取
二沈風流更不凡
春盡墨池三萬斛
波挑擲上雲崑

桃溪 卷九

六書變滅同煙霧
流落鍾王八百年
地下若逢松雪老
莫言科斗是真傳

哭李陵之貴之弟

年少謙謙若老成
胸中豪氣果崢嶸
不教麟鳳終爲瑞
何用乾坤費此生
行道每聞師友論
入門驚見弟兄情
病來鄉思无聊甚
爲爾淒涼淚一傾

古木寒鴉圖

懸崖老樹如懸藤
虬枝屈鐵相崢嶸
陰風晝號不作雨
水鳥僻易爭空明
寒鴉同來色悲壯
兩兩枝頭屹

相向仰參寥
廓失孤疑孰挽
煙雲欲狼抗
有時飛上朝陽殿
許身願逐雕梁燕
朝陽老鳳唳不鳴
鶴種鷄雛紛斥譴
君不見江都日莫
楊柳花至今腐草
蟬啼

送鄭載道大尹還黃岳

短髮西風昨夜秋
別懷相對水東流
淮陽不薄今須召
河內尤宜敢重留
萬古民心終皎日
百年歧路此登樓
朝端風采行人語
驥馬傳傳是鄭侯

題傳曰川所藏古畫

生綃半幅裂欲斷
茸拾重新比料篆
細看筆意是何

桃溪 卷九

人慘淡模糊不堪辨
古來畫史誰流傳
點畫不在圖象先
乾端坤倪久茫昧
神傾目蕩爭幽妍
君應何從得此幅
古意盈盈生意足
奇花異草紛有情
飛鳥鳴

虫亂相觸君家樓閣非
米船愛畫好古心
拳拳臨江東流去不返
更皇寂寂今千年
我亦平生好古者
對此深情不能舍
是錢買畫只愛山
更欲從君問真假

卷之十

送戴廷珍提學

別意匆匆不可招路歧如夢入紛紛遺珠未盡收滄海驄馬仍頻出近郊拔茹自須先去養救渾終亦念投膠驅馳不待堅冰至風色驚傳十月交

題王孟端竹

湘妃有淚空成恨湘水无情去不還日暮鷓鴣春雨裏行人休過九龍山

次韻李賓之聯句贈李士常舉人

別懷如夢隔疎窗書在行囊酒在缸敢謂身名非斷

桃溪

卷十

十一

梗獨將心事對寒缸迂談自昔翻成笑古調于今不
是腔下邑陋儒誰復數將門才子本无雙明珠照乘
羞燕石熟路輕車仰駿虎白首豈容孤劔按洪鍾聊
復寸莛撞交游有分神先往邂逅重來意蓋降五夜
詩成勞石昆三秋水落見吳江鼉鼉滿徑悲空谷砥
柱中流急怒濤東魯門牆今幾仞願從顏子問為邦

次韻李賓之至夕有懷二首

自起開簾見月光客愁无奈此空林為誰宮綫初添
日猶是寒宵一倍長

屋漏分明有隙光獨眠誰不愧惟林乾坤俯仰无窮

事一世浮生百世長

次韻李賓之歲暮病中言懷

一日不見三秋如美人只尺城西居人面漸與歲年
改心事不隨踪跡疎乾坤變化有今古聖賢事業非
空虛忍寒高臥幾時出吾欲執鞭驅爾車

齊魯諸同年兼懷李賓之知己

燈火重輝此地初同來已是十年餘論交半入新僚
交與舊知更重舊盧浮世功名何日定故人踪跡未
全疎獨憶多病城西客去歲茲夜正憶予

齊次東東院諸同年

桃溪

卷十

十一

檀屑香清蠟炬紅曉星半曉月當空掖垣自與東西
隔齋閣空憐日夕同健筆幾聞鸞石渴心時復仰
詩筒腐儒事業真堪笑斷送風光此夜中

次韻陸諸儀齋居之作

金峯擲地已千年流落重煩大治甄昨夜燈前有鋒
鏑逼人光燭生鏌

南郭人見慶成年蕭鼓聲中擁隊馳萬馬不鳴春豈
靜消城初日照戈鋌

次韻傅曰川修譚慶成之作

懷昨初隨上假參政廷朝士主吏南傳歡以臨高呼

此自與自中... 幸甘馬... 十載... 白... 東...

再次齊宮韻

寂寂天... 關... 疎...

批漢 卷十

三一

李子詩... 一朝... 誰... 而我... 水... 次韻... 无... 越... 上...

送秦太守廷記

江湖姓... 合對... 在詩...

寄呈西叔父先生

五年... 甚相... 此生...

再到... 問叔... 批漢 卷十 四一

楚然杖藜春酒桃溪上

兩年... 浪山... 易裁...

讀十五叔父遺稿

流水... 訓憂... 心知...

曰川席上分韻得林子

主情... 此日...

蒼苔草廬席待君心看山未擬懷西郭伐木如聞在
遠林最是舞雲風日好幾時歸味聽餘音

次韻賓之侍講 經筵十六韻

虞周千載治大道在道經茫茫漢唐下襟袂競門庭
中賈有至教昧此一與精吾心久乖隔況復念含靈
懷哉位育化誰與成其能豈无黃老術亦有申韓刑
那知雍中天不見井外星 清朝幸遭際聖學方昭
明羣英約先達疎賤亦隨行經惟近君地何必位公
卿程朱古賢聖遜避若何難身豈所願於此非忘
形長歌思激發一一見君情消埃與海嶽意遠言則
誠

桃溪

卷十

五

誠驚駭本无似見之氣亦增如何韓公者一職以爲
榮

贈表叔趙巡宰

仰首姻盟兩代初江湖何但念離居平生愧讀陳情
表此日空懷論薦書官事十分公自力世途三昧我
全疎過家正及秋風早蓴菜爲羹好鱸魚

次韻太守叔父貴翁見詒之作

歸來喜氣滿眉黃看盡暮紅到晚香尊酒有懷同栗
里功名何意薄淮陽人生最是天倫樂世路无如別
恨長昨夜夢魂江海上分明拜舞彩衣傍

張亨父席上限韻賦得清風題

拂拂初從殿閣東傍花穿柳六街通如聞道上有餘
賜安得人間皆此風南凱萬年懷帝堦北窓長日稱
陶翁晚涼匹馬橋西路吹盡殘醺滿面紅

次韻顧翥面小景

空江收網雨收蓑聽中流軟乃歌莫是晚來風色
好片帆歸去已无多

江東田舍圖

長安不識五侯第茅屋數間江水東閉門書臥氣如
鬱抱膝夜吟聲在空至今傳笑宋武子何日可忘龐
桃溪

卷十

六一

德公我欲持之奉 明主爲君擊節歌幽風

之意 次韻奉酬賈之爲予代邀用貞秋官兼致速來

瓊瑤欲報敢言无折簡其然隔夜呼踪跡更誰實與
主心情久矣我忘吾衝泥不假崔郎馬踏雪堪過賀
監湖最是晚涼微雨後小樓斜日未全晡

再用前韻奉贈用貞

空山伐木聽還无楊柳風高鳥亂呼交道久慚嵇叔
夜感恩誰似管夷吾黃金匹馬終千里白髮扁舟亦
五湖世路到頭君看取桑榆光景在西晡

次韻三首寄歸師召得後之喜

宦路多年長子孫黑頭翁
世福澤先歸積慶門詩句
重閣將軍載酒他特事文
階庭誰復見蘭年君是回
種海中仙果再生華詩書
許論事抵今何但足已應

欲令天下皆為黃髮翁
桃李榮將軍刺史功莫
桃李
一卷十
七

當出古廟第宅傍若為腥穢流其芳君不見黃溪
之神處後至今耽說河東柳又不見荆公數
孝子欺慈孫於平路碑在口不在文勸君莫

與師召過北海子因憶舊之相約不果却寄
鳥外青山宿雨過馬頭西
起秋色平分隔水多歧路
蹉跎歸來莫怪相期晚不
贈高司訓寫真真个尚配
解衣盤薄定何年秋水江

相丹青何必藉君傳人心似面應空別世路如棋未
足憐只尺瀟南風日好移家休戀廣文袍

送簡先生致仕

海天空闊美雲道路傳神記下風一代科名誰比
並兩朝勳節儒優崇弓裏文米身堪繼廊廟江湖意
下第遺三疏容易去漢廷曾見起申公

次寄席上聞詩得二十韻

十年家務欲辭通珍事常違與不孤縛酒戒親典
前席奴奔走今能相與懷晚歲仍張弛文客經時正
下第遺三疏容易去漢廷曾見起申公

一卷十

八

侵晨發折簡殷勤隔夜呼石鼎聲中驚得句博山香
裏坐圓爐勸酌不盡醒還醉倒渾忘爾與吾已覺
形容成老大個個冠佩強重
驢同槽恐自污言足竿頭
年光有恨嗟流水世事无端
仰也應應廟亦江湖遭逢不
夏秋幾險到來看一節行
元非悲志在移山始
業本虛无狂言似怪翻成
陰晴君莫問此生襟抱只

桃溪淨稿卷之十一

贈胡提學希仁

竹林何似說平生十載江湖識姓名
交道每憐神獨住論心胡笑蓋須傾
文章大抵時高下人物從來國重輕
桑梓東南風教地為君翹首不勝情

遺腹兒死莫離附耳語生何為妾心可撼天可欺天
可欺天可欺天不知豈不聞遺腹一旅興王此其始朝
唐虞會稽眉目廢頭老丁安用彼遺腹兒今有子兒
有子母不死

批溪

卷十一

十一

次韻倪舜咨歸省之作

十載雲山憶共歸馬頭南望路巍巍
九重再荷君三賜千里空慚遊子衣
歲月幾何人意別江湖如夢客心飛
乾坤萬業自燈在太息平生事事違

鵬志春雖意不勝別離相對益難憑
塵踪滿地嗟浮梗古道何人念結繩
文字此生堪自笑功名隨世已无稱
鳳毛文采明時瑞珍重清街玉署冰

齊居次韻答賓之成化十四年

老大真應愧我兄文游何意託三生
論心每共陳蕃榻多事胡嫌越客盟
鐘鼎傳名覺早星河初轉夜

難成披衣忽報驚人句側耳如聞擲地聲

次韻長酬明仲有懷之作二首

客懷零亂髮毛稀慚愧東風酒力微
晚節功名誰獨保壯年心事我全非
忠龍入夜驚春鷺鳳為中大覽德輝
自過來詩看出處不勝汗欲沾衣
往事紛紛當品評同行長是不同情
冠裳豈合終欺世造物從來亦忘名
入眼是非休更論到頭心跡要俱清
英雄事業真談笑幾見明庭學請綬

次韻謝黃門早朝

向晚明雉雉裏稀早春光景熹微
殿庭催放千門

批溪

卷十一

十一

綸陛戰遙分五色旂宮燭影低朝日上御爐香動暖雲飛
却慚淺薄非臣僕也自叨陪拜瑣闥

次葉文莊公喜雪詩韻為王成憲儒士題

又見深宮望雪天侍郎詩就憶當年
齋明要切宵衣念迴輅誰分大造權
憂國有情書卷裏故鄉遺恨酒盃前
空悲此日陽春曲多作西風雜露篇

次韻題雪竹

層崖東欲裂百卉淒以殘此君強項甚凌厲欲欺寒
二月六日以病辭校文之命寄賓之侍講
門外遙傳使者駭病來心已謝朝參極知敦道恩非

細頗怪驅承力未堪物論幾何辭許與文章終古變
融涵寄聲珍重平生友報答无能祇自慚

天籟庭

萬籟忽如瀉蕭然林壑醒幽人正无寐吳更下前庭
九斗壇

九峯山下龍所鍾九峯山上雲濛濛神光夜照清淨
宮夢覺直過仙壇東張水曹何樂點同泰奴心怛怛
隨車甘雨山上來不救臺城夜深渴

題青山白雲圖送人歸吉安

江上青山水亂流江頭風色動歸舟白雲回首天南
北不是并州是吉州

桃溪

卷十一

三

次韻題宋理宗莊監簿遺物時墨本已失

翠華南渡自為家內苑春深盡種花遺簪休言莊監
簿亂星先墮苑東涯

送邵舉人還鄉

長風捲地不作雨客子出門還下車天涯目薄怨芳
草水國春深驚化魚短髮蕭蕭北窓夢壯心黯淡南
鴻書到家休更說官况為爾執手仍躊躇

題畫四絕句次賓之詩韻

空林驚薄莫弱羽豈勝秋多謝東風意相看未白頭

春枝肯欲落野樹不知名慚愧啼山鳥殷勤為盡情
海燕西飛日東風一半過相看楊柳樹未老欲如何
獨樹秋聲急長空鳥迹稀无煩問前路更向高飛

題扇面小景

竹色波光共一天棹船歸去正堪眠野塘只在湘江
外擊鐵還聞有濟川

送張養正都憲巡撫宣府

翰林徑屋都臺命屹屹此行人所難先聲知是將家
種家風不作儒生酸比門鎖鑰可非進西夏功名元
有韓百年公論始今日吾道正爾增遐觀

桃溪

卷十一

四

次韻李侍講感懷之作

小窓看雨長梅苔天際浮雲一半開世事盡從醒後
別好懷長是夢中來幾人富貴曾非命何代乾坤不
愛才自愧此心還自笑為誰相信復相猜

奉和會總菴詩韻

遠書珍重出新菴猶帶青山石上嵐千里夢魂空與
北十年心事盡湖南歸來未覺在園晚怵惕深知雨
露恩欲報王城夫子道夜臺无路啓重緘

題宜興邵主事畫

參天老樹凍欲死弱柳抵死相禁寒裏翁多事不作

臥猶欲與世觀炎涼

途中遇雨再次師召韻

短笠輕蓑欲傾一程難似兩程行夢驚九折過長坂望極三神隔大瀛在處路頭皆坎坷幾時天氣是清明多情不及南歸雁剛待秋風一夜鳴

贈致政王大尹

弓衣采雲霄上江漢風流天地間老去試為光化縣倦來直倚洞庭山眼看来路崎嶇地心憶平生骭

南溝燐

桃溪

卷十一

五

南溝燐夜殺人冥風晦雨蒼蒼平湖濱行人誓天指白日宜見南山虎莫見南溝老翁膽通身拔劍起舞雙目噴酒酣夜半忽往扶顛拯踏赤手竟活南村氏于嗟乎南溝燐天地生人有正氣何物鬼物憑其神我欲執之獻上帝嗟翁不作矣吾誰與聞于嗟乎世間幻妄百千狀殺人豈獨南溝燐

奉 詔育材為王謝二學士賦

綸綍親承紫詔溫皇比坐擁玉堂尊百年棲宿繡地四海瞻依桃李門風教抵今關治本文章何但谷君恩遭逢尚憶登瀛日慚愧青燈舊業存

題怡雲閣奉寄十六叔父

山上白雲山下竹每思親處較相思愁心百折天南路不是江東日暮時

贈林克猷司訓

常布論交地江湖憶別年人嗟門閥異我識弟兄賢歲月頻逾驛風雲幾着鞭壯心猶黑髮故業但青氈富貴誰非命文章或勝天到來直偶爾相顧各茫然早是羣芳舊接應接如連世途休坎坷吾道未屯邇焚柯桐川外移家浙水前南冠還過越北客尚羈燕契闊從茲始追超每自憐明時露簡棄主教此數宣

桃溪

卷十一

六

首着盤非冷泉比位特專正須敦大化何止吞微消薄劣甘樗散蹉跎笑尾全平生寒闊意愧爾不成篇次韻東沈仲律僉憲

午飯留連到夕燈馬歸槽檻寺歸僧交將一代慚非淺頃倒三年斷未嘗心憶離職聊共味眼觀歧路各相能澄清好是平生志更待高車攬轡登

送林夢菴致仕得聞字

不是明時苦愛閒獨於中道念惟艱百年士論瞻依地此日先生進退間心為每憐心事赤還家猶喜髮毛斑交將一代今前輩把酒臨風抵厚顏

次吳元博東明寺懷陳王汝韻

忽見新詩如對面足音空谷此是然還思北客仍千里
里到東明已十年文字久知鄉曲誼交游兼識弟
已賢元端更作清直話又是懷人一夜眠

為吳興文瑞太守題良花鳥圖

我輩流離到吳興
老為誰流落到吳興

次韻應憲副道懷之作

交游長日憶當年千里重逢一慨然
少壯心情嗟已晚老成風采尚如前
乾坤未惜吾人在岐路誰甘衆

桃溪

卷十一

七

目憐見說郎鄴真昨夢莫教空苦學登仙

自笑二首

自笑逃名浪入山紅塵踪跡尚人間
掖垣未較金闕

籍徽省先升甲班

清時如敢薄承明潦倒无堪言
念輕自笑在衣翻

俗姓名先已落編氓

路更難入去與金雲

次韻吳元博律廉賓之知已

痛痛疎離
古而首懷
斯年重會城南舍
推興休辭石鼎篇

雲寒月夜
最難入是名詩心軒車再向朝公過
夢歸猶歷李

桃溪

卷十二

一

賀吟已辦東窓供筆札莫教西望滯冠簪

送戴進士師文還鄉舉姻

仙闕初辭珮凌河已報駟曉分
天語比春與畫遊

南拜慶重開協還家晚路貪人傳
真盛事我識是奇

功名豈龍門躍才應虎穴探唐科
紛第一漢策更誰

三少憶心能壯狂非氣特酣逢時
羞澁忍憂世劇焚

懷化重開門始網先父子參
早妨官例格終倚聖恩

聖恩禮之虎其三星在戶
聖恩禮之虎其三星在戶

聖恩禮之虎其三星在戶
聖恩禮之虎其三星在戶

聖恩禮之虎其三星在戶
聖恩禮之虎其三星在戶

送占城使臣者

廣海非重譯，占城自一家。當難敗類班，而過華
天域今无外。皇威此未涯，令周使節，新懷漢星
槎。

齊居東山同年 成化十五年

接膝虛齋，半聽漏聲初轉。燭花偏清，最地切人无
計，快轉心多，夜不眠時。此意所行在所，春郊先卜慶
成年。甘泉競說楊雄賦，繼繼生民后，穆篇

齋居次韻李貫道侍講

批漢

卷十二

二

宦轍悠悠各歲年，眼中岐路幾更遷。老成公最能容
我，薄劣吾今已讓賢。昭格致言臣力盡，端居具識
聖心虔。豐年有瑞，羣生見三白，還如舊臘前。

次韻蒼南齋諸公

只尺西垣近，內城漏聲清。徹夜无何月，明自與疎燈
亂。風定還聞簷，折過舊欄尚存，隨地改虛齋如此，閱
人多出，明滿地落殘雪，又報陽春鄂客歌。

慶成席上次韻蒼南李諸公

龍蟠又見去年春，醉裏風光雪裏新。感激恩多惟海
嶼，置之公次人，每亦上門，賜冠履還隨上。

送胡忠宣公新命

廣海非重譯，占城自一家。當難敗類班，而過華
天域今无外。皇威此未涯，令周使節，新懷漢星
槎。

長信詞

巧藥春深映曲闌，海棠枝上雨初殘。合歡扇在君須
記，莫放秋風一夜寒。

送宗勳表姪還黃山

堂燈大夜相看行，李膺前日雪寒愁。歷十年重見

批漢

卷十二

三

老侵雙鬢愧為官，夢中歲月家山遠。世外風波骨
肉難，抑塞滿胃歸未得，封書休但報平安。

送吳元玉冬官還南都

相思何夕此相逢，又報離筵郭外供。客路交期驚晚
合，馬頭詩興及春濃。星晨夜靜勞瞻闕，江海風高憶
佳客。安得湖州千轡，續贈君東去，寫吳松。

阻雨不遂西山之約奉酬南文明黃門華東賓
之侍講

半夜牀頭聽雨聲，已知高興負先生。江山舊約何人
記，花鳥深秋此日輕。涼裏風光聊歲月，春來天氣幾

陰晴多情醉安黃門老人報德走匹馬迎

遊白雲觀東窗之侍講二月十五日

事業功名此酒盃王郎高論盡諸談元端客裏春三月又是城南醉一迴千古俗傳修禊在幾人心解浴沂來祇應他日添詩卷都作康衢擊壤情

次韻送章順德黃門

袖簡平生此最諳義符荷但越江南幾能學就終爲治青到深時更出藍心憶朝陽遠獨鳳眼着岐路幾驚驂陳編吃吃知何用覺後分明夢裏談

次韻賓之卜祭夜歸之作席上東林亭大同寅

批溪

卷十二

四十一

月明春散碎雍橋雲露還凝在彼蕭人若倦時剛欲語馬蹄歸路似相招分携有恨猶前日痛飲何能惜此宵試倚東風看露柳斷不殘雪未全消

次韻代老馬留別師召三人

鹽車休恨逸羣才百念何如一箇埃國有隄臺空自賀世无伯樂合教倩敝帷已分槽間沒束帛猶煩野外來塞上祇今誰得失此翁心事已全該

送陳監丞之南都

路岐心事亦相憐馬首看春又一年蓬命竟隨吳老後行蹤更在東窗下茂芳常調珍重公能惜

次韻寄贈章先生

長憶蘇家好弟兄夜來夢裏一相逢會合真難事千古風流尚此情何如共飲杯中酒東去石爲壑清潭落日正南人足陽春幾聲

次韻答陳王汝古上兼送李士常吉士伯兄士儀

東西只尺禁城連芳草懷人又一天春夢不隨流水去時風翻恨落蓬蓬吳江酒險句詩成石馬嘶匹馬夜深歸路曉雨街星月照以驕

批溪

卷十二

五十一

次韻寄贈章先生

逆風奔浪出驚津白首生還再造身壯節早知耐國易老懷誰使上心頻勳名汗竹千年事富貴黃梁一夢春極目東南山斗地幾人江海隔清塵

次林一中僉憲見寄韻

客情聊歲月岐路亦京師別久真疑夢愁深畏及思病偏妨涉世官差謬言詩一笑青山莫相看欲語誰

次韻答郭筠心

別館幽棲地他年憶重過東窗空谷遠芳草白雲多世路難通交情合在羅新詩深夜讀建耳運龍阿

歲月天邊老鄉山夢裏過紅塵白髮與秋多
驚馬淹槽歷宜鴻識網羅溪石上人說考盤阿

送張存簡還蜀

旌節遠持去府命淮南聲動浙東城邦人正渴隨車
雨驄馬休辭獨行歲日下將終契闊江湖風采識
平生春明門外陽關路不勝惜別情

送表德徵進士知制誥

割地聲名百鍊剛萬人爭去勝鉅囊
第痛哭誰言苦難在銅雀臺常布在江湖愛與廟
廊長稽山亦是江淮地赤手須君障此方

次韻寶之遊海印寺

海子橋邊路入勝枯樑亭外石懸藤馬頭碧水如迎
客郭裏青山亦占僧問舊禾須驚世改倦遊空自憶
吾曾天台雁蕩平生興却怪年來總未能

兒舐瘡

兒舐瘡兒舐瘡心皇皇血流被面酸入腸兒心
見母不見瘡兒口不語誓與身存亡兒不作得事商
兒不作濯船郎兒心在母兒不知于嗟乎下有孿王
上有穹蒼

送顧天錫謫官永州同知

風吹雨作秋山色
地炎涼天與分時功
一歷見說求山山水水
亂秋秋比初逢
易強思笑向人
終莊酒心憶西池苦

次韻答傅三

亂秋秋比初逢
易強思笑向人
終莊酒心憶西池苦

次韻李侍講贈行韻三首

郭臨郊萬馬通成雲芳草耐柔風天留光景陪春
山與英靈誰察宮人懷舊遊北路驚新折轉
東十年回首功名地各走帝鄉同此中
諸陵王氣與天通海岳分明在下風
道松園春近接離宮水亭直過龍河北山勢遙臨碣
石東 聖德皇恩今億載登勝樓感月明中
夜色寒雲萬景通仙馭下冷風河山四塞天為
險陵谷千年 帝所宮歸路馬諸村遠近論詩人喜
東 帝所宮歸路馬諸村遠近論詩人喜

柳溪集卷之十三

滄江別墅為趙主事作

米老蒼遯甘露寺潤州城外趙家莊蜀山西下江聲
急淮水南來海氣涼鄴架圖書應萬卷平泉花木動
千章夢中昨夜天台路為爾真慚舊草堂

次柳邦用通判苦雨韻二首

急雨悲蛩徹夜秋客懷零亂水東流萬間日薄蒼生
望獨樹風高白屋愁輕石幾何傳怪妄叩天誰復啓
陰幽題屋極目傷心地半苦春深憶買牛

詩思曾因積雨慳祗將清睡吞疎疎風波夢裏通霄

挑溪

卷十三

十一

惡車馬門前幾日閒獨坐似添千刻漏相思如隔萬
重山江湖忽報憂民句汗血真慚竊祿顏

何世光侍御山水圖

天姥山高倚天起勢輒東南萬山圯神工墨妙何乃
來地洩天遺竟如此山中舊屋誰閑閑懸崖老樹蒼
苔斑垂龍扶雨奔海去長島裂石翻雲還浦口渡頭
春水滑曹娥江上秋濤闊舟子篙師隔岸招繡衣
馬今晨發北過唐南鳳陽淮河水落淮上蒼烟胸
淨洗出奇崛偉續畫散歸混茫天台只尺天姥東石
梁洞口桃花紅拂竿已愧孔巢父拜休敢問龐德公

夢生夢山苦不薄夢寐茲山擬相託安能一蹴山上
頭看他也自踰揚州鶴

月食次韻荅賓之

夜垣詩就燭初低禁鼓聲傳月未西比屋夜深人盡
睡九衢風急路如迷僕夫恐喝爭馳馬心事倉皇
聽雞欲向嫦娥問消息不知誰有上天梯

次韻題三顧草廬圖

莫向中原說兩雄直從莘野到隆中若教巾幘能挑
戰併作曹公滅晉功

次韻晉王出獵圖

挑溪

卷十三

二

幾見車攻出乘黃成周風采盡岐陽流連豈獨河東
晉漢道西來此意荒

病中送王世英養親南還

落葉蕭蕭萬木疎小窓殘月酒醒餘可堪臥病逢秋
日又是離筵送客初為鳥私情終自盡江雲當復
何如曾知一代江東業不救當時說斷從

題邵孝子傳

三

百過傳文三太息心驚涕淚零
典併作千年立國誥孝道盡從今日勸忠臣還向此
中求郭人不及相人亦事備煩失正憂

周前部太尉詩集

寒途排世遠，落葉空元氣。紙自占門柝，夜深感正
多。地城春近火，初英在眼誰終淡。詩律經心晚
益難，敗是思君不能寐。起看明月更推簾
馬頭歧路意，何堪白歲光陰一駐驂。往事無憑真昨
夢，許之多恨只空慚。詩律故作留連地，尊酒難辭懽
慨談。踪跡似君吾更拙，世途三昧竟誰參。

送柳邦用通判之廣平

笑相逢又故人，十年踪跡幾風塵。新詩次第流傳
在，舊事分明感慨頻。報國有心終割切，徙官隨地且
排遷。

卷十三

三

送巡廣平亦是王畿部留取甘棠慰我民

送董憲和之官江都

晚冬風日雪初收，匹馬衝寒亦壯遊。唾手功名今甲
第，少年冠蓋已邦侯。揚州地闊休騎鶴，渤海春深合
買牛。雞割莫言真小試，平生心跡此相酬。

次韻楊維立編修與兄維貞侍御侍班述懷之
作

禁鼓初嚴曉促班，珮聲遙在殿中間。雁行側立參差
地，龍衣前瞻咫尺顏。五色雲深通御氣，九重天遠
隔塵寰。官書舊接鳴珂里，幾聽前呵擁馬還。

程司馬輓詞

萬里青霄幾着鞭，白頭風采轉飄然。病來恩未忘三
聖，老去官應薄九遷。北狩疏存天早定，西征功在石
須鐫。還知一代勳名地，多在殷勤教子年。

東莊

許門門裏是東莊，百畝園池十畝堂。居止舊為吳氏
業，標題今以鄭公鄉。振衣岡上風初迴，折桂橋邊水
亦香。世路百年君自取，泉花木幾斜陽。

萬卷堂美韻

一自宣尼刪述後，六經之外已无他。曾知不着秦灰

桃源

卷十三

四

地亂蕭蕭編世更，多

古直魚瓶為物所壞，用西涯韻以慰之。數名池

夢中先景泡中春，平地風波有酒鱗。成毀一時皆定
數，幻真何處復通神。賞心未厭誰相負，奇貨難居勢
合貧。笑語固應天不乏，更留清興與詩人。

古直復置一魚瓶用前韻戲東一首

又是東風一度春，即看深浪起枯鱗。甌應破後頻勞
顧，錢谷多時始有神。泡外功名吾已老，壺中身世子
非貧。紅塵滿眼華燈在，不用青山作主人。

清明謁

陵大楊陶士維新韻六首

奉命許陵曉報朝從臣冠蓋許縣鑰春經別甸千花
合路擁羣山四馬逐倦眼空處豁俗塵兼得此
中消奔馳敢謂賢王事物多詩情步步饒

四廟衣冠尚蒙龍英靈千載此夜鍾遺弓欲泣荆湖
鼎斷板殊深夏屋封漢殿自應傳百代秦泉何必鍾
三重白頭宮監亦供奉表製初停又莫鍾

好景分明畫不成品題今日僕須更路從險處行來
德山到深時望却平花氣暖催春日轉樹聲寒帶朔
風鳴向來全走偷閒地始覺營營分外清

萬山深處仰神宮馬首西來復向東朝命駿奔三日
桃溪 卷十三 五一

共寢園烝獻四時同雪峯向晚猶餘白霜葉經春未
脫紅物已為誰收拾盡強將詩句學從公

萬馬爭羣氣欲酣歸鞭指路東南月低淺水寒生
練露下空山夜潮聲遠近難辨惟曉漏微茫人語識
鄉談天淮歲歲寒食故園難尋掃墓庵

歸心不住馬如飛流水青山又各西筋力未窮陵外
路更難上嶺巖東山長意懶而酒出郭塵多亦
清天休忘情小吏亦無心無數隔屏幃

桃溪淨稿卷之十四

三月見梅傳曰川席上限韻

長憶江南見此花忽傳消息在鄰家綠桃青杏未將
莫翠羽金尊月未斜北客謾煩驚上俗東君還似惜
年華殷勤莫向根荂看且作枝頭上品誇梅是杏接

題原博所藏魏范二公祭虞提刑遺文

落日窮猿萬里愁魏范父滄江无復水西流魏范
荆湘學舍 交梓獨有當時淚過盡潼川又靖州魏范

滄江亭館舊清風尚憶賢豪向此中片紙百年流落
桃溪 卷十四 一

在懷亦有好奇猶得比歐公

次祈雨齋宿韻

齋禱共聞 帝命臨夜堂三對月西沉洗兵欲挽銀
河水憂旱先勞赤土心直以民言占視聽敢從天道
問幽深曾知酷暑窮秋日不見驕陽見積陰

補壽慈菴老老先生次韻一首

壽域星高映壁虛歡聲春動郭西閭獨慚賓客稱觴
晚翻恨登堂識面初厚德高風今海嶽耆年盛福此
權輿鯉庭獨之瞻依地何幸生平竊緒餘

次韻劉時雍席上聯句四首

論交那敢說醞醖澹泊還應酌水高米老初心牢欲
拙逼人英氣近來豪乾坤歲月真何補富貴功名亦
太勞二十年前君識否黑頭非復舊同袍

黑髮燈三十年春風長憶夜牀連不才祇合閒官
在多事仍勞衆力宣智士功名終難伯達人心迹已
參禪瀟瀟閑轍危山駕敢向冥途浪執鞭

客愁何限此中銷今是猶堪念昨朝心事向誰終慷
慨髮毛欺我欲飄蕭酒多不敵傷春恨詩好聊同擊
壤誰最喜漢廷元闕政任言不用蓋寬饒

落落高懷漫不收是誰詩可着閒愁花應好事催人

桃源

卷十四

二

老春似多情念客留將帥功曾收鐵券相君名已下

金甌尊前合放吾儕醉不是相知尚黑頭

補賀李士常遷居一首次西湖韻西莊詩配該歲

蓬島仙人海上居壁間先放老龍言籠紗已是紅年

隔郭星猶爛未簡塵清夢有時還紫雲碧山天地着

銀魚東西路瀟洲草漫興猶堪一駐車

次遊西湖聯句韻

禁城春漏夜无多心憶西湖水上波有約早尋乘馬
主姑館驛馬不眠如聽扣牛歌狂遊竟欲侵殘夜
期天明則能事先邀隔宿過橋致關宿以候見說青

山无恙在十年重到未嗟它丁亥歲予曾遊此

哭彭數五

衰經登門病在牀予別時數別離情苦益難忘九原
竟爾傷皇甫千里何因哭子張感代恩深誰竹帛大
魁台裏只文章江流百折平生恨目斷寒雲宿草荒

哭張亨父

高臥平生半在詩玉堂揮翰酒酣時百年禮樂將興
日一代風聲更厲誰傑此生元有數文章憎命竟
如斯白頭江海雙垂淚欲向蒼天一問之

傷感四首

成化十八年閏八月

桃源

卷十四

三

泣血歸來淚盡吞枯空復念晨昏三年竟制中庸

制百歲誰耐固極恩忠孝力慚吾道久乾坤心苦此

生存不才也識非先志盛德多應付後昆

哀苦深期與死盟布袍加得行山深不放紅塵

入天關能容白髮生經書有心誰得盡報親无地若

為榮逢人敢說平生事進退于今祇自明

空林落日影無微目斷長天倦鳥飛老去敢忘當世

念病來真與此心違牀頭歲月有編在鏡裏動名白

髮稀五十年來渾昨夢蹉跎猶覺未知非

露生高樹月生川莫堂燈火色悽然悲葉未盡生秋

思雨元端夜眠人物敢論三代上文章遠憶百
年前朝陽閣上三千卷負郭誰家二頃田

閏月初九夜記先齋宿有感寄東李西涯

聽寒更更徹夜風亂絮聲切雨聲中愁腸可但九迴
曲心事真如萬折東三日精誠聊自竭百年追感竟
何窮知對越慚无地敢託涓埃念匪躬

萬生清夢憶往年玉堂風米夜登前劇談慷慨公孫
舞筆重驚白鳥歸江海更深天欲老塵埃心苦地
何多又自金陵約白雲青山興浩然

蘇州用前韻奉答太守叔父

桃溪 卷十四

四一

屋頭霜滿樹頭風悽愴心餘百感中天闊夢隨星緯
北月明人在寢堂東孝思一代直何忝慶澤千年此
未窮冠佩幾何瞻盛曲駿奔无地答微躬

雨中次黃汝葵韻

往事分明夢裏真路岐心苦爲誰頻雨聲徹夜將辭
曉花意逢秋不及春白髮漸生今日恨青山无復舊
時人西風莫更還多事愛送悲歌易水濱

再次深字韻奉懷四叔父

一望秋山百感深亂秋事與老相侵乾坤未盡老
若日月猶同此照臨往事淒涼真昨夢微官顧藉亦

何心曾知二十年來約白首相看得目今

有感諸叔父盛筵奉謝一首

一見青山一惘然白頭重荷此華筵歲別饌銅漿
意无復高歌彩服年計許齋前晚臨終淺薄敢忘宗
老念光輝深倚後人賢尊前百拜遭逢地消滴從知
世澤延

太平道中

十載重來感慨頻西風吹鬢欲成銀江山百里驚初
割邑并千年又一新文物敢論前輩事交游還憶舊
時人兒童不識青袍在爭看中朝老侍臣

桃溪

卷十四

五

曉發泉溪望迂江一首

夜泊溪頭水淺清岸花汀草襍秋聲未離城郭猶塵
夢暫憶家園亦別情山月出林高露下海風吹浪暗
潮生村雞忽報東方白又是迂江一日程

歸自迂江得朝報有懷四叔父

醉下寒江急去舟臥聽奔浪欲西流夕陽影裏千山
暮黃葉聲中兩岸秋朝報忽驚天上雁野情多愧水
邊鷗紅塵幾日忘歸路已隔清風百尺樓

喜陳儒珍至次四叔父韻

明星坐見出心房語義翻嫌夜未長淡亦情深時對

酒貧多書在日攤牀塵埃地苦江湖夢布褐春生錦
繡光十五年來渾昨日彩衣猶憶此升堂

謁高祖孝子府君墓

陽夏初分派桃溪實始基德應惟孝則心豈觀天知
五世宗非遠千年澤在茲江山仍古墓歲月復新祠
亭列蘇公譜銘鐫有道碑水深元有本樹老幾生枝
久矣遙瞻地潛然再拜時縉紳獻酢後長得追隨
俯仰心何限奔駟力敢疲平生丘隴念白首恨歸遲

四叔父與儒珍約登方岳聯句次韻奉東

相期三載及秋天臥病猶煩出輞川世路敢言迂有
桃溪 一卷十四

六一

徑交情終喜直如弦人應向老難為力花解非春故
作妍節序驚心催晚莫江湖回首隔風煙青山有約
聊隨興白髮相看各滿顛鄉國望深渚水地家園住
近竹林漫鳥常倦後孤飛急棋到終時一着先官事
祗人難待野心行處欲成眠閒來便擬真離俗世
外何須問仙山

桃溪謠稿卷之十五

過唐嶺有感

十載離懷此重過白雲竹醉中歌賦此懷王賦
經離別情猶在江山有恨心如割歲月无情髮
已歸樹木深秋先落葉水當平地亦生波塵埃倦眼
人如夢感慨多

至葛山有感

結郭人家半出村雲煙大隔秋雲遠宗自託千年
在社也誰從此地分
新非舊雨江山如故幾
斜照
夢裏聞

桃溪

一卷十五

哭于次韻

哀苦羣氣祗自矜松古血淚幾交橫餘生再荷身如
寄醜惡重罹禍未輕百歲老懷牛犢愛萬年遺恨參
我情誰言鐵石心腸在今日真輸宋廣平

萬苦攢心比棘矜坐着月落復參橫千金每念垂堂
重聚羽曾知折軸輕人定祗今誰可勝天高終古已
无情清泉碧石人間世白髮真慚老尚平

落日長鴻母自矜駐天誰借一戈橫壯心幾覺揮金
易失意難教破金輕未了乾坤須着眼最悲憂樂合
關情何能擊壤詩千首坐為吾皇頌太平

夢中頭角漫須矜幾見酣歌壯氣橫得失到來誰復
定機關動盡始為輕添愁白髮非公道趁暖東風亦
世情除却門前流水在人間何處是真平
馬嘶蟻蟻漫相矜棺東深藏已六橫論到有生誰復
了看從今日事皆輕石麟未識前朝恨松鶴空悲後
夜情吳史銘旌還愛惜五陵杯土與山平

題墨菊

典午山河不復東乾坤元賴酒盞爭寒花也識歸來
意不向西風弄晚紅

李賓之新買林司寇宅因遊慈恩寺詩見報吳
桃溪 一卷十五 二

子之餘大韻奉答

夢面都市心如昨坐老江山暮
宅春風都入翰林家柳
眼花人方出然絕地好詩端的任君誇

歲除前五日夜坐偶成

百恨未消愁欲死一燈无寐夜方長
日問月入遺書到春清世間泉石在白頭
時新明朝看折梅花去開口相逢定幾人
百年岐路真何極一歲光陰又此過
慨身名於我已踈此挑燈祇足供殘夢

耿耿不識深愁今幾許髮毛白似向時多
清夢難留定先醉白髮愁多恨轉遲世事到來堪一
笑人生何處復多岐暗明幾向蟻蟻惜得大空憐塞
馬知強欲忘懷甘睡去哭聲爭動及長悲

不夜

凍雪前前月在樓亂離難怪更擁食欄未竟憶周公
夢不寐懷懷壯老憂可信幻雲朝化蝶是誰辛苦夜
歌半定知日出還多事爭怪人生易白頭

獨坐

眼見春光落盡梅小樓終日坐徘徊路歧直與愁爭
桃溪 一卷十五 三

忤髮髮難禁歲往來濕露青山看處是浮雲白日幾
時開百年高論王郎在事業功名此酒盃無貽鮑潛
卿也

訪陳野南吳歸有述

力盡登山復下山是誰多事忽催還百年岐路今如
此林下休言便得閒

次韻四叔父春夜聽雨之作

仰首青天可奈何晴時還少雨時多壯心黯淡通霄
在春事淒涼一半過不盡乾坤皆世夢未降風月只
詩魔等閒平地真堪笑勺水猶能起浪波

次韻謝四叔父南樓有懷之作

幾見浮雲散日光，殘水猶自念初霜。公私地切難離，
急梁慙心高燕，子忙清夢未妨歧路隔。亂愁真動，
天長相思夜夜南樓，漸慙新添六尺牀。

再次四叔父春夜聽雨韻

春此歲時月何入，樓春色已无多。榮華幾向風前，
暗消直使鏡裏，過眼難留。眼弱妻騎子病，
意廣也知公道非青，莫敢於空首有綠波。

絕句四首

事多日出愁多景，日下不如天地初。无晝亦无夜，

桃溪 卷十五

四一

黑雲驅不去，白日呼不來。只爲萬里山，使我心顏摧。
去年望春來，今年惜春去。來去春不知，含愁自相語。
雲飛不離山，日出不離海。生別離愁，坐看岐路改。

次韻題免

經然三窟謀，侵轉中原病。月白久已虛，問誰知藥性。

觀治

萬股風生金在躍，一腔春轉火初紅。天心未識陶鑄，
力人巧能窺造化。功柳下不逢堽，夜安名室志初。
河東洪鈞柄在誰，推搯小補宜應下風。

次韻之韻四首

去年為誰落，今年為誰開。問花花不語，自與春共來。

當歌且復醉，莫待明日來。惜花須未落，看花須未開。
白馬少年郎，逢花賽顏色。不惜千金軀，自詫千鈞力。
今日為花苦，昨日為花樂。苦樂心自知，問花誰美惡。

梅坡二首悼叔祖盛五府君

平泉金谷一齊无，富貴何曾富博儒。留得坡頭千樹，
在至今人說是西湖。
坐老坡頭幾歲寒，春光長是惜摧殘。直知風味道商，
鼎今日調羹不用酸。

醉後

桃溪 卷十五

五一

醉後半欲死，愁來翻畏醒。乾坤看未老，髮鬢已全星。
心遠難離俗，門深少合符。昇平今有策，不用太玄經。

次韻題粉

潔白難元絕，伏台同。近前常是誰，脂粉相汚。

得天地容吾看此清。天上冰梅，多。木為榮，不知玉屑金莖。

露誰是仙壇第一清。清。未為榮，不知玉屑金莖。

次韻題扇上竹

江妃曲終人不見，淚痕夜滴班姬扇。中道深恩寒棄，
捐千載微詞尚清婉。想深空慘環佩歸，拂拭重驚。

圖看江風颯谷江聲哀江石參差勢爭健江深不見
綠潭來江空似聽蛟龍戰誰其作者意亦精老子詩
成興非淺君不見金谷園君不見玄都觀當時實貴
幾埃塵此君風致還湘漢千嗟平須君再着拔地根
看君直放凌霄幹

雲路觀稼

洗盡雲峰外千村一望間亂墜爭入港斷隴忽依山
國步登登顧民深稼穡艱重城春未鎖五馬莫知還
次韻荅李賓之侍講蕭文明給事李士常御史

潘時用布衣

桃溪 卷十五

太一

遠別悠悠共此心夕陽芳草莫江潭交情自古誰濃
淡世路于今有淺深百歲是非前日夢萬年傾覆後
車成廟堂正爾收清論江海何人歎陸沈時翻耕野
不用青霄百重回亂雲深處是天台台耕殘未合荒
徑樗老猶堪入散材駘地惟南海鱗散則以言遣
逢心愧比山萊足音空在看逾遠茅塞何年許更開
春燈寂寂莫寒孤獨對空庭一事无可信白頭肝膽
在不堪清夜夢竟得英賢有命誰嗟汝天地多情故
看君已覺遭逢真不爲詩軒免薄泥塗
白髮休言漸不公老年誰與少年同濁醪釀飯心先

足明日青山意氣窮汗竹祇今看更遠浮雲終古幾
成空且教收拾閒情在認取分毫義利中

嘲書

飯罷呼兒坐西軒朝陽閣上日主初陰幽地僻亡隱
鼠啼烈天高涼氣爽萬壽表敢誇詩積千金不慕此
蘇除獨斷白髮為糟粕漫向青燈一卷舒

次韻趙五湖園

樓船東去隔三神大藥根深別有春慚愧五湖風月
在至今不死是何人

葵花

桃溪 卷十五

七

陽德无私照葵心每自傾莫教旁近地蔓草一時生
太守叔父以墓地贈郭均心筠心醉以詩因次
其韻二首

一諾從來重萬金刻銘何必更碑陰還知世譁交游
地不在茲山祇在心

百歲論交幾斷金眼看松栢待連陰多情恨殺延陵
子許劭平生只許心

醉倒

路憶天涯遠行尋野草芳醒來誰復語醉倒亦何妨
白髮乾坤在青山歲月長弱妻兼稚子應只笑吾狂

桃溪淨稿卷之十六

送陳允時以醫北上兼東其兄山海驛宰

正怯空山暑驚傳上國行炎埃隨路滿少壯此心輕
道弱誰流涕官期祗問程青雲面首地白髮愧吾生
地切京華日雲連山海秋客途休契闊賢道且綢繆
病隨三年艾民深四海憂不知迂癖在天遣幾時瘳

六月十九日風雨不竟作喜而有述

萬落千村人更賀五風十雨世應稀蛟龍入夜爭為
暴雷電中天忽靈威大有幾何書上瑞屢豐今已卜
先幾康衢擊壤歌誰繼帝力神功念豈微

桃溪 卷十六

六月二十八日晚得黃通政世顯王主事存敬

書感而有述

落日未能避夏暑亂蛩先已動秋吟百年夢在真何
事千里書來愧此心白髮祗應隨病老清時何敢入
山深殷勤出處勞相念幸甚感甚至今志隱未
為善計存敬云出處終
身所係未可率意行之

夢覺

夢覺空山一笑初始知天地是簾櫳得歸不辨魚羹
飯愛拙聊同陋巷居恩苦未耐偏感激驚驚先老益
疎迂竊敢作平生話白直終刪謝病書

期筠之不至

消息渾難定先生故不來眼花空對燭心渴已生埃
白髮天誰管青山路有媒此生真昨夢隨意且銜盃
秋夜

山當入夜真成寂月到中天覺倍清酷烈幾覺暴夏
伏非復復怨秋庚直知表葛皆天道果信炎涼是
世情何處夢魂今萬里隔鄰砧杵已三更

贈別進士黃汝修

兩代交游終奈竊百年身世幾升沈飛騰何限光榮
地老大真漸付託心詩以補病久杜陵知別苦
桃溪 卷十六 二

今

苦雨

半日開晴半日陰幾驚風雨出高林山中寒氣初銷
伏天上驕陽已化霖廊廟敢煩諸老念村田真切我
民心不知杞國憂多少詩長朝來已不禁

登樓

百年光景此登樓一笑歸來已白頭鳥外有山皆入
画竹邊无地不宜秋仰天且復從吾好在世誰能與
命仇獨有感恩心未減酒酣時作杞人憂

古井

出聲

古井淨无波下徹天九重照面不照心愧我衰朽容
出聲
出聲夜何長展轉寐不徹耿耿千載心相有謝明月

清夜

清夜步前除坐待明月光明月不可得露下露我裳
呼童具尊酒自酌還自傷悲風忽何來哀雁南翔
仰觀河漢星萬古永相望

中夜涼初覺坐待秋意深鳴虫亂入耳惕然傷我心
起望晨明月明月忽西沈望星亦三五極目扶桑陰
地溪
一卷十六
三

秋園

秋園日荒穢理之不可得幸有東籬花見此古顏色

獨酌

青山悄无言獨酌心自會獨醒吾不知獨酌吾能醉

決渌

決渌數畝多溝澮不能滋遂今抱甕者亦復笑其癡
微雨忽來過生意滿秋籬乃知皞皞民帝力真不知

雨聲夜何長

憂來不能寐臥聽空階雨雨聲夜何長不見雞鳴已
平生廊廟心且復念田里
我衰來頭半生耳

秋意贈陳敬所郭筠心

曉從新圃撥秋意三徑依稀與菊荒敗葉半枯初脫
雨舊根深植幾經霜蔗甘未信終能好桂辣還應老
更強世味滿前君莫問酸鹹今日自須嘗

次韻四叔父哭子詩一首

淚從膝下識鍾情三復燈前更讀經談虎色傷今日
甚填波恨在幾時平天高且合看終勝日莫何能學
倒行張弛此心吾自信大弘誰說不堪藥

釣心與太守叔父招登山先此奉柬

野趣无如曝背歡忽聞呼召出明難登山可是平生

地溪

一卷十六

四一

與不怕峯頭百尺寒

得戴師不書有感

閉門悄无事凍雨三日餘跬步不可出况乃萬里途
故人自天北遺我尺素書刺封不敢讀且復乞趙趙
兒女傳相問爾輩焉得知江湖與鄭廟憂樂共在茲
君若塞上馬得失誰是非雖鄉鄰聚舊萬古今人悲

除夕小盡立春有感

病來酷愛青山好老去難爭白髮催生怪月當除夕
小多情春與隔年來榮華不駐風前燭消息空落隴
上梅四十九年真昨夢壯心剛說未成灰

次韻太守叔父立春有感之作

人老已應驚歲減客歸猶喜及春生
榮華自昔曾幾何桑海今幾變
憶懷敢忘天下念道遠誰說地
行仙乾坤俯仰初心在慚愧浮生五十年

齊夜有懷賓之與王諸公

獨坐寒窓半擁衾寂寥無語夜沈沈
青燈照壁苦思雙
髮明月誰同照此心踪跡可應隨地遠夢幾何意與
春深清狂却憶當年任齊聞詩情幾不禁

從太守叔父謝諸公請書感而有述

偶從藜杖一登臨坐看蒼陰更水陰
芳草有情慙我

批溪 卷十六

五

老落花隨意覺春深乾坤草蓋平生恨
立隴粗辭此
日心莫怪深愁翻劇喜忽聽空谷有遺音

三月十八日夜夢寐中得四韻忽風雨驚覺而
忘其三因爲之三句四句蓋夢中語也

莫問昆明有劫灰海濤誰復見西顏紅塵不盡青山
意白髮能容濁酒金心事已從春慘淡夢覺空與夜
遲回不眠自起聽雞坐聽雨驚風突地來

桃溪行卷之十七

春去

詩成一笑已蹉跎髮髮先從夢裏驚
春去不知流水
在雨深空恨落花多嘲嘲江海今誰是歲月乾坤可
奈何濁酒青山還愛汝百年相對且高歌

次韻太守叔父爲懷一首

五酒初能不放寬白頭頭淚終空酒終天有恨悲
榮華海何人問跡跡且以是非看世劫敢於毫末望
丘山不知萬古功名地伊呂真誰伯仲間

張公實少參來過夜話一首

批溪 卷十七

一

玉署青燈夜幾深相看已是昔年心
蓬門已分不車
轍空谷誰知有足音話終多矣
停斟清話夢覺詩裝在一味寒酸直至今

聞蛙

春光已過蛙聲滿
見說近來風浪
急

春水已過蛙聲滿
見說近來風浪
急

春水已過蛙聲滿
見說近來風浪
急

陳豎南索醋因以奉東

斗斛分香手自緘先生得此未為饒
說世味于今只好鹹

次韻喜晴

極目不知三島遠扁舟便欲五湖浮
老海上樓窗望遠收光景此時應自識陰晴明日未
須愁獨醒莫問今誰是斗酒吾能與婦謀

此心次韻

等閒莫放此心慵四海端由一念充
合政於民俗問汚隆從秦漢皆稱伯世到殷周不

推漢

卷十七

二

尚忠今古幾因還幾輩乾坤誰始復誰終

蓄猶歎

朝蓄猶莫蓄蓄猶蓄心甚勞千金不惜致遠道一飯
未曾忘下庖猶日以大鼠日以張公然白日相繼橫
翻屋發聲言司干嗟平猶負我罪當戮我失猶類
亦忘知人則哲帝所報續用弗成鯨何辱嗟來爾猶
寧伴爾鼠莫翻我屋鼠在社不亡屋翻棟乃覆君不
見塞上翁得失祗今誰禍福于嗟乎得失祗今誰禍
福

次太守叔父韻答黃通政世顯

天涯白髮君休念海上青山我得分
夢不知何者是浮雲閒來且放詩為學愁劇還知酒
策勳竹下鷗盟虛席在未應驚路守同羣

次太守叔父惜花韻

雨後殘花半脫枝暖風无力不勝吹
白頭何限看花意莫發疎簾向晚垂

鋤園

朝鋤園鋤園至東畔莫鋤園鋤園溪北岸朝鋤莫鋤
不得停北草未斷東草生我疏入眼日无穢此物滿
地紛縱橫生物在天何厚薄善者不生者惡者蘭

排漢

卷十七

三

不榮荆棘多黍稷不熟稗稗穰于嗟萬事无不然鋤
園老翁休問天休問天鋤園且復終吾年

次韻憶陳儒珍敬所

好懷長憶共登山萬古乾坤一笑間功在黃虞无牧
野地當秦漢有商顏心應返古誰是病亦多情看
我聞見說鵬程三十萬幾人分一學躋攀

次韻復答敬所

憶着鱸魚便拂衣秋風不待雁南歸相逢莫怪君先
得此味從來識者稀

百感

百感紛紛幾不平
夢魂長夜雨中聲
有知何似元知
好飽食終朝過此生

張起然崇茂以二詩來慰懷予間及文章諸說
因各次韻以復

花白紅幾淺深惜花无復少年心
多情一種傷春
淚滴向花前暗不禁

仰首長星夜未開
覺天時復見芒寒
廓清推轂須今日
一代文章百代看

雨中憶郭筠心先生

望斷空山日幾回
眼有花落又花開
竹邊何限相思
桃李

意不見筠心踏雨來

次韻老杜雨不絕 五月二十七日

空牀獨眠酒力微
閉門愁坐思飛
飛靈滯雨久益
甚好日晴天真是
愁紅已盡
春寒未覺不知冬
夏衣相中幾幾幾
時歌海屋
三龍何日歸

讀張亨父彭彭五遺稿有感

三復遺詩酒半醺
亂愁空復舊三三
泥乾坤涕淚誰憐
我生死交將尚憶君
萬古功名三三
龍百年心事負
山蛟浮生莫問人間
夢幾白雲

次韻谷戴允亨

欲上終南望雨晴
夢中岐路未分明
朝廊夢已隨天
遠紫蘿心誰向日
頃功到窮時
千仞易義
安處萬
金輕塞翁得失君
應識造物无有問
宰衡

高宏謐來過次韻復之

一代功名談笑地
百年交誼弟兄間
鳥歸舊路雲霄
倦豹出空山
霧雨斑
閑閑尚憐徐榻在
及門誰放剡
舟還白頭不識紅
塵夢看盡秋花只倚欄

次韻李賓之題梅二首

東閣歸來夢已疎
江南山是此山孤
相思夜夜風林
月覺後分明記得无

桃李 卷十七

五

雪裏橫斜影半疎
清寒真與月同孤
留酸且結青
子莫問調羹用得无

次韻黃世顯題梅二絕

空山萬木凍欲折
天遣江梅別置春
莫評肝腸終鐵
石歲寒留取伴幽人

北枝未落南枝落
寒暖從知隔幾塵
一種東風春雨
露更誰消息問花神

桃溪淨稿卷之十八

次韻王允達山居一首

承明初下殿東廬三徑歸來草自鋤吾道祇今成幻
夢此身隨地且安舒萬年誰作生前計百念真從病
後疎笑殺嵇郎多事在何人還寫絕交書

再次賞菊韻一首呈四叔父

幾見東風換物華平章宅裏是誰家自憐天與冰霜
骨不向春爭富貴花有老有香終不俗實我元地且
教餘獨傷米撥非今日秋滿南山恨未涯

次韻老兒生蒼蚪歌蚪甲辰歲得子太守父作此
蚪甲辰歲得子太守父作此

桃溪

卷十八

一

渥渥自昔生飛兔靈臺豈合空封嶺傳鶴化丁令
威又傳蛇報隋侯珠免能生虎誰者蘇免曾不類熊
與龜虎兒未必能闢呼叩君自是奇丈夫大言說世
衆所趨茲事恍惚千載餘神龍功足揮陽鳥變化不
知心力助有時甘雨蘇毒痛望不可得心嗟吁乃知
龍也天爲徒蒼蚪敢望來汚渠伏光弄影元有金童
淵不隔天之衢禹明浪暖春不枯燒尾一聲皆化魚
免窟可應論鼎湖

高宏謚以詩相留次韻奉答

白髮憂深病未瘳廟廊何敢問優游剝膚恨已空皮

留跡血功誰入懽懽行止此生隨地在陰晴明日任
人留詩成我欲煩君草酒盡君須爲我籌

過王靜學先生故址

悽惻百年地經過千載心天高那可問淚下益難禁
只祝今遺社孫謀誰護東清風微散老落日自陽岑

次韻留別敬所

在世可謂无尼止出門自覺有遲留重來興與歸舟
盡欲去心從閉閣休蓴菜秋風他日念芭蕉夜雨昔
年秋流連敢作周南軟物色誰分海上幽

登白沙岡

桃溪

卷十八

上

小鹿寨前看蒼蒼白沙岡上坐欽岑路從行處知夷
險海到觀時識淺深歲月幾何憂易老江山无恙古
猶今白頭俯仰乾坤在一世浮生百世心

釣臺圖次韻

萬古寥寥一望空釣臺誰共此高風曾知牧野鷹揚
業都屬蟠溪鶴髮翁

謁外父樂古先生墓

先生嗟已矣再拜此潛然聖澤應千祀儒風未百年
空山悲宿草落日怨啼鵲欲奠以漿酒无因到九泉

次韻梅隱歌

夜蟄寒鶴驚秋嘆空夜蟄地東戶秋蟄天鳴風
者似寒蟄者通天機妙幹潛无蹤老梅骸冰雪
中顯通隱塞將奚從人言心與鐵石同又言錯認桃
杏客誰其一物勞折衷不於大造窺全功于嗟乎隱
也顯也誰拙工君不見傳岳老君不見通嶺翁一為
空谷蘭一為大厦松

臘月二十日喜雪一首

元稹

冰至不聞雪薄履雪深驚見沒高春俗猶吠犬真成
越天不憎寒竟較冬出險策誰論敵懷願豐憂且慰
明農漫憑泥看推輒萬木參差老松

推溪

卷十八

三

脚痛謠

豈不聞脚痛苦脚痛可眠不可坐于嗟胼胝聖所勞
終日飽食吾豈可又不聞脚痛強脚痛可坐不可行
于嗟奔趨古所戒出門浪走誰為榮君不見傷足憂
又不見則足恥吾足不傷復不則得失悠悠任渠爾
于嗟乎得失悠悠任渠爾

己巳元日

一聲爆竹夜驅離萬戶騰歡入嘯歌歲月又從今日
始路岐還似向時多太平人與年光好老大心憐異
髮蟠耿耿此生休更問酒盃詩卷半消磨

請林貴實奉草

病起翻然欲致身攬車猶得問埋輪論深肯繁終謀
國利盡錙銖不在民鳴馬幾看驚三仗怒龍誰復念
批鱗極知痛哭非今日絳灌還須用老臣

葉太守來過期遊安山不果奉東一律

酒盡登舟薄吳行臥轅猶憶在空明多岐路晚真成
夢獲歸山深別有情笑我老能還出郭問誰聞得是
浮生定知春滿笙歌地竹馬兒童夾道迎

再至黃岳有感

五載歸來兩入城眼看岐路益難平閭閻政在新成

推溪

卷十八

四

俗綽樸門高別有名丘隴念隨天地老江湖憂與廟
廊并白頭何限傷春意又是无端一度行

方山墓門成感而有述

題曰元微士

馬鬣封高石作門白雲深護萬山屯瞻依地隔中天
日徵辟名標異代恩怵惕祗今猶雨露英靈終古此
乾坤五陵回首秋蕪滿滴酒誰從到九原

春去

看盡飛花獨倚樓百年身世此虛舟不知春去隨流
水剛怪人生易白頭睡到曉鐘猶未夏老終荒徑也
宜秋錯將動華羞看鏡事无過一醉休

小兒昏冠後陳敬所以詩來賀次韻奉答

昏冠粗成禮意同盛周千載此遺風獨慚為父非輪扁敢望生兒比仲弓鏡裏勳名休說夢老來光景合成翁不知醉眼看春地綠徧蘭階第幾叢

次韻郭筠石雨中有懷

夕陽流水遠暮雨落花深地不妨真隱天應着漫吟且從人醉夢休問日晴陰見說爭枝鳥飛飛滿上林雨晴赴過老叔父登山之約

雨晴先憶曉溪邊百尺峯頭俯碧灣自笑病來還愛酒不妨春盡更登山江湖勝有丹心在天地能容白髮閒莫問空林花落未杖藜須共夕陽還

十六夜露坐

露坐无端不受眠撫心聊復此千年欲无偷樂期奔月誓不焚香學告天縱飲久知長夜在戒途誰憶枕戈先清嚴最是高寒地玉宇瓊樓有萬千

次韻奉謝筠心行冠禮兼示小兒之作

冠禮詩成意轉深教兒三復此沉吟丁寧豈但嚴師訓俯仰真如上帝臨已愧我終非世美莫教人笑有童心百年門祚千年念白髮青燈幾不禁

閒吟再借前韻一首

獨坐終朝百感深拚書聊復此閒吟敢於堯主期朽畫直使淵冰念履臨无不可行惟古道最難相信是人心乾坤恨在非今日仰首平生只自禁

次韻敬所閒行

敢向明時便乞骸病來聊復臥空齋百年興在登山屐十載恩深上殿鞍雖知樂境抵今誰陋巷醉鄉何處是无懷莫須更作文章棄世事紛紛總類俳

執熱次老杜韻

入地經天勢轉凌槁枝焦石爛如蒸雲霧志在強教

臥太白峰高未可升已分黃塵皆赤日更誰陰壑有

層冰不知炎海風恬未我欲輕釋自此乘

月夜有懷林一中病起喜而有作

幾從消息問平安滿把愁懷一放寬病起久知能勿藥健來還憶重加餐書雲看步今全別白髮論交老更難江海百年汗膽地月明今夜共誰看

挑溪淨稿卷之十九

次韻哭一中 三首

苦枕歸來夢未安
玉樓催召不容寬
英雄有恨誰憐惜
命當貴何心著素餐
衆口敢憑行路是
此生終是蓋棺難
乾坤未老青編在
公道須從後世看

誰向西州哭謝安
亂愁能與酒盃寬
春花入眼都成恨
秋菊何心憶共餐
侯命祗應隨地在
福澤終欲問天難
半函詩草平生誼
淚盡殘陽可耐看

痛哭平生憶治安
杞憂那敢共君寬
百年業負初心約
一飯恩羞既飽餐
天上浮雲何日定
人間行路古

挑溪 卷十九

來難極知大夢今
如此地下先輸一笑看

題草次韻

寸心誰作春暉報
曉雨寒煙一樣青
若使堯階能指佞
四凶應不到虞廷

次元韻再答黃通政世顯 二首

橋樑聲華今獨盛
竹林風月此平分
恩深不共栖枝鳥
心懶先於出岫雲
已愧涓埃增海岳
敢從元凱望華勳
白頭自笑非遐棄
猶向空山歎索羣

世途如夢幾時了
秋色向人今夜分
竹邊未盡白衣酒
天上勿驚蒼狗雲
朝廷合問胡伯始
州里豈堪

光祿勳卑枝已分越
南鳥老馬且空燕北羣

約敬所遊聖水

已辦青錢欲買舟
渭增南畔水西頭
興來莫待山陰雪
恨在空悲宋玉秋
今中一嘆情難老
萬古江山終不改
百年歧路老誰休
還知一到今三載
可長道遠第

次韻奉邀番陽先生

憶向山陰上小舟
拜公親自剡溪頭
剡溪盡三更燭和
春面八月秋直以
榮華看夢覺幾生
死說浮休杖藜更有
登臨興許我還同
聖水遊

挑溪 卷十九

再次韻約郭筠心余秋崖諸公

乾坤一笑此虛舟
萬里歸來已白頭
與世難忘羞及老
問天无計得餘秋
登山有興聊張弛
蹈海何心學退休
誰遣閒情在空谷
紫芝長共白雲遊

驛報匆匆昨夜舟
杞憂還憶鳳池頭
坐來未覺青山老
夢裏先驚白髮秋
極目萬鍾須合辦
仕非三黜也宜休
亦知廊廟那能久
且放江湖爛漫遊

復之

章惠蕃邀遊雁山
兩美不可兼得因
次元韻以已赴幽
期聖水舟展旗峰
外幾回頭詩情最
是今年

苦山色難為兩地秋交或有神先合到興終多事老
能休軟紅塵裏華夢白髮平生愧此遊

曉發方岳將至雁山再次元韻二首

截錦為裳玉作舟老奚遙指路南頭層崖日薄千山
曉落葉風高萬木秋隨地險夷行莫問入林深淺倦
須休莫教方外閒窺得併作乾坤漫浪遊

登山決策比焚舟興至還須力盡頭且放浮生閒半
日莫教清淚洒千秋絕壑下看奔海盡亂峰高擬極
天休乾坤一笑今須醉萬古江山此勝遊

入雁山

龍溪 卷十九

三

幾憶秋看雁蕩山入山秋髮已成斑名應耳熟如曾
到路亦心貪不怕艱大地幾何奇絕在神洲終是有
無間多情莫怪僧先占盃酒還偷半日間

謝公嶺

極目諸峯盡竊聞興來聊復此躋攀聲名一代謝公
嶺形勝千年雁蕩山峭壁似爭詩句險荒苔誰認履
痕斑不知終古行人在白髮无情幾往還

天柱峯

雁山萬軋萬山秋第一峯高在上頭拔地根深應自
天功在合誰先幾不用鳩皇補多事空煩祀

國憂見說頻波三萬里屹然還鎮此中流

瀑布

李白平生不到處巨那抵死來相看龍湫下激噴晴
雪晶雨倒飛生畫寒然疑奔海直欲到清氣逼人那
可干惡詩莫問誰堪洗戰馬也兵血未乾

望雁湖再次前韻

雁湖高處不勝舟見說諸天在上頭定有樓臺非世
界更无花木亦春秋漫憶三生在飛錫終誰一
到休不識閭丘蓬島外幾人曾伴赤松遊

出山再次前韻奉謝逸老叔父

龍溪 卷十九

四

萬山深處且停舟莫問桃源水盡頭異代衣冠非復
晉避秦雞犬豈知秋事當過後皆成恨興到濃時正
合休庭草不除生意在春風還作舞雲遊

雁山歸因輟聖水之行次韻用謝余存敬諸公

千奇萬怪真何極絕壑層崖不可攀久住竟輸僧獨
占倦遊雁笑我知還夢驚昨夜貪看瀑與愧平生淺
入山從此風光盡形勝漫憑蒼翠間尋賴

次韻送葉郡守

千里星光接上台守臣須仗出羣才安危勢與軍城
重消息春從五馬回足國賦曾裨塞圍及民功已徧

蒿萊還知落葉傾陽地一寸丹心一寸髮

次韻宋懷東黃通政世顯

五十年光未是秋功名真笑我先休得之有命已應
識所好從吾安用求病骨祇今須乞假封章何意亦
沉浮極知海岳恩非細敢說消埃念可耐

追次李五峯著作遊雁蕩二十韻

岷峨西下看隆宮直過吳江越嶺東萬馬奔驅塵始
息兩州分限界方中依稀鰲海三神島彷彿天封萬
歲嵩鳥入湖來真雁蕩花名村是舊吳峯巨跡迹化
山初顯著作詩高黑嵩濃登陟老堪靈運夜圖圖生
桃溪

卷十九

五

懷葉公龍嶺當峻極千竒見厓到層深萬怪叢極老
寺荒安有谷洞深天近聽惟聰直窺佛日三千界空
憶君門九萬重障苦平霞渡遠目峰難卓筆驚微棕
擎天一柱功誰最棲棘雙鸞志豈同捲水垂龍元自
蟄行雲仙女漫須逢霜厓日出翻紅葉玄圃秋深間
白松照膽潭應知病骨展旗峰敢作先容石梁書額
長春地出濕晴懸不斷風再宿興妨歸去早幾年神
與夢魂通盡我物外虛无象都作胸中磊塊峰閣世
已醒三日眼洗心還聽五更鐘極知幽怪神靈護莫
遣追搜造化窮句好不須論賀錦酒酣聊復盡聊簡

桃溪淨稿卷之二十

古劍篇次韻高宏謐

吳越名工鑄寶劍光夜逐斗馬斗文龜甲出天
縱鐵竹金精皆吳下太平四海元經駭擊蓬有地隨
所遭犀兕鯨鯢苟可得朝橫劍匣誰為勞霜鋒雪鏑
閉不放寶氣雄心老迴壯識精靈憶張萊功高无
復未雲上倚天仰嘯白日雲酒酣離思空氛氣豁刀
為銘莫和鍾離風不敢持贈君

次韻東廷珍

時時時問冷官交游誰說舊頭寒江花半落春猶
在客夢初醒酒未闌白髮老添環堵病青袍心愧畫
墁餐外臺風采中朝望兩浙聲光四海看

桃溪

卷二十

十一

獨慚一首

僧牒官憑殊絡繹邊輸民食幾驚惶獨慚臥病无籌
策祇為公家省月糧

不圖

乞得深恩到白頭且高清睡幾酣勦不圖姓字人猶
識里甲重煩縣帖勾

休笑

酒興詩狂老未涯老未涯我欲醉不妨醉作風流

鳴謙弟北上贈別二首

氏報一山女西及長頭子相對手婦兄各氏四生

桃溪
卷二十

慷慨辭榮地優游秉禮鄉年華初白髮富貴幾黃梁
世澤桃溪水清風逆老堂人爭瞻以拜天子詩而昌
恨人班衣晚情看翠竹長斯文今有主先德此重光
砥柱方頽浪桑榆未夕陽南山與東海再祝顏元疆

已識掃塵真改歲更堪燒竹轉驚心年華最苦分新
舊世事空憐念昨今老覺傷添兒女累病先愁許矣
毛侵直須李白推山酒莫問相如換賦金

新年次敬所除夕韻丙午

歲除詩憶夜燈前珍重題封百過纏病裏光陰亦

愧天洗滌重始白頭容易是新年

續夢中詩集卷之四
吊星與誰都

洛陽門外年餘春十載詩成夢裏真白髮故人憐獨
徃青山卻屋誰郊祿獨可安非元義足不能行似
有神一笑此生聊爾上房林復聞鶯

開門

百年風月此清尊飽曾恥為狙公
志氣空留萬劫恩不照靈犀窮有鬼非貧誰說病
休王河堤畔長安道醉裏春光幾夢魂

卷下

謁聖泉先生墓

逝者如斯日夜奔玉峯西下是淵源不渾竟亦成千
折欲輓誰從到九原樹老秋聲悲宿莽天留春意與
枯根墓有松根七十八年不死瀟溪溪上空前草顛起先生一細
論

出聖水寺有感

踏徧三溪石上苔夕陽山外翠成堆清分石鼎爐中
句興盡胡麻飯後盃脫屣功名誰慷慨濯纓心事幾
徘徊紅塵滿眼江村遠沙鷗野鶴猶

竹兜

小小竹塹樓，春華在宜舍。車脚自傾利，涉已忘危。
世路古今別，人心日夜馳。相逢莫相笑，髮髮各成絲。

爾酒

中歲頗好爾，對客恒勸酬。爾足玩世謂，爾能忘憂。
近忽病我齒，旋及吾龍喉。消滴爾不敢，中熱亦難瘳。
我憂豈爾迫，爾為我謀傷。故勿復道天與吾為仇。

次韻六首

昨昨何敢問，前則囊錦歸。後詩青眼向，人終憐。
慨白頭憐我，未低垂功名。路在堪隨世，豪傑天生合。
待時安得劇談還，夜半盡將肝膈付深卮。

排律

春三十

次韻余存敬春懷八首

莫謾逢人輒慨今，惜春長是怨春深。驛梅未落江南
笛，却火猶存爨下琴。可信險夷元異俗，極知消長本
无心。不須惆悵傷多酒，終見風光別苦吟。
看盡飛花憶去今，亂愁空復酒盃深。幾時儀色還鳴
鐸，千載分亭又鼓琴。雲雨漫驚翻覆手，鱗鱗長苦戰
爭心。誰將滿目傷春恨，都作從頭掃地吟。
百年醉夢匪斯今，春色何須問淺深。誤殺欲和方淡
味，笑教還添斷紋琴。路岐月間來恨盃，酒功名老
去心玩世不知青。眼在多情猶白頭，吟。

漫說春須直，至今感春誰復識。春深也知依樣元非，
画未信元然不是。春香春色春來皆世道，復於剝後見。

天心可應流水高山調，得似光風霽月吟。

陳古可能復，刺今放教幽恨入。詩深益梅味重，誰調
鼎鑪。笛聲多幾亂琴在，曾已无存。餽念繼周空復感，
麟心多愁。漫作芳菲怨入夢，還驚蟋蟀吟。

年去年來幾，昨今世途誰淺復。誰深且看盤錯庖，丁
刀莫問成虧。昭氏琴壞古可應，行樂地惜春空復少。
年心忙中歲月，閒中老醒裏。乾坤醉裏吟，古貨誰言可賣。
今愛當深處惡，須深曾知凍日催花。

排律

春三十

五

鼓却勝薰風，解慍琴歧路。幾醒千載夢，乾坤難老百。
年心。白頭醉眼昇平日，秋月春花取次吟。
古道休言不復今，山終未圯海終深。極知南郭非工
奏，敢為鍾期不鼓琴。到底興衰還物理，分明用舍是
天心。春愁曲在君休唱，且聽伊川擊壤吟。

浮生

養花天氣半陰晴，南陌東阡取次行。富貴江山春景
致，功名盃酒病心情。貧无醫藥防衰老，閒有詩歌答
盛平。不識濠濠何似者，悠然身世此浮生。
留春

不眠竟惜千金夜未盡誰留一日春猶喜蜂蝶撩亂
在一番花落一番新

追和杜工美暮春韻

留春無計方熱中問春元語虛空似曾相約燕鶯
信邈不可追牛馬風百罰五妨怨頭白千金夜惜燒
燭紅不知生意滿天地更有庭前芳草叢

書夢追次杜少陵韻

落花門巷人寂然一枕北窓寧盡眠夢應與世久乖
離愁不上心相掣牽化國風光日未真醉鄉田地春
元夢起支倦眼忽自賀猶有三伯青銅錢

排溪

卷二十

六一

秋追次老杜韻

悠悠白髮惟此生衮衮紅塵非我情百方入夜夢不
徹一笑仰天心自明樂矣商家酒非禍誰哉杞國愁
為城尚方短劍不敢問野渡孤舟空自橫

惜春

小麥青青大麥黃茶蘼花謝菜花香風顛雨急元窮
恨蝶亂蜂饒有底忙老去不知春是夢愁來還憶醉
為鄉曉鐘莫更催殘夜付與東君自主張

偶讀疏廣盧坦傳因括其語以志感得二首

病骨蕭疎髮半侵風流殊愧二疏深相娛地少新知

客趣賈囊無舊賜金老憐豈昔衣食念賢愚空復子
孫心別腸且放寬藏酒莫共開情慨古今

平生最愛河南尉庭之敢於丞相爭外吳深意竟誰
識憤世怪言真可驚家貧不問子能守官小豈須廉
得名亦知貨悻悻今日安得前車戒盡明

次陳敬所再示東小園芍藥韻

東風再報小園花落盡殘紅竟莫渡看足抵輸坡老
眼折來誰送謫仙家品題已作羣芳賽富貴休將絕
艷誇見說揚州歡會地病民還苦權官茶

三十叔約登天竺菴未至短述奉東

能溪

卷二十

七一

喚起空憐早登高不及秋眼穿東道主興盡剡溪舟
送酒渾閒事看山即勝遊風光元賴甚白雲少年頭
至天竺菴再次元韻韻藻三年嘗

庭臚驚看幾換僧讀書猶記昔吾曾勳名自與青燈
愧歲月誰憐白髮增涉世智疎心已懶看山興在病
還能春風秋月須分付雁蕩天台取次登

逸老叔父別後醉不肯寐再得一首

別去醉成夢秋來詩作顛放教妻子笑不用市童憐
燭三更夜星河萬里天屹然心事在直欲到千年

世溪詩稿卷之二十一

前車三首

秦以東周弱盡滅強諸侯嗟離敵雄自亂非戈矛
同姓漢修封孤之秦无帝可念七國餘更有新都莽
西京弊盡除宵衣食方軒黨綱一以興國君終亡漢

古憤三首

讒鋒日以利亂本日以成百方不可避一死聊自明
上居志不售去國義不禁惟應汨羅水照見平生心
豪傑不惜死恥與名俱沒安得首陽山為葬范滂骨
哭李士常御史

排漢

卷廿一

一

即看飛劍委驚波空憶高春為及戈海內英豪知有
數天涯明舊已无多愁深白髮應誰共恨在蒼天可
奈何見說哀鴻今百萬嗷嗷猶自隔南河南河在河南

一笑

餘生有恨青山老世事无端白髮新馬幾驚還唾
面困魚何處是通神覽揮鳳鳥看能下頻變蛟龍合
自珍一笑窩中安樂地百年風味只鱸鱸

月夜次太守叔父沉字韻

星稀月朗夜沉沉烏鵲驚飛幾處林西窗獨倚千里

念江湖郎廟幾人心山中病渴渾如舊陌上冬乾直
到今老去乾坤吾不識敢從明日問晴陰

次太守叔父韻

雲漢憂深日益難出門天地已非寬廟廊諸老謨謀
遠山野儒生性氣酸杜報不聞扶醉客郊行今見牧
民官當年痛哭真何事猶自叨叨說治安

感秋八首用杜少陵韻

桂魄分明未滿林星河影裏夜林林眼有大火驚殘
暑夢遶重淵念積陰燥烈轉如夢夢病悲淒何止感
秋心蕭關更有千行淚日向深聞望臺砧

排漢

卷廿一

二

河漢蒼茫斗半斜白頭相對幾年華無媒不用填橋
鴨有路須乘泛海槎風急地尤驚早雁天高心已怯
猶知多情謾說春宵夢得意長安一日花

青山又落暉乾坤回首壯心微旱空黍稷千村
秋到梧桐一夜飛溝壑病隨天地老江湖憂與廟
堂違行藏分在終須識算策何如肉食肥

得失紛紛石上棋望秋休復為秋悲物當早暑初窮
地命在乾坤再造時栽植可應中道廢遭逢還是感
遲白頭末玉真多事又作西風一種思

清溪隔萬山廣天常度五雲間未為馬已先驚

仗不怒人誰敢扣閤枉路豈堪終苟從振衣聊欲盡

身顏可應白髮滄江夢猶復名爭處士班

莫怪無端白盡頭幾傷春去幾驚秋都將節序千年

恨併作江山一夜秋幸喜昔曾看料虎初心今不避

盟臨明河萬里青天在歷歷長星尚九州

英將霸力論王功世變分明感慨中秦晉以來寧有

治虞唐之上不同風眾流派合終歸海正色朱曹幾

亂紅不用逢秋歎蕭索從頭須問伏羲翁

九重天路幾遙迤太液池頭萬頃吸元老尚能營後

窟鳥棲還欲借全枝物情未覺乾坤別涼氣先從殿

龍溪

卷十

三

閣移兒說扣閣梯百級不知誰是古工垂

喜高追次韓魏公韻

天意分明捷似桴塵雲雨豈區區乎應已分三秋

劇病驚傳九死蘇頌果也知終不食梯楊真覺復

生枯白頭倚賴乾坤在誰問吾民儕石無

哭陳士賢方伯

兩年飛語極天誣萬里驅氓道呼死未肯棺公論

定困方遂志此心刻入山藜雅風初靜地苦我雨

尚枯莫怪白頭還痛哭不堪清世足驚風

天下人材少誰有知公者其年少也其志壯也

海東東休休黃髮紅顏在故鄉老恨深沙海欲

同枯萬里黃閣千秋似明月照雁長夜孤

澄心樓

古跡清溪第幾州盡分天目出山秋倦來崔足知元

地老去澄心以此樓勇擢秀會居萬里生志今不問

飛鵬岷嶺日人他年漢鼎應流南水共流

大韻

佳飲湖國城中湖官痛深千載天寒憶舊聞歡

亦忘家在思常出位難言清夜夢懷開到長安

潘時用

陳溪

卷十

四

詩來萬里忽驚秋紅蕖離前白鷺洲北關幾何夢夜

夢西山猶記及春遊遭逢在世皆奇特論說平生敢

經修一病不知花落去風光白盡少年頭

木園月

人愛正圓月我愛未圓月未圓明日為正圓明日缺

不識

不識離離悔盡甘裂九頃紙半張絲絲已元池

心苦窮腸腸夢深寒窗寒風翻何處上取高枝

九月泊老杜韻

尚憶龍山眼落帽不知歲幾時

到江上芙蓉昨夜開好事可應隨病顛亂秋誰遣上
心來前時直共黃花笑愁裏春容白髮催

送夏德明舉人會試

萬死秋高戰捷初里閭傳報劇歡呼科名久識非今
日豪傑惟能假此途物論在人終不廢天心於我敢
今誰白頭林下昇平地極目青霄是壯圖
白髮身飽識面初使從行軍折相呼酸醜自信能同
味推挽曾知不異途學道敢忘斯世念匡時須息我
民誼丈夫事業著終始誰作乾坤不朽圖

烏紗

能藥

卷廿一

五

病骨秋深早謝官烏紗零落不堪冠感恩夜夜青天
在敢作尋常故從看
未老烏紗半委塵便從初服反吾真野人不識章縫
樣錯訝風流墊雨中

怪得

一笑邯鄲夢已忘只留西市與東莊黃金不鑄他生
骨怪得生來有許忙
驪山抔土萬黃金不見重泉下國深怪得平生蕭相
國斷元垣屋為經心

次韻梅花

豐年河山又一新風光不似舊春寒寂寥空徑歸來
後猶有黃花是故人

送陳南北上

東南海國連清遠西北山高擁大行且向浮雲看世
態漫從流水惜年光王功漸力誰升降地洩天遺幾
欲藏笑殺紛紛蜂蝶在一番風雨正春狂
病骨敢忘當世念痴心還憶古人行自教竟在江河
沙壩大誰御日月光尤憐斯民終直道若虛良賈只
深藏宜言自折真可用盡得平生一笑狂
題黃汝葵贈別卷大士西涯韻

能藥

卷廿一

六

竹下清陰映草池天教此樂更分誰別來風雨未成
夢在處江山皆有詩老大況堪多病日功名不是少
年時莫須科第頻長歡我亦今如摘額髭

卷之二十二

讀順天鄉試錄次韻寄潘時用

又是西風桂子秋不聞仙錄上瀛洲英賢出處曾非
命歲月江湖念昔道德初心知耿耿功名春夢幾
悠悠青燈入夜西涯老誰復朱衣為點頭西涯學士為考官

歲終

漫倚斜陽歎落鴻百年心事幾匆匆不知世外棋千
變又是人間歲一終閒覺病添良策髮弄愁白定
誰公未論明日椒盤醉且愛通宵燭燭紅

陳敬所梅花韻八首

卷廿二

一

不愛穠華只愛枯是誰移植近膏腴多情吳下三分
地德色成都八伯株調實未須論品品香花先合擅
江湖老松莫漫誇頭角已污秦封五大夫
夜色冬溫又隔年冷光幽絕轉堪憐孤根分老冰霜
窟活能春羞玉瑤瑤進歲晚風情誰獨占江南消息此
真傳漫山桃李紛紛在不是攬天是盜天
一枝誰折向天涯誤落長安富貴家翠羽金尊心未
醉得桃櫻李眼先花斷魂蝶老真成夢應海蜂顛幾
放衙愛殺儲香能萬斛晚來端欲問天賒

內園羯鼓不須催雪後風光半着梅天與高寒孤瘦

在老堪凌厲折衝來先結未落胡雛更愛休停杜

老盡荒海挑溪此相憶夢魂中夜幾還回

一夜飛塵暗綠林萬紅千紫已難禁垂垂竟隨落

口調鼎空憐鐵石心關外馬頭三尺雪江南春信萬

黃金不知白髮懷鄉地愁絕誰堪杜老吟

湖浪翻天勢欲滔是誰江海氣能豪中流合看孤山

在南服虛憐五嶺高綠竹舊盟寒不改玉堂清夢夜

曾勞相逢莫訝寒骨清得乾坤幾鐫陶

一笑巡簪坐隅忘低頭看盡百花降誰公桃李為臺

陳敬所

卷廿二

二

皂獨向冰霜壓后龐逐物不妨孟蜀百多情還愛
來雙鵲衣恨殺羅浮夢惆悵无言只倚杠

好惡分明與世移幾從梅老識安危可應醢族調鹽

後直放江籬杜若欺物豈遭逢元有數天終裁覆巢

无私曾知一代商岳夢不直孤山雪後詩

追次許曹蕭先生韻

欲挽羸車問戶樞幾驚周道入榛荆他岐勢合論三

昧此學今誰念七情且向一瓢甘寂寞敢於二鳥羨

光榮極知晝夜分明在蜩燕紛紛有許爭

將遊委山夢中得詩二句因屬成之

酒半對面憶小山吟山中歲暮
草樹深萬古風光誰管領百年歧路
臨也知辟穀元非計病骨難消憫慨心

至委山次韻

清寒曾望最高峰蓬海分明在眼中
塵劫未窮蟬戰在路岐何限鶴書通
病來尚憶燒丹火老去難乘墮
翻風見說玄都回首地桃花開盡菜花空

次黃通政韻贈別高司訓宏謚

五十年光未老時曹休恨得官遲教
分百里元非小學在三人亦有師行
扣鐘須隨我應元絃琴不用
排溪

卷廿二

人知抱關自古皆常職一飯能忘主上私

拙樣分明不入時蹉跎猶恨此生遲
斯民竟老三王化吾道誰堪百世師
進退祇今慚慕過禰祥從古合
先知別離何限殷勤語仰首青天不敢私

次韻時世教叔

未老先應愧嗣宗不知白髮為誰公
桑蓬數說平生志茫曝空懷病後忠
眼底功名今日是夢中岐路幾
時窮便須收拾心情坐且向空山學
蒼家

再到總山讀書有感九首

仰首之坤此倦遊白雲飛盡水東流
東來欲問蒼溟深

一笑更登山上頭道愧未聞生苦晚生妨為下
頂修草堂舊景英靈在不是棲鶴鶴然秋

燈火空林念昔遊可知歲月去如流
乾坤有恨增多病岐路無端白盡頭
環堵地偏山可辟君堂對在臺
須修清陰更有西塘竹別是風光一段秋

憶昨江湖汗漫遊也曾王屋壺中流
任欄闌地无容足砥柱中天是出頭
兩漢以來皆智勇六經之外幾
刪修從知一代河汾教不似光風霽月秋

義聖身世舞雲遊竹外清陰石上流
瞻仰敢忘天北極蓬蓬空憶數東頭
素餐貴在終難寒賜告恩深合
排溪

卷廿二

退修見說上林無限樹一番風雨一番秋
敢說心難太古遊乾坤上下本同流
廓清數舍先茅寒綜理功須到竹頭
道在本根誰致力事從邊幅幾
增修憑君看取惺惺地水色天光萬頃秋

漫憑盃酒作遨遊太息還知涕淚流
結局未須論未著滄陽先已識源頭
七年艾豈倉皇重百濟隄難
隙修耐可閒愁侵白髮病來消得幾春秋

高情誰遣此重遊濯足來觀萬里流
賸有好山藏我拙更无矮屋厭人頭
杞人不用憂天墜鳩氏還能鍊
石修笑殺雨雲翻覆地却將團扇怨清秋

浩蕩心期萬劫已，東流榮名莫問初來。
夢世路分明一轉頭，習靜可能成老癖，端居真欲念。
交修味歸豈合偕行，樂坐待西風碧樹秋。
斷崖深谷幾浮遊，飲犢猶疑污上流，何限風光空眼。
界可堪塵慮上眉頭，每於屋漏求无塊，敢為天知如。
自修道上莫須論，月旦腹中元自有楊秋。

奉次太守叔父種菊詩韻二首

宿土分根未隔年，亂枝繁葉已芊芊。
晚香竟老山癯節，凍色誰堪澤腹堅。
清世且須開笑口，好句何必賽多錢。
平泉花木知多少，幾見栖鳥野鹿眠。

桃溪

卷廿二

五一

陶後寥寥復幾年，晚香庭院草芊芊。
極知世味看難似，草怪風情好獨堅。
老未折腰羞得米，貧誰多事歎无錢。
曾知袒跣最虛地，不直羲皇一覺眠。

聞黃世顯侍郎徙官南都感而有述

邸報南來日扣關，感恩真領列卿還。
君才豈合輕辭陞，我病惟應更入山。
默坐祇須悲級綬，相看何足小塵寰。
丈夫志業誰終極，可信勳名汗竹間。

繆守謙以詩來過次韻奉答

柏葉未隔赤城霞，野樹煙村共一家。
斷雁不聞秋後信，殘燈忽報歲終極。
口不為頻波在休問，南山捷

徑斜千古首陽，竹地可謂采薇薇。

寄李西涯學士再用前韻

夢魂終夜幾差池，心事无端欲問誰。
老去江山還是病，春來風景不聞詩。
西涯書云春來風景大不 嗚鳳真千載驟雨顛花又一時。
白髮江湖今萬里，秋休許上吟髭。
詩云為問東山高卧客若吟今白

追次劉靜修述懷韻

俯仰乾坤幾慨然，百年誰復念千年。
測蠡器淺空望海鍊石心多欲，問天學墮光流終有恨。
治論三代已无前，高風莫怪柴桑老不放，琴聲更上絃。

桃溪

卷廿二

六一

應茂修掌教來過次韻奉東

炎涼又與世相安，空谷誰煩憶漫官。
喜劇不知傾晚交，深翻笑舊盟寒。
總從驛路行能便，老向親庭別更難。
努力一盃煩上馬，好傳消息是怡顏。

挑溪淨稿卷二十三

總山襟味五十首

總亭

五世服有窮百世恩无盡君看作亭意昭然此原本

祖隴

悲凄霜露心慘淡楸梧色再拜墓前碑愧此純孝德

虛堂

虛室夜生白天光書不塵三千誰景界誤此再來身

古井

邑改井不改山深井更深萬年誰勿幕側爾動吾心

挑溪

卷廿三

絕頂

仰瞻最上頭努力詎能止平生仁知心未盡丘壑美

長岡

岡路苦逶迤山徑半茅塞刊木者何人爲我重開關

方壺

絕壁峭莫攀一方利不得屹爾海東頭障此天西極

石柱

杞憂日方深頽波日方劇特立古所遺六丁今不叱

獅子岳

林石森森虎虎一却畏龍未論龍虎是法已堪疑

雲頭山

頭角必疑是風龍斷不聞分明山下路誤殺李將軍

仙足巖

雲間不開聲石上空留趾爲問脫屣人至今誰不死

樓旌峰

參差石外峰彷彿樓上旗空憐太常績不作磨崖碑

金仙寺

劫火何年息靈光此地存遠慚秦漢季下亦楚王尊

侍郎墳

曾无主西陽豈有宮惟應歸鶴語淒斷月明中

挑溪

卷廿三

月嶺

嶺頭初出月嶺下未歸人莫怪市朝路紛然車馬塵

挑溪

溪水難容棹雙花自作村分明幽絕地不是武陵源

草池

蕩荒池尚存草長池亦好我識滌溪公最愛蓮葉草

石間

差差間中石湜湜澗旁誰識澗我纓且以礪其齒

竹塢

塢深雲作堆風高寒在石俗豈故不來此君无德色

松往

春盡已无花徑荒猶有菊
伶仃歲寒安天教伴幽獨

菜畦

食肉本无相揮鋤
靈有心一笑相忘地居然老漢陰

茶坂

山深坂有茶地僻官无稅
七碗豈必多一發聊自慰

遂谷

蒸餾經春滿甕
龜入夜多是然此空谷誰遣足音過

平疇

千村連吟畔何者是公私
為問田中叟從來无卓錫

桃溪

卷廿三

三一

涼棚

天橋蒼龍骨翻翻彩鳳翎
朝陽不作雨為我護西橋

暑簾

彭澤醉初醒湘江秋正涼
不知誰累席清夢到羲皇

書籤

版策汗牛在牙籤觸手稀
可應糟粕地終愧斲輪談

著檣

幽贊功何極神明德可量
問誰千載後妙用此能藏

擲飯

但隔直隄同第人
豈言公平生未食金猶復愧深恩

疎燈

幾尺韓藥短千年孔壁殘
劫灰消不得耿耿此心丹

瘦筇

病衰怯我先山行非爾可
龍化性所詣煬賜恩向回

短履

短履此平生杜心空萬里
敢斷折齒喜

敗帷

對揚日萬言發憤此其精
磨千日心棄之不可得

故帚

乾坤豈无窮今古誰不朽
談彩筆黃金向人誇敵帚

桃溪

卷廿三

四

閒行

浴沂春融融穿雲風細細
斯人不可招兀兀閒行意

宴坐

坐覺午夢醒不知塵慮屏
咤然隱几心直到忘言境

翻詩

離黍何年降康衢絕代遭
曾知唐雅頌不及楚風騷

對酒

悲終誰可破病亦爾難停
人不惡皆醉天應念獨醒

揮蠅

附驥爾所能止其爾不恥
適也自何來還復集于此

門對

會空落後招立辨符生死吐哉捫腹談真斷臥龍比

倦鳥

回翔日未暮欲倦心先知著梧盡鳴鳳啾啾亦何為

鳴雞

一聲驚五更百念動千里嗟嗟舞蹠間所爭亭末耳

池蛙

鄙哉窺井蛙怪爾露月點耐可青草池受此夜喧聒

幕燕

棲幕本何心辭巢足先見莫然堂雀窺棟炎顏不變

桃源

懷人

悠悠千載上寂寂千載下恨殺鍾子期獨是知音者

謝客

好古力未能狎世心不可莫學載酒人誤入看山社

觀海

大海渺何極偃偃博桑陰測蠡愧非器望洋徒有心

下山

生愧入山深寧知下山險下山路有岐入山塵不染

農談

我田歲可秋我病苦莫瘥未足去年租強半今年債

牧唱

戲嬉春滿坡款乃風在笛東華夢未醒塵土萬山隔

哭素德純

淒涼无復見斯人痛哭終誰念我民作縣政成官買

犢立朝心苦欲埋輪郎星尚憶三台曉驄馬虛憐立

嶺春笑殺沈碑爭墮淚不知桑海幾揚塵

李賓之學士批抹拙稿賦此為謝

風月情多每自耽敢從至味託酸鹹咏歌直作康衢

看筆削翻為管史慚點鐵有丹金可化奪胎无地骨

空鑿神交更在忘言外何限餘蘊待刈芟

桃源

卷廿三

只尺二首寄王秋官存敬時有傳存敬使歸者

空谷悄无音仰天時一笑耿耿意中人只尺不可到

契闊何能忘只尺轉生恨君心我不知我心天可問

歲暮入山有懷三首

出山日幾更入山歲忽暮吾生豈有涯流年果虛度

落日若无情頻波不堪挽已恨入山遲休言出山晚

浮生无百年垂世有千載笑殺岐路爭鬚鬢老改

桃溪淨稿卷之二十四

任問月扇上有王城先叔詩因追次舊韻志感
王城山下隔通津不見回船舊帶恨秋扇
在寂寞今日非昔春

次王和州韻

揮毫全借國書官
爲山真自地積少幾成淵誤殺江湖夢蹉跎四十年

次韻顯衍

天開蒼梧恨未降
鳳雨色風聲甚清涼

桂溪

卷廿四

次郭筠心移梅韻

乾坤何敢闕幽香
味長安得屈騷還直筆盡駢凡并發潛光

次韻奉酬劉時雍大參

尺書千里動經年
讓賢會貴滿前公看取更誰名下是虛傳

涼棚

發空驕日太相侵
葉空驕日太相侵駕竹編松強自禁萬里不知誰病

獨一庭聊借此清陰已應地與天
閣深最好北窓高枕在夢面猶憶阜民琴

哭李學士老先生寶之尊翁

尚憶升堂再拜時
敵已識趨庭訓有詞毛骨共傳今鳳鳥猶疑真作國
元龜宮封再錫恩如海壽域初登夢未終
經在積黑茫茫春老現留池望深江海交遊地恨滿千
生感激私枕塊夢殘知獨苦東鄉遠寄何期定應
淚盡龍圖表不用名鐫有道碑

宣武門頭話別時十年離恨只心知
蝶尚復招魂念楚詞健筆有書留鐵書覆甕地換
金龜重來浪說三生石秋在空悲百結絲淚滿綵衣
斑濕袖夢殘春草夜生池榮枯可是遭逢別裁覆條
言造化私鳳翥高梧綠未極鶴歸華表更何期不堪
醉後西州路猶恐人傳峴首碑

見孫

一笑侵晨客滿門
夢五十年來此見孫
能存監恥敢一栽培
意精慶會知締造恩

次韻涼棚有感

紛紛得失故相侵感慨無端此不禁抗暑未能祛酷烈蔽天先已作幽陰幾從明暗有能定敢為炎涼恨獨深一笑又成添足重百年殊愧絕絃琴

不寐戲東明仲山川二公

多事通宵寐不成欵衣時復問天明雅懷安得寬如海都作林頭樹聲

再讀菊花

夕陽門巷半蕭疎三徑歸來草未鋤莫怪傷心兼斷酒風光不是義熙初

讀尚書二十六首

姚漢

卷廿四

三一

堯舜合其子天下無異詞禹亦以薦益謳歌竟忘歸皇天有深意衆見自生疑世道日漸降誰謂禹德衰立嫡萬世法天也吾何私

禹道自堯舜賢能繼之堂堂有唐鑑乃以煩六師世降豈終極而有此紛披君看有苗格干羽在階墀大禹平成功利澤在萬世太康一盤遊竟以失其位乃知孫子賢祖德始足恃六馬苟不調朽索焉能御仲康肇四海義和乃徂征政典殺无赦邦有此常刑運籌既已翦王圖未款傾遂今有仍氏一旅還中興天運无停機四時須有革征伐本何心禪讓不可得

云胡有巢師終古有慚德乃知君臣義自與天終極世變星所憂天作中物遂今口實慚起自初征葛

太甲既終

君有龍利

古人重

哀哉叔世

知人良

帝乙亦

興亡天

姚漢

卷廿四

四

紂罪本自浮武誓是乃迫慚德抵一言千載心已白解道貴以少來復言所宜如何漢唐下智力聊扶持卓哉聖祖治首訪洪範師世祚求八百十年端在斯赤烏既居風雷乃彰德始信天可孚人心苦難測哀哉忠臣墮此危疑跡不有金縢書流言竟誰息天既訖殷日月皆照臨區區此遺孽故煩三后心俛仰百世上乃知周德深項羽死垓下殺降名到今周德豈不厚下都非八纮勤憐此多詰區處食獨難絃理久茫昧欲究无其端敢謂微子去不及殷民頑桓公問楚師昭王以為今呂刑千百言紙與雷民競

乃知王亦亡不待秦離盛載誦戊申詩敢乞侯命
秦穆亦不待秦離盛載誦戊申詩敢乞侯命
千載誦誦編後仰剛迷意王風安霸國元乃不可制

放發清風與元寬偏坐松陰更石壇世外幾何能避
暑山中六月積暑寒旁瞻有思露喝天下誰為大
底歡笑在壯心
次韻本集卷之四

一笑功名自落十年辛苦誤聽雞夢魂回首長安
路幾憶清風竹下溪

排集 卷之四

五一

十月初二日恭聽 遺詔有感

詔命初傳玉几臨白頭雙淚小臣心萬年治擬隆三
代四海人驚邁八音 清蹕夢回馳道遠遺弓恨滿
鼎湖深前皇炯炯中天在 宗社靈長始自今

桃溪淨稿卷之二十五

讀春秋一十六首

褒姒百世禍義注所必痛云胡寵妾微更屈天王贈
乃知周轍西斷斷不可控傷哉託始悲莫問春王統
諸侯不再娶於禮无二適隱桓少長間天倫豈容逆
苟以父命尊須蹈伯夷迹因循攝讓名自足致譏賊
嗟嗟此鍾巫輩也焉足貴

南面二百年第一誅亂賊書春不書王斧鉞義形色
伯糾乃下聘榮叔復來錫哀榮生死問愧此天王德
季彥斷梁獄不當大辟刑乃知姜氏孫義重恩為輕

排集

卷之五

十一

誰築主姬館丹此桓宮極哀哉共載下能與齊俱生
三歲成二君在古无此甚團華下斷刀交發一何惜
復讎義不行習俗在所染齊姜何足誅吾欲魯莊斬
楚江驛天使祝購冒天刑中夏幾幾豈獨南蠻荆
齊桓始倡霸假此尊周名乃知燭火焰亦足輝大明
仲尼豈不道序績還召陵

齊桓服強楚中國賴之尊蔡丘以為盛不待兵車煩
如何五子亂桓也肉未寒乃知三歸臺此夫婦端
嗟嗟九國叛何必執陳轅

齊伯始尊周屈完先服義云胡鹿上盟首與荆楚會

釋薄乃戰至死有餘愧遂令秉禮邦下作乞師計
 王迹竟奔茫霸圖亦凌替已矣何所云冠履方倒置
 屈完盟召陵庶幾王者師子玉敗城濮百戰紛出奇
 豈曰世愈降伯道亦醇疵確哉正誦論萬言誰能移
 墮緒南閣下實以司馬昭誰謂趙穿者而能結策阜
 桓宣此其內首罪焉可逃內惡在所諱聖情无乃勞
 世降日漸極伯道方入夷夷伏且有君諸夏今何時
 君看少西師齊晉固聞知辰陵一飲血千載有餘悲
 續霜有深成業積復何本要漢梁會君已若登瘤
 太阿毋倒置一失不可收三晉此其兆不待初命侯
 批溪 卷廿五 十一
 吳楚聖賢後首稱夷狄邦乃知春秋義一統无二王
 正色儼然削麾之在門牆頽波屹砥柱永為中國防
 制命苟非義維尊何可行所以首止會鄭伯稱逃盟
 君看一匡績王室賴以寧嗟嗟子朝亂王猛終无成
 世變在所習愈下不可支乾侯死不附莫怪還囚斯
 乃知八伯拜餘愛有所滋貪淫在作法智者能慎之
 吳與晉爭長俯視中國輕孰知柏舉後已為於越乘
 天豈陰夷禍而有此憑陵君看絕筆意更在黃池盟
 讀通鑑綱目二十一首
 初命侯

侯在晉命在周周不命之焉得侯侯不謹各柯伐
 誰識其元其轍于嗟乎晉可分周亦可滅
 車裂禍
 法既變民不移我刑其軍黥其師明日道上无拾遺
 无拾遺出无所遺身去車裂禍
 陽人聚
 報 卷廿五 左政 卷廿五 蘇寇侵秦亡不待軹道
 旁 卷廿五 陽人聚
 三章法
 咸陽屠新安阮秦人虐焰今益張關中父老關道喜
 批溪 卷廿五 十一
 沛公約法三章耳于嗟乎君莫問霸上與垓下死
 鴻溝
 拔山將軍氣如虎自割鴻溝限天下于嗟乎西為漢
 東為楚百戰乾坤此中賭
 刑白馬
 白馬刑諸呂王河山誓韓彭亡于嗟乎赤龍兮莫刑
 白馬皇天在上兮后土在下
 梁太傳
 梁太傳洛少年痛哭流涕何港憐于嗟漢文有道者
 三代以元元此賢洛少年梁太傳莫痛哭勿流涕君

看後君千百世

平津閣

平津宅裏東閣開紛紛珠履賢才漢世得人此為
盛路人遙指黃金臺膠西相右之三公只浮雲隔千
里

辛將軍

辛將軍漢虎臣叩頭折檻爭朱雲狂心直氣今嶸峭
安昌老光祿勳身在漢心在新有顏不醜儒衣巾張
禹公承

莽周公

莽漢 卷廿五

文藝者誰子國篡身已亡君看詭秘迹欲蓋終彌彰
嗟嗟兩漢下此輩屹相望前有莽周公後有操文王
赤伏符

民心久思漢天命焉可誣天下本大器更始真庸奴
漢官未復苛政除中興氣象非區區杞夏配天此其
兆安用疆華赤伏符赤伏符圖讖始決封禪斷郊祀
萬歲千秋累明主

稽古力

橋門觀人萬億車馬陳稽古力漢明禮師絕代元禁
也禾藕真鄙儒孔子孟終身老不遇令人千載增嗟吁

樹室備

大木不可維廣廈不能庇願為樹屋備聊以卒吾歲
君不見西州豪傑徒自奇穎川吊客尤乃卑安能不
東復不東終日不侯真見幾千嗟乎樹屋備終日不
侯真見幾

永安宮

吾觀昭烈帝諸葛亮武侯受遺託孤際心與天地謀
帝曰君自取侯死以為酹天也不祚漢遺此千載憂
遂令衣帶詔竟為賊賊仇悲哉漢社稷孫子同一丘

司馬晉

莽漢 卷廿五

莽操非二道曹馬本一揆云胡正統名在此不在彼
君不見春秋不予吳楚王太義欲為天下防乃知國
統有正變後賢於此去更張於平暴秦此其類更
五德推閏位彼隋堅者復何人盜得區區亦陰謀
嗟乎漢祖唐宗果有靈並立中原豈不愧

執獨夫

南北紛亂甚隋實為之驅湯罪酷於紂誰執此獨夫
惜哉太山客不識晉陽戈遂令禪代迹猶復尊江都
至人曠世見遭逢豈區區求懷貞觀治失之在其初
斗米三錢

亂極故思治天運使之然三國六朝後吾民幾號天
英武不世言此顛連春秋二百載兩見大有年
是宜貢納三斗米乃三錢歡欣始不足徒法豈非賢

帝範

垂統在其身作範亦徒爾卷卷十二篇語自修身始
君不見... 豈商典刑聞化在元辰厥兆後機周
豈偶... 華州五娘李于嗟乎上蒸一念勞問安
昭陵... 何曾乾

撫牀歎

撫牀歎... 及死所不知空飲泣誰哉去草不去根
卷廿五

上陽不戮元惡存文姜預絃聖所絕春秋大義又不
聞于嗟乎產祿猶在今何論

歸衡山

歸衡山... 山賓友豈待君臣難君莫問須遠色須
去讓臣至武已分歸衡山

白馬河

白馬河... 悲清流濁流誰是非不見漢堂光辜
死一日首陽山下空埋骨

桃溪淨稿卷之二十六

讀宋史十六首

夾馬營

焚香宮中況天語異香宮中自天降腥風未掃白日
塵主德先昭赤光火天心獸亂人心癡責恩植黨紛
交馳君不見堯舜之子天不與枉作苗桀累明主

陳橋驛

六軍... 天子帳中點檢呼不起黃袍在篋記在
袖于... 誰辦此君不見吾兒不可君自取赤心
諸將... 有死誰哉正色書澶州紫陽以降元春秋

桃溪

卷廿六

周三臣... 韓通李筠李重進

周三臣... 收頌民唐六臣... 元勳... 爲頑民死不
作元勳生生元天可... 死... 今可稱於平泰山鴻毛
此生死君看... 誰重輕

金匱山

榻前... 山可... 燭下影目不... 嗟乎涪陵不死武
功死金匱之盟故如是

抱石綱

腥風突地起良嶽中天頻... 抱石火急夜相催
海上盟... 和... 馬... 政... 海... 如金... 議... 共... 攻... 寇...

歸燕京南陵而北燕京北陵而南燕京東陵而西燕京西陵而東

建隆日方午不照燕雲州宣和此何時重作貪夫謀
燕京不歸汴京失于嗟嗟麟何足恤白方利口果前
車六里青山豈无物

我陳東字子東即死建炎相安用此于嗟乎一綱不張萬目弛天下中分此其始

過河死晉書石勒傳石勒曰寧爲趙主不爲晉臣
生過河死過河不過河奈此中原何英雄不死生滅

胡死作精衛終填波

後軍使中縣前尋之詔使地全潮秦檜有與刺之不

昨日肩輿刺今日藁街礮憤氣隘九州一死何足惜
君不見督亢圖上七君不見博浪沙中椎西州豪傑
恥不附欲爲天下奇男兒

金字牌州岳復一曰陷奉十二于金乃畫佳以守金字牌功阿河南

未飲黃龍府先悲金字牌英雄恨不滅血淚滿長淮

開禧詔韓侂胄已得其首以獻金兵始退

靖康百世讎我在所必報開禧此何時而有堂臺詔
下嗟蓋世勦刃使茲愴冒鼎哉太師頭僅博住虜笑

夾攻之議之軍簡而不善曰宣和海上之盟臣皆以為可遂之軍簡而不善曰宣和海上之盟

遼亡汴水渾金滅崖山圯前車苦不戒竟作神州恥
英雄千載心飲恨何時已

夜半楊兵丁大金懸右出之相懂罷提夜半以檢料青宮

國威重空頭勅檄姦穢夜半檄豈不聞古來忌器不
投鼠堂陟陵夷无乃爾南風不競北風剛不用皇亭
然降軍

鄭監押

姦臣稔禍心流毒比鈎吻嗟嗟宋遺民爲爾塗炭盡
通天罪未及盈拉厠骨須粉壯哉鄭監押禽義自肝腎
桃溪

豈持報父仇竟以輸國憤

悲崖山

崖山高高可崩崖海深深可竭腥風軋地地欲摧撓
星觸天天欲裂于嗟乎混沌死乾坤別大半羣羣虎
穴萬古恨恨不滅何須更問精衛冤杜鵑血

挑溪淨稿卷之二十七

擬 皇明鏡歌十二篇有

鏡歌我樂所以建威暢德為風勸地也古豈有之近代柳宗元准漢曲為唐鏡歌十二篇宋景濂復倣其篇目為宋鏡歌惟茲典在我 皇明猶或未備臣竊惟唐宋之君雖皆以征伐取天下然其始得之也實不能以无愧漢乘秦暴起而誅之雖若勝於唐宋然秦非元比也元以夷狄入主中夏數變倫而壞風俗實開闢以來未有之大變我 太祖皇帝應天而起以布衣提

操漢 卷二十七

三尺劍與萬民請命渡江之初一征而克金陵再征而平江漢三征而有吳越四征而中原廓清五征而殘元屏息兵威所加東征西怨罔不率俾蓋不十五年而盡復帝王諸夏之故地為億萬載無窮之業乾坤再造視唐宋實遠過之而其功之大且難豈不倍於漢哉臣竊下既病廢无以仰酬遺遠萬一之深恩獨念繁銜史臣未死之年宜有以歌頌鋪張我 聖祖之神功大業於无極而不敢以蕪陋解或者治兵振旅之際馬上雜短蕭而歌之亦足以上昭我 聖

祖創業之艱難而俯念守成之不易也臣犬馬惓惓死且不朽臣謹冒死上

天既厭元我 太祖起兵收復諸夏還自和州渡江取太平諸路為越天塹第一

天之塹險莫測天設之限南北 皇赫臨義以激復平地砥如石驅腥風穢斯滌吁乾坤此再開闢我基肇皇迹億萬年永无極

右越天塹十六句句三字

太祖既渡江遂克金陵改金陵為應天府後十年而定鼎焉為帝王都第二

操漢 卷二十七

維金陵帝王都王氣在昔今貞符上應乾德天改國咨爾眾亂乃除我不奉天罪則俱僕我后後來蘇肇域四海民攸居三國勢六朝感漚之水枿之木孰華夷盡臣服正南面旦始旭

右帝王都十八句十四句句三字四句句

七字

我師既拔江州陳友諒夜挈妻子奔武昌為制之窮圖反噬亡其窟穴宵乃逝武昌奔江州棄聊假息此焉渴堯跣不分逢者吠天稔其惡久必斃梟

制之窮圖反噬亡其窟穴宵乃逝武昌奔江州棄聊假息此焉渴堯跣不分逢者吠天稔其惡久必斃梟

僥心力恣睢阻狼性日睥睨阱在前死不避

右側之窮十五句句十二句句三字三句句

七字

陳友諒遇我師于番易湖相持大戰連十日
湖水盡赤友諒敗死為番水赤第四

番水赤蛟龍驚地震裂天晦冥 皇威赫怒風嘯鳴
波激水蕩煙焰青鞋山退保左蠡亟乘突萬死出一
生一麾邀擊萬舟橫飛砲碎艦流天貫睛肝腦墮木
高浪腥英魂盡哭縛結精楚騶蹄漢龍升

右番水赤十七句句八句句三字四句句四

橫溪

卷二十七

三

字五句句七字

我師取淮安高郵濠泗徐賴諸州皆下之為

長淮清第五

長淮清天日明狐狸遠遁鱷鱉驚真龍奮躍鳳朝鳴
帝鄉只尺豐沛并北窮汝穎東徐青迎刃之威破竹
聲厥角稽首山為崩天實授之人曷勝坐收夷夏驅
羶腥

右長淮清十句句二句句三字八句句七字

張士誠據平江稱吳王我師拔其城執以歸
士誠卒死之為克平江第六

維彼平江實雄南服控越冀吳有川澤海陸曰太作
遺墟我其作牧天厭夷德我罔為臣僕維神器卒有
歸 大明升天燭火微孰抗喬嶽怒鼓麝負險扼固
頑不知戒我虎臣 皇赫以怒齊雲樓崩白日翳十
萬降兵夜如沸壯心屹屹田橫臺

右克平江十八句句二句句三字七句句四

字三句句五字六句句七字

太祖既克荆舉吳遂命大將北定齊魯河洛

燕薊秦晉為復中原第七

噫嘻中原帝王自立孰壞我邊防虜盜以入上腥下

橫溪

卷二十七

四

糟根蟠蔓緝惟天閱我人是用於邑爰整我師以挾
夏誅夷如救焚拯溺莫予敢私技之塗炭帝曰咨民
有衽席安以熙彛倫再叙復漢官威儀

右復中原十六句句九句句四句五句句五

字二句句七字

方國珍據台溫慶陽降陰叛以海島為窟穴

我師討而降之為海波平第八

聖人出海波平越裳萬里重譯來庭矧爾海寇實我
邊氓 真龍奮海若驚猶據窟穴潛其形恣睢睥睨
憑陵 天威赫叱怒霆聰不及塞心膽傾 帝哀

其愚有爾生爾骨不朽今須銘

右海波平十五句句三子四句句四
字五句句七字

陳有定據福建我師克取之悉定其地為蕩

八閩第九

茫茫八閩惟揚之域昔惟蠻方曰玆上國是用版圖
服于侯職曷敢不來以比有德彼昏罔知安此反側
竊殘黷名為鬼為蜮惟吏奉天惟民之側既蕩既平
以休以息

右蕩八閩十六句句四字

挑溪

卷二十七

五

我師取嶺南廣東西諸郡皆來附為五嶺推

第十

節彼五嶺限天地南維王化遠迹嶺實與參一夫倡
亂為天下占蛇蟠蚓結乃不克以奄火嘯風炎民逼
於阡天授真人實秉鉞以戡我有虎士其視就視
嶺若平地拔之笑談真我南服以覆蒼黔噫嘻五嶺
如泰山品品維萬世是瞻

右五嶺推二十一一句十五句句四字六句

句五字

我師至通州元主妥懽帖木耳奔漠北為虜

循道第十一

王師本无戰仁者不可敵所以牧野征倒戈攻以北
嗟嗟此中原腥羶久狼籍皇天實悔禍再造生民極
遂今義旗鋒竟削為虛迹奔突夜不遑茫茫盡沙磧

右虜酋遁十二句句五字

明王珍據蜀死我太祖既登極其子昇復
盜王土天兵縛而取之為執蜀通第十二

先幾首義原筮通稔奸包惡後夫凶隗囂反側歸寶
融隴右雌伏河西雄荆吳既定閩廣從中原廓清胡
虜空神龍鬼慄萬國同頌且據蜀窺魏蜀張狼顧

挑溪

卷二十七

六

心憧憧根路枿附爭華風桓桓虎臣氣鬱衝隻手克
截峨嵋峰生擒老黠連癡童再拜稽首天子功劒
閣西峙瞿塘東

右執蜀通十五句句七字

挑溪淨稿卷之二十八

啟鑒稊味二十四首有序

詩曰啟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說者以為後之人又當以幽厲為鑒推而極之三代以降若漢若唐若宋之所以底于亂亡者尤後世之所當鑒獨啟也哉獨幽厲也哉夫有國有家者之所當鑒固非一端然而莫先於女寵莫甚於宦寺莫大於姦臣是三者要皆陰類恒相依倚附麗以為腹心羽翼而國之凶家之害未有不由之者故易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而以小往大來為

挑溪

卷之二十八

一

秦大往小來為否蓋陰陽之往來消長實國家之所以治亂存亡而世道之否泰閔焉於是而不知所以為鑒可乎雖然害人之家未有不反害其家凶人之國未有不與國而俱亡者然卒之往性甘於覆轍之蹈而不知止焉於乎是三者之鑒又豈獨有國有家者之所當知也哉作啟鑒稊味以告于世之人

有施伐 未喜

色荒萬古戒祖訓一朝圯乃知有施伐竟作商巢死

牝雞晨 姬已

小白夜染血度臺朝委塵空悲亢龍悔无復牝雞晨

檣聚衆 歟

萬方故不笑一笑須興戎可應箕服禍都在檣聚中

人最 吕后

宮中雉為牝則中人作最白馬柱誓天赤龍幾墮地

禍水 趙飛燕

夫精方入地禍水已滔天何必新都莽哀平短祚年

王政君 元后

誰遣穉居攝分明已即真卷卷一壘握笑婦人仁

夕陽亭 賈后

挑溪

卷之二十八

二

夕陽謀始創典午禍方深不待都門嘯中原已陸沉

光宅后 武則天

禍極女媧慘姦深吕氏謀分明應聚李莫怪牝為周

新臺妃 楊太真

春老華清宴門深羯鼓聲新臺高百尺不見范陽兵

始漏師 寺人貂

軍國貼危地貂璫作俑初劒誰思斬馬羅不到多魚

生隱宮 趙高

世豈无尤物天生此隱宮馬方嘗閔下度已失關東

十常侍 張讓等

功嗟十九侯禍慘十常侍孰知孤鼠亡竟為城社忌

觀軍使魚朝恩

何物觀軍使能恭節度權相兵直墮地唐祚幸由天

甘露變仇士良

竇貞元善藥甘露本狂謀恨殺太和主甘為獻報羞

暮順津田令孜孟昭昂

紆干山上雀暮順津下魂悲哉唐社稷相見可无言

媼相童貫

北伐誰挑雷南奔直過江忍令媼作相竟欲吞无邦

桑雍趙孝成王客

桃溪

卷二十八

主

但見秦有雍不識秦有靈乃知姦佞臣賊君非細故

奇貨呂不韋

奇貨誰能致千金不惜為宮中方入楚天下已非秦

笑中刀李義府

欲開天下禍先看笑中刀不有登瀛士誰參定策勞

立仗馬李林甫

立仗頻勞斥臨風不敢鳴千金誰所致一飽故為榮

色如藍盧杞

寧見白面虎莫逢藍面郎生奔奉天駕死懼郭汾陽

公相走蔡京

日薄腥風暗天低汴水渾未論公相走可念靖康奔

議和策秦檜

野史禁能設國史世還修獨有議和策不刊君父讎

賁師臣似道

宋曆終三百師臣信少雙虎監方拉廁轅虜已吞江

桃溪

卷二十八

四

秘溪澤卷之二十九

台州雜咏二十六首有引

台州雜咏咏台州之故跡也故跡有以地而名
有以人而顯者自有此州以至於今日不知其
幾取可為勸戒者隨吾興為詩以風咏之曰台
州雜咏咏之所未至者將後之人有繼焉於乎
不有千載心曷足以語此

天台山 在天台縣北以其當牛女之分上應
台宿故曰天台而郡亦以此名云

天台山高不極山中去天不尺台星下射扶桑赤
桃溪 卷二十九

羽旗颺爽招不得至今傳者神仙宅君不見周靈
時生甫申峻極者嶽能降神天台山高不極作鎮東
南比天脊屹立乾坤自開闢

靈佑祠 在郡治後山祀屈僕射是是在孫吳
時諫廢太子被適子坦有靈異郡祀為城隍神
因追封是為靈佑侯祀焉 是字光公

前星折吳鼎分將軍不諫僕射諫叩頭流血聲云云
君不見吳齊亂晉胡亥亡秦誰為死報國不作生負
恩於平僕射吳純臣吳純臣我台始千載台人我應
記或應記口記光公不祀坦子于嗟平靈佑祠忠諫

恥

大固山 在郡城內去海不百里晉隆安中孫
恩作亂刺史辛景於此掘斬守之賊不能犯因
以名山後竟破恩恩窮蹙赴海死

隆安亂賊勢逼起八郡三吳盡風靡誰着中流海上
山欲為東南作孤壘海可死山不可圯刺史之功山
與峙西望臨洮北遼水安用長城長萬里

靈鳳山 在寧海縣南晉末有梅盛者為臺安
令知晉將亡即是山隱焉有靈鳥降其側宋文
帝下詔褒之盛上表謝曰此殆覽陛下之德耳

桃溪

卷二十九

十

臣何與焉帝咨嗟稱為長者今有梅長者祠

義我靈鳳山上薄青天起下有長者居高風屹相峙
永初果何時鳳鳥亦集止褒詔是則然賢德亦爾
長者非宋臣食微甘饑死亦有東籬花嗟嗟晉徵士

唐宰相 唐來濟高宗時為宰相與褚遂良諫
之武后高宗怒出為台州刺史尋移庭州突厥
入寇奮拒以死曰吾雖罪幸不死今當以身塞

責

唐宰相台刺史扶天綱立人紀不顧宰相生顧為刺
史死宰相生有人刺史死无幾台州不死庭州死宰

相之青其塞矣

孝女湖 在寧海縣西唐時有汪氏女苦節不

嫁孝奉其親親好湖水湖水距家五里日汲以

供親歿建塔報焉後人因以名湖

丁寧湖上人莫汲湖上水中有孝女淚下徹重泉底

陳長官祠 在寧海縣學西五代時錢王鏐欲

增州縣賦長官為縣今以諫死賦得不增民至

今祠焉

我聞晉陽守不肯為爾絲晉國卒有難倉卒以為歸

嗟嗟吳越鏐虐民以為嬉長官不加賦竟為民死之

陳漢 卷二十九

吳越已元土長官今有祠

義靈廟 宋宣和中呂師囊之亂牧守皆遁膝

戶曹膺嬰城固守台賴以全慶元初勅賜其廟

曰義靈台人至今祀焉

劇寇徧東越民心日皇皇牧守半已遁聞師不敢當

戶曹膺如斗勇氣勃以張鳩作忠義誓與城存亡

竟亦挫睦臘何止礫師囊我台實再造此德焉可忘

惟應義靈廟百世莫忘榮

金鰲山 在臨海縣東南一伯二十里宋建炎

中高宗航海幸焉

海濱高拍天神州半沉陸幸有東南山障此風塵自

洛學始 石南康子重與晦翁為友南湖方山

二杜公因得登晦翁之門至立齋丞相又以其

學授之玉峰於是道德文章台為獨盛台人稱

知洛學者實自南康始

洛學始開我台天與浙東提舉來洛學始石南康南

湖水開方山蒼立齋屹立倚天起玉峰西來勢相峙

南望武夷不盈咫淵源直接洙泗洙泗洙洛學始

獨不至 宋乾道中樞密永肯張說奏請置酒

延諸侍從兵部陳侍郎良翰獨不至說附奏之

陳漢 卷二十九

陳迄不來忽報中批陳良翰除諫議大夫坐客

為之愕然

獨不至客輟觴撫密劾奏強侍郎獨不至夜已闌天

子諒下新諫官君不見鐵石心腸廣平宋平生可奈

王毛仲

本價莊 陳客益之嘗以緡錢數千收粟於秋

至春以本價糶之謂之本價莊環邑數千家皆

仰給焉

井田亡常平倉常平亡本價莊于嗟秦山一毫芒燭

火下月日光安能一挽真虞黃帝力轉轉民皆忘

三山女 三山賀氏二女長年十九父溺於水
與其弟瑄號泣江上求之不得俱投江而死後
三日潮上二女與弟果抱父屍以出里人哀而
異之因立廟以祀稱二娥焉

饒娥楚江湄曹娥越江涘千載赤城江更有三山女

吳上客 陳宗儒尚節槩吳丞相堅延為上客
說堅曰道不行志不遂宜早退吳不省遂拂衣
去吳後卒降于元

吳上客歎忠臣忠臣不去上客在若為貴國兼殺身
殺身不足惜貴國當奈何嗟丞相愧客多九原莫
能溪

卷二十九

五

聽田橫歌

我獨行 杜大卿詩嘗紆義入文丞相墓丞相
使北軍被執諸客无敢從者大卿獨慨然請行
後脫丞相於京口周旋患難卒從以死

衆皆散我獨行此身既許國更許友死生作滅賊
厲生作存孤嬰君不見翟公門下客翟公未死先羅
雀又不見田橫墓上客一日死者能五百丈夫昂昂
七尺身那能負義兼負恩風波萬里白日在只識田
橫墓不識翟公門

壁間檄 艾丞相自揚州浮海至張哲齋家約

并舉義哲齋移檄海上豪傑聽命後二年張
範寇臨海見壁間檄擄得之哲齋曰其生為宋
民死為宋鬼何怪我為遂遇害

壁間檄海上語真為中原掃蛇虺古來中興只一旅
天不祚宋心獨苦心獨苦生為宋民死為宋鬼

泮橋水 進士王珏德祐初以太學博士權知

台州倡民義堅壁不降城陷赴泮橋水死之

泮橋水風教始王博士得死所不投天祿閣只投泮
橋水

從姑地下 陶宗媛儒士杜思綱妻也歸杜四

年而寡時被兵宗媛方居姑家忍死護棺

游軍所執迫脅之媛任汝殺我以從姑于地
下爾遂遇害其妹宗媛弟妻王淑亦皆赴水死

莫殺我我從姑地下我姑衰未脫我夫身已寡第
有妻妹有姐地下真魂結為社

白楓河 方谷珍之亂陳仲廣倡宗族鄉黨共

禦之戰于白楓河死者幾伯人賊勢益張仲廣
憂憤成疾而卒

白楓河河水滿地流紅波波聲入海半邊聲蛟螭夜
泣悲龍鼉於乎壯士可奈何白骨兩岸高峨峨君不

見河之水深不極至今下有街窰石

待盜盜潘進士省中爲方谷珍所劫屢次大義勸折之谷珍不從其黨郭仁本諸于谷珍使盜得諸盜而殺之

鴟鴞張悲鳳凰麒麟傷類犬羊嗟嗟先生今則亡君不見棘門盜能殺春申黃又不見寶應盜能殺輔國王于嗟爾盜何不殺殺樞密郭更殺丞相方樞密郭丞相方百世與爾誰流芳嗟嗟先生今不亡

割瓜刀王揆爲潘府教授計聞妻董氏方割瓜輒引刀欲自殺衆救之因潰亂不食死

卷二十九

七

瓜剖不復完夫死何時還夫死妾亦死不死竟何俟持刀君莫渡君不信有如此瓜

首躍地詹烈婦鄭氏元末遇兵欲汚之婦曰寧殺我遂殺之其首至地凡三躍

烈氣死不滅上與青天薄君看碎頭及地更三躍色不變齊義妻郭氏義以罪當適郭度不能返送之郭門外籲天以哭竟赴水死收其屍端坐水中顏色不變

籲天急赴水端坐色不變乃知烈女心能與頑皮戰倭登岸洪武中倭登岸民皆軍民陳顯母爲

病且老願負母走山谷中力不勝追及之母曰我死在旦夕汝无戀我願不忠遂俱遇害

倭登岸母登山母足不任兒力艱兒死在前母在後于嗟萬古日只照江革不照陳顯

好秀才郭士淵在國子諸生中以文名爲祭酒甘其所忌諸殺之我

太祖既而覽其文恨之曰把我好秀才都壞了追戮甘備極慘毒

好秀才都壞了甘老奸殺不早殺不早悔可追盜也不死錯也死君看萬古誰爲悲

卷二十九

八

侯城里

我憶侯城人不見侯城里悲風忽何來涕泣零如雨侯城西薄山侯城東逼海西山不可餓東海不可死千秋萬歲心悽惻竟誰語誰應劬光血夜夜衝斗起

仙溪澤稿卷之三十

四月四日下總山有感呈太守叔父

一笑匆匆欲下山倦來還倚夏蘭干花柳有恨傷春
早雲亦何心出岫難歧路滿前皆絕足海天終古此
顏爛樂憂書卷依然在脩竹清陰且耐看

再宿會總亭有感

酒酣聊復臥虛亭芳草門深畫不局已愧羈離非地
主敢煩呵護有山靈年華最苦風前燭世路誰堪水
上萍一笑邯鄲春夢在軟紅塵裏幾時醒

讀易

卷三十

卷三十

俯仰乾坤此太初分明萬物備於吾看從註脚三分
欠悟到天心一畫元須信假年堪學是誰真
研朱義皇世遠非今日龍馬何能更出圖

纂修命下黃亞卿世顯李學士賓之連以書來

勸且示以諸公論薦大畧愧感之餘聊此奉答
坐老空山歲月侵不知天路有升沉百方重荷殷勤
勸一念應憐痼癖深淺薄可堪汚薦牘遭逢終亦愧
詞林撫心尚憶平生在病骨區區恐未禁

舟中苦熱憶故所

大雲推日忽中升酷暑无端一倍增欹枕半眠心欲

醉短蓬低軋氣如蒸不知掉雪人何似却怪越英我
亦能愛殺秋山山外路舞雩誰共好風乘

共黃礁叔談五月十八日事有感

黃礁江口章安渡海浪如山十丈高何限居民千百
姓泣天呼地夜嗷嗷

六月二十九日喜雨追次黃山谷韻寄王秋官
存敬

村北村南皆旱塵出門幾望西郊雲山靈半死龍作
祟田骨盡枯龜折文喜劇此時不覺舞憂深前日真
如熏醉來便欲擊社鼓誰爲更招南郭若士狂

卷三十

卷三十

二

太守叔父新樓成次陳敬所韻

萬壑風煙画不成小樓誰占此真清百年隱几有餘
地一笑凭欄无限情莫更乾坤夸勝槩且從溪谷聽
彭觥放教竹下還三徑已共沙鷗野鶴盟

次逸老堂分韻詩留別諸公

出岷心已付盟鷗萬里何能復浪遊恨向別離仍及
老眼驚時節忽逢秋素餐每憶河檀恥多事誰須添
室憂最是漢皇真有道不妨痛哭涕還流

右憂字

莫難如屠龍莫苦如食鼠偉哉許子伊悲矣孔文子
苦者誠莫當難者乃易與豈不聞錦繡不如布褐膏
梁不如藜藿

右與字

山莫峙水莫駛山峙易摧水駛不止類之萬年緩行
萬里君不見塞上翁東門李失亦何憂得何喜天有
經地有紀人道與之相終始何須更問蚊負山犀辟
水

右始字

丈夫行出門直以身許國致君堯舜上大被斯民澤
桃李

卷三十

三

何期中道艱恥為利名役耿耿一寸心前瞻後元極
惟應架上編庶以窮吾力君看此路歧茫茫竟何益

右國字

次再宿總山韻奉謝秋官諸公來過

一笑空山舊雨亭為君還啓白雲扃單栖已分鳳不
至淺水敢言龍有靈鏡裏勳名誰黑髮匣中星斗此
青萍百盡且共今宵醉莫更逢人問獨醒

再次前韻贈別王秋官

莫上勞勞送別亭繞天離思不堪局車輪安得夜生
角祖軼忽驚朝有臺在世此生皆幻夢出門回首即

雲萍一盃直笑陽關淺愁正濃時酒已醒

北上奉別太守叔父筠心諸公

再拜匆匆欲別難離腸真愧酒盃貴起逢一盛世恩
終希老向空山分所安奔走祗堪供歲月路岐何敢
問悲歡一川風月今輸却留取幽人仔細看

遊靈岳謁杜清獻公讀書處今名杜家村

欲飛神不住未到眼先明山豈過江好心終背郭清
村名猶杜曲相業自端平再拜吾何敢悽然愧後生
與葉太守諸公登巾山追次陳剛中先生韻

爛醉須從絕頂歸漫漫秋草別殘碑江山不見有窮

卷三十

四

處漫誰分未鑿時獨立且隨天地老浮名休問古
今垂出門一笑君應識高興平生不在詩

哭陳士賢方伯墓

索索西風正可哀丘原極目半蒿萊不知淚為才難
盡復欲心隨世降推一代勳名終坎壈百年岐路幾
遲迴丹崖院裏清風在貪懦猶堪激我台

早行有感

隔水人家語前村雞犬聲月星猶黯淡晨夜未分明
坎壈路岐在倉皇憂患并吾行亦吾止愧爾僕夫征
是夜誤於僕夫二載報行

天台道中

山道百折迴亂雲深處是天台馬頭消息君休
也當看山一度來

出門一笑欲寒衣華頂峰頭半落暉怪殺平生山水
癖隔溪燈天夜深歸

假宿東陽尖山周氏主人辭焉

旅舍匆匆一宿難也應慚愧此空山丈夫事業真堪
笑開口平生說萬間

戲贈古直

絕代風流此老孤乾坤踪跡半江湖不知今夜天山
幾度

東陽

卷三十

五

東陽借東陽一榻无

謁忠文先生祠追次先生舊韻

太息青田老當年此瀟畦渭車方入上周道已興西
醫終辭漢封茅不到齊惟餘文塚在千古說幽樓

謁慶澤書院

師友淵源地精微心法存功應吾道最名豈此邦尊
日月容光老江湖秋水渾辭香須再拜小子復何言

謁四賢祠

再下四賢拜永為千載模彙星晨啓浙宋嫡世傳宋
正學名稱大鄉祠禮數殊獨慚登祔地吾道半榛蕪

怪樹以近

南望青蘿山

南望青蘿山我我蹴天起上有千載人高風屹相峙
懷哉傷我心莫問侯城里我行再拜之潛然隔秋水

登嚴子陵釣臺次陳公甫韻三首

江上好山青欲老江頭流水不西還萬年風節雲霄
上一代君臣朋友問唐虞肯此道許巢之外更
誰班雲臺不足三公地

往來肩背累堪疑

自自知千載未分周黨

毀幾人不愧蔡邕彈

起西京儒苦節竟為東

桃源

卷三十

六

漢師江水雲山看不老

便非物色也難藏

橋直教野鶴自昂昂

辦香以是三公真不換白頭羞殺老馮唐

登孤山追次東坡韻

道仙老去孤山在天地誰堪看此奇莫怪寒梅零落
盡近來風土不相宜

謁岳王墳追次東坡韻

細雨平湖隔斷岡水光山色有无鄉不知葛嶺今何
日向墳前拜岳王

夜泊姑蘇追憶張亨父

聽盡寒山夜半鍾客愁元數入秋蓬不知天定何年
是已恨人豪絕代逢一笑且須看潁統千金休更學
屠龍傷心欲問滄洲路舊雨淒涼宿草封

訪陸昌儀太常二首

忽驚秋思入鱸魚又向天涯歎索居夢裏對君誰是
病書來報我已成虛野鶴歸鳴鶴遭逢敢謂元非偶
進退分明得自如海內英豪憑看取幾人勳業似當
初

幾從飛躍看蒼鳥妙悟分明有定居求看實時官病
幾

春三十

痛不卑汚處是空虛病來笑我都成棄老去於人百
不如三十年前休更問對君真愧結交初

訪張亨父墓不可得悵然久之輒成一絕

淚盡荒丘又夕陽路人遙指半微茫文章怪殺虛名
在今日誰留一瓣香

桃溪淨稿卷三十一

望入陵次韻懷世顯亞卿

十年病骨苦相侵幾向魚鰲歎青沉到此又成睽隔
地對空山恨結交深且看絕足頓登峻敢夢高飛遠
入林最是酒醒秋夢在望鄉懷國兩難禁

哭張都紅散次陳太常師召韻

叩頭曾幾幾寒闌平生自荷舌猶存不知天意誰誰
誰一傷心欲寄誰誰可哀衛血直堪山作海認明休問誰
誰舟次鎮江別宗勳表姪

桃溪

春三十一

短劍羞同白髮看畫船明月坐更闌不知爾亦能千
里却怪吾還愛一官兩代恩私猶骨肉百年歧路幾
艱難吾兒到日丁寧語勤謹无忘是問安

清河

擬向清河一濯纓濁流如此豈能清不須更問中冷
水等是人間浪得名

沛縣懷次李西涯韻

赤龍飛上四亭濱百二山河一瞬塵天下未能忘六
國關中先已陪三秦故鄉湯沐恩深數父老
幾巡一代規模真漢魏何人

月檐幾時休。濟水南來尚逆流。問俗未能窺魯

船猶喜見台州放歌笑我非前日傾蓋何人是

沿路三十載風光白盡少年頭

魯橋東城

船底愁人夢不成
船頭更鼓太分明
傳呼一路先開
闌口是巡河御史行

次龍懷王和州

強扶醉艸一登樓。曉風北雁秋。世路滿前堪白髮。故鄉何處是丹紅。浮生笑我真成拙。老景如公百

桃溪
卷三十一

休憂獨有詩情花鳥在春來時復費深愁

望容城有感

夷夏堂幾丈夫力將多病謝安車
辦香千載還堪笑不拜容城拜草廬

謁樓桑廟

倉皇衣帶詔辛苦武鄉侯西蜀分王地中山奮跡秋
蛟龍曾失勢魚水故相投千載英雄淚還同沛水流

聽趙錦衣恭談遼東事有感

自說盜師蹀血迴歡聲一
路夜如雷不須更問交鋒
地親見官廬接堵來

聞西涯謫基有感

一官落落祗堪羞又向天涯歎白頭最苦窮年悽惻
地聽人騎馬拜松楸

元日用東坡韻

夢中岐路年年別。醉裏風光色色新。後飲不辭長健酒。得歸真愧故園春。未衰眼已慵看曆。不死心猶欲競辰。誤殺兒童謔笑地。一天陰霧正愁人。是日大霧

用除夕元旦寫懷韻奉荅西涯祥後述哀之作

中庸制在循循古罔極天高欲報誰忍死竟深鳥鳥恨相看休問寥莪詩元端浪跡直浮梗聚苦傷心是

樹溪 卷三十一

歲時昨夜夢魂家萬里夕陽荒陬不勝思

次侯旨谿亞卿拾祭龍

日華初動繫輝銷
陰陽賦下此帝樓廟特豐終磨
斷不祧紛議臣寮
禮堂有臣周倫奏假歌成美
舜韶一祖五宗相望地敢將功德紀遵堯

每次前讀卷數開文城方

世迂拙天教自一家但覺此心相肯榮不妨多事限
官衙中頭地望中朝識汗竹勳名著棠涯

齊君有懷諸同年

十載重來兩鬢霜
真箇元是舊時相
有敢作忘言
地不寐離思少日
任燈燭影生悲恨
路岐心苦
萬端妨
酬神主
離心人
指脚
十一人
近曉
來忽報
趨朝
又是披衣一日忙

高居獨坐再用前韻東懷齊太常青谿禮侍

曉窗寒夜半
霜恍聞仙馭下
雲步一天星
月真如洗滿地
風沙不作狂
大祀禮傳周
廟在偉途恩與宋郊妨
白頭設作微官笑
奔走元元急從忙

謝李西涯先生

十里驚波郭外風
亂雲回首是江東
半生分已天教

排漢

卷三十一

一

病一慟誰期此拜公
淚盡西州春共老
夢深滄海夜難終
抵應萬古豐碑在
盛德殊恩總未窮

再和前韻謝李老先生兼慰夢

百年耄舊此高風
雲自西飛水自東
在世幾何醒夢別
蓋棺今日是非公
九原我已知無憾
五福天誰與考終
莫更梓琴不成調
向人嗚咽恨難窮

戲別煖耳

太息當年煖耳功
便應拋擲向東風
多情莫作班姬怨
今日炎涼又不同

莫笑還遶兩鬢絲
老年心事故遲遲
不妨用舍隨人

李西涯平生只自知

李西涯作白髮問答詩予髮白久矣愧不敢復問聊借韻代答以廣未盡之意

吾聞宗廟嚴序齒先以髮吾生本髮類人也焉可缺相爾及老成庶保此明哲不見殤者流閱世乃一瞥雖有聖賢貴尚能補然我白君勿憂我白君且悅斯理諒則然敢以奉為嘲

既乃思之言之若今以戲愧不敢當復借問髮韻以答之

我髮豈獨白我白此其時所嗟百无成愧此領下髭

排漢

卷三十一

五

髭白勿我戲戲言出於思我心我自信豈有髭不知及此幸未白奮發各有為悠悠百千載不朽今謂誰原壤豈不老回也非期願

得家書有感二月初六

亂愁飛夢入驚濤
橫海北天南日幾迴
莫把平安容易看
兩年剛得一書來

百過書來百過憂
半於心曲半眉頭
從今學取胡安定
只看平安兩字休

二月十日齋夜有感十二日春分

獨客齋居意不歡
一燈相對坐忘餐
教存敢謂神无

主越在空慚祿有官舉尊禮曾親付託來頻心許共
清寒可知白髮還鄉夢行盡江南路轉難

再入 經筵有感

講殿春聲雜佩環拜瞻猶得近 龍顏七千里外新
恩命十五年前舊侍班豈有消埃增海嶽敢於毫末
望丘山極慚醉飽雍容地又送夔龍退食還

二月望日雪

朝罷歸來背客眠馬頭春色轉堪憐陽關報經年
雁剝雪猶深二月天驚犬吠人疑北越凍雷朋石憶
西川元年十二月朔閉門只合頻呼酒莫問霜毛白

棧漢

卷三十一

木

滿頭

山陵陪祀次李西涯學士贈行韻

莫笑紅塵匹馬遲好風珍重為先吹二日世途再

涉曾非夢 陵祀重來敢後期白髮忽看驚歲幾青

山應不記吾誰會總亭下松楸在奔走空慚節有祠

宿劉諫議祠有感諸公壁間之作再用西涯韻

漏轉山城獨坐遲一燈明滅幾停吹齋心儼覺神如

對春夢空憐夜作期五度客來須笑我百年人在定

應誰壁間敢恨題名晚淺薄終慚諫議祠

謁伏梁公祠次程少詹克勤韻

力盡千鈞一髮微立朝誰道我公非幹旋功擬酌三
聖鵬翮壯匡復心終到九圍天上北維驚欲老夢中
鸚鵡折還飛獨憐赤手虞淵日又向空山共落暉

至長陵望茂陵有感 謝棟西鈔

北門誰築此幽都形勝天開絕代无四塞河山歸

帝業萬古陵寢識 神謀夢驚清蹕還馳道痛憶遺

弓在鼎湖望斷六龍新蛻地九疑何處是蒼梧

候祀諸陵

寂寒風色夜淒淒寢殿門深接御隄九陞 神靈天

陟降五陵燈火路東西星辰影動千官合松栢聲寒

棧漢

卷三十一

七

萬馬嘶奔走小臣今白髮報恩无地獨含悽

謁侯城里有感

欲向西風酹一尊乾坤何處着英魂百年事過意可

燭千古名留海上村香火半人龍誰地三孫太一美无

君恩夕陽滿地傷心淚付與江流自咽吞

桃溪淨稿卷之三十二

曉發昌寧遇大風有感

飯罷山城曉鐘響客途歸計已匆匆
欲作漫山霧盡日先駭刮地風
老去路岐還似夢向來夫道定誰公
不教倦眼着春去又是郊行一度空

東山高臥圖次韻

手中莫笑倒持笏壁後還驚別置人
可是東山高臥地從容元亦有經綸
東山一起淮肥捷談笑胸中百萬兵
不識書空何似者也教天下望蒼生

曉溪 卷三十二

哭陸高儀太常是日齋宿

空江月色宛如新別夢悠悠忽憶神
淚盡不知辰日已書來却恨耿蘭真
交將一代終漸我物論中朝尚幾人
春雨堂深遺草在太平勲業此經綸

西郭奉待李西涯

晚涼西郭愛招尋報道殘紅已綠陰
老去斷元騎馬興雨餘剛辦賞春心
百年世路誰三昧一日閒行抵萬金
見說小車高閣外好懷時亦費長吟

春歸

一夜東風綠滿枝曉鐘元語多時夢
中白髮空慚

我頭上青天欲問誰未定是非他日見最先消息此
心知不須更作春歸歎客路君皇後期

得家書有感再用前韻

忽報寒梅隴上枝馬頭風色莫春時
青山自信今猶昨白髮休疑我是誰
門祚光華諸弟在宦途情緒病妻知
夢魂夜夜南飛雁莫遣平安誤作期

次陸廉伯莫春韻

十分春色有无中看盡飛花過眼空
誰復可眠猶昨夜最難相負是東風
隙光有恨憐虛白塵土无因隔軟紅
誤笑石梁橋上路碧桃催發去年叢

桃溪 卷三十二

先妣忌日有感

客懷寥落轉難憑淚盡天涯幾濕膺
苦終身仍比日恩慚罔極報何能
鬱蒸路憶三江險生死愁添五內崩
六月至祥極月關先妣白髮辛勤九
膽地課兒親共緝麻燈

次韻答西涯石棋子歌

吾聞袖中有東海海中之石何磊磊
人言此石擊可碎首碎且方終不二
老般何年規以員朱墨更作房生事
夫真既擊元氣分混撲何似无爲軍中
流浪憶祗柱障床下每驚半蟻群誰其
補天叩天關祖鞭一

著先劉琨石鼓岐陽久絕響
石居然失精爽終令
具眼如九臯牝牡驪黃亦其
髮君不見交加碧玉珊
瑚柯石家不少王家多一朝
蕩覆了无迹坐令平地
隨嵯峨規方作員君勿笑
紛紛局戲當如何千嗟乎
紛紛局戲當如何

次盧希哲進士雨中趨朝有感韻

苦憶田家舊業忙一年春事又分秧
吹竿例且隨人
後作舍心終愧道傍未解微風解
燕雀敢從清漏誤
參房神仙吳恨猶官府脫屣誰能
更絕糧

石鎮紙次韻答西涯

桃溪

卷三十二

王

鄭老耽書屋堆葉藏屋風來少停疊
誰其鎮之石作
山未數玉蟾臨晉帖平生頗恨
昌黎翁論功不與毛
生同賞不酬勞翁所歎此石合
封爲鎮東軒重何年
失其制左右低昂任人意石也
何心亦拘時區區用
舍非吾致乃知天下本无事庸
者擾之真荷戲清淨
曾收百戰功紛更枉作三經字
不然稜角消且磨和
光自說平不頗南山不崩石不
爛此道落落今豈多
持之贈君衆所笑感君意氣相
唯阿傳家什襲比至
寶於乎石也吾如何

約西涯遊西山

百年消息此區寰一笑紛紛幾觸
羣身正健時須載
酒興堪春盡也登山是誰白髮
能容老何處更金
買閒十載江南回首地夢魂猶
在有無間

華嚴上洞次西涯韻

洞門高處遍諸天下界如聞別
有仙後到竟慚黃
石履快登誰着相生鞭紅塵路
憶三山隔太華峰
疑七摩連欲就石床眠幾日却
嫌身世似逃禪

西涯先生以詩來慰次韻奉答

萬石驚看一索懸
誰謀誰說是真傳
不才豈敢尤天
覆多恨空教望月圓
心到苦時先自覺
雲深處也

桃溪

卷三十二

四

須偏白頭何限銷魂地讀罷來詩更黯然

哭大司馬王公度

萬折河流百折灘極天西下幾猶
瀾坐令黃髮蒼
叔无復蒼生望謝安折檻力窮
神在劍發寒心苦
怒衝冠丈夫事業今誰是七尺
髭眉共蓋棺
聞亡妻孔孺人計

一封書在恨千端九曲迴腸百結
酸禍烈自天那敢
問命窮於我故須安愁添歲月
妨多病老向江湖
愧此官最是傷心兒女地客懷
今日十分難

嫁天飛禍太无端曲直分明故作
酸空復夢魂勞太

上不禁兒女憶長安九衢泥淖妨羸馬兩月盤旋
大官病裏心情吾自識莫教人訝出門難

默坐中朝此恨端爲誰清淚復悲酸飲教醉後千鍾
好睡得濃時一枕安閉戶不妨稱避暑懶朝先合比
休官遭逢尚憶恩私在一種心情兩倍難

欲究窮陰未有端謾增炎暑人淒酸室家以我真成
毀風雨如山敢望安伏枕每驚多病日倒衣終愧早
朝官也知末路皆棋局老向人前着着難

窮奇獸

窮奇獸獸窮人齒人必忠信覆謂奸佞親窮奇窮奇
兼漢 卷三十三 五

天生爾性任爾真吾不爾怪何敢噴何敢噴蛇在
有西踣麟

水大至再用前韻東西涯

駭浪掀啮半軌明敢論沈沈浮盆人間滄海應難
受天上銀河莫更翻我已无家堪蕩析民今何處是
流奔廟廊尚憶雍容地 寵賜還應得上尊

撒網圖

一網復一網水底无剩魚吞舟者誰子吞舟失之衢
君不見跋扈昂昂世无比一日棄之如犬豕

立秋

立秋未三日已覺秋意深戚戚庭戶間兀然傷我心
我心豈憚暑秋至故蕭森炎涼本天道敢作悲秋吟

此心二首

白日青天只此心此心誰古復誰今豆羹未可輕干
乘枉尺終須愧直尋

歛歛執手亦繁文操筆欣然始是真看取此心端的
處不欺天也是欺人

白日鼠

嗟爾白日鼠公然走踐踈爾也本陰類及晝恒畏人
何年易爾性不畏人怒噴殘牙我書冊旋及吾冠巾

兼漢

卷三十三

六一

暴雷動萬狀孰辨夜與晨我欲灌其穴穴壞與牆親
我欲熏以火未及徙我新居時兩无策爲爾徒噴呻
悠悠此蒼天敢謂誰不仁

悲秋

坐着明月下西樓不斷砧聲萬里愁長夜可應誰待
旦老年今已怯悲秋極知世故皆黃葉敢向人生愁
白頭青海碧山无恙在也須慚愧此盟鷗

次韻蒼生存敬秋官戴師文職方

十年重辦早朝裝尚憶開官是病坊豈有微勞裨盛
代獨慚歸夢遶空堂世機可着誰人拙民疾无无古

英國公報

爲閨中徐先生賦

表我輩子下有人焉鳥蓄畱朝啄膳暮夕栖杪
盤食水帶坐此廟堂老壯哉潔白誠人好鳥亦好
君不見鴛巢燕閣雌又不見雁帛歸乳牴忠貞之化
今匪斯孝誠上結 君王知君王知安用結
桃溪 卷三十二 七

卷三十二

十

多事

只尺城陰隔五雲不知門外有巖峯却嫌多事心猶
在更使人間點隙聞
得失紛紛只恁生愛惜何必太分明放教心地平如
水看取斯民直道行

病中不及預聞于會東席上諸公

三百人中今十人
三十七年春遽遽枕畔夢系
覺落落天邊星已度
病來苦恨路岐隔歡在且教
酒頻勳名鏡裏各自愛莫問誰家髮似銀

挑溪淨稿卷之三十三

思菊次匏菴韻

淒其暮風寒衆草失故綠悠然南山下賴有此佳菊
自從三徑荒不一慰吾目別爾本非真棄我亦太速
縱无屈子醒未墮坡翁俗傷哉荆棘途雲雨正飄覆
空谷久不芳素心誰託宿君看傾國花野鹿競銜逐
不如東園葵猶能衛其足偃偃復何言恨滿湘江竹
重陽後三日約西涯登高

重陽後三日約西涯登高

雨過秋山翠欲凝。上方臺殿鬱嵯峨。層崖深不礙郊西。
路與在還堪節後登。未老乾坤須着我。最閒風月莫

批集

卷三十三

論僧翻思二十年來地黑髮何人再到曾

天氣

鎮日陰陰意不堪濕人寒霧半成嵐世途疑夢忽疑
醉天氣似春還似南謀國有方勞燮理感恩隨例許
朝參詩成却笑還多事不及希夷一覺酣

秋色

曉露枝頭半夕霏。近人秋色故依依。小窓得此已非俗。荒徼待吾胡不歸。晚節有情看歲月。春風何意入芳菲。无絃別是琴中趣。莫向東籬問白衣。

天地

說地談天半有无駭風奔浪刺鵝湖直看絕學今千
載壓倒先從太極圖

望夷王允達中含

至達以應召

忽驚病勢入貼危客路倉皇竟莫支地阻豈勝南望
哭天高空負北來期英豪自昔元非偶江海平生幾
舊知看取百年忠義澤可應人定是何時
世路分明百折危病餘筋力幾能支僕夫敢望趙延
嗣吾黨安无鍾子期何者余堪由我之此生心只與
天和虛名到底翻成誤論薦誰言是達時

次韻奉待劉大參時雍

桃溪 卷三十三

二

舍舟策馬憶先登萬里看君此奮騰鵝鵠路遙名在
簡隱雲天近價須增欲窮汗竹心仍苦未熟黃粱夢
已曾慷慨十年傾倒地不妨還共夜床燈

次吳匏菴原博過西苑韻

平步分明是絕塵十洲深處渺无津漏聲盡下通西
掖御氣秋高薄紫宸天上風光元隔別夢中岐路幾
紛紛極知供奉非前度白髮重來愧小臣

歷翁為風所折再用原韻悼之

一夜顛風凍雨霏強扶枯竹自相依孤根合向此中
老生意忽從何處歸不死有香甘寂寞後凋无力聞

芬菲醉魂地下如堪耐斗酒吾

再次煖耳韻二首

病骨難禁瘴海颶十年心與鵝鵠辭

外恩敢擬戎

貂賜遠致真勞苦馬騎章甫制應居宋別彌文今豈

服周時舊巾尚憶風流在欲和淵明漉酒詩

短髮輕貂暖颶病餘身苦寒辭蜀裘不用臨朝

賜坡馬先出塞騎威儀幾人猶在望 宵衣一念

此何時春明門外天江遠誰獻山風七月詩

並高年久候東白先生未能入見次韻奉懷

相期人在大江西幾向秋風憶解携萬里到翻嫌地

桃溪 卷三十三

三

隔五雲深不礙天低夢回錦字寒无雁叨渴金莖夜

有齋海內祗今皆浪跡雪中休復歎鴻泥

喜古直至次吳匏菴韻

短髮蕭蕭過幾年絕人風度更无前功名盡付三盃

酒身世長隨萬里船我懷病懷前元爾天教閒興豈

徒然祗應他日挑溪上回首雲深是隔懸

吳匏菴書後再用騎字依韻奉答

凍鱗冰腹動寒颶四轍何年是求辭變化幾驚隨浪

躍飛騰无復上天騎絕憐膺矣登盤日不是豪雄跋

扈時昨夜秋風涼未熟幾人曾辦下鷹詩

次韻劉大參時雍寫懷之作

誰屹中流海浪西極天東望轉淩迷夢魂共是邯鄲
枕評品空勞月旦題麟角鳳膠竒始見岑樓守木本
難齊百年岐路君休問一笑寒江看縛雞

歲暮有懷東西涯

撼屋風來徹夜狂一燈明滅酒盡前放懷其助无窮
世過眼空驚舊歲年如坐意隨天地老卜居深許古
今憐分明記得江南夢木末秋深滿石田

讀明倫彙編有感

極目腥風出里應羅網千載此何人若教刺得遼東

柳溪

卷三十三

四

地敢爲先生歎不辰

東帛何心抵死辯乾坤落落果男兒平生恨殺渡江
賦不似南陽兩出師

再次前韻二首用右西涯功成之說

世路紛紛幾未顛却行何教更求前消埃未盡
志溝壑空餘大馬年感懷地惟明王在蹉跎
故人憐功成設作誤來人後復來有薄田
待待功成白雲歸去後復來有薄田
地再到終慚
惜憐黃金若
惜憐黃金若

暫輟二首

老慙先從脚上生推顛敢與鬢毛爭不知冷眼誰留
得有盡人間得意行

百事蹉跎老即休儘將身世付悠悠病來猶喜能酣
睡消得半生一半愁

元日在告有感以答三年

收廷燈燭夜生輝又報春聲入瑣闌強欲追趕慚病
力敢忘只尺是 天威遠達地憶光榮在感激心先
拜舞歸最好太平新氣象十年重誤舊朝衣

次韻西涯元日早朝

柳溪

卷三十三

五

白頭重許上轡坡治象親看人泰和國輒地慚今日
晚感恩心比向時多物華慘淡春猶淺凍色依微水
未波見說六鰲先出海亂山深處是元何

重修黃樓歌

澶淵決彭城沒城上水頭高丈八誰哉誓與城存亡
百萬生靈命如髮近聞再決古汴州 宵衣重起宣
房憂稍防豈存先下流飲勝且復修黃樓黃樓高洪
河縮能遠避蛟龍伏誤疑砥柱西極天坐閱帆檣
東走陸君不見桓山暴戲馬臺葉維富貴安在哉落
日淒風野草白解香獨上黃樓來

桃溪淨稿卷之三十四

茲道

今古以茲道乾坤別是家未須論納牖且合自緝牙
往事看如此吾生會有涯誰能不終日默坐一長嗟

出門

吏報勿道籍心驚再入官蹉跎妨病又題勉出門難
志敢忘清世恩終懷素餐客情尤賴甚兀坐更凭欄

寄陳敬所

外怪抵牛愛不知談虎傷老懷誰憐賊客路更愁當
江海仍類浪桑榆幾未光秋山休獨擅留取舊滄浪

春歸

卷三十四

春歸

病來无力聞春芳又為春歸一斷腸花落不知三月
暮夜寒遠怯五更霜離三離連錯教蝶開撩亂尚
憶東君自主張莫更悲秋情才玉時鑒裏幾幾斜陽

送王存敬太守得翁字

忽報秋臺五馬東別離情與酒匆匆一麾未覺蘭南
遠千里先驚薊北空清渭濁淫元自別塵裝豈甫久
須公甘棠樹老西風急今日人應拜岳翁

次韻奉答太守叔父

迂疎久與世相違進退分明失據依環堵病堪前日

其故園天遣幾時歸素餐未了痴兒事白髮敢論游
子衣自笑吹竿今更拙知音休訝昔人稀

觀教仗馬有感

立仗自應過國路幾幾驕驕作虛聲况驕驕作過
必驕驕等閒又許千金骨此馬從來不肯鳴

西涯以海榴見假次韻奉謝

西涯以海榴見假次韻奉謝

世人愛花不愛樹每恨花飛春不住花飛不返水東
流寂寞芳心竟何處紛紛紫陌塵滿途看花謾說劉

郎徒誰能愛花不愛樹却笑我未能忘吾君家海榴

珊瑚株詩成每壁榴皮書識君非是愛花者雅興自

卷三十四

與情不疎持之贈我清可相頗類吾生不拘束何須
更着江南枝便合我軒清也足于嗟萬事真浮埃胡

為對此成徘徊榴也終當返爾壁一笑我知元倘來

楊貞婦

萬里倉皇歸骨地百年辛苦到頭時老六可是憐貞
節許見佳孫復見兒

留別西涯諸公

路岐何限此多端却望南雲更渺漫青眼恨深千里
別白頭名愧兩京官

國難病骨十年依舊在為誰辛苦誤儲冠

次韻寄答西涯

有官終愧我无地可推賢感激惟應爾
論夢誰下世恨別復當年天上玉堂在
雲懷惟願運

次韻寄答清南

功名何處路且流年四首
功名何處路且流年四首

兩月
兩月

挑溪

卷三十四

三

途窮林田未覺荒無盡三徑猶在伴菊松

徐州洪

徐州東南百步洪洪流激激日夕相撞
紛聞從前之者碎况可櫻其鋒誰哉自古設此險

使利帆名掛相與球動驚揚乎其中不
丁攻龍門擊劒閣通千秋萬歲仰此平成功于雲雨

洪兮亦安得與彼而爭雄

圯橋

炎漢規模四百年也由人事也由天坑
火心辛力名抵一編

蘇臺

蘇臺何年別有亭酒酣聊復快先登此邦事業
最異代風流亦壁曾夜半不妨還放鶴月明何必更
邀僧祇應一字千金直留與人開識廢興

浮母祠

浮母自須憐一飯王孫能幾報千金從來
地因投无窮壯士心

竹欄

寂寞空庭一徑開小欄深處碧雲堆紅
到明月自時還自來老向官情消我病
挑溪

挑溪

卷三十四

四

君催分明記得清陰在望海亭前取次我

新池次黃定軒韻

一池便可五湖如大地中涵萬象虛已覺乾坤无隔
碍不妨飛躍自為魚窮年我笑為山力漫與人夸洗
硯畫看取一般生意在綠楊芳草半芙蓉

放衙

鏡裏勦名浪裏沙百年身世幾堪嗟紅塵滿眼空岐
路白髮驚心又歲華局促每慚官有責寂寞休問客
无家獨憐事簡恩深地不待消除已放衙

郊齋有懷定軒愧齋二公

路岐南北幾能言燈火无端又澤宮踪跡此生隨地
在夢魂中夜與天通起從病廢終慚我老向交游正
憶公恩苦未酬歸未得小山落盡桂花風

謁 孝陵有感

萬年腥穢此祛除尚憶清塵避屬軍一八河山開國
地五朝陵寢奉祠初廟謨肅斷真天錫錄馬晨衣儼
帝居白髮小臣慚再拜報恩无路只歎歎

致仕命下喜而有述次舊韻東軒

明時誰道乞身難 聖德真應似海寬試可未能期
月報得聞終愧此生安不妨浪迹從人笑已識山靈

卷三十四

為我歡珍重太平勳業在百年須作萬年看

再次前韻

紅塵千丈到應難海上青山百畝寬歸計地堪生處
樂老懷天與病來安直知荒徑在未來牽衣稚
子歡怪殺淵明多事甚白衣還待笑相看

再用前韻寄贈太守叔父

冒炎歸路不知難濁酒深交上落寬猿鶴父曾勞悵
望竹林先已報平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笑歡莫怪好山青不老白頭心似竹詩有

再次前韻次定軒懷齊三公詩雞鳴山

病骨天生不作數十年未覺帶圍 歸路晚方
憶夢若登山夜不萬古地堪形勝 少年人幾故
交歡典衣已辦江南酒洗眼須君一醉看

七月廿一日留別陳太常先生

去年八月二日到未到今年八月歸台 留別此身
在清世敢言吾道非鄉井夢隨多病苦江湖心與故
交稀相逢莫問尊鱸興不待秋風已拂衣

廿二日出郊有感

身輕且覺是元官吏隱今應免素餐 畫計不如歸路
穩此生終愧 聖恩實禁林地近棲枝偏逢海風高

卷三十四

倦翮難誤殺江湖三十載也隨人去夢邯鄲

過丹陽

兩日客行何快哉句容已過丹陽來不妨赤縣未離
錦已喜青山真似台鴈橋有盟遠水石衣冠无夢到
塵埃多情為報東籬菊管待秋風取次開

過四明阻雨不克登甞新昭在

聖恩如海許東還却望天台查竊聞笑殺枉行三日
路終然孤負四明山歸心倦憶天涯苦老髮愁添雨
後班從此登臨 與宋應平月日喻用

桃溪詩集卷之五

次唐賀正因次其韻

百憂磨盡見遺孫不絕真如一綫存仁在天心元棄
物暖回春意有孤根弓裘未說傳家業酌獻先堪舉
真尊最是深恩歸老地白頭重荷此乾

湯婆次韻

老來未復念尋芳淨掃蛾眉只素粧提筆未能忘出
沒抱衾空自熱中腸守宮分任聊隨例團扇照深堂
有常一點貞心祗如水不妨人世幾炎涼

盆荷

桃溪

卷三十五

倚偏虛欄看小荷曉缸分漲碧生波參差出水雨聲
急次第着根秋意多白髮偏同若子愛畫船休唱越
溪歌獨憐玉井非吾地十丈花高奈爾何

太守叔父期總山看荷并次前韻

未見峯頭玉井荷渴心先已濯清波出塵絕態看逾
好隔水幽香不用多驚鴻再逢今日病已多元復舊
時歌九原不作濂溪老一笑青山可奈何

少歌處十咏

青山

入山何敢深

不

白八已老

白雲

雲起石根動雲在山氣涼但无蒼狗變出岫亦何妨

長松

拔地長松樹空山幾歲年无煩問梁棟自是老風煙

翠竹

清陰待我歸白石為君掃風流萬古情真出誰多少

幽桂

月殿本清高幽亦幽絕未須論棄捐且以免攀折

盆蓮

種蓮本无心愛蓮亦偶爾笑殺盆池中欲比濂溪水

桃溪

卷三十五

藥欄

碧欄少圍春紅藥不盈把富貴天所遺豈圖非分者

菊徑

寂寞一枝老蹉跎三徑荒獨憐尊酒在不待白衣將

短枕

短枕不成寐莫教還放長祗應添白髮不復夢黃梁

殘編

殘編須再紉斯道未云亡一代秦灰冷千年孔壁光

再用前韻

消息傳秋入夢魂曾幾夜相關誰知永訣平生

恨只在臨歧笑語間天地有情容白髮金丹元術駐
朱顏倚門望斷青霄路尚憶天香兩袖還

次韻九日登高

短髮元多帽不勝也隨風力亂飛騰八川塵土誰堪
拾三島蓬萊我欲登望青山長作主教深合幾
為校抵應收拾閒風月誰能何能復渡滌

重陽後見菊

巖籬花是青根後莫問重陽雨後開荒徑儘堪秋僻
寂寞情還待我歸來地憐塵土他年夢天子風光別
樣我清世且同元亮老白頭休笑杜陵金

律溪

卷三十五

三

次賞菊韻

不須更上望京樓野色煙光次第收廊廟不閑江海
念乾坤空着古今愁儘多濁酒能忘世夫老青山只
麼秋離菊有情休笑我竹林元不愛風流

次韻答王存敬蘇文簡二太守

萬有紛紛可奈何極知天地費包羅繞山正合棲全
樹倦鳥惟應戀舊巢江海百年今契闊夢魂終夜此
經過三亭風月總山在敢擅東南水石窩

李西涯以經筵駁議詩見寄次韻奉答

輟講深知未是忙委蛇俯仰想羔羊金蓮直道還應盛

靜玉殿風來笑語涼地遠江湖空翠綠天高廊廟幾
徜徉太平氣象今千載誰向虞階說怠荒

西涯諸公以詩來賀得孫次韻奉謝

玉樹空階悲風來故園空懷季子恨元復于公門
幸哉此先澤庶以遺來昆來者方自茲若復何言
一旅有仍葉百世神禹孫永懷栽植念敢忘天地恩
碩果信不食靈苗今有根故人為感激佳篇還溫存
交存古所重休戚實具論一讀一再拜三復吾何煩
不才負明主抱拙甘灌園長揖謝璧水高咏歸衡
門青山不改色對之如弟兄舉酒自斟酌萬事吾何
事

律溪

卷三十五

四

言枯矣見生意舊竹今有孫平生丘壑念再拜
君王恩病骨老差健髮白盡根一息幸未死百念
宛猶存何當深夜坐更此秉燭論悠悠渺江海空復
魂夢煩

歲暮有懷三首

莫問囊先舊賜金得歸真荷主恩深此語又作一
年夢輾轉幾勞終夜心江海廟廊誰事棄酒盃詩卷
此光陰看教碧石青山在一任霜毛雪鬢侵
半日間須抵萬金生涯隨分不求深衰頹病骨能禁
酒弱女孤孫頗慰心鎮古好山无改色出林脩竹更

清陰紅塵馬三三丈到此何能一點侵

官有不辦買山金自在青山只麼深莫道好如歸老
地最難堪是歲時心浮生誰復能千載把酒須還惜
寸陰江海路岐休更問利名蝸角正交侵

偶讀虞夏少康周成王與程嬰汗曰事有感
得四絕句

兩笠幾填浚井中牀琴猶復此雍容極知聖度非常
比安得人皆有痺封

一旅看看起二斟分明遺腹是天心祀天舊物終歸
夏真并何須着意深

桃溪 卷五十五

五

拚鳥并蜂勢欲顛流言終古幾泊天平生愛殺漢昭
帝不待風雷已判然

二客高情絕代无死生一念祇存孤衲中命與天終
極愧殺紛紛岸費徒

再用李廣鄭玄杜衍范鎮事足前四絕爲八首
逐北曾驚百戰空封侯无分比元功數等不困具豪

傑陵也分明有祖風

避難歸來室半空白頭堅守漢儒風天應未絕斯文
脉再世還教有小同

遺腹從來秀所鍾堂堂誰復似祁公須知一代宗臣

命不落此危虎口中

看盡匡綬又巢春越人何敢說閑弓百常命在天應
識涕泣吾今拜蜀公

次韻答陳潤卿葉全卿二秀才
要路誰堪立便登也須辛苦自青燈鏡了勲業休頻
看天上風雲正好乘未必山林皆物色祇應優待

賓興百年舊事真如夢俯首吾今合讓能
裕遠菴既成有感次舊韻

莫向年光問轉蓬日西飛去水流東碧山不負初心
約舊龍終漸一簣功固極有天嗟莫報獨行无地恨

桃溪 卷五十五

六

難窮竹陰望斷歸來鶴新雨惟看長蘂龍

奉次太守叔父悠然閣韻

看盡南山更北山極知天予分非慳白雲似共三生
約黃閣終輸一味閒野興欲隨天地老高情直寄有

无間悠然便是神仙地絕世誰能出大寰
悠然閣五朴次韻

居室朴

官室克卑神禹聖茅茨不翦帝堯居爭知金碧輝煌
地不貯天書貯佛書

主人朴

尋常自怪此生拙機巧過為天上客商賈竟忘夢
到不知文勝幾時休

器物朴

峻宇雕牆元有漸玉盃象箸奈渠何聖賢嗟嗟士夫
地也自先從這裏過

子孫朴

大事祇今須享車小才從古忌懷浮近仁木訥史
野此訓分明出聖丘

僮僕朴

亡羊競作多岐惑守兔難求一得愚自笑老來迂鈍

挑溪

卷三十五

七

其催詩猶復怪笑奴

八月廿四日抵家因檢舊書有感

一笑歸來白盡顛倚樓聊復整遺編極知元以遺孫
子未敢公然辱聖賢掃架牙籤空萬軸斷輪心事已
千年乾坤俯仰元窮在誰探

俗語通兩太守叔父起句因屬成之用悠然

閑韻

半晴半雨幽中山野色煙光未覺慳地似有靈留客
在天應多事如人間桑田幾作耕耘業蓬蒿終歸香

新竹生疎

舊竹生疎新竹生枝葉三安根發萌生自是老天
意收歸丁休浪爭

題宿山景

卷三十五

一

海波粼粼生碧海月倒映珊瑚枝扁舟莫訝未歸
夫正是飽帆風好時

次韻楊一坡元旦感懷

未老眼開塵世眼情長勝過山鞋一尊興盡層絲
酒百念愁慳語隱微視可能遺物累坐忘真似學
心齋不須更作夢夢景分明在泰階

次韻寄羅明仲

長庚月防道士詩夢魂中夜此羈離功名莫更論三
世高僧應有言宜也故特真上相敢言善後是
吾輩事下或五言或七言或四言或已四馳

即此後世名自與天壤俱惓惓後死豈敢謂公獨无

總山陽感士永有序

蘇山本校父自先生與先編修府言所營以
表高祖孝子府君墓祭者也經書殆二十年而
山之所有始與墓稱於是先生與先府君皆後
先即世而鐸之不肖亦衰病久矣春露秋霜凡
一登陟不能不悵然傷感于懷因即山之所有
以志吾哀作經山十咏

會經卷

經山十咏
經山十咏
經山十咏

孝子門

孝子門前路杖藜无復登平生悽惻地宿草故青青

經山

卷三十六

望海亭

大海渺漫望海亭宛如昨極目扶桑陰不見遼東鶴

望海亭

望海亭
望海亭
望海亭

望海亭

望海亭
望海亭
望海亭

望海亭

望海亭
望海亭
望海亭

望海亭

望海亭
望海亭
望海亭

竹林池

竹林池
竹林池
竹林池

方壘亭

方壘亭
方壘亭
方壘亭

方壘亭

方壘亭
方壘亭
方壘亭

桑梓

桑梓
桑梓
桑梓

桑梓
桑梓
桑梓

桑梓
桑梓
桑梓

秋溪

卷三十六

五

道須知不死有人心

敬所以詩來壽蕙致感慨之意次韻奉答

浪得名姓入儒林老大全孤夙昔心一種病懷聊自

識十分短髮不勝簪德涼敢望年俱化志在空嗟力

未任餘日殘編猶有待竹邊靜義共誰斟

空庭

空庭
空庭
空庭

空庭
空庭
空庭

空庭
空庭
空庭

惜春

坐老東風日閑閑惜春無計挽春還悶來安得可人
客在且看隨處山雲落幾絲花片減登臨休放酒
盃閒動石鏡裏月明開接葉香人白盡斑

讀李西涯集有感

陳元慈口語莫刪朝政亦應迂癡心已識蛇添
足豈能何能虎視龍尼使也知元有命行藏久已定
餘生來書三復燈前意珍重庶幾為我虞

春光

物色春光幾處殘溪階芳草踏還生宦途誤作半生
夢在處都无一事成老去溪山甘絕迹怪來江海尚

挑藻

卷三十六

六

虛名乾坤再拜吾 皇德白髮容看此感平

放懷

綠荷庭院書陰陰濁酒清茶緩自斟老去不知高興
減醉來還撥舊詩吟放懷江壑乾坤在回首江湖歲
月深 帝力熙熙耕鑿外一閒誰可博千金

對月有感

白髮相看六十年幾絲清濁幾團圓故園不是悲秋
地莫怪中宵不愛眠

讀同年會詩集有感

一讀諸詩百感深幾驚生死幾升沉白頭自荷青編

在一息猶存未死心

五更

五更百念動千里一步起來那可行莫怪壯心空百
髮悠悠只此是平生

亂繩

處世正如解亂繩從頭添理不須驚若還急性須傷
手到底都无一事成

紹興武學為平陳之

病來為客苦漂淪扶護多 臣直以封章煩

聖主許從初志作閒民安之未必皆由命尼使分明

挑藻

卷三十六

七

亦在人珍重兩公江海士久要傾蓋意真真

再入通伯東園韻

又報新詩出小園盡收風景入流年酒不覺味聊應
爾竹帛動名亦浪傳天意也須容我老世途元不要
人憐莫嫌病骨今逾甚在分明舊有緣

明明烈祖詩有序

烈祖美聖德昭大訓也我聖祖威德之昭于大訓者實聖子神孫百世所不可忘故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疆豈作聰明者可得而亂之哉惟昔帝王救難定亂之初其經濟遠畧固未暇及其安定之後則必制為可久可繼之治使後世子孫有所持循而不敢廢自漢以來不知此義往往隨時維持以苟目前之安而已其於帝王經世之道蓋漠如也我聖祖于戈

桃溪

卷三十七

再定即條為祖訓以示家法凡所以慎厥身修以敬天勤民者蓋无所不用其極誠深有得於大易來復之道者臣竊下病廢不能仰贊聖道於萬一輒敢指事實陳擬為烈祖詩一十二章用繼鏡歌之後以見我聖祖之創業雖未嘗不戡定以武而其垂統以為聖子神孫億萬年之典則者則固不在此也或者清燕之間得以代晉暉之訓則其於繼述之念所以見於憂勤惕息之間者亦未必尤少助馬臣犬馬愧慙死且不朽臣謹言死上

祖訓曰凡古帝王以天下為憂者惟創業中興及守成賢君能之其以天下為樂者則國

亡自此始矣於戲至哉作明明烈祖第一

惟帝王不樂以位為天下憂必畏克艱也哲創業中興固敢逸豫是曰守成明明烈祖慮終以始不忘懷履冰蹈虎作佳之聖實惟禍階天命不

桃溪

卷三十七

戲深哉作明明烈祖第二

優伶近狎酣歌夜飲為厥身害莫此為甚明明烈祖一无所私朝堂決政與眾共之若昔大猷保邦制治思患預防時維既濟

祖訓曰凡后妃宮門外事毋得干預宮中疾病止是說證取藥亦不許召醫入內寺觀祈禳則已有禁律矣又曰周禮酒人漿人滌人亦用奄人乃知自古已有此官今各監局職名設置已定不可輕改於戲嚴哉作明明烈祖第三

宮中自古則然宮以外事固敢或干醫不視疾
元曰已其宮觀祈禱有律有禁 明明烈祖微无不
燭亦有司存尚宮監局維繫漆人各有職内外之
恭儉不可易

祖訓曰凡庶耳目所防壅蔽而通下情也今
後大小官員百工技藝應有可言之事許直
至御前奏論諸衙門有阻當者即同奏論於
戲明哉作明明烈祖第四

明目眩聖所不廢備聽主奸剽之大忌 明明烈
祖灼見其然官司工藝諫諍此目前君門萬里下情莫
能達

問有阻滯者即同奏論防國壅蔽莫此為先无曰予
聖如神如天

存心錄序曰 聖上每遇祭祀齋莊誠敬既
極其至聖心猶不足且命臣等作存心錄
以堅誠敬之心於戲慎哉作明明烈祖第五
國之大事莫先於祀郊廟社饗天地神鬼 明明烈
祖對越如在曰戒曰齊罔敢或怠安命儒臣存心
錄昭厥子孫以嗣以續世德之尊上格于天天命不
謬億萬年

萬壽無疆元年中樂成 太祖命書大學

衍後於兩廡應酬多日夕親覽問侍臣曰
此豈不愈於昔乎 於戲威哉作明明烈祖

第六

朕後庭有嬖者五月以燕以飾 明明烈
祖入學是師如戶隨而道之宏綱要領執行厥
心此其律例也向世遠斯道寧聞克哉
生祖維維離倫

洪武 聖上之訓 太祖自齋所徒步出
南山川澤廣遠晝夜以干地太

于諸王奏論諸事教以進凡三日乃大雨

批

卷之二十一

於戲誠哉作明明烈祖第七

嘉高匪天莫尊匪君不顯天實與聞維天降旱
亦既太甚 明明烈祖曰家發自責之誠心不讓
湯天實應之霖雨其滂

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鍍金床進 太祖謂侍

臣曰此與孟利七寶消器何異焉得不亡即
命碎之曰覆辜之轍不可蹈也於戲剛哉作

明明烈祖第八

鍍金為床為侈多七寶消器罪實同科奇技淫巧
窮奢極欲有一於斯鮮不亡國 明明烈祖垂命碎

之方... 會將焉極

太祖嘗指宮中隙地謂太子諸王曰此非不可為遊觀之所今但令種蔬誠不忍傷民耳遂舉紂與漢文事以告之曰爾等當記吾言於戲後哉作明明列祖第九

宮室是崇彼紂之昏愔露臺費是為漢文宮中隙地可亭可榭民不忍傷以蔬以菜太子諸王環列侍旁聖有諷訓其无或忘 明明列祖克邦以儉无曰胡傷侈實亂漸

桃溪 卷之三十七

五

太祖嘗謂侍臣曰朕念創業之艱難日不暇食夜不安寢蓋人君日理萬幾怠心一生則庶務壅滯貽患不可勝言朕安敢懷宴安而忘艱難於戲勤哉作明明列祖第十

禹惜寸陰文不暇食矧後之人曷敢自逸一日二日萬幾實多不暇以業患若之何 明明列祖法天之健惟創業初不遑宵旰安鳩毒古亦有聞功崇業廣惟志惟勤

太祖封右丞薛顯為永成侯謫之海南因召諸將諭之曰顯雖為逆黨而性忍矣殺如

殺馬軍與千戶吳富此尤不可恕也今分其祿一以贖富之家一以贖馬軍之家一以養其老母妻子庶幾功過不相掩卿等宜戒之於戲公哉作明明列祖第十一

維賞與罰國之大恭罰以懲惡賞以勸賢此而或失易其能國智者慎之不迷以惑維右丞顯屢屢戰功明明列祖錫之侯封維顯專殺功不掩過分祿謫居亦庸以戒

洪武二年五月 太祖幸鍾山由獨龍岡步至淳化門始騎而入謂侍臣曰適見田者甚

桃溪

卷之三十七

六

苦因憫其勞不覺徒步至此於戲仁哉作明明列祖第十二

厥惟稼穡小人之依孰生則逸若罔聞知 明明列祖起自農畝克艱克勤以有九有鍾山之陽獨龍之岡舍車而徒省此耕桑我思古人實維后稷周八百年農以開國

右明明列祖十二章二章章十二句十章章十六句

峻絕

盈科後進是途程峻絕終須着力登若更悠悠待明

日白頭直首

重修族譜有感

三百年來一祖傳文分派別尚依然歐蘇法辛家存譜杞宋徵慚世之賢須信續承終在我敢言興廢本由天九原淚落台南遠船歸老眼摩挲重入編

英碑

東風到處是繁華英碑休將五穀夸見說玄都春正好菜花無數雜桃花

敬所報至感而有述

東海先生不出城忽傳消息使人驚可知竹下三年

桃李

卷三十八

七

苦更作山中一度行老去功名俱是夢醉來風月尚多情不妨落日催遲暮且共高歌吞盛平

惜春再用前韻

雨聲終夜入愁城夢斷山靈亦自驚夢醒豈元明日待蹉跎不及莫春行可應白髮誰公道只恐東風亦世情流水落花君看取萬紅新漲與溪平

桃溪淨稿卷之三十八

次韻答應縣金台

明朝何必問晴陰冷煖平生自酌斟夢未足時先作覺飲微醺處輒問吟可人安得客長在避俗不須山更深留取舊書三白卷任他人說滿籬金

聞荷

孫子在後兒在前後者把持前者牽校書長美北窓下聞有兒孫學種田

請種稿有感

老向遺編自討論文章何敢望專門試憑藁苑從頭

桃李

卷三十八

一

一

數千百今誰十一存

敗稿无端亂作堆百年心事此迂迴千金散盡真堪笑未盡恩恩付劫灰

獨坐

獨坐空庭日澤弱孫嬌子戲相隨五朝身世太

平日六十年光強健時掃地焚香皆事業登山戰酒是心期不須更問邯鄲夢慚愧平生只自知

讀敬所詩有感

心事此生相唯語甘貧知足豈虛談交將一代公非淺出處三朝我獨慚

邱報

北窓幽夢正逡巡忽聽南來邱報頻鳴馬一空還立
仗震雷百里尚驚人癡心敢自渾忘世浪迹猶憶未
絕塵感慨不知國報地白頭羞殺老詞臣四州計

相逢休復問歸來一笑行藏此酒盃當貴父知真倚
寄遭逢今只是輪該碧山分已同吾老白髮心全與
世灰看取一般新雨露盡憑芽甲換根荄四州計

消息无端又日邊白頭心事轉茫然虛名誤辱銓

論病骨終煩 聖主憐不定世直看局戲最深恩
是歸田百年岐路知何極學佛還應更學仙四月二

高情東上願學應繼休二公

萬古功名酒一厄盡將塵夢付流澌不知歲月閒中
老且共兒孫醉後唐有主東南相得地溪山只尺獨
行時三亭風月天留在何限高情待賦詩

悼詩仲

壯篋分明奈爾何鶴聲一一已无多朱絃自愛齊門
瑟白雪誰耐跼上歌好事定應供覆年苦心竊復念

填波也知不是豐城劍敢望神靈有護呵

苦雨

野岸未生耳山城水及罪毒龍休作怪哀雁已无歸
溪谷積陰在乾坤生事微白頭憂國地愁坐獨依依
病吃自戲

心自分明口不明向人堪笑亦堪驚詩應白黑今難
辯天道撥糊過此生

喜祭秋官至

束帶匆匆倒屣迎高車忽報已前庭十年頃覺離愁
破一笑能令病骨輕遷轉地看花作帶蹉跎心苦

金星總山騰有閒風月且共奚囊幾自行

願學繼休期登高以病不至

只尺登臨路未通百年能幾嘯歌同興猶未敗催租
雨病忽先驚落帽風悵望低雁慚地主曹逢何敢怨

天公定知不負青山約舊菊秋深正滿叢

入秋高興與天通搖落誰甘宋玉同坎壈未離環堵

病夢魂先逐渡溪風黃花有恨今誰愛白髮无情本

自公負許三亭風月淺方品高出萬山叢

草室留宿方品書院次韻奉懷蕭東秋崖南郭

昏黑猶懷山上頭坐看河漢欲西流酒醒定作聯床

話與在還應盡酒遊解酒幾番心欲醉相思一夜髮
先秋聚皇何處芳占望好是當軍陳太丘

秋崖南郭有詞章之辨再用前韻以解之

斯文氣味本相通堅白從來亦異同可是縱橫聊作
戲不妨談笑每生風爭先競作當時樣定論還輸後
世公蘊苑從頭君看取幾人高出萬人叢

請舊詩有感

老去爲詩興盡開多情花鳥未須煩前題再挹不
改舊稿有時聊自翻吾道乾坤終古在騷壇歲月幾
人存也知不朽元非此曠缺平生敢重論

排溪

卷三十八

四

治棺有感

萬事何年定一棺聊自謀極知生有盡誰向死前休
敢學黃蘗孔羞同夢蝶周恩深歸老地即此是取
立

六十歲爲制古人良遠謀百年真幻夢一笑此浮休
備物勞威裨彌文過暨周五陵何事業回首亦荒立

盆檻爲牛所害感歎之餘遂成四絕

金顰離離碧玉柯一朝摧折奈渠何无情敢作天公
怨美物從來忌者多

牛山濯濯恨難禁驀地何來忽見侵深谷賸多閑水

草庭階元不是桃林

成毀休言是偶然從來栽覆本由天倦倦顧惜真堪
笑始信當時孟敏賢

一笑歸來百念輕无端花草却關情千年愧殺東坡
老破金荷須到失聲

出舊邑次委羽有感

共說空明是洞天我來依舊雜塵緣不如歸臥桃溪
上閉戶猶堪學睡仙

洞天天下說空明撮土太看似地平我欲問山山莫
笑人間元只是虛名

排溪

卷三十八

五

泥污靴鞣水濺袍雨中迎送十分勞出山便覺忙忙
許始信人生退步高

謂黃世顯侍郎墓有感

白髮論人四十年忍看宿草止芊芊光榮漫憶君
恩重痛深爲世道憐華堂萬閭去自好樂丘千古
亦虛傳祇應激發遺詩在留與唐書作後編

樓臺

十萬樓臺廟綺羅兩街燈火沸笙歌白頭驚見昇平
世井邑繁華有許多

讀潘黃世顯詩首句用潘詩

六丁夜墮蓬萊收直至天台山上頭猶恐鶴聲高不
徹極天更起九層樓

四月二十三日夜夢中得詩一句因足成之

白日西飛水逝東坐看青鬢老英雄百年事業蹉跎
地萬古江山感慨中未死祇添詩卷在得閒休放酒
盃空極知夢覺皆如此敢向乾坤問始終

有懷王古直詩以招之

再到長安已十年為誰辛苦白頭顛龍行雨後終歸
壑雁逐陽回亦離燕大海浮萍何日定小山叢桂故
依然試看萬古爭名地若箇長生不老仙

桃源 卷三十八

太

雨中有懷應縣

咫尺相望日幾回眼看花落又花開未論耿耿三秋
恨却怪匆匆兩度來深樹濕雲寒鳥雀小窓陰雨半
落空何當更躡東山後共坐晴峰一快哉

感舊十首

交道每懷黃水部黑頭心事幾青燈不才後死知何
用東坡如今盡喪朋黃亞卿世顯

落落平生林憲府最疎闊處是真情近來交道休勞
問平地風波只恁生林念寅一中

牧伯聲華陳柱史立朝風采儼如生命窮竟隨豺狼

口今日狐狸白晝行 陳布政士賢

榜下弟兄鄉曲誼秋臺聲價更誰先蹉跎白髮人如
此後死空多二十年 王刑部尚德

老向交游尋舊侶布衣能幾郭筠心百年文獻千年
念尺紙真應抵萬金 郭朝端筠心

同年三百今無幾豪傑平生陸與彭不識乾坤栽覆
意只教天下望虛名 陸太常鼎儀彭侍講數五

談笑南都真昨日別離猶復恨匆匆西風一夜元龍
老生死交情竟負公 陳太常師召

無復能詩亨父老百年風月奈渠何可知地闊天高
無處尋 卷三十八

在蟬噪蛙鳴有許多 張修撰亨父

眼看諸老收聲盡又覺傷心到爾家一簣隱然當巖
勢培塿何敢與爭高 戴師文參政

太息功名爭奪地逼人豪氣每縱橫不須更說然臍
塢最是人間唾斥聲 同時仕宦者

桃溪詩集卷之二十九

自述五首

落落棲星尚幾人，吳毛休笑白如銀。老天真似夢開風，月留與溪山作主賓。

閉門長日養疎愚，丟去心情一事无。除却送迎門外客，不知何處有催租。

醉臥清春濁酒盃，兩三童子日徘徊。今朝有喜誰知得，飲到無餘小學來。

老病侵尋百歲衰，疎窗深閉巷不教。鋤獨憐一息心猶在，睡起還尋案上書。

桃溪 卷之二十九

不盡風情奈爾何，儘閒長日半消磨。詩成欲寄無人問，付與兒童一笑歌。

喜晴

亂山影裏夕陽遲，鐘鼓聲中鳥雀嬉。莫道老天无好日，久知陰雨有時時。

復雨

雨意厭厭斷復連，又看行潦沒平川。不須更問汚和地，今日高原好種田。

一望黃雲半白波，无端又作此滂沱。不知天漏誰堪補，細盡銀河付許多。

上清

上清深處幽煙霞，蓬海分明一一家。已覩王侯真蟻蠚，未論金土是泥沙。

天下還多烈丈夫，直將首領博公奴。仙都一入深如海，此語分明聽得无。

西遊書來有深衣之議，走筆以答。

獨坐園中樣成周，世降風慙心未休。敢謂服非衷，或堪仰駕班。无所容安能學，宜聖隨地且草蓬。

喬少范有感東花而西下花

南枝先似北枝開，向暖長驚度嶺梅。可是灤溪溪上水，一般根蒂兩般栽。

桃溪 卷之二十九

丹青

竹杖芒鞋舊葛巾，蕭然泉石友吾真。丹青不識歸來意，猶寫黃梁夢裡身。

筋骸形骸我自知，丹青休寫十分奇。世途漫說知心少，知面今應更是誰。

月下對菊與應縣縣同作

月下看花亦太清，晚香庭院軟風生。地偏塵土不入夢，天與歲寒聊結盟。荒徑得歸真不俗，空尊相對亦多情。平生笑殺陶彭澤，却使江州浪得名。

有感

莫向東郊問老農秋田今日盡成空半年爛死滔天
浸一夜乾枯刮地風

見說東山已啓行翻劉琨書東山雖可知活得幾蒼
生莫將邊報驚開夢林下今猶是太平

虛名

雲霄鵲鶴幾橫十載歸來夢不驚敢謂斯民非直
道獨慚天下有虛名

吾民

忽漫吾民到此生幾堪流涕幾堪驚山年未見能鴻
澤泰至三十九

稅清世无端又點兵

新河軍

軍營樊子曰有官不會做有錢不會接只會在屋
裏貪官之曰軍其知我言哉
五陵裘馬日更新白髮歸來苦愛貧除却新河軍識
我平生知己更何人

讀秦檜傳有感

欲蓋彌彰理則然是非公案可欺天史官任爾能三
世遺臭依然到萬年

荒歲用舊韻

荒歲艱難百用侵獨於祠墓最關心可知池館繁華
地一笑无端又萬金

祠堂成喜而有述大原韻

衆修勞夢已隔年苟完聊復此巍然遷祠自合仍遷
主政邑曾知不改泉草徑地深非舊雨石爐香燭有
新煙敢言貧病官无祿尚喜桑成歲歲在田

西涯病起有習隱之句次韻以答

百年夢夢未蕭疎莫問青山不召吾報國又知心欲
盡卻隨今吾病全无正須大展匡時畧未許先為習
隱圖此日 聖明方在御高風休復問東湖

老去紅塵跡盡疎昨非猶喜是今吾青山路遠千重
隔芳蘭幽深一事无心遠每懷彭澤往詩高靈美四

川圖百年風月大留在敢向 君王乞鑑湖

疎菴

滔滔世道奈渠何坐見彌文日漸多不識繁華千室
地一菴能挽幾頽波

雨中偶興

閑閑長日雨絲絲正是空山斷客時隨意不妨庭草
綠多情却怪海鷗知病懷老尚能禁酒懶性今應亦
廢詩慚愧一川風月在百年端的是天私

王興化談及世事兼致西涯之意感慨之餘再
用前韻

駭浪驚風半軋山世途直在險巇間廟廊有道勞相問夢華元端夢亦關未盡青編須共老儘多白日可消閒休論四十年來夢供奉猶漸綴末班

捷徑終南別有山退藏聊處不才間虛煩陸地推移力已脫黃梁夢覺關世路向人空偏又野情隨處是寬閒放牧更插飛仙翼直上蓬萊第一班

再用前韻東興化州僻遠不歸走建山纔罷又荒山幾日酣歌富貴間也識客情殊不惡未加詩債了無關是誰黑髮能遮老何處黃金得買閒一笑相忘君莫羨野鷗沙路肯成班

再用前韻奉酬西涯春年十九當年意氣欲移山談笑今須反掌間敢謂施行无掣挽極知回銓有機關救時尚憶心能壯習隱休言病是閒廊廟江湖懸隔甚未應先覓海鷗班

再讀西涯病起韻有感莫笑平生百念疎始知今日有真吾行藏久已心能識得失休言命是無鷗鷺有情聊共狎鰲鱓隨地且相圖乾坤未老青山在風月依然屬五湖

自笑分明亦自嗟白頭渾未解生涯不知槁死甲中

稻猶自勞勞欲灌花

海陵耆英會

清時仕路十分寬進退分明兩不難一種盤筵真率會白頭隨處有閒官

東雁亭次韻

一亭端可鎮千山委秀鍾靈正此間賸有清風來雁蕩不須紫霧滿巖關峰頭月出天留勝海上鷗來地占閒談笑黃金臺上路白頭猶自戀清班

歲除有感

爆竹驚傳夜半聲起馮尊酒坐深更百年未滿不得

死一事无成真枉生江海忽看岐路改鬚毛難戀時爭極知大化无終始不朽能消幾汗青

守歲再用前韻

鄰雞忽報第三聲風色蕭蕭近五更吳怪清尊長守歲極知運世是浮生榮華幾向燈前過頭用還從夢裡尋試問五陵裘馬客鬢毛誰似向時青

元旦再用前韻

忽聽兒童拜舞聲匆匆又是歲華盡春光有限惟人老世事无端逐日生塵劫幾何窮醉夢觸處隨處且紛爭多情莫問長安柳一夜東風盡綠青

文太守宗儒期會雁山阻於風雨且方以迎

詔為意道上匆匆奉寄

一笑歸來桑柘間
回首幾人存
十年苦憶三生夢
千里重勞五馬尊
風雨久妨天未定
寒暄休訴席初溫
極知優詔迎地民
懷東南得細論

大船奉寄宗儒

曾記當年學子癡
夢魂長復憶
隨地高安用術能
縮山在掌元文可
移風雨幾番愁
欲絕路歧如此莽
何之
浮雲極目直堪怪
半在山頭半水湄

再用前韻東同進黃趙二公

樓溪 卷之四十九

七

一掩還看又一重
坐驚詩目眩
西東溪流屈曲疑
无路石勢參差半
軋空塵劫敢論生
滅地神仙都在有
元中白頭一笑真
難得且放清尊半日同

再至靈品次趙司訓韻

再入靈品看益奇
不妨移席坐多時
極知天下境无最
翻恨平生到已遲
忙裏愛山元有癖
老來漫興本无期
癡雲滯雨渾相妬
却笑天公亦未知
時雨甚下
歸之速以二公故再至

桃溪詩稿卷之四十九

連德昆季送余至番溪因用前韻留別

登臨未盡意
重遠送猶煩
出雁東物色尚留詩句
在別懷須放酒
盈空十年舊
舊經行地萬古江山感
慨中一笑番溪溪上路
白頭還與少年同
成化中嘗

永嘉王尹以詩來誌雁山之遊次韻以答

一笑乾坤此漫遊
高情未許問封侯
山深不見水奔流
春熱馬頭塵土全
千丈濯足還須萬里流

樓溪 卷之四十九

一

哭王存敬太守

每從交道憶論文
水部聞名各有神
老矣空山誰是伴
傷哉吾黨愛斯人
然來敢復從天問
愁劇聊應與酒親
後死獨慚无寸補
白頭虛作太平民

文太守述懷詩來次韻奉解

救弊深嗟作法涼
中流誰障海欄干
吹竿幾見逃齊國
舞袖何煩笑郭郎
但使真心元不愧
直看公論後來長
民勞正是南東某
未放閒身入太康
莫怪逢人苦憶歸
宦途真亦是於機
獨憐再起新恩重
敢說平生舊念微
公自勳名元有分
我於當貴久

知非紅塵面首三千丈一笑青山白板扉

村民有用三十六桶以救飢者憐然感與為賦
三首

水上淘澄別有方直須依數始无傷莫教饑腹爭先
食忍死猶堪待麥黃

海上歸來各滿筐雷鳴而復免飢腸若教此物堪供
上也作官家折桂糧

風旱相兼積歲荒我民无計脫流亡獨憐救死山中
藥不救催科棒上瘡

林祭酒先生以詩來報古直住近其家次韻奉

批

卷之四十一

二

答

一笑春風兩鬢華乾坤隨處是儂家不妨老眼天隨
在着盡花開又落花

又報長安換物華不知堂燕屬誰家白頭一笑青山
在依舊春風枳殼花

邱報端文

誰傳邱報又溫州消息真應是漢投公論在人何敢
問虛名到我轉堪羞半生恩苦海埃報百念心從老
病休宵肝豈能忘舜禹廟廊元自有伊周

次人哭子韻

何年逝水更西流
鯉能生子似孫謀
色傷談虎今逾甚
恨在填波死未休
脩短也知元有命
敢論寸木與空樓

文太守以詩來勸駕

紛紛騎鶴上揚州
都在黃盧一再投
敢以虛名輕立
異文堪尸祿尚包羞
是誰直道還三黜
笑我閒情且四休
欲佐下風无着處
太平今日是層霄

寄蕭文明公憲用舊韻

諫垣簪筆稟生風
面首天南路萬重
憂國共憐槐里
令保身今見郭林宗
交期敢謂生來淺
風米長於夢

批

卷之四十一

三

裡逢二十年前相別地
酒盃猶復恨匆匆

再用舊韻寄文明

白髮歸來泣抱孫
謝天猶有此孤根
一身到底真如
夢萬事從今底用論
世路漸隨前日改
舊游今復幾人存
近來見說昇平甚
桃李成蹊更不言

用舊韻寄劉時雍亞卿

萬里冥鴻尚幾人
相逢今日始知真
公家久識勤勞
甚世事從來感慨頻
到處即看花浩大
是誰能造酒
逡巡多情莫問陽關路
舊恨分明夢裡新

得李西涯書有感三首

一讀來書百感并 聖恩如此若為情由衷公自非
私語俯首吾應慙近名已幸素餐曾遣責敢於末路
轉叨榮廟廊好是雍容地天下人方仰盛平

百年安得四難并且向乾坤老此情敢謂初心非道
德極知隨世是功名遭逢莫怪千人諾差美誰忘二
鳥榮揣分帝能吾已過謝天分與十分平

為誰薦剡曰交并舒伯暉林一一笑悠悠非我情天
下敢言无直道人間元亦有虛名洎流平地幾成浪
老木逢春羞尚榮欲報深恩竟何似且從擊壤話昇
平

陳藻

卷之四十一

四

哭文太守宗儒次韻

專城風采忽淒涼孤鼠公紛跳作狂借郡可應无寇
老修文何必有顏郎滄山席上交期在雁蕩山前別
恨長安得似公千百輩盡令民物入平康

作郡期年兩乞歸宦途誰似此忘機慈遺不識天心
在奄忽深嗟世道微末路浮生空自苦蓋棺公論未
全非白頭一掬文游淚兀坐青山幾掩扉

應縣以詩來論文次韻復之

入道從來各有門幾何能解絕塵奔文章亦是天機
杼笑段隨人脚後跟

文章自古幾名家半是枝頭葉上花更有一般迂僻
在不為清爛即聲牙

次李閣老重經西涯韻

榮華心不忘清寒未老功名意已關天上恩波方浩
蕩人間塵海正瀰漫經綸未盡酌明主溫飽元非
愛好官可是西涯舊遊地便應容易五湖看

四十年來海子西夢中光景半淒迷釣魚磯在增新
水巢燕深空落舊泥綠野有堂堪別業上林无樹不
全棲極知風月天留在未許閒情入品題

次西涯子兆先韻

陳藻

卷之四十一

五

公子青年氣决河乃翁况是國之曙却看行葉增
地未數聲光到甲科晉道敢言真土苴此心直恐愧
煙蘿綠衣堂下槐庭在无限清陰奈爾何

八月初一日大雨喜而有作

一雨驚看喜欲狂倒懸真解此皇皇未論報社還扶
醉且免從人乞奏荒民命在天終可賴杞心憂國曾
須忘有年自是春秋瑞麟筆誰堪繼末光

歸來園

一笑空山又此園白頭荒徑幸終存放教金谷爭華
侈敢共平泉計子孫日涉趣成人已老賜歸詔在墨

猶溫極知耕鑿適逢地抱甌區區亦主恩

九日登樓旗峯追次杜牧之韻

與在登高健欲飛病來未覺狂心微不妨白髮逢秋
老且共黃花判醉歸眼見西風先落葉代經東谷幾
斜暉東谷接旗王相逢莫問滄桑事蒼狗无端又白
衣

暮食登途快若飛晨光猶復恨熹微山行最是秋能
好世路誰堪老未歸洗盞且須淹暇日駐戈誰爲挽
斜暉獨憐多病秋厓更看盡紅蓮落清衣秋厓爲
風急天高葉亂飛一天秋色半霏微忽驚西北浮雲

奉和四十

未

起不見東南倦鳥歸百代光陰真倏忽萬年川嶽此
靈暉瓊樓玉宇寒多少誰獻山龍補袈衣

諸叔父盛筵以勸北上用韻奉謝

觥籌交錯鎮如飛別饌銅盤意豈微半世虛名終累
病萬般高計不如歸亦知雨露皆殊渥誰向桑榆駐
末暉祿仕敢忘當日念傷心无復舊斑衣

次韻荅王老繡衣

過情常愧是虛名世路悠悠幾變更敢以行藏欺末
俗但將迂闊荅平生人心在處知何極天道從來不
好爭莫問邯鄲舊時夢榮華消盡鬢毛青

大黃大尹九日偶書韻

春宵誰說是千金金盞肯花惜尋陰自信老懷終慷慨
未妨秋氣轉蕭森龍山放浪一朝興彭澤歸來千
載心世路到頭具膺在可將燕石塞良琛

九日登高次陳敬所韻

百年岐路幾紛更萬古江山只麼生白髮快登秋作
恨黃花催發似多情是誰死有回天力笑我生慚報
國名莫訝秋光非晚福且從南政看西成
又是秋光一度更漫漫語浮生放教無催人
老依舊青山不世情小意秋今誰着眼登書終古亦

桃溪

奉和四十

七

重名枚叔白髮隨三雲不用詩夸七步成

桃溪集卷之四十一

次一坡哭子韻

談虎心神我獨驚
轉看天道未分明
吉凶在世渾難
定裁養終人每倒
行愁向老求真
逆境淚從詩下識
鍾情悲傷正是无
聊甚苦高尊前更
失聲

讀丙辰登高亂稿有感次舊韻

處處青山有路通
舊遊回首幾人同
趁興拾蠅白
頭正爾悲前日
黃菊依然傲晚風
對酒且須談笑在
蓋棺誰復是非公
多情最是傷心地
敗稿无端亂作叢

桃溪

卷之四十一

借李西涯韻謝屏潘先生

滔滔誰吃海瀾西
珍重先生為指迷
補不獨勸已分
心情隨鹿豕敢將
踪跡較雲泥
包羅共是乾坤德
去住寧論枳棘栖
莫道東南風月少
兩祠物色要人題

悼潘

一箇端可比千金
空谷居然斷足音
莫怪紛紛還鼠
革祇應養意是天心

殺大都言是報讎
我心猶復此悠悠
一般鼠盜尋常
在輕重終須為策籌

依松韻

半今半操稜十分
偃蹇悲難勝老松
可亦隨時
樣也向秦封誤結盟

老松差我

根到重泉亦自清
漫從枝葉看崢嶸
廟堂深棟元无
分只合風霜老此生

芝蘭國諸公以詩相勸次韻奉答

相違休復問為官
迂拙深知有步難
幾向路岐羞捷
徑敢於江海助狂瀾
功名且付三盃酒
老病誰堪百
尺竿一笑青山依舊在
聖恩容我十分寬

西涯以詩來勸北上次韻奉答

桃溪

卷之四十一

二

優命新傳入故山
撫心真在震驚間
極慚知遇
難報敢說行藏義
所關千里有書勞
勸駕半生多病
幸投閒可應漏盡
鐘鳴地猶向金明
聽押班自謂也

次韻秦春傳體齋春卿

再拜深恩重似山
感恩常在悲魂間
不才豈敢輕忘
世多病深慚早閉
關耕鑿有大容
老大弓旌何意及
幽閒宮端輪長中
朝步春走誰堪
蓬末班

修治衣服有感

席前大袖半成風
古服今時盡不同
只合輕肥任人
去落後從前舊意

開懷高臥定移時
此曲轉紅塵入時

再甲寅歲末繼休先生

七地好山心苦出四雅其政輕忘國人誰不愛官
先深三窟一鳥倦一枝安岐路紛紛在輸公冷眼有

次李西上舊韻

莫將明日問晴陰且向尊前散鬱襟報國也知無盡
地十世元亦足初心天高海闊何終極流水浮雲幾
變深一馬朱三秋後更誰千載激頽音

次韻太西涯

樓溪

春之四十一

王

老病侵尋與懶并飛揚無復少年情極知本是迂疎
樣何敢還沽矯激名向晚路歧終坎坷背春花木幾
數禁多情為湖西涯老客氣年來已盡平

喜敬所先生至再用舊韻

忽傳消息到空山正在披衣倒徙間一代交游元不
淺幾宵魂夢轉相關古今直占貧兼病天地誰容老
更閒釣海有竿休忘却忘機本是海鷗班

敬所催予亟行再大前韻以答

莫怪遲遲懶出山山便落市塵間去留可是心元
主久迷分月幾所聞人向老來難免病地於忙處好

偷閒總思四十年來事奔奔狂狂
班

出門再用前韻

白頭隱臥海東山誰遣幽情落世間老向此行真不
奈病於吾道敢相關功名好是當年地歲月難容自
在閒一笑出門慚愧甚強顏還入少年班

留便面

重來留指江間雲度遠空溪橋回首處應悔出山深
再登山字韻

今日真成別故山不勝離思酒盃間一川風月慚非
主三徑柴門合又關清夢可能隨地遠白鷗猶自近

挑溪

春之四十一

四

人間經過莫問嚴陵賴千古高風愧下班

宿華嚴寺有感

又作華嚴寺裡眠一燈无寐故依然誰知五度經行
客白髮相看四十年

途中有感志愧

幾聞明記起幽淪十載重來愧小臣豈有謀猷堪
報國祇將迎送益勞民諒前白髮誰憐我馬上青山
亦笑人安得聖恩寬似海許從初志樂吾真

午後將登石梁再用前韻

石梁問道十分奇又向巉崖一繫思興盡也須重載

誰許廢吟詩衣添綠髮風初冷天閣輕陰日
未遲待院到時須判宿山靈休問我何之

曉起將歸再疊前韻

看盡千品萬壑許平生殊慰此心思且從物色留餘
與敢說行囊賸有詩不味勿驚難唱舊應歸翻愛馬
行逢白頭更有車來約顏山靈一訂之

歸途有感再疊前韻奉謝二公

歷盡崎嶇境轉奇一回首處一興思宿醒半解猶耽
睡韻韻組成不當詩未老馬語歸路孰尤心雲笑出
山逢風流地主情誰似更向尊前問所之

題集

卷四十一

五

再次范靈國韻

萬古天台此勝遊相逢不似雁山秋冥搜欲助神仙
怪清賞窮水石幽謾說却灰隨地盡分明物色是
天留溪聲徹夜聾聾急似與乾坤作唱酬

題集次韻

菜根元自勝肥甘天下何人是最諳除却菜根山上
客此心都只為泉貪

至接待寺有感

三十年前此到曾竹牀猶憶寢還與青未老風光
在白髮重來感慨增往事勿驚春後夢夢名真愧佛

前燈拂衣又是明朝路天姥峯頭第幾層

清風嶺追次李五峯韻

乾坤誰照死心情萬古寒潭徹底清從此血崖真砥
柱狂瀾不敢盡東行
夷貊風聲本異情腥羶誰汚此澄清乾坤不着投厘
始世道真應是逆行

次司馬憲副通伯飲酒詩韻

淵明千載人擬之孰可得避世入醉鄉痛飲不自惜
彼哉投閣徒營營抵謀食誰知百年內光陰真過客
至人有深悟待珍恒在席晨虛赤偶兩相就豈成擲

桃溪

卷四十一

太

不如安吾常意足聊取適所以秉燭人放懷繼以夕
富貴空中雲變幻本无跡得失輕重間奚翅相十伯
遠矣肥遯園庶以窮吾力

次通伯東園獨步韻

一笑歸來又此園白雲深處坐忘年優游自足真无
累妙悟休言別有傳未老行藏惟我在最多風月許
誰憐紅塵莫訝頭堪白富貴分明是宿緣

桃溪集卷之四十二

再大國字十五首

老去无端別故園
初心真亦忘當年
乞陳尚擬恩終
故奔走虛煩
食傳却笑我謀長
自拙靜看兒戲轉
堪憐紛紛岐路君
休問勝說求魚木可緣

借得蓬萊館
裏閣下妨閒住
可經年行藏自信吾心
在點步休煩
邸報傳甘雨及時歡未足
遊絲終日靜
堪憐更多遠
愛高情在一笑相逢似有緣

白雲回首是家園
夢裏分明未隔年
地主不妨今再
到山靈有喜合先傳
故人會面驚相訝
稚子牽衣總

桃溪

卷之四十二

十

一

自憐從此桃溪溪上路
半生風月得延緣

病臥日日思鄉園
坐來一日如一年
問天不語邀難
詰縮地有術
今无傳金華道路人
不識括蒼山色吾
所憐乾坤着此豈徒爾
管領自是詩家緣
將過金華

由括蒼以歸汪時用力過

眼底風光惟小園
白頭兀坐空流年
江心好境世間
少難訪名山
天下傳乾坤高典有如此
只尺不到真
可憐直須收拾錦囊在
共公了此平生緣
約司馬通伯共遊雁宕下送

么客紹興有感

出門不問門
將愁對芳尊
不才何以酬公
公病其應負
主恩雁蕩歸心妨
酷暑拜州回首
愧鄉園夢中昨夜
桃溪路萬葉分明
海上村
歸楊庭院客
東西案有新詩
酒有尊者
毒困人渾細
事病鄉客
我是深恩
邸報後真成夢
彭澤歸來尚
有田爲報山靈
休作怨白頭
還共舊江村

題車莊

力辭五馬得輕車
暫記歸來夢
初轉眼
光陰真過
客傷心
大地此處
處處藏書閣
上清風在逸老堂
前舊雨疎
最是竹林追感地
起公无路只秋歎

桃溪

卷之四十二

上

一

喜妻貞菴至

忽聞消息自嘉興
病客无聊喜不勝
千里神交真有
道十年離恨
莽何曾却嫌興盡
猶風雪可
信情多奈
鬱蒸一笑相看
頭總白浮名休問
泡中燈

驚秋二首東通伯

借得蓬萊六尺牀
藥囊詩卷強相將
白頭怯暑還如
醉黃葉驚秋
忽滿廊
諸老寵光歸路穩
三邊傳報夕
烽忙杞臣何暇
憂天念病骨摧頽
祇自傷

兩月詩筒積滿牀
往來仰藉此情將
未能比顧清沙
漢室憶南薰
在殿廊何限
善山堪我老
不停白日與

誰忙旅懷賸有悲秋恨敢為无端世道傷

留別蓬萊館

病骨經秋未覺輕幾從鄉夢數歸程可應金馬門无
路似與蓬萊館有情塞雁風高天色改并梧聲墮旅
魂驚一方留滯真堪笑三見初弦海月生

司馬通伯以詩見留次韻奉謝

忽聽天邊落雁聲還家心可萬金輕
交凉在世隨時換淡薄論交到底清
麋鹿山林元有伴雲萍江海亦多情
東西明日仍十里縮地无由奈此生

再次通伯韻

龍峯

卷之四十二

年

城頭昨夜倚衣聲千里還家客夢輕
三伏炎蒸隨雨盡一天風露入秋清
木應彭澤歸无計却笑并州望有情
明日片雲相憶地始知并海是浮生

遊戒珠寺有感時職職定印

劫火光寒又戒珠石室亭館迹全無
墨池春盡誰深淺筆塚秋高半有
无往事設勞千載念浮生共是百
年圖不知米蕘與邦後木黍離離幾故都

孝烈行

烈火金可殿白石可摧石摧膽不落金殿心不灰
君不見潘家之女徐家子孝誠烈氣天所與白石在

揮火在焚生不俱生死俱死
倫生竟如此一死能留百世芳
上扶天綱下人紀吁嗟乎潘家女徐家子

遊極山次韻一首

極目晴光香雪間鑑湖秋水碧連山野心
出歸思先驚倦鳥歸天地可容吾輩在古今能得幾
人閒九原敢共極仙道幻夢從來足大妄

留別通伯時司馬通伯出公使明

政勤又見鳴陽關酒相看
國病來无方險登山天時未定仍煩鬱世路多歧正

龍峯

卷之四十二

年

險難不識好遊何似者周南猶在滯留間

次諸暨馮秋官珏韻一首并柬能大尹希古

亂雲回首是天台浪走无端念不才清世却慚人已
老碧山應笑我重來閑人傳舍真道際渴雨田疇半
起埃記取一尊相別地殷勤休忘龍頭梅

謁王允達墓有感二十二日

憶曾相送繡湖濱白髮重來已夕曛
迂拙此生猶是我交將今日幾如君
山深竟阻生芻蕘淚落空悲宿草墳
珍重情吳太史直辭不愧蔡邕文

過金華諸郡有感二十四日

侯門秋得暫還可堪歧路轉關無端更歷三州
路不厭煩看兩浙山鄉味漸知更贈美客愁難減髮
毛斑 聖恩舊識寬如海便合從茲謝世艱

自笑

婆娑江山特地過歸途真笑此奔波極知天姥行來
平生奈爾何

再宿武義溪中追前船不及二十六日

鳥隱林樹口街山忽報舟航淺閑灘止宿又為今夜
臨崎嶇方信此行難天高鄉夢下能作地近客懷聊
自寬怪底添聲爭聒耳不平如新夜漫漫

挑簾 奉直中十二

換船有感

槁勞虛煩我酒盃大船依舊是空回何如只着輕舟
載淺水飛帆任往來

樓船重載不勝難換得輕船好過灘船裏主人元是
我重輕一任世爭看

過東康有感

生芻一束萬年情欲拜龍川竟未能讀罷三書毛髮
竦不勝豪氣尚憑陵

英豪一去未千年獨立西風思惘然正是攘夷圖治
日九原誰共起龍川

紅雲道中有感

只尺分明路接台括蒼誰遣更迂迴錦囊自笑无多
興別被青山引得來

追憶金尚義盧舜用二同年

南窗夢氣盡還陽誰復堅永念復霜祚未有天貽德
死九原含笑見平康

尚憶昔袍蘇納初真聲爭看魯王手也知補袞无容
地祇為 君王効執爨

馮公嶺

括蒼遙在萬山中驚翠穿空行路通千古嶺頭開鑿
挑簾 奉直中十二

地姓名猶說是馮公

卻金館

一毫非義也須避亭館標名亦太奇看取漢家清白
吏卻金元只與天知

浪跡

四月離家八月歸路岐心事兩依微深恩未報吾終
未浪跡无端世所譏半夜懽聲妨入夢一天秋意欲
侵衣故園松菊應无恙尊酒猶堪對交暉

自青田東下將抵溫州八月初一日

海角分明又一天萬山歷盡見平川始知包括乾坤

大宋信生成造化偏繁修祗今存物產英靈終古有
才賢故鄉只尺方品路台壤從來是接連

振船初二日

振船又報五更開浪靜風恬亦快哉歸路早知如此
便重歸來就它歸來

曉泊西郭

西郭舟初泊東方日未明荒村无犬吠古寺有鐘聲
潮落夜歸海江空秋滿城故鄉南望處漸見白雲橫
期敢所諸公來遊雁山

三州始見台故鄉翻憶小蓬萊消埃竟省新恩
報風月還尋舊往來衰老病餘心已懶登臨興在夢
猶催極知雁蕩逢秋好頭白相看得幾回

雲津書院次陳白沙韻

斯人今不作墜緒已難尋糟粕空遺味精微誰究心
天高元有賴絃絕可无音珍重雲津學休傳繡譜鍼

挑溪淨稿卷之四十三

至溫訪達德不在有感

我來君去太匆匆却憶台州是夢中珍重臨岐相厚
意不堪歸思逐秋風

次韻答汪大尹進之

久覺神交汪未由傾蓋談水妨潮上下山隔雁東南
衰老天教病驅馳分所甘尊前夢國地殘轉可誰欺
斯吳通守祚來遊江心

相望百里近相別一年多縮地不能至問天將奈何
公應心未老我已髮全皓莫負中川約流光急逝波

再次前韻留別汪進之

客久不可住話長難竟談此心空唯諾明日又東南
老至病相迫歸來夢亦甘開邊知有在誰借尚方鐵
批補有言懷誠

謁文信公祠追次公舊韻

萬里孤臣命若絲支離身世豈勝悲眼中无地可立
脚頭上有天堪戴誰終古華風今復見百年胡運本
非期繼周別有中興須不用磨厓更勒碑

次韻寄謝任太常憲行

八一軒中筆滿湘秋意多殷勤爲我贈感激奈公何

枝上墨痕濕天涯愁髮儲相思不相見落日水增波

遊江心寺再次前韻吞進之

地擁中川勝天留半日談人誰是賓主境已絕東南
舊雨山僧識秋風海味甘獨憐鄉思苦叢雜可誰裁

飲淨光寺再次前韻

偶作塵城夢長懷海客談不知仙境界却在郭西南
日暮故情洽秋高歸興甘尊前離別色仗劍可能裁

渡甌江

酒盡樓門鼓亂揭滿船秋思闊无涯敢從平世思浮
海且向空江學泛槎雲氣遠心青嶂日嵐光高映赤

曉發樂清

城霞望中只尺桃溪路三徑分明是我家

曉發樂清

水陸奔馳路幾千可知寒暑修推遷舍舟此日真登
岸地檐明朝是息肩桑海幾時成變滅蓬萊何處有
神仙候門稚子應相笑我霜毫白盡顛

芙蓉館竹道中

力疲亭午自天明又是崎嶇第幾程路轉忽驚山勢
斷天開殊覺海波平居人雜遝難知姓村落依稀屢
問名猶喜到家今只尺可堪垂老此經行

八月十七日抵家有感

路逢逢今已負明君乞恩有疏惟求退任懶何心
復賣文獨有未忘情處在一竿還共海鷗分

九日有感

朗吟長憶醉題糕此日西風首重搔臥病有懷空望
遠舊飛无力更登高自憐佳節增多恨敢向明時歎
不遭猶喜菊花眼節在晚香終未委青高

陳乞不名有感

倦客歸來夢未甘忽聞呼召又征騷恩光稠疊
何能報老病侵尋祇自慚不棄也知天有量非才誰

信力難堪敢言用舍渾无意安分平生是指南

病苦驚蛇酒分安羅雀門風雲无別夢耕鑿是深

懶性癡成癖霜毛白盡根紅塵方滿路詩眼近來昏

再過天姥嶺有感

一年兩度此驅馳春兩秋風幾路歧歲月悠悠渾自

笑往來屑屑果堪疑遭逢敢望明時幸淺薄深慚

聖主知病骨未瘳頭白盡不才何以答恩私

浦口舟中有感

繞人船來便問難出門直覺路行難不知萬里雲

峽誰障中流砥柱欄

百里乾難盡日推誰呼聲動沸如雷可堪行路

此上緊猶煩 詔旨催

前途只尺爛泥灣見說江湖已過灘祇恐急流无着處未應行路到頭難

午夢无端一覺回過難船已順風開相逢莫話黃深事富貴分明是倘來

有懷汪重駕司馬憲副

回首并州尚故鄉酒盃詩卷幾徬徬別離似怪三秋隔岐路生添兩度忙清世可容誰臥病白頭終愧此

桃源 卷之四十三

恩光不須更問東園叟已有黃花晚節香

月夜舟次司馬門首

短棹清溪汗漫遊始知行役是風流月明司馬橋邊路絕勝當年雪夜舟

容春精舍次吳範菴韻

容春精舍在吳範菴所居失之數世

不用從人話卜居分明天地此蘧廬文田再復真難事趙璧能完未足書金谷園林空大夢平泉花木亦前車高情誰以容春館更向龜山究緒餘

丹陽舟中遇雨有感

上緊親煩 詔旨催路岐那敢更遲迴不辭曳病扶

衰苦猶自衝寒冒雨來清世有恩真海嶽白頭无地吞涓埃極知柱石諸公在懷摘何須念不才

鎮江阻風再次前韻

江闊風顛兩半催客舟无計更回迴可應行止皆前定敢謂功名是倘來畫舫北飛真過隙渴心南望已生埃不知險阻艱難地大濟誰堪傳說才

待渡秦謝王太守誠之

待將風定潮先涸剛得潮來風又顛風水相遭每如此問公爭奈渡江船

小江闊淺大江風敢向天公訴不公行路總難吾父

桃源 卷之四十三

識命窮元有此遭逢

金山寺追次張處士韻

水自東西下地應南北分山高欲吞海江闊半留雲絕境世間少佳名天下聞獨慚詩興淺對酒不成醺

渡江

潮漲船開月上遲櫓聲帆影夜交馳半醒半睡江南北始信風還有順時

廣陵舟中有感

忽聽城頭夜擣衣客情无賴轉依微悶來對酒難成醉夢裏還家不當歸奔走祇應慚老病遭逢何敢說

光輝幸看 聖治當陽日仰首晨星未覺稀

過高郵諸湖

篷背風高水有聲
畫船隨夢過三更
不知湖面今多少
夷險分明斷不驚

徐州登車有感

凍日熙熙氣轉融
五端舟楫住河東
人應過處先登岸
天似多情爲假名
在薛滕終小邑道經鄒魯尚遺風
白頭奔走真堪笑
入國休言路盡通

擬訪孔林

督促頻煩一記音
臨朝風吹髮雪盈
登山未解小

繫

卷之四十三

六

天下謁廟先須自孔林
宗派敢論千載學
齊香聊盡百年心
多岐莫作亡羊嘆
東魯門墻自古深

桃溪淨稿卷之四十四

再次前韻寄余秋垐

一年歲月果匆匆
兩度離筵感慨中
到底路岐終愧我
從頭謀畫幾如公
軟裘快馬心全懶
秋月春花意未窮
安得 聖恩寬似海
一帆歸去趁東風

途中有懷同年諸公

故情幾度逐微書
怪恐何能更俟車
誰說不才堪自棄
却慚多病未容疎
分明白髮重來地
又是黃深入夢初
安得此身无繫著
秋風還看舊鱸魚

再過河間有感

桃溪

卷之四十四

一

淨洗腥塵四百年
我 明畿輔宋三邊
河山極目金湯固
若箇狼烽更起煙

河間國自獻王開
雅樂曾聞好古來
若使當年能嗣

漢悔心應不到輪臺

藏郭鍾靈近 帝鄉
椒塗千古此流芳
白頭空眼經

過地香火猶聞拜獻王

傳舍

莫問前程有滯留
一程過是一程休
極知傳舍皆如寄
可笑吾生若是浮
岐路向人終不極
功名隨世亦堪羞
勞到底成何事
看盡風光白盡頭

次韻憶戴安州

兩度河間有報書安州不見駕來車興知王子殊非
淺跡在常郎本不踈未必老逾相別後可應難是入
官初十年離恨長安地尚憶趨庭有伯魚

別後再用前韻寄施彥器

眼看驛使不停書迎送頻煩刺史車仕路似公真不
易官情笑我却全踈雲萍會合應如夢江海分携又
一初莫訝陽關酒在海鱸元有故鄉魚

至維縣有感宗勳表姪

世路紛紛死利名无端尔亦殞其生白頭萬里經過
地不覺潸然為悵情

過白溝河有感

山後山前十六州坐輸天險誰收過河漫作千秋
恨狼籍曾聞在白溝

聖祖功高絕代无分明再造此山川只今腹裏三閩
地腥穢當年盡屬胡

謁樓桑廟

旅中興自少康千秋又幾幾幾幾幾幾幾幾幾幾幾
地建武於公更有无
知人千古豈能多我幾幾幾幾幾幾幾幾幾幾幾

修心事奈深何

河山元復見三分千古樓桑存魚水君臣真不
在滿王勳業未須論

至京有感

感恩長憶病為仇十載重來白盡頭猶喜故人青眼
在故鄉直覺是并州
品青款臨強拜嘉白頭何意更榮華祇應道路辛勤
甚到得官來却似家

大西莊前寄憶劉東山

西館長安幾共眠劇談猶記十年前極知起廢皆奔
命誰念衝寒更舍船腹有甲兵須重試興深山水未
容偏獨憐白髮晨星地又是相思萬里天

避免新命不允因次前韻以志愧

褒獎驚聞有王音有芒真覺愧難禁虛名到底成
何用安分平生是素心清世可能隨病隱白頭空自
感恩深極知風教賢關地不是尋常力易任

歲除臥病再次前韻懷西涯先生

病餘強起拜綸音一到官來已不禁自笑素餐非
等分敢言求退是初心分明只尺人千里又是相思
歲除臥病再次前韻懷西涯先生

歲除臥病再次前韻懷西涯先生

歲除臥病再次前韻懷西涯先生

歲除臥病再次前韻懷西涯先生

奉和西湖西涯韻二首

少病一回白頭真笑我重來漏深 北閣春
初動門掩東窗盡未開廊廟謀須大老山林遺逸
本非才故園松竹元无恙二十年前手自栽
世道方茲藉韓回匆匆未許賦歸來且有夢與黃深
孰空憶堂從綠野開赤土正深憂早念急流誰是濟
川才近來祚宋公知不天意分明有覆栽

元日臥病有感

閉門十日臥東窗藥裹爐薰靜對牀愁裏不知恩有
假倦來聊以睡為鄉逢時報國心先負入夜還家夢

桃溪

卷之四十四

四

亦忙莫怪病根除不得白頭只此是行藏

次吳匏菴齋宿韻

白頭還踏軟紅塵又見長安報早春大藥不醫衰後
病黃溪空復夢中身敢從高閣頻聽漏已向柴桑早
十鄰看取栖烏林上樹幾番周舊幾更新

阮青谿李西涯分獻星壇有作病中有感次韻

奉柬

增雁星辰最上班樑將真覺手堪攀斗看元氣酌斟
豈在尚書步復聞禮洽園丘成慶後恩從宣室領
白頭病廢重來日色從元能亦厚顏

奉和西涯慶成席上之作

紫綬紅雲擁上班九重廉陛許誰攀台階列坐差
地天表前瞻咫尺間醉飽每聽 溫詔下委蛇真覺
自公還十年尚憶中門安黑髮全周病後顏

感從西涯索酒

侵曉臨風淨洗盃開嘗不見馬軍來獨醒錯訝金吾
是也向迷途醉幾回

假山哭

皎日明冰山覆冰山未覆假山哭金溪水流何太速
淚痕點點相思曲

桃溪

卷之四十四

五

急流退一首奉答西涯先生

流正急風正顛進亦難退亦難失勢一落萬丈難何
如穩臥嚴陵山長笑一經天地寬天地寬雲雲事業
浮雲看

三月十二日雪中有懷西涯

半夜忽深雪推門誤夙興烹茶空有待放棹已无能
天意浩難測春花鬱未勝白頭憂國地病裏共誰曾

三月望日過北海子有懷西涯

城中三月未見春海子橋邊問津枯株半死故不
死芳草欲勻仍未勻狂風一路色蕭索夕陽兩岸波

粼粼彷彿西涯舊遊處夢回已隔江南塵

有懷兩山樓

山入樓來萬境空
軋然蒼翠幾重山
年地漫牛眠
秘四世天高馬
嶺封魂夢有時看
陟降栖遲無分着
踈慵倚闌敢作懷鄉恨
三徑吾今愧菊松

次西涯春韻八首

睡起猶看書
日陰細憑風色
認天心春寒有恨妨遲
莫展尊前情
日淺深老去世途渾不識
病餘鄉思苦
難禁凍雨白
盡公休問短髮居然不受簪

辟雍不似舊瀛洲
再到直同夢裏遊
官事有程妨病

挑溪 卷之四十四

骨客懷无賴怯春愁
下居未許終離世
看鏡難禁攔
倚樓最是閒情
扶不得相思夜水西頭
謂西涯也

誰遣南來更上船
碧山回首依然塵中歲月
直如
悲物外風光別是天
白髮浪傳人百歲黃金不鑄骨

千年自憐清廟非朱瑟
敢為鐘期便絕絃

客思紛紛未易裁
酒酣休上望鄉臺
人間岐路經時
變天上浮雲幾日閒
柳絮紙今煩遠畧乾坤終古有

奇十可知北代相須地
文武元從孝友來

辭章休報第三封
西涯舊遊處夢回已隔江南塵
海不妨山培塿
拒霜紅
月看鳴鳳

肯放寒潭老臥龍
我病不之疾
金天知春興爲誰

歸興春來莫放濃
感平今日是遭逢
江湖地遠誰千
里宮闕天高正九重
匡望願濟楫消遙曾許著
吟筇不才愧我頭先白
却恨青山未肯容

白頭何意復登坡
故園長從夢裏過
芳草有情隨處

好碧山无計奈春多
石梁洞口流丹未
雁蕩雲深長

海羅綠髮仙翁
應未老醉鄉何必更无何

雲滿青山水滿池
可堪歸思轉遲遲
光榮在我真何

益愧負平生
祇自知閒憶野芳春興減坐憐庭樹千

挑溪 卷之四十四

陰移路岐堪恨還堪笑
病骨生從未老時

召公留

召公留召公與國能同休
召公去問公告公乃猷裕
于嗟乎公之去留誰則同
假山竟哭金溪公

題廬墓卷

食稻悲宣聖
穠鋤哭賈生
敢言臣老
廬墓曾是沽名

桃溪淨稿卷之四十五

再次前韻東西涯

病骨幸差健 天威實具臨 卜居非浪語 圖報本初心
世豈有升降 道終无古今 退藏休復念 眷注此方深

送世謹叔南歸

石湫橋外墓前碑 一派分從第幾支 正是宗祊疎闊
地况逢江海別離時 觀光最好 昇平世起廢終慚
感激私莫道 恩深歸未得 碧山元與白雲期

訪西涯不值途中為風雨所迫

桃溪

卷之四十五

老我來何數先生出每遲始知官重地不及病閒時
西涯在告子恒 興盡王猷棹愁深楊子岐過山風雨
急對面使人疑

六月十一日雨中以事早朝不果感而有述

炎風吹雨晝陰陰 夜半泥塗沒馬深 路險未能辭吏
責命窮猶復誤朝 替向來漫浪成何事 老去依違愧
夙心 廊朝江湖憂樂地敢言城市與山林

十三日再朝有感用前韻

敢從明日問晴陰 又向空街走夜深 多病可應還涉
世感 恩終是愧投簪 自憐一代功名地不盡平生

感何處有山容不得好官權復玷簪林

次潘孔脩南山感興韻

滿懷認取自家春 天與南山未足貧 試問五陵裘馬
客祇今杯土屬何人
萬古乾坤幾勝遊 南山隨處即蓬丘 黃梁未熟邯鄲
枕爭怪人生易白頭

次西涯病起早朝韻

上居未是賜歸年 陽羨誰教浪買田 可信行藏真在
我極知用舍本由天 同公寤道方成夢 尼父初心未
絕編 廊廟江湖今萬里 海天空闊正无边

桃溪

卷之四十五

二

擬向清朝更乞年 敢論東海有桑田 廟堂又識元
无分溝壑從來不怨天 老共紅塵添白髮 夢面泉石
愧青編 腐儒論說真何補 宵旰憂深正在邊

次西涯過舊居有感韻

萍水從來西復東 舊堂休歎燕泥空 即看廊廟今前
輩未數江湖盡 下風病裡路歧還入夢 老來光景合
戎翁 新詩忽報驚人句 自起推窓月未中

兩大作不能歸少歇東朝房有懷西涯

放朝有 旨雨如傾只尺金門不可行在處路頭皆
人垠幾時天氣是清明不妨萍梗聊隨地猶喜樓居

是落成誰共北窓供少飲偷閒忙裏亦多情

宿朝房有感

大庇何能萬厦餘退公聊復此安居却看突地新樓閣
猶切中天舊殿廬起廢可堪垂老日感恩長愧入官初
倚闌望斷南飛雁更覺從來百念疎

西涯饋內酒再用前韻奉謝

涓滴從知聖澤餘遠煩分賜此何居投詩本是深
知己洗滌何須恨直應共醉世應心自慊獨醒吾已
非初一樽倒盡公休笑百感曾驚髮更疎

廟祀值雨既畢門閉幾不得出與王濟之吏侍

挑溪

卷四十五

主

駐西涯朝房短述志感

只尺威顏對越同駿奔何敢廢臣恭齋肅幾日惟兢
惕清廟千年想肅雍夜色未分心耿耿禁門深鎖路
憧憧翻思少日微官好風雨如山睡正濃

南樓晚興

愛涼聊復過南樓坐看殘陽宿雨收樹繞碧簷紛入
畫天開清漢欲生秋倚闌敢作并州恨回首空懷杞
國憂一笑素餐還託宿且隨高祝拜宸旒旋妙難拜

送鄭大尹還天台

天台作縣比神仙好客仁兼鄭老賢桐柏宮中春我

石梁橋上夜忘眠別夜最是塵埃苦老去還於水
石偏此日送君重有感不堪歸思益茫然

舊遊東西涯先生

舊游回首半成空十載重來愧澤宮白髮敢忘清世
寵雖難入少年叢書壞心事今逾苦環堵風情老
未窮世路滿前公莫問只須一笑付兒童

次韻答敬所先生

好山何處不相宜又向鷓鴣寄一枝清世每慚多竊
祿白頭休恨未逢時險巇岐路憑誰問進退心情祇
自知我亦有園三畝在未容東海獨栖遲

挑溪

卷四十五

四

雨中有懷古直

醉裏乾坤不記年忽聞多病亦凄然可應寂寂青燈
地誰共呻吟對雨眠
黑髮相看直至今幾驚離合幾升沉自憐不及先生
處猶有懷鄉一種心

謁孔廟

白頭還過泗河濱幾向天階感慨頻萬古乾坤惟此
老百年身世幾何人門牆自古誰曾入廟貌于今又
一新再拜却慚衰病甚聖言空自憶書紳

滋陽道中有感

水陸交馳路幾千敢將一管然華年直須歷盡山東
地始覺能瞻冀北天奔命祇應隨病在復甯先已識
冰堅洎埃欲報知何似一念深恩一惘然

東阿驛夜酌有感

客酒還從夢裏斟路歧江海幾浮沉極知陳乞還多
事轉使遲回直至今恩深又迫露下鬢毛爭奈苦
寒侵不才明主非難棄應念平生天馬心

有懷陳敬所

歸來又復別匆匆相憶真應是夢中上國恩光終愧
我故鄉風牧獨煩公病隨岐路天誰管老向山林

桃溪

卷之四十五

五

轉窮得似一竿橫海上片帆隨意坐春風

奉勸西涯先生病起再出

罷勉公須出殷勤詔幾臨虛懷明主意憂國老臣
心九仞泉終及三年艾自今白頭餘病在未敢小
深

桃溪淨稿

或問謝文肅公之文璘曰醇氣
之積也夫文章盛衰關諸氣運
而發乎其人非運弗聚非人弗
行豈小物也哉昔周之盛也文
武成康迭興謨訓雅頌之辭爾

桃溪

序

一

雅深厚意若有聖人之徒操觚
其間何其若是善也幽厲以降
辭命寢繁黍離板蕩之篇亂索
然矣非行人史官矯誣眩衆則
羈臣棄士哀鳴悲思以抒其憤
懣者也即國家何賴乎是故觀

文體之險易可以知氣運之盛衰而人材由之矣唯我

皇明聖祖神宗履道敦化至

憲孝二朝盛矣禮樂聲教之澤

醇厯湛澂蓋天地一大運會也

時則有鴻儒宿學出乎其間吐

序

序

二

幾正義杆宣宏辭以潤色治理

培植道脉何其符合與如丘文

莊公程堇墩公吳文定公李文

正公及謝文肅公與今存者不

述皆臺閣之望儒林之宗也考

量德義其淺深厚薄何如哉蓋

不俟百世乃可知也璘執此仰

歎有年矣比來守台州文肅之

孫必昨見其遺文若干卷蓋文

正所選定者其文明健閑博根

柢經傳以綱維人倫為宗以剖

白字實為用以抑揚邪正為志

序

序

三

以遺遠聲利為情詩與文同致

合發情止義之則而鍛鍊馳騁

莫為有無蓋其所負者獨遠大

矣嗚呼公居朝汲、於為忠而

常思愧乎其祿居家汲、於為

義而常思愧乎其生是以方進

而輒退既老而益勤充其極雖
周召由是也豈不曰聖人之徒
乎隣故曰醇氣之積合世與人
言之也僭踰之罪無所於逃所
冀同好之知我爾曰桃溪淨稿
仍舊名也刻在學宮

桃溪

序

四

正德辛巳仲春既望守台州姑
蘇後學顧璘謹序

桃溪淨稿目錄
卷之一序八首

送陳御史序

訥軒詩序

贈姜用貞序

贈節菴章公歸鄞序

卷之二序八首

贈靈國通判陳君序

京師十景詩序

贈王存敬大尹序

桃溪

文目錄

贈太守史君赴潯州序

卷之三序八首

感情詩序

送林蒙菴先生序

贈寧波守馬君序

劉氏宗譜序

卷之四序七首

朝陽閣書目序

林氏四壁圖序

遊鴈山詩序

元宵讌集詩序

贈大理評事龔君序

贈袁德純序

吳脩撰汝賢省親送行序

勉軒先生輓詩序

重脩宗譜後序

贈項先生南歸序

貴州按察副使李君贈行序

重修洞黃黃氏族譜序

通政經歷徐君贈行詩序

愚得先生文集序

贈太守劉公九載考績序

郭氏文獻錄序

贈監察御史林君歸莆詩序

總山樵咏序

愛談堂詩序

卷之五序九首

尊鄉錄序

赤城新志序

悲喜交集詩序

赤城後集序

敬所陳先生集序

卷之六序七首

金華鄉賢志序

方巖祈雨有感詩序

卷之七序五首

總山集後序

伊洛淵源續錄序

卷之八碑記七首

重錄祭禮儀註序

重脩紹興府志序

贈南京國子祭酒黃公序

卷之九記七首

永嘉文信公新祠碑記

重脩長垣縣學記

存誠堂記

重刊雲陽李先生文集序

國朝名臣事略序

恒產錄序

重刊石屏詩集序

贊言錄序

台陽唱酬詩序

正俗編序

送姜貞菴還嘉興詩序

重脩永嘉縣志序

昨城縣學科貢題名記

重脩京都城壕記

永嘉縣令祠堂記

太平縣學鄉賢祠記

卷之九記七首

重脩宿遷小河記

桐墓諸田記

太平尹袁公祠記

龍游縣學記

卷之十記五首

重建溫州衛治記

忍菴記

素菴記

卷之十一墓銘四首

都御史丁君墓志銘

侍即章公墓志銘

卷之十二墓銘五首

廣東布政陳君墓銘

福建按察僉事林君墓志銘

南安知府華亭張君墓志銘

亡妻封孺人陳氏墓志銘

卷之十三墓銘六首

族祖咸三十四府君墓志銘

墓祭學田記

重修松門衛記

東嶼記

重遷祠堂記

廬州府學尊經閣記

都御史夏公墓志銘

處士魯公崇吉墓碣銘

建陽知縣項君崇仁墓銘

從弟聲墓志銘

監察御史余君墓志銘

亡妻孺人孔氏墓志銘

中書舍人王君墓志銘

南耕處士王公墓志銘

卷之十四墓銘四首

南京工部侍郎黃公墓志銘

鄱陽教諭應先生墓碣銘

繆君思敬墓碣銘

貞肅先生墓志銘

卷之十五墓銘二首

戴師文墓志銘

筠心郭先生墓碣銘

卷之十六墓銘六首

六合訓導金公墓志銘

進士王公墓志銘

安福司訓章先生墓碣銘

南京國子監丞陳公墓志銘

封太淑人徐氏墓志銘

封太安人鄒氏墓志銘

卷之十七墓表七首

中書舍人孝莊王先生墓表

平園處士章公墓表

環濟處士趙公墓表

程宗岳妻節婦陳氏墓表

趙氏丹崖墓表

贈吏部侍郎吳公墓表

贈南京刑部郎中姜公墓表

卷之十八傳四首

松塢黃公傳

嚴貞姆傳

金尚義傳

符真奴小傳

卷之十九祭文二十首

祭嚴貞姆文

王尚德哀辭

祭金尚義文

祭林一中愈堂文

祭學士趙菴李公文

先府君再忌祝文

先府君練祭祝文

先妣練祭祝文

謁十五叔父墓祭文

告遷祝文

祭存睦叔祖文

興仁除服祝文

祭外舅文

將赴官告祠堂文

祭亡妻孔孺人文

南監釋菜告先聖文

祭黃亞卿文

祭貞肅先生文二首

立方山墓碑文

卷之二十祭文謚議策問共二十首

奉貞肅公入祀方巖書院文

奉道三府君桃主入會紀菴文

祭金六合文

祭倪家宰文

祭王古直文

祭傅宗伯先生文

祭李徵伯文二首

倪文毅公謚議

傳文穆公謚議

策問十首

卷之二十一史論十六首

蕭何

曹參

漢文帝

義縱

貢禹杜欽

王鳳

延伯班超

昭烈

曹操

諸葛亮

徐洪客

虞世基

唐高祖

唐太宗

唐高宗

武后

卷之二十二史論十二首

蘇味道

宋王成器

唐玄宗

狄仁傑

張涉薛邕

李璿

崔昌遐

韓愈

卷之二十三

章五首

呂夷簡

司馬光

呂公著

范純仁

卷之二十四

奏議三首

故君子之道也

止

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故君子之德性

止

以崇禮

帝曰皇陶

止

懋哉

聖有謨訓

止

明明

先進於禮樂

止

從先進

卷之二十五

奏議三首

論西北諸邊事宜

癸二事

謝病疏

卷之二十五

奏議三首

論教化六事疏

乞致仕疏

再乞致仕疏

卷之二十六奏議五首

辭免禮部疏

在途再乞養病致仕疏

再乞恩養病疏

再乞辭免禮部職名疏

辭免禮部疏

卷之二十七奏議四首

維持風教疏

乞致仕疏

再乞致仕疏

清理膳夫題本

卷之二十八雜著九首

汝脩字說

秋林說

羅生惟容字說

艾齋說

續後正統論

科舉私說

叙錄王城先生詩後

題交游別錄後

讀勿齋稿

卷之二十九題跋十二首

讀止善齋存稿

題蒙泉岳父遺墨

題黃文選所藏梅花圖

讀愈憲陳公傳

謹題會總亭卷後

題遠芳集詩選

書遜志先生文集後

書赤城詩集後

書魏鶴山遺墨

題陸放翁詩草

卷之三十題跋十五首

題余國元重輯八行先生遺像卷

書王尚德奏稿

跋余秋崖集

題陳汝南贈行卷

題竹贈葉太守

續正西山讀書之集引

書堯山陳氏宗譜後

書東陽陳平仲復義庄卷後

跋虞邵菴書會南豐祠堂後

讀懷麓堂稿

題蘇公九十慶壽詩後

讀使制贈篇

書六嬉圖後

桃源 支周錄

跋定襄伯甘州送岳先生詩卷後

題楊氏庭閣倡和卷

卷之三十一題跋十二首

書赤城新志後

書赤城志後

書赤城集後

題總山游詠圖

尊鄉錄詳節引

書尊鄉錄詳節後

讀畏齋存稿

書聯句錄題名後

讀杜詩註解

讀行禮或問

題松鳩卷後

讀抑齋存稿

卷之三十二題跋十三首

伊洛遺音引

讀復菴存稿

書魏山集後

桃溪棹稿編年譜小引

讀孔子通紀

題張涿州墓志銘後

讀大學衍義補

讀陳氏宗譜纂錄

題伊洛淵源續錄

書祭禮儀註後

書逸老堂筆記後

書重刊赤城詩集後

溪戒

卷之三十三雜著十三首

懲忿室欲銘

遷善改過銘

澄心齋銘

遠菴銘有序

桃源 支周錄

旌義亭銘有序

馬用彼相說

為貧說

我朝度越歷代五事

豐年頌

方巖詰龍文

李樞密像贊

巖阿隱者贊有序

析雨詞二首

卷之三十四書十三首

復金尚義

與袁大尹德純

與陳儒珍

答陳士賢

與陸鼎儀

答太守叔父論祠祭書

答黃文選世顯

三子侍講賓

與同年羅明仲諸公

答陳士賢庶憲

奉答四叔父

與黃選部世顯

與林一中僉憲

卷之三十五書十七首

答李賓之

復汝脩進士

復林一中

復陳德脩

復姜漳州

復陳師召先生

復陸鼎儀先生

與蕭文明給事

復黃通政世顯

與古直存敬

答林克冲給事

與黃汝脩

卷之三十六書十一首

復黃世顯

復葉太守崇禮

復王名達

與章德懋

復時雍劉大叅

卷之三十九書三首

復黃通政世顯

復李學士賓之

復倪學士舜咨

復戴武庫師文

復王秋官存敬

與張大叅公賈

復張廷祥先生

與潘時用

復李西涯

復吳提學原明

與李西涯學士

卷之三十七書十二首

復文宗儒太守

復王景昭侍御

復李學士西涯

賀李西涯入閣書

再復李西涯閣老

再復李西涯

與陳太守

復文太守

縱林建平書與陳太守

復李西涯

復傅體齋

與周編脩

卷之三十八書十八首

復王濟之

復余秋崖高南

與羅祭酒明仲

與張廷祥先生

卷之四十書十一首

復吳原博侍郎

復李兆先

復李西涯

與黃大尹

復潘南屏

與陳太守

復叅政周季麟

復黃世顯侍郎

復李西涯

復傅體齋

復謝木齋

復潘南屏

復章秉略

再復李西涯先生

卷之三十九書三首

再復章進士秉略

復韓吏部貫道

與西涯先生書

桃溪潭稿卷之一

送陳御史序

成化丁亥春三月御史陳君士賢以廷議出督學政于南畿。命下吾同鄉薦紳士往過焉有惜之者曰：天下事有重輕緩急抱蓄如士賢善論列侃侃如士賢謂宜置左右以公天下得失以開道。天子意猶以復于古之治乃茲歛大用于一方其誰能不齎咨悵惘焉者為士賢喜者則又曰：時哉弗可違士賢而好盡言以招人雖未有至如國武子者然與其一齊殺楚卒置其身于無益之歸無寧為今之行得安焉。

身以致力於所任使者乎士賢慨然曰：君子不出位以思固也而食君之祿亦豈能漠焉判秦越於君心耶？且自朝廷以達于國都于藩府州邑猶手足腹心然曷有忘腹心而獨於手足運用以自取快適此固吾夙夜去思之惓惓者惡乎喜雖然天下風化實維學校惟茲材良以救寧我國家民物而南畿尤祖宗根本重地亦固吾君所先注心者吾淺薄方懼忝厥任使幸而盡瘁以底有成績於吾心尤兢兢焉又何以惜為哉？鐸聞而贊之曰：子之言實美志則罕矣子儆其行亦既有踐矣茲其弗渝中斯克臆矣。

嗟古人伊誰之遠矣無曰子詞之誦誦矣士賢起論曰：某不佞敢違心以有負於今日眾具曰：維邦之光維吾黨之望明日相與餞于大都門之外各以其意為詩而屬鐸述以為之序。

元宵譙集詩序

皇帝御極之三年朝廷熙洽乃休暇文武群臣于元宵前後各五日得譙飲為樂先是鐸同年諸僚友相與約歲時假杯席叙平生以為常去年長至日明仲為首舉鐸以次得元宵之會及期天大雨雪竟日夕弗止諸友無遠約悉至至乃舉爵爵無筭番酣明仲

席談

卷之二

十

主席抗言曰：乃今日雖故舊之歡實維君之賜故事會有紀今故已乎哉遂舉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之句闌為韻已乃復舉酒明仲曰：因以為令凡於聲吟哦作推敲勢者有罰主人主勸客詩成許後客責速遲亦弗罰也師召寡言話得金字詩最先成罰弗及汝賢次之餘詩成鮮不入于罰者明仲亦自坐馬賓之故不飲得情令以離席背書為長句鼎儀然詩興特濃每出口吻間輒觸令眾競罰困之未終篇夜幾二鼓矣明仲曰：樂不可極因披雪以出時篝火燭天驚鳥群噪尚質馬逸去眾亦弗之覺明日鼎儀

詩屬成主人例有序不得以不能辭於平鐸於諸公
東西南北人也幸出而同時而同登甲第而同為禁
近之臣抑交分兄弟也故一會率有紀亦庸以考他
日所以不相背負者何如所以進進不但已以重輕
斯會者何如且母曰汗青交籍不忝于前聞人而子
孫世講以永斯好於不墜固亦不徒然哉豈其惜離
聚於酒食文詞間以流連一時者為也詩不墜序以
得顏為後先姓名邑里則各繫之詩之末

訥軒詩序

鐸先大母之仲氏趙翁訥軒先生明年壽八十翁之

鐸

卷之

三

一

子洪將以例歸省自京師京師大夫士知翁於鐸
者作訥軒詩以遺翁凡若干首鐸再拜敬受而序之
於乎訥之義大矣哉見班氏劄通傳謂仲尼惡利口
之覆邦家者通二說喪三雋其得不亨者幸也春秋
以來禍敗多矣子量謀桓隱公危樂書攝卻厲公弑
宰嚭諸胥夫差喪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
縊江充造蠱太子殺息人作奸東平誅皆自小覆大
繇踈陷親於乎訥之義大矣哉或曰齊卻師盟以屈
完秦改館饋以餽却却地質以子家行父歸以聲伯
僑爭承羽辭聞古懼獻皆以辭命重國漁諸侯言或

未可輕也噫是亦知夫訥哉夫所謂訥者非不言之
謂言而不易於言之謂也豈直利口之害疾惡過
美惡易位矯枉過直美惡同則病言惟易乃罔克
有濟彼二三子者徒得其粗而嫗功效績猶不可誣
若是而況仁人之言之利之博哉翁老於山野所謂
訥者誠無所用於時然足以學家政善里俗使佻淫
變械者知所愧亦或邦家之一助也哉彼所謂家傑
通顯者顧慕為通華以為能不然則又畏縮避忌
惴惴焉不敢出一語以當天下事曰訥美德也吾為
訥吾為訥於乎此其與翁何如哉鐸不佞願為訥而
未能者重於翁有感焉作訥軒詩序曰訥之義大矣
哉

鐸

卷之

四

一

贈大理評事龔君序

天下之患皆生於私公則無所不可也韓愈氏曰同
則成異則敗敗惟患之極然則公者同私者異君子
其尚同乎曰不然于其公同之可也異之亦可也私
則異之不可也同之亦不可也惟夫不固異不固同
可不可之間一以公行之而無所謂私者天下之患
其庶幾乎朝廷重天下之大命于獄懼民之或離非
辜也舉天下之獄而屬之刑曹而屬之御史臺又舉

御史臺之獄而屬之大理於是有一異有同有可
有不可大理者舉得以持法比亭平之刑曹御史臺
不能自為同異可不可以輕重天下之獄噫任之于
大理亦重矣於是而私有所同異以可不可吾民之
大命何賴哉然所謂私者非必誘于利奪于威之謂
也眩小智矜小能以物我必勝為主彼曰可我固曰
不可我曰不可彼固曰可各惟其一偏以自異不然
則又附和黨比無所與擇可不可惟人之同而已於
是而傳致而掠立以輕重天下之獄若是者皆所謂
私也於乎吾民之大命何賴哉誠使為大理者不過
推深文曰彼罪之輕重誠當矣彼之法天下之法也
吾從之夫何同為刑曹為御史臺者不徇於成案曰
彼辨之是非誠當矣彼之法天下之法也吾更之夫
何異夫是之謂一以公行之而無所謂私者夫然豈
直曰天下之獄得其平而已是以而成天下之事將
無所不可也天下之患其庶幾乎慈溪龔君時濟以
進士拜南京大理評事秋官主事王君文徵屬予為
贈言二君蓋正所謂相與同異可不可者因推其說
以告之不識果以然否

贈龔王序

南京秋官郎中姜君用貞既拜命為郎中明日亟
告行於其所嘗往來者束書戒途欣欣然往若恐後
若將弗及曰吾母在吾不能一日留也初君之為行
人司副也人皆以散地困君謂且得顯曹以大見所
抱蓄君則曰吾母年幾八十矣不能涉遠迎養之非
其願舍官而養亦非其願獨得此地以養吾母生死
皆君恩也無能以白于當道者與人言輒流涕曰
公吾不願易也既而得令官則又謂予曰獄重
也甚懼子何以教我予曰昔雋不疑每有平反
則其母喜否則為之不食子知所以養母而不
推深文曰彼罪之輕重誠當矣彼之法天下之法也
吾從之夫何同為刑曹為御史臺者不徇於成案曰
彼辨之是非誠當矣彼之法天下之法也吾更之夫
何異夫是之謂一以公行之而無所謂私者夫然豈
直曰天下之獄得其平而已是以而成天下之事將
無所不可也天下之患其庶幾乎慈溪龔君時濟以
進士拜南京大理評事秋官主事王君文徵屬予為
贈言二君蓋正所謂相與同異可不可者因推其說
以告之不識果以然否

與無窮則予又安敢以已所不能者自沮而不以告
君哉大夫士知君者多為贈行詩賓之李君既輯而
序之矣以予於君非詩能盡也俾復贅其說

贈袁德純序

吾太平邑大夫袁君德純既拜 命為太平之明日
有過君者迎謂之曰太平黃岩故壤地分西南之半
為太平黃巖昔所謂健訟者在焉吾為子懼子誠執
儒之迂而不知以術以猛吾恐子之弗堪也君慨然
曰有是哉吾惟弗能儒之愧民之性夫豈獨黃巖異
於其不佞不敢悔聖言以自卑也吾聞今守令以罷
捷漢

卷之二

七

免去者往往非自外至吾安忍輕誣彼民哉又有賀
之者曰今朝廷蓋試御史以民事而亟進之子將不
久於彼彼之民亦不得而慢之也君則顧而笑曰子
誠愛我哉君子不出位以思則能盡力於其位吾苟
持是心以待是自棄之也且一邑之難孰與天下御
史者舉天下之責加焉不能令而樂於御史其未之
前聞也鐸與黃吏部世顯聞之曰賢矣哉吾邑之大
夫也吾與爾生長今四十年于茲矣見為吾黃岩者
嘗有是心乎有之是果吾民之負彼也孟子曰狗彘
食人食而不知檢豈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

也歲也於乎今天下之罪歲者何限而於吾特甚
特甚是安得盡如吾表者一洗而出之以信吾民哉
初世顯舉君於春官已識君為名進士而未知其有
知至是也予嘗叩之明仲羅先生明仲於君最親且
久則亟稱之曰今安得盡如斯人哉吾鄉固未易有
也既明日予乃從世顯得親其論議殆與明仲合予
益敬且喜因以語明仲明仲曰若是者不能以有為
吾固不敢疑天下士吾與子將益自疑其不足信而
儒者為空言也又明日君過予歷詢民隱且屬予鐸
古循吏傳而折衷以瀛聞諸先生之說因以其得試
捷漢

卷之二

州縣者附焉予益信君卓然以大起治道興教化厚
風俗為已任今之稱能吏區區簿書期會獄訟之閒
或未足以盡君也君於諸先生之道蓋嘗求之全書
驗之心體之身以力行於平日而尤拳拳于是者則
臨事而懼亦盤銘書紳之意也益擴而大益久而恒
他日為賢御史為良公卿以力行諸先生之道於天
下則孔孟之道在是此真儒之效君之極致而吾黨
之望也夫豈特一邑之幸而已哉世顯俾予為贈言
予不能辭因撫其說以俟諸其後

贈節菴章公歸鄞序

今年秣鄞節菴章公致和將歸自京師京師大夫士之家于鄞者皆重公之行願有所贈於是學士楊先生維新過謂鐸曰章故吾鄞巨族族有閒人公又其最賢者也公自永樂中以富民徙實京師受釐北郭北郭之民久且信之至訟者質其成而盜者愧其知公雖早遠鄉邑家族恒仰公以為模表公又取其賢者而教育之如方伯繪舉人紹黃門鑑進士銳皆與有力焉今茲北郭之民蓋重惜公之去而吾鄞人則幸其得歸之為喜子能為我圖其所以贈公者乎曰先生知公之所以去歸其鄉者乎先生曰人心不可

挑溪

卷之二

九

兩用方壯之時其氣盛其志銳其材雄故凡百念乘之以動者森不可禦而莫不有事于四方焉譬其既老則盛者消銳者沮雄者伏向之所為無復顧藉而惟宗戚墳墓鄉土之思亦人之情也予曰是則然矣其亦有耄滿衰疾奔驅勞苦終其身而不得休者乎公以八十之年遐赴威福危冠博帶以榮歸于其鄉仰而懷倪而視少者壯壯者老而老者浸矣白髮儼然青山如故得以優佚桑榆之景者果誰之賜耶昔史遷稱漢文帝時六七十翁游遨嬉戲如小兒狀以為極盛然則公之歸也其可以卜吾皇之治乎

先生曰然亦有生死則志得意滿而未知所以止足者公今日之歸固上之德而所以能歸者則又公之獨見故君子惡夫以官為家而以不去其鄉為可法鐸起而嘆曰先生之言至矣請書以贈公且使夫人之聞之也其亦有所勸乎明日先生與鄞之大夫士饌公于都門之外因屬鐸叙次其言以為別

吳脩譔汝賢省親送行序

今年秣九月吾友翰林簡譔吳君汝賢有歸省之命於是君去家蓋十有四年而檢討公太孺人年方六十君已再轉官長吏局矣初君以親命久不果於

挑溪

卷之二

十

行乃者朝廷特重近臣之去復更定為今凡臣僚去家十年者始得請君雖以例當行猶懼上意之不赦知惴惴然有不堪于懷慨而命下人皆為君喜之而君亦自喜其滿人省親在我朝為恒典臣子苟不欲行則已未有不命其情者而今乃若有不易至如君者去家之久亦復以得之為過望過望而喜望而不至則戚以憂同人之情狀噫使君當未更令之前隨例而行未必知上之恩如是之深且難也君於是少知恩賞感謂之不可不謹而一張弛之間固可以收人心於不墜矣雖然感恩而知報者

也若夫君子則又不然者古之人固有奈
走勞苦終其身不違養親之志扶杜而不以怨上
者苟推私養之為恩置王事於不顧豈仁人孝子所
以善事其親者哉亦豈賢父母所以教其子之心哉
吾於是又知公義私恩之不可偏廢而一舉措之間
可以窺君子之用心矣然世之人懷祿以為君營私
以為親者往往而是至或假託附藉於公義私恩之
間以便其身圖於是上心始疑而賞罰之施亦將無
所憑矣於乎均之一事也而所繫不同乃如是然則
君子之所以自立焉可於其微而忽哉烏可於其微
而忽哉君明達博雅落落有大志於此蓋所熟聞而
素履之者予深未能以無愧焉而猶不已於言者亦
朋友之誼也

卷之十一

十一

贈靈國通判陳君序

成化乙未秋八月吏部以吏比奏補中外官先是取
太學諸生以及諸鄉進士併試而參用之子友陳君
德廉名實著上第故事常得州守府上佐惟上之人
重名實則吏用以待選者為勸激之具每初授僅
一二人至或不以及德廉乃遂有靈國通判之
命大以德廉之學以之取進士列縉紳侍從間
宜無不可者而乃歷宦流落以至干今上之人猶以
其所當得者縣之為勸激勸激而後能士之豪傑者
不屑也德廉今所謂豪傑士而果有待於是哉然作
其立名喜功之氣使之鼓舞奔赴不自知其入於善
則固上之人之任也於乎充是心而上之以及於無
窮使孟姜酒有重於千金之賜則轉移天下之道
其殆庶幾乎故以德廉之賢而得是不為詘而上之
人所以待德廉亦不為薄矣吾獨念夫子與德廉同
領鄉書十有七年于茲如予之迂疎淺薄視德廉殆
不能以什一而守愚坐食進退無據至以官階相考
謂必猥歸之以辱諸大夫士之後而德廉所得乃若
是予人不知其所謂勸激者果何如也雖然昔人謂

邑之政可達於天下況寧國近在畿輔之內環千里
以為郡通判之尊視守為別駕千里之休戚守與通
判實共之而或不加之意夫豈但其政之不可達而
已故古之君子不患其位之不足惟患其職之不修
而薄功厚享者天道每惡盈焉然則德廉於此亦可
以自念矣德廉其行哉知人則哲予既昧於自處懼
無以深知吾德廉也故又以克艱之說終焉亦朋友
之誼也德廉其行哉

勉軒先生輓詩序

古者閭巷之學自黨術以達于國莫不有師閭巷之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師蓋大夫士致仕而老于其鄉者為之曰上老庶老
坐左右塾而教焉歲事畢則餘子皆入于學至春而
博農事主與農初不易業而學以為常如是者雖欲
不習於善不可得已去古既遠學校之政不及閭巷
家自為俗而人無定學於是有所起而為一鄉之師者
一鄉之人無小大無無寡無賢不肖皆得而師之則
亦豈非古所謂閭巷之師也哉閭巷之師不繫於上
惟布衣之從教自代立而卒莫之能外若是者豈不
益見其難能也哉勉軒張先生世家吾鄉之桃溪桃
溪之人無慮數百家更有子弟自童孺莫不求先生

而受學焉先生久抗席庶應天順先後幾以十
年告叔父實處業而上而下鮮不及其門者雖以鐸
之無以亦得以備洒掃之末於乎憐哉先生之為教
也先生之沒今二十有餘年矣先生長吾鄉者過先
生之問莫不惻然曰此吾昔之所從以受業者也見
先生之子若孫亦莫不曰此吾後人之所當愛念而
弗忘者也吾豈苟焉其於予其時家室右族威武斷
卿曲持禍福以變動者何限而今規先生何如哉
先生隱約終身名不大顯于時而獨不沒於其鄉鄉
曲之歎故非偶然世之入固有獵取天下之名而終
其身不能得之於鄉曲者由是而推則先生之所養
可知矣先生之學與行鐸叔父既銘之墓矣先生之
子某又不遠數千里將徧求全之名能詩者以大白
先生於天下後世鐸淺薄無能窺見先生之遠且大
首姑即其施于鄉者以告夫今之所謂閭巷之師作
張先生輓詩序

京師十景詩序

京師 天子之居曰京師者蓋天之宮天子宅中而
居既衆且大以觀萬方以訓諸侯以養民物維宗廟
維郊社維百官庶府罔不在是是為天地之隩區

城之都會非據河山之勝地形勢之全不可也我

太祖高皇帝受命之始宅都金陵 太宗文皇帝入

繼大統遂營北平為北京乃即勝國之都而廓大之

於是金陵者為南京而京師遂定于此於乎自石

晉氏割燕雲十六州之地以畀契丹而茲土不沾中

國者教者蓋皆斷焉千茲矣雖以宋之全盛不能

一日而有乃今開華夷屹為天府一代衣冠文物

之盛光前而後焉 聖子神孫億千萬載之業豈

非天秘地祚若國有待於其間吁盛夫鐸等適遇

聖明仰瞻天邑咏歌皆頌以鋪張盛美分內事也而

異時諸老之作所謂京師十景者大約畧備景九

詩詩若干首洋洋乎瀲灩乎蓋將擬二京三都而作

者噫亦盛矣然京師之所謂衆大者夫豈直是哉經

國之規摹立朝之綱紀上之天命之求祈下之民心

之顧畏蓋無往而不用其極斯則國勢尊安至靈顯

赫所謂在德而不險者也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

又曰錫京辟雍無思不服鐸不佞敢以是為今日京

師之頌以率先十景之作庶幾我 列聖創造締述

之深意真已以上配殷周於無窮也於乎休哉 年

月日 謹序

重修家譜後序

成化辛卯冬十二月叔父愚得先生以寶慶知府來

朝于京師念欲乞身未得也鐸侍教在告者凡兩越

月乃取吾謝氏宗譜參酌歐蘇之法而損益之譜別

為類有錄有圖有考有傳有範有志錄之目有二圖

之目亦有二而又有所謂勅詩文者附焉總之為

類十類各有題引以標識之於是偽者芟訛者正疑

者闕凡以本之傳信而不取一有容心於其間於乎

吾謝氏遷黃若始經累公譜之傳蓋不知其幾十世

矣憂亂屢更散落殆盡乃今斷自祿八府君為一世

祖至鐸得九世九世之上不可得而詳焉然則斯譜

之作未豈得已哉於乎自宗法不立世之人不再

傳而皆已不知其身之所本不知其身之所本則不

知所以尊祖不知尊祖則不知所以敬宗不知敬宗

則不知所以收族不知收族則不知所以崇恩愛長

和睦而人道或幾乎息矣昔之君子蓋曰彼且吾無

如之何吾視吾力之所能者則姑自吾一家一族而

始之庶其攝人心以厚風俗者是在是乎然則譜之始

作也亦豈得已哉雖然枝分派別昭穆親疎秩然不

紊一舉目間而千百年之世教如指諸掌者譜之

也所謂尊祖所謂敬宗所謂收族所謂崇恩愛長和
睦以不忘其身之所本者則文之實也立法創制本
之躬行之實而不能不著之文以傳示天下後世者
上也因其文之著以力求造乎其實而不已焉者次
也若乃飾輪轅為重車而棄之如芻狗顧舉以號於
人曰吾譜某法也吾譜某例也則亦將焉用彼為哉
吾叔父篤學力行好古不倦蓋欲以其本之身者達
之天下而位不滿德乃退而修諸譜又將行之一家
一族而為之兆也然則斯譜之作亦豈先生之得已
也哉於乎不得已而有作則先生之所以望吾後人
者深矣鐸無似大懼世德負荷之不堪以深有忝焉
先生之教謹續其說于後固時與吾謝氏之子孫悅
焉各求至乎其實以庶幾乎古人脩身齊家之意以
不愧於斯譜云

贈王存敬大尹序

國朝進士在吾郡先後幾百人獨方伯陳公亞卿范
公以知縣起家以迄于今而始有余崑山茂器馮宿
松融端王吉水良玉吳績溪孟章以及吾存敬存敬
今和州節判王君之子也和州於吾文選黃君為知
已文選之子備又於存敬為知已始融端以近例不

合為知縣人多以是為文選至是則又以是多之曰
是果不為私者也予曰不然若是者不為避嫌則為
賣直賣直避嫌鄉黨自好者不為也而謂吾文選為
之哉況其進退黜陟之柄雖家宰上卿有不得以自
由者若是者豈特不知文選抑不知命矣命之所在
固不待求而得雖求而得之亦命也夫惟不待求而
得則亦何有於愛憎取舍之間哉雖愛而取憎而舍
亦命也故凡廷寵之為行人不為御史也應昌商霖
之為大理刑部而南也命也獨融端執是以咎吾
文選而疑之則過矣或者曰自三代官人之道廢天
下之困於命者何限今子獨以其一鄉之私一二人
之故而疑之於命是何其見之不廣也予默然不能
答文選聞之曰此吾黨之罪也願書之以志吾過遂
以為存敬贈且以諭之諸君以為何如哉予託交存
敬父子猶文選也文選之心獨予能知之存敬能知
之存敬誠趣不凡而其問學之功又進進不已則夫
義以處命盡其在我者以施之於政以幾及於古人
並聞之熟矣在篤信而力行之耳予不復以贅

贈項先生南歸序

皇上御極之十有三甲承平之久文恬武熙乃奮

自聖明日達聰務維隱院又用近臣之言式序
在位以大彰黜陟于天下於是大臣坐陳乞去者前
後以十數既又命吏部合諸司百執事而群覈之後
先奏免者又凡以十數而加倍徙焉初是法之行也
小大凜凜若明神之臨于其上不遑朝夕吾鄉衛墓
項公士昭竊獨自喜曰造物者其以是假予吾於是
而不待遂吾志斯已矣乃亟命其子魁以痼疾辭明
君之賜也哉蓋公於是年既七十謝病而居
二年矣維是念儲寶主出納例雖如公者不得

桃溪

卷之三

輒棄去公讀書飭行起自太學被旌孝之典顧欲
完晚節而未知所以處乃今得一旦藉是以歸夫豈
不快然於心也哉吾用是知天下事固有衆人以爲
易而得之獨難者亦有衆人之所不堪而若獨以爲
甚快者此特視其所遭與其人何如耳噫使公不繫
茲職則雖所謂卿相師保苟欲去之未有不以爲易
者使公之心不安於去則雖簞食豆羹亦或有不堪
於色者然則公之行也固可以觀君子之所養抑亦
可以仰窺世道之萬一矣或疑公及是而行其迹不
能不同於衆人者是大不然君子之出處去就惟謙

於其心不慊俯仰之爲貴貴之人固有去國不索其
名者而陽辭陰取之徒反或施施焉自以爲得志若
是者而何以其迹爲執而何以其迹爲執公聞之益
自喜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吾無以易此矣於是文
選黃君世顯亦以予言爲然乃相于書遂以爲公別
且以告夫人人之欲知公者

贈太守史君赴潯州序

今年春三月廣西潯州府知府缺天官卿推戶部主
事史君芳奏補之廣西古百粵地去京師幾萬里
而潯又重江復嶺爲廣之絕徼蓋嶺大藤峽者在焉

桃溪

卷之三

九

地深以阻治之非其人則不幸往往而有他因襲之
久士之官四方者類以得是郡爲不樂其行也莫不
惴惴然有懼色而人之見之亦相與勞苦慰藉之不
暇君既拜命之明日予往賀焉君漠然不爲意第
曰潯大郡也廣東西之安危繫焉吾何足以堪之既
乃見九所與游皆曰賢者固不可測則益相與嘆當
道之明於知人處君之足當其材而無所苟也初天
順甲申予與同年進士李君東陽十八人者奉
命入翰林爲庶吉士君雄材偉觀在輩行中人莫之
敢易而君亦慨然自顧念欲得劇職將大有所爲以

自見然則今日之行固宜君之所不以為意者蓋朝歌渤海昔之人嘗用之以大治而其勲名位望亦因之以大顯初未聞其以艱難險阻而自沮也又况納之於人之所不堪以動心忍性而增益其所不能則亦惡知夫造物者之不深有意於君以大成就之於其後也哉雖然君為世家元名臣天澤之後先君子其又嘗為兵馬指揮文事武備固其所有事也則亦何有於是哉獨諸君念文游之故謂君之行不可以無贈以鐔矢焉適宜為之序乃不敢辭而惜有是說君果以為何如哉

排漢

卷三

十

貴州按察副使李君贈行序

今年春貴州按察副使李君贈行序之奏稱之命既下有惜君者曰貴州名藩方實荆廣川雲之衝於西南為絕徼去京師蓋幾萬里舟楫所不無至古所謂羅施國者在焉夷獠榛榛定有徒喜則人怒則戢治者恒簡節疎目猶或懼其不幸往往而有他君繼賢其如彼何哉為君喜者則又曰法嚴於近遠則實膏則人得以自遂治難於始久則習習則人易以安維是貴州人我王度蓋餘百午于茲矣化更治洽人樂其生不敢動非如吳時

道孔子所謂蠻貊可行者也充是以往夫豈一貴州也哉君練達老成以名進士為御史嘗有聲於福建江西間所謂難易之說蓋聞之熟而行之素矣亦豈有待於予言者哉又豈以人人之言而自惑者哉君行有日文選黃君世顯行人董君廷寵皆相予言以為有足以贈君者遂書之作李憲副送行序

排漢

卷三

十

桃溪渾稿卷之三

感情詩序

感情詩若干首廣東按察副使應公志欽之所作也公以湖廣副使起復京師凡八越月而始有廣東之命於是情之所感不能自己而是詩作焉初公以景泰辛未進士拜南京監察御史遂擢僉事進副使歷江西福建湖廣以迄于今一時同年如公者蓋已握要樞為天子心膂得以振威令如反覆手矣而公方逡巡仕途凡五歷臺憲幾三十年而官不過四品於乎非命也耶然命出於天雖天亦有所分子

桃溪

卷之三

一

所受者大則其小者不得取也公之先君子全歸先生以雅德盛福躋于上壽母弟學正君志道鄉進士志順又皆林檎翹待相為後先一時門地冠裳之盛如公者殆亦莫之與京况公回視鄉邑名同薦書若秋卿林公進士羅公者亦既已如此矣而公方老成竝立挺然如後凋之松栢於乎此天之命於公也亦豈可謂不厚哉雖公之心亦願留其有餘者以還造物以遺子孫不然以公之才之賢而假蹇至是豈理也哉抑今之所謂命者不特士之進退雖上之用舍亦不能不參之毀譽愛憎之間及其至也蓋有莫

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於乎斯亦豈非所謂命也哉命之所在惟君子以義處之則進退之機恒在我而不任人故用舍之命君子有弗命者焉公鐸叔父寶慶先生知已鐸所敬事而不收後焉者也其於義命之際誠有非鐸所及知特因公詩而謬為之說如此公詩既成大夫士應而和者又凡若干首遂聯為大卷而鐸也亦以公命階廁於其末

重修洞黃黃氏族譜序

桃溪

卷之三

二

吾邑多舊家鉅族邑之東南曰洞黃黃氏蓋其先昭而鎮都監某避五代之亂徙自閩幾五六百年于茲矣天子孫繩繩無慮千數百指都監之十四世孫松塢公某懼其族之遠且蕃而或不知所以相親相別也始與其子職方君某為之譜越五十年職方之子今文選郎中某復取歐蘇之法因舊譜而增修焉曰大宗圖則因其所謂宗緒圖者而修之曰小宗圖則因其所謂六世圖者而修之曰譜傳則因其所謂世事錄者而修之而復益以墳墓志居徙考各姻世考則又歐蘇之所未備者也於乎其為法亦詳矣昔先王之世太宰以九兩之法繫邦國曰宗以族得民而又有小史掌邦國之志以奠繫世以辨昭穆當是時雖

蚩蚩之民皆知不忘其祖不棄其宗以自相安於相親相別之中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自夫宗法之不立也而後賢士大夫家始自為譜以親其族以別其類以幸其不至於忘且紊以求自附於先王之民於乎譜之作其宗法之變乎然自歐蘇譜學既行之後世之效而為之者亦衆矣卒鮮聞能保其族至于久而不替者故曰必有閭閻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然則譜者固君子之所不敢後而亦昌營專賴是以為重也哉黃氏之先世載厥德其遠者吾不可得而詳矣若松塢公之重厚狷介職方君之

禮澤

卷之三

王

應退孝讓所以行之身教之家施之政以乎千其鄉者蓋皆鑒鑒乎不愧所謂先民長者之風至於文選而益有光焉文選之子備又方承其家學以明經取進士於乎黃氏之澤於是乎不可涯矣鏗不佞辱與文選交最久故於其世德知之特深因取以列之首簡以見茲譜之修其所藉以為重者在此而不在彼譜之附錄又有所謂 詰勅所謂詩文蓋皆世德之可考見者於乎黃氏之澤於是乎不可涯矣

送林蒙庵先生序

今年秋兵部郎中蒙庵林先生萬容有南歸之

今年年未六十一且抗疏以去當道者重以士論勉留之至于再先生疏凡四上期必得請乃已於乎先生在下位隱然以一身負天下之望今天下所謂名士者蓋將視先生之進退以為重先生茲行其不輕而審也較然矣人或曰先生紆徐仕塗幾三十年未嘗去去去轉不顧後先亦不可奪賢者之不可測也固如此子曰不然隱者為高故往而不反仕者為通故溺而不止先生非隱者也非仕而通者也易曰君子居無咎又曰敦艮吉先生其庶幾乎世固有終其身不屑於天下而矯抗以干名者曰吾其為易之

禮澤

卷之三

中

民亦有終其身不惜於天下而假託以罔利者曰吾其為易之裕於乎斯不亦悔聖言哉然失之良猶不失為自守失之裕則枉已徇人將無所不至矣是以君子寧不避干名之嫌而不敢一置其身于罔利之迹惟夫誠不以名而止於不可不止誠不以利而進於不可不進斯則用舍行藏之義庶幾乎聖人之教而於道無負矣鏗也實駐於進而未知所以止方將就先生而問焉而吳君道本顧以予言為先生贈於乎予言豈為先生有無哉

通政杜歷徐君贈行詩序

成化庚子春三月天官卿以吏比 奏補中外官

取大學諸生與諸進士比諸途進者繫短長而參用之永嘉徐君宗德衷然出諸生之右遂拜南京通政經歷於是君領鄉薦居太學十有六年初君之謁選天官也願得一州縣以自效曰吾不得於進士將得於民吾敢以是為勞人者其既而不果得則又曰吾願如是而不可必得則命也吾何擇乎哉夫今之所官者外而尊爵而卑此人之情而亦輕重自勢也况通政 天子唯古而其屬視部寺臺省其卑者乎君之志蓋以為居其職則思任其事

補漢 卷之三 五

與其逸吾身以負於職孰若勞吾心以不負於民是以寧為彼不為此也夫豈擇所利以自安者哉或者曰君先給事與今天官卿同事 先朝為知己其知君也蓋深用而不遺其材也審矣而何以其志為哉予曰不然以夫子而使漆雕開仕非不知開也及開對以未信又從而說之則固不若開自知之為至也然則知人之道其難乎於乎誠使今之士自知皆如開而說之者皆如夫子將天下無難事矣雖然君年方壯誠以其有餘之力而益求於學以充之他日出而為方岳為郡太守以從乎民未晚也則亦何歉

於自知者哉君始與張君尚美彭君 讀書後湖

未幾連舉于鄉稱後湖三友茲行也尚美實相率為詩以贈而屬予為之序予亦知君者也因不敢讓而述其意以歸之君以為何如哉

贈盛波守馬君序

士之以進士進者歷京朝官既久乃始得為藩臬為郡太守其選曰推選蓋又以其所謂行與能而非盡以資格也然藩臬之員視郡太守實半倍之守之位雖下不為卑而其職之於民也視邑不甚遠凡民之疾苦政之巨細藩臬不能知者守得以知之邑不得

補漢 卷之三 六

為者守得以為之故識者謂舉天下之郡守得其人則天下之治得矣然人之情寧得藩臬下僚而不樂於為郡者何哉藩臬之所讓部使者而已郡則藩臬之胥掾亦得以媒孽凌轢其間使之望顏色聽靡指郡之於藩臬猶邑之於郡也故邑領為郡郡領為藩臬此勢也亦人之情也是以古之為官者恒難乎其大今之為官者恒難乎其小難乎其大則益見其有餘恐恐焉懼負天下之責而不敢一日自寵榮以為樂難乎其小則益見其不足急急焉懼失天下之利而不肯一日甘貧賤以為安所以然者以職業則小

者易塞而大者不易塞以勢位則大者得肆而小者不得肆於乎君子於此亦可以觀世矣馬君廷宣以丙戌進士歷秋官郎中去年父乃遂有寧波之命靈波大夫士太史楊君惟立輩皆相與屬予為贈言君西蜀世家伯兄誠與予同年今崇府長史南京戶部郎中自然蕭縣尹綸則皆君之群從昆弟同舉進士者也君既練達明敏為僚輩所推重而又得於家學者如此其知職業之難而不樂於為郡也必矣其能不以郡之不欲於藩臬者施之邑也審矣所以大慰茲郡之民以不負於其大夫士之所望者將

卷之三

七

不在是乎因為之言以徵諸其他曰

愚得先生文集序

昔人有言文之用二明道紀事而已矣六經之文若易若禮明道之文也而未嘗不著於事若書若春秋紀事之文也而未嘗不本於道後世若濂洛關建則明道之文原道復性蓋庶幾乎是者也司馬遷班固則紀事之文唐隋五代史蓋因襲乎是者也舍是而之焉非文之弊則文之贅也斯甚矣乃若雖不主於明道而於道不可離雖不專於紀事而於事不可緩是固不得已於言而其用亦不可缺故上而郊廟朝

卷之三

八

廷下而鄉黨邦國近之一家遠之天下皆未有一日會是而為用者也特幸而遇馬則用之為制誥為典章為號令征伐而其文遂以大顯於天下不幸而不遇馬則用之為家訓為學則為諭俗之文則其用有限而其文不能以大顯然幸而用之郊廟朝廷天下矣而行媿其言事戾乎道顯也所以為辱也奚貴哉君子所貴乎文者道不遺言顧其行有益於實用而不可缺焉耳馬叔父愚得先生博學好古蓋嘗以其所抱蓄者大肆力於文矣然官止一郡未老而休所謂郊廟朝廷天下者其文已無所於用獨其用之於郡邑於鄉黨於一家一族者皆諄諄乎道德倫理之懿言之自身而不為無用之文以取譽於天下是蓋不必主於明道而於道不可離不必專於紀事而於事不可緩所謂布帛菽粟之文如先生者非耶是又安知先生之文不盡用於今者不大顯於後耶鐸學文於先生幾三十年而未知所用姑識吾媿以擬其大者如右庶後之人得以考焉

劉氏宗譜序

法立於一家而天下之治由之此衆人之所謂迂而君子盡心焉何也一家者天下之積也人各重其家

以不忘其身之所自則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
之治可幾矣宗法者先王所以攝人心厚風俗使人
尊祖重本以不忘其所自者乎夫自周官九兩之法
不行於天下所以重繫世辨昭穆者皆無所於屬於
是生無宗死無廟族之人不相為慶弔而先王敦叙
收睦之意微矣君子於此有不得已焉則自吾力之
所能者為之譜以聯其宗宗各有譜則人猶庶幾焉
皆知其本之所自不敢輕視其家以一試其身於不
屑而朝廷之勢尊朝廷之勢尊而天下之治將於是
乎在矣是宗法與治道實相表裏而譜又所以繼宗
法之不足而為之者也太守劉公據誠以名御史准
吾台郡其家在濛濛故金源擾攘地也故家大族譜
牒類無存者公特取其可徵者為劉氏譜蓋自高祖
而上雖名與字亦不敢加一詞焉公之意蓋歎焉若
以不得其詳之為恨因舉以質於予予曰此譜之法
也譜之法不幸而無所據與其不可得而詳也寧略
其所不必詳與其不能無疑於其所不知也寧缺其
所不可知故老泉之譜六世之上無傳焉君子不以
為略歐陽子之譜自詢至琮三百年為七世自琮至
柳乃七十八年而為十三世其詳也蓋不能無憾焉

而足而言公之不得其詳也夫亦歎哉夫譜文也
由文以求其實猶懼其或不在況又於文而偽乎公
質直無偽故其見於譜者如此充是以往他日登廟
廊佐天子以大敷天下之治雖舉此而措之可也
然則斯譜也各宜直劉氏一家之譜哉作劉氏宗譜
序

贈太守劉公九載考績序

太守劉公據誠治台之九年將以其績書上考于天
官台之六邑今朱君熙之輩受公之知戴公之德皆
願留公而不可得則相與謀所以贈公者以屬吾令

能溪

卷之三

十

尹丁君隆君介其縣學生高君陞來告於予曰諸君
意惟必得之為嫌無過辭也予曰噫予郡民也父兄
宗族皆屬公以治公之行予亦烏得而無情哉獨念
公以名御史聲蹟在淮浙間赫赫如前日事而久訕
茲郡爵不酬勞茲行也公之情將無不可乎雖然郡
刺史尊官也昌黎有言大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幽
遠之細民一或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蓋
鮮況能自直於刺史之庭乎夫刺史去民不數百里
其欣戚利害且不可得而悉家宰上佐天子禮絕
百僚去刺史不知幾千百里顧欲一一悉其賢以否

而黜陟之可乎然則公之滯於茲郡也無感矣或者曰今家宰公實公同里閭文選君亦台民也而何以不知公為哉噫予於是蓋益重公而不能不有感於今矣古所謂公無私者其取舍進退無擇乎親疎遠近惟其宜而已今有無黨不私一己以負天下之公者乎家宰公文選君蓋不失古所謂良有司也必不屑矯焉以遠其親者邇者而公亦豈以是有疑乎其於然則奈何曰有命焉噫士生三代之下不能不繫於命也久矣如以命則柳子所謂房生之墓適近其手而先焉者也非能有所擇而朱墨之也公

集

卷三

十一

一

桃溪潭稿卷之四

朝陽閣書目序

成化戊子冬我先人既作貞則堂以祇奉先大母之訓則特於其東闢藏書之閣曰朝陽閣蓋念先高祖孝子府君之遺書無幾而深有俟吾子孫於無窮也越十有二年庚子先人棄諸孤鐸歸自官遂以中秘書四方所得書置閣中遺書獨尚書西漢書韓柳李杜集各一冊皆殘缺不完憶為兒時尚及見先曾祖德一府君在廬州效杜子美七歌詩皆墨稿而今不可得矣於乎惜哉昔人謂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鐸固未能讀者而并其書失之豈不重可惜哉乃以其所存與今書類藏之蓋自我列聖訓誥六經子史以及漢唐宋諸名家之作具在已無慮數千百卷矣或曰聖人之道至六經而止學以至乎聖人之道而奚以多為哉子曰不然天地事物之理家國治平之道凡聖賢之言行古今之得失以至禮樂之名教食貨之流源兵刑之法制蓋皆吾之度內有不可得而精粗者苟非參考而博求之則固無以體其全而究其極也若曰所求於書者不越記誦訓詁詞章之間以鈞聲名媒利祿而已則天下之書愈多而

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是奚以多為哉噫
考亭朱夫子之訓吾徒所當世守以為家法者也不
然則頓悟之學雖六經亦贅疣耳鐸從諸父太守先
生與一時海內諸名士讀書四十年日有愧乎此而
未知所以終姑次其卷帙目錄如左以不忘吾祖父
之志以俟吾之子孫於無窮而已矣

郭氏文獻錄序

予嘗錄吾鄉先正諸君子文行之大者為尊鄉錄幾
年矣間有得其名而不得其實者則往往求諸其子
孫已漫不可考恒竊自嘆以為文獻之不足徵也蓋

雅

春

上

如是夫夏殷之禮夫子雖能言之猶必取杞宋之文
獻以證况欲以無稽之言為不足徵之論而妄親其
萬一者乎荀卿氏曰欲觀聖王之迹則於其粲然者
信哉篤心郭君某一日出其所謂郭氏文獻錄者而
觀之自宋迄今上下幾三百年而其文章行業之載
於碑版傳記者歷歷如前日事於乎篤心於是過杞
宋之君遠矣杞宋先代之後時王之所象賢而崇德
者也有宗廟之典籍有有司之法守而文獻且不足
徵篤心以一布衣而能之乎嗟夫自秦人坑焚之餘
天下之所謂文獻者蓋已不能存什一於千百其不

更微也久矣君子生平千百載之下而欲考論於千
百載之前以盡知天下之文獻不已難乎雖然文獻
者其迹也粲然者也不于其心于其迹于其粲然不
于其所以然吾夫子之所謂文獻者其將然乎故因
夏周因殷繼周者之百世損益聖人蓋已知之而預
言之矣予欲篤心不徒以一家之文獻為文獻如予
之身於一鄉而小也因推其大者作郭氏文獻錄序

林氏四壁圖詩序

監察御史莆田林君晉會謝病歸莆田之明年遂
自穀城遷葬其祖兵部府君于宝澗之西原宝澗去

雅

春

上

象峰不一里是為君考進士公之墓又明年太孺人
吳氏沒君葬之鳳山北壠去象峰亦僅一里許蓋鳳
山之葬去象峰且四十年孰不得以合葬焉又明年
君復自卜其壽歲于鳳山之南曰塗嶺視象峰室澗
實勢相聯屬低昂拱揖如祖父子孫叙昭穆於一堂
之上茲四坐者君皆樹以木親耆鍾與童奴同旦暮
者蓋十有二年而其木殆已拱矣成化癸卯君復應
命以起四壁之思恒切夢寐因各為圖而繫以詩翰
林諸公亦既有序且記之詳矣念欲粹四圖為一卷
頌不可無引諸其端者而以述屬於予於乎君君者

其知所以反本者歟天下事莫不有本本亡自其末而反之則力難而功倍矣先王之世以井田養民以比閭居民以都鄙鄉遂之學教民暨其沒也則又為之封墓兆域使家人墓大夫之官掌之各以其尊卑昭穆族莖焉既又為之圖設禁令俾世守之以不忘其初當是時雖蚩蚩之民皆知生相親死相恤雖欲自外於大同之化如秦人之視越人執亦不可得也及其世降道散之餘所以居養其民而教之者已茫失其本則其沒而莖也可知矣於乎此後世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而終身不得一至其親之墓者視林君

先溪

卷七

四

不亦謂之誠難矣哉君方為御史時排繫論議不遺餘力充其志蓋必漸治道之復于古而後已既乃不可則歛其所欲施者以試于家而獨於塋墓先焉不已則又將復大有為於天下風聲所至蓋已凜凜乎吾兩浙之間而君又將謝病歸矣予用是知古之為士也易今之為士也難於乎豈古之士固易而今之士固難哉蓋亦反其本而已矣予叔父太守先生自謝病來日注心祠墓間以倫理恩義整屬其家不少遺予從而致力焉猶未知所以終於乎若林君者可不謂之誠難矣哉君之難固有不容予贊者惟知所

以反其本以力於其難而先生之法意存焉則予之所甚愧而欲言之以為天下勸者也君其以為何如

贈監察御史林君歸莆田詩序

予同年友監察御史林君貴實方為御史輒建論侃侃不已未幾乃謝病歸居十有二年用薦者復起為御史起輒有兩浙之命貴實益感激涕洟所以報稱者未期月章九再上乞休致命下一時大夫士莫不嘖嘖嘆且驚以為甚難蓋波頹風靡之餘而屹然有如貴實者出無惑乎人之亟稱之也雖然貴實亦豈以是為難而故為之者哉天下事惟其是而已矣

後溪

卷七

五

不惟其是而惟其難留留焉曰容心其間以徒竊其名之似而曰此聖賢之道或未也故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君子所以持其身以終身者獨進退間哉蓋自辭受以至進退自進退以至生死雖其小大輕重之不同而其理則一也世之人孰不曰受易而辭難進易而退難生易而死難於是往往自其難者而勉之而易者忽焉而陳於陵之廉王鍾山之退荀壽春之死君子不之取而其所亟稱道者受竟天下之舜過門不入之禹而不死之晏嬰亦在所不棄焉吾故曰天下事惟其是而已容心焉則私私則悖悖且

私而天下之事去矣獨辭受進退生死間執貴實非
好為其難而忽於其易者蓋亦各求其是而已矣夫
苟於進者必苟於其退貴實之進也非固利而其退
也亦豈以千名執充是以往則所謂辭受所謂生死
者槩可識矣憲使戴君於貴實亦同年也且同有事
於浙重違其行率僚佐賦急流勇退詩以贈而屬吾
郡守葉君需予言為之序於乎諸君所以贊味其難
者至矣予豈能知貴實者而亦奚有於予之言哉

遊鴈山詩序

成化庚子予以憂解官南歸越三年始從吾叔父太

林溪

卷之四

七

守先生與一二布衣陳敬所郭筠心諸公登方巖望
天台鴈岩蓋蓬萊三島諸仙人若可招而得謂極吾
山水平生之好將自茲始矣未幾復有所掣不果遂
明年乃遊塔山又明年謁番易應先生宿流慶寺先
生曰吾老矣遠不可至若聖水諸公能相與一行乎
又明年余秋厓存敬聞之請為東道主以遂尋茲約
濱行忍菴章公遣其子女楨來邀登鴈山予重違番
易之約未果也既而番易以疾報遂輟存敬之請乃
從太守先生偕敬所筠心嶼南諸公過忍菴所越宿
度謝公嶺臨照膽潭余靈峰洞過靈岩觀天柱卓筆

屋於諸峰至龍鼻水而止於是忍菴之從子黃門君
來會既暮抵能仁寺而止宿馬明日還過大龍湫觀
瀑布望鴈湖絕頂相與咨嗟嘆息以為天下之奇觀
盡矣遂復由故道過忍菴而宿又明日乃歸九月十
日也於乎鴈山在東南名天下舊矣吾相去不數十
里而往來于心者已不啻十數年乃不得一至暨其
至也復輟聖水之行而後果豈茲山之遭亦固自有
耶夫以數則一山之遊且不易得然則吾人得以
遊酒白於溪風山月之間以相與優游於太平金盛
世者可不自賀且所遭之大幸也哉雖然山水之
樂在天地間固取之不窮而得之無禁然極意之所
向而過之亦皆足為害又豈但富貴利達間哉吾用
是愧無以上酌所遭於萬一而又懼若茲山之遭樂
而不知所極也敢質之同遊諸公與吾太守先生不
識亦以為然不聯句凡若干首其名氏各著于下方
而凡諸同遊者亦得以次見焉

鴈山樵味序

方岩之北有山焉南望鴈岩西接天台東跨平野以
極于海居之者無車塵馬足之勞若可以與世杜絕
因名之杜山或曰有學佛者杜氏世居之遂姓氏其

山而堂亦以名焉山去予家不二里是為吾始遷祖
孝子府君之墓先公與叔父太守先生作亭以祭因
更堂為亭曰會總亭蓋取四世而總之義今年春予
讀書其上且將從先生日增辟之以為吾謝氏孫子
百世講學之地遂復因亭之名而更其山曰總山庶
幾陟降之際上念祖德延于世世與山無極而恒如
今日總服之未盡也獨茲亭也哉或曰自有宇宙即
茲山之中不知其幾興而幾廢且世之亭館臺
榭山川之勝者何限木幾皆已不可復見子獨眷
眷於是又將日增辟之不已焉無亦甚勞矣乎子曰

龍溪

卷五

八

不然消息之機存乎天廢興之道存乎人天固未嘗
以其消而不息人亦何能以其廢而不興苟以其終
之不能不廢也遂輟而不興焉是夜不必有晝夜不
必有春而天之貞也亦不必復為元矣奚可哉君子
於此亦惟順天道之消息以盡為於人事之所當為
者而已矣彼汲汲於其他溺焉而不知返者亦豈能
保其久存而不廢也哉自予天順初與茲山別忽忽
幾三十年中間不能一再至回視世途悲歡得喪之
紛乎吾前者蓋已不勝其無獨茲山也哉今予方將
依祖宗之墳墓藉茲山以終老幸而未填溝壑病力

之餘奮其鴛鴦鍾得以窺見古人斯學之大以不忝所
生則庶乎其於茲山無負也尚亦奚論其他哉作總
山樵咏以貽諸山靈或者其終不予棄也成化丁未
夏五月朔總山病叟序

愛媛堂詩序

太醫院幕陳君夢謨自入仕暨登朝別其母太安
人者蓋十有七年而太安人亦既壽幾八十矣今年
春君以院幕三載考最上疏乞歸省危於例不得行
恒戚戚然過予曰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吾何為
者子曰獨三公哉古之人固有以親故讓其國於不

龍溪

卷五

九

取甚至訢然樂而忘天下者此伏劍之痛斷機之機
君子之所深惜而方寸亂者所以為孝而不失其心
之誠也心之誠人皆有之顧所以自處者何如耳君
曰不已吾其謝病以行特無以假託不誠有起而議
者乎子曰不然膳肉之託采薪之辭聖賢固嘗為
之矣所謂誠者亦惟視其義之所在以各求盡其心
之所至焉耳豈必曲謹小信硜硜然之為誠哉天下
事竊其名以求蓋其迹之似者固聖賢之所深惡致
其誠而不計其迹之非者皆聖賢之所不棄此同行
異情之間正君子所當明辨而審處之者又何以人

之議不議為哉若乃一以其迹而不以其心顧曰膳
肉不可行米薪不可竭則其流將必至于患得患失
而後已患得者以苟進為圖報其君患失者以苟安
為內顧其親以是而為忠為孝可乎不可也君大笑
而去未幾遂以病請有司者察其情達于上因得以
歸省其親于太平之故居鄉之大夫士皆羨而榮之
相與召君奉親之堂曰愛護各賦詩以贈予與君有
冲且知君久誼非詩所能盡也乃為序君之所以行
若夫君之才識與忠國當道者之所素知移孝之忠
以極乎顯揚之大尚有俟乎他日君其無滯於茲行
哉

卷之五

十

尊鄉錄序

吾台人材歷三國六朝至宋南渡而始盛蓋古者帝
王率宅中土大江以南非治化所先被故其風氣亦
隨以漸而人材之興繁焉雖之梗楠豫章雖不能不
產於窮山深谷要非積久不能以自見然其始也不
幸而摧辱於樵夫牧豎之手者豈亦衆矣乎是豈
偶然也哉宋之南渡也吾台實稱輔郡於是耆儒碩
輔之道德勲業以及文章之士班班馬賞意陳公圖
志之作實維其時蓋更千數百年之久而後載籍之
傳得有所據又數百年遜志方先生始欲蒐輯邑里
遺事為先達傳而卒亦未就自是以來寢復放失凡
我後人生長其地者殆莫知所尊慕鄉往而其履一
世以為心者亦幾於無傳矣可勝慨哉成化乙未鐸
閱中秘書乃得所謂寶憲圖志而讀之因竊取先生
之意旁及史傳碑板與凡故老之所見聞粹而錄之
曰尊鄉錄凡四十一卷既而懼其太繁更為節要四
卷拾遺一卷皆據實以書不敢輒有所增益以上誣
我先正若乃老撫之未備采取之未精則不能不深
有望於後之君子焉

雲陽李先生文集序

有不為俗變而又能隨世自立以必盡其心之為
是固古之所謂豪傑而君子不以為過者也於乎
若雲陽先生李公真其人哉當其時元有天下幾百
年中國夷狄之變蓋於是為極而遺親後君之俗成
矣先生起進士高第官翰林駁駁鄉用顧以親故就
養江南得其國之將亡也則又慨然欲效一障以畢
事君之義不已則竟辭 新命沈晦悲惋終其身而
不悔焉嗚呼陳良楚產也楚不純於夷良一旦自拔
流俗君子猶以能用夏變夷為豪傑之士況生長其

世

卷五

十

世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卒能以古道自勝者哉或
謂豪傑若先生者既非元所得而有則當起佐我
國家維新之治殆不為過噫王彥章一鐵鎗雄耳事
梁以死梁之惡天下之惡一也君子猶有取於其忠
若先生者又惡可以其世而論之哉若曰生非其時
其出其處有不得不爾者則固先生之所深悲而不
幸之歎亦君子所不敢後焉者也先生諱祁字一初
長沙茶陵人與今翰林學士賓之公實同出西平王
之後文章行業輝映後先蓋李氏之澤積之久而發
之盛有如此者抑天之所以塞先生者將大昌於今

曰乎初先生自茶陵避地吉安之永新既沒因以葬
焉學士公嘗表其墓今顧君天錫守吉安又以為鄉
邦典刑之思文之在先生者誠不可缺而舊本日以
放失抑亦先生不能不致意於後人者特重刻之以
圖不朽鐫託文學士公最深且久知先生履歷為詳
因叙論之以歸諸顧君或者先生處變之志得以少
白於天下後世者乃其文之傳不傳則豈微言所得
而輕重之哉

赤城新志序

郡邑之有志猶家之有譜國之有史不可一日缺焉

世

卷五

十

者也史缺則無以昭憲章垂鑒戒譜缺則無以叙彝
倫敦族屬志缺則一郡一邑之典刑無以考而文獻
不足徵矣有志世道者而不此之務奚可哉雖然昔
人謂述作之難莫先於志是志固不可以不作而尤
不可以妄作不作則缺而已缺猶將有起而繼之者
妄作則誣誣則是非混淆有偽錯構雖有繼者亦將
無以善其後矣故與其妄也寧缺而作者慎焉後世
雖良史若司馬遷君子猶謂其紀帝王世緒以堯而
下傳四世之孫舜以舜而上傳四世之祖禹雖善譜
歐陽子君子猶謂其圖廬陵世譜自詢至琮餘二

而為四世自琮至觀僅百年而為十六世噫賢如二公區區世次代緒之間猶不能以無憾則所謂述作之難者亦烏得不慎而苟焉以妄也哉吾郡赤城志創自宋國子司業實憲陳公未幾與公子良輩繼之至元乃有章壽者悉更其書而名之曰天台郡志當其時已有覺其妄者尋改而為元統志矣然其書今皆不傳所傳者獨實憲志耳自是以來不惟代鮮作者而并其舊志亦鮮或克見成化庚子郡守劉公忠始屬教諭唐守仁踵為之未就而劉以代去越十年馬守岱至更舉以屬於子子屬稿未半而馬

桃溪

一 卷五

四

復以免去束其篇又五六年矣今郡守海陵陳公相至以為更數百年之缺典莫有繼者雖繼莫有厘其力以底於成者乃於治政之暇介璫陳先生旅不鄙而復以屬於予是固有志世道而不汲汲於簿書條格之間者矣况予生長是邦又安敢以不能之故而故違郡侯之命也哉因仰謂公曰實憲之所創而傳者今固不可尚矣是用存之以為舊志若乃其不傳者亦有所不必傳姑復別為新志以附實憲之後公與陳先生皆不以為不可乃取舊稿刪定之卷十三卷又凡幾閱月而告成焉噫後之視今猶

今之視昔又寧知無如司馬歐陽之竊議其後者乎誠不議不敢知然一郡之文獻不可自我無所徵而太守公之意不可以虛辱遂卒勉而為之以俟諸其

他日

國朝名臣事畧序

否極而泰利極而復有曠世所無之大變則必有曠世所不可無之大功斯理也亦勢也世至于元天地易位革盡為夷而世變極矣秦隋五代之暴且亂蓋不若是甚也噫此我聖祖再造乾坤之功所以跨唐軼宋逼漢高而過之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

桃溪

一 卷五

五

堯舜遠矣若我聖祖之功豈非曠萬古之所未見而天下後世之所不可一日而無者哉然在泰有上下之交在復有朋來之助孔子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仲相桓桓攘夷者不過一楚而已吾夫子猶動色亟稱之不暇况其有功於乾坤再造之世而親被其賜始烏可得而忘之哉葉子病廢無事既為皇明鏡歌以贊咏我聖祖之功復取諸臣之謨謀勲伐行樂文章以上裨一代太平之治者梓為此編以便記覽以致仰戴之松木幾以史事赴召至京邸間有示予所謂國朝名臣諸賢者雖其間不能以

不異而盡得見所未見因取其未樂中者為別集
又取熙寧以來至今日者為後集而以舊所粹者為
前集乃總題之曰國朝名臣事略而各著其實于篇
不敢加一詞焉第恨載簡重開見寡陋不能無掛
一漏萬之失尚論其世以考其功以補其所未備後
之君子將必有慨然於斯者矣

忠孝文忠公序

公治平辛亥秋八月薨家 恩東歸未抵家之六日亡
男興義得遺腹子叔父太守先生名之曰必昨昨主
人之附益念憐之之子繼亡宗祀有托實足以杜覬

權

孝

本

覲之私而喜之深也於是秋崖余公首以詩賀而敬
所陳公筠心郭公守謙謬公革相與繼之未幾事傳
都下翰林學士長沙李公復為惠喜詩以視同志時
交游若學士新喻傅公長洲吳公盛都董公侍郎錢
塘倪公漳浦吳公修謨華亭錢公事山西喬公知
府山陽 布衣趙彥清公輩皆倚頤以歌至累篇
牆播自京師憧動閭里先生顧謂鐸曰是諸公之義
也其何可忘世固有名托交游強笑語出肺腑其美
日乃幸人之禍反擠之而下石者亦有欺孤弱寡陰
伺大利不已則造構飛語預為攘奪之地者其親諸

公所存之厚薄何如哉諸公皆天下士故篤於義
不謀而同發於性情之真有如是者其何可忘盡叙
而存之俾吾謝氏之子孫世守而世講之鐸惕然再
拜曰先生命之矣謹次諸頤以謝因以舊所為感事
詩若干首繫之左以俟諸其他曰

恒產錄序

恒產錄錄吾恒產之所在也孟子曰無恒產而有恒
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於乎民豈
能以皆士哉是恒產在人誠不可一日無也古者恒
產之制皆定於上故當時之民鮮有不入於善而失

權

孝

本

其本心者後世家自為產上無定制則夫欲為其子
孫恒心慮者亦烏得不以是而預慮之哉吾祖宗之
產雖不甚厚亦未嘗不及中人家先編修府君在
日已分屬鐸兄弟今皆日加充拓至有以第宅雄於
一方者矣鐸無似後先祿食幾三十年垣屋器用無
所增乃僅以其所入買田百六十畝蓋視昔亦稍稍
加盈矣於是以前所分屬者如其數歸之猶子某又
斥其半以奉祠墓之祭以待吾族之來學與死無所
歸者而不敢私然後以其餘俾吾之子孫世守之為
恒產焉於乎民豈能以皆士哉吾淺薄不敢以士之

賢望子孫特令其足共衣食與凡民齊耳雖然世固
有家累千金而子孫不免為溝中之瘠亦有貧無卓
錫而子孫卒能自奮為豪傑之士焉卒亦存乎其人
而已矣豈能逆料而預處之哉昔人有言但存方寸
地留與子孫耕請謂子孫以為吾子孫之恒產可乎觀
者幸無疑其迂而嘆其言之喋喋如是也因叙次
吾產之實如右作恒產錄序

赤城後集序

台故有赤城集宋林氏之所輯錄凡文章之有
關吾台而郡志不暇載者咸在焉蓋志之於文章具
載則繁繁則無示其要不載則缺缺則無以考其詳
故不得已而別為是集將以備郡志之缺而歸其繁
於要也或者乃謂文章末技載不載殆不足為志之
有亡是不然文章道德之英華而功業之在天下後
世未有不待是以傳者故不朽之論雖不能不後於
功德而究其所繫反或有重於彼者然則欲考一郡
道德功業之所在與夫政治俗尚之異同沿革興置
之顛末非此其何以哉用是取其自林氏輯錄以來
凡為吾台而述作者輒次第之以為後集昔人有言
文章不關世教雖工弗取是集之關世教不關世教

不敢知姑用以存吾邦文獻之舊以終太守公作志
之意庶後之人有徵焉於乎是亦寧知非世教萬一
之助也哉

重刊石屏詩集序

宋之南渡吾台文獻實稱東南上郡而詩人亦多有
聲江湖間若石屏先生戴公式之其一也然當其時
台之人以科第發身致顯融者何限而石屏獨工於
詩以窮豈詩固能窮人哉蓋天之於富貴往往在所
不惜而於斯文之權恒若有所靳而不易以予人何
也斯文天地精英之氣必間世而後得富貴則倘來
排漢

卷之五

九

之物趙孟之所能賤者也故一代之興起而為將相
者比肩接迹而文章之士或不能以一二救幸而得
之必困折其身拂鬱其志俾之窮極而後已若漢之
蘇李唐之李杜宋之蘇黃其於詩也皆出於顛沛放
逐之餘而後得以享大名於後世夫豈易而予之哉
雖然其視當時富貴之極而泯泯無聞者則不啻霄
壤矣是以古之君子寧為麟趾無為鳴鳴寧為玉碎
無為瓦全實亦有見乎天之意其所重固在此而不
在彼也於乎豈獨石屏一詩人然哉三代以降以道
文窮雖上聖大賢如孔孟者亦有所不免然則石屏

之以詩窮亦何足怪哉石屏之詩當宋紹定中樓政
愧論吳荆溪子良嘗叙之以行於世矣弘治初其裔
孫廣東參政豪慨念散逸將重刻之未就而卒今廬
之六安學正鏞參政從父也將畢參政之志而未能
以告于其守宋君克明克明素重斯文而樂於義舉
者乃不閱月而功以告成焉於乎石屏之沒幾三百
年而詩又大行于世石屏於是乎不窮矣彼之營營
以富貴為達者誠烏足知知之

敬所陳先生集序

詩四卷襟文二卷總之為四百一十八首皆吾友敬

所陳

卷之五

十

所陳先生所作而其門人潘驥與其弟儒信之所編
錄者也先生在景泰中已召能詩名嘗遊無逸林先
生之門與其從子亞卿公實相伯仲天順初予與黃
亞卿諸公始獲納交於先生先生之年與學皆先於
予予日追之不可及既而予從諸公以出而先生連
不得志于有司於是學益進名益高而身益困因自
念造物者不可與競乃奮脫青袍反其初服杜門習
靜日益操情而士之從遊者日益衆蓋以其不復施
之天下者施于其家以及其鄉已隱然為一方之望
郡邑賢大夫聞其名者交請為鄉飲賓先生皆辭不

就而有所咨決者則恒願其廬而禮焉於乎若先生
可謂困於其身而不困於所學者矣昔人有言士之
行世窮達不足論論其所傳而已先生之行自家以
達于鄉環海以東無大小賢不肖皆尊仰之而不敢
慢則其所可傳者益又不特聲詩文字間也彼之詩
薦郊廟文施典冊而行悞其言終背其始舉平生而
盡棄之者其視先生何如哉又况營營富貴利達之
間與萬物同一漸盡而一無可傳者哉噫此豪傑之
士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後之觀先生之詩與文者
尚亦有考於斯先生姓陳氏名彬字儒珎太平苑興
人敬所其別號也又號秋山居士今年壽且七十有
五矣驥實先生高第子弟編錄既成不幸短命以死
繼自今所得者儒信當為續集云

所陳

卷之五

十

金華鄉賢志序

金華郡故有麗澤書院祀東萊呂成公又有正學祠以祀何王金許四公蓋成公上友朱子以及南軒張公嘗相與講道於此者而四公則又統承朱子之學以次轉相授受者也成公雖嘗從祀孔廟而與此四公嘗皆發產蓋鄉賢之傑然者故各特廟以祀而其他若徐文清公諸賢則未之及焉弘治丁巳浙江叅議衡山吳公某分守其地謂是邦實兩浙文獻淵藪而鄉賢之祠未脩誠為缺典乃白巡按御史吳公某

挑溪

卷之六

議以克合遂屬其役於薛同知敬之敬之度廢寺地之在郡城者建為祠仍蒐輯諸賢之應祀者曰大儒曰名臣曰忠臣曰孝子曰名儒凡五十有二人或以德行聞或以勲烈著或以文章名皆疏其出處顛末以為之志志成叅議公以屬予序予惟鄉賢有祠上以發先哲之幽潛下以示後進之趨向庶幾歷一世以為心者不至於無聞曠百世而相感者不至於無據此古者瞽宗之祭西學之祀所由設也或疑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今郡邑之學通祀孔子則學者之所請學宜亦無俟乎其他為也噫抑知有所謂沒身

仰而不足一日感慨而有餘者乎夫所謂一日之感慨者非徒以其志行之卓名迹之高而已必其居相近而世相接風聲之所漸被目耳之所見聞於是而感慨焉興起焉則所以作其情而振其懦將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視彼沒身鑽仰者天之不可階而升者其為功之難易何如哉況大儒如成公者遠近洙泗近接伊洛其所謂學固聖賢之學而所謂德行勲烈文章固其所有事也苟學焉而不止若沿河以至于海雖孔子之道亦若是乎階矣然則今日之尊崇而尸祝之者亦豈徒曰修舉缺典而已哉叅議公

挑溪

卷之六

又將取是志刊置祠中俾邦人得以考論其世庶幾其感慨之也益切而興起之益深非徒示趨向於對越駿奔之際而已噫今之為政者僅取辨於法令簿書之所急已稱為良有司況能旌古厲俗教化其民若是其至者哉是固不可以不書書之亦以見是祠之所由立而是志之所由成也作金華鄉賢志序

終古錄序

師文既沒之三年厥父潛勉翁以其所遺詩若文凡若干首所謂終古錄者規予且曰蒙不幸短命以死其不死者庶其在是先生幸哀之無亦使之無傳焉

此後死之責正吾人所望於師文者而顧
其不亦重哉且師文自以其言無所於用
為齋名予重以無益之亡贅之可乎雖然自濂洛
關關之說行而聖賢傳之旨搜剔已盡於是而復
有所言誠為贅矣若乃一代之典章一人有
一人之履歷上之天道之災祥下之人事之興革自
所經心之所感其能已於乎不能已於言則咏
歌之於詩紀述之於文在後世固有不可得而缺者
又烏可以為贅而盡廢之哉惟夫妄意聖賢不肖以
文人自處乃至自為欺誣高自標表卒之離其失正
難陳

卷之六

三

一

方巖析雨有感詩序

戊午吾鄉自四月不雨至于七月未稿于田水

歸于澤民心皇皇若不能以朝夕者先是
來告予曰往者成化丙午嘗遭此厄矣然未有饑
荐臻徵求孔棘若今日者吾民柰之何哉予曰吾
病蒙恩休致分同編氓已不涉人間事久矣出位
之思其何敢預惟古者國有大旱則舞雩仲夏則命
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此雖非吾民之職然漆室
之憂上及於國况救菑恤鄰患在鄰保尤所當急者乎
君其圖之希瑞亟以予言走告于吾叔父怡雲正軒
二公二公者欣然從之乃以謀之童西涯諸公以及
吾鄉吾族之少長罔不從者遂以六月癸巳止軒希

瑞

卷之六

四

瑞躬率鄉人拜謁于方岩之大龍湫懇求未應越明
日甲午乃得蜚遂奉迎于總山之中菴此其所謂祈
祀山川百源者乎越七月丙申乃蒞衆飛途呼天以
拜蓋吁嗟其聲以求雨亦舞雩之意也越六日止
軒以病歸雨猶未應衆志漸懈既乃扶病蹶起謂希
瑞曰事創於君而領於我今天心未孚而民困愈亟
事不可以不終也明日戊午乃介怡雲諸公再謁龍
湫以祈必應是夕雨隨至猶未告足又明日庚申仍
蒞衆拜天以呼入山未幾陰雲四塞大雨如注渴者
沃而稿者蘇溝澗而溪澗奔溢矣吾民咸歌

予嘗謂詩如韶而古曰感應之不可誣也如是哉予
即前篇為書雨詩一首諸公之能鳴者既吾弟鳴聲
輩皆和焉二叔父乃屬予為之序惟舞雩祈祀在救
荒固非上策蓋必天時不能順地利不能脩儲蓄無
備乃始不得已而為此舉然亦非民之自為之也今
也民既自為之矣而上之人乃若罔聞知焉噫若定
者亦何望其用天因地以感召休徵之祥省利薄征
以簡舉賑卹之政也哉若天人之際感應之機固有
未易言者然六月之雷二年之旱亦固有然者矣又
孰謂休徵咎徵而果不以類應者哉苟謂果不以類
應者

卷之六

五

台鴈唱酬詩序

弘治丁巳秋敬所陳先生以觀郡志來過予予方議
姻于忍菴章公之子達德達德之弟振德先生孫壻
也遂以父兄之命參決定議為來秋之期及期敬所
至而達德與其兄慎德以試事未歸因留以俟久之
乃請怡雲止軒二叔父為偕行予忝以舊姻故實從
後既至而達德猶在杭忍菴公乃始主盟成禮而

東後先往復凡三十有四日雖笑
物心所不能自已者往往於詩焉發之予
亦能爾其間而章氏之名能詩者亦固不在蓋已亡
應者數十首敬所謂宜萃于一卷以存斯文世講之
誼因取其無大闕者皆卷兩去之得二韻四十三首
為台鴈唱酬錄予惟唱酬之義始於唐歌鹿鳴天保
之作其來遠矣蓋非獨禮唐以下諸詩家之贈處和
答然也然特以其意而一管以韻韻之次其宋之末
造乎詩之唱酬而至於大韻韻之次而至於累數
百首詩之變亦於是乎極矣噫詩之變化無窮而人
桃溪

卷之六

五

縉山集後序

縉山集集凡所以紀述咏歌於茲山者皆在焉首會
縉山集集凡所以紀述咏歌於茲山者皆在焉首會
縉山集集凡所以紀述咏歌於茲山者皆在焉首會

方岩書院見於此而歲脩焉次三亭雜咏見於此而遊息焉次墓祭學田見所以左右乎此山者不廢次宗派孫子見所以源流於此山者無窮凡為文序記表志題跋若干首為詩聯句次韻五七言古絕律又若干首蓋自洪武永樂以迄于今皆一時賢士大夫之所述作總之為七卷曰總山集集既成叔父太守先生顧而歎曰若知茲山之有今日乎昔我孝子府君之下葬於是也蓋猶在國初擾攘遷徙中一墓之外故非已有迨至天順而始有茲山又至成化而茲山始有菴乃今弘治改元則菴之外復有書院

桃溪

卷之六

七

有亭池以及門路之標表有若是者蓋我國家承平之久而吾祖之積累亦已百年於是茲山之所宜有者始與墓稱而紀述咏歌之得於遠近見聞在諸公亦固有不能自己者矣九若是者吾與若等曷敢忘之而不益思所以延永茲山之名於不朽乎鐸曰古所謂自立於不朽者不以德則以功不以功則以言然則山之於不朽也亦固有若是者哉先生曰匡廬之山以李白之詩顯天台之山以孫綽之賦顯永州之山以柳子厚之文顯况尤有大於此若歷山之聖德望山之神功者耶吾與若既未能上窺聖賢之

德業而又無二三子之文章則所以不朽茲山者誠不能不有望於諸公若乃揆其區區自信之過而以為足以不朽也不亦誣茲山也哉抑豈吾祖宗之望於後人者哉鐸曰諾謹綴諸梓以藏諸山中以無忘諸公之德以為吾謝氏子孫百世之寶乃若先生所自著與鐸之所形穢於諸公之旁者在茲山或不可缺敢亦妄綴一二其間蓋亦有不能自己焉者若曰以是而將竊附於不朽之地則其為茲山之累也不亦甚乎先生曰然遂并書之以識諸其後

正俗編序

桃溪

卷之六

八

天下事必有其幾識其幾而謹之則天下無難事矣不然星星之熒可以燎原涓涓之流可以滔天幾之所在勢之所必至也况人之情其蕩而熾也有其於是不於是不有禮以為之節奚可哉蓋禮之教化也微所以正邪於未形使民日遷善遠惡而不自知也故天下之治教化為大教化之行禮為先然則禮者先王所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者乎人之情至於殺其子而不顧則其上逆天道薄而熾也甚矣其習以成風而安於其俗也已非一朝一夕之故而其所山來者漸矣於是而不有禮以為之節奚可哉處之

屬縣民往往有產女不舉而溺之者事聞述視兩浙
戶部侍郎吳公公亟命按察僉事王公下其事於所
部以民之忍為此者以昏禮之無節也無節則欲動
情勝而忍心生焉因取國朝昏禮定制稽合故典
參以近例會梓成編曰正俗編將錄者梓以行僉事
公遂隔水而知縣林君以暇來請予序予惟斯固轉
移風俗之端若一公者其知禮以為教而不專於
法令之末者乎然禮當復與俗之當正者不但已
也文中子曰禮廢天下無成人夫昏禮廢天下無
家道矣喪禮廢天下無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

桃溪

卷之六

九

伊洛淵源續錄序

昔晦庵先生嘗取周程張子之書緒正表章以示當
世既又慮夫世之學者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
之故其平生出處履歷之詳及其師友之所授受

者粹而錄之曰伊洛淵源錄以見聖賢之所謂學者
皆言行一致體用一源而理之未始不該於事事之
未始不根於理也於乎微哉先生既沒其遺言緒論
散見六經四子者固已家傳而人誦矣獨其授受源
委與夫出處履歷之詳窮鄉下邑之士或所未究則
無以盡見其全體大用之學鐸階不自量於是竊取
先生之意具錄勉齋所撰行狀與其師友之間凡有
預聞於斯道者定為續錄六卷以見先生繼往開來
之功於是為大而是錄之不可以不續也嗟夫自鄒
孟氏沒而聖人之學不傳其過於高遠者不溺於塵
桃溪

卷之六

十

無則淪於寂滅其安於淺陋者不滯於詞章則徂於
功利二者雖有過與不及之不同而其為吾道之害
則一也向非伊洛諸老先生相繼迭起於千數百年
之下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已任則吾
道之害將何時而已邪然自是以來猶有竊吾道之
名以用於夷狄之世借儒者之言以蓋其佛老之真
其得罪於聖門甚矣凡為孔子之徒者皆將鳴鼓而
攻之不暇顧復假然求以自附於伊洛之淵源何哉
豹窺貂續極知僭妄特高山景行之思在平生所不
敢後者姑錄其槩而撫其說如此後之君子脫有

焉其亦明道術扶世教之一助也哉

桃溪淨稿卷之七

重錄祭禮儀註序

成化癸巳先叔父太守先生蒙 恩休致輒泐祠堂以為行禮之地鐸在京邸聞之喜甚自勝謹奉書先編脩府君請踵先生而為之未幾先府君棄諸孤祠雖立而龕櫝之制未備也鐸以憂解官東歸乃始得脩其制仍置祭田以共歲事先生既又定為儀註俾鐸等共守之於乎茲禮之廢也久矣獨吾家與吾鄉也哉先生篤好古道始創以復又因而推之於冠則行三加於昏則備六禮於喪則痛革燕飲之俗於祭則力排祈禱之非數十年來環百里之內間有從而行之者噫先生扶世牖民之功於是大矣鐸無似不能上佐下風於萬一謹錄先生所為儀註而著其說于首俾知百數十年曠典之興復實自先生始庶吾後世之子孫得有所憑藉遵守而不墮於豺獫之不若矣於乎其敬念之哉

送姜貞菴還嘉興詩序

予從今閣老西涯李公少司徒東山劉公托交貞菴者幾四十年矣初貞菴為行人司副予三人者近在翰林部署未嘗不朝夕見見輒談論瑳切未嘗不歸

其後也貞菴去為南京秋官正郎尋出守
東山亦出為福建參政予方以憂謝病家居者幾十
年弘治改元始以史事赴召過嘉興則貞菴已致
其政三四年矣自是乃得再會西涯于邸舍而東山
亦以起復來會未幾予復以南京國子祭酒致仕歸
再見貞菴于嘉興之里第勿勿別蓋又十年于茲矣
今年夏予復赴召命以病留止紹興之蓬萊館貞
菴不遠數百里來省予病予不意貞菴遽至喜不自
勝貞菴亦甚顧謂予曰今茲之會謂非天哉使
朝廷不起先生吾固不得而見之矣使先生不病而

卷七

二

過嘉興則自茲以往夫人皆得而見之獨區區也哉
今先生一病限錢塘以為界彼西涯東山二公者皆
遠在數千里外而予獨以只尺得至寧非謂之天而
何哉予笑曰嗟乎信如公言則一會晤一飲酌莫非
命也况夫出處進退之大者哉雖然古之君子俟命
必先於行法行者以義處命固不足道也若乃
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又烏足與語於此哉貞菴
曰吾已卜敦艮之藏為順受之所出處進退之際非
所敢問也予曰嘻公其有達於生死晝夜之理乎
予聞公將為義學於我庄以教後

則其為計蓋又不止於一身而已也若貞菴者豈予
所及哉豈予所及哉既乃貞菴以別告紹興守佟公
亦知貞菴者謂斯會也不可以無紀因屬予書之卷
首而貞菴之友曹高州汪車駕司馬憲副諸公與予
弟業復為詩以繫之詩之韻實始於予予不敢后因
并錄入或者西涯東山二公見之當不有羨慕於吾
二人者哉苟誠有所羨慕則相與載賡以歸諸貞菴
亦未可知也

重脩紹興府志序

弘治庚申夏五月予赴召命以病留止紹興之蓬

萊館

卷七

三

萊館既越月紹興守遼陽侯公珍暨其僚周公惠
以郡志序來請予念假館茲郡而公又為我申請于
朝俾得休養以為歸計其有德於我甚大義不得以
不能辭乃謂之曰一郡之志一郡之文獻在焉誠不
可以不重也昔吾夫子欲言夏殷之禮而歎杞宋之
文獻不足徵則文獻之在天下雖聖人亦焉得而少
之哉荀卿氏曰欲觀聖王之迹則於其繁然者信矣
然自小史外史之職不立而重以秦人坑焚之禍天
下之所謂文獻者蓋已不能存什一於千百況生平
千百載之下而欲考論於千百載之前以盡知天下

之文獻不已難乎此邦國郡邑之志不可以不作而尤不可以易而作也昔人謂作史有三長志亦史也而可以易而作之其必其才足以發幽秘之情學足以究古今之變識足以別去取之公而後所立之言可以傳遠而足為千萬世之法戒不然或失則易或失則艱或失則誣或失則泥或失則俚或失則浮詞理曖昧真偽混淆不惟奇偉非常之績不可得而彰而嵬瑣奸慝之狀亦或可幸而掩也烏在其為史哉亦烏在其為志哉吾聞紹興之志實作於宋元儒者馮景中韓性諸公其缺而不修也蓋已數百年于茲

龍溪

卷之七

四

矣先是戴守璠嘗一脩之而布衣羅積吳縣輩亦預有志焉而卒未之就弘治乙卯游守興以合憲陰公子淑之意始屬今郡學戴訓導冠與縣等因其舊而纂成之既成而佟公適至遂將鋟梓以傳予無似有愧史職久矣茲病且懶又未能悉其所謂志者姑序其作之所以難以復于公若乃公之惓惓文獻所以為世道計者不淺亦豈予言所得而重輕之哉作紹興志序庶後之人得以考焉

重脩永嘉縣志序

溫在兩浙為名郡永嘉又溫之巨邑也蓋自宋以來

儒碩薦紳項背相望人益顯而地益勝幾三五而于茲矣邑舊有志歲久殘缺且來者無所與續邦人病焉弘治戊午新安汪侯楠來宰是邑既明年政通人和乃取舊志而參酌之總之為十六卷既成以書介予所親章秀才玄緘來請序予與侯有斯文之雅不得以不能辭惟古者邦國之志小史掌之四方之志外史掌之邦國各自為志所以紀二方之事者晉楚之來與構柅是也四方合而為志所以紀天下之事若周之職方氏是也我朝雖所掌無有恒職而一統有志藩省郡邑亦各有志則猶古之遺制也

龍溪

卷之七

五

然一統志采之天下作之朝廷其體重其勢疎則其為志也固在所當略雖欲詳之亦有不可得而詳者矣自朝廷而藩省自藩省而州郡以至于邑天下之勢益於是乎極則其志之為體昔所可略者於此不得而略昔所不得詳者於此不得不詳況夫永嘉為附郭巨邑郡之體統亦將於是乎在矣然則是志也安得而不作其作之也亦安得略之而不詳哉夫志不特紀已往之迹亦所以垂將來者之監焉蓋於建置沿革可以見世代之紛更於田賦物產可以見世變之升降於人材風俗可以見世道之污隆於

詩文政績可以見世運之興衰於是而視其善者以
為法視其不善者以為戒則凡生長是邦與夫臨蒞
其地者皆一舉目可以得之矣亦奚以他求哉此汪
侯作志之意亦或古者小史之遺意也因推而序之
不識以為何如

贈南京國子祭酒黃公序

弘治辛酉夏四月南京國子祭酒缺吏部叅以物論
皆之館閣以吾寮友國子司業右春坊右諭德黃公
廷璽奏補之命既下衆心翕然而予若獨有不能
自已于懷者蓋予之衰病窘拙方藉公以大拯其下

卷七

六

遠顧一旦舍我以去予之心其何能以介然也雖然
公之遷在資望方恨其不早而南都之教非公則固
有不可者予又焉敢以予一人之私而奪天下之公
也哉予聞之生民之道以教為本古者自閭巷以至
國都莫不有學學之有師教化治道皆於此焉繫誠
不可以不慎也况師之所處隨其地之大小以為職
地愈大則其職愈尊職愈尊則其責愈重責愈重
則風化治道之繫尤在所急又况國家根本重地
身師儒之尊者乃可以為開官具員而一切以百司
庶府之職視之哉予用是懼蓋於政元之初嘗為是

官未一年輒引以退朝廷不諒其不才力起自家
俾復承乏方予之未起也公實以諸生之請吏部並
擬以進予顧先之正以久妨賢路為歉及茲而有是
命予之心又寧不為之快然也哉公發解兩浙以進
士及第歷歷翰苑官僚後先蓋二十有一年而始有
今日則其所大抱負而未盡試者將必於此焉發之
以大慰天下之望昔之居公之位者若吾浙陳先生者
亦豈得專美於前哉乃若名在實亡大為師儒之耻
如予者惟日知求退而已固不足為公道也

桃溪

卷七

七

桃溪淨稿卷之八

永嘉文信公新祠碑

成化壬寅夏四月宋丞相文信公新祠成祠在永嘉江心之孤嶼蓋宋德祐中公避難興復之地去今且二百年矣即其地與其時尚想見其風聲義舉歷歷如前日事雖小夫婦女皆知公之為烈也於是祠而祝之固天理人心之不容已而亦安知公不死之心其不眷眷於此也哉當夫宋社既屋天下為夷公方間闕萬死脫京口走真揚涉江浮海求二王之所在以一至于是也人孰不曰無可為矣而公也指曰

桃溪 卷之六

誓天載蹈載奮盡瘁鞠躬不震不懼以一旅未亡為興王之期以息尚存為報國之計必欲誅浞若臣靡之於夏必欲討卓若王之於漢必欲挫溫遏堅若謝安之於晉凡其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以艱彼之進者皆聖賢之所屑為也故在易之遯曰小利貞又曰與時行若乃併命於一死以自異於忘君誤國之徒夫豈公之所難哉故即是以究公之平生不難於死而難於未死不責其未死之功而予其必死之志不然宋亡殉國以死者何限而獨公為之首稱哉初公之在難也門下客莫有從者獨吾邑

杜大卿許慨然從公以行竟克脫公而大卿亦卒死于國然則祠公於此而大卿其從與享之固禮也哉公祠在京師在廬陵者已非一日永嘉之祠則今劉令尹遜所創也令尹於公為鄉後進知公為詳因白其郡守項君澄而為之既成青公像其中仍置田以供祀事於是郡邑兩學之士謂其有闢風教也將刻石以紀而以其師之命來告於予於乎公之赫赫不可蓋者固不繫祠之有無而亦奚有於予之言哉獨世之鄉往不足者非此無以致其至而今尹乃能於法令簿書之所不急者力倡之以風示當世是固不

桃溪 卷之六

可以不書因書之且遺之詞俾歌以祀公其詞曰孤嶼兮江中屹頽波兮我公江之流兮淙淙公心萬折兮必東乾坤兮易位江山兮改色擊楫兮中流渺四海兮焉極江之水兮上通於天孰挽而下兮洗此腥羶江之水兮與海不竭石不可填兮臣心始滅日慘慘兮江聲哀公神不死兮尚其駕風濤而或來繫補食兮江渚萬歲千秋兮有如此水

昨城縣學科貢題名記

古者養士於學而教之教之而久則論選其賢者而升之以告于王凡以先德行而後文藝其待之也厚

其簡而進之也不改經其為法也實易其得人
以為用也
蓋大同
不敢自後
雲白問之
國中
天下
待
乃願在彼而不在此至有甚不相及者於乎亦豈今
之法端使然哉河南楊容副使陳君士賢之為學政
也謂
使士知自重以不負于
國家校學養士之意既昨
城縣令
予記予曰士而務名旺也若乃循其名以責實使之
自勵而自效焉在我者亦豈可少哉然士之所繫以
為名者蓋不止是由是而竹帛而
下皆
得以考見其人而卒莫
不亦大可
畏也執勸以始之是以終
所謂題名者亦

豈可少哉士賢曰吾意也請書之以列于碑之上方
以示于學以告于後之人士賢庚辰進士浙之臨海
人與
為同郡有斯文之誼嘗為名御史係保于
廷矣其學政之在南畿者猶河南也縣令姓陳氏名
輔克舉其官士賢云

重脩長垣縣學記

既長垣縣令脩學之明年御史毛君臧來告于予曰
吾學故祀於水更先後十數令弗克治雖治且無以
大稱我
國家道民造士之深意為教化羞今若茲
不有紀述曷示來者俾知作之艱以不墜茲學惟吾
子其圖之予曰予知古之所謂學校教化者乎古者
建國居民教學為先其本在躬行其教之之法蓋無
所不具自黨術以達于國都自王公以至于庶人之
子弟士與農初不易業而學以為常既又自卿大夫
各以其時受教法于司徒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因以
簡不帥教者移之終身不齒焉夫其所以培養勸激
之者如此其至故當是時教化之美匪徒士知自重
雖蚩蚩之氓亦皆耻於不善以自相安於不識不知
之中其教道之結人心雖更數十世以中材之主守
之而猶足以不亂於乎是豈苟焉一朝一夕者之所

能致也哉三代以降此意既微士各以其性之所近為學而不復知有聖賢之大道所謂雖無文王猶興者則已難乎其入矣而今世遭聖明學校之教一惟先聖王之微言是訓是用然而培養勸導之下往往所言不足于行至或盡負所學以上累吾君之清化於乎是豈學校之教其端使然哉然則於學之新亦豈徒曰規撫管度之間而長垣古清邑季路嘗用以治而孔子稱之先聖遺風餘澤常有存者今令以下車不期月輒興仁而民不告勞難其有以處之而其俗之易化亦未久矣是以往斯

維漢

卷之六

五

重脩京都城壕記

成化甲午秋九月重脩京都城壕成壕之外復為牆以隄障開固環城而周壕之延袤視舊而廣不加益深倍之凡為橋二十為壩十有三為溝二伯三十有七凡費木璧石瓦以枚計若干萬有奇灰與鐵以勛計若干萬有奇人日以工計又若干萬有奇他率稱是壕初歲久雍弗治水弗潤下每都城積雨輒漫為

民害壞民廬舍以千百民梓筏以行縣竈以費如是者蓋自庚寅之夏歷三歲而益甚民益弗堪皇上既大發振民所不足乃詔太監臣某襄城侯臣某工部尚書臣某大董是役功卒以成凡故之所有悉具其不可無也乃今有之於是內外小大共事之臣悉從嘉勞頒賞進爵有差實始於癸巳春二月十有六日蓋周一歲而贏焉於是內閣臣以上命命臣鐸紀其事於乎臣于此有以仰窺聖天子敬天恤民之心矣蓋王者所恃惟民所畏惟天故春秋之義城役必書重民力也雖時且義亦不敢過焉大水必竭謹天戒也雖無所感召亦不敢忽焉夫惟不敢於此而過於此而忽則凡於其所不急與其所必至者蓋可知已雖然今聖天子神功大業徧在天下具載簡冊此於省民固國拯災起廢直一事耳即是而求辟之以一物之生成變化而擬天地大造之全功矣可哉然天地之功雖不盡于此而其所以生生之機則固即此而無不在究而極之窮萬物亘古今亦若是而已矣夫然則今日所以大啓中興之業以統承列聖以迓續億萬年無疆之休者亦豈有他道哉於乎臣於此有以仰窺聖天子敬天恤民之心矣臣

維漢

卷之六

六

不佞謹拜手稽首敢以是告成功焉

存誠堂記

古者教化風俗出於一民之性不鑿不汨自由之而不知所謂偽傳曰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民畔且疑自上作之雖二代之季而已然矣是以史闕文馬借人孔子亟嘆其亡况後世哉况其大者哉後世去古益遠所謂教化者已不能使民不趨於偽民各因其地之所習者為性而風俗成焉吾台在宋中業人材為極盛其大者既皆光明俊偉儼然為一代之望其隱約而在下者亦皆龐厚碩大

桃溪

卷六

七

不失為儒先長者是以風俗之美至於今談者必及之曰台未嘗無人焉台之邑五獨仙居在萬山中車塵馬足所不易到其民皆采山釣水服稼穡以為業其風俗皆敦本實崇樸茂不僕僕相夸詡以為能質之勝視諸邑蓋莫之先焉邑之著姓曰斷橋林氏林氏之秀曰文魁君蓋稱其邑之所謂民故因其性與俗之近似者以自名其所居之堂曰存誠堂示志也其子醫學訓科世盛來京師間以名堂之義謁子記予與君為隣邑亦台民也辭之不可得乃為之言曰嗟乎誠之道大矣遠之天地聖人所不能遠近

之民生日用所不可離學者所以實用其力上希聖賢與天地參以求異乎凡民者也斯正吾人所當自力而未之能焉吾于是有感矣若乃必于教化風俗之至而至焉者則夫人皆是也而亦何有於吾聖賢之學也哉而亦何有於吾聖賢之學也哉吾于是有感矣林氏之先徙自福建之長溪四世祖某以進士仕為度支部外郎至君而其族益大君嘗奉詔翰采例當得冠帶不願棄去之乃以及世盛云

永嘉縣令祠堂記

永嘉縣令劉侯遜既為永嘉三年衆廢具舉乃按圖

桃溪

卷六

八

考志得永嘉令之顯者十有二人曰祭法法施於民則祀之茲固有功吾永嘉之民者所謂有其舉之非缺典與乃相地縣治之西為堂以祀曰永嘉縣令之祠既成而以屬予記曰凡以彰前人之功而亦以為來者勸亦固吾邑人意也先生其無棄予哉予不佞重違侯意乃為之言曰嘻侯其有志斯民者邪夫天下之政自國都以下達於縣至縣而止縣之政自典幕以上達於令至令而極令之於民有君道焉有父道焉有師道焉故天下之休戚在縣縣之休戚在令令或不良上之政雖善德不下究而民亦不與被其

澤矣故曰邑之政可達於天下一邑者天下之式也然則今之有功於民者雖欲弗祀惡得而弗祀且永嘉自漢初入中國歷三國六朝至齊蓋五六百年乃始有令如蕭景者以顯於世自六朝歷隋唐五代宋以迄於今蓋又千數百年而繼景以顯者亦僅僅如此夫然則今之於吾民所謂休戚者可矣舉一邑而天下之政所謂休戚者則又可知矣然則茲十二人者雖欲弗祀亦惡得而弗祀侯又為予言茲十二人者亦既取其所有所行者而施之民有成效矣祀固邑人之意然亦吾邑令之所有事也於乎侯以進

太平縣學鄉賢祠記

太平台黃巖故南壤也成化庚寅今兵部侍郎阮公勤守台始分為太平邑小力不足南營縣治學之制未備也令尹今御史袁君道至進諸生謂之曰學則孔孟而然居是邦語其風聲氣習之近則所謂鄉先生者可不知其人哉矧其人士師賢賢皆塵一世以為心矣吾後之人而不知所以尊崇之尸祝之可乎遂即學之左建為祠取黃巖所著祀者祀焉曰泉溪先生戴公曰聖泉先生盛公而又益以方岩先生王公台南先生郭公靜學先生王公拙訥先生朱公則故秋卿林公鶚今通政黃君孔昭合吾一鄉士論之公而為之也未幾袁君以憂去更代者祠毀于風雨弗克治于是教諭黃君播顧而嘆曰是吾責也遂節縮其學之羨因門之兩翼而葺之以其祠諸先生其左則六經子史與諸先生之遺籍在焉嗟乎自有天地即有此山川有山川即有此物吾台歷唐虞三代以至千漢而始入中國歷漢三國六朝至宋而人材始出于是一始推三老六賢以列于學官以至今日如太平六先生之祠可數也夫自有吾台以至今日不知幾千百載其間幾幾而生泯泯而

死者不暇論論其乘時富貴起而為君長為將相者不知其幾國亦雄視一世謂足傳之無窮矣吾人之所尊崇而尸祝之者乃在此而不在彼於乎士之生于斯而游于斯者蓋亦知所慕乎慕而不止若沿河以至于海雖孔孟之道亦于是乎階矣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樂以治建國之學政合國之子弟使尼有道有德者教焉死則以為樂祖而祀於瞽宗祭義亦曰祀先賢於西學足以此也六先生之風節勲業行誼文章蓋皆本之道德而不失所謂先賢者史牒可覆視也茲謝君又欲著其槩以示諸生以風厲

卷之八

十一

人因各撫其實贊之如左俾來者得以考焉

方巖先生王公名居安宋淳熙中進士官至工部郎

方巖屹屹上薄于天鬱為正氣異人出焉誰嘆功名

慷慨風節壯哉我公王國之傑既蹈大奸亦掃群邪

根極究竟治本亂階天子以容悅謫側目公心不

貳公去何辱載蹶而起堂堂高風嗟嗟左史中之龍

泉溪先生戴公名良齊宋嘉熙初進士官至秘書少監

景定何時安坐以戲韃之方張如火必熾誰其憂國

永命祈天我拜公疏涕泗連連惟公之學最深者禮

述淑諸人我我孔廟俎豆以陳公心不愧

夷夏君臣泉溪之南其流是湜逝者如斯君子之澤聖泉先生盛公名象翁元延祐中昌國州判官

宋學之盛實陋于元公生宋季亦閱其藩世遠日亡

公學益弛查不可聞言論風旨玉峰壽雲師友淵源

究公之學此其大端七十之後從聖以祀祀公于鄉

敢告于子

台南先生郭公名楨國朝洪武中饒陽知縣

我台之學考亭是宗孰知而見曰正肅公公後百年

實奮以嗣家學之深有源有委憤世道降力起而更

饒陽之政兆足以行澤止而卑昌以天下於乎先生

台南兀者

靜學先生王公名叔英永樂初以翰林修撰卒于官

武王放伐微子以歸千載而下孰敢是非特立獨行

惟孤竹子不惑衆見百世以俟豈其周粟食薇乃甘

我餓以死惟義之就昌黎有頌特筆莫繼我再拜公

痛哭流涕

拙訥先生葉公名黼宣德間以布衣終

斯學之大體用二者窮善其身達則天下悠悠九州

我懷我人誰執利物忘已之貧嗟公此心窮力所至

彼何人斯而在高位公拙以訥公質近仁公學不愧

饒陽之門

兆美

卷之八

十三

桃溪淨稿卷之九

重濬宿遷小河記

河出龍門非禹跡舊矣唐宋以來益徙而南其下流率委於淮其為害於汴為最甚入淮之道有三一自中牟由鳳陽而下一自開封徑徐州而下一自歸德歷睢陽抵宿遷而下自宿遷下者謂之小河或曰睢河其所經歷延袤蓋不啻五百里而始達于淮視鳳陽徐州實當其中壅而不治則不特二州受其害其為汴之害也亦大矣弘治改元之明年河決金龍口汴之重臣以急告上命今刑部侍郎白公昂往治之公舉其屬委即中姓而以小河之役屬焉起孟河三州八縣之民力治之以求復其故道去年秋予過宿遷見河口之土山積而下流之水爭赴淮以入海舟人指曰此委即中之功也俄而宿遷教諭張翰偕其僚抵舟中請予記予力辭至淮徐太守鏞復請之無已乃為之言曰古稱善治水者不與水爭路惟行所無事順其性而利道之耳故禹治九州之水必先于兗以充為下流必趨之地舍此而往將有不可為者曩予聞金龍之決勢將直抵張秋復如往歲之變議者徒以漕河為憂而民之墊溺不暇顧既乃復聞

上築長堤下修減水閘而今復有小河之濬所以遏其衝而殺其勢者殆亦無所不至嗟夫水之為用大矣以資飲食以利灌溉以通舟楫及其為害也崖為之崩地為之陷帆檣為之摧宮室廬舍為之蕩溺此無他順其性與逆其性然耳於乎安有逆民之性而可以有為于天下者乎吾於是乎有感作宿遷小河記

墓祭學田記

成化丁酉先公與叔父太守先生作菴曾祖孝子府君墓側以時祭掃曰會總菴既十年鐸謝病讀書其

卷之九

二

中間有從之者而其地不能容先生謂盡而方之勝為書院以廣之且以為吾子孫百世講學之地未幾鐸以史事赴召先生從弟怡雲翁實領茲役又三年鐸蒙恩東歸而書院成矣先生又謂菴與院雖成非田不可久乃倡為祭田伍畝俾鐸如其數又倡為學田十畝鐸懼其不克乃倍之九為田四十以四之三屬書院而以其一屬菴菴舊為佛氏宮道人陳覺顯以私田五畝為香火奉於吾祭吾學無與也議既定先生俾鐸為之記鐸惟古者井田法行士皆自食其力而各以其時從事于學卿以下則又益以

主田以共祭祀蓋祭與學之費皆出于公而私家不預焉暨其後也茲法既壞人無恒產以救死不贍之民而欲驅之于禮義之域誠亦難矣君子于此有不能已焉者以為祭所以報本有身則有本學所以復性有生則有性本焉而不知所以報性焉而不知所以復亦安在其以是身而生于天地之間哉此先生與先公之意而鐸之不肖所以不後焉者也由是而推祭與學固不繫田之有無田之有無所以為教人為子孫計也天之生豪傑也不數幾能有無所恃而興者乎無所恃而興又從而增廣之光大之不可知

不得已而守其舊不敢毀不敢變斯亦可矣若乃不能增不能守又從而爭奪之廢壞之則亦安在其以是身而生於天地間哉噫是又不特不可為吾謝氏之子孫而已也田之所在與其祖之所入皆告於廟聞于官而且列如右仍擇其子孫之廉而才者歲掌之以共其事俾勿壞

祠墓諸田記

先公編脩府君方晬而故大母太夫人趙氏率其膝嚴誓死以守既四十年始及見鐸兄弟於是食指稍繁家日益落而太夫人不幸沒矣又十年先公始以

少封乃建貞則堂以不忘太夫人之訓則即于其
別為祠堂以奉時祭既又與叔父太守先生作會
總庵以為曾祖孝子府君墓祭之所蓋將次第以及
太夫人之墓而力未之能也未幾先公棄諸孤釋以
憂謝病幾十年始以史事赴召尋有南京國子之
命自慙不職未一年遂復謝病得致其事以歸既歸
始克以太夫人墓上之木創為庵以供祭掃蓋先大
父與先公之墓皆在焉初先公治命以遺田三十畝
俾供祠墓之祭至是鐫始得以俸入之田代之而均
之以歸諸弟於平先公辛勤自立克已為義遺家

姚溪

卷之九

四

中衰力不逮志不肖孤雖幸竊科第而不克隨世以
安雖僅有祿食而不克固位以久所以先德而大
先業者方恒焉內懼而獨以是為不辱先志不亦重
可愧哉好施樂教亦先志所在於是又斥其俸入之
田二十畝屬方岩書院而以十畝為貧窶田以待吾
族之有志于學與死而無所歸者極知不足以上酬
先公為義之志於萬一特各為之兆庶幾吾謝氏之
子孫有繼范高平齊晏子者

重脩松門衛記

先王制治保邦之道雖非一端其於夷狄出入之防

尤在所慎誠不可不周思極慮而預為之所也蓋中
國幅員雖極天覆地載之廣而大海絕漠實為東南
西北之限夫豈夷狄所得而窺之哉世至于元華蓋
為夷蕩無區隔而中國之禍亂極矣我聖祖躬滌
腥穢再造函夏安不忘危而預為之所其控制而威
服之也在西北則有甘涼寧綏大同宣府山海極邊
諸重鎮在東南則有登萊淮揚蘇浙閩廣沿海諸衛
所所以障蔽我中國而為億萬年夷狄之防者蓋無
所不至吾浙地濱大海實隣倭夷備倭官軍自臨山
以至盤石凡若干衛所而吾台之所謂松門衛者在

姚溪

卷之九

五

馬松門在宋為寨入國初信國湯公始城為衛
環九里內設五所而隘頑楚門屬焉歲久漸壞成化
中今張都閩某之父總督公勇實增修之未幾復壞
弘治改元今按察副使文公天爵偕總督王公佐至
顧而嘆曰邊城若是何以清海道何以壯國威况特
領卒伍無所于處又何以號令奔走而服役其間哉
乃議選把總指揮舊使奎奉署衛事而因以脩治之
役屬之未其月城堞樓櫓之圯缺者靡宇館傳之腐
撓者烽堠戰艦之頽廢者皆煥然一新蓋九故之所
有悉具而其不可無也乃今有之亦可謂難能也已

上既訖功衛人皆歸之按察公為能任侯以致成功之速有如此者于是侯之所親鮑君之和來請予記予以衰病力辭不得因謂之曰今聖天子在上海宇是靈靈燁燁清風若此功者誠亦在所得已然天下事靈備而無所用不可欲用而無其備此兵備之在先王雖非盡恃以戰要亦卒不敢以為後而忽之也不然失道寡助則雖親戚亦將畔之而封疆之界山險之險舉不足言矣况是困於夷狄也哉此朝廷所以建立是衛之深意與是衛今日之所以不可以不脩者蓋如此若乃脩治歲月之詳木石工力之費則或在所畧而別置之碑陰云

太平尹表公祠記

吾友敬所陳先生儒珍憤郡邑之失職痛吾民之受害間嘗進其第儒敷而謂之曰今安得有若吾舊尹表公者蓋公之始至也吾猶為縣諸生見強盜有誣指應華等二十三人者司府官以鍛鍊成獄公力為辨理至納冠帶以去就決之曰民冤如此何以官為一時旁觀者為之泣下華等卒得白於乎今之以非辜連坐陷民于死者何限尚有若公者乎備倭張統督勇以沿海倉糧腐折者責償於民郡縣莫之敢

不恤以是令民矣張卒亦無如之何於乎今之以非法作科毒民至死者何限復有若公者乎黃岩縣界有賊殺捕盜官姜昕者民驚懼甚幾至激變公亟至其地招諭之曰獨殺殺人者死耳吾為爾白之無憂也上之人卒從其言民以不擾於乎其視今之坐視秦越方且援據延宕內而利之死其民而不顧者何如哉他如新學校以教教祠鄉賢以厲俗明保伍以糾察茲細脩水利以預備凶荒勸善而表孝行之墓惡惡而嚴盜賊之刑凡若此者蓋無所不用其心遂至

卷九

民懷其惠吏畏其威數年之間政通人和邑以無事公堂書靜縣門洞開而鄰邑亦仰之若父母矣至其以憂去官則即日戒道行李蕭然雖假貨以給而贖贖一無所受於乎今之所謂能吏者有其一二亦足為難况能若是其威者乎抑吾嘗聞之公曰濂閩諸老先生及民之政皆漢唐循吏所未能到吾徒有志于民而不是之法皆苟而已噫此公所以度越流輩而卓然為我國家一代之循吏者乎於乎公今已矣吾亦退老于家無能為矣若等生長是邦親受其賜其高忍忘之而不思所以報儒敷曰諾遂以

吾叔父太守先生是之乃率其徒葉宗文王廷
川輩九若干人列狀于府請立公祠以致邦人之思
知府葉公遂以轉達于分巡部使者于是巡撫侍郎
彭公卒俞其請而祠以克成既成臨收來請予記予
方以史事被召未果也越二年予致其事以歸敬
所曰祠有石待公久矣予曰天下事惟其不可易得
則得之者始足以為貴苟以費為其則煎石皆可以
為玉而野鳥亦可以為鸞鳳蓋我聞今之吏有以子
孫通顯之故雖貪且酷亦已往往列祀郡邑矣然則
是祠雖無作而是記之不必作亦可也敬所曰嘻獨
能溪

卷之九

八

東嶼記

吾太平分台溫之餘以為邑天台鴈蕩之山蓋至壯
而極其延迄起伏則其南為方巖為泉溪至盤馬而
極其北為盤山為唐嶺至白楓而極兩山之間沃野
彌望自西徂東以極于海其靈秀所鍾融結而未盡
者則復洩而為嶼屹然在野以為一方之望若莞嶼
毛嶼橫嶼葉嶼鶯嶼夾嶼則其最著者也于是民之
野處而不暇者往往依之以居而嶼亦因以顯所謂
葉嶼者則吾姻弟歸寧子訓科陳君允時所居也允時
居嶼之東因自號曰東嶼大夫士之名能詩者嘗為
之歌咏而今閣老西涯李先生亦嘗序之矣既又謂
予為至親不可無一言以發其義予力以病辭不敏
者再允時執不變乃顧而謂之曰子嘗歷齊魯抵燕
而見太行之為險太山之為高矣其視吾天台鴈蕩
何如哉以東嶼而視天台鴈蕩已不啻倍蓰什百又
況所謂太行太山者哉嶼山之小而卑者予顧以此
而不于其遠者大者何哉允時起而應之曰某聞之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夫道
之大雖極天地窮古今而未始不行乎日用之間固
小可以其卑且近而忽之也予喟然曰吾與子論山
子知道者人有言瓶水知天下之冰堂下之陰知

卷之九

九

日月之行理固亦有然者故曰克殫之道孝弟而已矣予嘗以廬墓孝見稱人人誠克是心以及乎友弟以求盡乎吾性之不然則克殫之道雖遠且大亦自此始夫焉有不至者哉是雖據東嶼一方之勝則所謂天台鳳凰所謂太行太山者殆不必身履目見而皆可以得其概矣況嘗有見于此欲親復其上而未知所止者哉雖然予老矣無能及也姑以是為東嶼記若乃內之以志于道則克時自知之亦克時自勉之爾予何言哉

龍游縣學記

龍溪

卷之九

十一

弘治己未春正月衢之龍游縣學工既畢功學之教諭陳璜氏遣其徒葉森輩以書來告予曰茲學也燬白勝國地侵于民久失其制有司者往往因陋就簡補敝葺壞蓋二百年于茲矣弘治癸丑六合表侯文紀來蒞茲邑顧瞻咨嗟大懼弗稱遂白分守少參車公明理分巡僉憲林公廷選二公是之議以克合乃復侵地乃遷故址而大更作之學之中為大成殿殿之前為兩廡廡之前為戟門門之旁為鄉賢祠祠之外為櫺星門門之外為泮池其西則為神廚為神庫為宰牲房學之後為尊經閣閣之前為明倫堂堂之

左右為齋宿所其外則為東西齋為饌堂為講堂為倉廩為睥睨舍為號房皆煥然一新凡故之所有悉具其不可無也乃今有之而其規模氣象蓋已不啻倍徙於前矣璜等忝職斯土念侯之功不可忘因與訓導黃垣倪俊又將建祠于學以祀侯以上及車林二公惟先生其予之託固邑人與諸生意也于是侯已遷而通判吾台矣璜聞之則顧謂予曰是烏可哉吾發龍游時功且未終終之者今提學憲副趙公寬分守亞參吳公紀與湯令尹夏民也况僉憲林公實為之倡吾焉敢獨享其成哉且脩學在有司為常事亦

龍溪

卷之九

十一

自之... 廣信象山之... 東萊... 辨之... 賢之... 獻之... 其... 廣信... 建學...

桃溪

卷之十

十二

桃溪洋稿卷之十

重建溫州衛治記

弘治己未夏四月溫州衛指揮同知陳侯璠遣其百戶李繼介吾友王大理縉和書來遠數百里來告予曰璠忝職茲衛惟是衛之解宇毀自成化改元之颶風蓋三十年于茲矣璠無似先是雖嘗重建宣威振武二坊與土地祠以示端緒而恒竊自愧不能大有興復以忝茲職惟太守文公治溫之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舉璠因得以其情告公慨然曰吾職古稱專城况今制城堞之巡視器械之盤費皆吾職所得為而衛治乃久廢不舉吾獨無責哉遂即日按衛召軍之富而傳籍於民者丁輝等十數人諭之曰若知所以有今日乎朝廷之設若輩九以為民也今皇威四望邊塵不驚若輩得以飽食煖衣於無所事之地而爾衛顧傾圯乃爾可乎况吾民歲出賦稅以共若輩者日不暇給又可重勞之以輸爾衛之營繕乎輝等皆再拜曰唯唯惟公之命明日乃爭自赴役不期月而功告成馬衛之中為正廳為川堂廳之左右為幕廳為架閣庫廳之前為儀門為碑亭為史舍為旗纛廟又以其地故屬府治有晉守謝公遺蹟

更為夢草堂以不忘其舊凡此皆公之功而璠之所仰以成者義不可以無紀惟先生實知者脫無斯馬則璠與諸軍士之願亦茲衛之太幸惟古者兵寓於農文必有武故人皆全材而政自夫文武之材別而兵農之政分後經世而欲為久安長治之慮者可得而偏勝之哉惟我朝酌古定制兵農雖分而文武並用而內外相維故有甚者則有督府有藩司有府縣則有衛所是皆所謂安不忘危而備重者也奈何去古既遠人各自私文吏武夫往往至相訾謗高自能溪

卷之十

望其不直視之為秦越也哉若太守公之有功於衛其過人人誠遠矣然春秋之義興作必書重民力也苟時出舉贏而為之不以其義亦何以紀為哉今公因不費之材而為不得已之舉民不知勞而事皆立辦其視世之好為改作而虐用其民者異矣是固君子之所樂道而非春秋之所不予者也陳侯深知所自不掩其功既沒而思之益至亦可謂難能也已此其賢豈盡出於公之下者哉公名林字宗儒姑蘇人由成化壬辰進士歷今官年方五十有五而乞休致俞命未下而卒於郡惜哉侯字汝玉璠其名也魯祖

翼都督同知祖文都指揮僉事侯世襲勳顯其功名蓋未艾也

重遷祠堂記

祠堂之設雖近世大儒禮以義起而其為制則一以宗法行之蓋古之所謂宗法者有百世不遷之大宗有五世則遷之小宗故凡今之有志於報本反始立祠堂以祀其先者必首立大宗以見其本之所以一又必各立小宗以見其支之所由分庶幾禮明義盡而宗法亦於是乎在矣若乃合親疎于一堂混昭穆而無別或以支庶而各祭其祖祠或以有後而祔之

能溪

卷之十

為旁親夫豈大儒君子所以酌古立祠之初意哉我先公編修府君與叔父太守先生之始為祠堂也一準是制首推孝子府君為吾桃溪始基之祖我曾祖德一府君實繼之曾祖以降則與先生各自為宗故亦各自為祠而義不得以相攝自先公以上及吾祖皆旁無支庶故祠亦得以統于一自吾諸弟以下及其子則又當各自為宗而祠不得以祔于此然則是祠也吾雖無似實亦有大宗之責則春秋之祀吾子孫將百世主之矣於乎其可不知所重哉其可不知所懼哉初祠之基在寢堂之右先公以其非宜更置

之左既又以其秋隘將別卜地而遷之大門之東南未能也弘治丁巳始克粗承先志而卒成之黃大理縕和題其額曰謝翰林祠堂實自先公之創始言之也蓋自成化癸巳後先經營已不啻二十年于茲矣初先公治命以遺田三十畝俾供祠墓之祭至是亦始克代以俸入之田而均之以歸諸弟又斥其餘以待吾宗之有志於學與死而無所歸者噫我先公孤苦自立克已為義凡志所欲為而未遂者何限吾非薄曷足以副九原萬一之望持各為之兆庶吾宗之子孫有起而增拓以光大之者今墓亦有菴閣老兩

龍溪

卷十

四

忍菴記

忍菴章公嘗謂予曰吾性卞急遇事不可於意者輒不能忍予之從父貞肅公因以忍名吾所居之菴且曰吾將為爾記之庶幾顧諟之際恒有所警於心而不忘焉吾懼茲名之未易踐也不敢以請以至於今每一思之未嘗不惕然于中謂公之意不可以終負而公已不可作矣然則茲菴之記不子之屬而誰屬哉予遜避不敢當公之諸子慎德達德輩固要之不

龍溪

卷十

五

已屬予方有召命未遑也乃持其菴以來衰病之餘官事叢勝往往有不能忍於忍疾者因自反曰吾其有愧於公多矣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論語曰小不忍則亂大謀是欲濟大謀而不亂者必在乎忍而非忍固不可也然忍之義不同有不可忍者容忍之忍是也容忍之忍不可無有不可忍若殘忍之忍是也殘忍之忍不可有此君陳之忍所以膺多福而終有辭季氏之忍所以不至於弑父與君不已也公年愈高而識愈進顧名菴之義矯素性之偏小心點已舍垢藏疾一朝之忿必忍之而不發橫逆之加必忍之而不報至其不忍人之艱於徒涉也則為橋濟之不忍人之無所止宿也則為樓以居之不忍人之病而危也則為醫藥以活之不忍人之貧而死則為棺槨以葬之凡若此者皆足以見公之能忍於不可忍而不忍於其所不可忍者矣公諱獻字大猷世居樂清之南閣先翁平園公之靜退伯兄宗伯公之忠節義聲仁聞蔚為東南望族而公隱然以一菴克紹其家於不替諸子方且爭先振勵以豪傑自負駸駸之勢殆不可遏然則茲菴之澤夫豈得而涯涘之哉公予之再從姑之夫公之子達德今復與予為

重親南閣去桃溪不只尺故予之與公相聚處也最
稔而公之知予也亦深乃不敢辭因撫公家世行事
之實與忍之所以名蒼者歸之不識公以為何如

廬州府學尊經閣記

廬州府知府西蜀馬君金吾條方翰林侍讀學士良
佐先生之子也既為知府之明年百廢具舉乃大脩
廟學先大成殿次兩廡次戟門次櫺星門次明倫堂
次齋舍次庖福之所以及道路坊牌之標表凡故之
所有悉具而其不可無也乃今有一尊經閣閣成遣
六安戴學正錦如南雍東歸其樓悉市板本

卷十

木

所有以充入之蓋已亡慮數十百萬卷矣學正今還
南京國子助教又以其府校孫仲芳勸其公之意
來請予為閣記且曰經備矣尊之亦既有其美獨
諸生未知所以學願因有以教之於乎病
甚方愧無以為吾國諸生告何以當
及是哉然竊聞之道之大原雖出於天而化之教
則實在於聖人聖人既因天命之性而脩道以為之
教又以為吾身有盡而道無窮使不有文以載以為
繼之之具將何以徧天下及後世而為無窮之教化
也哉於是為之易以道陰陽為之書以紀政事為之

詩以理性情為之春秋以示褒貶為之禮以正行為
之樂以和心聖人之教至是亦可謂無餘蘊矣聖人
既沒而諸子競作則又各以其所見者著為論說謂
之諸子而歷代國家又皆各竊官以紀時事謂之諸
史於是世之賢人君子窮經考史凡其有得於見聞
之感觸者則又往往見之述作以成一家之言皆所
以羽翼聖經參訂子史以求自造乎垂世立教之地
然載籍至是蓋已不勝其多而尊經之閣將有不得
而容者矣雖然上之天道之幽微下之人事之變革
以至名物度数之雜錢穀甲兵之繁皆吾之度內有

卷十

木

七

不可得而精粗者苟非參考而博求之則固無以
其全而究其極也若曰所求於是者不越記誦訓詁
詞章之間以鈞聲名媒利祿而已則天下之書愈多
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亦奚以多為哉
噫此考亭朱夫子之訓吾徒所當世守以為家法者
也不然則頓悟之學雖六經亦贅疣耳予于是重有
感焉作尊經閣記

素菴記

上古之世質而已人之生惟名以自別未始有字也
中古加以字則漸入于文然猶未有所謂號也後

世又加之號則彌文矣然猶未有紀述咏歌其所謂
 號者至于今之世蓋始有之則文之備而勝也斯極
 矣且古之所謂名與字者非必有所擇變之怪尪之
 毒皆可以名魚之冥牛之賤皆可以字萬世之下莫
 不尊仰其人以為聖賢之徒而不可及至于號雖近
 世大賢君子所不免然以旋乾轉坤之功而自號為
 迂以繼往開來之學而自號為晦初亦未聞求其過
 于人而自以異也今人往往務為虛飾高自標表
 以一軒一室之微而加以莫大之號甚者紀述咏歌
 動多署帳曾不知古之質名且無字字且無號况有
 號哉
 若是其甚者乎噫文之備而勝也亦甚極矣昔人有
 言天下之事不患其未備而患其太備故素之未繪
 而五彩之質已具及其繪而文之也蓋亦無所不可
 而恒有餘美焉苟質未至而輒欲文之則物之美于
 是乎窮窮則不可復加將必至於蠹且壞而其患有
 不可勝言故曰繪事後素此孔子欲從先進而惡夫
 周末之文勝也哉新昌何公彥廣扁其所居之室曰
 素菴蓋雖不能不隨世以立號觀其意固將厭今之
 文亟欲反之以求至乎其質公之孫御史君鑑聞嘗
 請予記其所謂素菴者予曰公方名菴以素吾又從

而文之於非之意所存乎御史君亟請不已曰先
 生之言正吾祖之意也遂書以歸之作素菴記

中以進士起家為御史出按廣西首除奸貪息盜賊
通經... 廣西時
而其... 勢衆寡之
敢... 權天... 廣東按察
使廣東有... 命守城兵不足取之民公曰誰
獨無父... 而使人含其親以扞人之親奚罪哉
民皆感泣... 公活我也既就旋都御史韓公雍
將修... 正... 以爲民... 師以病
民可... 存... 江西
人... 推... 撫四川
四川... 歲多... 公至以楊... 上...
之公益... 立互知會捕... 以不... 古州苗
以萬... 居... 幾年... 宣慰者... 爲道
引將... 奏曰制... 如狼虎其... 也若
棄之使不懷疑其動也必... 之使不爲患... 靜而故
使之動何哉松茂... 將請益兵公曰將不在兵兵不
在衆乃採精銳四千八百人往更之而一無所增...
撫例得議事公條六事以聞曰嚴責成以馭將威遠
慎舉措以安民權事宜以防奸制變度繁簡以隨
材授任重將權以馭寇安邊設官擢以典司出納大

抵皆疆圉計也既乃意有所不合輒引病歸章三四
上 上留之卒不可得曰知足不辱吾豈敢阿所好
以終負吾心哉及歸杜門養親有造之者雖數不報
曰吾以病故棄國事何能復脩主客禮也至是以疾
疾卒公諱垣字宗成族出會稽其在天台代有顯者
高祖圭孫曾祖應剛俱以從祖迪之貴贈都察院左
副都御史祖進有隱德父大愚封廣東道監察御史
母丁氏封孺人妻盧氏封孺人子男一即鏞女三長
適王穎次許聘張腴次幼孫男一曰漢公剛直介
平生未嘗一詘意于人而人亦不敢干以私所至
雖扶弱尤善推鞠得其半詞輒剖露其伏有犯...
雖少賤一以理喻不苛責也事親篤于敬非公暑...
身未嘗南向而坐居常好讀書雖職務填委不少...
間出爲文章而尤工于詩往往逼唐律所著有說苑
要語裨政叢說領南集嶺南江西行稿三巴稿奏議
集凡數十卷藏于家初 朝廷思用舊臣詔起戶部
尚書薛遠爲南京兵部尚書都察院僉都御史閣本
爲戶部侍郎方次及於公而公沒矣公之沒也於
朝廷重臣例得葬葬有司不以時 聞公之子又力
學好古不欲以陳乞累其親曰推策讓美固吾父志

也於乎若公者亦何有於銘銘不銘固後人事也輒
敢銘其大者以告夫世之人將于是考焉銘曰世淪
溺以同盛一焉以為過也世嬰變以營靈一退以為
悞也于嗟乎公知德者鮮亦孰惟其寡和也我銘幽
宮百世之下有過而拜之者曰此夏公之墓也

侍郎章公墓誌銘

成化癸卯春三月甲寅南京禮部左侍郎樂清章公
以疾卒于家計開上遣工部進士黃備營葬事

賜諭祭馬公之子南京禮科給事中玄應將以是歲
冬十二月甲申葬公橫嶼山之原狀公行來速銘於

桃溪

卷之十一

五

乎公立朝大節赫赫在人耳目銘固不繫于有無獨
念鐸之於公仰止焉者非一日銘固吾黨事也其可
以辭始鐸成化初被旨入校先皇帝實錄見公
景泰中論復儲下獄事輒嘆息泣下曰公疏動萬言
而一不之載何以示天下後世亟持以告總裁官學
士劉文安公公曰諸臣奏疏凡留中者例不得書鐸
曰天下事復有大於此者此而不書將奚書公盍上
其事增入之公憮然曰業已成無益也鐸至今未嘗
不以為恨於乎銘固吾黨事也其可以辭公以正統
己未進士為南京主客主事景泰中擢儀制郎中方

是時南陽陳獻之舉上于天懷公卿百執事無一
人敢言者公獨言遂遷左侍郎德祥災凡十四事曰
畏天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
勤儉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
擇重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
傳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
臣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
而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
凡皆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
矣況上皇為天下之父陛下為上皇之臣上皇
以天下授陛下陛下以天下尊上皇今若是天
監所在而不容以偽者誠不可不念同氣之親推猶
子之義率群臣時見上皇詔沂王復居儲位如
此則五倫全備和氣充溢天心自回災異自弭且曰
臣非不知逆耳之言出而身必危然臣身輕而朝廷
重使朝廷事安則臣身雖死亦無憾矣疏入上大
怒逮繫詔獄連五日榜掠無全膚必欲置之死天忽
大風雨黃沙四塞獄遂稍緩得不死初御史鍾同亦
上言今諸司各陳所以致災者因以復儲事風禮部
老臣縮不敢對曰作死作死公疏方具舊司

桃溪

卷之十一

六

言當誰言者遂言之至是乃并逮同明年秋南京大理少卿廖莊亦繼公有言 詔廷審八十幾死且并審公暨同同死獄中天順初首 詔釋公檢公疏無所得內臣有能舉以誦者 上擊節嘆賞即日擢為禮部右侍郎未幾同列有中公者更出為南京禮部上特御文華殿慰遣之以白金文綺齊馬尋轉南京吏部 先皇帝上賓遺 詔嗣君婚禮不得過百日公復極言三年通喪達乎天子今山陵尚新元朔未改諒陰婚配實所未安禮官大臣爭排公賴 上聖明不之罪秩滿稍遷南京禮部左侍郎以內艱乞致

卷之十一

十一

仕許之公平生以天下為己任凡朝政得失生民利病知之未嘗不言言之未嘗不盡方其未論復儲也嘗陳太平致治十六策以至籌邊圍通楮鈔募寬恤增解額亦屢言之蓋已亡慮數千萬言其始脫詔獄而為禮部也山東以水災告戶部尼不行則特奏得減租十之五王府以火災告同列執以例則特請得賜金五百兩蓋其既踣且奮而抗言議論不少挫衄有如此者噫公歷官先後不四十年在南京者恒十之八立朝之日蓋十不能一二而其反覆論諫已若是其盛使公坐廟堂立殿陛與 天子相可否乎

是非則其所以為世道計者當何如耶公初諱崙字大經本吳姓其先閩人五代時有為閩王太傅曰仔鈞之孫貴避亂徙樂清南閩凡幾世諱開宗者仕元為德清典史後章氏因為姓實公之始祖也曾祖諱性不仕祖諱新民父諱文寶皆以公貴累贈南京禮部右侍郎公生永樂癸巳享年七十有一配朱淑人先公九年卒子男三長玄清亦先公卒次玄應以乙未進士至今官次玄會以恩補國子生女一適永嘉縣學生陳浚孫男六女四公自少輟嗜學不事家人生產嘗截枯竹繼晷晝夜誦不休久之出

卷之十一

八

從春官主事黃若章先生限學及為郡學生則又從郡守何公文淵參質疑義既歷官南北聚書幾萬卷自六經子史以至星曆醫卜皆搜抉務達其要以為文之有關世教者莫先告君之詞故平生之文奏議為多而間發為詩亦不事雕琢而自成一家有拙稿困志集進思錄凡若干卷藏于家公性質直坦易與人無貴賤疏戚一咲之間洞見肺腑至其臨大事決大議則凜不可奪自號賴夫或勸公少貶以徇曰在我者有義與命在彼者吾不知也故悅公者寡不悅公者衆然至論立朝大節未嘗不以公為首稱於乎

歲寒乃見松栢我 國家承平之治至宣德正統而
極極熾而豐小大之臣方仰承德意以將順頌美於
不暇所謂不暇而危明主者已絕無而僅有蓋於
是得二人焉以翰林學士李公時勉曰翰林侍講劉
公球至於是春一季而公實繼之公以 二聖之思
克保晚節已上進學士公於無愧故雖不必若鍾以
必至乎侍講公之死然究其所至固非嘗試而幸成
者則其於慶已益有光矣於乎公固一代之偉人也
執公之群行不止是給事君能文蓋別著之家乘鐸
不得而論論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以銘公墓以備

卷之十一

九

國史之缺以明示天下後世亦公之志也銘曰後世
之凶世具曰非吾寧為激而不以隨罔孚之俗世具
曰是吾寧為罪而不以耻我思古人猛虎藜藿孰與
重輕發蒙振落我思古人砥柱狂瀾孰與有無摸稜
兩端彼何人斯如鬼如蜮不有君子吁何能國我作
銘詩以告萬世紛紛鄙夫敢拜公墓

處士魯公崇吉墓碣銘

天台有隱君子曰魯公崇吉是為都憲公之冢子鄉
進士誠之父今府尹公懋功之兄也都憲公以清德
雅望重于一時公兄弟志圖不辱更相問學以求力

庶於成既府尹公貴公輒自喜曰吾先人之業以付
吾弟足矣吾其為太平之民則益自韜晦取六經子
史環列之目坐一室曰吾有以自老蓋於書靡所不
好而於詩於琴大得也其勉學之詩曰至理如寶玉
功成在琢磨又嘗曰吾於琴得治心之道焉因自號
曰養性學者稱之曰養性先生公用心世之心雖不克
究而人未嘗不知部使者邑大夫至往往下詢以政
景泰中盜起處州謫延于台台守令卒用公策防遏
之得無他邑故多訟公為陳訟卦大畧反覆喻止之
所著有諸禮目錄琴譜正宗養性稿凡十數卷又嘗

卷之十一

十

擬修郡邑志未就而卒卒之日賦金歸詞以自見實
成化辛丑春三月十有七日也距其生 年 月
日享年七十有五配潘氏子七長即誠先公有十九
年卒次某次某諫習舉子業女二皆適為士人妻孫
男十有二曾孫男一某將以 年 月 日塋公溪
南山而墓石未有刻因以其所親楊秋官商林狀來
告予叔父太守先生與府尹公為同年友嘗主其家
於公納交焉知公益詳予又嘗從府尹公識公而
友其子誠誼不得辭也乃按狀為銘其墓上之 銘
曰吾嘗怪天台山稱神仙窟穴豈無至人棲息其間

與世絕跡明月清風高山流水援琴而歌公神不
寧其誰其脫屣而不以死嗚呼先生

桃溪

卷十二

十一

桃溪淨稿卷之十二

廣東左布政使陳君墓志銘

成化丙午夏五月廣東左布政使臨海陳君士賢卒
于江西之南昌南昌太史張先生廷祥以禮殮歸其
喪且抵予書將表其墓而憚為之志予執書為位哭
明日吾友通政黃君世顯復以書憚其子戴來速銘
於乎君天下士也其赫赫不可蓋者固不繫銘之有
無獨念君故知我者重以二公大義要責其奚敢辭
初君之在廣東也舉貴人有據市泊餘戶假貢獻
通私番以毒民蠹國者君連三疏抗折之遂誣臣君
賴上聖明不即罪然卒從吏議將逮君詔獄民老
稚號泣遮道以從者動千億計有故吏張某嘗為君
所黜至是舉貴人鈎致之將并中君張顧廷疏訟君
冤君雖不幸死道上然天下益以是壯君且信其得
民之深有如此者而一時貪冒患得以傳成其獄者
聞茲吏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始君之為御史也
上方厲精開言路諸在言責者爭拾苛細以自售君
獨抗疏請追覆直言之士并斥大臣之將柄用者且
曰君子小人之進退否泰關焉一時風采獨揚御史
琅與之抗君子謂愛治世而危明主也蓋如是雖

其言不盡行然天下自是始畏公議而進者沮矣暨其出而提學南直隸河南也念學政久廢士之務浮棄實者比比而是所至必先使之習小學而後及科舉之業學立困館至則居宿以身為教仍下冠昏祭儀俾諸生習焉既至廣儲持刻道學傳以詔之蓋至今稱提學之善於其職者皆亦無所與歸君歷官後先幾三十年暇食居室無所嘗呼其子謂曰吾積祖宗慶管三品祿人之產汝何可獨享其分十之六為思遠庄以祀祖先周宗族其克已為義尤君子所難于是益足見君平生之大節不誣矣於乎君

批漢

卷之十二

二

固天下之士也而止于斯吾安得不為天下惜哉君諱選別號克養主賢其字也陳氏本宋國子司業左輔之後由藝饒台之山居再徙而為臨海曾祖濬圭號純靜祖泰生贈監察御史父諱自韜景泰初仕至福建右布政使活沙尤盜之脅從者數萬人民至今德焉母金氏贈夫人繼母沈封夫人配王封孺人繼張子男四長藩次翼俱郡學生早卒次戴次女二孫女一俱幼戴符以年月日葬君山之原君學博而深於經詞章非其所好嘗從翰林檢討選游陳先生游先生深器之以禮經領景泰庚午鄉薦

天順庚辰會試第一人歷御史按察四轉以至今官生宣德己酉享年五十有八而已有丹崖集若干卷藏于家君性內剛外柔居常謙謙言若不出口至其臨大事決大議則屹然萬夫之勇而卒莫之奪吾嘗求古節槩之士得一人曰君其陽道州乎道州為諫議且七年始一論裴延齡陸贄事君為御史三年耳而剴切論諫急于其職乃若是道州為司業日與諸生親宜其固不率教者君徧歷徐揚冀豫之域而教澤所至亦無不及焉道州為刺史自以追科政拙不奉侏儒之貢君力障五嶺之民忤拳奸以至于死於

批漢

卷之十二

三

乎凡若是者君子謂規道州難而功倍非邪君之行不止是輒敢取其大者以銘庶天下後世之欲知居者得以考焉銘曰深文傳比許私拾細瑩吏法更歲課月論棄根撥芸提學校文國肥民瘠下損上益轉運方伯世方競趨我絕不窺世所不為我勇赴之於乎士賢而止於斯吾安得不為斯世而悲

建陽知縣項君崇仁墓志銘

福建建陽知縣瑞安項君崇仁既卒之九月將塋其邑之周湖村從子德持其友木齋孫狀來請銘於乎崇仁其豈是矣初予天順末識崇仁與其從子秉中

于禮部未悉也吾友鄭通判廷韶亟稱崇仁不容口予從而聽其議論固將起流輩追古人而及之既落
落十年乃始登成化壬辰進士其同年若袁德純者
又皆亟稱之曰吾榜中人物也未幾拜建陽知縣予
贈之言固意其將自一邑達之天下矣於乎吾崇仁
而止是耶狀稱崇仁在建陽新學舍旌孝節禮先賢
左義塚政平訟簡人無私議環百里內俗幾以變在
官僅二年以外艱歸之曰民遮道泣涕至背其像以
祀既歸得下滯疾越六年遂不起成化乙巳正月五
日也距其生宣德庚戌得年僅五十有六於乎吾崇
仁而止是美崇仁諱旻崇仁字也裔出宋秘書端安

桃溪

卷之十二

四

開國男模之後祖惇贈安仁知縣父僞工部主事世
稱瑞安南院故家配徐繼胡皆無子女三長適楊推
官璣之子次俱幼以從子從為後崇仁性至孝有周
人之義未成童輒操筆為文盤摺硬語儼然有奇氣
如老成人既壯益大究于學開口論當世事侃侃若
無以當其意者既謝病更號隆山病叟有病餘稿若
千恭穢家於平若崇仁者使乘其少壯而用之用之
極其志之所至不已焉其所建立蓋止是哉是國有
志世道者之所深慨也乃為之銘納諸曲以慰吾崇

仁於不死銘曰壯歲登第告誠以半刀搥輩驕老為駘
志驕然不有戰於戰黃龍壯之外以上觀其紫雲之
干霄將下以崇崇之士而一困於所遭於乎崇仁百
世之下欲求若于不死者其不有視乎吾銘之昭昭
福建按察使事林君一忠奔其父

成化乙巳春于父病建按察使事林君一忠奔其父

主事公之喪未歸未幾病且危危且復安數月矣至
是病復作遂不起七月一日也於乎吾一忠而止是
矣既為銘哭復從吾太守叔父復哭哭且從其
家而葬事遂畢是年通政黃君世顯俾為之銘未報

桃溪

卷之十二

五

而君已矣美於乎予與一中世顯異姓兄弟也知一
中之深者宜莫如世顯亦莫如予後死之責銘固吾
黨事也又曷敢終以不能解而不慰吾一中於不死
乎乃按其世譜遺行而銘之若諸龍字克賢以字行
一中其更字也林氏徙自閩今為台黃石邑太平
之望族至我朝而益顯者南安太守公辛吏部員
外公茂弘即中公璧秋官侍郎公鶚文章行業美彬
彬可考皆君之從祖父兄也曾祖周民祖從深皆隱
德不仕父諱格有善行以君貴封刑部主事母胡氏
封安人君自幼岐嶷從負外公學與侍郎公實相師

友既冠補邑庠生以書經領京泰丙子鄉薦登成化
丙戌進士明年拜刑部主事未幾轉員外郎遂有福
連之命其在刑部也盡心獄事不為顧忌苛刻既成
者錦衣當以大辟罪屬君議君知其冤白尚書陸公
陸畏其勢不敢出一言君毅然曰彼勢雖崇豈要
殺人我位雖卑殺人以媚人弗為也陸悟成卒從末
成王宗懷者吏部誣以投匿名文書罪宗懷父淵嘗
以言官獲譴君知其冤家子無池而事不屬君殺亦
覺其誣曰非林主事莫能辨遂移其獄於君宗懷卒
得白其在按察也尤力振風紀而抑強扶弱志慍

卷之二十一

倦馬大臣有在閩者縱豪奴凌轢并吞君悉置之法
不少貸御史有按閩者舞文法稔姦醜正君而留其
過不少恕二人者遂日夜同君之隙不可得則相與
辨武流無賴子誣毀君雖卒莫之究然竟坐是十年
不調知君者皆為之不平君惟盡職弗顧也君遇事
直前義激於心不問勢之不可先是在刑部吾台
方奏劄太平君知其事之有害於民也詣曹力爭
之不可則聞于上陳古風今動千數言功雖不就
識者謂之在按察者兩為辨誠謂官御史有欲以
意黜陟者楊黼林評書者君以公道之不可廢也

執迴幹必得而後已其勇於有為類若是君雖職刑
獄而好學不倦旁涉諸經子史唐宋諸大家間發為
文詞穠郁奮張讀之可想見其為人有抑齋稿若干
卷藏于家君生宣德辛酉月日享年五十有

七

五而已英邑南冠祖塋之次配陳氏封安人子男
二保昌保旦女三適黃若張浦判之子鯨次天嘗許
聘于子興義矣次幼在室君意氣激昂恒思欲盡友
一時豪傑以大有為於天下而不可得其規詭隨患
得之徒輒對衆嘲斥之不暇故人不以為評則以為
軋不以為指則以為為揆誠有若吾世顯云者因畧其
細取以銘君墓上之石以深有俟乎後之君子亦君
之志也銘曰衆之非不以疑殺之趨不以娛其疑疑
也人所擠其嚶嚶也人所悲於乎一世之快百世之
嗤以此易彼君子弗為後有識者考德在茲於乎一
中吾何敢以私

南安府知府華亭張君墓志銘

成化丁未夏六月十有三日南安守華亭張君汝弼
以疾卒于華亭之故居其子靈海令弘宜將以是歲
冬月日塋君祖塋之次屬吾台郎守葉崇禮
以狀來請銘乎予尚忍復銘君也哉始乎天順初

與吾友今亞卿黃君世顯故方伯陳君士賢念憲林君一中識君於禮部蓋三十年于茲矣慨念疇昔一代交游稱豪傑士若諸君者固落落可數予竊下病且不死既銘吾一中又銘士賢而尚忍復銘君也哉君諱弼姓張氏汝弼其字也其先汴人八世祖稱斗山先生者宋南渡始居松江之華亭曾祖庠以易教授鄉里祖子英早世父熊應以睦族稱號村居子用君貴贈兵部主事母胡氏贈安人君少穎異過人既壯以詩經領景泰癸酉鄉薦登成化羅倫榜進士倫以言事忤宰相去國君作詩慷慨送之未幾拜兵部

桃溪

卷之十一

主事轉員外即以遂有南安之命南安兩廣要衝大山長谷亡命嘯聚為民患者蓋衆君下車悉捕滅之尋慮民之貧而勞役弗息也亟請諸當道者俾均節之且得以食其力于商而橋梁道路之利因亦以時興焉既又毀淫祠百數十區為社學凡先哲之嘗蒞茲土者若張九齡李剛劉元城諸公皆特為立祠至周程三先生則既祠而又別立吟風弄月堂以深致景仰蓋於教化風俗之大者其惓惓又如此初君之外補也人咸惜之謂若君者盍留以羽儀明廷以藻繪一代太平之盛治君固不薄淮陽而卒有成

績至是始謝病歸歸之日民蓋相與立生祠焉歸方三年天竟不憚遺以卒距其生洪熙乙巳享年六十有三而已於乎惜哉配王氏封安人子男五長弘正次即弘宣以進士拜令官次弘至邑庠生次弘圭次弘玉次弘金女二李視願行已其壻也孫男四性協忻格女七所著有鶴城天趣清和慶雲諸稿凡若干卷號東海翁又有東海十稿若干卷行于時蓋君手筆也若以靈藏異童克之學問老且不倦詩與文幾成一家草書之妙論者至推為一代冠冕然世之所謂文人者類近浮薄君獨博尚行履慨然以風節自

桃溪

卷之十二

九

將雖論議間雜諧謔而往往必以理勝故彭都憲鳳儀嘗論其天分人品問學政事有如此者而君亦嘗為予戲評其所能曰人故以書名我公論哉吾自視文為最詩次之書又次之其他則非吾所敢知也恒相與一咲而罷噫昔余與君同遊則君之所以自道者克盡知其文章與經術之蘊然則君之所以自道者其亦有感於斯乎於乎斯文非細故自文與道維而後世之所謂文人者始為大賢君子之所鄙然則文豈易能哉故予又即君之文而銘之以見吾人之所謂文者正在此而不在此也銘曰東海之東有氣如

虹凌虛厲空人曰此劍獄之鋒孰知其下文塚之雄
於乎萬靈所鍾昭護神封後千百年茲其不墜於地
耶尚有考乎吾銘之公

亡妻封孺人陳氏墓志銘

於乎此吾妻封孺人陳氏墓也孺人以荆布相我取
進士既十年乃始以編修恩封孺人甫一年從予
歸省既還又二年為成化辛卯五月某日遂卒于
京師年二十五命也明年歸其喪予獨留與二子興
仁興毅處又七年予再室孔氏乃遣興仁歸葬孺人
于洋輿山祖塋之次又三年予以先編修太孺人憂

卷之十一

十一

解官既終喪而興仁死矣年二十有二嗚呼天乎予
之極一至此也初予遣興仁歸期娶趙氏婦坐嫺卻
中與之絕再議娶蔡氏巴東宰某之孫未及期一夕
腹痛死方死語惺惺不亂執其母孔氏呼曰負此生
負此生不能立功名報父母又呼其弟興毅曰吾已
矣汝勉之勉之又連呼其叔父徧語之乃死實成化
壬寅冬十一月十有四日距孺人之死蓋十有二年
乃以其死之踰月某日與其孀妹貞同附葬于孺人
之墓於乎天乎予之極一至此也興仁性外暗而訥
有問未嘗輒對然徐考其義子科舉間則又未

不通也予不善教子嘗遣之從陳先生李進士某學
詩經入為縣學生預庚子秋試既又懼其局而無成
也復取他經暨濂洛諸書以及歷代諸史大畧日授
之類能誦而習予竊念其自是亦庶幾不失為謝氏
孫子矣而止于是謂天之命非耶予嘗與叔父太守
先生考論天道裁覆之理若吾高祖之孝德吾祖母
之節義其流澤當未遽已今看是予之罪不足以承
之也於天何尤哉先是孺人之墓未有銘予不佞終
不敢以溷作者乃哭而銘而并以繫之銘曰嗚呼吾
妻葬于此吾子葬于此吾何恃以不死吁嗟天乎其

卷之十二

十一

定未定也吾不敢擬吾將修吾身以俟

桃溪淨稿卷之十三

族祖盛三十四府君墓志銘

府君諱九疇字性範姓謝氏以成化甲午二月十三日卒于家距其生宣德丁未正月十九日享年四十九有八父諱順祖諱文彪皆隱約不仕曾祖諱繼先仕為瑞安主簿高祖諱詔不仕元是為福五徵士實積德以大遺厥慶鐸與叔父太守公皆同出其後今七世矣府君性孝友事嫡母甚得其懽心至長恒嬉戲不離膝下與仲氏終其身同財產周孺人實善相之無間言府君既卒仲氏一遵其志作堂與府君之子

桃溪

卷之十三

一

以居曰存睦堂初府君號慶睦人因稱謝氏二睦於是府君兄弟之義隱然重一時至以擬諸太守公與其季王城山人於乎公力學上師聖賢此固未足為異若府君者不亦尤難矣乎府君既卒之十年為成化癸卯冬十二月某日仲氏存睦公與其子岳慎塋府君方山祖塋之側而虛其左以俟曰吾兄弟生同志死同穴義也鐸聞之曰是不可以不銘府君之嫡母趙實鐸祖母太安人之妹先編修府君與鐸往來主其家者幾五十年而終始如一日鐸德之不敢忘府君之行不止是因取以銘其大者如左銘曰自匡

綏之政失而其布之俗成其下孰不待文王而後興噫夫孰知生質之美乎六愧乎學問之能然則吾之於公之墓也亦安得而不銘

從弟聲墓志銘

聲字鳴鶴今致仕中憲大夫寶慶太守公諱某之子贈南京兵部員外郎府君諱某之孫孝子隆三府君諱某之曾孫孝子府君實吾謝氏桃溪始基之祖至鐸與聲五世矣始予從太守公學見聲在提抱間可念後十年予舉進士拜公南京則已嶄然見頭角又七年公守寶慶予以編修恩歸親而聲亦歸自南

桃溪

卷之十三

二

京蓋已習為應舉之學問從其季父王城公叩之而詩律亦立就則亟善其不凡又五年公致其事以歸教之益篤遂與其弟彩入為縣學生又六年予以憂解官歸拜公于家則與彩已赴庚子秋試殆駸駸乎公之輩將有繼矣未幾得脾疾予與公竊憂之又二年竟以是不起三十有七成化癸卯冬十月某日也於乎痛哉天豈有是耶去年冬吾脫裘未三月吾子興仁一旦天死公為予哭之哀於乎天乎詎其於公而復至是耶吾家世德其遠者弗可知若孝子府君之遺澤當未遽已况公以文章行業深培遠紹力

起而振之又非予之不敢為惡而已於乎天平詎
其於公而復至是耶雖然興仁之死去場不遠聲則
奄及強仕矣興仁之死未竟有家聲則亦既多子矣
然則吾之痛視公益又不知其孰為倍蓰而聲亦可
以自慰矣初公營壽域既塋王城公其側至是因以
附葬遂命其子孝以其卒之踰月某日奉柩以窆而
碑擇為之銘遂哭而銘以抒予哀以誌予不可知者
銘曰嗚呼感德之世父無哭子我生孔夜易復有是
世後在家慶則有餘天故弗附為其負子我痛而思
茫茫天宇子也何辜亦哭尔父嗟世之人天實為培
桃溪

卷之十三

三

我銘子墓易敢告哀

監察御史余君墓志銘

監察御史臨海余君懋器既卒之期月其弟銀持其
所親潘少參應昇狀來京師速予銘將歸葬長石
山之原於乎予尚忍銘吾懋器也哉初天順末懋器
與其從兄懋純同赴禮部試有風火之厄予實預焉
未幾懋純卒懋器連不得志者十有五年成化乙未
始舉進士明年出為崑山令濱行謂予曰何以教我
予舉瀛洲諸先生邵邑政績格言侃持以往既至崑
山民黠事多譁然相休懋器力鎮以靜而一毫無所

侵久之乃寤崑山大夫士若吾友陸太常鳴儀亟稱
之不容口易予以憂過蘇懋器自崑山來會謁然故
舊之情自是不相值者幾十年則懋器已報遷御史
按廣西矣去年秋予有纂修之召忽得懋器計傷
悼不自禁因過其家哭之弱妻幼子凄然在目於乎
予尚忍銘吾懋器也哉方懋器之按廣西也適當大
比防範嚴密人不敢干以私且其地遠夷僚多瘴癘
因刑瘴說以遺之而自題其後曰吾不忍土瘴之自
病而坐視人瘴之病民遂力鋤強梗招流亡觀風問
俗無遠弗至作八桂行稿識者知其志之有在將大
桃溪

卷之十三

四

用而未艾也既得代還淮安忽遘疾卒方卒時屬其
子河曰吾未及贈吾親吾死不瞑目厄於例卒不得
請於予惜哉懋器諱鐵懋器字也別號困學性和學
謙慎事親孝撫弟妹以恩娶鄭氏繼陳氏繼長潭陶
氏尚書中立公之孫子男三汶河灌河聘少參女
一未行余氏譜出宋丞相郇國公端禮之後世居臨
海子誠晦懋器曾祖祖父也父諱操號順庵俱積慶
弗仕懋器之卒實以弘治戊申六月二十七日距其
生正統庚申十月二十一日得年四十有九而已於
乎惜哉銘曰維利于割其鉶若發驄駘于行不仗以

鳴利孰啓之暗孰已之於乎懋器我銘不刊亦孰得而死之

亡妻孺人孔氏墓誌銘

弘治己酉夏六月朔吾妻孔孺人之訃至予咽絕不能語久之乃克為位以哭如是者蓋旬日間莫知所以為心既而曰孺人已矣吾何為者哉乃復執筆以叙其平生以慰諸冥漠之下於乎孺人已矣其終不可作矣吾之養養悲痛於不已者抑豈獨吾家室之情然哉蓋孺人年二十七而始歸於我於是予妻陳氏喪獨居旅邸者七年矣孺人本儒產識大義執婦

桃溪

卷之十三

五

道甚恭既二年予奔先編修府君喪中道而先妣太孺人之訃復至皇皇馬幾無以為生孺人實能疏食水飲以相我匍匐襄事甫畢則又謂予曰吾父久不克葬君其銘吾將謀吾弟而葬之遂以衰服往葬其父未幾吾兒興仁一夕病將革孺人刲左臂肉和藥以救曰吾恨不代汝死既死痛哭幾絕予既即吉當起復念祿弗及養將謝病以居孺人曰貧賤吾故態也吾安之久矣慎勿以我故累君先府君有餘田若干遺命俾勿分以供祀事孺人曰君官雖卑無祿不猶愈於布衣乎其均諸弟姪祀事吾與君共承之薄

桃溪

卷之十三

六

自奉而儉以遺子孫可也去年春有纂修之命予未果行孺人亟勸之曰吾固知君之無意於出也如王事何吾與爾子暫守宗祀以俟君之歸君其亟行乃治裝促予行行時孺人已病瘳且二年懼為予累益勉強趨事予亦不覺其病之深也而竟至是於乎予固負孺人哉痛何可及孺人之卒實以今年四月二日距其生景泰壬申月日得年三十有八而已子男一女二俱不育今所存女小貞方七歲於乎悲哉孺人諱常姬姓孔氏宣聖五十七代孫世居樂清之江綰今官府復其家俾隸儒籍祖克烟太學生父朴號樂古以布衣為鄉校師孺人幼有志識能知孝經小學列女傳諸書樂古翁最鍾愛之曰吾女恨不為男也孺人姓頗強直見義趣憤然有丈夫志而嫉惡之心尤勝曰何甘為人唾罵為也予嘗與談先大母節義事未嘗不泣下曰幸相與保此生無忝也故予貧病家居且十年孺人從容朝夕間曾無幾微見于色予頗自以迂拙曉得知已之助而今已矣於乎其何可及哉乃為銘其墓納諸幽廡後之人有知孺人者銘曰心如其面類以風靡豈曰友朋實鮮知已我銘不愧百世以俟婦德之徵其視諸此

明中書舍人王君墓志銘

今皇帝嗣位之初勵精治道納諫用賢於是南京兵部委主事性首以一時名士退修於家者列薦于朝君翰林檢討陳君獻章中書舍人王君汶尼若干人詔下公卿議特起檢討君暨君檢討以母老不果君病之愈有司趣之行行至淮病復作未抵京五十里卒于舟實弘治改元之明年十月四日也距其生宣德癸丑得年五十有七於乎痛哉鐸既與左庶子吳君原博會哭遂亟謀諸戴郎中師文陳負外子章相與殯君既殯將歸葬庶子君謂葬宜為銘且將

表君之墓以示不朽嗟乎予與君交幾二十年其

七

敦慤之行清苦之節靜退之風皆予之所愧畏而求之能者其何以銘顧其義有終不可已乃撫其遺而序之王氏本五代節度彥超之後蓋自太原徙金華遂顯于宋世為金華義烏人君曾祖忠文公棉在國初與宋太史公濂齊名以翰林待制奉使雲南執節不屈以死正統中有贈謚之典今廟食其地忠文之祖南陵先生炎澤實得朱子再傳之學于葉通齋由庚遂以授黃文獻公潛其子國子博士紳實與正學方先生同登太史公之門博士之子贈中書舍人

徐於正學有館甥之義實生君君字允達別號齊山汶其名也以春秋舉成化戊戌進士拜中書舍人王氏在金華文以行顯至是蓋六世矣君子謂忠文之澤方大發於君未艾也於乎詎其遽止是哉君初登進士輒願為教官眾謂其迂不知君實欲見之行除中書非其好也曰吾豈少年吃吃筆硯間者哉未幾遂謝病歸結屋齊山之下取累世所積書研窮之將終身焉去年秋予以史事赴召道金華將問君之廬而拜鄉之人無少長賢不肖聞君名皆唯而立其學者相與尊之曰齊山先生至不敢斥其姓君迂予

桃溪

卷之十三

八

道上歛然握手如平生明日謁忠文公廟又明日君餞予百里外相與謁四賢祠謁麗澤書院至蘭溪會章德懋而別於平詎其謂君而遽止是哉君貌行而和平生無町畦崖谷人人得而親之然其善惡惡之誠則有確乎不可拔者詩與文類其為人不為斬絕奇險而自成一家家居儼然風興必具衣冠率子姓謁家廟歲時享祀必躬必敬日食惟一味雖對客亦然蓋其祖博士君痛忠文死國之故不甘於食子孫遂永以為訓亦可見其世德所從來遠矣所著有齊山稿若干卷藏于家配余氏有賢行子男二長府

次女 長適鄉進士許墳次適龔 餘幼未
行銘曰慨彼下泉澤而不川再實者木哉或以覆在
勢則然于嗟齊山吾何方乎天

南耕處士王公墓志銘

弘治己酉秋八月南耕處士王公以九十壽終于家
其子和州判封刑部主事某將以明年某月日葬公
墳頭先塋之次和州之子今興化知府獨狀公行來
連銘憶擇在景泰中竊從吾叔父太守先生和文和
州君嘗識公既又往往因興化益克信公之賢于
數年來老成淪謝公獨端然如後凋之松相望而知
桃溪 卷十三

其為前輩長者乎若公者亦豈易得哉按狀王氏
之先有為大理少卿曰從德者避五代之亂自錢唐
始遷五黃岩之寧溪十三傳而至元臨海教諭并教
諭生士傳士傳生世鉉實公之祖則又再遷于邑之
南門然至今人猶稱寧溪王氏公諱阜字宗民南耕
其別號也生而謹重有才畧甫弱冠輒力持門戶時
周縣令旭鑑至亟治一切逋負民斃死者以百數公
坐逋弓箭衆為大恐公曰是在里戶我何罪令雖猛
而明我其以情告耳其弟進謂必不免固請代公公
乃以已貲代輸十之二俾如所對持以往周矍然曰

良民也特釋之而事亦立辦未幾準亡公痛之撫其
妻若子久而益篤公起家至鉅萬一以勤儉自將如
艱難時未嘗過為宮室衣服之飾所居湫隘惟即東
樓為祠堂以歲供祀事退則商決家政懇懇為諸少
言其所當勸戒者寧溪之族亡慮千百有事于邑必
先謁公公待之皆有恩意其或忿爭亦必反覆譬曉
之至有不待訟而決者有司歲行鄉飲以公年高望
尊數以賓位俱不赴朝廷下優老之詔有司以
公冠帶應格亦卒謝不受人亦以是高之配李安人
有賢行先公九年卒子男五長即和州君實肖公次
桃溪 卷十三
璦次璦次玳次玳孫男二十興化其一也賢而甚文
燁燁集皆縣學生女五曾孫男十有三女六公少警
敏每自恨遭家多故不克專志于學迄晚歲廢
書乃至卦書奇耦之數古肉消長之理類能究而言
之撫其平生亦可謂艱而能豫有而能謙庶幾得保
困處夢道者若乃垂休委祉門祚子孫之盛蓋又
所不論也噫是皆學士大夫所難而公顧能之若公
者豈易得哉豈易得哉因為之銘納諸幽將後之人
有考焉銘曰孰因則舒孰有引巨斂其餘不盈以虛
積而孚若取而符我銘不諛于嗟公乎其永圖

桃溪淨稿卷之十四

南京工部侍郎黃公墓志銘

弘治辛亥夏六月十有七日南京工部右侍郎黃公卒公得疾甚暴亟往視至中途公訃已至於平痛執先是子蒙恩休致公悵然不樂且期太常陳先生師召邀子徧遊南都諸名山以別蓋子自謝病來與公別者餘十年乃今始得一會詎意公之恨之別而子遽以哭公也哉公卒之明日子既三哭之乃與其子補商塾事遂謀所以銘公之墓不得以不能解於乎公其止是哉公諱曜字孔昭後以字行

桃溪

卷之十四

更字世顯別號定軒姓黃氏其先昭武鎮都監緒避五代之亂徙居黃岩洞山山今分屬太三公以其地隘不能容始再遷舊邑之西而定居焉曾祖不仕鄉稱長者祖諱禮遐號松塢性狷介鄉人服其行義無異詞以公貴贈南京工部右侍郎父諱彥俊以正統丙辰進士擢兵部職方主事其操其才人猶至今稱之累贈右通政南京工部右侍郎母金氏累贈淑人公自幼穎拔屹然如成人未弱冠職方公即世扶伏歸槨撫其弟妹慈愛有加明紹舉不合乃退而為縣學生刻苦問學公尊學子友子少且劣日追之

日見其不可及未幾領子鄉薦登庚辰進士第工部屯田主事屯田號濁事公稍待以正顧為其僚所怨嗾惡吏誣毀之公雖不之較然彼竟坐是落職而公之譽亦因以起尋遷都水員外郎調吏部文選郎中在職守法據例不示恩不賣直凡所舉錯不獨人莫之敢干雖上之人亦或以公為辭而若有所憚每公退輒過子子望而見其喜則知賢者之進其憂則知小人之不得退如是者蓋十有五年公一節不少變後先在文選者率驟遷輒敗至武并累其上之人為天下笑公循循滿考始擢右通政又五年

桃溪

卷之十四

乃遷今職公既去吏部久人益思之大家宰王公兩以公與今亞卿彭公鳳儀張公時敏薦不果得然物論在人駸駸未已要皆以鈞衡望公也於乎公而遽止是哉公生宣德戊申迄今享年六十有四而已配蔡淑人巴東知縣思之女子男三長即輔次健嘗聘子女俱夭次佐亦夭孫男五紹繹紹約紹輔以辛丑進士為工部主事實克公吾台父子祖孫相繼登進士第者亦惟公而已公讀書不事章句往往能窮前人所臻精思之餘下筆沛然而尤長於詩與吾叔父王城山人慨詩道中絕將力振之有定軒

若千卷藏于家性恬靜寡嗜好平生無所苟取而亦
不以一毫苟費雖官至三品居室服食無所增惟事
關倫理則惓惓每欲自盡嘗以舊宅之直讓其弟以
餘俸之金周其甥又嘗謂予吾族貧甚且不知學先
職方有田若干吾將以是終先人之志立義塾焉乃
歲出束脩若干為之兆初公為主事時憤 慈懿太
后山陵事輒草疏數百言示予將上之會事已
未幾為會試同考官有奉要子暮夜來謁公以
終其身不與語今年春大臣復以例當舉官公舉金
華童德懋於是德懋謝病而歸者幾二十年天下皆
稱溪

批溪

卷之十四

三

鄱陽教諭應先生墓碣銘

鄱陽先生復菴應公既卒之明年其子教諭紀以予
太守叔父書介其所親繆君思敬公屬金君鳳魁來
請銘時予在南都方蒙 恩京邸未暇也既歸教諭
言以起復北上遇諸途復拜予泣請不已於乎予尚

批溪

卷之十四

四

忍銘先生其曩予謝病家居得從先生杖屨者幾十
年既而以史事赴 召別先生鏡川上先生酌之酒
而贈以詩所以屬望之者不淺予既落落無成方仰
首故山藉先生以終老而先生沒矣前輩老成典刑
無幾予又安得不為先生銘哉先生諱律字志和以
字行仕終鄱陽教諭復菴其別號也應氏世為黃岩
望族至先生之父息耕翁尚憲始遷邑南之鏡川今
分隸太平矣黃岩之應實始末康在宋有緝熙時侍
講在元有上饒山長玉泉在 國朝有全歸先生尚
節溪南先生尚履按察副使志欽行業文章後先輝
映蓋皆先生之諸祖諸父昆弟也先生穎悟風成未
束髮時已能屬對作驚人語稍長從溪南學既又獲
登拙訥葉先生之門拙訥以學行重一時亟相許許
永嘉黃文簡公三朝元老一見至與為忘年交於是
聲譽日起遠近交辟南畿提學孫侍御鼎薦為鹽城
訓導以母老不果行周郡守旭鑑復以郡學薦乃始
迎母以養未幾丁母憂服闋改河南蘭陽蘭陽素乏
科第且其僚醜酒而復先生相處以禮而結以恩久
之不覺愧屈於是士服其教而科第亦班班然矣暨
其去也蘭陽之人相與立生祠焉其在鄱陽尤篤意

國教訪周瑜陶侃之墓而封表之進江萬里彭汝勵
於祠而尸祝之賢聲之著上徹 准府方期大用而
先生力乞休致矣時去引年尚遠大夫士莫不惜其
去而高之既歸更號宜休居士奉先教子老而不倦
考德問業門無虛席暇則幅巾杖藜寓情詩酒寔
者蓋幾二十年而卒年八十有四實弘治戊申十有
二月十日也配安人林氏有內行先先生八年卒子
男四紹維經紀類能讀父書而紀方馳聲宦途先生
之澤未艾也女一適汪恩陳暢孫男若干輅縣學生
曾孫男若干先生重厚樂易雖與人無忤而未嘗競

卷之十四 五

隨雖望之儼然若不可褻而無賢不肖皆得其懽心
雖博學能文而恬於進取不事舉子業雖晚歲勉從
樣仕以出然科目勢所偏重而薦舉頗為具文故一
時輩行去先生遠甚而位遇反或過之至有方嶽重
臣往往出於其門者而先生終老一壚不亦重可念
哉用慨所見以銘墓上之碣以告于世之欲知先生
者銘曰棟梁斧柯冰蹄江河孰抗不撓障此頽波於
乎先生勢如之何死者可作我銘不磨

繆君思敬墓碣銘

天子嗣位之初勵精圖治下 詔求言內外大

之臣爭以言進者亡慮百數然未有布衣之士
為國家論大事者吾鄉繆君思敬者思敬之言曰臣
少讀書老而不死暇日獻芹負山填海心欲言者六
事鬱於時者累年一曰保神器二曰崇正學三曰紹
絕屬四曰懷舊勳五曰廣賢路六曰革冗員首尾歷
歷凡數千百言皆指斥忌諱最人所不敢道者既入
通政司官輒大懼遂拘留而劾奏之賴 上聖明不
之罪持 勅有司遣之歸歸時有問之者曰萬一不
則奈何思敬慨然笑曰吾此行已自分一死豈復
敢傲倖其間哉自是杜門不出環堵蕭然更自稱
桃源

卷之十四 六

小茅山餓夫示志也弘治癸丑春二月二日以疾卒
于家得年六十有五所著有茅山穢稿若干卷娶戴
氏子男二長煉次熄熄先一年卒女一適望江教諭
張燮之子邦祥方卒時煉在望江貧無以殮百凡經
紀皆出其門人葉俊既歿又與其友陳閩卿董商葵
事謂予亦知思敬者因以狀屬予銘於乎若思敬者
其可使之湮沒無聞哉按狀思敬姓繆氏諱恭別號
守謙又號責菴思敬其字也繆之先實徙自蘭溪歷
臨海黃岩蓋三遷矣至思敬之父汀以家難遂再遷
黃岩之南曰茅舉山山今分隸太平遂為太平人思

敬自少刻苦問學以詩自豪不事家人生產學成而
家益落嘗從國子學錄張先生遊與謝昭為同門友
昭以石亨故得官奔走其門者如市思敬貽書謂張
曰亨敗在旦夕楊博及昭先生雖門弟子方遠之不
暇而顧親之乎未幾卒如其言思敬自負強直好論
議人長短類如此以故人皆忌之至是果以布衣論
天下事為賢士大夫所許予人始知前日之論議非
苟然也於乎波瀾風靡之中而困窮拂鬱屹然有若
吾思敬者豈可使之湮沒無聞哉乃為銘其墓上之
銘銘曰韋布之憂南食之棄明主之危治世之利

桃溪

卷之十四

七

一

桃溪

卷之十四

八

貞肅先生墓誌銘

弘治六年十一月六日我叔父逸老先生忽中末
疾鐸亟往候已不能語越明日吾鄉大夫士暨諸姻
戚皆來候問所欲言惟瞠目點頭而已越三十有一
日乃終距生永樂庚子享年七十有四而已於乎天
乎忍不慈遺而使予小子至此極也痛哉鐸既以禮
襲斂於是陳敬所儒珍郭筠心端朝諸公皆來吊哭
且商築事而顧謂予曰賢者故事有易名先生位不
滿德節惠謚雖不得上請于朝若王文中孟貞

貞肅先生門弟子朋友之責平鐸泣拜曰敢不如
謹按謚法清白守節曰貞剛德克就曰肅先生官
四品而歸橐無百金之贏清其至矣年未六十而
身至五疏之央剛亦有焉如曰貞肅先生之行殆其
有合何如敬所曰然筠心亟應以和遂用之既又復
謂鐸曰葬不可無銘且葬期迫遠不可致吾子其
圖之鐸又拜曰先生之沒鄉失典刑國失耆舊
斯文失宗主也戴大叅師文所痛者予小子無
所肖似亦便惟稽合物論之在先生者而叙次
之庶後人有焉叙曰先生諱省字世脩別號愚軒
既老更號台南說老學者稱逸老先生姓謝氏系出
經畧使軼軼實康樂公之後曾祖孝子府君諱始
自黃岩再遷邑南之桃溪桃溪今分隸太平遂為太
平人祖諱號石泉翁父諱累贈南京兵部員外
郎母陳贈宜人配王封安人子男四長聲先生幾
年卒次彩出為母弟王城山人後次業次休孫男四
孝間儉枯曾孫男二可堪聲彩孝俱縣學生先生少
岐嶷穎異甫弱冠補邑庠弟子員景泰癸酉以詩經
領鄉薦明年登孫賢榜進士天順初拜南京兵部車
馬主事車駕轄馬快紅暨天僕孳畜馬牛往往不利

奉貴必利於已先生至則一處以廉而人亦莫之敢
撓未幾轉武選員外郎督市三倉頭久乃知其為百
戶張某子愕然曰是惡可哉亟還之仍為優給俾得
以襲祖父職成化己丑遷寶慶知府至則首與神誓
悉推堂食錢為公用乃大書真西山四事十害為僚
屬戒仍條民隱十四事請于上次第罷行之春秋
則時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至給牛種以千百計計
郡儲積可支五年乃選郡縣學弟子之秀者教之府
鄉村則教之以杜學皆得以食於公既又撮取文公
家禮併作十勿詩俾民誦習之其怙終不率者則一

桃溪

卷之四

九

裁以法至黜縣令二人籍其贓以代民賦於是
肅然皆望風相戒不敢犯舊俗陰陽佛法久喪老女
有不以時昏者至是亦皆遵禮畏法不敢後修撰
羅公應魁所謂黃岩謝侯之守郡華弊政斥濫祠興
禮俗正人心庶幾周子之遺化者蓋如此然先生之
志不安小成猶以不職為愧乃乞補教職不許連乞
病亦不許既三年卒從考績去任請告益力於是先
生年方五十有四政聲地望方駸駸未已獨念士方
好進為天下憂故決意勇退雖當道交章論薦而
先生之去不可留矣郡人遂以不得再借為恨相與

立去思之碑于學致感慕焉先生既歸囊橐蕭然
田園邸舍無所增蓋惟日孜孜祠墓間既割田為祠
堂則又歲率宗人追祭始祖之墓既又與先編修府
君察會總亭于孝子府君墓側時復逍遙杖屨與
二布衣饒海仰高采藻三亭酌酒賦詩脩然有出塵
之態此則學士李公賓之所謂徜徉容與山林之下
則修宗譜築祠亭開義塾議鄉約作敦壽會往往皆
古君子之心而非徒徒見諸詩歌文章者也先生早以
詩鳴與王城公力追古作蓋吾台之詩自天順成化
來始一變以復于古而今之稱大家者宗焉晚年學

桃溪

卷之四

十

益傳旁通諸經子史而尤深於禮所著有行禮或問
杜詩註解說老堂諸稿居常儼然每旦必深衣幅巾
以謁祖考暇則與弟子講學方岩書院中倦倦以孝
悌為本有過必痛責乃已至有終其身不敢見者俸
入所積必均諸弟姪雖日給僅僅而克已為義至老
不衰此又贊善張公廷祥所謂其氣宇嚴重其識超
端正其問學該博其持身治家一軌諸禮而不苟非
今人中之可多得者也由是而觀先生之道無進退
無隱顯無精粗大小蓋所謂無所不用其極者噫予
小子則何敢知三君子天下士也後之人有不

三君子之言者則其於先生也尚亦有徵哉是用叙
次其槩以志諸墓以少塞無涯之悲於乎痛哉墓在
所居之東山與王城公聯實先生歸時所營蓋二十
年于茲矣孝等特以今年二月初日奉柩以窆於是
敬所筠心復即先生易名之實而銘以系之銘曰仕
而能退君子之介貴而能貧君子之仁仁以激貪介
以起懦君子之風可以百世於乎貞肅考德易名
是曰不愧

桃溪

卷之四

十

桃溪淨稿卷之十五

戴師文墓志銘

始予與師文之父潛勉翁交已聞師文自少輒穎異
日讀書幾數千百言至義理肯綮會心處雖其師亦
反為所難甫弱冠以書經領鄉薦來京師予見其公
據不甚類科舉文字心竊奇之及試禮部以所試文
字來視予予益奇之謂科第可俯拾也既揭曉今閣
老長沙李公為考官迎謂予曰公鄉戴蒙今年幾何
是固久困場屋者邪予曰其父視予且少今猶在太
學諸生中公驚且笑曰有是哉遂袖出其五策以視
予曰恨得之晚奈何暨廷試予以受卷官得盡閱
天下諸名士至師文所對俗尚時務處皆酌古準今
確有定論其鋒焰所逼如負嵎之虎而人莫之敢撓
予私謂李公曰公所稱五策者今當不在大魁後矣
既而乃聞冢宰尹公果欲實之上第而閣老萬公以
為冗長難於奏讀遂置二甲之三然師文之名亦自
是隱然動京師矣師文既登第往往以通家故來謁
予請益予曰固知一第不足以溷子而區區文字間
亦恐未足以盡子也要當傑然為吾台第一流人物
如所謂十大儒五大臣者其庶幾乎師文不以予言

桃溪

卷之五

十一

為不然每領之而去未幾師文拜兵部武庫主事予
以憂去官謝病不起者幾十年而師文之聲實遂流
播遠邇間得其敬齋銘當官三箴通陳公甫書而讀
之則見其脩己治人而求道之志亦於是乎
在矣及予以史事赴召師文已自武庫遷職方郎
中乃盡得其所謂贅言錄者而觀之則益奇其問學
之篤曾不以吏事自沮蓋武庫主隸後出納職方主
造務區處實天下勢利所在居之者恒縻溺於此而
莫知其他師文獨盡收天下書而讀之公退雖甚疲
亦手不釋卷家人以日用告不足輒磨去曰其稱貸

桃溪

卷之十五

二

之無亂吾志至於衆務糾紛不動聲色而判決如流
人皆服其精敏雖老成練達之士亦或自以為不及
是其賢蓋又不特貴而能貧仕優而學之為難也予
既以南京祭酒致仕師文尋陞廣東右叅政取道歸
省留宿予總山上觀其論議益英偉不亢而憂世之
心恒在眉目因叩予出處事予謂之曰遠大之業子
其勉之吾老矣無能為也師文唯唯而笑遂酌之酒
而與之別未幾遽以訃聞於乎天下大丈夫之望師
文者何如師文之所以自望其身者何如而竟止於
是惜哉予既為位哭柩至復往哭之潛勉泣謂予曰

桃溪

卷之十五

三

豪赴官之父有大星隕于水而予之故居四望草木
亦皆有慘色宜其凶兆先見而竟止是哉乃相與再
哭之慟潛勉復謂予曰豪英且有日幸賜之銘豪可
以不死矣於乎吾尚忍銘吾師文哉師文系出吾台
之黃岩南塘戴氏是為石屏先生之後再遷溫嶺今
隸太平凡六世矣戴氏自宋歷元世以詩書宦業為
邑著姓至國初以故官謫鳳陽而族始微師文蓋
戴氏之中興者其祖慎齋府君諱主隱處不仕父潛
勉翁諱通亦以書經舉于鄉待試禮部將入仕矣母
陳妻鍾氏子男二曰曾曰魯女五以弘治七年六月
卒于官距其生天順戊寅得年三十有七而已所著
有贅言錄凡若干卷其學實師於父而自得為多蓋
其質本天成非偶然也於乎而竟止於是惜哉予嘗
竊恠靈識異寧如賈誼李賀邢居實者一皆短命以
死而奸險頑醜若張禹馮道秦檜之徒又皆以卿相
壽考終其身未嘗不有疑於天道之不公然而天下
後世之所羨慕而痛悼者恒在於此其所唾斥而賤
惡者恒在於彼人心之公即天道也然則予之於師
文也亦何惜其不為彼而為此哉雖然人之所難
子天者美質而克自問學以成之又天之所難

人也夫人既知其所以難而欲有以成之天乃不
少假之年俾得大底于成以見其所止又安得不為
之求歎而深惜之也哉乃為之銘曰於乎師文孰始
之而亟已之孰予之而亟暨之于嗟天乎不朽者存
亦孰得而死之

筠心郭先生墓碣銘

弘治八年春正月二十三日筠心先生來過予予延
之坐酌酒論詩言笑併作如平時日且莫予留之不
可得厥明忽報先生亡矣予驚且愕亟往哭之遂
以禮服殮先生而歸蓋先生於是年已七十有二
桃李

卷五

甲

矣未幾先生之子藥來乞銘於予予尚忍銘先生哉
初予叔父太守先生休致而歸也先生與敬所陳公
實相與為文字友令節佳晨登臨歌嘯蓋無往而不
與俱予辱從杖屨者幾二十年于茲矣一日吾叔父
溘先朝露而先生繼之前輩典刑零落殆盡不惟後
生小子無所與歸而溪風山月亦無主領者矣如之
何而不悲且痛而尚忍為先生銘哉雖然在先生則
有不可不銘者此固後死之責亦復奚辭謹按郭氏
譜先生系出仙居宋端平六君子正肅公之後諱璋
字端朝別號筠心至元有為叅政者始自仙居再遷

吾黃巖之溫嶺今五世矣曾祖諱橫洪武初為饒陽
尹文章行業為世推重學者稱饒陽先生公與王方
岩戴泉溪諸公並祠于鄉祖諱熙號退軒父諱非號
溪南俱隱處不仕而實克以詩書世其家先生少孤
蕩無遺產上念先世之緒攻苦力學屹然自立再遷
吾鄉之新建一室蕭然疎筠瘦石左圖右書入其室
聽其談殆不知人世間別有所謂塵俗氣也年甫弱
冠輒為弟子師及其學成譽尊巨室大家爭相邀請
殆無虛歲而邑大夫之賢若袁公者亦每造其廬而
禮焉至請以為鄉飲賓則輒謝不往於是先生之年

桃李

卷五

五

益高而望益重巍然布衣中為鄉前輩人仰而望之
有弗能及者矣先生性孝友重信義未立家時即以
束脩所入塋其兄姊姑表凡幾喪稍克自立家雖甚
貧而交游宗戚之疾病患難者恒以為歸先生湯藥
而殯殮之無難色先生初治書經為舉子業既乃棄
去益博涉群書為古文詞而尤工於詩所著有筠石
存稿若干卷又輯先世所為詩文與諸名公之所贈
遺者為郭氏遺芳集為文獻錄又凡若干卷所謂遺
芳詩選者則已梓行于世矣配王氏子男三長葩先
卒次即藥次薰亦早卒女二鍾宦陳元恒其壻也孫

男三長鑒次 次 襲等卜以今年冬十二月某日
葬先生于桃溪之總山墓地實太守先生所遺而先
生預營以俟者也於乎先生於是亦可以無憾矣先
生困處衡門而過其廬者必式終老布衣而聞其名
者必慕彼貴極卿相富連阡陌而沒世無稱公論不
齒者其視先生已不啻倍蓰又况區區雄伯一鄉奔
走一命者亦何足與論於此哉因為銘其墓上之碣
以闢于幽以告于世之人銘曰不貴而尊不富而裕
順受以生得正而斃饒陽之孫正肅之裔於乎先生
我銘不愧

桃溪

卷之十五

六

桃溪集卷之十六

應天府六合縣儒學訓導金公墓銘

公分教六合未三年輒以養母之情諭諸當道當道
者憐之乃得歸歸未一年吏部以例不合逼起之
不得已乃復之六合既得白例又當赴京改選則謂
然曰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吾母年已八十餘矣
吾寧重得罪吾父復離吾母其遂自六合徑歸歸又
年而卒實於治丁巳正月四日也距其生正統己未
得年五十有九而已於乎詎其謂公而遽止是哉公
姓金氏諱核字鳳魁以字行其先本劉氏避皇越王
嫌名改金姓世居黃岩之雲浦今分隸太平則為太
平人高祖用嘉元海道巡防千戶嘗置學由曾祖敏
益又嘗置義役田租如壁個倘負氣以太學生將授
官而卒父聚淵以旌義膺七品官階承仕郎鄉梅長
者母蔡氏黃岩義民蔡公玄丁之女婦道母儀具有
家法今壽已躋九十矣聰明如故績維不衰而公顧
湓先朝露以遺此終天之恨不亦重可痛哉配澤庫
鍾氏有賢行子男七煥赫瑩憲愷選忻煥憲縣學生
女三次適樂清章參政之子九仁次適莞由李昭其
長則予子與茂婦也方與義沒時無他昆弟實賴公

桃溪

卷之十六

諸子扶護以俟子歸而遺腹孫必昨今亦幾十歲矣
於乎予犬馬齒視公稍長方卒藉公以為嬌婦淑孫
之托而公乃先棄予則予之痛其與公不及終養之
恨何如哉公質性溫厚雖生長富室而無所矜驕民
慶宗戚交將間務盡恩義而又克自勉強問學不屬
與鄉人伍卒能列職師儒以司一方之教雖歷官不
久而聲名亦漸顯矣獨其終養之志不售而賞恨以
沒是固信之所謂深悲而求歎者不得不著之以為
世勸因取以銘公墓上之碣而其細者或可畧焉銘
曰我匪伊蒿胡禍之遭風欲靜木孰罹之毒九原茫茫

桃溪

卷之六

二

誌此恨曷償維是錫類以徵不匱

進士王公墓志銘

正統壬戌進士王公沒迄今弘治丁巳五十有六
年矣公之子松奉故春官主事章宗仲寅狀公之
行來速銘將穿公之墓而追納焉予生晚不及識公
尚及友公之子與孫竊名世德之末固所願欲特文
詞謫劣懼無以聞幽微信久遠而義又有不可得而
辭者按狀公諱欽字彥恭姓王氏裔出宋魏國文正
公之後世為台之黃岩人曾祖禹元枬墟巡檢祖原
禮父玩俱隱約不仕母郭氏公自幼岐嶷有鉅志八

九歲時輒能詩作驚人語嘗遊鄉先生拙訥葉公之
門既又從會元趙公檢討陳公遊三公皆極稱許之
一時同門之士恒慕之先馬正統乙卯以詩經領浙
江鄉薦自以學未至家居益精所業已未赴春官得
乙榜辭不就入太學時姚文敏公在諸生中公相與
切劘為文詞今世傳所謂姚黃義者公實與焉壬戌
果從文敏以起得甲榜未及殿試遽得疾以卒距
其生未幾卒卯得年三十有二而已一時台之仕于
朝者若職方主事黃公彥俊輩皆相與贈治其喪
而歸之公孝友忠信慷慨尚氣節故賢者皆樂與之

桃溪

卷之六

三

友而卒賴其力其學雖專舉子業而旁通古文辭亦
精於詩工於書故其文也人尤痛惜之配安人章氏
貞白自守今尚無恙有司以其事聞將旌表之子
即松能讀父書而連不得志於有司至松之子啓始
由進士為御史聲稱赫然而啓之弟根又方治經邑
校駁駁有日進之勢天之所以誅公而信之於後者
蓋未艾也噫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
惑於顏跖壽夭之說而不知善惡之報至于子孫而
其定也久矣因為銘公之墓以慰公於不死銘曰有
蒙者泉出以坎止漚而為澤沛不可禦氣騰而雨厥

施乃善公積弗施在公孫子有欲考之其視諸此

安福司訓章先生墓碣銘

先生諱唐字仲熙姓章氏其先五季時閩太傅仔鈞之子仁敏奉使吳越屢于台黃岩之臨湖里六傳至宋秘閣校理敦禮又五傳而至元國子學錄天瑞則先生之高祖也曾祖德俊不仕祖曰孜洪武中試禮部主事父子良贈兵部主事母鄭繼戴皆贈安人先生幼聰穎應諸兄請書聯能默識及長從伯兄春官先生學以章恭毅公其處至終爐夜則燃枯竹松明以繼辛苦至有人所不能堪者正統甲子領鄉薦

卷之六

四

明年得乙榜為東流訓導東流士習素陋且惰先生勤敏而嚴督之遂以績最上之丁教諭汀初脫兵燹學舍蕩為墟礫生徒僅一先生乃白郡守勸武職官漸次修復又訪求民之貧者招之入學其最優者請即廩之而贊嚴一無所受終日坐堂上其教一如在東流時士方競勸而先生以秩滿不及俟其成然汀之士風亦自是彬彬矣成化庚寅赴銓曹以例左遷安福訓導到官不三載而卒實成化癸巳十二月八日距其生永樂甲午得年六十明年冬葬于黃輿之原從先兆也配陳氏子男四長文紹先卒次

文紹鄉進士次文紹亦卒次文紹邑庠生女一適汪教授之子齡孫男六女四先生性孝友醇篤恒痛樛不逮養遇時序薦獻輒悲不自勝待宗族婚親尤有恩意在官雖未嘗干人而於事之不平者則極力以拯之三為考官所得多名士若狀元羅倫王鏊輩皆出榜下平生刻苦問學雖務博涉而尤精性理之說恒曰讀書不務明理如矮人看戲欲見其真胡可得耶大抵聖賢之言理無不同而言或有異讀者必考其同異之實庶融乎于心而用之不差所著有冠齋稿藏于家於平先生之學雖不克大行于時

卷之六

五

然而上承載錫之光下貽燕翼之慶先生於是乎為不死矣予叔父貞肅公嘗從春官先生遊於先生為同門而先生之孫順復娶予猶子因得以斯文世契往來先生之門墓上之碣言雖不文義固有不可得而辭者乃為之銘曰麓則有唱鶴則有和孰假以鳴厥聲載路於平先生是維不朽其又何慕

南京國子監丞陳公墓志銘

南京國子監丞臨海陳公正初既卒之踰年其子吳縣學訓導雷以狀來請銘嗟乎予辱公為忘年之交舊矣後死之責義不得辭亦安能而不為公銘哉初

予景泰中嘗從先叔父太守先生獲拜公先君子逸
菴先生于里第既又納交公之仲弟鄉進士煥遂成
化初公以新淦訓道著績來會則已慨然故交之
是宦途宴遊贈賻問遺交愈深而誼愈篤不啻三
年于茲矣予又安敢以不能孫而不為公身後後哉
按狀公諱旅姓陳氏別號敬齋正切其字也其先求
嘉人宋治平中自諸羅中者為台州通判因即臨海
而家焉公祖志靜隱處不仕祖興梓福清教諭父
菴先生諸應以詩經發解南省俱為首冠歷翰林
檢討預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提學江西廣西諸處

卷之十六

六

幾引年以僉事力乞致仕清節粹學師表一方及門
之士動千百計若林亞卿一鶚陳方伯士賢其最顯
者公承家學以明經發身其在新淦也願以律已公
以率人貂璫之子世所畏者必力遏其進以示懲忠
節之臣人所諱者必首題其名以示勸至于學宮之
修治縣政之裨益蓋又所不論也滿考書最擢翰林
孔目未上以憂歸服闋改國子學錄操履一如在新
淦時雖無所事事而賢聲隱然出六館右乃遷監丞
監丞職雖卑而奉則重監之綱紀自祭酒而下得然
預焉公乃首黜公解之遺財力清曠所之宿弊律已

中人益嚴而厲甚至堂老改容貴戚謝過而監規為
之肅然未幾又以憂歸起復改南京 六館之士
望而畏之曰陳監丞來矣及者堂事遂 奏請修理
廟學則盡出羨餘以資公費而一無所私輸粟監生
與外夷遣子入學者例皆受贍亦一無所取顧於寮
友生徒之孤貧患難者則周給之而無所吝焉九載
秩滿即乞休致諸生請于 朝願再借公公不待報
已翩然東歸矣越三年予適莅監事諸生故吏猶稱
道公不絕口曰安得復有如陳監丞者哉蓋繼之者
已非其人故其思公也益至噫若公者可謂不負於

卷之十六

七

承而有去思之實者矣公歸逾十年乃卒是為弘治
戊午九月之十日享年八十有一配何繼徐皆有內
行子男四長憲義官次寧次寅即請銘者次寂次宥
亦義官女一適阮謙孫男十四女四曾孫男九女一
憲等卜以今年己未 月 日葬公梅浦山之原從
先兆也公性峭厲強直才氣英發議論慷慨視世之
人若無當其意者至與人言其所履歷則聲氣不絕
第世際隆平仕限資格卒無以盡見其所長然縣教
監紀雖曰少試而於家學亦無忝矣彼其尊官重祿
適足以辱吾鄉邦者於公何如哉因據其大者以銘

公墓不識公泉下之意亦以為然否銘曰平世功
才難克仕名門閥閥難克子孰難而易克奮以
起既司縣教亦參監紀官豈在尊賢聲卓爾錫台
之光逸菴是似彼高位者亦盡以死死勿見公願
有與

封太淑人徐氏墓志銘

徐休學士文懿先生呂公既沒四十年厥配太淑人
徐氏卒於是公之子適為南京太常寺卿太淑人重
以子貴得贈錫賈有日矣 聖天子復追念公 先
朝舊臣遣官 諭祭命有司給三品葬具將以某年

葬

春

八

月日啓公之墓于長水鄉之原而合葬焉初太淑人
之在室也公儻居奉母或至屢空時徐方富盛駭父
昂力排衆議以歸之而太淑人處之無難色暨公以
進士及第入翰林為編脩尋以學士入 內閣參預
機務 錫予駢蕃太淑人每不自勝雖一味之珍必
以手加額叩天以謝謝畢輒奉獻其姑顧夫人乃敢
嘗公在 內閣凡六年公退刪校宋元二史每至夜
分太淑人輒從旁者若奉候以為常顧夫人年高喪
明太淑人奉養備至出入必躬操几杖以從人不見
其有富貴相天順壬午顧夫人卒於邸舍公扶柩還

嘉興哀毀成疾亦卒太淑人葬塋喪柩間處分衆
率皆井井不紊明年憲以內閣恩為國子生未幾
憲廟即位又以 春官進學恩拜中書舍人太淑人
嘗誨之曰若知而父之所以有今日乎方其微時繼
世或不足則秉月以誦暑夜或畏蚊則披毡以禦及
為近臣未嘗言人短長如景泰中柯潛孫賢之對

上亦笑以為長者至於位不滿德而不壽以死天下
至今未嘗不痛惜之爾小子其無忘乃父之志哉憲
用是益自勵勵克取科第於常格外延歷禮曹太
僕通政以至太常文采聲望蔚然為時名卿大抵皆

葬

春

九

太淑人教詔之力也夫以文懿公遭值 聖明居論
思密勿之地所以啓沃輔道使天下陰受其賜者
固人人之所共仰而太淑人之所以助成其德俾公
生無內顧之憂沒無身後之慮者則天下之人未必
盡知之也予天順中嘗以諸生拜公於太常且有一
日之長太淑人之懿德蓋聞之熟矣獨念文詞蕪淺
不足以信太淑人於來世而太常以墓銘請察其色
殆欲必得之者予又焉敢以不能辭哉乃按狀而為
之銘太淑人生於永樂癸卯以弘治庚申冬十二月
十有七日卒享年七十有八子男一即憲女一以病

卒于室銘曰士行所學上結 主知亦行于家厥維
相之其相維何厥有令儀天作之配為萬化基繫維
淑人君子是宜胡不偕老惟此孤嫠天道不遠錫之
壽眉清卿在養黃閣有兒生榮死哀亦何憾為後千
百世訂此銘詞

封太安人鄒氏墓志銘

吏部考功正郎楊君旦一日來過予太學之東廂起
居外輒出所為其鄉彭僉憲母鄒太安人狀請予銘
予以不能辭且辭官冗衰病不暇及楊君曰僉憲數
千里奔喪所以不憚迂枉以至於此者凡以其母故

楊氏

卷之六

十一

亦實惟先生為足以顯其母也言之至再至三懇且
切予念楊君既素知而僉憲君之意又勤懇乃爾其
何辭以謝不已遂按狀而序之狀稱安人姓鄒氏鄉
故建之甌窰大族既笄歸僉憲之父教授公為繼室
撫諸子以恩御戚獲以禮教授公既沒安人內總家
政儀範益嚴遠近取則又僉憲登第拜戶部主事
贈教授公如其官安人封太安人晚年家居願養
道而精力不衰課諸孫耕讀如少壯時一日疾作召
諸孫語之曰吾年至此無復他憾但喪葬循文公
家禮不作佛事吾目瞑矣言已遂卒弘治庚申十月

三日也距其生永樂庚子享年八十有一蓋其卒後
教授公若干年僉憲君克自樹立聲稱赫然以至於
有今日大抵皆安人力也教授公學行淳篤教澤
所被者廣安人蓋於是有內相之道焉子男五曰俊
曰傑雖非已出而撫之無間曰程即僉憲君曰穆縣
學生先安人卒曰穆皆安人出女二長適貢士唐伯
次府學生鄒英孫男十有三女一曾孫男若干於乎
若安人者亦豈易得哉昔者先王之治必本之家故
其教之所及不特大夫士也蓋亦有婦教焉後世以
古為迂為政者吏治而已女子之善既非世教所急
故其事亦罕發聞於世而先王之意微矣然則安人
之事其可使之無傳也哉因楊君之請重有感焉
乃為本其大者以銘諸墓銘曰維昔先王教行風
靡士有禮樂女有圖史相彼關雎以及麟趾刑
家之政曰自茲始猗歟安人實維女士既翊于夫亦
顯其子正寢而終壽八十祀我作銘詩百世以俟

楊氏

卷之六

十一

桃溪淨稿卷之十七

中書舍人孝莊王先生墓誌

於乎此贈中書舍人金華孝莊王先生之墓也先生
為翰林侍制忠文公之孫忠文之相南稜先生實得
晦翁再傳之學于葉適齋由唐以授黃文獻公潛至
忠文又得文獻之學而益顯忠文之子博士君紳又
晉登宋濂漢之門與正學方先生為同志友先生因
得以門弟子受知正學至許以女暨其難之及也蓋
嘗周旋其間誓欲返葬而不可得卒坐凍繫 文皇
帝念忠文死國之功特從有免且方嚮用之而先生
力以疾辭還金華讀書結屋青岩之下將終身焉
生性至孝初博士君痛忠文之沒每食必斥蕪味先
生一遵其志子孫相承閱數十年不少變事母于如
事其父丁每遭疾報彷彿不能去左右浸之日夜毀
其殯墓必以禮終三年酒食未嘗入于口撫其弟稚
而教之卒用為石泉尹有聲先生年既至學益成行
益高而士之從遊者日益眾郡邑交重之恒禮為鄉
飲賓至以分獻于先聖廟先生疎髯偉貌出必儼然
古冠服人爭快觀之曰此王先生也所著有青岩稿
若干卷藏于家所編校有 聖朝文纂金華賢達傳

卷之十七

卷之十七

二

續西山文章正宗皆行于時先生諱稜字叔豐世居
金華之義烏其先出五代節度齊超之後為太原王
氏實生于洪武癸亥九月二十日至正統辛酉五月
二十五日而卒得年五十有九暨卒門人相與私謚
之曰孝莊先生以子汝貴贈徵仕郎中書舍人配丁
氏繼吳氏則室李氏皆贈孺人子男二曰淪曰汝孫
男二曰供曰俯汝以進士拜中書舍人文行卓然王
氏以儒顯至是凡六世未艾也於乎習與性之不相
及也久矣蓋自教化風俗之不出於一父兄師友之
習其功在天下有不可誣者金華文獻在浙東南為
著王氏在金華為尤著而先生實生其間宜其所得
之不可及有如此者然竟或不能得於其子舜或不
能得於其弟而孔孟之門或不能盡得於其徒則先
生之賢於人人亦豈不遠乎懼世之人安於習而
不知父兄師友之為功又懼夫徒恃其功而不知所
以自立也乃表于墓以附魯君子子賤之義以告夫
世之欲知先生者俾考焉

平園處士章公墓表

於乎是為平園處士章公墓之墓公德清掌史建元公
之曾孫贈禮部侍郎新民公之子少宗伯大經公之

季父而黃門玄應君之從祖也章故吳姓其後章則
自德清公始五代時有為開太傅曰仔鈞之孫貴寶
徙溫之南閩今不知其幾世矣公諱洪字叔濠少聰
穎有太志求樂初嘗收范御史霖鄭御史夏為邑宰
友既病免則代伯兄侍郎公為成卒未幾坐逮繫尚
行無一得生者公復委身投出之蓋其涉患難應門
戶先後餘二十平而宗伯公始漸顯公慨然曰吾亢
宗有比吾其老則樂以為太平之民乎遂度故居之
西曰平園舉田數畝誅茅伐石日經書其間去平原
之東得二曠地亦如之如是者蓋三致力焉以為游

集

卷十七

七

一

集

卷十七

四

一

息燕翼之所因自號曰平園耕樂示志也既宗伯公
義聲動天下於是章氏屹然為東南大族公以耆宿
練達實穩家政而地望益顯矣公生洪武辛未

以成化庚子三月六日卒年九十所著有

平園稿藏于家配鮑安公以從先公三十四年

卒子男十歲歲冠為舉人官縣事崑崙號忍菴寶

肖公子之從姑夫也孫男二十七玄植玄械皆弟子

員曾孫男三十公之群行少傳昆陵胡公實記之予

叔父太守先生既取而銘之墓表以表其德宜表

公墓上之石於平若公者為得法行

上下以辨民志以定皆不聞其有外慕之私故天下
之治可不勞而得後世民無定分公卿大夫士目志
于其業農工商賈目志于其利天下之心始日相馳
焉如火熾泉湧而莫知所極於乎於是而有若公者
豈易得哉蓋公諱平能詩且多幹局材與所謂尊榮
富貴皆可致而得然卒歸隱自老於平園之農者則
非其志定其分安不能也蓋子論天下之善士必始
於一鄉若公者豈非一鄉之善士也哉一鄉者天下
之積使天下之民而有若公者則其進而為古之
治也夫亦奚難哉凡皆公之大者吾用是特書以竊

集

卷十七

四

一

附斯民直道之義或者於銘有合焉作章平園墓表

環清處士東陽趙公墓表

環清處士東陽趙公希德既卒之六十有五年其孫

國子生錦持山陰劉師師為墓銘而以吾友中

書畧人王君允達書為墓銘其辭甚哀其來請予表

其墓上之石中書君最子所為銘者公蓋其先君子

孝莊先生之友不得以不能辭按志公諱次偃姓趙

氏希德其字環清其別號也卒之日實以永樂甲辰

距其生洪武壬子享年五十有三配范繼陳子男七

光太光明光忠光澤光祖光榮光華孫男若千曾孫

男若干公七世祖忠訓即公藻實公魏悼王廷美之後紹興初從高宗南渡居發之東陽子孫遂家焉公藻之子彥矩嘗從東萊呂成公游登進士第朕弟彥域為文思承直郎五傳而至古經隱約田里為鄉閭公並公之先府君也公慨然鄉傳讀書識大義不為弱者五人用是虐民之政不敢加其鄉而訟者每質成焉其樂施予急進難則或具信券或舉蒸餼或解衣以拯人之溺或捐金以贖人之偶凡義之所往諡亦無所不用其情晚歲家自起柴自裕環清別墅

桃溪

卷之七

五

之築尊祖有祠藏書有室娛賓有館皆美矣美輪於是東陽之趙屹然為浙東望族而胃系之貴文物之盛貨力之雄莫先焉於乎若公者謂鄉之善士非邪古所謂善士者自一鄉一國以至天下皆以其人不以其位暨其後也士恒以位為善位之貴可達於天下而後善之名可著於天下蓋自問師黨正之職廢而許與之公鮮及乎里巷之賢往往有若是者雖然抑嘗見有富貴窮極威榮隆赫卒亦不免為天下之大戮而不可以位掩者乎若是則所謂磊磊軒天地者決不沉沒獨其位不滿德不可之間不

幸無所托而傳焉則中材之士或不知所以勸是固旌古勵俗者之所悼夫安得而後之哉作環清趙公墓表以視其鄉之人俾考焉

程宗岳妻節婦陳氏墓表

予修郡志列女之可傳者自宋季以迄于今凡七十有一人而陳氏預焉陳氏黃岩著舅程宗岳妻而錢嶼陳畧之女也歸宗岳三年而寡且無子宗族姻戚每覘其意而以甘言動之陳堅不可奪撫其從子煥為宗岳後青燈敗帷冰蘖自守幾十年而卒其弟鄉進士士徵與宗岳之弟鐸來請予表其墓予諾之

桃溪

卷之七

六

未遑也間有詰之者曰殉夫以死與撫孤以存者孰難聞羅洋余妻陳氏窶既死卒以死殉羅洋去蒼輿不以尺今表其墓而龔頤在所後乎予曰不然亡家之婦猶亡國之臣亡國之臣固有不愛其死而舍生於一曰者亦有不食其粟而俟死於終身者其舍生者勇烈之氣慷慨之風固為難矣其俟死者堅忍之操貞固之心又孰敢以為易哉故杵臼謂程嬰曰子強為其難吾為其易者卒之杵臼先死程嬰間關十有五年以全其孤而存趙氏君子不以為過况宗岳無子而陳氏乃能忍死撫立其孤以為之後吾又

何敢以為易而不表之哉故吾於陳氏龔氏必並列
于志而不敢以難易評也抑予又有感焉志之所載
節義之士視列女殆不能十之五豈世之誦詩書稱
丈夫者固不若一婦人女子哉抑世當承平之久雖
有仗節死義之士將無自而見邪雖然在平世而能
輕爵祿則其於患難也必能外生死在平世而能不
說隨則其於患難也必能上節則其所謂仗節死
義之士又豈必待患難變故之來而後見哉蓋亦考
諸其平生而已矣作程節婦墓表

趙氏丹崖墓表

排漢

卷十七

七

於乎是為元處士趙公良顯之墓公實黃岩縣永通
功郎不弱之六世孫不弱之父安康郡王士說蓋宋
太宗第六子寧王元僊之後士說死靖康園城中不
弱避亂江南因仕黃岩而子孫遂留以家人 國朝
來愈益蕃盛若故工部員外郎鼎葉城知縣閔傳興
知縣珂鄉進士季齡經魁魁率彬彬仕籍間而傳興
之孫本又方濟美世科大抵皆迪功之孫子也公生
於元延祐丁巳以至正丁未卒葬丹崖之弓嶼子四
友輔早世友養英聖永山友鑛友繁實附公以葬其
孫吁暉亦在焉友繁字進茂讀書尚義隱約不仕

排漢

卷十七

一

實惟我大母太夫人之父太夫人生先編脩府君甫
期月而寡守節自誓以長以育以至于有今日我訓
氏不絕如綫再造之功與天罔極吾豈敢忘所自哉
弘治己未公之曾孫某某等特伐石以表公墓而頌
以誌於予予泫然曰予小子無似恒愧求所以報公
父子之德而未能也又馬敢以不文辭哉乃為之言
曰嗟乎德厚者流光天道雖遠無久而不報之理趙
宋之有天下也以忠厚傳家以寬仁為治三百餘年
之間無殘暴慘刻之主故雖連改時移不能永保其
基業而深仁厚澤實豈以此覆其子孫若五世黃巖
之趙氏蓋可見也彼六朝五季之君其身且不能一
朝居況望有以及其子孫於異代之久也哉故觀於
今之趙氏可以見宋之德澤觀於公之子孫又可以
見迪功之德澤不忝其先矣抑與為無窮矣雖然東
都之河洛南渡之會稽皆有陳廢今所真掃而為之
主者誰哉而丹崖之墓子孫具真掃無缺於此蓋足
以見德之淺深厚薄誠有不在富貴貧賤之間者矣
然則為公之子孫者可不益思所以培植而延引之
哉作趙氏丹崖墓表

贈吏部侍郎吳公墓表

封翰林修撰姑蘇吳公孟頫之二十有四年復以其子寬今少宰公貴加贈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於是少宰公乃以書屬其故寮友天台謝鐸為表公墓上之石嗟乎少宰公今之歐陽也瀧岡之表所宜自為以上聞 國恩下昭先德不然則今之名能文任高位者何限而願以假及迂陋如予者何哉亟欲馳書謝免而文選黃郎中甫又重致少宰公命力以道遠意動為說予雖不及識公而義在通家或者竊名世德之末有榮耀焉因不敢辭乃取徐方伯仲山狀公之行而讀之則仰而嘆曰世嘗說古今人不相

推

卷十七

九

及若公者豈今之人哉狀稱公孤幼時始雖給於馬駿幾覆其家卒能依碩執中以免於難此非不逆不億而幾於先覺者不能也未幾公家復起而二氏漸落其於頤則不忍售其居而惟厚其直於馬亦不復追其於而猶恤其貧此非以德報德而幾於不校者不能也至於自實市地以共賦力戒家人以侈用懲少年之悔因教子而自勵於學當大漸之初謹遺言以益勉其子此又可見其克已不吝樂善有恒者矣蓋公之純心厚德往往見於處已接物之際者類如此是宜克昌厥家篤生令子享有大名文章行業赫

推

卷十七

十

然為群公之望 聖天子方用之所以推厥本源而錫之寵光者蓋猶未艾而天下之大夫士亦咸稱之曰少宰公之賢固其乃父之遺教也於乎公平生之所蘊蓄而未見者至是亦烏得而掩之哉夫所貴乎君子之學者莫難於變化氣質亦莫難於不為流俗所移公雖未嘗居於同學跡其所行生質之美蓋其性與蘇吳能傑成俗波無風靡之中而敦樸淳重乃爾於乎若公者謂非三代之遺民則亦一鄉之善士矣夫豈今之人所得而及之哉獨念古之所謂善士者自一鄉一國以至天下皆以其人而不以其位暨其後也士恒以位為善位之貴可達於天下而後善之名可著於天下蓋自問師黨正之職廢而許與之公鮮及乎閭巷之賢故雖賢如公者便非因其子以顯天下亦曷從而知之哉是又重可為世道之一慨也公諱融孟融其字也別號東莊老人吳姓實周太伯之後以國為氏凡吳中吳姓者悉祖之久乃散處江東西惟公之先累世不徙自宋居吳之東城下號為大族入元始衰然皆以善行相繼至正間張士誠據有吳地公之祖福四府君度其必敗深避匿之

未幾天兵入吳士誠就執凡附之者例皆編戍公家獨不及福四生壽宗是為公父國初法令嚴密實能淳謹自晦以保有其家今亦贈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如公階公配居氏繼張繼王皆贈淑人子男三長宗次寬即少宰公次宣女四沈鍾周諤沈綬王節其婿也孫男五瀚壘皆國子生女七公墓在吳縣南橫山之西從先兆也

贈南京刑部郎中姜公墓表

贈南京刑部郎中安素處士姜公既卒之四十有六年其子漳州府知府諒亦既謝事十有五年矣於是

卷十七

十一

修飭墓道樹之華閣而屬予表其墓之石予與漳州君生同鄉仕同朝進同甲第而道義之交蓋又四十年於茲矣予雖不及升堂拜公然因漳州君以想望其風範則固尊親鄉黨慕之不暇茲役也亦奚敢以不能辭哉按狀公諱諒字吉安素則故南安守張汝弼提學憲副劉欽諱華相與私謚之者曾祖式祖明之父景文皆隱約不仕世居嘉興郡城之東公生十四而孤即屹然如老成人事母沈其得子道比卒葬祭之以禮而不苟母愛少子公恣以所遺田宅讓之勤苦自立而友愛不替待宗族雖甚疎

皆有恩意與人交以誠篤未嘗視富貴為俯仰宣德間嘗被誣連坐將惟重辟者甚衆公獨任為已過曰非夫人之罪也正統初隣弗戒于火公廬舍延燎殆盡有司者將根治之公力為解曰此厄數然耳其立心制行類如此蓋猶有先民長者之風焉漳州君自少岐嶷公遣遊邑庠每夜歸必親課其業請吏至古忠節事必歷歷與語有不善則斥之曰此若輩所當深戒也既漳州君舉進士列朝著而公已不可作然其廉介之節終始一致君子推本其賢未嘗不歸之遺訓曰是父是子也於乎若公者

卷十七

卷十七

十二

信哉其固可信哉

嚴貞姆傳

嚴貞姆者台州黃岩人名閨鐸祖母太安人趙氏之
媵也年十一從太安人來歸自趙十有九歲而太安
人嫠居豪賁有弱孫欺寡者屢憾奪其志太安人度
不可免乃破產泣呼衆媵謝遣之曰凡是皆彼之利
非有利吾孤也吾母子更相為命不可舍爾其各圖
所宜歸吾之禍其將有息乎媵某其皆如所遣獨姆
不肯曰聞去將何之安人托主君以終身閨託安人
以終身安人今日之不幸閨之不幸也閨去將何之

太安人

卷之六

三

十

太安人知其志堅乃復託為忍之之言曰吾產前
曰吾終無以養汝將無悔乎姆曰世嘗有坐餓而死
者幸無外辱閨力能自辦願勿念也遂日夜紡績不
輟又以其餘買田若干畝太安人撫之終其身如娣
妹未嘗以婢妾名也鐸既有知往往從太安人問昔
所經歷泣不以告退以問姆姆攬涕憤然曰某其吾
僕妾力不能報汝祖于地下今其已如此矣意者其
天乎鐸泣而志之不敢忘姆性端靜自往至老恂恂
如處女而其中則毅然有丈夫子所不能及者偏宗
戚鄉黨識不識不敢出一語以罅隙姆宿儒長者每

以過門不及見姆為恨叔父愚得先生自兵部來歲
時一見輒下拜曰賢哉姆也姆或見人有以帷薄相
訾毀者輒嘖嘖不之信曰是非人類也世寧有是哉
姆弟奇兒亦謹愿不負人人有侵侮其主者輒攘袂
奮怒曰吾死不悔也先府君幼時嘗倉卒以驛兵起
發當詣廬江廬江在數千里外奇兒徑往代于官既
還而太安人始知之泣謂姆曰爾兄弟天實生之以
輔吾謝氏之孤吾何修以致之姆泣謝曰安人之德
也姆年七十九無子後太安人十八年為成化癸巳
三月某日卒于家先府君以禮葬以義為庶母之服

太安人

卷之六

四

計達于鐸鐸南望痛哭無算鐸之友黃吏部世顯特
加嗟悼謂鐸曰賢者故事有易名若姆也終始一節
實為女師如曰貞姆則君子考德論世必不以貴賤
高下為也鐸泣拜而受之謹畧辭親之孀援其事之
大者作嚴貞姆傳以傳于家以告于後之人於乎求
其事雖若非按崖赴火之為異而其輔孤念主之誠
積五十年精白如一日推是以往不幸而有他夫豈
姆之所難哉然則休惕惻隱於乍見入井之頃者視
預養是心于不覩不聞之前其為力淺深何如也是
以微子之去比干之死箕子之為奴孔子總稱之曰

三仁而朱嘗加輕重
之况姆也哉鐸於是知
遠矣

金尚義傳

尚義姓金諱忠尚義字也慶之麗水人世業儒曾祖
善乾州知州祖叔度封監察御史父愷雲南按察僉
事尚義以易舉天順甲申進士拜南京監察御史未
上丁按察公憂服闋謁銓曹輒上疏言國家大計凡
三事皆時所深諱者衆聞之股栗尚義慨然不為意
曰天其不祚宋乎既復除南京會星變將復入疏言

卷五

五

愈切其兄刑部郎中尚德作東甌童子篇力論之乃
止未幾以臺檄巡沿江上下諸郡邑吏皆望風相戒
曰勿犯金御史或謂尚義法大重執不變卒坐是中
傷入 詔獄適為遼東戍即日慷慨就道無難曰吾
知不免久矣敢怨尤邪既至遼杜門謝客有達官高
其義問所欲者輒謝曰此正某平生所不敢為在遼
凡六年其子棋今進士嘗上疏乞代者再格不行病
革家人舉冠服問所殮厝斥之易深衣乃一領而卒
年四十八尚義負才氣性果敢精悍勇發少嘗嚴舉
一葉相從孫吳陶白間以自雄既長始復奮就學亦

不屑屑章句而恒以古家傑自期待視天下事蓋優
為之而止於是貴人有言莫邪大劍其鋒鏘鏘足以
破堅珉而不保其缺折之患雖然不害為千金之寶
也於乎尚義其固執哉贊曰初予在同年中見尚義
目光如電氣英英不可仰睨並舟北上則日就予拙
溫然君子也及酒酣憤激往往出肺腑語則又痛哭
流涕言欲為曹長沙而不可得者既乃密示予疏予
聞其言壯哉世復有斯人邪方是時尚義未嘗一日
食御史祿輒敢言人所甚不敢言乃爾於乎使得立
殿門咫尺間與 天子相可否則其所以憂治世而

卷五

六

危明主者當何如哉當何如哉

符真奴小傳

符松黃岩人母解氏遺腹生松水蘂自守松長為娶
新濟鍾氏甫十有三日而松亡鍾輒有異志其膝其
奴竊知之亟告于松之從父將諷以不可鍾恨甚梓
入閉戶亂捶之衆強解得脫因泣告于其母解氏曰
妾人不幸至此真奴雖欲侍奉以終身勢不可得惟
求他日見安人與安人之子于地下耳言訖血淚俱
下是夜沐浴遂縊死松柩上聞者莫不驚歎至有為
泣下者衆議遂葬之以從其夫鍾不顧竟焚其屍以去

始予聞之。張永。其。之。生。順。乃。得。其。詳。如。此。憶。予。又。嘗。聞。吾。邑。郭。崇。文。妻。陳。氏。生。一。子。而。寡。居。于。母。家。將。改。嫁。焉。其。膝。阿。菊。夜。竊。其。子。以。歸。于。郭。是。雖。未。至。于。必。死。使。其。心。不。易。則。固。真。奴。之。心。也。於。乎。是。何。勝。妾。之。多。賢。哉。夫。人。而。至。于。勝。妾。至。微。賤。也。顧。能。亦。與。予。我。不。辱。其。身。卓。卓。乃。爾。彼。名。為。主。婦。稱。衣。冠。之。族。者。夫。肉。未。寒。反。棄。之。以。去。而。覲。然。不。以。為。耻。此。可。見。天。理。民。彝。之。在。天。下。出。於。人。心。所。不。能。自。已。者。雖。微。賤。之。極。亦。未。嘗。一。日。亡。其。亡。焉。者。特。禽。獸。夷。狄。耳。尚。可。謂。之。人。乎。哉。嗟。乎。古。稱。田。橫。之。客。為。義。士。桃溪淨稿卷之十九

桃溪

卷之十九

七

十

桃溪淨稿卷之十九

祭嚴貞母文

於乎天地間有至理不可磨滅者其在人心也蓋有不學而知不強而能益窮而固益久而恒者矣於乎歲寒松柏疾風勁草謂非有得於天性自然之貞其孰能與砥柱屹立而障百川於東溟也邪古人有言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況夫親被其德享其功則其生死存沒之際夫安得不殞心痛足而涕泗填膺也於乎哀哉嗟嗟貞母我祖之勝生非士族世無典刑顧卓然其有立奮節義於頽傾方吾祖母之孤嫠也我父方晬而母也未及乎弱笄之齡斯時也外侮內患蠭起驚騰何伯叔之豆援而親戚之可憑艱難巖險孤苦零丁是吾門不絕之綫實視吾祖母之一身而非母也又孰與共此顧影之青燈如是者蓋三十年而始及見吾父之成又三十年而始及見吾孫子之繩繩於乎丹衷白髮玉潔冰清於是母也輔吾祖母之志可暴天地可質神明而吾祖父九原之念亦庶乎其安寧矣於乎跡其事蓋刑劓贖之僕趙廷之流而克其心雖程嬰之於趙子房之於韓諸葛之於漢夫孰得而重輕也哉鐸也無似無能自吾

桃溪

卷之十九

十

祖母於天下後世遂使姆也亦將湮沒而無與徵於
乎原姆之志固其在人心者之不能自已又豈復知
天地間之有此名哉然名之傳固繫之幸不幸而其
在天下後世者又自有確然不可誣之公論則又孰
得過損而加增也哉於乎姆今已矣維我後人仰高
風之遠正懼老死而無稱所以然者豈徒哀報養之
事可耳而嘆歲月之阻征於乎姆也其庶幾乎有鑒
予之平生其庶幾乎有鑒予之平生於乎哀哉尚享

上尚德哀辭

始予弱冠時在京泰癸酉間已聞臨海有王經魁崇
桃溪

卷十九

尚德者予願見之既三年始識尚德于赤城道中又
三年復于杭見尚德溫然可親也心益愛慕之又明
年予與尚德俱有事于春官始內交焉然猶未之知
也已而予下第南歸尚德留太學又三年始同舉進
士得朝夕相與處以相磋切期克舉于厥官又二年
尚德以秋官主事奔父喪歸又四年予歸省尚德方
起復自赤城而來相遇握手出肺肝道契闊曰吾之
母老矣吾仕未有以報吾君吾進退無所據留君妻
以備養吾獨行美觀其色也吾妻若有失僕然若不
勝衣乃呼酒強與飲之蓋尚德酒肉不舉者三年矣

二日子別尚德歸而尚德亦遂北行且期不
尚德以益相砥礪以圖有所逮立以不負于平生之
言已乃有傳尚德拜武選之命者未幾而尚德之訃
至矣始而驚既而疑既而屢問而屢得其真於乎吾
尚德而止是矣乃大慟大聲發寢食者凡幾日里之
人無賢不肖識不識尚德無悼之形于色既而
又聞尚德頻死有遺言弗及上於乎惜哉孝義人也
天何奪吾良友之速也邪予昨復將之官謂當拜尚
德之柩于京師于道以故吾哀以聲吾情以
盡吾送死之義其以波江沙生死不相及竟抱吾

桃溪

卷十九

無窮之痛以至於斯邪尚德之行與事莆田彭郎中
鳳儀既銘之墓矣予何言哉吾洩吾哀作哀詞以告
諸尚德于嗟乎尚德已矣吾將舍子其誰與同吾既
博觀于今之朋兮咸往來而憧憧哀吾生之特拙兮
復寡與而無所從求什一千千百兮恒庶幾乎吾子
者之不可逢子心閒閒兮豈絕俗之高蹤子心棘棘
兮孰阿世而苟容信所存之不愧兮亦何必究其用
于始終均死生之一夢兮又何榮辱之與窮通獨哀
夫斯人之不可得兮俯九原而叫蒼穹嗟予之哀兮
嗟予之哀兮嗟乎尚德已矣吾將舍子其誰與同

祭余尚義文

予尚義而止此邪豈所逢之適然將人之所賢而
予不以為喜邪自古則然吾又何獨於尚義而悲之
不已邪於乎尚義子奮而鳴世元以瘖子困而蹈人
肆以淫若是者蓋將求合於古而不求合於今將上
不負其職而下不愧其心者邪於乎尚義子之英氣
殆其不死將障此東遼以禦戎狄抑翱翔九閩以驅
此賊鬼邪將盤旋一世以下視榮辱抑來歸故鄉以
祐爾孫子邪若是者予皆不可得而知子其鑒此以
察予之微詞而無獨使予悲也於乎哀哉尚享

挽溪

卷之十九

四

祭林一中僉憲文

於乎貴而不用用而不盡吾不敢以為兄恨悅之者
寡不悅者衆吾不敢以為兄痛所以惓惓痛恨不能
自已於吾者上以為朝廷下以為鄉國而深有歎
乎吾黨之孤也然則絮酒炙雞豈足以酬知己萬一
焉者鑒吾詞之痛恨庶足以慰兄於不死耳於乎哀
哉尚享

祭學士慰庵李公文

河流百折日與海奔孰始其源曰維崑崙崑崙崑崙
為天下望邇厥分大行之上公積弗施澤流而卑

如雲在山雨不以時澤氣上騰驟雨斯普天下頌公
是子是父嗟公父子我實世交潤沾九里仰止維高
維山不崩維河不竭我再慟公我心之恒於乎哀哉
尚享

先府君再忌祝文

古禮再葬是為大祥鐸不孝往縻于官聞諱特晚未
敢服禫以薦祥事而諸弟服制有期亦不敢越謹以
清酌庶羞之奠用申哀感時追遠豈勝哀痛之至

先府君練祭祝文

鐸不孝久縻祿食不能決於一歸以圖侍養是雖先

挽溪

卷之十九

五

訓所在而依違歲月罪實滋大去年春三月始奉來
書俾作歸計方具疏上請倉皇治行而訃音忽至驚
傳疑訛欲死不可於乎天乎幽明萬里存亡莫覺叩
天號地當復何言不自殄滅顛越至今復當聞諱之
日日月幾何奄忽梓練拊心觸物哀痛曷已謹以清
酌庶羞之奠薦此常事敢請 顯妣封孺人高氏配
食尚享

先妣練祭祝文

鐸不孝去年夏四月十有六日得先府君哀訃于都
下顛隕摧裂欲死者數矣羈於公例不得輒行至五

十三日乃始得請遂冒炎暑盡事禮務以奔乃
六月二十一日始至於杭而先妣孺人之訃復望茶
毒梓桑曾莫少道於乎天乎木孝孤之罪逆深重一
至是也愧仰君親恨不即死號地叩天復何所及不
殄殘喘苟活至今復當聞諱之日日月不居奄忽梓
練不死之心哀痛曷已謹以清酌庶羞之薦薦此常
事敢請顯考封編脩府君同申奠獻尚享

謁十五叔父墓祭文

昔與公別唐嶺之陽公曰逝哉子壯我強我因而歸
子行而達孰敢忘先榮華外物我贈子言我亦有詩
樵溪 卷之十九 六

白頭林下與子相期嗟嗟我公言猶在耳不副公期
而哭公死日月幾何十有四年我歸自北涕血漣漣
我哀而第想公無路昔拜公堂今拜公墓伯兄盛德
實維我師念公不置為我嗟咨我念昔者杳焉如失
終始愧公兄弟叔姪我酌此觴公知不知天上世間
誰樂誰悲人亦有言惟其不朽不死而賦於公何有
公墓在地公神在天我再拜公監此數宣

告遷祝文

茲以先考封翰林院編脩府君大祥已屆禮當遷主
于祠堂道三府君安人陳氏親盡神主當祧隆二

府君安人陸氏神主當改題為高祖考妣德二府君
安人金氏神主當改題為曾祖考妣盛二府君安人
趙氏神主當改題為祖考妣而太君張氏貞姆嚴氏
亦以禮不世祭義從祧列於手心雖無窮分則有限
先王制禮不敢不至謹以果酒預申虔告尚享

祭存睦叔祖文

吾族之衆動千百指布衣而賢公實罕比公有至性
克養其親亦克于弟睦以終身我懷古人傷此頽俗
嗟嗟我公不愧存睦彼老不死天果培之有如公者
而止於斯嗟嗟我公我淚如掬匪哭我私我宗我族
樵溪 卷之十九 七

興仁除服祝文

禮成人而無後者祭終兄弟之孫之身於乎汝成人
矣艱阻忽遭而室家未遂竟至無後痛哉吾報服再
期宜遷爾主以附于祖終吾之身當命爾弟義之孫
終奉爾祀以償吾無窮萬之恨亦禮之宜也於乎
痛哉汝其歆承之

祭外舅處士

於乎公之生也位不列下士而望則尊公之沒也年
不登下壽而名則存世固有燕頤虎頭而卑鄒莫殺
龍眉鮐背而老死無聞於乎若公者孰折而夭孰

而也吾獨慨念平生不識公之面而沒無以報公之
恩公而有知其不以此師慰于九原也邪於乎哀
哉尚享

將赴官告祠堂文

維弘治三年歲次戊申八月 朔越 日 孝

孫翰林院侍講鐸因時昭告于 祖考之靈鑒不
肖以憂去官卧病家居奄及一紀惟茲享祀罔或大
意乃者蒙 恩召入史館禮宜戴主以從緣鐸老病
羸弱勢難久任妻孥不特即舍不備享祠共祀實懼
弗堪用是不得已畧准古者越在之例特命嗣子興
義暫守祠墓代行祀事仍委諸弟轉鑒相與佐之備
以 恩庇佑俾不大獲矣於時以遂首丘之願則展
墓奉祠當有日矣茲當遠離不勝感愴伏惟 祖考
實鑒臨之謹告尚享

祭亡妻孔孺人文

弘治二年夏六月朔翰林院侍講謝鐸聞其妻孔孺
人之訃來自家既南望慟哭越月某日乃能含哀
綴詞遠俾其子興義致奠于孺人之靈曰於乎哀哉
昔與子別一歲為期今子別我欲見何時執手之言
惺惺在耳忍生而別而竟以死莫苦莫恨死別生離

我輩而有我實倍之我兒呱呱孰撫以保我身孰
就藉以老我老而病子壯而強老或幸免壯盡以傷
彼蒼者天曷其有定我獲我培以俟以聽欲歸未可
愧此辭詞我心之痛子靈不知於手哀哉尚享

南監釋菜告 先聖文

維弘治三年歲次庚戌八月辛巳朔南京國子監祭
酒謝鐸敢昭告于 先師大成至聖文宣王鐸誤蒙
上恩來蒞監事自揣庸陋加以病廢之餘恒馬慚懼
實不堪處仰惟 聖靈閑念默祐發其昏蒙俾得少
竭駑鈍庶幾風教萬一之助不至違負初心顛速厥

桃溪

卷之九

九

戾為幸大矣釋菜之始敢茲虔告惟 聖靈其鑒之

祭黃亞卿文

工曹發迹廢溺以清銓司載長矯枉以平衆謫而踏
公奮以鳴乃佐銀甚芳貳冬卿 帝心簡在物論匪
輕謂公軸軸其自此升謝病十年我實自棄汲引倦
倦公不我置天假南都見如隔世握手平生我肝我
肺歲末一週我病繼至再疏乞骸公曰無遽三亭風
月我其共登子盍我留山平有靈詩以贈我言猶在
耳不送我行而哭公死念昔交遊曾幾如公公今已
矣將曷從惟公有子公自可瞑我老無朋我心耿

耿哭公以真淚與酒滋公神不死知乎不知於乎哀
哉於乎痛哉尚享

祭貞肅先生文

於乎士方好進先生力退以耻之世方逐利先生力
貧以鄙之吾宗之文獻幾微先生力振而起之吾邦
之典刑幾墜先生力修而舉之蓋先生之功於是為
大而不知者則或羞其入爵詞藻之為美先生之名
所以不朽而不知者則以為同乎有形之暫襲於乎
先生不可作已乎小子復何所恃上以為天下勸下
以哭吾私鐸之情蓋亦若此而又有不能自已焉者
桃溪 卷之十九 十

耳於乎哀哉於乎痛哉

於乎我父早孤儉謀蠅起和氣卒全實自公始我幼
而愚欲師無所公收以教愛猶已子嗟嗟我宗公實
是倚恩義所加則莫我比於乎公今往矣尤宗曷主
我痛我公曷維其已公亦有聞公神不死皆教忘恩
天日可指我病且衰我實無似矢心以詞庶其鑒此
於乎哀哉於乎痛哉

左方山墓碑祝文

維弘治十年歲次丁巳二月癸酉朔越 日孝玄
孫國子祭酒鐸敢昭告于 方山諸祖之墓惟昔墓

碑之制創自漢唐逮宋歐陽脩始自為瀧岡阡表至
今傳者不以為過我二世祖萬四府君三世祖福五
府君四世祖道三府君以及族祖道五道六府君三
代之墓皆在方山延歷宋元以迄于今曾未有表之
者不惟諸祖之潛德日就堙沒而子孫流遠亦將有
不知其源流者矣成化丙午叔父太守公 用瀧岡
故事作為墓表以昭祖德以明友誼爰勒諸石用圖
不朽不幸中以事阻不克樹立十年于茲而公沒矣
鐸每追念及此寢不遑安乃謀之宗老率諸弟姪樹
于墓道以畢初志謹以潔牲柔毛粢盛醴齊用伸虔
桃溪 卷之十九 十一

告伏惟諸祖有靈重加訶護俾此石與此山相與永
久則鐸等子孫百世之下其亦有賴哉尚享

桃溪淨稿卷之二十

奉貞肅公入祀方岩書院祝文

惟公學該六經而最深者禮文涉百氏而尤長於詩
始雖隨世以就功名終實與道而為進退清風高節
起懦激貪是誠邦國之著龜豈但宗枋之柱石典刑
斯在文獻足徵鄉賢有祠蓋沒祭於社之義書院載
祀乃弟子尊師之誠一郡之物論既公一家之輿情
敢後惟茲院實因墓簷而立則歲祀當從墓祭以行
奉祠之初禮宜昭告公神不爽其永鑒之尚享
奉道三府君桃主人會總菴祝文

桃溪

卷之二十

十

古者制禮祀止四代四代之上主在必桃桃以夾室
諸侯以上始得為之今大夫士皆無世官廟且不敢
立安得上比諸侯而復為夾室之制故朱子謂大宗
之家始祖親盡則歲其主於墓所歲率宗人一祭之
此酌古準今不易之定論也今墓既有祭祭必以菴
則菴以藏桃義規夾室於禮為近於乎心雖無窮分
則有限擴有限之制以為無窮之思此我先公編脩
府君與叔父太守先生所以創立是菴之深意也鐸
雖不肖其敢不承仰惟道三府君實惟我桃溪始祖
孝子府君之所自出而安人陳氏實葬於此則府君

之靈亦必於此焉依今四世親盡是宜桃主同奉于
此以申歲時墓祭之誠以永繫我子孫百世追遠之
念此禮以義起實本於天理人心之所不容自己者
也桃主既遷不勝感愴謹以果酒用伸虔告尚享

祭金台文

於乎維我與公早托姻盟晚忝交籍既往來於仕途
遂經旋于鄉國蓋跡愈久而愈親情愈真而愈篤於
乎孤孫嫠婦子方藉公之浮朝露隙駒公胡棄予之
速於乎公之歸也實以為養而不克以終公之養也
所以為孝而逢此百凶彼溺而不止老而不死者何
人哉噫此栽培傾覆之天子不能不有憾於公也於
乎哀哉於乎痛哉

祭倪家宰文

惟公靈識異表長材偉器天質篤生負此經濟學士
春卿司馬家宰者固有之帝心簡在茲重兩京年
方下壽人猶惜公用之未究云胡一疾遽爾不起當
寧與嗟士類喪氣矧我同年義猶兄弟一觴之慟曷
維其已

祭古直文

某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古直先生王

公之靈惟公游戲翰墨傲睨乾坤江海漫浪歲月終
巡不事生產卒老於貧依隱終焉終身氣高流
俗名動朝紳麾之不可招之不親噫若此者豈公所
謂天公度外之怪民也邪而今撫其人矣西湖之濱
南海之濱樂哉斯丘以宣其神嗟夫王侯蜚螻丘壑
荆秦九原可作誰笑誰慚乎公也其亦可以無憾
云耳矣尚享

祭宗伯傅先生文

嗟我同年幾三百人歷事兩朝百十僅存惟公
德不倦于勤學士宗伯位極人臣方期協力康我兆
民以匡皇國以報主恩天不憖遺殄瘁曷堪
哭青谿公復訃聞贈官宮保謚穆以文生榮死哀
太孰與群矧公有子有身有孫九原可作公何憾云
惟我同年兄弟之親請出涕於邑慟叩臨棺一奠
謚詞以陳惟公不死陟降有神於乎哀哉於乎痛哉
尚享

祭李徵伯文

於乎徵伯孰厚尔生而閔以死間值之難救或然美
程有邵公孔亦有經天實為之昌其能已既死之克
我行以俟知死知生庶其鑑此

李生徵伯既殞之踰月其父之友謝鐸復以笑鵲
酒致奠而哭之以詞曰於乎徵伯再世之交通家之
誼異姓之親斯文之契我老不死子先我棄後死之
哀為爾短氣於乎徵伯素之何執謂天覆之而故篤
之謂人值之而莫致之於乎徵伯曷為其然哉盛德
之世父無哭子我生孔長曷復有是我痛而思茫
天宇子也何辜亦哭爾父於乎徵伯談虎之傷我詞
已矣爾也有知庶幾鑒此

倪文毅公謚議

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倪公以弘治十四年十月初九
日卒於官訃聞賜謚文毅加贈榮祿大夫少保遺
官祭葬官其子霽為中書舍人大宗伯傅公為墓銘
大學士公為神道碑謂予亦公同年也歟弟工部郎
中草以謚議來屬予惟謚以尊名節以一惠匪名之
浮於行也謚法敏而好學曰文果而能斷曰毅撫公
之平生得謚文毅謂名不浮於行非耶惟公以英妙
之年而棲武科第以雄偉之學而濟美玉堂講殿經
筵之啓沃輝益良多實錄大訓之纂修勞勩不少陟
宗伯而繼掌邦禮輔新政而入議宗桃凡此皆足以
見其文暨夫家宰南都而官僚懽服黎贊留務而軍

雖天下弗取也何今之人一有所利輒忍忘其親以詐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豈禮義相先之地而若是甚哉抑聖賢之言類不可信有如是哉士風至是職教化者不得不任其咎諸生其明以告我庶幾痛相訓勵力去舊習以求無負聖天子建學育才之意問論漢之治者莫不善為是守法而究宋之所以亂亦莫不咎王安石之變法是國家之法固在所當守而不可變也然外之時有謂宜定經制者有謂宜更化者皆非歟安石之時有不以為不是者有以為合變時節者亦非歟今之法其大者不敢論若科目

卷之三

七

之糊名棘試人皆知其不如鄉舉里選之核實而論公也銓選之停年用例人皆知其不如耕釣版築之特起而效著也然徐而思之有不可以遽為者將守法之為優而終不可變乎抑別有可議者乎請者手篇以觀經世之學問唐虞夏商之世起止而前而不開野有遺賢黜止四凶而不聞朝有幸位今則仕之途不為不廣既取之科貢又取之薦舉不已而又有輪納自進之例宜其無遺賢矣何雍滯之歎未能以或無今考績之法不為不詳既考之天官又考之都臺不已而又有

擊自陳之舉宜其無幸位矣何貪競之風未能以遽息夫今日之諸士子即他日之所謂公卿大夫也苟未仕而輒有雍滯之歎則既仕而能不趨於貪競之風者蓋鮮矣茲欲拔本塞源一挽而歸之唐虞夏商之世其道何由諸士子其為我悉言之或者上之人有聞焉其亦轉移世道之助乎

卷之三

十

難矣而又有不辭之為是退固難矣而又有不退之為是死固難矣而又有不死之為是古之人有行之者將誰從乎諸生遭際盛平行有祿位其他固未暇論然辭受則日用所不能無者以其小而卜其大則所謂進退所謂生死者亦未可無矣請言所從以觀尚志之學問同行異情之說君子小人之情狀盡矣有志於格物窮理之學者不可以不辨昔之人其甚焉者若莽周公操文王固未暇論亦未可以三國之臣比伯夷以五代之臣比伊尹者固乎異乎此猶未也自今而觀

實則患得而曰以圖補報其與願出入禁闥者何如
執實則患失而曰恩不可忘其與告君乃猷裕者何
如執九若此者非徒欲以觀人以此之反觀內省則善
惡偽誠之幾在是矣君子之學莫先於此請著于篇
以觀毋自欺之實

問太學賢士所關今士之集於此者大槩有四曰科
目曰歲貢曰蔭補曰輸納歲貢者歷試而廩顯援以
進科目則糊名棘試以一日之短長為終身之進退
宜其彼無幸進而此有遺賢何今之所謂人材者在
此恒十九而在彼不能以十一執謂蔭補為雍在途
桃溪

卷之十

九

而古有以社稷臣稱者謂輸納為妨賢路而古有以
循吏稱者何今之士以為輕而古反以為重執夫今
之士固以科目為重然所以取之者亦徒以其文而
未嘗以德行也而此外乃有所謂經明行修者又有
所謂懷才抱德者視科目之士何如執豈所重者又
反在彼而不在此執九此皆不能以無惑幸明以告
我毋徒泥於流品而偏黨焉可也

問學校之廢興治道之隆替繫焉三代以降言治道
者莫過於漢唐宋漢至武帝宋至仁宗皆四五世而
後建學唐太宗于武南定即大召名儒增廣生員

唐之治道獨過於漢宋乎然漢宋之季士風之盛忘
身徇國者比比皆是而宋梁之墓在唐乃有所謂
六臣馬豈士風之盛衰反無關於學校哉請言其故
以祛所惑

問道統之說孟子七篇之末叙之詳矣然稽之孔子
之言則答有不同者孔子自言吾不復遠矣見周公則
孔子志之所欲行者周公之道也孟子乃謂孔子於
文王之道為間而知之又以見而知之者錫諸太公
望散宜生而周公反不與焉顏子之死孔子以為天
喪子而哭之慟是孔子之道當時見而知之有顏子
桃溪

卷之十

十

矣而孟子乃曰然而無有乎爾而又隱然自見其傳
之有在豈其猶有所不足於周公顏子而改遺之邪
抑別有其故邪聖賢道統雖非後生小子所敢輕議
要亦不可不知其說也請著于篇以觀本領之學
問洪範八政食貨為先孔門問政足食為首是財者
民生國用一日所不可缺故大學釋治平之道必以
是終焉夫生財之道大學傳之四言無以如矣奈何
後之世一切反此生之恒寡而食之恒衆為之恒舒
而用之恒疾財如何其不盡民如何其不窮今欲如
先儒所謂國無遊民而生之者眾朝無幸位而食之

者寡不奪農時而為之者穡量入為出而用之者舒
一悅而歸之唐虞三代之治所以援本塞源而救其
弊者特何施而可諸生有志用世盡我詳言之或者
上之人有聞焉固亦當今之急務也哉

桃溪淨稿卷之二十一

蕭何

漢王與項羽相拒京索間使勞丞相何勉生謂
何曰今王孫衣露蓋效勞苦者有疑君心為君
計莫若遣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何從其
計漢王悅上在卿卿間信使拜丞相何為相
國益封五千戶召平謂何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
於外君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君封者以淮陰彭越
於中有疑君心願諸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
其計上說上自擊黥布數使使問相國何為容
說何曰君族滅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不可
復如昔初八開得百姓心十餘年矣上數問君者
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賂貴貨以自
污何從其計上乃大悅

人臣事君以誠不以偽則雖勢位之盛有不難處者
矣古之人若商阿衡之於太甲放於桐歸於毫天下
無有疑其為專為僭者君曷得而疑之此其誠可格
天地質鬼神無愧於素履者然也其或誠在我而不
能必君之不疑則如姬公之居東愈積誠以感之卒
亦未有不悟者也曾謂疑而可計以解之乎何之見
疑於高帝者至再至三當是時何不過居守關中耳
曷嘗有廢置大柄若彼者而其君動輒疑之若此謂
其立誠之有素亦難矣夫彼以疑來我以誠解猶恐
不足以回之何顧拳拳以計務悅其君保富貴為全
身之地曾不聞其能退而脩誠如姬公者此其計愈
生而疑愈至不至於械繫之辱不止也雖然何之功

可忘哉養民致賢約法定律填國家撫百姓漢之
在漢往往皆何之功元勳老臣有罪退之可也而
疑之可乎甚焉賜之死亦可也械繫而辱之又可乎
高帝於此蓋亦分任其咎矣

曹參

參代何為相舉事無所變更日夜飲酒賓客參
不事事時有言參無所變更日夜飲酒賓客參
無事參不治事乃謂其子紹曰女歸問乃父
高帝神宗參不治事乃謂其子紹曰女歸問乃父
事何以及天下然無言吾告汝也從容言之參
怒其出曰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

天下之治惟其時識其時而酌其事之當以否斯善
治天下矣方秦氏之吞併諸侯也阡陌井田郡邑封

建坑焚學校舉先王之法而盡變之當是時天下之

建坑焚學校舉先王之法而盡變之當是時天下之

民塗炭已極繼其後者又從而紛擾之幾何不為垓
下之項乎參之相漢有見於此遂訪諸公求黃老
之說一以清淨無為為治彼以其猛我以其寬彼以
其擾我以其靜一矯而反之以苦於多事之民一旦
得見無事之治是猶出烈熾之中而沃以清冷之水
故民安其治而歌之所以轉二世之業為四百年之
漢者參亦不為無功焉參之治固可謂識時矣然吾
猶有惜於參者蓋時雖厭於有為而事之不可不為
者君子不容以既不為也參之意惟恐一事之為不

能益民而先已擾民乃至一無所事終其身惟蕭何
之法是守抑不知何之佐高帝也倥偬於馬上之治
當時制度大抵襲秦之舊而已先王良法美意之變
於秦者曾聞其能修什一於千百乎況時至孝惠秦
灰已冷楚坑已平北鷄之聲未聞屠牛之鋒未挫可
以有為之日也帝察參不事事且使其子諫之帝亦
非常主矣使參能與帝有為三代之治未必不可挽
而上也奈何一意矯秦遂至酣歌廢事卒使漢家之
治因循雜伯而已於乎參但知清淨之藥足以調擾
亂之民而不知王道之救粟所以養民生者不可一
日無此所以徒能瘳秦民之疾苦而終不能復元氣
於三代之時之民也噫漢之所以為漢者以此漢之
所以止於漢者亦以此

漢文帝

吳王濞以太子之故解疾下朝有反謀文帝賜之
几杖釋其罪謀亦解然其所以制濞者利格然亡
反者四十餘年景帝時濞謀反文帝賜之几杖
帝寬而不忍罰以此日益盛漢制也地濞乃反

君人者有以服天下之心則無所施而不可不然將
惠之而藝威之而格矣故在文帝可以賜几杖而鉄
券之恩適足以慰懷尤在宋祖可以罷藩鎮而削地
之謀適足以禍是錯然則文帝之於吳賜之可削之

亦可而何獨有見於凡杖之芒乃而無見於體之
斧斤乎凜之反帝亦不能無憾焉

義縱

上既下結錢令而謂下式有姓終莫分財佐緣官
位是楊司告縱義縱天下商賈中家以上皆破內
史縱以乃此亂民部吏捕其乃使者上以縱為廢
沮市並縱市

刑之濫不獨君子受其禍雖小人亦有因禍而幸者
小人幸而得非辜之禍則亦將有辭於天下而其罪
亦未減矣殘酷若義縱至一日殺無罪二百人在王
法誠有不容誅者乃坐捕告緝使而棄之市則縱
之罪以民之故也以民而死茲其得禍也顧不幸乎

義縱

四

貢禹杜欽

石顯問欽曰言已殺蕭望之恐天下學士以貢禹
明經著節乃使人深自結納而望之九卿王章言
王鳳專權縱主帝以風故殺望之望之九卿王章言
欽欲救其過乃說風收止言神風行其求

奸臣敢於罔上以竊生殺之權者未嘗無所假托憑
藉以收天下之公論夫公論之在天下孰不知所畏
哉惟名特公論者身為之地然後小人乃敢肆然無
復顧忌而天下之勢去矣石顯之殺蕭望之王鳳之
殺王章方不安於天下之公論豈禹貢禹以當時明

經賢良而低眉委膝為之指麾羽翼於乎顯之與鳳
亦奚足責哉

王鳳

丞相御史奏顯為鳳官從顯故顯道死胡氏顯
體傳人主一制顯廢如此之則顯故顯道死胡氏顯
置不出於人主也上雖言而實所以則不徒然矣

自古國家之剪除奸惡也權出於君則為福不則轉
而為禍也蓋深矣顯能殺天子之傳至使帝為悅首
然諫臣而不忘鳳一旦假名義以去之如拉朽然
乎當是時天下知有顯而已鳳能去顯鳳之權何
如哉是猶烏附之去病病去而元氣索矣能不死者
幾人哉故新都之篡漢吾不曰莽之弑平帝而曰鳳
之殺顯於乎威福之所由來者漸矣故君子觀人之
家國不幸其奸惡之除而必察其所以除之者何如
然後為幸不幸也他日當慮之於鄭眾梁冀之於卓
超蓋鳳之故智爾然則有識者寧不為之寒心哉謂
之事雖盡善或未也

寇恂班超

寇恂班超為邊疆兵馬平賊之平不板帝自將
御寇恂班超為邊疆兵馬平賊之平不板帝自將
御寇恂班超為邊疆兵馬平賊之平不板帝自將
御寇恂班超為邊疆兵馬平賊之平不板帝自將

取
引

劉璋遣使迎備以正名分備曰今以天下
之義以討不義備曰璋兵又寄糧巴給半推
之乃入蜀主章怒遂出兵廖立入成都自
領州牧

桃溪

卷之三

六

天下事有合於義而不能不疑於天下後世者知之
不精行之不直過為委曲自文以自亂其真耳昭烈
以帝室之胄舉義興復則天下固漢之天下也夫孰
得而爭之特其勢有難易不得不先荆益置江東以
徐制許雒耳是以孔明隆中之對直欲資表取璋以
圖曹操蓋亦兼弱攻昧而遠交近攻之意也向使昭
烈乘赤壁之勝卷席而西以聲罪致討則璋固其囊
中物耳孰敢以爲非義者哉惟以好逆之而入顧乃
以勅關斬兵爲璋之罪而取之是固未足以厭人心
也故昭烈之志不在於取璋而在於受璋之迎不狂

於得當而在於據浩之怒觀其拒統之說正坐見其
不精已自不能不疑於心其何以免於天下後世也
哉獨不知孔明復何處於昭烈也豈其不與當時之
謀乎

曹操

以馬援言於曹操曰劉備以天下勇劉璋蜀人未
附而先取之陵威機不可失今亮漢中諸州震動
進兵臨之勢必瓦解操曰人告不知足得復望
蜀邪劉曄曰協有夷而亮得蜀則夷蜀人未附也
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因而厚之無不克也今不取
必為後憂操不從亮曰明降者說蜀曰數十萬
人同時叛之不能安操問曄曰尚可擊否曄曰今
已小定未可擊也

桃溪

卷之二十一

27

劉豫州能以長坂之敗合江東而為赤壁之勝則其
於新附之蜀唇齒漢中必非苟苟輕出以坐待自斃
者也操自稱多智則其計豈盡出懿暉之下者哉蓋
幸而得未若不幸而不得以養吾全勝之威正有懲
於前日赤壁之輕用而重發於此不然操豈知足者
而能為是得隴望蜀之戒邪一日十驚之說夫寧知
非晉史故欲神懿之策乃援暉以卑操乎

諸篇

司馬援討春殺法蘭誕夷三族誕麾下數百人皆拱手為列不降每斬一人輒降之卒不更以至於盡

足恃不出於朝廷卿相而出於僕伍卒隸是以奸雄
往往得肆其詐逆以遂其篡竊之謀使魏之大臣皆
誑之麾下則雖司馬氏之父子兄弟跨羣軼操亦何
能獨立於天地間哉晉充之徒視此固狗彘之不若
而王祥石苞輩亦不能以不愧矣

徐洪客

世習之移人不有特見先覺之士出於其間為之陳
說義理則舉天下之大事而不陷於功利詐力也者
幾希矣世至於隋例解禪代雖以唐太宗之賢其勸
高祖以起兵也亦必至其故迹而後已於乎其亦

桃溪

卷之十一

溺於世習而不自知其非也邪抑嘗見徐洪客之說
李密者曰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噫此特見先覺之言
也使太宗聞此而舉以號於天下則國漢高之擊楚
而為仁義之師矣洪客蓋董公之流漢高舉而遇董
公太宗不幸而不遇洪客使托空言於李密而已
於乎其亦不幸矣夫

虞世基

自古衰亂之世未嘗無智勇之士為國家出死
力者而其功卒不克就奸臣忌之而其君之昏不足
以知之也當隋之季盜賊徧天下太僕楊義昌擊張

全稱高士達破降河北賊數十萬功亦偉矣虞世基
乃一小竊未足慮義臣克之擁兵關外此最非宜遂
詔罷義臣兵賊由是復盛不可制於乎以楊之殘逆
雖義臣不罷吾固未見其能弭盜而安天下也獨恨
後臣之所以誤國者皆千百世跋端之始至使岳飛
之忠孝雄傑亦卒死於賊槍之手坐失事機以壞宋
三百年天下于左衽之域此天下後世之所痛心而
扼腕者也然世基不免而槍乃老死牖下吾又不能
不歎未定之天於是而益甚矣於乎彼小人者亦何
憚而不為哉

桃溪

卷之十一

九

唐高祖

天下之敝端立異以啓之也事之有不可以經而以
權者惟聖人能行之不然是未免於立異而天下之
敝端於是乎始矣唐高祖之於太宗既不能如文王
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則處之以人臣所不疑之地
可也顧乃寵以天策上將使之地嫌位偏不惟建成
之心不能自安而太宗之心亦有不得安者於是始
以妣嬪之譖繼以王魏之謀又繼以楊文幹之叛逆
不已而飲酖嘔血至於昆明池之約而太宗危矣則
其推及同氣喋血禁門亦豈獨太宗之罪哉程子曰

唐太宗

卷之三

唐高宗

武后專作威福上不勝其忿乃密召上官儀妻愛之
左右奔告于后后自詣上羞然不忍乃曰我初無意后
遂殺儀於是大權悉歸中宮天子拱手而已

卷之二十一

武后

御史監司為法矣又武后不吉朕目聖神皇之言為
詔諭而使舉官自反此明主所為也又曰武后不以昌
小則勝之然而昌不遠外之議與漢文帝申屠者
城固無通商何以異用是見武氏智術之高宜其殛
於乎世莫不幸於武氏在小人也小用之則小害大
用之則大害武氏其小人之才之尤者乎世何不幸
而有莽操而又有武氏也吾嘗讀武后傳見其一言

一事之美未嘗以為善而大以為憂故雖以呂強之
在漢張承業之在唐其行足取者君子固憂其善
之在彼而不在此以為其行之不幸也而況才之出
於小人者乎

桃溪

卷之二十一

十二

桃溪淨稿卷之二十一

桃溪淨稿卷之二十二

蘇味道

胡氏曰蘇味道模稜兩端此之以非為非以曲為曲以賢為不肖者人皆知其是也曲為直者人皆知其曲也以賢為不肖者人皆知其賢也人孰得而感之哉惟其混是非曲直賢不肖而中持之斯天下之人不得而非而刺矣太宗之將殺建成而問也李靖徐世勣薛萬高宗之將立武后而問也于志寧獨不言焉當是時爭之者為是為直為賢勸之者為非為曲為不肖有不待辨而明者之三人者既不能自附於君子而又惡其同於小人既不知作善之為福而又懼夫為惡之得禍迹其心蓋原繁之中立胡廣之中庸也兩端之間世惡得而知之哉故後之人率用此欺世以為持操保位之常法而不知眉州之禍亦模稜之誤也於乎使小人而盡如其所利如廣如靖如世勣君子固不屑為也而况徒得小人之名有若味道原繁于志寧者哉

宋王成器

上得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平王隆基有功驍不能宋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危則先有功臣死不敢居平王上

之友之有益於人家國也大矣睿宗之賢不及高祖
明皇之賢不及太宗高祖且不能與有功之子况睿
宗乎太宗且不能處無道之兄况明皇乎使成器不
能以死自讓他日登樓之變吾知其不在太平而在
成器矣父子兄弟之親一也孰謂明皇能忍於殺其
子而能不忍於其兄哉然則成器一讓上以成睿宗
之明下以成明皇之義而開元三十年之治未必不
基於此也於乎孝友之有益於人家國也如此君子
觀建成之禍而後知成器之功

唐玄宗

胡氏曰：成器諸帝繼五王之不斷也。誅亂諸帝中，成器失則也。然成器及正之道，必援本而塞源是時也。成器條陳禍亂，原本起自武后，其說雖其所以能成器者，宗其說足以垂法也。

自古撥亂之君所以為天下後世計者必歷監其禍而曲為之防，然猶往往出於其所不料，况迹其所以致禍者而躬蹈之，則是惡濕而居下，其為計也不亦疎乎？明皇知武后之禍起於聚麀而不能已，事妃之冊知韋氏之禍生於點簪而不能遏，攝兒之寵雖力誅，璽后既死之魄以絕之於宗廟，欲其不至於亂亡也得乎？按本塞源之論，蓋亦求之吾身而已矣。敬君

論嗣聖之禍不曰武氏而曰高宗，論景龍之禍不曰常氏而曰中宗，然高宗無履霜堅冰之智，如瞽者之陷於阱而不能起，若玄宗者親見武氏之禍，親平韋氏之亂，不瞽不跛，終其身展轉於阱之中而卒莫之悟，於乎其亦謂之何哉？吾於是又移其所以責高宗中宗者而深責玄宗焉。

狄仁傑

蘇頌讀曰：王及我與迎禍亂之語，欲一言折之，故不廢則死，陳平與仁傑俱具已義而除正之義，身雖不俱全。

夫下事有似同而實異者，君子于其心而已矣。之諫武后立七廟反政，豫王係保乎殿陛之間，有似於王陵之為漢然，盧陵廢立之謀，誰實啓之？陳平之佐周勃誅諸呂，迎立代王，遲遲乎歲月之久，有似於仁傑之復唐祚，諸呂分王之議，誰實主之？借曰寬假呂氏以圖後功，諸武之王仁傑有是事乎？平之心不過貪生畏死以保富貴而已，若乃裴炎之廢立，既黨于武氏矣，而故為是論諫以收公議於其後，陵之所以西折呂氏者，果如是乎？苟以炎之諫而比陵以平之功，而比仁傑則給說呂祿，厲兵太尉，鄭寄亦漢之

忠臣矣勸誘二張請還廬陵言項亦唐之忠臣矣是
烏可執要之陵不必有平之功而其心即仁傑之心
仁傑不必有炎之諫而其心非平之心若乃其事之
成不成幸不幸則君子不暇論也先儒有曰人臣建
策效計當原其心誠為國邪策雖不就君子予之心
不在國假善以濟其私功雖幸成君子不與也至哉
言乎

張涉薛邕

上初即位疎斥宦官親任朝士而張涉薛邕
雖敗宦官武將皆口稱朝士而實與宦官
相結亂天下豈非斯罔邪於是上心始疑不知所
倚仗矣

卷五十二

世謂小人能勝君子非小人能勝之也所謂君子者
實自敗以取侮然後小人有詞於天下斯君子之氣
沮而其機在彼矣不然吾人者豈願疎君子親小人
以自禍其家國也哉惟不能辯之於早使小人得以
冒君子之名而用之乃反為小人之所指摘若德宗
之用張涉薛邕適以為宦官武將之口實遂至因噎
廢食而盡疑天下之士雖以陸宣公之賢猶不免於
竄逐而後已於乎人君所藉以佐理天下者天下之
賢也而使小人得以譏笑之則天下之事可知矣此
宦官武將之禍所以終唐之世而莫之救也噫

李璿

初上以李懷光子璿為御史又懷光頃兵不進璿密言
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下懷光為之倫臣聞君父也陛
下待臣厚故不忍不告上曰卿忠臣為朕憂曲情雖之
使君臣父子俱全不亦善乎璿至成陽還曰無益
也願陛下為之及懷光死璿亦自殺

昔楚子將殺令尹子南而告其子棄疾棄疾曰洩命
重刑臣亦不為及子南殺棄疾曰棄父事讎吾弗忍
也遂縊而死君子曰伐國不問仁人楚子不以棄疾
為可憚而告之固可占其為人矣夫為人子者猶不
可與聞其君之不利於其父况告父以必負其君而
欲早為之備乎若璿者謂宜微見動靜可去則涕泣
以死諫於其父可也不幸而勢繫於君則寧舍身以
死亦可也又况德宗之所以語璿者曰卿當委曲彌
縫使君臣父子俱全則璿得以自處矣然而往來咸
陽歸報其君不過願陛下備之而已璿之心何心也
於乎君父在世未有能輕重之者既告君以備其父
則亦可告其父以畔其君矣棄疾之死且不足以償
責璿縱自殺夫何益哉世之君子猶或以為賢而惜
之者其亦異乎春秋之義矣

崔昌遐

崔昌遐字全重官補左軍十二衛以少府卿使金忠
惠高祖三子及上意疑其異已奏收其爵殺之胡氏

自古小人之共利未有能保其終而不敗者蓋其為心私私則疑疑則忌忌則圖圖則害必及之崔昌遐之召補六軍十二衛是也夫壯王室形勢禁旅之興儲嗣孰重哉德王莊僖惡奸帝位全忠之意也昌遐實諧宣之輝王幼冲利為元帥全忠之意也昌遐實陰請之然則區區召補特與全忠地嫌勢偏恐反覆及禍欲握兵以自固耳夫孰收於王室哉然全忠之情忍淫虐雖無召補之舉如蔣玄暉柳璨張廷範者亦且不免况昌遐有以趣之乎使昌遐直惡奄豎茂貞而結全忠未免失知人之明而其心之在唐則天地鬼神實臨之召朱溫賣社稷之言何以不能自掩於長安士民之口邪

曹彬

舊彬然師伐唐太祖謂曰侯克李是當以卿為使想
還獻俘太祖謂曰本按卿使相劉繼元下姑少時方
賜彬錢三十萬

善持天下者不濫賞亦不吝賞惟信賞而已矣太祖之於曹彬寧賜以三十萬錢而靳一使相夫豈吝賞者哉特不欲濫賞耳然與其不輕授於旋師之後孰

若不輕許於出師之初徒木之賞固為國者所不棄然許而後賞上下之間已不免交相為利況又從而不信之乎向非曹彬之謙厚固未能保其不快快者李懷光之覆軍蓋可監矣

呂夷簡

李宸妃實主帝制太后既取為己子人無敢言者宸妃薨太后欲以宮人礼治喪于外宰相呂夷簡奏宜從厚謂太后曰陛下不以刘氏為念臣不敢言尚念刘氏則妾刘氏必厚太后必悟又謂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當以白服殯異時勿謂夷簡不道崇勳然其言太后既崩荆王元儼始与帝言且曰死非命帝因號恸累日太后崩自責追尊為皇太后親於棺視之見冠服如皇后歎曰人言豈可信哉

李宸妃之事劉后以主母而久擅權於當時仁宗以

嫡孕而將得志於他日人臣謀國而處茲危疑之際亦大艱難矣夷簡者上能奪劉后之私情下不遺仁宗之宿憾調和兩宮終始如一孰謂非宰臣之力宰臣之能也殊不知天子之母固不可以不厚而嫡庶之分亦不可以不嚴自母以子貴之說行世之人主但知能尊其所生之為孝而不知尊其母所以卑其父之不得為孝也是故宸妃以后服殮非厚宸妃也所以陷宸妃於先帝宗廟之非禮非厚仁宗也所以啓仁宗於他日追尊之非義且曰太后尚念劉氏是特為太后謀也又曰異時勿謂夷簡不道是特為一

其謀也於平天下獨無大中至正之道可以沮太后之邪心而弭仁宗之遺恨者乎夷簡誠知道而忠謀力勸太后明語仁宗布諸天下告于宗廟痛悔前日取之非大正今日主妾之義於是而為宸妃發喪享其所當享而殺其所當殺以仁宗之明達仁恕質以先王之禮未有不從者而顧為是委曲彌縫以免禍抑末矣

司馬光

以司馬光為高書左僕射遼人謝之勅其遣吏

自昔中國之動靜夷狄未嘗不知之則宰相之賢否

卷三十一

進退彼得以為輕重也無惑矣安石為相既取瀘湖北復取瀘夷無不遂意者可喜者而交趾小醜得以露布青苗助役之非於天下曰中國窮困生民欲以相拯溫公嘗勸宣仁棄蘭州五砦以復于夏而已初未聞其能取夷狄尺地以自益然而契丹君臣動色相戒曰中國相司馬矣慎無生事開邊際意何以得此於彼哉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安石設法盡利以自弱其民交趾雖小如之何其弗侮溫公易暴弛利以自固其民契丹雖強如之何其弗畏相臣之為國重輕也蓋如此然則為國者其亦知所先務哉

呂公著

呂忠節公著等皆斥外官者論之不已范純仁言于

於乎陳寶五王之禍君子樂事之不密識者未嘗不痛恨於千載之下則常安民諸人所以深為公著慮者夫豈過哉然有懲陳寶以悉誅宦官者而漢卒不免於夷陵懲五王以悉殄常武者而唐卒不免於播遷則懲其事未若懲其心天下之治與亂特君心一

卷三十一

九

轉移之間耳於乎太甲不怨艾雖伊尹何以成其功成王不悔悟周公何以致其力吾嘗竊謂元祐之治雖司馬公諸人之力實宣仁攝政之功紹聖之亂雖博下諸人之罪實哲宗親政之過故上官桀不能譖霍光者孝昭主之也封德彝不能勝魏徵者太宗主之也然則吾於紹聖諸人也何責哉必不得已則畢仲游之策其庶幾乎

范純仁

文正公純仁與蔡確論嶠純仁謂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

韓魏公於國家事知無不為或曰公所為如是殆非

明於之所尚公嘆曰為人臣者盡力以事其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而遂輟不為哉溫公剗革新法或謂之曰熙豐舊臣多檢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者則禍作矣公正色曰天若宋祚必無此事於乎至哉二公之言君子之臨大節斷大事亦惟曰盡已曰聽天而已盡已必勇不勇則有所畏怯聽天必誠不誠則有所觀俸魏公以已而俟乎天溫公以天而信乎已氣象雖或不同然視忠宣之言則高下大小蓋可見矣

卷之二十二

上

桃溪淨稿卷之二十二

淨稿卷之二十三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這是中庸第二十章子思引孔子答魯哀公問政又特拈出一箇誠字的說話誠是真實無妄之謂天之道是天理之本然誠之者是未能真實無妄要著力去做那真實無妄的工夫人之道是人事之當然孔子說天地間惟天理為至實而無妄人得這天理以為性如仁便著實是箇仁義便著實是箇義禮智便

桃溪

卷之二十三

一

著實是箇禮智所以發出來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也都是真實無妄所以亘古亘今千萬人一箇箇都是如此這便是天理之本然都不由人安排得所以說誠者天之道也天理本無不實但在人不能無氣質物欲之雜故未能真實無妄而必欲到那真實無妄的去處這便是人事之當然斷斷乎不可不如此者所以說誠之者人之道也不勉是不待勉強不思是不待思索從容是自然的意思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勉強而自然合此理這便是安行不待思索而自然得此理這便最生知其知其行

皆是自然而中乎道這等處便是聖人與天合德却便也是箇天之道所以說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擇善是分別那善惡專揀箇善的來做固執是既擇得箇善了却要牢固去執守守定的意思蓋未至於聖則下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為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必要去用那擇善的工夫未能不勉而中必要去用那固執的工夫擇善是學知以下的事固執是利行以下的事這便是人之道所以說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臣嘗考之誠為中庸一篇之樞紐先儒之論已極詳備但此章專為問政而發則這誠字於人君身上又是十分緊要的道理古之人君如堯舜性之這便是自然的誠如湯武身之却便也不免用那誠的工夫至如太甲成王始雖迷惑到後面却能服行一德敬德之訓這便是也曾去用那誠的工夫來所以他當時都雍熙泰和享國長久若只務虛文不肯去著實用那誠的工夫名如此而實不如此迹如此而心不如此所令如此而所好不如此如漢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唐太宗外行仁義而內多慚德這便都是不誠了所以他的治效終有愧唐虞三代又如梁武帝酷好

卷之二十三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聖明留意

佛法唐德宗信任盧杞其於治道之邪正人才之賢否却全曉不得這便是不能用那誠約擇善工夫又如唐玄宗初年厲精銳致太平後來却窮奢極欲溺於所愛唐憲宗初年發憤志平僭亂後來却好神仙迎佛骨有始無終前後却似兩箇人一般這便是不能用那誠的固執工夫所以此四君禍亂相仍或亡其國或及其身與漢武帝唐太宗又覺不同這可見誠的一字真箇是千萬世帝王治天下的根本得之則治失之則亂孔子之言不可不篤信有如此者臣愚不勝大馬慙慙伏惟

這二者是脩德知道之大端所以說君子尊德性而
道問學心體本自廣大私意蔽之則小不以一毫私
意自蔽這便是致廣大精微是理之微妙處析理不
使有毫釐之差這便是盡精微心體本自高明私欲
累之則暗不以一毫私欲自累這便是極高明中庸
是事之恰好處處事不使有過不及之謬這便是道
中庸得易忘必涵泳乎其所以知此是溫故義理
無窮必日知其所未知此是知新持守欲其堅固必
敦篤乎其所已能此是敦厚節文欲其慎密必日謹
其所未謹此是崇禮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都是
存心的工夫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都是致知的
工夫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
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
方莫詳於此臣嘗推而論之中庸此章雖通上下而
言然備德幾道之責在人君身上尤為切要而存心
致知之功尤不可缺蓋人身之心一或不存則衆欲
攻之念慮之微害及四海故雖以舜之聖而其臣猶
有問道問罪無放逸欲無若丹朱傲之戒人君之知
一有不致則衆邪蔽之毫釐之差謬以千里故雖以
舜之聖而其臣猶有勿貳勿疑罔遺道罔拂百姓之

卷之三

中庸

四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戒是必惟精惟一兢業萬幾如舜然後可以為存心
必明物察倫知人則哲如舜然後可以為致知如是
則德無不脩而道可幾丁以著於三千三百之儀而
成其發育峻極之功區區後世功利駁雜之治蓋不
足以語此也伏惟
皇上法大舜而深以其所戒者為鑒則有虞治道
之盛端在今日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萬世幸甚臣不勝犬馬倦倦
帝曰皋陶惟茲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
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
中時乃功懋哉
這是虞書大禹謨舜稱皋陶之美以勸勉的意思帝
是舜皋陶是舜臣名干是犯正是政士是士師獄官
也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五教是五品之教弼是輔懋
是勉也帝舜呼皋陶之名說道政以德為本而刑所
以輔其不及惟此臣庶都無有干犯我之政者正以
汝皋陶為士師之官能明審那五刑之法以輔弼這
五品教條所不及處而期我以必至於治其始雖不
免用刑而實所以懲其惡使歸於善以期必到那無
刑的地步故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

于無刑舜又說汝臯陶用刑非所以殘民乃所以化民故民亦皆能協於中道初無那過不及的差失是刑到此地步果無所用了故曰民協于中又說凡此皆汝臯陶已成之功汝又必益勉之使刑常期於無而民常協于中可也故曰時乃功懋哉蓋舜不聽禹之讓而稱臯陶之美以勸勉之如此臣嘗因是而推之刑雖聖人未嘗不用實亦不得已而用之故曰弼教曰期于治曰明于無刑是皆有欽恤哀矜不得已的意思故舜之刑四凶之外不聞有所濫而民皆協于中以極于無刑之化後世之刑若秦以深計忠練為罪而有連坐督責之法法愈密而民愈無所措其手足民無所措手足而天下之治已不可復為矣雖然刑之為用慘刻固不可姑息亦不可一於姑息則四凶不必誅而天下之為惡者皆無所懲無所懼其流之弊必至於漢元成唐僖昭而後已此又古聖人之所深慮而必欲歸之于中者也臣愚不勝犬馬慙惓伏惟

聖明留意

聖有謨訓明徵之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脩輔厥后惟明明

這是夏書胤征篇仲康將命胤侯征羲和而誓告于眾的意思聖是聖人指大禹而言謨訓是謨謀之可為訓者明徵是明有徵驗不是無稽之言定是安定守是保守天戒上天所以警戒人君者如日食之類謹是恐懼脩省的意思常憲是奉法脩職以供其事的意思脩輔是各脩其職以輔於君后字訓做君字明明后是人居之明哲賢聖的仲康將征羲和誓告于眾說道聖人謨訓明有徵驗不是都無稽的言語遵而行之可以安定保守邦國而不失其謨訓之意說道在昔先王不敢慢天常恐懼脩省以克謹天戒於上其臣人不敢玩法皆奉法脩職以克有常憲下百官之眾各脩其職以輔其君故當時之君內無失德外無失政所以能為明哲賢聖的君今日食之變天戒顯然而羲和若罔聞知是失其常憲昧先王之謨訓矣如何可赦蓋當是時后昇專政君弱臣強以致此變羲和當罪而不以告故仲康命徹侯正其罪而誅之如此臣嘗因是推之人君至尊無對其所敬事而畏憚者惟天而已故天心仁愛人君必出災異以告戒之而人臣之忠愛其君者必舉天戒以警動之庶幾恐懼脩省變異可消天意可回而國祚可

永後世之臣蒙蔽其君至有以天變為新學亂道如張禹之誤成帝以天變為不足懼如王安石之誤神宗者其欺天罔上之罪比之義和則又不容誅矣然仲康猶幸能誅義和而成帝神宗則誤於張禹王安石而卒莫之覺是又重可嘆恨而足為永鑒者也伏望

皇上遠法聖謨近取殷鑒以上謹天戒以下察臣憲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萬世幸甚臣不勝犬馬慘憺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光緒

卷之二十三

八

這是論語第十一篇孔子述時人之言而又自言其意如此先進是前輩的人後進是後輩的人禮樂不但是制禮作樂九日用間一動一靜無處無之都是禮樂野人是郊外的小民君子謂賢士大夫孔子說大凡禮樂必先有質而後有文文與質二者固不可相無亦不可相勝先進於禮樂當周盛時文與質皆得其宜本是恰好的當時之人不知其義反謂之質朴而以那先進的為野人後進於禮樂當周之衰文勝而過其質本是不好的當時之人不知其過反謂之彬彬而以這後進的為君子孔子既述時人之言

說道我若用這禮樂時必須從那先進的禮樂

光緒

卷之二十三

九

有以君子之盡忠守正為沽名為立異者這便是以先進為野人的意思有以小人之容悅奔走為愛君為謀國者這便是以後進為君子的意思是故賢如漢武帝猶以汲黯之面折廷諍為慙而斥之守郡以公孫弘之曲學阿世為賢而置之相位賢如唐玄宗猶以宋璟之特立不阿而疑其賣直以李林甫之妬賢嫉能而任之不疑甚者至為奸險所罔欲以空一世之善類而名之為黨人欲鋤一世之正道而名之為偽學這等的比那君子野人之顛倒錯亂又不知其幾百倍此其用舍進退鼓舞子奪之間國之所以

治亂安危世之所以汙隆升降者實繫於此伏願
皇上推類致察於是非邪正之間必取法於孔子從
先進之言以下監漢唐宋諸君之失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萬世幸甚臣不勝犬馬慙慙

光緒

一
卷之二十四

上

姚溪淨稿卷之二十四

論西北備邊事宜狀

右今月十四日內閣臣彭時等遣中書舍人劉詢通
到論西北備邊事宜狀今臣等謹列獻納者臣實驚
下不識當世之務凡臣所未能言與所欲言而未能
者

神漢原籍固已素定而元老大臣與公卿百執事又
皆能知而言之而復復及於臣者蓋求言自助不遺
疎賤實古人以人事君之盛心臣雖至愚不敢言及
之而不言以負

光緒

一
卷之二十四

上

陛下且負元老大臣所以盡忠於
陛下之職分也臣愚竊惟天下之事有自其本而言
者有就其事而言者自其本而言雖若迂而實切就
其事而言則若急而實泛今日西北備邊之狀所謂
就其事而言者然臣嘗窮古今極理勢而論之有其
本而不見於事者有矣未有為其事無其本而能終
始無弊者也且備邊急務莫先於審擇形勢而形勢
之所以固則實在於將帥之賢士卒之銳然所以任
用其賢蓄養其銳者則又在於人君之一心而輔之
者宰臣也孟子曰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正莫

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又曰惇德允元而難壬人蠻夷率服臣愚謹按古義輒敢以是為備邊之本而復詳具其事于後惟元老大臣擇其可而進焉臣惟中國之於夷狄得其地不足以賦稅得其人不足以服役不可以禮義化不可以衣冠處故先王馭之之道惟來則禦戰去則守備而已未嘗窮追遠討罷敵中國以為無益之圖然所以守而禦之者惟在於設險亦必因夫天地自然之險庶幾為力易而其成功也不難矣臣嘗近觀往事宋之時北有契丹之雄猛而有元昊之桀黠講好納幣

北溪

一卷之二十四

二

一

特以曲為隱忍羈縻而已今則東而女直毛隣北而朶顏迤北西則哈密吐番莫不奉貢來朝願此侯服曷嘗聞其顯有名號如彼者乎宋之時全燕之險既失於北橫山之險復失於西養兵守境特以力為支持撐拄而已今而東則遼陽山海北而宣府大同西而寧夏甘肅莫不入我版圖屹為城幹曷嘗聞其雄據險阻如彼者乎是夷狄之衰未有甚於今日者也險阻之得亦未有過於今日者也獨河西一方近失聲援伏為窟穴是猶四肢無恙而一指不信豈足為吾病哉然數年以來民疲兵困而卒未能攘寇克服

北溪

一卷之二十四

三

一

以底于成功者抑有說焉且以形勢而論失淮則則江不可守失漢中則蜀不可守天生大河以為關輔之限而受降東勝又大河之藩籬失此則河固不可守況又失河而退守延綏榆林千數百里之內其何及哉蓋寧夏去受降不數百里既失受降則寧夏以東之聲援不通而東勝不可守大同去東勝亦不數百里既失東勝則大同以西之策應絕遠而延綏榆林不易守況自延綏往榆林以至寧夏不下二千餘里而列堡不過二十有三馬步軍不過二萬三千有奇校之宋時而兵蓋不能二十分之一而老羸半之

兵弱而寡如此則雖狄青种世衡為之將韓琦范仲淹為之帥亦且無以為用况萬萬不及者哉是以往年寇掠如綏無人之境東則自孤山栢林諸堡而入中則自平遠懷遠諸堡而入西則自靖邊清平諸堡而入又西則寧塞諸處直抵金湯川安邊諸處直抵環慶花馬池諸處直抵固原以至土門塞門山城萌城諸處莫非入寇之路曾無可據之險又况榆林以北東西數千里沙漠水小高不可城深不可塹於此控扼實為至難

朝廷久為搜套之策直以餽運之艱重勞民力疑而

然往者劫營之舉傳聞也。通則又不過老弱婦
女及掩擊漢人以虛張冒賞而已。曾未聞既舉之後
所以長久守禦之計是蓋不惟徒激其怒以堅彼復
寇之心使虜而有知寧不反貽其笑乎幸而上賴
宰臣之靈近復北徙無大猖獗及此無事之時正宜
蓄兵養銳於大同寧夏以爲東山起援於是而漸圖
收復漢唐故疆與我國初東勝之地據三受降城以
極形勢修千八百堞以謹烽火以河曲爲室家而屯
田積穀於其中以受降爲門戶而耀兵振武於其外
賊小至則彼此自衛扼險設伏以待之賊大至則左
右接援堅壁清野以困之又大至則西發寧夏東發
大同以至大河西南皆我屯聚策援之所以路道則
大減於昔以險阻則大過於昔道路近則我易於馳
召而守禦之力專險阻多則彼難於進退而奔突之
氣阻所謂守而必固守其所不攻者策之上也不然
則嚴精銳添築墩堡分布森列於前諸路之衝而以
重兵屯宿於延綏環慶固原諸處以備策應聲援以
伐賊謀使彼欲侵掠吾外則有追逐之慮欲深入吾
內則有邀截之危跋前疐後方且進退畏縮之不暇
安敢自投死地以求無厭之利哉所謂盡地而守敵

卷之十四

四

我戰者垂其所之也此則今日之必可行者
朝廷所以任用將帥所以蓄養士卒者何如耳孟子
曰地利不如人和不然則劍閣平地長江坦途亦安
用近舍延綏榆林而必取受降東勝之爲險哉蓋將
帥者三軍之司命擇之不可以不精任之不可以不
重之不可以無法昔漢宣帝欲伐西羌必使丙吉
問趙充國而後用以爲將宋仁宗欲用夏守贊爲樞
使富弼力諫其不可蓋選用將帥必詢謀審臣以
合天下之公論此國之體亦事之宜也不然一人
之耳目有限豈能保其無所偏聽誤惑以禍人國家
者哉輸錢詣賈交結保明若晚唐之偵帥殷監不遠
甚可畏也如是而擇將可乎李牧爲將軍市之粗悉
聽其用以享士卒狄青南征貴近之黨相聞駭愕不
敢從行蓋關外之權惟其所制雖天子之私人亦不
得而撓之也不然左監右督甲可乙否惡能望其堅
志獨力以爲國家之用哉邛山之戰河懷陷汝雖李
光弼之賢亦不能以成功甚可恨也如是而任將可
乎王全斌在蜀至郡郛帽以賜之曹彬既平江南猶
惜一使相而不與古之馭將雖未嘗不以恩而亦無

卷之十四

卷之十四

五

也恩蓋則雖欲懷之不可得矣今則戎虜如故而先後從事之臣貪冒拔絲已躋極品可復制乎城之戰殺于玉而爭伯以漢高平之役斬髮愛能而威振關南古之馭將雖不專以威而實未嘗慕也威惠則雖欲俱之亦不可得矣今則誅罰不聞而猶得以高爵厚祿服寒退托矣欲坐享以終身可復禁乎人所謂將帥者如此則其於士卒可知矣昔吳起為將與士卒飯下者同服食病則為之吮其疽寶嬰為將陳所賜金於簞下賤吏量取以為用此則恩足以結其懷心者也今而戰沒者士卒而名數不聞於

飛

一舉之二十四

七

一

朝廷克捷者士卒而功賞悉歸於權勢甚至糧有克減之暴月有辨納之需怨心忿氣充塞腦腹況得而使之乎呂蒙出師卒有取民一笠者即斬以徇張仁愿禦寇卒敗回首望城者必斬不宥此則威足以制其死命者也今而邊民不畏寇虜而畏官軍官軍但聞增級之賞而不聞退縮之誅甚至襲殺無辜灌虐良善驕心惰氣疑滿眉目況得而用之乎習山川之利懷骨肉之戀耐寒好勇陝西之士兵可用也今則始而召募終而調補非其願矣為方田立馬杜厚以招齊如曹瑋者何人無久戍之苦有安土之便輕險

飛

一舉之二十四

七

一

狎戰山西之民壯可使也今則始許為民終永為軍失其信矣營建田射銀的優以恩賞如种世衡者何人強虜在外倉卒禦戰金城猶可屯也十七在田十三在堡今獨不可以此而省餽運乎寇敵在前艱難討伐渭濱猶可屯也無事則耕有警則戰今獨不可以此而紆漕輓乎然而饒沃或兼并於豪強荒瘠或困乏於牛種耕歛或奪於私差輸納或脅於包攬衛所有屯田之官而因以侵漁按察有屯田之官而全為姑息於是屯田之政為虛文為故事而兵食益困矣雖然避三門之險以沂河而入渭漕運之迹可尋也酌古準今繼耀卿之故智者誰乎轉襄漢之漕由南陽而入武關陸運之路可通也因勢相宜舉歐陽之遺策者誰乎今而輦金駝帛日湧月增止以輸關中之粟斗出解入陽禁陰取不能無耗外之料甚至先期預徵急如風火方面有司但知軍需之重而不知有民但知卸令之嚴而不知有民困而培尅者有矣何望其畏過匈奴如郭伋之在漁陽苟且交代者有矣何望其擊破寇虜如張湛之在高柳有權搃以為永利所以為兵也然蓋率賣窩以侵利於商賈而公家不享其實有謂爵以為權宜亦所以為兵也然

膏或虛授以取媚於權豪而公家徒濫其名竭民之脂膏以養兵而兵未嘗飽塗兵之肝腦以衛民而民未嘗安法立弊生根連蠹結九此皆非虜之能敵我者自敵耳然猶未也聞有以交易茶馬而賊殺其人者矣寧不啓爭鬬之端聞有因貢賜入境而掠換其馬者矣寧不重納侮之隙武夫俗派出疆撫諭何以導中國之體頑狡白丁重譯接伴何以通夷狄之情在彼叛服之由蓋亦有繫於此不可以不慎者九今之事率皆類是臣欲編舉以陳願其序有未及者茲欲通前之弊一洗而去之羸弱之人百骸九竅無一毫一髮而不受病雖有盧扁華佗之神丹妙劑欲一而救之亦無着手處矣獨調養元氣以壯吾心腹之本然後煎賜降胃以大收瞑眩之效則病根不期去而自去病勢不期安而自安然此豈他人所能預哉實

聖心一轉移之間耳

陛下誠如前所謂無急無荒者以敬守此心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者以慎用此心而又使宿德大人得以朝夕輔導啓沃於其側如孟子所謂格君者則聖心無不正矣

聖心既正必能奮厲如雷霆明照如日月不惑異端不溺他好綱紀必立賞罰必信征歛以藝費出以經罷廟塔之奉絕恩倖之濫杜私門之蠹省坐食之冗以大寬邊稅以大足邊儲凡所以任用將帥蓄養士卒設施注措於閑微夷狄之間者皆周詳精密如在室堂之上夫如是則所謂不戰屈人之兵而守在四夷者也不必繫單于之頸飲月氏之頭而來王率服之不暇尚何仇加思蘭寧羅忽之足患哉凡此皆世所謂迂腐之談臣雖至愚然周思極慮所以禦戎之道必可行之永久而無弊者實莫過此若乃相視形勢據險設奇臨機制變雖充國老將猶以為兵難度臣愚貌圖臆說豈敢自謂其必然而望其必可行哉不彼之圖而徒孳孳于此臣恐區區夷狄之患有非

聖心之所深憂者矣臣愚不識忌諱不勝犬馬悽悽萬一便殿

謙問之際少賜

睿覽非臣一人之幸實天下萬世之幸也以前件狀謹錄如右臣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癸巳封事

其謹

奏為講學圖治事成化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太子少
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彭 等傳奉到資治
通鑑綱目五十九卷今簡撰羅璟并臣等二十員校
勘訛誤將翻刻以拱

聖明者除欽遵外臣退竊自念是書成於宋儒司馬
光朱熹之手上師春秋下薄遷固實經世之大典帝
王之龜鑑也曩在宋時神宗理宗二君雖嘗留意是
書卒不能推而見之政治之際百世之下識者未嘗
不有望如

漢

一卷之二十四

十

一

一

陛下今日之舉者是蓋不特是書千載一時之幸實
宗廟社稷之幸天下生民之幸臣等豈勝欣慶踊躍
之至臣待罪翰林今八年矣恒竊愧懼思欲仰酬
聖恩於萬一而庸鈍淺暗不識治道之宜九臣所未
能言與所欲言而未能言大臣能言之諫官能言之
百司庶職能言之是以口與心謀越趨前却不敢無
因冒越以至今日愚竊觀今日天下之勢如日之中
如月之望如四時之夏正易所謂泰所謂豐所謂大
有之時也以

陛下端拱持盈於上群臣奔走仰成於下臣言無時

於私憂過計者然而中者晏之漸望者弦之漸夏者
秋之漸故聖人於易在泰有艱貞之戒在豐有勿憂
之戒在大有有無備之戒蓋不如是則無以保其常
豐常泰常大有如一日也然則將如之何哉亦曰廣
求賢臣如泰九二之得尚中行豐六二之有孚發若
大有九二之大車以載相與講學圖治以保此豐泰
大有之業於無窮而已然

帝王之所謂學者亦豈區區尋章摘句間哉孔子曰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蓋必明足以燭理然後謂
之知不然則知之不精至有以君子為小人以小人

漢

一卷之二十四

十

一

為君子者矣必理足以勝私然後謂之仁不然則
之不篤至有知其為君子而不能用知其為小人而
不能退者夫必氣足以配道義然後謂之勇不然則
所知而行者亦且半途而廢至有知用君子而卒不
果於用知退小人而卒不果於退者矣堯舜禹湯文
武之所以為知為仁為勇者具見諸經臣愚不敢遠
引備述姑即是書所謂漢唐二代之君其於君子小
人進退用舍之間亦略可見矣蓋必若漢昭帝辨土
官桀之詐以信霍光庶可謂之知而苛察之知非知
也必若漢文帝割鄧通之愛以從申屠嘉庶可謂之

仁而姑息之仁非仁也必若唐憲宗不沮群議卒任裴度以成淮蔡之功庶可謂之勇而亢暴之勇非勇也彼代宗深信佛法惑於元載報應之言而不能察是以貪昧而昏其知也玄宗溺意聲色知李林甫之妬賢嫉能而不能去是以愛欲而害其仁也元帝屈於恭顯之譖而終不能直蕭望之之寃是以柔懦而喪其勇也若是者今其治亂安危何如哉臣愚竊觀今日天下之治上安下泰文恬武熙積弊因仍徇名廢實天下之事恒所令非其所好天下之人皆奉意而不奉法如曰振綱紀而小人之無畏忌者自若如

卷之二十四

十一

曰勸風俗而士夫之無廉恥者自如飭官司也而河暴益以甚裕兵民也而罷散益以極咸省有制而興作每疲於奔走蠲免有詔而征歛每困於追呼考察非不行而倖門日益開簡練非不舉而私撓日益衆賞竭府庫之財而有功者未必勸罰窮獄覆之案而有罪者未必懲凡若此者其蠹根弊源將必有在臣愚誠不足以知之夫以陛下之聰明天縱宵旰勤勞若今日之留意是書者豈不知講學用賢以圖政治而故使之至是哉特以人心不可兩用或者一念之間奪於彼則不得務於

此惑於外則不得專於內故雖勞於求賢而一或有妨乎已則賢者亦必得用雖勤於立政而一或有礙乎已則善政未必得行是惟

陛下密察此心懼有於無必開拓此心之所謂知必力行此心之所謂仁必奮發此心之所謂勇以力求所謂中行有乎大車以載之賢知之必深任之必篤日置左右薰陶啓沃稽之經傳質以是書直以今日之事驗之既往之迹見其用某人而興行某政而得則曰今嘗亦有是乎見其用某人而亡行某政而失則曰今豈亦有是乎反觀內省長慮却顧兢兢此心罔有內外罔有終始大本既立萬目自隨則前所積弊因仍徇名廢實之弊皆將一旦革去無有難者而此豐泰大有之業可以常保無失如唐虞三代時矣區區漢唐之治如此書所載尚何足道哉臣狂瞽迷謬凡此皆儒生之常談世之雄傑才辨者未必不以為迂腐而不可用然臣力求往古反覆究思要之至理竊惟治道之大本莫切於此而救時之急務亦莫先於此舍此而欲別為奇謀良策以坐收唐虞三代之治臣愚不敢負此心以欺陛下也夫以陛下之聖據大有為之勢操大可為

之權如天之於萬物欲春而春欲夏而夏欲秋而秋
無與牽掣無與沮撓斷然而行實

聖心一轉移間耳夫何難之有哉伏惟

陛下察臣之愚矜臣之志不以出位為責不以未信
為嫌試以今日惓惓是書之意而一行之則

宗廟社稷之福天下生民之福皆將不外是矣臣不
勝惓惓戰慄待罪之至

始乎狂妄為此幸不即罪已棄而焚之矣既十年偶
讀曾南豐論孔光焚草事謂必焚之使後世不見棄
之是非是必其過常在於君而美常在於已也其可

卷之二十四

謝病疏

十

一

乎哉且光之為是亦庸知其言不果出於邪而故
之以蓋已之奸以惑於後世者乎予用是懼乃從官
府案牘中掇拾其舊以存用志吾過且以彰吾
君之美於億千萬載而不忘也成化十八年秋八月
某謹識

謝病疏

具官臣鐸謹

奏為乞恩養病事臣原籍浙江台州府太平縣人由
進士歷陞今職成化十六年四月十六日丁父謝某
憂欽蒙照例還家守制本年六月二十二日奔喪至

告本家至成化十八年閏八月初一日例該服滿起
復經臣居喪以來心神耗亂氣血摧毀幾不能生去
年四月內忽感傷寒等疾困苦纏綿至今未獲平復
況臣既至愚學不逮志遠者干祿實以為親幾欲
辭職就卑庶幾古人為貧而仕之意然 明法無從
內顧不足立異好名恐所未免用是趑趄前却因循
至今實亦未嘗不俛仰局脊而芒汗無地也况今祿
養無及學日廢而病日增正使義無可辭力亦難強
實不敢冒昧苟進以上玷

卷之二十四

謝病疏

十五

一

清朝幸位之取且臣歷官前後幾二十年曾無分
之益臣非不知
深恩未報死不瞑目然臣犬馬之年未填溝壑脫病
或少甦可以勉策駑鈍有所驅使臣不敢避為此將
原給孝字一千九百三十三號勘合一道令義男某
赴京告繳謹具奏
聞臣不勝待罪俟恩之至

桃溪淨稿卷之二十五

論教化六事疏

南京國子監祭酒臣謝某謹 奉為脩明教化事臣聞教化學校所自出誠國家之急務而不可一日忽焉者也故我

太祖皇帝定鼎金陵首建國學以司教化以式四方所以為天下國家慮者至深遠矣百餘年間繼繼承承罔敢失墜

皇上嗣位之初謁廟幸學尤切注意于此臣實何人謬膺此任受命以來夙夜戰兢恒思古人以身教而

卷之二十五

化天下者固未易能然法制禁令之間或可以為教

化萬一之助者苟有所見亦烏敢自隱而不為

陛下言之哉所有合言事宜輒敢條列如左一曰擇

師儒以重教化之職二曰慎科貢以清教化之源三

曰正祀典以端教化之本四曰廣載籍以永教化之

基伍曰復會饌以嚴教化之地六曰均撥厯以拯教

化之弊凡此六者自今而觀惟撥厯最為緊要而會

饌次之其他不以為迂泛不切則以為窒礙難行然

臣竊思之不擇師儒則所教或非其道不慎科貢則

趨向不廣載籍則明體適用之學無以資見聞臣恐所謂會饌所謂撥厯者一切皆為虛文故事以如是坐食待次之人而欲備他日天下國家之用臣愚誠未見其可也凡此皆臣旦夕之所憂念以求盡職分於萬一而未能者用是冒昧上陳不敢緩於此而急於彼若論其極則所謂教化本源其遠者大者尚不止此出位之思又非臣愚所得而易言也伏惟聖明留意則天下幸甚臣不勝大馬惓惓

一擇師儒以重教化之職臣愚竊謂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天下治是師儒之職誠不可以不重如

臣等兩京國子監官以至十三布政使司南北直隸

卷之二十五

提學等官皆所謂師儒也有如臣者至愚極陋既病

且衰力不逮志已甚愧負於初心任匪其人曷克更

圖於後効願乞早賜罷黜之

恩以為師儒不職之戒然後力求道德之士以為太

學之師若唐之韓愈宋之楊時庶幾教化有賴人材

有作而 朝廷之委任天下之仰望不為虛也至於

提學等官雖一方教化之司實天下人材之責舉足

以黜陟其間非如國學之徒守繩墨而不敢越功足

以培養其始非如國學之坐視扞格而不可為蓋其

官之所歷視國學雖為稍卑而其職之所關視國學則為親切故必得廉靜恬退之士而有嚴重剛方之操風采綱紀之中而有涵養任典之道者庶足以稱其任而不愧其職也不然或濫竽以賣公道或假託以蓋私恩在我者不能以不吝爵何以禁人之不於我乎奔競在我者不能以不貪爵何以禁人之不於我乎貪得科貢由之而弊人材以之而喪其府州縣學等官固亦視其好惡以為向背因其勸懲以為賢否蓋又在所不必論也凡若此者臣豈敢推過於人而不歸咎於已其實天下之士十數年養成於彼而

魏

卷之二十五

三

一

欲一旦責成於此雖有智者殆亦無如之何伏願聖明深加之意精擇其人而無如用臣之誤則庶幾於教化之職無負矣
二慎科貢以清教化之源臣愚竊謂國學所養之士皆萬邦黎獻之臣不取之歲貢則取之鄉科是國學為養士之地而科貢實取士之階誠不可以不慎也今之所謂歲貢者雖足以勝輸納自進之徒而因循姑息之弊實莫此為甚今之所謂鄉科者雖可以得豪傑非常之士而虛浮躁競之習亦莫此為甚蓋科舉必本於讀書今而不讀京華日鈔則讀主意不讀

源流至論則請提綱者不知經史為何書歲貢必先於食廩今而不以貨賄廩則以權勢廩不以優老廩則以恤貧廩者不知舉業為何物是雖未必盡然大率實類於此臣愚乞
勅提學等官凡此日抄等書其板在書坊者必聚而焚之以永絕其根柢其書在民間者必禁而絕之以悉投於水火於其廩之未食者必嚴加考覈而不容其倖進於其廩之已食者必痛加裁革而不恤其私怨如此庶幾國學之所養皆賢不惟朝廷之恩無負而教化之源亦稍清矣

魏

卷之二十五

四

一

三正祀典以端教化之本臣愚竊謂孔廟後祀之賢實萬世瞻仰所繫一有不合於天理人心之公何以為教化本源之地是誠不可以不正也且所謂十哲七十二子以及左氏以下二十二人其所當黜陟者先儒程子與熊去非已有定論而近時大臣與禮官亦嘗會議取自

上裁不敢再贊但此外猶有不能以無疑者有若龜山先生楊時程門高第伊洛正傳息邪放淫以承孟氏不愧南軒所稱繼往開來吾道南矣實演晦翁之派雖其晚節一出不克盡從其言而新經之闢誠足

以衡吾道論行儉漢儒如馬融戴聖之徒固為不可
後及論著述宋儒自周程張朱之外恐亦未免有疵
如是而不預從祀之列臣竊惑焉又若臨川郡公吳
澄著述雖不為不多行檢則不無可議生長於淳祐
貢舉於咸淳受宋之恩者已如此其久為國子司業
為翰林學士歷元之官者乃如彼其榮出處聖賢之
大節夷夏古今之大防處中國而居然夷狄忘君親
而不恥仇虜迹其所為曾不及洛邑之頑民何敢望
首陽之高士昔人謂其專務聖賢之學卓然進退之
際不識聖賢之於進退果如是否乎如是而猶在從
祀

下卷之二十五

五

祀之列臣固不能以無惑况二人者皆太學之師其
於廟祀黜陟之際尤不可以不正也臣愚乞
勅升時以上附宋諸賢之位斥登以下從莽大夫之
列如此不惟天下之公論允愜而於世道教化亦不
為無少補矣
四廣載籍以永教化之基臣愚竊謂天下之道非託
之書不能以自傳天下之書非藏之官不能以不散
雖教化所在有不依文字以立而誦習之功未有不
假書籍以待者也本監所有歷代書板雖舊多藏貯
而散在天下者未免有遺雖旋加脩補而切於日用

者猶或未脩臣愚乞

勅各布政司將所有廢壞等板如程朱大全集與宋
史等書盡行起送刊監一以脩國學蓄積之富而士
習有所資一以免有司饋贈之勞而民力有所省一
舉兩得而有益無損夫入本監所有東西書庫屋既
隘陋地亦卑濕以致各樣書板朽壞日甚所損非細
臣愚乞

勅改為東西書樓上以為皮置之所下以為印造之
局不惟書籍之奉安極其高潔抑且工匠之出入有
所拘檢其工價料物如不欲動費在官錢糧臣當別
行節縮措置如此則歷代緊要書板不致污壞散漫

下卷之二十五

六

而教化之助亦庶幾其永有賴矣
五復會饌以嚴教化之地臣愚竊謂監生之會饌猶

百工之居肆不惟朝斯夕斯得以專精其術業實亦
相觀相善有以收歛其放心誠國學之舊規

皇祖之明訓不可以為不重而不加之意也自景泰
初以柴薪缺少暫且停免逮成化中致饌堂損壞遂
成廢弛今饌堂廚竈脩造將完所缺者器皿米肉枌
油支給如故所少者柴薪若復因仍不舉誠為虛費
可惜臣愚乞

計議將饌堂前廊房一帶照舊蓋造以便朝
磨磨盤車碗碟等件逐一脩造以供日用飲
飲柴薪之費或取之抽分或資之買辦務使經久可
行不致半途而廢如此庶幾

國家養士之恩不為虛文而教化之地亦益見其嚴
密矣

六均撥歷以拯教化之弊臣愚竊謂作法於涼其弊
猶貪作法於貪弊將何極所有納粟監生一節實為
國家教化之弊今固既往而不敢言矣然天下之事
既不及塞其源亦必塞其流天下之病既不克治其

桃溪

卷之二十五

七

本猶當治其標又安可坐視其流弊之極而不之恤
哉且往歲會議之時納粟監生約有三分科貢監生
止有一分故今分為兩途相兼撥歷各取其年月淺
深以定其名次先後或三七分或四六分是以名數
之多必而為撥歷之多少也然

先帝聖裁猶命該監臨期酌量務使均平撥歷蓋已
慮納粟之旁蹊將有妨於科貢之正路而一時救荒
之權宜終不可有加於萬世取士之定制也今見在
監生納粟止及一分科貢已有二分自此以後多漸
反而為少少漸反而為多蓋又不上往歲之三分一

分而已也昔但泥於舊制納粟仍為六七而科貢止
於三四則人少而撥反多人多而撥反少不惟流弊
之極有不可言而不均之嘆實所不免殆恐非
先帝臨期酌量均平之深意也臣愚欲乞轉科貢為
六七更納粟為三四庶幾易窮則變更則通義雖
於教化未能少補而流弊亦不至於甚極也

乞致仕疏

南京國子監祭酒晉湖某謹 奏為乞

恩養病致仕事臣原籍浙江台州府黃岩縣人天順
八年由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歷陞編脩侍講等官

桃溪

卷之二十五

八

成化十六年四月內聞父喪回還原籍守制服闋間
忽患傷寒變成勞弱等症旋至兩腿瘋濕麻痺率難
動履一向告病在家調治至弘治元年五月內為纂
脩

憲宗純皇帝實錄事奉吏部寅字一千二百五十六
號勘合行取不得已扶病赴京弘治三年五月內
欽蒙待陞今職本年八月內到任不期前病未痊時
復舉發動履艱難雖嘗奏請求退未蒙

俞允況臣止有一子留守祖宗墳墓忽於今年三月
二十四日病故紙積私情憂傷鬱積病日加增因之

官實切愧懼臣雖至愚極陋不堪任使非不知深恩未報死難瞑目但臣病勢至此情實可矜伏乞

聖恩憐憫將臣放歸田里少延喘息別選學行老成之士前來補闕管事庶幾久病非才不至有妨賢路而國學英賢亦得以上蒙朝廷樂育之恩矣為此激切具本順差辦事官葉鮮齋捧謹具奏聞伏候勅旨

再乞致仕疏

致仕南京國子監祭酒臣謝某謹

批漢

卷之七十五

九

奏為乞

恩仍舊養病以終致仕事臣原籍浙江台州府太平縣人由天順八年進士歷官翰林院侍講成化十六年五月內以丁憂還家荼毒催傷之餘遂感勞弱風濕等病纏綿日久不能起復延至弘治元年八月內始以纂脩之

命扶病供職彼時史事方嚴不敢輒有內顧弘治三年五月內過蒙

聖恩荐陞今職恐懼感激之初又未敢輒以私情上請只得扶病管事到任未久前病屢作兩腿麻痺

艱難動履至弘治四年四月內不得已備憑前情懇乞休致荷蒙

皇上憫臣委實養病放歸田里臣杜門戴

恩奉祠守墓溝壑餘生惟知待盡而已豈復有他念執逾年以來科道等官及大理寺少卿屠敷等以臣未死之年尚或可備班行之未交章論薦上瀆淵衷誤蒙

皇上不鄙疎庸將復收召臣已聞

命驚惶因知

所以為報美茲者吏部復因給事中吳舜論薦奏請聖旨行取擢用弘治十二年八月三十日本縣知縣

批漢

卷之七十五

十

羅政欽奉

旨意公文前到臣家催趣上道臣感

激稽拜愧恐無地切念臣本之寸長偶塵末第久冒寵榮實孤任使得進尸素之誅以終首丘之願為幸大矣况臣致仕以來舊病日增眼目昏花精力衰耗正使義無可辭實亦力所難強豈敢復玷

清朝之爵以故犯不知止足之戒哉若乃欲如吳舜

所陳訪求經筵儒臣有彷彿宋之程頤朱熹者則以祖宗百數十年作養之深天下之廣豈無其人臣至

愚極陋尤不敢以望下風而受此不虞之譽伏望

聖明俯察微忱收回恩命別求所謂彷彿二儒者

卷之二十六

聖心緝熙

聖學上光

祖宗以遠紹唐虞三代之治俾臣乃舊養病致仕得以自附於康衢擊壤之民臣不勝大願當將前情具告

本府縣與本布政司乞為覆

奏繳回勘合猶恐遲誤不便為此具本專差義男謝

米賚捧

奏聞伏候

勅旨臣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桃溪

卷之二十五

十一

桃溪淨稿卷之二十六

辭免禮部疏

致仕南京國子監祭酒臣謝某謹奏為乞

恩收回新命事弘治十二年十二月初九日吏部差

到辦事官孫潮賁送公文一道欽奉

聖旨陞臣為禮部右侍郎仍管國子監祭酒事者臣

拜命驚惶罔知所措切念臣本九庸不堪任使少年

祿仕實以為親故雖知翰林清切之地非臣愚陋之

所宜居只得覲顏逐祿為貧以養仰思古人未嘗不

局促於俯仰之間而未知所以處也暨於中年親不

逮養祿仕無名益深愧赧加以勞弱風濕等病纏綿

日久心竊自念以為

列聖深恩無復有圖報之路矣

皇上即位之初收召天下儒臣纂脩

先帝實錄臣以嘗為史官不得不扶病赴召在官未

久荐陞今職臣已愧恐無地不意到任之後前病復

作加以兩腿麻痺動履益艱不得已備瀝前情懇乞

休致荷蒙

皇上閔臣委實衰病放歸田里致仕以來舊病日增

仍感下部疝氣精力耗敗眼目昏花溝壑餘生但知

待盡而已豈復有他念哉維是大小諸臣諤

以致上瀆
淵衷旋加收召臣已將衰病實情具本陳乞不意情
詞未達而新命復加臣臣汗震驚益難自處益懼
部為禮樂之司國學乃教化之地臣實何人謬膺此
任况夫懋官有年已乏消埃之報卧病日久又無服
役之勞若又安受此官而不知避不惟愚臣有冒昧
苟得之羞而

聖朝亦未免有輕用名爵之累伏望

聖明俯察微誠收回新命俾臣仍前致仕得以安養

批

卷之二十六

上

舊病保全餘生為幸大矣不然止令臣以舊官供職
庶幾少安愚分以龜勉圖報於萬一猶之可也臣以
一芥疎遠之臣受此知遇已甚慚恐尤恐稽滯

召命自取罪戾此心愈不自安只得扶病迤邐前來
以聽進止然猶未卜病之痊否與行之能至否也
臣不勝戰慄待罪之至為此具本再差義男謝興賁

捧 奏聞伏候

勅旨

在途再乞養病致仕疏

致仕南京國子監祭酒臣謝某謹

奏為乞 恩仍舊養病收回 新命以終致仕事臣
於弘治十二年八月內 欽蒙

聖恩陞臣為禮部右侍郎仍管國子監祭酒事本年
十二月初九日吏部差到辦事官孫潮賁至咨文一
道令臣赴任臣聞 命驚惶愧赧無地彼時臣方舊
病未痊加以疝氣繼作未能啓行隨告本府撥醫調
治猶恐稽滯

君命兩具情辭并行陳乞不意賁捧義男謝來等中
途患病未即奏聞至弘治十三年四月十一日前病
稍痊扶應 命山嶺崎嶇只得隨路將息延至五

批

卷之二十六

三

月十一日始到紹興府會稽縣地界勞頓之餘前病
復作每一發動繞臍疼痛下部築塞非獨不堪動履
抑且難於屈伸急須偃卧移時方得稍稍喘息不得
已借下本縣蓬萊館歇泊猶望痊可庶幾前來以償
初志不意舊患勞弱麻痺等病亦復乘虛發動臣當
此時離鄉已及五六百里道路炎熱望 闕思家進
退兩難實為狼狽切念臣少壯之時自分庸愚不堪
任使故自揀不逮養之後轉起知難而退之心屢陳
情款得遂休致况今衰年已近七旬百病侵攻去死
無日尚敢復冒 寵榮以叨此不次之旌擢執若臣

自度才力可以補報筋力足以馳驅又豈敢妄飾他詞固為遜避上干遠

命之誅下速近名之謗以負

先帝兩朝之深恩與

陛下今日之殊遇而不思所以黽勉區區於萬一也

我誠不忍以既衰多病之身過情不虞之譽上累

聖明故復為此不得已陳乞之計耳臣雖不才嘗忝

此官竊伏自念尋倫教化之地司之者誠不可一日

而曠其職尤不可一日而非其人知難之退臣已歷

陳於前矣今又以臣久病之故缺官曠職幾及一年

挑溪

卷之二十六

四

臣之上負

國恩下妨賢路死且有餘辜矣伏望

聖明亟選學行老成聲望素著彷彿唐之韓愈宋之

楊時者補缺管事將臣陞除職名收回 新命仍俾

臣以舊官致仕庶幾少安愚分以畢餘生臣不勝大

願為此具本再差族弟謝澄齋捧奏 聞九臣之所

陳乞皆是衷腑誠懇不敢妄為虛浮以僞禮數伏乞

檢照臣前後情詞俯

賜矜憫臣一面在於紹興府地界調養前病聽候處

分稍俟可以扶曳或者迺還還家藉養待罪不勝戰

懼恐懼之至謹具奉

聞伏候

勅旨

再擬乞恩養病疏

致仕南京國子監祭酒臣謝鐸謹

奏為患病不能赴

君乞 恩寬危事弘治十三年四月內臣欽奉

若命至五月十一日前到紹興府地面舊病復作不

得已借下本府蓬萊館歇泊再將疾病情節并乞辭

免新陞職名緣由具本令族弟謝澄齋捧 奏

挑溪

卷之二十六

五

聞本年七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謝鐸不准辭還行文去催他着上緊來欽此欽

遵臣愚不意蟻忱屢竭

天聰未回祇誦

恩言益深震悸竊念臣猥以九品道值 昌辰荷蒙

皇上天覆地載不惟不責以稽慢之罪而又荐加以

趣召之 恩臣實何人受此

知遇感極涕零心口相語雖湛身九隕無以上報

深思於萬一矣奈何臣久病積衰一卧紹興奄及七

十餘日始能扶僮還家暑毒之餘山巔勞頓到家未

久左腿發一大癰日夜呻吟延歷月餘始覺破潰
色延羸氣體虛弱所有前項諸病亦復乘之發動即
今猶在床褥湯藥未離飲食少進醫者相視謂臣此
病非調養元氣越歲踰時不能平復恐或少愈不謹
遂成不韙痼疾深可慮也臣衰頹及此死亦無恨但
恨 聖恩未報猶恐天下之病有甚於臣者死難瞑
目耳夫以臣之不才疾病退藏自其常分過辱諸臣
論薦以致上責

淵衷誤蒙

睿念不虞之舉踰分之榮在已撫心覲顏拜三塵漬
桃溪 卷之二十六

茲亦不敢復贅矣伏念

陛下勵精圖治以爵祿奔走天下之士天下之士孰
不願立於 朝而惟

陛下之所用况臣受 恩未報若猶自度病勢稍退
可以奔走雖知驚下萬萬不足以稱塞任使亦當疾
驅前來以應 召命但臣福薄分淺病勢至此實難
支持心雖欲前力不能進本府知府陳相目覩臣病
委實難以啓行特為差人具奏不敢誣也伏望
聖恩特 賜矜憫曲加寬宥有容臣仍以舊官養病致
仕少延殘喘不至顛踣道路得以偃卧林下以仰觀

今日太平之盛則

陛下終始深恩所謂死生而肉骨也萬一藉
天之靈未填溝壑整犬馬之力足任奔走別有驅使臣
不敢避焉此其本再差表姪趙臘膏捧 奏
聞伏候

勅旨臣不勝激切戰慄待罪之至

聞 命之初而具此疏既而吏部覆本徑差辦事
官段隆賁丈馳驛前來守取陳知府畏懼不敢為
奏傍惶之餘病勢稍退扶憊上道竟負此心聊存
此稿以志吾愧十月望日在嘉興舟中書

桃溪

卷之二十六

七

再乞辭免禮部職名疏

致仕南京國子監祭酒臣謝鐸謹

奏為乞

恩收回 新命事臣於弘治十三年四月內欽奉

召命前到紹興府地面不意舊病復作不得已再將
疾病情節并乞辭免新陞職名緣由具本令族弟謝
澄資捧

奏聞本年七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謝鐸不准辭還行文去惟他着上緊來吏部知
道欽此欽遵該吏部題

准欽差辦事改隆賚文守取臣一芥疎賤屢辱

厚恩益深悸恐故自紹興還家未及一月只得扶病

就道冒寒衝凍不分明夜上紫前來竊念臣以不才

疾病退藏自其常分過辱諸臣論薦以致上瀆

淵衷誤蒙 記憶不虞之譽踰分之榮臣已撫心覲

顏措身無所矣惟是 朝廷命官之法遷轉之序不

以才望則以年勞雖一命之昇猶在所俱而況六卿

之佐孰有如臣者至愚極陋既病且衰比嘗試用罔

功已自知退茲以病廢驟進人其謂何在臣愚分實

所未安伏望

聖明俯察微誠收回 新命俾臣仍以舊官蒞事萬

一他日未能圖報涓埃而疾病發作不可支吾亦不

至蓋竊卿佐職名以去則臣尸位之罪亦庶幾其未

臧矣為此具本親賚謹具

奏聞伏候

勅旨臣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弘治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該通政司官進十二

月初一日奉

聖旨謝鐸學行端謹望風慕著特茲擢用不允所辭

吏部知道欽此

脩舉廢墜疏

國子監管祭酒事禮部右侍郎臣謝鐸謹

奏為脩舉廢墜事切見本監廢墜之事固非一端其

素者大者臣愚未敢輕易輒舉惟是日用之急雖近

且小不可暫缺輒敢畧舉一二為

陛下言之惟

陛下俯察而加惠焉臣竊惟先王之治天下必使斯

民養生喪死無憾而後可望王道之成況國學聚天

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於茲二者或未能以無憾焉尚

何以聖風之振人才之興以脩家國天下他日之用

我臣到任以來切見本監監生二千三百餘名而號

房曾不及五百間其傾頽漏爛不可居者又往往半

之於是不允寄居雜處軍民之家是不惟出入往來

有所不便而餽貸支費亦甚艱難以朝夕無所與居

之人而欲望其篤志於學以大底于成誠亦難矣切

見退省堂及東西饌堂不下五六十間亦皆損壞廢

於無用如蒙乞

勅工部通加脩理量撥監生暫且居住是亦不費之

惠而人人稱便矣臣又切見本監通志舊例監生不

幸病故者本監移文順天府給與殯殮之具臣在南

京時亦嘗舉行近者本監監生邢偉病故移關順天府雖有所給而稱為俸銀既而監生韓本宋濟相繼病故却乃執稱無例漫不之應臣等不得已止從本監勉強措置少助其喪臣職居其地目覩諸生死喪之狀狼狽如此若復坐視不言不惟死者目不能瞑而於

聖朝仁政亦未免為萬一之累矣且監志作於成化三年前人必有所據方敢載入但禮部近年兩經火災案卷無存故有司執稱無例以致推調內外大小故官皆有口糧脚力送還其家監生雖未為官然皆

桃溪

十卷之三

十

朝廷儲養以備官使之數豈可使死無所歸而漠然不恤哉如蒙乞

勅禮部從長計議量加

恩典所費之惠雖不甚多而所以作士氣收人心者端在是矣臣又切見本監各色堂宇與夫四面牆圍亦皆年久坍塌損失今不脩後必大壞及照文廟樞星門前一帶空街每被附近軍民朝夕作踐又有不良淫婦雜居其間極為褻瀆污穢之甚臣愚欲乞朝廷逐去不良稍加開拓高築屏牆以為障蔽庶幾

塌隘陋朝堂朝參不堪佳坐臣愚欲照順天府朝房事例造為前後兩樓以備眾官歇泊此雖細務末節實亦廢隆下舉之一端

朝廷如不欲動費在官錢糧臣別當自行節縮措置惟是養生喪死之具實惟監生日用所急伏乞

聖明曲加矜憫特勅該部議擬施行則臣等不勝幸甚國學士子不勝幸甚為此具本親賫謹具

奏聞伏候

勅旨

維持風教

具官臣某謹

題為維持風教事臣愚竊惟人倫風教所先人倫不
可以不明也臣願正祀典以究明倫之實仕途風教
所繫仕途不可以不清也臣願重科貢以清入仕之
途允負風教之監允負不可以不革也臣願革允負
以從京府之制捷徑風教之羞捷徑不可以不塞也
臣願塞捷徑以澄國學之源臣愚近觀禮部尚書傳
翰等為地震事題 准各該衙門條陳所見臣固知

桃溪

卷之二十七

一

天下之事所當言者不止於此蓋凡政本之蠹蝕官
司之黷濫生民之愁苦軍士之疲困災異之迭見邊
境之失寧是皆宗社安危之關而
朝廷宵旰之所急者願以啓沃論陳各有攸司而出
位言高尤在所諦惟是四書五經風教學校之
首務也臣雖不才職專學校 容終於隱默而不
一言之狀用是條列如左 冒昧以陳惟
聖明加之意焉天下幸甚斯文幸甚臣不勝戰慄待
罪之至緣係維持風教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計開

一曰正祀典以究明倫之實臣愚竊惟學校之設皆
所以明人也人倫莫先於父子子蚡齊聖不先父
食柰何仍訛襲故以顏曾思三子配饗堂上而其父
則皆列祀廡下冠履倒置有是理哉為今之計莫若
別於闕里立朝祀叔梁紇而配以顏路曾皙孔鯉諸
賢如先儒庶幾去非之論庶幾各全其尊而神靈安妥
也人倫莫大於君臣殷之頑民猶不忍忘紂柰何忘
君事典若吳登者親為有宋之遺臣而視顏胡元之
官祿名節掃地復何言哉後死之誅正宜律以春秋

桃溪

卷之二十七

一

大義斥其用夷變夏之罪黜徙祀以列於莽大夫
之列庶幾不掩其惡而人心愜服也此前一事人雖
屢言而未見施行此後一事臣亦嘗言而未蒙
俞允臣非不知重複觀縷言之誠為可恨特以每當
奉祠對越之際輒起頻顛不安之心心所不安故又
不得不發之言耳如蒙乞
勅禮部翰林院重加考定議處使祀典以正人倫以
明則所以維持風教者不淺淺矣
二曰重科貢以清入仕之途臣愚竊惟科貢之設皆
所以羅天下之賢才而用之也科舉一途雖得人

奈何考試等官類皆御史方面之所辟召職分既卑學亦與稱恩之所加勢亦隨之於是又以外簾之官預定去取或者名為防閑而實則開節內外相應悉憑指麾而科舉之法日壞矣臣愚乞

勅兩京大臣各舉部屬等官素有文行者取自

上歲每小政司特差二員以為主考如往歲諸臣之所建白者庶幾前弊稍革而真才亦可以漸得矣歲貢一途雖亦有人但近來提學等官類從姑息試廩之初不以勢取則以賄行不以濟貧則以優老及其來貢之際又聽其自乞願授教職往往名為

桃溪

卷之二十七

三

陞考而實則虛文上下相蒙迄無可否而歲貢之法益壞矣臣愚乞

勅禮部將歲貢生負願授教職者先送翰林院國子監按月考試期年之間擇其果通三場者方許

陞考授以職事庶幾前弊稍革而教官亦不至甚濫矣凡此二者揆之人情格例未免窒礙難行臣切反

覆思之積弊之深如此必得出自

宸斷力加旋斡然後科貢可重仕途可清而所以維持風教者不外是矣

三曰革冗員以從京府之制臣愚竊惟京國四方之

極天下所視以為準則者也切見順天應天二郡實惟京府大興宛平江陵上元四縣皆為附郭見今學校之設惟二府有之而四縣皆未嘗有蓋雖統於所轄實亦以府學之生徒悉皆四縣之俊秀與其儲養之濫不若選擇之精之為愈也不然豈以京國首善之地而惜此一學校之官哉奈何凡今天下附郭縣分不多多寡俱各有學其視京府實為冗濫臣愚請從順天應天之制凡附郭一縣例增廩膳十名隨其縣之多寡以為增益止以府學教官兼領其事生員雖益而官不加多庶幾冗員稍革而風教之責亦稍

桃溪

卷之二十七

四

重矣臣亦熟知今之為官者類喜添設而難於裁減殊不知增一官則增一官之費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天下冗員之可減者寧止是哉

四曰革捷徑以澄國學之源臣愚竊惟國學聚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皆所以備

國家他日之任使也選之科貢猶恐未精奈何近年以來大開捷徑如納馬納粟之徒皆謂其有資國用之缺殊不知得其利者未什一而受其害者已千百況今日之納馬納粟即他日之鬻爵賣官此等風聲豈盛世所宜有哉今邊事方殷謀國之臣必有以

此策獻者萬一其行則彞倫之堂意為交易之地豈不大可恥哉臣願深監前弊預塞其途雖或國用不足亦當別為節縮區處而此策斷不可行矣往年為因此輩在監不諳文理凡撥各衙門馬本者俱各顧人今遂視為定例致使六科短差亦以顧人艱難為辭目前流害其極如此如蒙乞照內府等衙門事例許以年月相應者送科寫本亦令掛選出身庶幾嗟怨少息而風教之地亦稍清矣臣固知

國家養上不厭其多但賢關所在恩幸之濫進昏眊之雜處殊亦可愛然則捷徑之當塞者又寧止是哉

桃溪

卷之二十七

五

乞致仕疏

國子監管祭酒事禮部右侍郎臣謝某謹

奏為陳情乞

恩仍舊致仕事切念臣年四十以上即感勞弱麻痺等證以致血氣虛耗支體疲困近年以來復感下部疝氣每遇舉發輒難動履一向蒙

恩養病致仕前後二十餘年弘治十二年八月內過蒙皇上誤采人言不忘求舊增以爵秩特起自家彼時臣方在病感激

厚恩悼恐無地迨至次年四月內前病稍痊只得勉

強赴

召不意中途舊病復作不得已備將前情具奏族弟謝澄抱本陳乞又蒙

聖恩不准辭免還着上緊前來臣只得忍死奔

命於本年十二月初四日到任旬日之間復感傷寒等症卧病月餘方離床褥一向扶病管事至弘治十四年十一月初三日為因早朝感冒風寒前項病症亦復乘機舉發雖欲扶病仍舊管事亦不能矣本月二十五日已將所管印信開出在監奏請定奪奉

聖旨還着謝某掌欽此欽遵臣卧病看守又復八十

桃溪

六

餘日官事內迫病勢日增倪自循省憂悸不遑切念臣本以庸下凡材膺此教化重任課試撥歷之餘詎無下手去處學政未能加脩士風不改其舊雖過勉之形暫遣厥罰而尸素之愧實負初心况臣今已見年六十八歲去死不遠稟病至此決無痊疴強健之期雖欲勉策為鈍如所請課試撥歷等事少圖餘辦以報涓埃而精神氣力亦萬萬無及矣伏望

聖恩曲加矜憫將臣仍舊放歸田里另擇學行老成聲望素著者補缺管事不惟臣之不才不致久妨賢路得以少全願地之私而國學之士亦得早被樂育

以大收作成之效為此具本奏請訓來齊捧
奏聞臣不勝戰慄待罪之至伏候
勅旨

再乞致仕疏

國子監管祭酒事禮部右侍郎臣謝鐸謹

奏為懇乞休致事臣於正月二十二日已將前情委
曲齎奏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節該吏部覆奏又奉

聖旨謝鐸不准休致著用心辦事欽此欽遵臣感激
之餘惶恐無地切念臣扶病管事已及二年計病者

桃溪

卷之二十七

七

印尋復三月揆之私情固不自安律以公義尤所當
去夫以公義則臣之屢試罔功而因循苟祿豈徒尸
位實亦妨賢不惟下愧諸臣論薦之公抑恐上累
聖明知人之哲俯仰局促寢食不遑於是而不亟去
公義之責安所逃哉以私情則臣之衰病已深精力
難強況復祠墓荒蕪子孫幼弱不惟宗族無強近之
親抑且門戶無綱紀之僕孑然一身進退無據於是
而不亟去私情之迫何能已哉臣非不知
聖恩深重不准休致雖粉身以報亦不敢辭特以二
者交切于中日夕展轉無以自釋雖欲用心辦事以

少圖補報於萬一亦不能矣伏乞

皇上檢照臣前項情詞斷自

宸衷曲加矜憫俾臣早還故山少延殘喘臣雖遠遯

關廷愧乏涓埃之報而未填溝壑敢忘葵藿之誠為

此激切具本再令義男謝來齊捧奏

聞臣不勝戰慄待罪之至伏候

勅旨

清理膳夫題本

國子監管祭酒事禮部右侍郎臣謝基等謹題為清

理膳夫事臣查得本監見在民僉膳夫八十一名自

桃溪

卷之二十七

八

宣德三年停止會膳後一向因仍改為顧役分派各
官名下跟隨等用臣切思之法無明文義亦未當故
自到任以來即將名下舊例膳夫起蓋朝房一所并
周給資難監生尚安等二百七十名外而司業周玉
亦將名下膳夫預買前任司業黃舊房一所永作
本監公解緣臣等跟隨自有直堂皂隸其總憲典簿
三廳亦有直廳皂隸獨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典簿掌
饌等官無人跟隨况各官職卑祿薄日用不給合無
暫照舊例人各給與一名其餘膳夫願役銀兩自弘
治十五年為始本監明文簿委官收貯在庫以備

各項公用每年年終務要扣算支消存留數目明白
呈堂立案隨卷照額俟候會館復行之日仍舊通將
各役供給館堂使用莊幾古人愛禮存羊之意如此
則義利分明而公私無弊矣緣係清理膳夫事理未
敢擅便謹題請

旨

弘治十五年三月初五日奉
郎謝基等具題次曰奉
聖旨准他該部知道欽此

桃溪

卷之二十一

九

桃溪淨稿卷之二十八

汝修字說

吾友冬官黃君之子備冠之曰文峰施先生弘本祝
之如三加禮既醮予為字其名曰備之言輔也輔惟
汝修之曰汝修何如文峰曰可冬官曰允為可請說
焉以成人之道責之如溫公所云者予惟命起命之
曰汝修今以始將責汝為人子曰孝惟汝修責汝為
人弟曰悌惟汝修責汝為人臣曰忠惟汝修責汝為
人少者曰恭曰孫惟汝修是惟弗輔以輔于家世德
乃長以輔于邦治以求昌汝修之哉惟邦家之光備
挑溪

卷之二十八

再拜曰其不敏敢不惟夙夜是圖終惟不棄幸視其
以所從入以不負於教可乎予曰傳有之願步不休
跛鼈千里一進一退一左一右六驥不致人之才質
豈若是縣也汝修之哉今以始見善脩然必以自存
也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
也不善在身畱然必以自惡也乃若區區焉文藝是
工置心榮達曰汝修或未也予固未知所以修而因
亦以自傲有志者則固曰不以人廢言抑亦而父之
意哉其毋忽汝修

秋林說

天地之氣莫清於秋蓋蒸鬱煩酷之餘而沍凝栗烈
乘之于其後不燠不寒秋之清猶春之和也清與和
天地之中氣然及其至而著於物也則生意退斂林
木改色榮者瘁瘁者萎而萎者稅矣其為肅殺之氣
如利刀如芒箭森不可禦故先王於是始用行戮以
征不義順天時也夫然則天地之氣莫清於秋亦莫
懽於秋秋奚取於懽哉天下之物未有無對者有
舒則有慘有春則有秋有晝則有夜有陽則有陰消
長翕闔之機理固然君子究觀于此而動靜進退
之道得矣故天有四時而其實則夏者春之極極則
桃溪
卷之三十六
為秋冬者秋之極極則為春春而夏也所以生長乎
萬物秋而冬也所以收藏乎萬物然不收藏於其終
則其生長也亦孰得而始之哉不消則無以為長不
翕則無以為闔是故生長也者其靜而動退而進之
時乎收藏也者其動而靜進而退之時乎進而靜退
而動其易所謂往來屈信以致用崇德之時乎故曰
清與和天地之中氣秋之清猶春之和也無錫楊孟
賢以秋林自號因考功副郎陳君朝用問其說於予
孟賢隱者也隱者之心靜以清其所趣而樂之者將
在此而不在彼乎然得吾說而廣之將退修其德

以不為無用之隱乎而其所謂秋林者將不徒流連
玩弄於景物間乎何獨孟賢而吾與朝用亦將有感
於仕止久速之義乎朝用曰然推吾義作秋林說以
詒之

羅生惟客字說

吾友明仲羅先生之子鑒年十七將筮日以冠明仲
戒賓於余余辭未習以讓于蒙菴林先生先生好古
而有禮者衆亦曰惟蒙菴之宜明仲乃夙告于蒙菴
曰庶言命同惟是著筮弗過先生其無讓余哉既八
月十有六日蒙菴為之賓酌古今用三加之服則改
桃溪
卷之三十六
席以黼冠者而字之曰惟客已乃言曰禮冠為始冠
則字之以敬其名重成人也傳曰成人在始與善善
莫大於能容鑒字惟客如何明仲曰鑒性近剛剛則
妨於容容所以濟也先生真名言哉乃請余釋其義
以告余余既讓實位宜有以相蒙菴者不得以不能
辭則從而釋之曰鑒器類器以容受為職曰惟客先
生其以器望鑒哉然極器之大而至于萬斛其所受
亦有限惟夫江海之量不可以器名其容而受之也
合百川眾流亘古今而不見其有餘不足故曰君子
不器然則自器以至於不器自可容以至於無所不

卷之五

四

艾齋說

吾友文選黃君之子汝修既舉于鄉以病弗及預春
官之試乃以例將歸自太學道行不告於予曰某無
似實亦以科舉之學自累爾余有所聞知乃今悼前
之為深欲斬之自新以大有為創艾階自扁其讀書
之齋曰艾齋先生幸賜之教某將奉以終身焉予
感然曰嗟乎此子與而父之所痛恨於平生而未之
能也而何以為子告哉蓋天下之懦者莫如予雖於
子之所謂艾者時亦有所動而終未能奮然自力

以相從於大人君子之域此予之所甚媿且懼者也而何以爲予告哉抑予之所謂剛者美易曰不遠服無祗悔也予之所謂剛者非至剛者不能故又曰君子居則用仁而用兵則義蓋言人之自言雖傷於剛且厲而亦吉且無咎也然則敗天下之事者莫如懦剛者其治懦之具而艾之機要乎背固處在州以比蛟虎爲三害處一旦改行射蛟搏虎而殺之遂卒以忠烈名天下噫彼徒以勇力痛自創艾猶不失爲後世之所鄉慕况一變至道而力以吾儒之學自處者乎雖然此未易言也程純公獵心之克至于十

卷之二十八

五

有二年之久而猶不覺其或發然則艾之云者又烏
可以言語求哉如以言則雖如前之所謂易者亦古
人之糟魄耳又況予以無實之言加之哉子歸而求
之必真知周之所以易純公之所以難不沮不怠勇
往力行剛執弗措則子之所謂艾者其庶幾乎庭庭
之訓當必有先予者姑以是作艾齋說以俟子於他
日而因亦自竊焉

續後正統論

甚矣春秋之於夷狄立法之嚴也荆楚嘗稱王矣一
淪于夷必屢斥之曰人曰子管仲嘗忘君矣攘夫

六

卷之二十一

科

七

之無益於國家其著口夷齊而心躋跖名伊周而迹
斯孰遂使科舉之學悉為無用之虛文暨其得而棄
之也顧乃以吏為師以律為治視其昔之所謂者曾
差蹄焉知之不若噫是豈朝廷立法之意端使然
哉歐陽子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
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然則文與道離
而欲據一日之文以盡收天下有道之士不亦其難
矣乎雖然靜言而庸違者有矣未有不深於道而文
能至焉者此又科舉立法之深意而今之豪傑亦未
必不由之以出是其所謂迴轉通變之機以不失先
桃溪

卷之二十八

八

叙錄王城先生詩後

成化七年辛卯秋九月某日鐸叔父王城先生卒于
杭計達于京師鐸南望痛哭既而黃吏部世顯來會
哭明日吾鄉大夫士來吊又明日大夫士知先生于
鐸于吏部者皆來吊又明日吏部與子謀所以塞哀
者不得從故鐸得先生諸嘗往來詩四十九篇去年

錄自家者九十五篇又二十七篇則東廣鄭君載道
所得也總之伯六十九篇為三卷以告于太史氏實
之李先生先生曰悲哉窮也此可以知其人矣獨詩
人哉非其詩固莫可與傳者乃遂為之序鐸再拜泣
以為質而以微銘于蒙泉先生岳公公曰不誣其可
傳也哉於乎先生之行行之材之學豈不得施者餘二
十年而其在家庭在鄉黨在朋友在師弟子者可信
也詩則一端耳予初錄是詩以藏也謂以念騷離代
教益而豈知其至今日而天下大夫士之知先生者
止是哉於乎先生所立以不朽者豈是哉鐸尚忍讀
桃溪

卷之二十八

九

題交游別錄後

右交游別錄詩七十四首皆予與黃君世顯所嘗往
復於今僉憲林君一中者因錄以贈林君之行世顯
既序諸其首復俾予繼其所欲言者於乎予三人者
之交踪跡之相忘誼分之相合施之不為恩逆之不
為忤近之不為親遠之不為疎日告之不自以為忠
日規之不見其為數凡若是者言可得而盡耶然而

一或相遠雖骨肉至親未有不假言以通意者一中
之行遠自今日言之錄固自有不容已者而其所以
言則固不在其言也昔柳子厚頌與其友劉夢得易播
昌黎韓子之文以夸詡後世意是特有感於里
巷市井之交而足多哉所貴乎君子之交者道誼
素定不為子厚所得之黨以自取禍貽則其他蓋餘
事耳不然則其友若田光荆軻者亦何足多哉
吾儕輩中盛平無所示見誠使他日一有愧乎
其言則亦無所與賴而况吾之所謂詩者
哉始予與世顯為布衣之交若儒珍陳君者蓋十人
桃溪 卷之二十八 十一

讀勿齋稿

鄉先正方伯陳公有遺稿曰勿齋稿凡幾卷合五七
言絕古律詩若干首序記雜文又若干首公沒之二
十有三年予始從公之子憲副君士賢得而讀之其
詞直其義明其志遠類非當世區區雕畫為詞章者
既又讀公傳見公在盱眙間蜀之間為良令尹為名
御史為賢方伯歷歷如前日事予益信公非徒能言

者於乎世復有斯人哉鐸少時側聞臨海有檢討陳
先生者以經學訓諸生往往至顯官獨公清操雅望
不愧其師以不負其所學沒之日垣屋蕭然無尺土
之增以遺其孫子以至于憲副君卓然名節自奮以
能有今日於乎斯其為公而所立有如此者然即此
而觀公為令牧民當有論俗之文為御史諫官當有
論諫之文為方伯平寇亂當有檄有露布之文而所
存止此則此蓋非公之全稿抑此稿與此傳互見不
然將公之為政不在言語文詞間耶鐸生晚不及拜
公尚及友公之子竊名世德之末有榮耀馬謹書其
桃溪 卷之二十八 十一

後當有求而得公之心者

止齋存稿古律詩經句首言友職方郎中某
曾王父劉公之所作也公在勝國時見四方兵起慨
然欲大有為於世嘗備將武昌蘇吳閩浙之間與諸
雄論議不合遂翺然去歸其鄉曰是固不足與有為
也未幾倪文俊之黨復起岳陽郡縣長吏皆望風奔
潰公獨結鄉民為義兵其黨遂其殺之賊由是遠
去莫敢犯我太祖高皇帝既平定江南公首率義
兵盡藉其鄉之戶凡若干上之越四年辛亥乃更以
桃溪

卷之二十九

欽錄至今陵坐逮繫月餘得釋出竟死於客於乎若
公者亦可謂一時之人豪矣而上於是惜哉吾嘗求
易之比曰原筮元求貞無咎又曰不寧方來後夫凶
由是而觀若范增之於項荀彧之於曹魏豈之於漢
實建之於唐豈所謂不筮而咎後夫而凶者乎迹公
始終之為蓋嘗有見於是然而卒不得於命者則又
出於恒理所不可知而非其知才之罪也於乎惜
哉若公者亦可謂一時之人豪矣公之孫其歷官御
史按察副使聲稱赫然按察之子職方郎中又方以
通敏謹重為時聞人而其所嚮用所建立未艾也然

則公之所不得於命者其將在茲乎其將在茲乎詩
則公至金陵時紀行之作得之嚴伯霖者其末則其
子某所志亦且幾百年矣職方君乃發諸故篋而得
之筆墨宛然出以示予予讀而歎曰此無恤之簡也
君子於此亦足以觀劉氏之子孫矣

題蒙泉岳公遺墨

右書簡與詩若干首內閣修譔知興化府蒙泉岳先
生所作以與其甥鄉進士宣府李君士常者也其首
二柬則與士常伯兄婚姻往復之詞又其一則吏部
侍郎葉文莊公所與蒙泉者蓋文莊在宣府時士常
桃溪

卷之二十九

以諸生見文莊奇之遂薦於蒙泉以為之壻既又薦
吾賓之太史與士常為姻婭二公志節問學不相上
下故其意氣相唯諾而其言之相信有如此者昔晏
元獻之壻富鄭公也文正范公實薦之曰必求國士
無如富弼由今而觀蒙泉之所得與文莊知人之明
不既多乎於乎二公已矣所望以光大于其後者固
吾賓之士常之責使天下後世仰而歎曰此元獻文
正之鄭公也顧不偉哉又況士君子之志當有不止
於是者若夫二公之清詞美翰世所共識而士常之
所寶則固不專在乎此也

題黃文選所藏梅老圖

石梅花推蓬圖一卷吾友文選黃君世顯自其先大夫職方公得之孫太守後吉者也公之沒於是三十二年矣文選君眷眷寶此至取前人題識之凡有及於是者悉附之題曰清白清玩蓋比之無恤之簡而不敢忽焉者也予嘗怪東坡寶四菩薩板何以若是其王乃今知子之於親苟其嗜好也雖微亦不敢忽况其有大於是者哉公在職方先後幾十年一時兵政悉所倚重沒之日垣屋蕭然無尺土之增以遺其孫子而獨寶此於殘編敗簡之餘則其所嗜好可知

梅溪

卷之二十九

三

者也

讀金憲陳公傳

南軒張子有曰人臣不以化類敢諫為難而忠誠篤至之為貴士君子不以一時名節為至而進德終身之可慕意即是而求則世喬抗古致幸一得以為名

有不可掩矣不然則吉項之諫武后復虜虜王得以自附於仁傑之忠秦檜之諫金人立張邦昌得以自附於叔夜之節是亦奚貴乎其所謂可慕者哉予讀福建按察僉事姑蘇陳公傳蓋所謂庶幾焉不愧於是者於乎若公者豈易得哉初公為河南參議在永樂初以言坐謫編管幾十年為御史在宣德初又以言坐繫獄獄幾五年在正統初又以言坐論法幾不可測起且什顛跌頓憾至於三四卒以直道終其身不少變於乎若公者豈易得哉世嘗說古今人不相及噫若公者豈今之人哉豈今之人哉

梅溪

卷之二十九

四

謹題會總亭卷後

右會總亭詩一卷大夫士之所賡和於乎叔父寶慶先生以遺鐸者也亭在杜家山孝子隆二府君之墓在馬孝子奉母陳安人以葬是為吾桃溪始基之祖今五世矣初亭之址屬他姓先生之弟王城山人實售得之先生既致政始克與家君終山人之志作茲亭焉昔者先生制為合族之禮非獨施於生者至於封墓兆域亦必掌之家人墓大夫之官使各以其昭穆族葬之故當時之民皆知尊祖之為孝雖欲不敬其宗以睦其族亦不可得已其間既廢於是賢士大

夫家始倡為墓亭之祭以收族蓋僅什一而後其有
於乎士生斯世而欲盡由先王之禮以敦合族之誼
亦難矣先生奮自吾桃溪之族百數十年之後篤行
古道大亢厥宗既初祠堂明譜系立宗範以教其族
人乃復有茲亭之作蓋歷十數年之心而後有成者
於乎斯亦難矣凡我後人苟知其難益思所以自勉
而嗣之於不替則所以為厚而光大之者獨茲亭也
先生總之義陳先生師召既叙之詳矣而先生亦自
記詩持其餘意耳諸公和章凡若干首鏗無似敢
亦僭廁於其末而復發其說以告吾凡為謝氏之子
孫者

卷之二十九

五

題遺芳集詩選

遺芳集詩選若干卷五七言絕詩若干首五七言古
律詩若干首均心郭先生之所輯錄以傳者也均心
嘗輯其先世之詩與文為一帙曰郭氏遺芳集鐫叔
父寶慶先生嘗序之矣既又別其詩之精者為是集
蓋自其九世祖夢齋先生與其先君子南溪翁之作
咸在焉夢齋以詩鳴晚宋與葉水心為友水心亟推
重之至其子正肅公則又從考亭朱夫子游在端平
中以諫諍名號六君子以至於我 國初而饒陽公

又以文章節行世其業雖其沒也並祠于鄉蓋郭氏
之最顯者而世之稱台之盛者恒歸焉台之盛若車
氏之有五峰有敬齊臨軒二先生杜氏之有清獻有
方山南湖二先生林立並祀蓋皆有得於考亭之學
屹然為世大儒視郭氏殆無與讓然至於今曾未有
如均心者君子謂嘉之於誼謹之於植小同之於玄
成之於孟於是乎益難能矣然則郭氏之後將不
而益顯乎鐸久不作詩未能詳其所謂詩選
論其世求其人以仰止焉者非一日因書而
林君將與天下誦之以見吾台之所以盛

卷之二十九

六

書遜志先生文集後

右遜志先生文集三十卷拾遺八卷為文千二百首
總若干萬言於乎先生之文不見於世也久矣天順
中趙教諭某嘗始鐫梓以傳既而鐸與文選黃君某
頗加蒐輯於是葉文莊公某秋卿林公某王忠文公
之孫某諸所傳錄者皆梓焉既又從柳別駕某盡得
常人之所藏者視昔蓋不啻倍蓰而先生之文乃始
稍稍以完今年春靈海令郭君某聞之以書來自先
生邑人也是不可廢也益得以傳諸梓鐸與文選君
喜而授之或者曰先生之功業雖不盡見於當時

道德在天下蓋有不可掩者文直其餘事耳而又何以其傳不傳為先生意哉錄曰不然文者道德之著而功業則又文之見於行事者也伊周孔孟之道德功業盛矣千載之下由斯文之存焉後而知之又焉後而傳之即且至大如天地至明如日月其疾徐之度盈虛之數猶必有待乎人而況於人乎故欲傳先生之文者非徒為先生計也為後之人慕先生之道德欲盡求其功業而不可得者計也先生之文非吾台所敢私亦非予小子所得而贊特以著令尹之志於不忘且以告夫天下後世知誦先生之文者

捷溪

卷之二十九

七

令尹又嘗即先生故居求所謂祠堂者而新之蓋洪熙初先生之遺族得從寬法而為之者也常本舊稱遜志齋集者訛缺為甚謹具存之不敢別有所更益教諭之編有的知其非出於先生者乃不敢取其曰正學者蓋蜀獻王所賜遜志則先生所自號今併入之以復其舊而其續得者當更為別錄云

題逸老堂詩卷後

逸老堂詩若干首鐸得之大夫士以壽叔父寶慶先生者於是先生年方六十而寶慶之歸已六七年矣初先生之任寶慶也意欲以吏治擴儒術以一郡始

天下之治凡所興革張弛數十事條列以請于

上者千數百言不二年民大悅而先生意有所不合乃乞補教職不得明年遂之致仕亦不得又明年入覲京師以疾辭亦不克得卒乃以考績中道移疾而歸於是旌擢之令方下而先生之去不可留矣夫有所不可而言去苟粗知內外之分者皆能之惟請之至再三以至于必去非真有見若先生者不能也抑古之仕者引年以去上之人所以尊顯其身而憫悅其心者蓋無不至然猶以必去之為難況乎未老而去而又無所藉乎其人者則其難又可知矣惟捷溪

捷溪

卷之二十九

八

書赤城論諫錄後

鐸既輯吾台先正諸君子言行為尊鄉錄又輯其文與詩為別錄既又謂其繁而猶或莫之備也乃與文選黃君某取其文之有關治道者為論諫錄蓋古之

君子修德立言得以摠發所蘊以告于其君以成其
功業於天下者莫先於此臯陶之謨伊周之訓皆是
物也三代以降不獨君鮮以此望其臣而臣之所以
告其君者亦異乎是故漢唐上下數百載間卓然自
立若董仲舒賈誼陸贄者僅僅可數惟有宋諸賢一
時論諫之風號為極盛以至於我 國初猶有存者
觀之吾台一郡而天下可知矣然或者於諸君子猶
有不盡用之歎夫誼之言不用於文帝而行於武宣
之後贄之言不用於唐至宋之世乃有舉以告其君
者然則諸君子之言又烏知其不用於今日哉噫予

掩溪

卷之二十九

九

小子則何敢知此固諸君子惓惓不盡之忠有待於
天下後世者也是錄凡在宋者十人在我 朝者六
人為文六十六首總之為十卷其出處之聚與見於
右讀者庶得因言以考問有得其行而不得其文若
吳康肅公業信公者則亦存其人以俟錄既成乃從
念憲林君其錫梓于閩以與天下之士共焉

書赤城詩集後

赤城詩集六卷凡為詩三百五十九首皆吾公先正
諸君子所作也諸君子言行之大者鐸既著之為尊
鄉錄又取其文之闢步治道者為論諫錄文選黃君

又以此為不可闕也於是而是集成焉昔者先王
之世列國各以其詩諫之樂官以備觀省以風化天
下而因以為教後世之詩體既變變用亦不同獨其
所謂考俗尚知政治者蓋可得而推是集起宋李歷
元以至於我 國初如父勞而息如久病而蘇如窮
陰返寒而繼以陽春如驚風驟浪而躋于平陸治不
忘亂樂不勝憂故作者往往情激悲壯多閎時病俗
之意而其要率皆歸之倫紀名教讀之可使人感發
而興起也然則吾台一郡之俗尚與其所繫以為政
治者亦豈不畧可見哉此是集之成應憲副其李太

掩溪

卷之二十九

十

守其嘗錄梓廣東矣念憲林君病其字之訛而傳之
未遠也乃重為校正下建陽書坊刻之以益廣二君
之志若夫考撫之未備采取之未精則予也又不能
不以吾邦之文獻而深有望於後之君子焉因識其
末以俟

書魏鶴山遺墨

觀鶴山先生此帖具見賢者立朝之節憂世之誠處
身之智而宋之國事至此亦可慨矣然其言雖不用
而不諱於諫諍之傳位雖不安而不妨於祠祿之請
於是又見宋雖季世而猶不失待士之厚是以三伯

年間人材之盛以至于是而僅有若先生者誠非偶得也識者謂士不幸而不生於三代則生於宋於乎其固然哉先生故蜀人賜第在吳且塋焉故蘇人多得先生遺墨此帖翰林修撰吳君原博所藏君博學好古將有慕於歐公之為者其所得殆不止此夫以一書畫器物之工適為世所寶愛況大儒君子之手澤而有關於出處興廢之義者乎此固吳君之意而吾徒之相與歎且慕焉者也

題陸放翁詩草

放翁詩本曾茶山茶山出韓子蒼故南渡以來稱詩

卷之二十九

十一

樵溪
家宗派一時騷人墨客若楊誠齋姜白石戴石屏輩皆亟相推重所謂敦龐俊逸若此篇者亦畧可見然翁嘗為秦檜所忌疾則其人蓋又不待詩也雖然脫節之料卒不能出考亭之權度至是雖復自歎亦且無及矣於乎翁固詩人也哉

樵溪洋稿卷之三十

題余國元重輯八行先生世錄遺像卷

二徐先生道德文學朱夫子實景仰而表章之具列史傳為吾邦人物首稱固不待國元之所傳述而後顯而亦奚待夫人人之多言哉獨嚮往之心在吾後人不取後而國元不忘其親之心亦君子之所樂與者然則斯卷也亦烏得而無謂哉抑嘗聞吾邑人氏以徐姓顯者類稱先生孫子而國元為先生至親乃謂先生無後噫彼蓋未有以見夫此之為愧也然則斯卷之存也亦烏得而無謂哉

樵溪

卷之三十

書王尚德奏稿

於乎此吾友秋官主事王君尚德之遺草也尚德以秋官丁外艱起復在天曹居閒閱天下事有激于心者遂草此疏將上而病作既乃改武選主事竟不克拜命而賁志以沒於乎惜哉當是時天下國家事可言者蓋不止是尚德非其職方次第言之不已雖其志不克就然亦足以愧夫人人之居其職者於乎尚德已矣其平生所建立止是哉昔人以衛青不敗為大幸李廣無功為數奇由是而觀世之庸材懦夫持論者曷暇以名以壽考終者何限而豪傑之士

恒制於命不克少就其志乃若是亦可悲矣嗟乎曰
若夫成功則天也故善論人者不于其功于其志則
其人之賢不肖較然矣然則予之於尚德也亦何必
悲其功之不克就也哉尚德頻死以此草屬林君一
中一中悲其志嘗語予將為尚德上之未幾以刑部
出補福建憲遂不果今年夏尚德之子璿乃以示
予尚德之沒於是已十有六年矣歎斯人之不可
復作而有志於斯世者之不易見遂題其後以歸諸
璿且以慰吾尚德於不死云

跋秋厓集

樵溪

卷之三

二

昔人絕絃於不知音君子以為陋近世至有取平生
所作詩焚之以謝知己者其為隘抑又甚矣秋厓不
以予為不類盡出諸傑作以視耳將侈其傳於人人
蓋其心不敢以其隘且陋者自處而行與天下共之
或者謂秋厓亟其圖於不朽噫夫豈深知秋厓者哉
夫豈深知秋厓者哉

題陳野南贈行卷

韓愈氏曰昔之聖有其首若牛者其形若蛇者其喙
若鳥者彼皆貌以而心不同焉即有平魯魯頹如
渥丹美而狼者貌則人而心則獸夫貌之非是猶不

可以槩其心况迹也耶予友陳君尚綱故業儒自其
祖懷玄先生至其先君子蓋數世矣至君始益大肆
力於儒乃始再困而入於吏跡雖吏而心則儒也於
乎彼儒其衣冠者亦安知其不為乎魯魯美而狼
者耶予與君為知己友幾二十年察其心跡舊矣今
予且病空谷之音於君之行尤不能無感焉者陽關
三歎之餘遂復書此以為君別且以告夫人人之欲
知君者若曰在門牆則應之在夷狄則進之則吾豈
敢則吾豈敢

題竹贈葉太守

樵溪

卷之三

三

竹於君子比德焉故謂之此君而君子人恒愛之仙
居林世盛因以其所畫竹獻吾郡太守葉公公命世
盛屬予題予曰嘻公之德吾知之矣昔文與可為揚
州太守蘇子由賦墨竹以遺之曰庖丁解牛者也而
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而讀書者取之於手子
由之遺與可豈恒竹已哉衆理亡乃體解斧斤規矩
糟粕甘苦疾徐以是而推之天下之政將無不可者
况郡太守哉公之德吾知之矣抑予嘗次吾太守叔
父題竹詩贈公曰竹簫谷裡春無限笑殺揚州跨鶴
來任是清貧饒不識籜龍休誤漢川雷噫公於筭且

不食其也哉公於是過與可矣予於公同年友也友有規道焉固不敢以衛人之頌武公者頌公然而於郡民之情則亦有不能已焉者公以為何如哉

續真西山讀書記乙集引

西山真文忠公讀書記甲乙丙丁凡四集其乙集專記歷代相業自虞夏迄于漢唐以正己格君謀國用人四事考其是非優劣上下數千載間治亂之機具在而公經世之心亦畧可見矣公生宋季卒不克大用以盡酌其志故載之空言有如此者鐸嘗讀其書

挑溪

卷之三

四

悲其志間取宋一代相業有合於公之所考評者錄其一二以附漢唐之後蓋將明公未盡之志有待於後世者庶其在此非敢有所附竊以僭踰於其間也嗟夫公承瀛洛閩諸先生之緒諸先生且未嘗一日得公之位以試其所謂相業者於公何憾哉於後世亦何憾哉

書莞山陳氏宗譜後

右莞山陳氏譜吾友儒珍君之所序次以視其族人孫子俾不忘其本以及於無窮者也君嘗屬予并父太守先生為之序既成復謂予不可無一言以終之

嗟夫譜之道大矣所以上昭祖宗之德澤下示孫子以法度者皆於此乎在蓋古之善為天下國家者必有德澤以積累於其先而又有法度以防範於其後故雖一人之家亦未嘗不可與天地同其悠久況天下哉君之聚族蓋三百年于茲矣至若始為譜以聯之此其延引至今而不可替者殆必有其道而非苟焉者獨譜也哉雖然祖宗之德澤不可恃可恃則朱均無不肖矣祖宗之法度不可廢可廢則幽厲不危亡矣蓋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雖與之天下且不可保況於其家也哉君友予幾

挑溪

卷之三

五

四十年予與今亞卿黃君世顯故僉憲林君一中暨吾叔父王城山人皆所敬畏而不敢後者也其持已處家之大方具見於序者不復道道吾之所聞者以為其族人孫子告君之弟儒敷寔佐君以有成蓋陳氏之賢者也不識亦以予言為然否

書東陽陳平仲復義莊卷後

天下事創始固難守成尤難不幸而放失廢弛焉於是而興復之振起之則又甚難而不易也吾觀夏少康周宣王漢光武之於啓於成康於文景蓋較然矣大小一理也吾於平仲復義莊之事有感焉噫此商

映王安石所以得罪於千萬世之下而卒莫之赦也
吾於平仲復義莊之事有感焉大小一理也於乎有
志於天下者其尚監之哉

跋虞邵菴書曾南豐祠堂記

南豐先生曾公文章在宋稱四大家今觀虞邵菴作
公祠記稱公孝友至有義田之舉而作郡之政又往
往載諸史冊有不可誣者則公之所謂文章其亦異
乎後世之文章矣昔人有謂公行義不如政事政事
不如文章其信然哉此卷今吳庶子原博先生所藏
蓋危太樸家物也噫太樸不能不有愧於二公顧以
排漢

卷之三

六

歸之原博其亦有由然哉

讀懷麓堂稿

古之人所以不朽於天地間者豈偶然哉蓋其得之
天者深盡乎人者至斯其所造者極而足以屹然自
立於不朽之地不然雖欲暴暴於一世且不可況能
不朽於千百世也哉是故河漢之源遠矣非疏導之
功至不足以濟舟楫松柏之材美矣非培植之功至
不足以柱廟堂况乎立涸之行潦望秋之蒲柳雖有
所謂疏導培植之功亦將焉所施而亦焉所用哉古
之人所謂不朽者言以德立而其功與天地並孔孟

而下若周程張朱數君子不可尚已其次焉者則漢
之司馬遷唐之韓昌黎宋之歐陽氏蘇曾氏以至于
我 國初若劉中丞宋承旨方正學諸公亦皆後先
相望足以自立於不朽之地要其得之天而盡乎人
者類非淺近所可窺所謂代不數人者蓋已斷斷乎
不誣而天之意亦可識矣於乎若吾友西涯李先生
者固其人哉先生靈識異稟得之天者既若是其深
而好古問學盡乎人者又若是其至於是出其緒餘
發而為文則根據六籍沉潛百家隨所欲言無不如
意一時學者翕然宗之先生方且自視歛然雖與人

卷之三

七

無競而其中則固有不可奪者故獨立之憤然不能
勝同俗之悅此其功雖未能徧於天下而其德之所
具亦已可見矣若乃雕蟲末技諧世取寵而曰此立
言之文是猶以小蘇曲謹潔其名而謂之德以詐力
私知幸其成而謂之功顧亦侈然自附於不朽之地
孔子曰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於乎獨先生也哉

題蘇公九十慶壽詩後

事有不出於古而出於後世之不得不為者雖執也
亦理之所在也執之至而理在焉亦烏得而止之哉
壽之在後世不得不慶猶之善行不得不旌也古者

皇極既建道化大同比屋可封雖欲旌之孰從而旌
之人豈可考雖欲慶之孰從而慶之蓋喜與名皆生
於不足不足於善則善為可喜可名則取而旌之也
亦宜矣不足於壽則壽為可喜可喜則舉而慶之也
亦豈過哉然則亦烏得而止之哉故史遷稱漢文時
六七十翁遊遊嬉戲如小兒狀以為極盛蓋自春秋
之戰爭戰國之分裂以極于秦坑焚之禍雖雖大
草木亦或不得其生安有所謂壽考康寧者宜遷之
驥見而深喜之也於乎若彼者猶以極盛而深喜之
況夫駸駸上壽有如今之蘇公者亦烏得而不慶之
也

卷之三

八

哉吾用是又以見我國家太平全盛之極生養休
息之父故其渥厚淳固之氣鍾而為老年盛福有如
是者雖旌為人瑞可也亦烏得而不慶之哉公之子
兵部主事章今為松江同知知公之子者若體齋傳
太常諸公皆為詩以慶學士西涯李先生既序之矣
予不敢後因推公之所以壽與壽之所以不可不慶
者以歸之若夫公之平生與同知君之賢則諸作與
序詩者備之矣茲不贅

讀使制贈篇

弘治改元冬官主事林君居庸以倒使制將有事

竹木之輸一時名士若林秋官待用諸君子皆贈君
以詩左方伯時珙題其卷曰使制贈篇予得而觀之
大抵皆道君初政獻納之忠鮮有及使事者於乎是
豈特舉其大者精者而其粗者小者顧不且道耶無
精粗無小大合內外本末而一之者君子之學也若
乃高談有餘而實用不足則世之君子正小人所指
以為腐者而可乎故君子為己之學雖錢穀甲兵皆
吾之度內有不可得而精粗者不然則固無以體其
全而究其極其流之弊將必有為坐忘為頽悞而吾
儒有用之學為虛言矣故君之使制出其緒餘往往

卷之三

九

用心會計出納之間下不得而欺上不得而外稱昔
之言殆亦庶乎其小試矣而議者猶斷斷不已況其
他哉予故及其細而畧其大將以求免夫願予敦之
疑若君之所謂問學所謂氣節則諸君之詩所以詠
歌而贊美之者至矣予奚容以贅

書六嬉圖後

右六嬉圖辭予同年江西參政盱眙陳君德修之所
作也君初為金華守意有所不樂將歸隱故山因作
此以寄興噫若君者所謂富貴不足以累其心者乎
彼登龍乞壻溺焉而不知止者固不足道世有以隱

居自名而不免為仕宦之捷徑者其視君不知何如哉然君又自謂君子進退必有中道未敢輒棄去是其心雖未嘗必於進亦未嘗必於退菟裘之營蓋亦惟其時而已予病且久再涉仕途欲退未可讀君之詞不能無歎然於中者因書此以志愧且以俟君於他日

跋定襄伯甘州送岳先生詩卷後

昔褚遂良來濟同以言去國既而遂良上表自祈而濟拒突厥死庭州曰吾罹罪幸不死今當以身寒責君子壯之謂其過遂良遠甚噫遂良且然然則顧頓

批漢

卷之三

十

挫路之餘能不有感於馬少游平生之言者幾何人哉觀郭定襄在甘州送蒙泉岳先生詩可見矣卒之先生自館閣再出為興化守未幾輟棄官南歸而定襄尋登將壇光榮終始君子蓋預於是詩馬卜之匏巷吳先生原博得祭酒陳公所贈稿俾予識其後予謂今之世求詩家於將門若定襄者則固千百而十一也匏菴置之集古錄中其亦有由然哉

題楊氏庭閣倡和卷

庭閣倡和卷古律絕詩聯句凡五十八首皆少宰楊文懿公與其弟侍讀君所作以遺其從昆弟應天府

其今廣力參政者也雖則公之從弟參政主事惟德與公之子廣德則志仁秋官主事志道以及憲副之子廣德則志仁秋官主事志道以及憲年皆以進士高第至顯官而其文章行業又皆駁駁壯美於公也亦盛矣予所及見者吾兩浙門第之盛若廣文公則又敏公皆父子同朝而其兄弟群從之賢且貴公曾過之於手豈偶然也哉蓋我國家之盛也山附和粹之氣而兩間而楊氏之興適際其盛公一節之而斷發遊見有如此者不然雖此如公亦或不能不稱於父子兄弟之間況其他哉是卷參政君所藏故其和章不復自見然於此不獨見公一門遭遇之盛而其離合悲歡之際所謂人事之得失世道之升降者亦於是乎可考矣然則參政君之寶之也亦豈直區區之美觀也哉

批漢

卷之三

十

桃溪淨稿卷之三十一

書赤城新志後

右赤城新志二十三卷實繼舊志而作故所紀載皆斷自嘉定十六年始惟圖譜表三卷則應采舊志以總要所在而不容以年斷也補遺考異二卷亦因舊志以作而間及於今初六縣各以其志采上無虛百數十卷諸家又以其文與詩來者改實倍之而其執未已堆案山積我病之餘茫無下手太守公乃命布衣余秋崖弘德萬南郭統檢閱參校以相其後遂開局於方岳書院凡再歷寒暑而功始告成焉

桃溪

卷之三十一

一

副在書院而正本則上之府於是太守公又方梓賡舊志鐫刻模印相與並傳於乎吾台千數百年之文獻於是乎不至於無徵矣前有青社齊公今有海陵陳公誠所謂莫為之前莫為之後者矣其有功於吾台也不亦大哉獨恨予詞窮劣言之無文行之不逮將復為文獻之累此則不能不深有望於後之君子耳

書赤城志後

成化乙未予始得是志于秘閣中亟手錄以出於是故亞卿林公鶚黃公孔昭皆從予卒而翻錄之蓋是

志作於宋嘉定中至是幾三百年其藏之民間者已鮮克見念欲因此閣本特存其舊以廣其傳未能也

去年秋太守陳公相以郡志屬于重修因訪得東門周氏本未幾拙訥葉先生之孫定中亦以其家所藏者來告蓋皆嘉定刻本也嘉定後不十年又有所謂續志三志者續志雖存而其所載無大關涉三志則并其本而亡之故今祇取閣本參二家而較之大抵二家者行款雖無其異而視閣本則又有不同矣蓋其時所刊者各自有此三本因得彼此互訂以從其是太守公遂取而重刻之與新志並行於是郡之

桃溪

卷之三十一

二

因筆顛末皆可考而見也噫公於吾台之文獻其用心不亦勤矣哉

書赤城集後

是集亦成化乙未中錄之秘閣者也集之所載碑銘序記等雖不必盡出於台之人而實有關於台之事是故足以備志之缺遺而不可無者第其間所載寺觀仙釋事頗詳而舊志則已具矣是用刊之與舊志並行庶讀者得以參考互見而不覺其繁且複也集

明應山詩末圖

卷

右總山游詠圖追惟先叔父太守先生之意而作也
總山在方岳之側方岳實自天台雁蕩而來所謂台
雁東南第一山委靈翰秀至是而極者也山有會總
菴有方岳書院有望海仰高米藻諸亭成化中先生
蒙恩休致敬所陳公儒珍筠心郭公端朝實相與
游詠於此而秋崖余公存敬亦嘗往來其間鐸時方
謝病家居實亦獲從杖屨之後弘治改元鐸以史事
赴召既而歸自南雍而先生與諸公尚皆無恙於
是先生益相與樂之春風秋月蓋無往而不寄興於
此亦無往而不與諸公同也一日先生論之諸公將
託之圖以為子孫世講之資采幾而先生沒矣先生
既沒而筠心繼之予與敬所每一念此未嘗不悵然
于懷而深以為恨今年秋臨海章君機以圖志事適
在予所而敬所秋崖適至因請追作此圖而應縣縣
茂修夏進士德樹亦從先適至二公皆以盛年壯志
相繼乞休謝病以歸蓋有慕乎先生諸公之風者因
并圖之昔曾南豐與歐陽公遊嘗言今同遊之賓客
未知公之難遇後千百年有慕公之為人覽公之遺
跡思欲見之而不可得者然後知公之難遇也噫若
鐸者往來應輒視先生已邈不可親今觀茲圖慨先

卷之三十一

三

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四

童子凡十有二人圖之前有以書法寫景者雲水
黃大理溫和所作亦總山圖也

尊鄉錄詳節引

詳節節是錄之所末節者視節要而詳之蓋以是錄
過於繁而節要失之各故不得已而復為是非必別
有所區別而復出之也昔溫公既為通鑑而自病其
繁因撮取精要之語以為目錄既又病其太簡乃復
為舉要曆以適厥中意最爾紀錄最妥觀大賢之
述作惟夫發多益寡詳取而慎節之在是錄固有所
不可得而已者亦豈得而已之哉舊錄凡四十一卷

節要止四卷今別為十曰儒林曰文苑曰官業曰科
名曰孝友曰節義曰隱逸曰貞淑曰僑寓曰官守各
以其類為卷各直書其名而不諱者本赤城志亦
史法當然也

七尊鄉錄詳節後

昔人有言考於其代自昔難之噫考之難則其傳
之也自不容於不諱矣吾台人什自史傳外舍赤城
志無所與考志實作於宋嘉定間實憲陳公公所志
者自漢以迄五季上下幾千數百年仕者止十人隱
者止七人至宋南渡乃始得而詳焉於乎其亦難矣
桃溪 一 卷之三十一 五

自嘉定以至於我 國初僅二百年遜志方先生幾
欲蒐輯實恐以來遺事為先達傳已不可易得又况
去先生百數十年之後乃欲詳考而備錄之是不亦
甚難矣哉雖然畏其難而一切置之則後之千數百
年將益難於考而卒歸於無傳矣奚可哉鐸為是懼
二十年前輒愚不自量妄加采掇以為是錄姑藏之
篋笥以備檢閱以致吾仰止之私而已非敢以示諸
人人也弘治改元王刑部存敬出守興化念吾台文
獻之缺謂是錄所存實大義所繫非可得而私者乃
不得已節其要為四卷俾刻之今年春偶閱興化府

刻者視其錄不能十之一乃復詳節為十卷集成
適吾友故亞卿黃公世顯之季父彥良君以延平司
訓來別予將之官因取而視之欣然曰吾延平去建
寧不一日建寧書坊所在吾請得而任之以益廣興
化之志可乎既抵任亟以書來趣予且曰劉通守大
本聞之有恥獨為君子之請通守與樂成之子識二
君素懷婉好為義舉者乃不辭而舉以饒之或者吾
台之人將於是得有所感而興起焉固亦間師黨
正萬一之助而二君與興化君之功其亦不可誣也
哉

桃溪

卷之三十一

六

讀畏齋存稿

秋官亞卿畏齋林公既沒之二十有二年其嗣子太
學生徽始克收拾公之遺稿得詩若文凡三十四首
蓋所謂存十一於千百者也公博學好古聚書幾萬
卷與人言往往舉以成誦其發而為詩文者殆不止
此况公為柱史為牧守為憲府為方岳而終以秋卿
之佐後先歷官幾三十年所謂論諫諭俗之篇明刑
御教之謨皆公所宜有也而此一不之見豈公之沒
生方在翳翳故散落至此抑公之克舉其官敗廢中
外將不在言語文字間耶雖然日月之明容光可見

大海膏鹹一勺而已亦何以多為哉生善寶之後有識者亦足以見公之平生矣稿之首先之以誥勅諭祭之文而其末則以贈處碑銘諸作繫焉以見公之上結主知下收士論有如此者於乎其善室之後有識者亦足以見公之平生矣

書縣句錄題名後

右題名一如舊錄以得詩先後為序惟稱謂則易以官而各以其仕之所終為據其未終者則據今之所歷而補之在吾鄉者則遜而居后吾叔父則又遜而居后而詩之所錄則一以歲月而不敢以先後亂也

挑換

卷之三十一

七

為詩凡二百二十一首總之為七卷蓋三卷今閣老西涯李先生諸公與予在官時作次二卷予謝病時從叔父虞蘭公與吾鄉大夫士所作末二卷則予以史事再起西涯倡之而予和焉者也凡予所作同作與為予而作者後先無慮三四十人自成化乙酉以迄于今僅三十有四年而零落無幾雖其存者亦各天一方邈不可即衰病之餘獨居無事每一閱之未嘗不悵然于中蓋骨肉之情交游之誼契闊之懷存後之念大畧皆於是乎在俛仰疇昔杳焉如夢如之何其不悵然而感也耶因具錄之將以論之西涯諸公

而吾台郡守陳公篤好斯文以為是固韓孟之後所僅見者不可不與後世共之以見我朝今日詩道之中興乃命金生某亟請以錄諸梓予不敢以予一人之不類上累諸公以沮郡守公之善意因念首三卷雖王丹徒公濟舊有刻本而間亦有不同者遂并舉以屬之若乃聯句之義則西涯之序備矣予不容以贅

讀杜詩註解

杜詩註至千家則世之有慕於杜而為之者不為不眾矣然卒未聞有能盡得其平生之心者於乎作者之心曷嘗不有待於後世大之道不得行則因之以示教法其次焉者志不克售亦託之以俟知己故三百篇之刪必待晦翁之傳而後溫柔敦厚之教明離騷之賦亦必待晦翁之註而後忘身殉國之志自然則士生千載之下而欲求作者之心於千載之上不亦其難矣乎叔父太守先生既休致之十有八年猶好學不倦經史之餘因取杜詩七言長古若干首芟

挑換

卷之三十一

八

整舊註以發其平生未盡之心而曰杜子非詩人也興化守王君存敬見而悅之馳書謂予將鈔梓以傳於乎先生固杜子之知己若王君者不亦先生之知

已也哉予不能詩敬書于後以俟世之知杜子與先生之心者

讀行禮或問

禮之用大矣哉天理以之節文人道以之綱紀德以之齊志以之定故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而孔子之教亦必禮以約之乃可弗畔於道禮之在人固不可一日忘也然欲禮之約而不先於博文則講之不素習之不熟而其行之也必不能以無失況乎事物之變故無窮而天下之義理相與無窮苟非預有以處之則纖悉委曲之際其何以使之合宜應節而無遺

桃溪

卷之十一

九

也哉此曾子所以有問禮之篇而天下後世之所共賴以為折衷者也叔父太守先生博學好古而深於禮方其在寶慶也已嘗撮取冠婚喪祭四禮大要施之民間相與講明而行之矣未幾乞身以歸則以其施之民者行之於家而加詳焉既又懼夫人人之不能無惑也乃取經傳子史之有關是禮者旁考博采訂以耳目之所見聞隱以心思之所防慮條分例釋別為或問以附四禮之後而是編作焉噫禮之廢也久矣後世雖好古之士猶或病其難行況夫窮鄉下邑無師友之傳無家庭之習則是編之行也亦豈少

補也哉

題松塢卷後

右松塢卷序記詩賦替若干首作者凡若干人溯自今歷正統己未凡五更元朔幾六十年矣誦而讀之以想見其人若章恭毅之風節劉文安之問學李孝功之靜退皆歷歷如前日事是固斯卷之所恃以重者乎抑予聞松塢公每讀史至奸臣賊子處必掩卷唾罵乃已於乎九原可作又宜知公無於此而掩卷者乎予生晚不及識公尚幸友公之孫故冬官侍郎世顯因識公之季子今縣學生彥良彥良嘗示

桃溪

卷之十一

十

予因題而歸之觀者尚論其世無徒曰黃氏子孫文獻之美觀也哉

讀抑齋存稿

於乎此吾友抑齋故福建按察僉事林君一中之所作也一中以名進士自秋官員外郎出為按察僉事後先幾二十年所職皆刑獄所事皆法律參覈訊鞠之餘而優游文墨乃爾不亦其難美乎苟卿有言藝之至者不兩能儒工於弓而不能射仲工於車而不能御故吏未必能儒則入以為俗儒未必能吏則入以為腐若吾一中得非以儒飾吏而兩能者乎予無

似宮以儒名觀此不特為吾一中愧有愧於今之吏亦多矣一在官治行故友黃亞卿世顯已取而表之墓此其嗣子保昌之所輯錄詩歌雜文凡若干首蓋散逸而幸存者於乎行業文章昔之人所恃以不朽者一中蓋兼有之一中於是乎不死矣保昌其尚益寶之哉

漢書

卷之三十一

十一

批漢書卷之三十二

伊洛遺音引

予嘗讀伊洛諸書見其精深奧博茫無涯涘因取其詩日讀之而涵泳焉得百五十七首萃而錄之曰伊洛遺音或疑詩人有志者所不屑矧伊洛之道顧於此而求之不亦左乎是不然虞廷之聲歌周室之世戒古之所謂大聖大賢者詩固在而不廢伊洛之詩亦豈外是以為道哉獨怪世之冒伊洛以為名者其發而為詩不曰太極則曰陰陽不曰乾坤則曰道德不曰鸞飛魚躍則曰雲影天光往往以號於人曰批漢

卷之三十一

十一

此道學之詩也是詩一出遂使詩家者流指為口實以吾儒為不識詩有若顧子敦者乃欲與伊川讀通典十年噫不亦重可笑哉昔者趙括徒能讀父書而一將輒敗霍去病不學古兵法而所向無敵是則以道學為詩者固不足為知詩而以吾儒為不識詩者又豈知詩之所以為詩哉予生也晚固未知伊洛之學亦不敢自謂能知伊洛之詩者姑錄所見以俟今年秋吾友廣信太守王君良玉乃以書來索予詩予詩豈足以示人而以况吾良玉哉因取是編以應或者良玉刊之郡齋與開源錄並行以竊自附於三先

先生之義則亦豈非欲知伊洛之學者所願聞哉

讀復庵存稿

孝曾續編赤城詩集邇自永樂以迄于今亡慮五六十年而其卓然可傳者則又不過數人而已若復菴先生應公蓋其一也於乎詩之傳其亦其難矣哉先生之詩溫雅深粹類其為人其視世之盤擗麗硬務為奇崛頽唐清爛而漫無精采者大不侔矣此稿實先生之子紀教諭君所編合古律絕句凡若干首予少時嘗聞先生牧牛詞東湖紀興諸作往往膾炙人口而今皆不復見豈世之所謂大好者乃先生之所大不得意耶不然先生自入仕以至歸老後先幾四五十年其感時觸物發而為詩者何限而何其存什一於千百若是其寥寥也先生詩學遠有端緒族祖梅魂詩嘗為虞邵菴諸公所稱賞李父溪南翁則又求嘉黃文簡公之所推重者也先生雖蚤有譽於詩及其再薦而起未老而休靜退之操蓋尤有先民長者之遺風焉然則先生之所可傳者又獨以其詩也哉教諭君世篤家學而益思所以光大於其後應氏詩書之澤君子於是乎知其不可涯矣通守袁公

桃溪

卷之三十二

二

政治之暇乃獨訪先生之詩將刻之以傳亦有見於此聞其風而興起者乎先生名律字志和復菴其別號也世為台之黃畝人正統中以經明行修起家為台州府學訓導累官番易教諭致仕以歸幾二十年年八十有四而卒今祀鄉賢祠

書總山集後

初是集之成也先叔父太守先生輒圖鈐梓以台之良工不得已託之興化守王君存敬存敬諾之未果也越三年卒于官乃從其家索之得原稿以歸又一年適故人文公宗儒來守溫邀予為雁山之遊間語桃溪及之宗儒慨然曰此非一家所得而私將天下之人快覩而效慕之者也吾其終存敬之志可乎予重違其意遂舉以屬之功未及半而宗儒亦卒予因歎夫因人成事之難而茲山所遭之不幸往往有若是者則亦既已矣而宗儒之僚友通守黎君舜臣未嘉令王君進之相與謀曰遂伯玉恥獨為君子吾儕其可為文公愧乎乃請為畢功二君亦嘗以斯文往來於予者因與平陽尹楊君元範共成之嗟夫天下事創始固難而終之為尤難此軍法之斷後必得其人而克成朕終者所以有無窮之問也夫以一集之鈐梓

桃溪

卷之三十二

三

若無其難者然猶後先幾十年歷二太守卒賴諸君之力以底于成則天下之事其可以易而視之哉惟夫不敢視以為易則凡所以維持而保守之者必無所不用其極然後天下之事其庶幾矣予於是重有感焉因書以志諸末簡以無忘諸君之功俾吾謝氏之子孫益知所重而寶藏之庶茲集與茲山其相與無窮哉

桃溪樵稿編年譜小引

編年譜諸吾樵稿之所存者以見歲月之先後歲月有先後則世故有變更世故有變更則心之所感者

桃溪

卷之三十二

四

不能以不異感於心而發於言則凡天下之憂樂一身之休戚皆於是乎見焉故上自天道下至人事而皆以吾稿之目錄繫之於乎吾無似雖時有所感而亦不良於言安敢望其成文有章以庶幾作者之域然猶不忍悉棄而錄之者特以志吾履歷之歲月以見遭逢之幸俾吾子若孫百世之下有所徵而不敢忘焉耳若曰敝帚千金則吾之所曠缺尤有大於是者且不足以供古人之一笑吾豈敢哉吾豈敢哉弘治八年乙卯春三月二十六日總山病叟自志于貞則堂之少歇處

讀孔子通紀

孔子通紀凡九卷前紀二卷推原其道統世裔之正正紀三卷敘述其出處言行之詳後紀四卷先之以歷代褒封紀典次則及其及門弟子與夫後世後祀之賢而終則以其宗子世襲者附焉上自六經下及子史泛觀博取參互考訂凡有關於孔子者悉載入之其用心亦勤矣或者乃謂孔子之道如天地之無不覆載如日月之無不照臨不惟群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雖以顏子之賢猶以仰鑽瞻忽為歎况後世一殊不知天地雖無不覆載也而法象度數亦必待

桃溪

卷之三十二

五

作觀俯察而後見日月雖無不照臨也而盈虛餘闕亦必待推步考驗而後知况尚友之道必論其世奈何欲為孔子之徒願學其道而未能者不於此而求將奚後哉此秋官主事潘君孔修通紀之所為作也雖然生乎千數百載之下而欲考論於千數百載之上誠亦難矣况孔子之道若是其盛而欲據諸其形容以究觀其平生之心跡不亦甚難矣乎是固未易以言盡也孔修博古好學多所著述予又嘗見其所輯顏子蓋亦通紀之類云

題張涿州墓誌銘後

公之卒於是幾四十年也陽寧葉公之銘公墓亦既三十年矣公諸子皆先公卒公之墓猶未有刻石至是公之季子尺始圖刻之而以來告於予予曰葉公之銘至矣抑予聞之公蓋翰林修撰靜學王先生命下士也先生在永樂初以高風大節驚動一世與遜志方公齊相伯仲至今聞其風者猶頌廉懦之而況於親炙之者乎故公之在永也奏免廢稅之征民至公薨其遺惠方卻歸橐之贈民至今呼為乾張公之去永也年未七十則慨然勇於退家徒四壁則怡然不以為憂其於取予進退之不苟有如此者於乎

桃源

卷之三十二

六

請大學衍義補

真西山大學衍義序既舉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四者之要而曰四者之道得則治國平天下在其中矣今衍義補謂其尚遺治平二條而曰不若成而全之為盡善意善固善矣如重復何如曰謹理欲

之分即吾道異端王伯之辨衍義所謂明道衍者如曰防奸萌炳治亂即奸雄竊國險邪罔上行義所謂辨人材者也如曰正綱紀正百官是又不過衍義所謂察天理人倫觀人知人之事其曰固邦本則衍義所謂察民情者足以該之矣其曰崇教化慎刑憲則衍義所謂審治體者足以該之矣若乃其所謂著之目則秩祭祀固明禮樂之類馭夷狄又豈非嚴武備之類哉凡若此者蓋皆欲逞其博故於義太衍而自不知其贅以至於此雖然以此上獻九重頗便檢閱於治道亦未必無益固亦類書之精者但不合攬

桃源

卷之三十二

七

入大學條目中視西山衍義則不免屋下架屋耳

讀陳氏宗譜纂錄

周子曰家難而天下易故君子之有志天下者必自其家始未有不先其難而能於其易者吾友敬所陳先生儒珍既不免以其學行之天下乃退而修諸譜以整屬其家而思有以齊之因纂錄近代鄭氏家規表氏世範以為之準或疑齊家之道取諸孔孟之訓足矣而何以是為哉敬所學孔孟之學者大豈不知所重輕而顧以此為急惟夫時之相近則慕之者切而止或而能之也必易故曰假器莫便於比鄰取

法莫宜於近代此南人之言孺子之歌皆孔孟之所
不棄也子無似深愧於家之難故終不敢持未成
之學以試諸天下因讀故所纂錄而重有感焉遂
書之以志吾愧

題伊洛淵源續錄後

昔宋太史公景瀛有言自晦菴文公紹伊洛之正統
號為世適益衍而彰傳道而授業者幾遍大江之南
而台與壘為特盛藝之學是始於何文定公基基得
之黃文肅公幹幹則得於文公者也文定公一傳而
為王文憲公柏再傳而為金仁山履祥又再傳而為

桃溪

卷之三十二

許白雲龜台之學寔始於南康石公子重子重介南
湖杜公華與其季方山公知仁以及訥齋趙公幾道
皆親登文公之門由是二杜公一傳而為丞相清獻
公範再傳而為王荦車公若水王峯則又締交於文
憲王公而詩雲黃公超然則又往來師友於其間者
也太史公又謂方公克勤之在吾台其始間而知之
者然則希直公之親得於父子間者亦可知矣今是
錄於藝止列何王二公於台亦不敢輒列清獻王峯
諸公者竊亦自附於多聞之缺而慎言之耳是錄之
成蓋久惟感之懷而時時檢閱以致吾景仰之私而

已實未嘗敢妄出以視諸人人也今年春吾友廣信
太守王君良玉書來讓予以尊鄉錄之刊若獨有私
於上興化存敬者乃不辭已謹取而應之良玉篤好
古學今其所守正鵠湖之地是錄之出安知其無如
昔賢之辨者良玉其尚有以處之哉

北祭禮儀註後

冠婚喪祭禮之大者皆有家日用之常所以綱紀人
道之始終不可一日而不修者也然冠婚喪三禮或
世世而年皆因事而舉若祭禮月必有薦時必有
而三者之禮亦必待是而後行此先生之儀註所

桃溪

卷之三十二

九

以必先於此以見其尤不可一日而缺焉者也先生
所著有行禮或問常編舉三禮而家禮撮要亦併及
之嘗行于寶慶舊治此蓋詳示一家之子弟俾講習
焉以免於臨事之失云耳文公有言凡祭主於盡愛
敬之誠而已貧則稱家之有無疾則量筋力而行之
財力可及者自當如儀於平後之有事於斯禮者其
尚因先生之儀註以求盡夫文公之所謂誠敬者哉

書逸老堂淨稿後

右逸老堂淨稿十有九卷五七言古律詩絕句聯句
凡三百八十首雜文八十四首皆叔父逸老先生所

先生任庶常時輒以能詩名所作有覆瓿稿暨入
在兩都與凡往來于家而作者謂之金陵稿在寶
慶與凡述職考績而作者謂之邵陵稿晚年致仕而
作者則又謂之歸田稿蓋稿不幸為眩瞶者所得
今所錄者止金陵邵陵歸田三稿雖西涯李先生所
取批點猶有存者然亦不能無所放失謹淨錄之為
是堂堂稿而以西涯之所唱和者附焉錄成適吾
劉存而先生之千大本為達寧通守聞之曰先生
之作皆開教蓋吾鄉之典刑非謝氏所得而
也下建書坊刻之與邦人共焉且俾後之
人知吾邦之有先生也於乎通守君之用心固天下
後世之心也又豈私於吾謝氏者哉因識其後而歸
之

卷之二十二

十

成化己未公世顯輯吾台諸先正詩
為赤城集今公世顯輯吾台諸先正詩
於於丁巳予致仕家意重修郡志因取而觀之謂其
有關於志也而猶有所未備乃更加采錄以為新集
舊集六卷紀宋宣和至我朝永樂詩凡若干首新
集十三卷起唐會昌以迄于今詩又凡若干首越六

年壬戌予赴召復官國子暇日偶閱二集見其新
舊參錯無序且版刻大小不倫因請于西涯先生點
竄刪定合為一集凡為卷一十有八為詩九百八十
有五作者凡百五十三人雖所錄不遺于近而其存
者不敢輒及以蓋棺之論未定而詩亦未備也既成
先生復更舊序俾重刻之庶幾與郡志並行而亦或
以備吾台文獻萬一之缺間有疑之者曰郡志所載
摭事實書以垂監戒而詩之所取徒以其詞未必皆
有德之言也而顧有及於是何哉予曰不然詩者人
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則其
言之所形不能無是非今之為詩雖或不得皆如古
者列國之風悲陳於上以考其政治俗尚以行其勸
懲黜陟之典然學者即是以觀善者師之而惡者改
焉則亦豈非勸懲之一助也哉況言不以人廢而對
非並采使後之人得以因言而考行則所謂監戒者
蓋亦存乎其中矣方今聖明在上重熙累洽禮樂
百年而後興固其時也又盍知觀風之使不以此為
職樂官之隸不再見於今而大行其勸懲黜陟之典
也哉姑撫見聞用存一方之詩以俟舊集刻于故福
建愈惠林公一中茲將謀之亞卿之子今文選郎中

卷之二十二

十

汝修其善所親察汀州從善重刻之汀州吾黨其
繼善之心愈憲公亦豈得而專美之哉

溪戒

吾桃溪之溪二一自方岳而下為大溪一自峻壁而
而下為東門溪東門溪視大溪不能十之五其水伏
流地中人皆得而田之弘治乙卯秋九月十有二日
午後忽大雨居人潰旋其側並往取之水暴至不及
走遂推湧二人自東門至珊山死焉於乎瞿峽海洋
天下之至險也而舟者懼焉故鮮至於瀆而溪壑
平地乃能溺人於死是雖變起倉卒不暇為計使其
桃溪 卷之三十二 十三
人不愛龍而愛身豈至是哉此則禍生於所忽而足
為貪得者之戒其可畏也夫其可悲也夫

桃溪稿卷之三十三

徵怨室欲銘

火燎原於星星而不可迹水潰隄於涓涓而不可止
然則忿之熾而徒撲其焰欲之流而不塞其源幾何
其不至忘身及親而沉溺以死也哉

遷善改過銘

進方履之簣執必底于成仰既更之蝕光曷損於明
然則欲自異於禽獸之幾希以必造乎聖賢之極致
者可不致力於不遠之復而拳拳以服膺也哉

澄心齋銘

桃溪 卷之三十三 一
水汨其源朕流乃渾性鑿於情心曷以清汨也澄之
鑿也疑之不汨不鑿惟聖其能之然則澄心有齋而
不敬以居其何以為作聖之階乎

遂菴銘有序

遂菴南京太常楊先生應寧所自號也應寧自
少以奇童薦入翰林既登甲科數歷中外聲稱
赫然然其心恒不自足曰此世之所謂功名淺
乎其為業者也蓋深造而進之乎因名其所居
之菴曰遂菴將自警以求極夫精微之蘊而不
愧乎聖賢之徒也予老無似每後君友西涯先

生而有感焉因為之銘銘曰

聖廟其牆數仞有堂有室孰登孰闢由也升堂
賜牆及肩仰鑽瞻忽如神如天得其門者惟顏氏子
深造自得所見卓爾希顏者誰菴以遂名望室而越
維聖作程居安資深無替厥始顏何人哉希之則是

旌義亭銘有序

弘治九年秋八月樂清趙尚謙氏隨例輸穀三
百以備賑濟於是膺立石旌異之典乃作亭以
侈之曰旌義之亭亭成介予故友鄭通判之子
莖來請銘於予予方未知所以應適有難之者

挑溪

卷之三十三

二

曰上之勸借以濟民所以為義下之輸納以應
上亦所以為義義之行惟在實惠而已而立石
以旌之是教之好名也豈奇哉予曰不然名者所
以鼓舞斯世而奔走天下者也故欲人之不戾
教則謂其教曰名教欲人之不犯分則謂其分
曰名分欲人之不失節則謂其節曰名節欲人
之不背義則謂其義曰名義凡此皆所以鼓舞
其趨向之心使之奔走於善而不自知也故君
子為己之學莫先於去其好名之心而帝王
御世之術莫先於作其好名之氣使其好名

氣勃然而不可禦則其向善之篤為善之力皆
將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此成周之世旌別淑慝
所以必表厥宅里而樹之風聲獨今日然我獨
一尚謙也哉尚謙宋宗室裔與其子欽善皆嘗
為義官至是按察僉事王君華屬其屬文通判
志貴戴知縣昫重加勸勞而復膺是典是可謂
為義克終者矣不宜使其名泯焉於無聞乃不
辭而為之銘銘曰

挑溪

卷之三十三

三

什一而賦同井而耕維古之民業有常生三年之耕
一年之積維古之民廩有餘粟嗟今之民百無一備
一或告飢惟天是視天生富民以助不暴富者之儲
貧者之食民各自私鮮克由義不旌以名曷其事事
名匪偶得不足而生民皆足焉義曷以名維是旌義
匪國恒典一民之旌萬民之勸勸之以義旌之以
名是惟弗為罔弗成惟石不泐惟石不朽惟爾趙
宗百世其守

焉用彼相說

其美相之重而任之不可不得其人也得其人則可
扶顛可以持危可以託孤可以寄命而天下事事非
吁憂美不然任之重適所以成其執而為集勳之資

則又不若執分力抗一統於尊庶幾不至於大壞
敵而卒莫之救也是故孔明漢相也卒輔後主抗曹
操以不負昭烈之托曹操亦漢相也卒弑母后逼天
子以盡奪漢家之業自是而後晉宋齊梁陳隋之君
一皆祖操之故智而為之雖盧杞李林甫之於唐秦
檜賈似道之於宋未必若彼其甚而其誤君亡國則
一也噫使為相者而皆孔明其人則天下安可一日
而無相哉惟夫三代而下求若孔明者而不可得故
蓋罷相不置而散其奉於六部此我 聖祖所以為
億萬載深長之慮軼漢唐宋而過之者也家之於國

桃溪

卷之三十三

四

雖小大不同而其理之與執則一也家之有宗子猶
國之有君宗之有伯叔兄弟猶君之有相宗子不幸
而孤弱相得其人則外侮不至而家道昌矣不然方
且造謗譏毀陽子陰奪日見凌礫吞噬之不暇雖有
紀綱疎遠之親彼將自詭以號於人曰此吾之家事
耳亦孰得而禦之哉吾於是又知焉用彼相之說不
足以盡之矣故相而不得其人無寧事拳散處綱紀
畢張而名義素定則雖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
矣不幸而有若操者出乎其間則所以禍人家國天
下者寧有已耶噫此操所以為萬世之永鑒我

聖祖所以深有見於此而亟罷之也

為貧說

為貧是為後世之士不得已出此一路宋之祠祿蓋
其類也祠祿在宋雖大賢君子亦或不聞以為非是
亦當時相習以為當然與委吏乘田又不同矣委吏
乘田皆有常職以食於上固非祠祿比也雖然委吏
乘田亦獨孔子能之今之人能為其大而不安於其
小於是為貧之名實俱廢而奔馳之俗成矣

我 朝度越歷代五事

桃溪

卷之三十三

五

昔邵康節有言我朝五事歷代所無一革命之日市
不易肆二克服天下在即位後三未嘗殺一無罪四
百年方四葉五百年無腹心患 臣愚亦謂我
太祖皇帝遠過於宋者亦有五事固歷代之所無也
一攘克夷狄以收復諸夏二肇基南服而統一天下
三威加勝國而鋒刃不交四躬自創業而臨御最久
五申明祖訓而家法最嚴蓋自昔翦除暴亂以大定
天下者有矣未有攘克夷狄以收復諸夏者也自昔
掘起江左以偏伯一方者有矣未有肇基南服以統
一天下者也自昔誅其君篡其國以代其位者有矣
未有戰不交鋒兵不血刃而遂有其國者也自昔中

興繼世者在位享國之久則有之未有創業之初而
臨御至于三紀者也自昔創業垂統者大綱衆目之
舉則有之未有家法之嚴而垂訓至于諄復者也於
乎若我 聖祖之神功大業可謂高出萬古而絕類
離倫者矣豈直遠過於宋而已哉

豐年頌

皇帝御極之十年歲則大熟于郊畿郊畿之民間
郭溢郭以嬉以和不知 帝力之加天之惠也
相臣有聞喜動顏色奏命史官作為歌頌頌曰
噫嘻豐年振古則然商有明德降康自天周德不
桃

卷之三十三

六

宜稼于田噫嘻我 皇德殷周於昭上帝集此百
休我田翼翼于 帝之里我黍稷亦既茂止既盈
我室亦有高廩昔惟不足今不盡取我食既贏我有
餘布不遺于私亦足其稅農慶于野婦嬉于室惟此
豐年惟 天子德 天子不居曰民之力一民弗獲
時十之貢山之東西大江南北予日有聞惟予心惕
嗟我農夫實勞我思曰此豐年曰惟郊圻太倉紅腐
斗米三錢我思古人實惟豐年一年之耕三年之積
我思古人無萊邑普天之下固有內外天亦有聞
均此大惠嗟我農夫弗戾于天以禋祀如何豐年

明明天子念此下民虞康而慮憂切于勤 明明天
子不實遠物庶共惟正曰惟豐年我民之命民其永
懷載歌以咏惟 天子明惟 天子聖 天子萬年
順德之應載拜稽首惟我民之慶

方岳詰龍文

維成化二十二年歲次丙午五月乙巳朔越二十有
三日丁卯翰林院侍講兼修國史經筵官方岳病夫
謝諫諍齋沐焚香再拜稽首敢告于方岳大靈湫之
龍之神龍神物也變化不測或潛或見或躍而淵或
飛而天龍之靈固神矣哉然其職則噓雲以雨分大
桃

卷之三十三

七

造之權而用之澤潤萬物以大庇天下之民固不輕
而甚重也較然矣故凡大旱必求龍以禱之禱輒鮮
或不應吾鄉不雨自去年十月始以至于今而旱益
熾吾叔父太守先生躬率里人致禱于方岳之龍既
三日龍應以雨移時未告足人皆以龍猶吝其施必
待民之懇求而後應越三日遂路拜以呼雨猶未大
足鐸乃扶病蹶起請龍而詰之曰龍神物無欲也必
待民之求而後應不憚於有欲乎有欲者人得而玩
之龍何以為神哉雲雨皆天之氣假龍以行天之心
固無時而不在生物也龍得而尼之哉尼之不職非

以凝天且有罰龍亦鳥能偃寒恣肆以安
享吾人之求哉或者天以仁愛示戒龍之職固宜上
訴於天理其有所歸而罪不在民也况敢竊天之權
而弄之且脅之以侮吾民矣吾竊謂龍不然也無所
控而求之益急不懈持以盡吾民懇懇之誠耳雖然
吾既病廢不職不能上佐吾君之昭假使旱不為
災而又不能力疾以下從鄉人之請願乃出位而思
喋喋於龍以終激大惠不亦重可羞哉逆耳之言大
懼未信惟龍其來而察之匪特吾一鄉之幸寔亦天
下之大幸也惟龍其來而察之

桃溪

卷之三十三

八

李樞密像贊

龍奮手淮雲從而雨奄忽九州洗此腥土有雲自西
雨以坎止卑而弗流如渌之渌瀟又而竑澤施乃普
水氣上天沛不可禦乎嗟乎公其視諸此有欲考之
在公孫子

岳阿隱者贊有序

予少欲處有枯岳岳之背有人焉貌然而雅其
外有蘭有桂而下臨荷池清絕可愛日相與為
賓主不厭酒酣之餘因取以贊之曰

桂空谷之蘭在岳之何在水之干有拱

者且鰥人之坦坦而俯萬物於一觀者耶

祈雨後詞六月二十八日二首

伏以有一方之山川必有一方之靈其况夫神龍之
所宅固非民物之所依是用接情仰干淵聽去年風
今年旱歲相仍舊段段新穀無成民易賴惟天以
生物為德惟龍以代天為職幹迴大化靈吝一脈之
施遂致稼穡實惟九仞之德邊天之望又已切於雲
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
天用惟龍其靈靈靈靈靈之柄神功及物莫先霖雨之施
維是深淵潛而勿用亦云久矣矣適茲亢旱起而大濟
桃溪 卷之三十三 九
詎不自然緬懷去歲之秋禱即以應敢曰今年之夏
求罔弗從六事自陳雖乏桑林之責一誠所至實同
雲漢之憂鱗鱗荐臻顧民生之岌岌孰獨無告忍道
路以皇皇人窮而呼正切來蘇之望天高以聽豈忘
求莫之心焉此微忱仰祈淵鑒

桃溪淨稿卷之二十四

復金尚義

別時失於預期弗及送至今怏怏不已又辱教墨先施益增愧赧且知當路皆能以禮接遇此在我者未足重輕而在彼則所得多矣又知閉門讀書此第一義所謂顧毋此舉自滿者又不待知已之望而祝矣昔陸宣公惟檢集方藥蘇頌瀆至謝客絕不復見我思古人實獲我心益於執事有焉益篤而誠益恒而久尚友千古以俟知已於來世吾黨事也執事其尚予以為喋喋者哉國政脩短定數幸無過傷以重客懷之戚萬萬凍筆草草鐸再拜

與表大尹德純

郡邑舉子來具道初政惓惓懇惻為民之意且科條明信見之保伍之間民得有所遵守以為常信有本者如是矣鐸亟聞樂道豈直為吾邦喜哉鐸恃知輒復有瀆廟學之創側聞悉已完美獨鄉賢未有祠次第行且及之昔朱夫子在南康下車歷詢先賢舊事以敦隔風俗蓋為政首務未有大於此者鐸鄉先生舊入祀典者例必隨地以附間亦有在所遺如王方巖主靜學郭貞成三先生之純德粹學雄才大節其

流風遺韻歷歷在鄉邑間皆可考而見也在祭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而北溪之論鬼神又有道德忠義之祭鐸竊謂若是者於三先生蓋有焉間嘗與亞卿文選二公以三先生之名號達之邵主請如近者拙訥葉先生之舉並實拙訥之師而靜學為貞成同輩其節義又甚顯揚邦人故老猶或及見而亡之者方若則載在信史又天下後世之所共聞而知者也於此不無舉以祀竊恐拙訥九原之心亦或有未安者或謂學事在所請是大不然異時周公是脩與先生死義有請追戮之者

桃溪

卷之二十四

二

文皇帝謂彼食其祿自其心一無所問東里楊少傳實作公傳而又特表先生之墓于廣德而祭之文今廣德周守察石又大簡先生之墓為之記以永終東里之志于不朽皆未聞有所謂諸君蓋旌善勸俗實我朝之盛典文皇帝之心即漢高所以待李布之心以是諸臣奉承德意爭先恐後而余獨於先生疑哉先生家藤嶺方岩家桃溪貞成家溫嶺皆太平人景行先哲在後學不敢緩鐸縱不肯而生長其地有賢令尹如閣下者尚隱而不以告豈其情哉去載濱行時嘗道郭先生於左右茲謹并錄三先生之

行與事以告惟執事其亮之鐸再拜

與陳儒珍

弘謐書來具知出處之詳已決意歸往矣孤高子
莫之與群俯視吾儕之依違終日而進退無據者得
失豈直萬萬哉然在明時而使有如是者終於不偶
若是則其所以繫殆非淺淺也或者求其責而不得顧
以歸之造物焉於乎此固君子之所自處而非所以
處人也兄以為何如哉昔人有言君子不以一時名
節為至而進德終身之可慕也此以往益又大有着
力處未可遽以自足而不復有事也此固兄之所熟
講漢

卷三十四

三

答陳士賢

來書許與過情因君子獎掖為意第瑣瑣何煩
齒頰惶悚惶悚且昔之進告其君者必自正已始故
曰至誠以感動之而所謂納牖之說又非溫厚明辨
者不能顯僕何人乃不自量方至此得進出位之罪
則已萬萬幸矣而曷敢當閣下之舉惶悚惶悚僕於
閣下迹雖不甚親而敬慕之心實切向辱高車之賜

乃深知閣下篤信古道而名下之士斷不虛矣然倘
告以所謂涵蓄充拓者蓋義理無窮而學問之功不
可有足如此閣下不矜其無入門之階乃復過與非
實則大非區區之望先大夫勿齋稿因遺稿名世德
之末則不敢辭但京傳世顯之作未發還使不及俟
當為後嗣不遠也柯先生謝世深為登黨斯民惜之
培養至是而不復其用夫豈知非造物者之意哉閣
下以為何如春寒自愛萬萬

與陸鼎儀

漢

卷三十四

四

僕於閣下託交雖久而受教無地故心迹之間猶或
未熊以自信者去年來得相從史事數月中提誨諄
切始益自恨相親之晚益不徒以言語文詞為也別
去大失倚賴快快至今日諒明者不我遐遺亦豈能
忽然哉鵬月二日病中夢得佳句一韻覺而忘其一
因續成一律一句二句四句則皆閣下詩也春齋明
仲以閣下與教五師召皆不在尋父歿後復有東西
之隔因闕為五憶詩而僕復得以奉閣下是豈私賴
所至而然邪不鄙是正亦或領教之萬一哉歲月流
逝哀思之情宜以時節相達大自念以重吾道幸甚
奉答太守叔父論桐鄉書

昨拜領祠堂記一篇今釋仔細商榷者雖愚暗無以
尊命下臨豈勝惶懼上至然竊有窺測而不以告則
又終非此心之所安者敢用粗陳其一二以俟教焉
如所謂右室以居庶母之主者則固當從今命所引
附下妾祖姑女召之禮而程子亦有其子祀於私室
之說此此一室祔常除去則其與左室以奉桃主
亦似恐未穩當蓋祔于宗廟禮家之說有明文矣夾
室之祔則天子諸侯之制而為祔祭而設今安得祔
擬諸此且曰桃主又安得有祔主上些親而得以
於此祭之乎借曰宗子尊而旁支有如祖父行者在
桃溪

卷之十四

五

所當祭則所重在此彼亦不得而私之也且如今日
此祠以叔父主祭則斷自道三府君為高祖八叔祖
雖尊行亦在與祭之列又安得以此之故乃上及福
五府君而不桃乎又曰龕以西為上雖非盡合古禮
要之祠堂之制朱子以義而起定為四代之祭且曰
而今祭四代已為替若是始基之祖想亦只得存墓
祭如是則五龕之設雖有賈疏五廟可據恐亦未免
嫌逼已其況六世遞遷之際彼五廟者一世自為一
廟昭不見穆穆不見昭各有以全其尊而無所厭其
大祫而會于一室也則桃主畢陳而尊卑之序又各

自為偶而無所紊今也同堂並列如曰中左龕高祖
親盡而桃則次左龕祖之主合升而為曾以居于此
而以新祔之補補之彼中右次右二龕固宜遞改而
為高為祖矣則所謂子者乃皆並坐一堂偃然而居
于父之左於禮安乎是亦恐不得與彼五廟各自為
尊者比也又昔之四龕而遞遷其西之一二三若以
所繼之宗世故未滿而不敢祭耳若乃五龕則是衍
佛五廟之制則必自一世二世以至千五世至六世
之後乃遞遷之而所謂一世者則以其為始封之君
而不遷似亦未嘗虛其一世之廟以徐有所待也就
桃溪

卷之十四

六

如文武之廟始列昭穆終則百世不遷亦必至親盡
之日然後別立一廟以宗之初亦未聞預有所待而
虛其廟也若是者揆之於禮竊恐未合不若直如朱
子止為四龕以西為上視所繼之宗而遞遷其上者
之為簡易而無礙也若乃桃溪始祖則自有所謂墓
亭者在似亦不必更設此一龕也又末一龕補之主
居之是為定論今而曰諸父之主亦皆會祀此堂居
于備之龕而以齒為序鐸又未識此龕之內伯姊嫂
叔之間何以坐列若曰各自為龕則此祠之櫛昆弟
八是其為龕又何止於五而已九若此者於禮亦

似未有據蓋此祠之初立也叔父本以尊祖行睦族之誼故合諸叔父而共為之則今日於勢於情似自不可得而異者特恐禮所未安則其勢亦自難行而於情亦反有戾此則久乃可見聖人因人心以制禮一本萬殊之義似不可以毫釐易也誠欲遠取宗法近不失乎朱子創祠之義則似莫若特存此祠為繼祖之宗而叔父復以身自倡為繼嗣之祠然後俾諸叔父之有力者各自創立否則以其私室從事歲時則先從宗子與祭祖祠然後各以其情祭于其稱庶其可也苟宗子不堪承重則當別遵橫渠張子之

桃溪

卷五十四

七

說擇次賢者以易之此叔父今日權以承祀之義是繼嗣之祠獨在諸叔父而叔父無與焉今方為睦族之始而遽申此說習見之久以迹而不以義鐸固已知其決不可行矣要不可不知耳凡鐸前所考據稱說誠大有未當者惟叔父先生一一剖判明白詳以示下此非一時一世之事可以暫行而中輟也苟有未歉萬乞不吝頻於往復至幸至幸鐸喋喋不勝恐懼俟命之至不具備

答黃文選世顯

別來連辱手教亟讀載披哀感曷已所以慰安勸勵

之者蓋所不至特鐸荼毒痛苦之餘百念廢沮實不足以承惶恐惶恐知是處逆以來兒女顛幸竟成畫餅所遭之薄有如此者亦惟自嘆自咎而已夫烏敢以尤人哉宗族間有欲因緣扳附鐸實未敢啓口逸老家叔父蓋別有書自分知愛之深將有不待鐸之多言者伏惟情亮不一

與李侍講實之

黃汝脩使嘗倉卒奉謝想已達於右矣鐸忍死僅克襄事而荼毒顛隕之餘百念廢沮無一足道慨念疇昔所以教我愛我者如此其至誠懼無以仰答盛心

桃溪

卷五十四

以少辭知已於萬一用是益重不孝無涯之悲俯仰局促幾無容此身於天地間也數五亨父後先殄瘁何可勝悼二公者要皆天地間有數人物如是而生如是而死其所關涉豈淺淺哉哀苦中得此益用於邑不能不致疑於造物者之無情而重嘆吾黨之益孤也曾子之哭千里無從柰之何哉柰之何哉相見未涯臨書無任惓惓伏惟亮察不次

與同年羅洗馬明仲諸公

別時重辱厚贈哀感無極鐸扶伏速歸存殯荼毒摧裂顛隕幾不克生忍死僅獲襄事無日道者痛者中

復聞敷五身父二兄相繼殄瘁曷勝於邑噫若人者
天實生之而願如是以死豈所謂未定而好惡縣邪
子張之哭千里無從聊因便奉謝并申此意相見未
涯益用悵悵伏惟亮察不次

荅陳士賢廣憲

日者舟次江潯衰服不敢入謁繼辱慰札有行欲枉
見而不及者哀感曷既鐸不孝忍死僅獲襄事荼毒
之餘百念具廢無足道者則聞執事遠俗山棲苦心
尚德以力挽頹波於不墜郡大夫有清風之題真稱
情也僭託交游益用仰止小兒興仁來專此奉諭諒
有以教我老哀遽不次伏惟情亮不一

奉荅四叔父

伏讀有感之詩并示鐸之作不勝芒汗驚惶鐸之罪
誠不可追矣昔人有言伐國不問仁人使鐸之素履
誠有孚於人人也蓋不徒無庸力阻以聽將斯言也
而亦何自以至於此哉且鐸之淺薄而需親而甲者
且不能使之必信叔父固嘗為鐸長嗟而永歎之則
其不能必得於彼也亦宜矣嗟乎鐸之不才固不敢
以恭棄必之人而叔父之所遭亦有如舜之不幸者
乎苟以舜之所以處之者處之而不可得則周公之

法具在二聖人之所以處其弟者君子固不得而優
劣之也在審其所值者何如耳人雖欲自絕其何傷
於日月乎久不作詩不能奉和謹此上謝餘容而悉
不具備

與黃聖部世顯

四月初傳聞公即有恙僕音信苦中感嘆不已是不
特為吾邦希綱未有之盛事惜乎公於是微世德焉
且曰吾黨所望以增重吾台於他日者將又不在是
乎若乃父子同朝之榮則夫人能識之亦夫人之所
得而數見也鐸無似姓名不祥未敢以為執事賀鐸

桃溪

卷之十四

十

幸知愛不為今岳丈慕陶先生所棄千金之諾實荷
盛德第鐸處此荼毒未敢知所以為禮者然於執事
姻牒視昔蓋益轉而為親者倍蓰矣慨念亡女之私
所以少償吾交游之恨或者其在是而執事脫亦以
為然乎乃若責我以白雲之事鐸無似重遭此譴匪
敢尤人然白雲之棄我亦已甚矣往者小兒之誤姑
未暇論自僕之歸以至先人襄事曾不屑一使之遣
一禮之遺鐸用是知難而退乃敢准禮致命以嘗之
彼碩欣然復書歸我儀物而冰人月老已紛然於趙
氏之庭矣繼執事盛德有容亦將何以處之手噫僕

之不幸至是亦何以喋喋為也春末族弟魁與樂令弟皆以吏事北上先後有小東想已塵聽司美會而末期雲泥苦樂相望懸隔日益滋其臨書無任悲怛伏惟情亮不一

與林一中敘靈

曩與執事南北相望數千里恒不旬日輒有書今只尺不數百里而動經年歲乃始得一奉教信要津之與僻左勢相懸也每如是然吾人交游之誼政不在是而猶或不能忘情者豈不以雲泥苦樂之思將於是而益深乎鐸哀處無狀不死之心俛仰有愧時昔

桃溪

卷三十四

十一

知己惟執事與世顯有以諒此耳世顯有子誠吾邦希澗盛事方伯之報何能為之有亡執事所謂小山之招蓋於是不無有望焉相見未涯臨書無任悲怛惟情亮不一

桃溪淨稿卷三十五

答李賓之

鐸不孝特惟大禍忍不即死重辱速念時儀甄音情禮稠疊稽拜奉讀血淚俱下號天叩地惟益增哀感而已其待何以為報哉再閱手書具知椿府老先生當體事不勝慰慕雖執事者時或有墜馬之虞少陵高輿曾不為妨止上一錄別後雅懷於是乎在而所以勤勞報稱以爲功名事業者將又不在是乎不以爲不可教而進及之則平生之所以愛我者亦略可見獨裝苦中意氣拂鬱相對如夢未能有以領其

桃溪

卷三十五

十一

要耳時用科舉復厄於病造物之不可競也久矣獨時用為已甚耳士常侍御雖非其然網紀耳目有若斯人者寧知非國家之福哉却寧知非吾人之所深望也哉文明久次不遷益足以見其平生之不可誣者庸何傷乎時雍奉使歸且復得孫宦途之樂孰得而過九此皆交游欣戚之情所欲急聞而不可得者詳以示我真所謂千里函談者矣拙手不便作書兼哀苦相仍未能一一會次幸為道甫相見未涯臨書無任悲怛伏惟情亮不一

桃溪淨稿卷三十四

復黃汝脩進士

僉憲公來方以不得椿翁手書為恨既乃獲承來柬
充足慰意交承世誦之分於是乎微矣僕哀苦之餘
老病交侵百念廢沮足下方駸駸跨窻為吾邦之望
何能有相及者科舉之累先正所謂吾意今日學者
之累當不止是未仕以貧賤為累既仕以富貴為累
終其身能脫然於是者蓋鮮矣惟有志者隨所在而
進脩焉則不憂貧賤不溺富貴舉凡天下之物皆不
足以累之而學之能事其庶幾矣噫此吾之所深愧
而願為足下言之將不為誣人者乎存敬師文輩日
相與處益得以廣所未見視吾孤陋離索者何如哉

卷五十五

二

惶恐惶恐

復林一中

昨辱書兼以小兒向者締姻薄儀見擲使僕悲感不
已蓋此兒連歲遲遲不敢別議正恐傷執事之懷而
僕亦固有所未忍也今執事乃爾僕果何以為心而
安此物乎昔朱子以女與吾鄉趙訥齋家締姻未幾
女亡亦以聘幣歸之而訥齋堅於辭却朱子雖嘗喻
以未安實亦不聞趙氏之竟納此幣也雖訥齋之賢
不及朱子其所以處此諒必有義而非苟焉者僕齟
齬不敢上擬訥齋直以其情言之苟執事俯留此物

不惟使小兒得為終身之思而吾子孫亦將世誦於
不替也雖僕與執事朋友之誼有不藉於子女間者
而此意之篤學要終不敢忘耳謹因任公以原封附
復伏乞垂情監納不復更為往復是荷諸允不盡所
欲言惟情亮不一

復陳德脩

去年奉提學至始知招中金華僕亦隣壤方愧無以
將此下忱而顧先辱來使同年之情何厚也不揣敢
因而竊有所請金華文獻吾浙第一昔之大儒君子
生長是邦者已各有所表章獨泮溪先生在國初為

泮溪

卷五十五

三

諸儒首稱碩無為之請謚而尸祝之者非缺典歟且
我朝制作黼黻之具實惟先生是賴雖其末路崎危
而於法無禁百餘年來未聞有倡而舉之者寧知其
不有待於執事今日一執執事好古士也又寧知天
下後世之公論不以是為執事望哉朱夫子在南康
下車之初歷詢先賢遺事以敦厲風俗蓋為政之務
莫先於此若乃區區簿書法令之所急者則夫人能
為之僕焉敢為執事瀆執相見未涯惟情亮不一

復姜漳州

沐僉憲還倉卒脩謝不克盡所欲言感念仰止之私

蓋未能以忘忘者忽尋書暨論休文深慰表懷
讀數過敬歎不已儒者有用之學蓋於是乎徵矣政
以道之在聖門治道為第一義故朱夫子真西山諸
公往往治郡皆在所急而執事碩連連於三年之久
者豈所謂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乎用是益足窺見
執事之政斷斷乎非事虛文者矣僕哀苦之餘百念
廢沮視此但益增愧赧且懼他日深為交道之羞復
何能一置喙其間邪蒙菴先生舊德宿望且在疇昔
寅寮之契所謂博求隱德者將無踰於此而文之首
簡慢無一語何哉起居想無恙會次幸一道區區也

桃溪

卷五

四

行者忽促詞不悉意相見未涯百九情亮不一

復陳師召先生

林食憲還獲奉聯句序引扶病亟讀詞義藹然所以
慰我遐思者至矣獨以僕之無似強而儕之西涯恐
非其倫不知者不以先生為愛我而忘其陋將不為
知人萬一之系乎金陵之約固所素願但哀苦以來
此心亦復消沮所謂出門即有礙者若僕是已豈敢
復浪為此語哉 自布衣相從於閩山越嶺之
間又不識西涯公能為此行不手雖然昔人固有同
室楚越而肝膽相信於數千里之外者則亦何必漫

為此約而終踐之哉特平生交游落落存念愛我
我若先生者甚不易得於此又不能不使人一惘然
也勿勿詞不悉意百九情亮不一

復陸鳴儀先生

別後慰諭再至哀感易勝下邑道左未由報稱惟益
增悵悵而已僕忍死俾釋釋禪無足念者惟執事登
陟官僚植國本吾道之光於是乎兆昌敢不首為
天下新其抑榮菴微忱所以惓惓不能自已於平日
者亦將於是有托至固不敢以交游之私先此而
後彼也相見未涯百九情亮不一

桃溪

卷五

五

與蕭文明給事

哀夜中忽得南遷之報心神為之不寧者累日蓋雖
不敢為執事憂然亦不敢為執事喜且賀也夫以執
事之所抱負忘家於國蓋其素念至是方以得償其
志之為懷所謂憂時慷慨報主辛勤者僕與西涯亦
方自幸其言之得售而何以為執事憂哉雖然言聽
計從使天下陰受其賜而不知者此古人之所賢亦
執事之心也若乃獨享其名而以此舉自足夫豈執
事之所喜而區區者亦焉敢復以是為執事賀哉
念江海交游晨星落落異姓弟兄如執事者蓋

樂而一旦踪迹愈遠使僕之僻居窮海者願一通問訊而不可得於此又不能使人一惘然也西涯處粗聞在官况味陳驛宰乃即歸亦頗得宅中消息千里遐思庶此其少慰耳相見未涯惟飽飯和陶以徐俟既定之天明 天子在上當不久為執事訖也草草詞不悉意百九情亮不一

復黃通政世顯

春初戴允通太學去帝附小東暨哭子諸近作鄙懷之惡可見也八夏兩拜來札慰諭良厚且謂我亟來不則明法具在當復云云也於乎盛世深恩誰忍相

排漢

卷之三十五

六

負而況以法促之執獨念哀疾以來心神氣血目見推毀重以兒女之故而身世益茫然矣他固不敢喋喋也雖然鄙懷局促俛仰晤言不知其幾執事蓋素知之而顧眷眷不已者豈欲亟反其偏以不失勿友之義歟然告君乃猷裕此大臣之責若執事今日之階則固已駸駸乎是矣豈區區者所得而驟論之哉令即知旋第已久病懶不克輒見別時當有所付託以終此念固亦不敢漫然自放於法律之外以自速罪戾也執事其有以亮我執近作數章用塞空紙聊有以終教之非敢望也

與古直存敬

林克冲來具知行幕更主存敬慰甚慰甚執事在客邸先後二十年所主非一今得存敬則又有甚可喜者昌黎有言知其客可信其主者宣州也知其主可信其客者湖南也執事其宣州存敬其湖南交相重而不可相失者乎予惟懼人也愧不及存敬敢以是為賀二君者其終始之執項掾同伴去曾秉吾存敬尊翁和州公歲底嘗一會康強特異大父翁亦精明不爽此人間第一樂事可喜也僕喪子以來心神耗亂不能再奉問款藉所附諸拙作可見矣賢賓主能為我一賡唱之手空谷足音誠所願望不鄙更有近作在西涯定軒處苟取而讀之未必不為一慨也相見未涯情亮萬萬

排漢

卷之三十五

七

答林克冲給事

程令甥來獲奉手書具知以不得翰林為恨夫賢如執事固隨其所處無不可者而翰林給舍官皆禁近亦孰得而優劣之哉特給舍今之諫官得以立殿陛之上與 天子爭是非而卿相重臣之所改容而畏憚者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得行其志視翰林之優游文字求所以報稱者而不可得其職之所司緩急

先後蓋不啻倍蓰矣執事歎然欲求所以盡其
則古人之成法具在予何敢知不已則吾邦之故事
所謂論諫錄者其庶幾乎鐸無似生長是邦蓋未嘗
不慨前哲之高遠而自恨其淺薄之無以為力也若
執事者其行望於吾黨之光豈淺淺哉士常玉汝二
兄職既相聯必恒相與慶幸為道此區區不忘之意
哀苦中殊懶作書不能一一伏惟情亮不宣

與黃汝脩

病懶畏怯渴欲一見不可得比望征途惟日益悵快
而已奈何奈何椿翁與存敬慕悵悵汲引朋友之意

挑溪

卷之十五

欲相學豈有量哉但哀疾以來心日苦而病日增正
使義無可辭勢亦難強茲原領勘合一道并謝病本
底敢託椿翁與左右為我曲為區處使未死之年得
以不戾於法以自相安於太平之世恩德當有負矣
貧病求一人徑達無可任者足下於我為世交且有
一日之雅不於此付託將誰望哉妹婿行時嘗囑其
家人來任駁使有所費出則於其處取給諒亦不我
靳也拙律一首聊致折柳之意夢覺登樓二近作并
塞亮紙或者椿翁見之當笑其迂僻故態有若是者
自咲狂夫老更狂吾於此亦不敢不自謂笑呵呵相

見未涯百九情亮不一

復黃世顯

金從顯來辱手書所以悵悵為我謀者殆無所不至
誠非知已不克爾也知感知感第竊有不能自隱於
執事者夫吾人之所以妄意於此亦實以此心有所
未安而多病隨之耳若曰以是為高則已墮於私所
謂為名為利而利心則一者是已吾豈敢故為是以
欺知已哉彼其禍福之非我致者君子固當預以義
處必不得已而付之命焉况公道未亡人心不死則
亦焉能如之何哉雖然使病懶無聊者僕者得以安
享太平之福豈非聖世之全美是維持調護之責在
執事與一二知已將有不得而辭者僕豈敢以私望
執且僕之所以付託今即者懼文移久稽而速戾耳
今云爾則予奪進退之機在彼僕亦豈敢必於自是
以取好高之名哉相見未涯百九情亮不一

復葉太守崇禮

所委碑文向嘗與節推公面言矣茲又辱來使趣迫
深愧無以仰答盛意茲事甚匪輕必欲為之則尚
有所欲言者不然必得今之所謂大手筆者乃可區
區淺薄焉能為是不能有無之言哉苟不自度量而

以爲命非惟不足以瀾去思諸公而不擇所使亦
上累執事知人之明用是不能耿耿於中耳豈
以郡侯之命而故乃違之哉夫以郡侯之尊而不強
治邑下士之所不能則公論盛美將有在者若曰以
吾之令願不能於此則僕之罪萬萬矣他尚何說哉
韓愈氏曰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
此言進僕時以不惑不知以爲何如相見未涯先此
以復餘容面盡不具

復王允達

去年辱武林書始知得遂南歸之願道阻無由一住

桃溪

卷三十五

十一

復荅問至今怏怏僕脫哀之餘百念廢沮尋亦爲謝
病計諒秋盡可得遂但未知何日得相從金華山之
間以二拜諸老之遺風於千數百年之下執事其有
以許我乎茲因陳太守使者便輒以潛溪先生請謚
立祠事爲說是雖吾後人之責而表章儒先敦厲風
教實亦有司之所有事太守意當士也當必不以爲
不可會德懋金憲章相與贊襄之相見未涯百允自
愛不一

與章德懋

爲別幾七八年相望僅三五百里不能一通問左右

雖以荼毒病廢之故而鄉里之私終不能不缺然也
今非山水恒在夢寐未知何日得相從一拜諸老遺
風以盡洗會中之陋執事其終許我乎茲因太守陳
公使者便入山集杜詩一冊聊將遠意相見未涯百
允情亮不一

復時雍劉大參

聞浙相去未千里兩年間不得一奉問信道路僻左
人事疎闊有如此者茲藉春初顧兩辱來教愧感曷
勝且知貴恙殆危復安使人驚喜無地造物者爲國
家培植人材亦豈無意於其間哉江海交遊如賓之

桃溪

卷三十五

十二

與吾兄者何可復得林下獨居俛仰疇昔意所鄉往
蓋不能一日而忘獨不知諸公於我何如耳呵呵僕
脫哀報服以來百念廢沮僅一子今將爲婚冠諸兄
粗遣無足念者人便謹此奉復和之未涯惟情亮不
一

桃溪淨稿卷之三十五終

桃溪淨稿卷之三十六

復董政書

向辱諭告病支節深愧貧故不能專人走控致累從者為罪多矣然既以行查明將勘合收候則得失之責在彼而不在我第所深懼者此理未安此心未慊苟安且慊矣吾如彼何哉且執事以出處不明為吾慮者將以法抑以心與理乎夫理之與心在我者也法之與例在彼者也苟在我者未能以無愧縱於法無禁於例得為君子將為之乎雖然僕何人而敢論此特恐所謂出處之道要終不外於此故敢一質之

桃溪

卷之三十六

知已以相與訂其可否耳若乃僕之遲遲不能如所汲引者實坐病懶非敢別有所自異以妄意焉者查勘到日有司蓋能具實以復然終始成全俾不大戾於法非執事與一二知已不可也小兒藉託已於前月昏冠笑別來况味他無足念者居閒偶翻郡志輒妄有所述不敢自隱附此求教萬一不外亦千里神交之一端也惶恐惶恐存敬師文素愛我者幸相與訂正之或者西涯先生見之當亦為之一大笑也如何如何相見未涯百凡情亮不一

復李學士賓之

向辱書喻以物理人情之委曲所以惓惓汲引於我者至矣病懶人事與道里相左弗克以時奉謝几杖之賜其何敢辭獨念粗知向背以來心所畏服而鄉仰者孰有過於執事所感激而願望者孰有過於執事而執事自分平曰所以愛而教之不已者亦孰有過於我頃乃以簡牘之罪而輒棄之是嘗我也是戲我也夫豈其情然哉夫執事天下士蓋僅百數十年而一見者也所以惓惓於我者亦豈以交遊之故而私吾一人者哉誠以是舜君民執事之素心遭逢次第今其時矣不鄙謂淺薄如僕者亦或可佐下風之

桃溪

卷之三十六

萬一然量能揣分寸素之慚已非一日况荼毒之餘多病隨之二三年來兩鬢皓然見者驚訝以為六七十翁匪但城府雖只尺閭里亦不能出獨山水酒盃鄙興所在時或強隨逸老家叔與一二布衣聊一閒行耳若是雖欲強顏班行以副知已之望勢亦不可得已嗟乎平生所學謂何而乃進退無據偃然為天地間一大蠹不亦深可悲哉執事誠不忘夙昔賜一言以終教之俾未盡之年不終為小人之歸幸莫大焉若乃上佐吾君使得以安享太平之福則天下之望皆是也僕安敢獨以是為執事願哉同年同寅

諸先生有愛我者意不殊此相見未涯百九情亮不

復倪學士舜咨

僕哀苦之餘重以兒女亂心終日昏昏漫不知世間何事雖交遊素學如先生者亦且徙官不及賀喪子不及吊豈人情哉而先生故舊不遺惓惓在念所以汲引使之進者又如此其至此情此德誠何敢忘第二三年來多病相仍貌先年老雖欲勉強附驥勢亦不可得者若曰竊然忘情則吾豈敢所願望者惟先生與一二知己上佐太平之治使如僕者得優游林下與田夫野老含哺擊耕於未盡之年則大幸也忽忽聊此以謝百九惟情亮不一

復戴武庫師文

別來深用懷仰恒以不驟見佳作為恨所以然者固不特以文字望足下而僕亦非能文者又烏敢以是而窺足下之淺深哉誠以心志之蘊蓄義理之英華恒必待言而後見而文則言之精也故亟欲一見之為快且以為吾邦斯文賀耳三數年來空谷足音聲然在望一旦得之喜何能已用是蕙莫開緘秉燭夜讀既徹卷而猶不能寐越宿再讀則贅言引通陳公

甫書諸作皆鑿鑿可嘉乃知足下之志果不專在文而文之所至亦豈淺淺者所得而易及哉所謂驥子墮地氣已千里喬松着根幹先望空盡其力而滋其本則過都越國鬱鬱昂霄可立俟也碌碌若僕者方且避舍之不暇豈但讓一頭地而已哉吾於是不獨為鄉邦賀且當為天下國家賀矣夫靈識異稟固天所予而亦天所甚靳曠世越代而不易以得者也得之不易而不能大肆力於學以成就而結裹之斯不亦為負天哉足下於此蓋嘗試而力行者僕何足以知之僕淺闇衰惰日甚所謂文者固非所能抑亦非其所急惟志不強識不進於道無所見以終不免於小人之歸是懼後侯以來離索自守方渴仰朋友之助而不可得足下尚念世契不終棄我如今日之教則亦豈非垂老無似者之一大幸哉鄙文數首在西涯定軒處幸一取而評臨之他日之賜僕亦當思有以報也夫既曰不專在文而猶不能忘情於此抑豈非足下之所謂贅也呵呵若乃詩律則石屏老祖自有家法予未容以間然者不然請質之於椿翁先生當不以吾言為不可相見未涯無惜嗣音萬萬

復王秋官存敬

向辱書慰諭良厚蓋吾鄉斯文氣誼舍通政君愛我之深宜莫如執事者而執事之所以惓惓汲引不能自已者亦豈私吾一人者哉第病廢以來哀惰日甚雖只尺間里亦且畏怯而不能出頤其勢誠有不足以副知己之望者他亦不暇論矣若曰無意人世而有超然之意則吾豈敢而執事之萬一有取於僕者亦豈以此執師文近寄示錄言錄氣豪骨老不但駁駁且當讓出幾頃地矣執事於師文為先進而其學於我者常不似師文已也而吾之望於執事者亦豈敢自後於師文哉何其靳不以示而使人悵恨之不能自已也幸不終棄則所以惓惓汲引者將不在彼而在此矣文云乎哉相見未涯佇聽來教不一與張大叅公實

卷三十一

五

侍愛輒有所請諒知已必不為訝所弊邑暨隣壤自去年十月不雨雖間有涓滴而入夏以來溪澗絕流幾三月素號水鄉者亦皆束手相視不耕之士蓋十且七八其耕者亦已稿死無復望矣艱難下邑素無積儲民情洶洶危在旦夕於乎汲長孺之開倉且不復問無寧有願為陽道州之自書下考者乎坐是蔽遮蔽垣千里或者其未有聞也病卧殘喘不能自安

嘗從太守家叔父來往勞相於鄉人之禱雨者吟吟慨歎之餘不覺動成篇帙輒敢錄其一二以呈庶幾有望於觀風之義然亦何敢必也雖然頃如執事者憂民一念人皆知之而地位權力又足以副豈僕之私憂過計而喋喋於空言者比哉忽忽詞不悉意百九惟情亮不一

復張廷祥先生

鐸向在塵鞅中實以大辱門下是懼不敢一奉尺書為歲時起居問非敢後也茲以憂解官疾病侵尋道里寥瀰徒切鄉仰而此心終未之遂顧辱先生不棄

卷三十一

六

以士賢行狀見委而欲據以表其墓所謂詞列三五之次有榮耀焉其奚敢有他第其子以塋日逼不可無銘而世顯書來亦責以此敢輒為之鐸淺薄百無一能此尤其最拙者惶恐惶恐原稿其子必能錄上不敢重複有近作數首亦出人人之要責不能自已者奉乞求教諒先生以門下之故必不吝惜若乃問學原委工夫造詣未敢輒以清問惟矜其謝病得閑或可以關門墻之萬一一線之引俾不終於小人之歸是望外之大幸也鐸亦何敢必哉去人立俟草詞不悉意惟情亮不一

復黃世顯侍郎

僕離家未一年而兩罹大禍不德所遭亦已極矣敢復誰怨尤哉安之而已第幼女無託其恨又有甚於死者將如之何即欲圖歸其迹又似不可但僕初心力疾舍家以來實不敢為久住計俟官事稍完乃可次第尋醫固未嘗必求其成而溫有所希覬也溫受而歸不獨義有不可而於勢亦將有所不可矣況今罹此私心所迫更當進前一步他亦不暇顧也執事知我者以為何如哉或謂汝賢之補在僕可為家便僕謂任使在上吾不敢辭雖遠地冷署吾苟欲之即

卷之三十六

七

不可不謂之私况非初心忽忽再出之意是烏可哉青山白雲殘編濁酒故吾家物也誰得而奪之情知愛不敢不盡愁苦中詞不悉意情亮萬萬

復周叅政季麟

僕久慚尸素得賜骸骨以終丘首之願為幸萬矣詎意今茲乃復煩諸公齒錄至是哉極知聖明在上不遺疎賤以致諸公故相推挽而閣下之重加督趣有如此者但僕衰病日深殊非昔比雖未即填溝壑而跬步不能出顧欲勉強以奔數千百里之命其何及哉使回先此以謝隣里人等別有供

自當從實回覆復百九惟情亮不一

與潘時用

向得十二月通報始知有翰林之命下懷無任慰懌蓋近侍自布衣特起在國初固多有之若近代數十年來則先生與康齋僅兩見焉豈不為我朝希濶難得之盛典哉以難得之盛典而施之不可易得之賢諸公之所論薦朝廷之所舉行蓋鮮有若是其當者也凡在交游知愛若僕者敢獨為先生賀哉曩嘗往往與西涯竊歎賢如先生而又生於輦轂之下衆所共知而不得一試則所謂野無遺賢者不敢復論矣今若是其庶乎古之人不我欺也一第雖未足以溷然吾道將自此占而天下之望將自此愜矣遠懷區區又如之何其不慰且懌也道左乏便失於亟賀多罪春初嘗有小東奉謝教音此猶在未聞新命之前想今久已達矣相見無由百九惟情亮不

卷之三十六

復李西涯

春初鄉人便堂奉小東并憂旱次韻小詩一首想今已達左右久矣近辦事舍弟選辟賜裕遠菴記丘龍光輝視昔倍蓰但所以粉飾于不肖者過甚感激之

餘未免益增愧畏而未知所以處耳茲特奉上新刊并舊所賜先祖墓文聊表銘心萬一之私誠未知所以為報奈何僕衰病日甚韓子所謂不及往時日負初心者今固不敢復有此歎矣獨有弄孫酌酒待盡於青山白雲之間以想仰今日太平之盛治而已耳視先生之以道格君得一世英材而教育之使天下之人陰受其賜而不知者奚啻霄壤又豈但不可同年而語之足哉茲因黃汝脩便聊此以謝相見無由而已惟情亮不一

復吳提學石明

卷三

九

細讀十二詩此老平生肺肝盡見其下二陸又不知幾等乃敢作此瞞天說話向見司馬通伯亦有教詩言其師友正坐此癖大略與高明不殊李西涯與此老甚契其陳情疏大抵出西涯手僕嘗叩之云不過禪學今觀來詩益信然矣蓋其輕利祿味靜退自是今世所難然徑受美銜以歸於此猶或未盡盡人意思者此又何敢凌雲駕空故為此無頭腦說話邪鴛鴦譜從他自綉我願服此布帛以終身來書有引公甫禪家語不敢更傳彼金針法美使者立俟來詩未能扳和偶記昔年與人論學有二絕云說地談天半

有無風浪奔流劇鵝湖直看絕學今千載壓倒先從太極圖嚇地歸天言幾迴祇將甜舌作蜂蟬吠形可足能逃影肝膽分明得見來此雖是祖師竊意來教亦頗先得我心之同然者此以復不識有可教否先太守叔父家也念平生將有鄉祠之舉感荷不淺茲敢以行實奉呈或者風高之下當不在林黃二亞卿後向見陳士賢少伯亦是鄭提學公出自特見至今人無有議之者亦惟其公而已先叔父雖不敢上齒古人豈盡出士賢下哉鴈山之遊正如所慮雖甚欲一雪向者追迫無耻之罪亦不敢求附驥尾矣諸

龍溪

卷三

十

九不能盡所欲言惟情亮不一

與李西涯學士

近得八月通報知與諸公同升君子道長不勝為清朝賀第未識專掌 誥勅與參預機務同乎異乎同則四三老而一之異則昔者二王之任蓋茲任之不舉也久矣今特復之則機務之階實自此始獨不知公署之設今在何處曰所與處者今復何人便中無惜示知以慰下懷且以大慰天下蒼生之望僕衰病日甚無復能近清光秋間所託以求終所願者不知何如迂僻之見不免貽笑大方獨恃平生知愛不勝

不盡言以求正耳百九惟不惜偏教萬萬

辱示令叔父戶侯府君墓志其見恩義之深固有不至僕於先叔父雖親疎有間而恩義則實似之第恨不肖無能如執事之顯其親或者反有以累吾叔父此心恒歎焉不自足意謂必得大手筆以闡發幽潛庶幾少塞無涯之恨然適度令之名能文章必足以傳世而行後者實無踰執事况先叔父素辱知愛又非泛泛于請之凡然則墓碑之作舍執事其奚適哉是用不避累瀆之嫌輒敢以志為案冒昧上請志雖杜謬實亦稽合一時士大夫之公論斷斷乎不敢虛

桃溪

卷三十六

十一

飾以取誣罔之罪近吳提學憲副亦取以入鄉祠而一二門生學子亦特祀方巖書院中以致私情惟執事俯念生死交誼一舉筆間便足為不朽遠圖若乃表銘碑碣隨意所至不敢必也土葛四繖聊將下忱視皇甫之綰惶恐多夫切祈情恕俯納不使數千里外有往復之勞幸甚幸甚

桃溪淨稿卷之三十六終

桃溪淨稿卷之三十七

復文宗儒太守

章表弟玄誠來辱手教暨族範約諸書且喻以江心鴈蕩之遊表弟以新親自嫌特令其弟玄拆持以見示感意彌豐茲以堪江心隔涉山海固非菽病者所能強若鴈蕩則近在咫尺敢不扶僊以從日下者故望重而返今閣下既有退休之請則歸吳之路正其所也僕敢不重拜道左以為一日之歡第郡民方切傾仰且謂徵黃之漸自此始矣奚可為此太早計邪况族範鄉約之行非要之久不可以見効數化之任在聖人猶曰三年有成又豈一朝一夕所可辨而為此太早計邪則鴈山道左之迎拜僕又未敢必知其何日也淵源續錄何王二公以其為晦翁之適派而真公則以其大學衍義之大有功於世教故也鶴山之學雖不下真公其所著述恐未有如是之盛故今從祀孔廟亦止以真公而鶴山未之及焉鄙見適然未敢斷以為是增而入之其誰曰不可郡志聊備一方典故非敢上擬諸史之作以竊有所寓閣下不并斥其非而獎借過情惶恐逾其忝何奈何表

第還匆匆詞不悉意百凡惟情亮不一

復王景昭侍御

郡志諸書臣克就緒衰病中所謂冷淡小生活也而
來諭獎借過情惶愧甚矣惟論諫告君之詞在文章
最為用世急務而執事頭先多士而為之吾邦陳克
董之後所屬鳳鳴朝陽者也豈不重可喜哉噫使天
下士皆若是豈不有煩近日宵旰之慮使吾邦
之士皆若是則台之為郡亦豈不加重於天下名邦
歟等其使風聊此奉賀丈夫事業當不止此偃仰呻
吟之餘惟洗耳以聽會晤未期勿詞不悉意惟情
亮不一

卷五十七

二

復李學士西涯書

冬初始得四月七日書辱報日講之命不勝慰喜所
以然者非敢為執事賀為宗社賀為斯世斯民賀
也程子有言天下之治亂繫宰相君德之成就青經
筵然所以用宰相而致天下之治者又繫於君德之
成就何如耳是則經筵之責不亦尤重矣乎斯言也
昔嘗與執事竊誦之而竊歎於人者屢矣今執事親
處其地復何辭焉若曰循次就格以燭之武之言自
遜恐非執事之所自望亦非天下後世之望於執事

者僕無似素辱愛厚輒敢忘其愚陋而以此說適惟
執事與一二耆老為宗社計為斯世斯民計則固
無待於一等頌美之說而以為他日之榮次賀也相
見未涯有懷千萬惟高明其亮之

賀李西涯入閣書

三月初聞有入閣之命不勝為吾道慶幸既乃辱
手書見報謙退過甚至有平生憂寐所不到之語且
又似欲下詢於為莠者夫以執事之清德重望碩學
宏材帝心所簡輿論所歸宜無出此者天下蒼生
獨恨其不早耳僕將何言哉必欲以久要之故使

亮不一

卷五十七

三

其一得之愚僕愚亦惟曰不過充其前日夢寐所不
到之心而已噫彼營營患得者豈能忘念慮於夢寐
間哉惟其患得之心勝是以患失之慮周此心一萌
無所不至而天下之事去矣執事始也既無欲得此
位之心終也必無欲固此位之意充此以往必一日
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
敢一日安乎其位決不如近者之以明良自慶揚揚
于廟堂之上而居之不疑也抑嘗竊觀執事昔者應
詔陳言之疏矣上自君心下及民瘼懇懇乎罔有不
至職雖論思言實諫諍歐公謂諫官卑行其言宰相

尊待其道今執事親居行道之位試取昔之所言者
次第行之其誰曰不可於是而猶有所不可則晦翁
所謂非其所愛而不肯為則有所畏而不敢為者耳
僕雖甚愚亦知今日政本所在盤互蠹蝕之深憑藉
固結之久誠非一朝一夕所可辦持大臣與國同休
戚者今而天心未豫民力已殫是雖泰和極盛之時
而不可不預為也桑養後之計顧復雍容廟堂以衣
冠地望為天下具瞻而稱德望僕愚誠未知其可也
執事性識高明志節堅定萬無此而懼有於無并
先之戒在舜猶然僕雖至愚又豈敢盡忘忠告之道
挑溪 卷五十一 四

再復李西涯閣老書

入閣後兩辱賜書譙光甚至如僕者亦在好問好
察之下則知向者狂瞽之言不但以為忤而已豈
勝為天下賀哉僕用是輒敢復有所進僕二十年前
嘗讀真西山讀書記見其以正己格君謀國用人四
者考論歷代相業而深有嘆後世之臣不知所以正

君養德而徒汲汲於事功之末蓋其生當宋季不得
已而托之空言有如此者此其未醇之志盛不有待
於後之君子乎執事以豪傑間出之材而遭逢

聖明不世之主自潛邸以至講筵所以涵養熏陶致
力於格君之地者蓋非一日而亦無所不至今雖位
益進而古益重然所以謀國用人者亦特舉而措之
耳於是而猶或未能盡如所願又豈可以他求哉亦
惟益交諸已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而已矣
若乃如向所云決一去於不可去豈人人之所難哉
特世之乾沒患失者以曠度洪量自擬而曰告君乃
猷裕則甚不可耳恃知愛不覺喋喋又如此百凡惟
情亮不一

再復李西涯書

章舉人林訓導便嘗兩奉書此皆入閣後日月也淺
薄不能避無書抵政府之嫌實亦執事謙退誘之使
言故不覺其喋喋有如此者然尋亦自厭其繁而不
免有既發之悔矣夫以執事平日之愛我教我如彼
其至固非交淺言深之比所謂數而見疎者萬無
此然猶不能無所顧慮若是況於君臣之際未信而
言者乎此浚恒所以為由而逆鱗折檻之所以為難

也由此而推則執事之所以輔導之者從可知已表姪孫舉人趙本便匆匆不悉意惟情亮不一

與陳太守

聞有考績之行雖於吾民不能無板轅之私而昔人登仙之羨實自茲始矣僕自辱枉顧後恒在病鄉所

桃溪

卷之七

六

來幾四十年未嘗有一毫干於官府以為非義之取此心在人雖或未能盡知而天地鬼神則實鑒之且以近事而論十數年前太守阮公實先叔父同年葉公則僕之同年也僕向亦家居情與勢之可干者孰踰於此不於此時干之而乃於今日干之乎僕非惟不敢干於官府雖朝廷之上平生亦未嘗有所干乞所乞恩者惟求退一事而已僕官雖卑亦有俸祿皇隸之給其棄之而歸也初無所抑勒亦無所顧忌乃不於彼自為素餐之利而於此為干人之利乎雖至愚無恥者計亦不出此也且天下之最不可假

者莫過於手書僕書雖甚要亦自與人不同敢望

於各衙諸公處取僕向所干託之書一熟較之自見仍煩追究傳誦之人必加之罪庶杜後患不足道而受囑之名亦恐反為諸公累也今後凡有此等望即監候其人仍將原票差人一同明白立見何必隱忍容容而使彼此同受曖昧汗辱之名乎又聞武通司營與閣下言僕古寺田不肯納米彼雖曖昧以去幸閣下尚在煩即與通都里老一問僕名下若有一寺田則已所有田地皆當入官天地間固自有不可磨滅之公論而此等毀謗人者天地鬼神

桃溪

卷之七

七

其能容乎置之不較固學者事但如前所謂囑託者不無有累諸公不得不白獨不識此等必欲駕空謗毀於人者何哉所可喜者天下公論斷不在此等人也言之可為一笑又聞府衙有軸文亦是僕姓名不知求者何人所為作者何事此又甚可笑也即此以推他可知矣此皆事蹟之顯然者伏乞必追究傳誦之人必加之罪庶足以上昭公法而少慰私念也

復太守文

讀謝病疏暨熱遊鴈山諸記莊重縝密宛然有古作

者之風乃知別後數十年造詣如是其至獨詩與文也哉仰美之餘益覺衰陋者之無似而奔突避舍之不遑奚止讓出數頭地而已哉愧恐辱許刊總山集深荷不棄謹遣姪興孝奉上蓋是集實太守先叔父之意一滯存敬今六年矣不幸至此未得結聚幸執事篤念交好為終其惠先叔父九泉之感當何如哉且首簡未有所托倘辱不鄙慨然命筆見所以刊刻之意又益知造物者不有意於茲山之遭而故遲遲不呈其狀得觀望蜀憫情之所不免諒知愛之深必不以為怪也集凡百五十板已刊十有四板茲取

桃溪

卷三十七

八

以原刻并餘板奉上惟照此行款字數擇其書之工與匠之能者付之仍屬一勤敏曉事秀才監督而校正之庶幾易得完美且不至如舊刻之粗拙也非儀二繼聊表先叔父與僕之為子孫者所以追念祖先之微忱非敢以私瀆也伏惟笑納萬萬相以未期百九惟情亮不一

繳林達平書與陳太守

恃知愛僭有所瀆僕與林亞卿及其季僉憲黃門諸公實托斯文世契故今雖衰病無聊而其子姓往來不絕猶一日也僉憲之弟克乾忽被勢家凌軋將欲

脅取其女通族聞之不勝憤悶亞卿之弟致仕建平司訓膳將率諸弟姪赴訴以白其竟又懼下情不能上達先以書來告於僕僕杜門不步世事閣下所知也第事關倫理義同休戚不敢不一啓口惟閣下其聽之則幸莫大焉僕愚竊謂理虧必明衆怒難犯古今同然上下一道彼其民欲與之偕亡所謂衆怒也衆怒則難犯矣故雖以我生之命而卒不能遏後后之心無罪而滅其國所謂理虧也理虧則必崩矣故雖以三尸之楚而竟足以亡二世之秦今吳氏之挾執林氏之受侮雖非此比然而歟倫傷化則理之墜

桃溪

卷三十七

九

也甚矣辱宗族則衆之怒也深矣及此而不為之處理論法原情定罪以明斷之俾至事窮計極則鋒必難犯勢必自崩不惟大拂民情抑恐有妨政體用是不敢不一啓口惟閣下其聽之若乃情之委曲事之虛實理之是非則有建平之書在僕不敢喋喋所有原書隨此奉獻惟高明其亮察之

復李西涯

日者獲奉六月初旬書具知東白所以責備者無所不至而執事之所以誓竭惓誠者亦無不至所謂翰旋調護之力以為大行之機者端在於此夫豈以小

為恨雖遠意動動不我遐棄而又以不得一見文字
為恨固知賢者所立不專在是然其中之所蘊非此
則無以自見而企仰之深者非此亦無以自慰况交
代之際而俱以文字為職者乎是以鄙心亟欲一見
之為快非有他也且吾台自國朝來官于此者若
遜志靜學二先生固已邈乎不可及矣若逸菴若王
君若吾台翰林之中哀也則極而復將不有望於執
事而誰謂哉執事上師聖賢固不以諸先生所至者
自足而沿河至海若遜志靜學二先生者亦豈可少
哉今其行義勲業卓然在人耳目者舍文字亦無所
與徵是以鄙心於執事之文字惓惓亟欲一見之為
快也蓋將以下吾台斯文之中興以為不朽之盛事
耳執事其終有以教我哉舍弟便聊此奉問草草殊
不盡所欲言百九惟情亮不一

桃溪

卷三十七

十一

桃溪淨稿卷之三十七終

桃溪淨稿卷之三十八

復王齊之

黃汝脩處寄來手書感荷不淺衰病之餘
天台鴈蕩雖近在咫尺亦不能輒到何雲霄萬里復
有相從於此之理哉此特居師廟而思山林之恒情
耳雖然於此益足以見平生之高致然青宮元僚培
植國本正天下萬世之所仰望又何可以輒興此念
哉告君乃辭禮僕不佞不當以此言進也

復余秋崖高南郭

桃溪

卷三十八

十一

求以附噫吾台所稱十大儒五大臣六忠臣若三徐
若二杜若清獻若遜志若靜學諸先生者今其子孫
果安在哉而諸先生之行業文章彰彰在人耳目不
特著之郡志而國史列焉豈固不待子孫而後顯也
抑嘗見秦檜之事乎檜祖孫三世為史官所以為其
身後之慮著至矣今其萬年之臭卒不可得而掩是
天下之是非固自有不可磨滅之公論而何以紛紛
為也苟必欲顯其祖父之善名則莫若取法於舜禹
足矣而何以紛紛為哉彼紛紛者使盡如其所求亦
徒以誣其祖父而已則亦何益之有哉

與羅祭酒明仲

一別幾二十年雖再涉途而兩不相值豈非賢者之見知己之逢亦固自不致邪衰病之餘窮居獨處蓋無日而不思欲如曠昔之一曉高談闊論其何可得先得我心不識故人亦將有同然否也先生子孫之多且賢晚景之福殆無與京僕天下之窮民也孤孫雖幸入小學而幼子尚在索飯之鄉身計茫然所苦者空庭獨坐青山白雲自為賓主一靜之外別無念獨恨平生知己死生遠隔不能不時悵然于耳休致後每欲脩問而苦之良便遂至今詩不

卷五十六

以為罪也匆匆詞不悉意惟情亮不一

與張廷祥先生

龍江之別幾七八年中間雖聞遷轉及歸養消息皆不及一致起居以少伸契濶之私此心缺然日來諒惟綵侍之餘著書談道其樂無涯鐸衰病日甚百念沮廢何足為先生道哉茲因使人往葉方伯處敢以先叔父遺稿奉獻蓋雄文傳布之功不敢不知所自也匆匆詞不悉意惟情亮不一

復吳京博侍郎

與方伯師辭手書以先大夫墓表見屬亟讀再過亡

三不盡言龍岡之表縱不自為亦若如東坡之求如歐陽者而托之顧以委之於僕何哉便中耳此謝免如不即許亦當勉短寒命第恐文詞陋劣不惟不足以發明先德且并為之累耳不然豈敢為知已惜此一舉筆哉情知愛復有所清弊邑三年連遭風旱民至掘草以食死徙未已縣雖申府類皆務為粉飾實不以聞今者縣民動千百計哀號府庭勢不容已乃為一奏猶恐下情不能上達視為文具茲因其所差人去敢此求援萬望於諸公處一達此情祈於必得誠萬幸也夫以天下而視一邑固不足為重

卷五十六

三

輕但四支有一不靈頭目未免為之嘆感况廟堂之憂固諸公之素心也周老先生舊雖辱在僚末今者雲泥懸隔亦未敢率易奉清惟先生力為叱名一言庶幾其可耳人行匆匆詞不悉意百九惟情亮不具

復李兆先

辱正諸作亟讀再過隱然有喬松着根驥子墮地之勢孰得而遏之哉不特老夫縮首避舍而駿駁逼人且將撞破烟樓矣健羨雖然未可遽自足也昔之稱大君子者固其天分之素定然亦未有不自學問中來者况夫天下之義理無窮安有安坐一蹴以

自至於聖賢之極致若夫乃文章家法則趨庭之
際自有肯綮固無俟於愚言之喋喋敢借所寄海釣
先生詩韻為詩一章以答亮之萬

復李西涯

近從章進士處附奉小東粗答悵悵汲引之意惠詩
數首諒亦隨達平生鄙志此亦可見不復敢喋喋矣
九月初拜領 恩命懼恐之餘未知所以報塞已將
衰病實情具告府縣與本布政司乞為辭免猶恐遲
悞茲特具本令家人親帶托家叔謝榮指引一進萬
乞調護此覆俾得終遂首丘之願不至顛踣道路所

桃溪

卷三

四

謂生死而骨肉也豈徒平生知己之感而已哉和得
重經西涯詩二首輒用附達僕之願先生之留猶先
生欲僕之出第所處之地不同故不得不各言其志
耳此亦豈敢為不知已者道哉鄙文數首亦用以答
向者見教之意且以粗代契濶晤言之萬一又豈敢
以不可朽畫之質而故上累執事之教哉今即不我
遐棄視以諸作益髮髮乎有踴躍風亦敢以一詩
相答不識以為何如便中統希報以一言幸甚

與黃大尹

向以杜清獻公薦事奉養尊慨然判決付其裔孫典

豈勝感激蓋吾台自有郡以來先哲之德業文章

顯然在人耳目者清獻公實為之首是雖後生小子
所共尊仰然其墳墓所在向非守土之賢如執事者
擁護備治於異代之下幾何不為強暴之所侵奪樵
牧之所荒穢也哉此僕所以重為感激而復竊有請
也近會張木庵論及茲事極加歎賞且曰車玉峰黃
壽雲三先生之墓俱在西鄉儒地與清獻公者相去
不遠亦皆荒穢不治二先生與清獻公實相師友道
德文章固亦相伯仲也歷考吾台先哲誠亦有過
此三先生者今幸墓地相近脫復慨然同加脩治表
以石門禁其樵牧豈非吾邦千載斯文之大幸也哉
伏觀 優詔屢下凡所在先賢墳墓有司皆為脩治
看守則建以祠宇歲以均徭一二人守之俾勿至於
侵擾荒穢固亦奉行 詔書之一端亦豈徒曰尊奉
先哲為後進之所當然也哉凡此類非簿書條格之
所急俗吏聞之不以為狂則以為腐向非篤好古道
如執事者僕雖至愚亦安敢為是不知進退之清我
草草詞不悉意惟亮察萬

復潘南屏

僕不才衰病久矣諸公不知其然謬相論薦以致誤

恩命之臨凡在宗戚交游中固不以行為勸其
先得我心而為我忠謀者獨先生一人耳古所謂知
己者豈易得哉第僕之不能再出者不過分與草木
同腐耳未必能如先生過為獎借云云之萬一也敢
借重經西涯詩韻草草以謝詞不悉意百九惟情亮
不一

與陳太守

向辱枉過感激之深惶恐無地蓋以威嚴不干已事
爭論極辨上清威嚴自世俗觀之誠亦愚陋之甚不
特可笑可怪而又有取禍之道焉然竊思之郡侯事

挑

卷

本

知我者未信而言則以為謗信而後諫庸何傷哉吾
之所以喋喋不諱不過欲上全郡侯好生之德俾千
里之內無冤民耳郡侯誠平心以思上體 朝廷欽
恤之念而以一民不得其所為已青將不我為忠臣
乎忠不忠不敢知歐公有言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
賢環千里之郡亦豈知無能公其論於威嚴者哉且
威嚴非有可要之譽非有可利之勢雖三尺子亦能
知之僕雖至愚又安至以是之故而上瀆郡侯之威
嚴以自取其禍於宗戚鄉黨間哉是必有不得已於
心者不得已於心而不得不發之言雖天地鬼神亦

將臨之况聰明如郡侯者豈不為之一動心哉僕用
是以不懼亦惟至理所在而曠度洪量當有以容之
耳余弘德姻戚中之最厚者冒雨而來中途而病蓋
亦在懼禍之列出於其情所不能自已者特區區與
郡侯之心恐未悉耳因其行真此請罪伏惟亮察不
具

復李西涯

夏經來辱手書開諭懇至上自 聖恩下至輿論動
千數百言可謂委曲漸次說盡人情矣僕雖情然無
所知芒汗之餘敢不踴躍然思奮以求所以報稱於萬

挑

卷

七

一裁第僕之鈍樸不才雖先生之所素知而宸病百
態通年以來先生或未之知故不自覺其以借汲引
而委曲以至於此也舊病不敢重述別後在南都時
兩腿麻痺率難久立丁祭時忝辱首班最所艱辛故
不得已懇乞休致亦豈徒以家難之故而故為是欺
罔哉致仕以來復感下部疝氣三四年間雖覺稍減
而今龜再作甚至迎送佇立亦不能禁而祠墓拜跪
之際艱苦尤甚蓋年愈衰而病愈甚亦理勢所必至
也但 聖恩深重璫璫當宴然而受心實不安只得
遲遲前來以為進止是用再具情詞意圖辭免新命

仍以舊官供職庶幾少進屋宇以安愚分或者他日
未能報効萬一而疾病發作不可支吾亦不至浪竊
卿佐職名以去猶之可也若又居之不疑雖 聖度
如天不加譴責而僕之愧負死且有餘辜矣為此不
得不備歷肝鬲以陳仍乞於寅長二閣老先生處一
露血情同賜比覆調護俾不至顛踣道路以至上孤
國恩下羞輿論為幸誠萬萬也所有元次山字韻二
詩亦敢草次奉復以少輸未盡萬一之私統希情亮
不具

復傅體齋

排漢

卷三十八

八

僕不才繆為諸公所論薦以致 聖恩濫及芒汗無
地自顧缺然其何以塞天下之望而報 主上之知
况別後舊病日增而年愈暮山林枯朽之狀與廊廟
優游者固自不同又曷敢以同庚論哉第 恩渥崇
深敦勸懇至不得不扶病前陳具情詞懇乞以聽進
止伏望調護庇覆俾不至顛踣道路以保餘生誠萬
萬幸也山字韻佳作就此奉答更乞改教萬、

復謝木齋

僕自分踪跡疎遠不敢以時奉問顧辱手書上述
聖恩下及交誼惓惓懇至其何以堪且僕之不才先

生之所素知况今年愈至而病愈深誠無以藥之
而少致涓埃之報於萬一也第 恩命所臨不敢坐
視只得扶病前來仍具情詞懇乞以聽進止伏望調
護庇覆俾不至顛踣道路以保餘生誠萬萬幸也勿
勿詞不悉意大都已具西涯先生書中統惟亮察幸
甚

復蒲南屏

排漢

卷三十八

九

僕不才繆為諸公所論薦以致 聖恩濫及芒汗無
地自顧缺然其何以塞天下之望而報 主上之知
况別後舊病日增而年愈暮山林枯朽之狀與廊廟
優游者固自不同又曷敢以同庚論哉第 恩渥崇
深敦勸懇至不得不扶病前陳具情詞懇乞以聽進
止伏望調護庇覆俾不至顛踣道路以保餘生誠萬
萬幸也山字韻佳作就此奉答更乞改教萬、

復章秉略

排漢

卷三十八

九

僕不才繆為諸公所論薦以致 聖恩濫及芒汗無
地自顧缺然其何以塞天下之望而報 主上之知
况別後舊病日增而年愈暮山林枯朽之狀與廊廟
優游者固自不同又曷敢以同庚論哉第 恩渥崇
深敦勸懇至不得不扶病前陳具情詞懇乞以聽進
止伏望調護庇覆俾不至顛踣道路以保餘生誠萬
萬幸也山字韻佳作就此奉答更乞改教萬、

積產可以為起程之期蓋前首行取文移至日亦皆具告本布政司乞為回覆勘合又托秦司副兄帶去陳其本草煩辦事家叔瞻寫着家人一進此十一月初旬事也不當達十二月初九日始得吏部咨文茲又專具一本托令親汪大貢帶上煩付家叔一進倘家叔已歸就晚盛价為之此與何司寇事體大不相同似決不敢以無似之故而上累執事也但家貧道阻求一人直達勢亦不能故不得已有此展轉耳僕自度縱不敢違 召命亦不敢違亦須俟一二月間天氣稍和方可從事然猶未知病之痊否與行之能至何如萬乞早為一進得收回 新令少緩行期誠萬萬幸也

再復李西涯先生

春半鮑一鵬去嘗奉小東備言入春以來情況之惡有不可行者既而思之前者陳乞之疏業已行矣為可因此遂止故不得已四月十一日扶僮出門山嶺勞頓隨路將息直至五月十一日方達紹興道路至此甫五六百里而延歷已三十餘日且行且病中間實情即此可驗非敢誣也初意二疏必有一達至意必有矜憫而委曲調護亦必復有如昔者南都

之舉故雖遲遲而心亦頗稍安不意至此始得章達上書乃以迂腐窒礙之言不可上聖竟尼不進恐懼顛越之餘病遂復大作幾至不可救藥上累故人於我之誼故不得已有此懇乞而紹守目覩其實亦復慨然為之陳請惟先生知愛素深必不吝一舉手若得中道生還待盡薄軀以仰觀今日太平之盛則二天之恩當何如其為報哉僕不得已只得在此調養俟大暑稍退迺還家藉常待罪惟高明亮其無他更加比覆不勝幸甚或者江南卜吉之說有成山陰一舸子猷之興未必專美於前也不識造物者能終許之否乎病中言語無次不罪萬、

挑溪淨稿卷之三十八終

桃溪淨稿卷二十九

再復章公書略

訪填舟中... 兼程以副... 奄及月餘... 可救不得已... 得早達之故... 其然哉若乃正月行文八月始到遲慢之罪自有

排漢

卷之十九

復韓吏部書道

排漢

卷之十九

向尋尊諭... 是僕進退之機... 不可強而羈縻... 自知其果不可用... 報願忠之士而亦不失為冀勤行已有耻之人此其

與西涯先生書

昨者重辱階下齋先生特賜枉顧病中不能為禮深用局促又辱以劉老先生之意敦勸勉留僕實何人

受此知遇別後中夜展轉不能自安既而思之感恩
知己昔人分為兩事僕竊以為知已始足為恩安有
感恩而出於知已之外者哉昔者孔子使漆雕開仕
非不知其可仕而故使之也而其自信之篤終不若
開自知之明故曰吾斯之未能信今僕之不才未至
顯有過惡僕之多病亦復隱在腹心他人豈能悉知
獨僕之愚深知其然而不敢自欺耳僕雖至愚不敢
上窺開之萬一先生以大賢之資而見子固不多讓
而又於僕四十餘年知已之交豈有輕重其愚而故
為是羈縻之恩哉始而誤使之仕終而究其未信固

桃溪

卷三十九

七

聖人所不棄也何乃固執始仕之誤二不為未信
悅哉昌黎有言與其有譽於前孰若毀於其後與
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夫不憂之譽未有終
能以無毀過分之樂未有終能以不憂以僕之不才
多病而復強挽之仕惟日加憂懼而已豈能卒保其
樂以永終此譽哉蓋心既在所憂而力又不足以任
於是病日益深事日益壞不惟僕之進退無據有玷
於士風抑恐廟堂用舍失當有傷於國體待其至此
而後言去縱朝廷不加之罪僕亦何顏以立於世
曷因其國請而姑從其所欲哉僕鄙情已具將欲

再乞以重違三老先生之意不敢妄舉以自取辱若
得稍加寬假俾僕再輸其情或者朝廷矜憫而卒
許之誠萬幸也不然扶病忍危恐亦終不能久於
此矣劉老先生尊嚴不敢僭白本齋先生昨已面陳
亦不敢別具惟先生委曲調護終始成全知已之恩
尚不知其何以報也臨楮無任悚仄伏惟照察不具

桃溪

卷三十九

四

桃溪集卷之三十九終

桃溪淨稿八十四卷

江蘇建撫
採進本

明謝鐸撰鐸有赤城論諫錄已著錄是集凡詩四
十五卷文三十九卷蓋李東陽因其舊本再取而
芟之故以桃溪淨稿爲名然瑕瑜叅半猶不能悉
爲刊除也

滄洲詩集十卷續集二卷附

錄一卷

〔明〕張泰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弘治三年成桂刻嘉

靖十三年毛淵增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滄洲集十

卷續集二卷》提要

滄洲詩集序

詩之體與文異故有長於紀述短於吟詠終其身而不
能變者其難如此而或庸言
談語老婦稚子之所通解
以爲絕妙又若易然何哉
吳詩寸後有遲速精粗
之異者而之無所與繫杜子
美以死徇病後必驚人斗
酒百篇者方朝其左苦而
秦少游之揮毫對客乃不
若閉門覓句者之爲工也

是又將以爲易邪以爲難
邪蓋所謂異於文者以其
有聲律風韻能使人反覆
詠詠以暢達情思感發志
氣取類於鳥獸草木之微
而有益乎名教政事之大

清江集序

二

必其識之以知其突奧而予
之以發之然後乃得及天機
物理之相感觸則多不煩
繩墨而右者如詩非難作
而亦不易作也吾友澹洲張
先生於文無所不能而尤工

詩縱手迅筆衆手能及
其凝神注思窮深騖遠
一字一句寧潤焉而不苟用
晚乃益爲沈著高簡主辭
而盡飲其峭拔豪洶之勢
蓋將極于古人而不意其

清江集序

三

遽止也蘇子詩在

國朝必稱高步史季迪合
天下而予之未見決然否以
過之者使先生之同時居同
地無相馳逐殆未知其稅
駕之所而皆不壽以死寧

不為天下惜之哉先生尚論
古人維唐以上猶有所擇
予以一時一郡論之殆非其
志之姑就其所至者三爾
其其恬澹寡欲之心端居
自守之操官雖久而不究

澹洲集序

四

于用天下之所為惜者豈心
是哉予先生同年進士又
同官甚厚先生卒其孤璉
尚在襁褓求其遺詩不可得
後靜逸陸先生取諸其後
子獻以留予家而靜逸之

卒因與謝方石吳艷菴交
生錄其若干篇為十卷文
去偉字儒以付其所部成
有剞劂刻于誰安書成
適以公事上京師請予序
乃為題其編之曰先生名

澹洲集序

五

泰字亨父別號澹洲墨官
翰林修撰卒時年四十五
弘治庚戌閏九月九日奉諡
大矣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
侍講學士 經筵官兼修
國史長沙李東陽序

太倉張泰亨父 謨

四言一首

琴操二首

擬古二首

古律絕句共七十三首

賦一首

詞一首

苦旱詞

祝詛赫怒輦來南隅朱鳥後嘯火龍前驅旱魃
佐威義和啓途赤自隨列丹蓋雲敷大獵寰宇
周遊天衢玄冥深逝句芒遠逋六合塊炭萬邦
一爐天柱幾焚扶桑殆枯驚懼海若號奔天吳

涪州集卷一

山條草木地毛膏腴稿彼苗稼苦我農夫下土
耗歎今人何辜南箕空播北斗乏酤願乘長風
上叩清都請蓐收節橈炎官符覺雨師夢授雷
公袍排決銀漢掀翻冰壺一灑煩賈再消炎瘳
衆朽還榮蒼生更蘇寸衷斯遂千載同娛閭闔
遠穆雲霄遷迂徘徊未往仰望長吁

春日睡起

春眠仍值酒初酣奈可梁間燕子喃好夢斷來
何處續落花風雨滯江南

吳門

萬井烟花繞故都闔閭宮苑自荒蕪江魂吼浪
空雉越山黛顰秋已破吳臺下草深無過鹿城
頭月落已啼烏英雄老去年華在海日曠水
滿湖

婁城晚眺

高城一望思茫茫湖轉婁江入海長遙境到今
非漢縣古倉何處積吳糧鷗棲淺渚寒蘆淨鴈
落平疇晚稻香野水閒雲吟不盡玉峯西面看
斜陽

采蓮曲

涪州集卷一

二

翡翠樓臨鷗鵲水朱簾捲曉香風起靚粧搖蕩
湖色澄一樣芙蓉鏡光裏蒲深柳暗人跡稀麥
歌聲裏雙鳬飛攀紅採綠日易晚夕燈愁對文
君梳金羈白馬誰家醉桂楫迎秋減芳意荷葉
經霜缺舊圓藕腸欲斷絲還繫

初寒曲

金錢弄霜寒淺小閑雲簾朝不捲飄風赴閨
羅袂單翠裊出箱香冉冉薰爐試手龍煤溫半
床衾被愁黃昏芙蓉落瓣荷幹禿鳬鳬還傍南
塘宿

長門春思

重重花盡泣烟深柳暗聲如何清禁裡有此際
賜春

先月樓

十二闌干俯碧流晚涼高處易驚秋一輪皓魄
初離海萬頃清光已上樓玉笛叫雲星彩沒金
樽酌露桂香浮水晶簾外天風度定有仙人跨
鶴遊

送郭用常十七額

南山河崔嵬雨氣更西元大塊鼓高颺蕭條衆

滄洲集卷一

三

步歌有美同心人秋姿皎如月交遊歡不足
手詒明發鵬鵬萬里心駿馬千金骨南北天地
寬好去朝魏闕追餞江之噴霜蹄謾起忽新沽
武陵酒繪出吳洲鰲劍舞足飛觴高歌振林樾
和為兒女情出門搔綠髮仰瞻日杲杲浮雲已
滅波遺心待經綸行矣忠須竭補章堯舜哀拜
首卑雙笏丈夫各有志肯為風塵汨我亦久羨
鰲投釣狎溟渤所思在蓬山道阻不可越憑君
報通津步武承明閣

秋夕

醉起芳齋夜虛簾露氣清冰搖桂月動雲
星行疎草鳴蛩切寒枝宿鳥驚有懷眠未得猶
坐數殘更

秋興

歲晚滄洲遠索居窮愁猶抱古人書秋風破帽
雙蓬髮落日疎烟一草廬楚國山川悲宋玉蜀
州琴酒困相如同時未遇非今日回首江湖思
有餘

西北雲山空悵望東南天地久盤桓漢廷人喜
誅曹節虜塞誰當破可汗四鎮雲移新節鉞九

滄洲集卷一

四

天日照舊衣冠鵬鵬冷落秋溟外只待長風振
羽翰

西風原野歇芳菲猶自登臨趣不稀秋水碧天
涵白鳥晚霞紅樹帶斜暉樓臺幾處清吹笛砧
杵誰家亂擣衣宋玉有才宜自愛悲秋何必重
增歎

江雲慘淡蔽秋荷嘹唳聲中翔鴈過謀食幾時
梁稻足棲身何處葦叢多寒宵不畏衝風日
日應愁遇網羅砧杵深閨人半老塞垣消息
如何

砧聲

誰家寒意早夜急搗衣聲少婦閨中力征夫馬上情野風吹斷續關月伴凄清願與將軍聽開邊暫息兵

寒宵曲

芙蓉露冷飄香玉風翻湘簾弄紅燭銀屏圍護珮瑤聲翡翠樓中人獨宿銅帶水添秋點裏窺窓缺月侵象床起拈金剪指生雪素羅無光純段香就紉欲寫相思意呵凍冰毫不成字梅花消息幾時來翠禽無聲蝴蝶死蘭薰不溫眠未

滄洲集卷一

五

能錦衾疊擁鴛鴦被曉時鴉啼醒少年夢枕前淚積珊瑚冰

送人從軍

驢馬載黃韜沙場去獨遙一心扶日救萬里破天驕夕塞邊烽冷春城野霧消看君持一劍功業樹雲霄

疾風捲高岡

疾風捲高岡吹折梧桐樹驚起雙鳳凰分飛隔烟霧遺鷁落平林白日聲載路生即失風呼嗽以向誰喃鳳去朝蓬萊悲鳴幾回頭念誰將此

聲譜入瓊琴訴持以最初心無今聞新故

思鳳操

鳳失鳳子哀以呼鳳不來子鵲鳴呱呱鳳雖棄鳳子胡棄其雛鳳之無良子雛亦何辜雲海其茫子歲月其徂悠悠我思子君其有知與無

哀鵲操

鵲子無啼鵲之啼号母不知爾之寒飢鳳之怵怵梧高高子爾未能棲天寥寥子爾未能飛爾之能飛子其無忘乎母之思鵲無啼子徒使我心悲号

滄洲集卷一

六

吹笛士女圖

冰簾銀床倚石屏芭蕉涼露濕秋庭貞心試託湘江竹吹向流雲與風聽

梅雨

江鄉五月暑何處滌煩襟葵日遲遲暮梅天忽忽陰野田催雨足風閣愛涼侵不見荷花散陂塘水正深

咏蘇武節

朝持漢家節暮持漢家節存漢家信旌落胡天雪雪中持節苦不惜泊凍折朝光斬沙磧仗

節朝漢日夕風捲寒雲枕節仰漢月節上見韻
顏節下見金闕生當與節俱死不與節別節不
可為衣亦不可為食非能託賤軀所貴為漢物
老去節無恙憂來節可悅不惜少卿持別淚空
沾血三軍可奪帥匹夫志難奪一節萬古名壯
士永激烈

雜詩

貧女昔未嫁幽獨守閨門一朝遠遊子思愛難
具論生世不免別永矢情勿諼遊子偶遐征迢
迢隔寒溫空房難獨居值此春旦暄濃粧耀北

滄洲集卷一

七

里拾翠遊西園寄與東家姬各重平生言

窈窕白玉堂鬱鬱黃金臺迢迢阻雲雪何當陟
重階我有珊瑚鉤可以贈所懷徘徊西北風未
能凌九垓不如飲美酒待月滄江涯

苦雨歎

五月六月雷不鳴風聲雨聲何曾停災天如秋
氣凜凜晝日似夜雲冥冥虹蜺死絕蛟螭聞海
入原田苗不救難斟北斗解人愁欲鑿南山補
天漏

寶劍篇

太白之精落太冶祀融煮秋天為顏鍊乾越砥
刮寒星提起冰泉手中瀉青蛇紫虬未飛掣玉
函寶鞘雷欲裂裂豈得蹉跎壯士心會當吞吐
雄血龍光夜蝕牛斗宮白帝慘淡愁西風地軸
平平穹昊正方知精鐵有神功

河仙謠

銀河迢迢界秋昊碧沙兩岸生瑤草冰輪半浸
練影寒兔杵聲乾桂花老錦鷄宮對烏鵲橋鸞
車輾雲天女嬌河西郎君雙髻小牽牛畔烟種
蘭若翠帔仙裙笑相遇星羅斗帳穠香護羸女

滄洲集卷一

八

次簫慶合歡羿姬獨宿啼清露天上恩情惟此
夕求巧女兒那刺促踈鳥不管經年忍須臾飛
上扶桑枝

嘆別者

落葉分飛渡江島江上離筵對秋草千觴不滌
寸腸愁強作壯顏心已老一夫從征邊海頭三
千賓客無能留在家莫嘆行者苦門風易樹身
難謀君不見金瓶玉枕人皆愛東隣買取西隣
賣又不見華轅廣廈交先輝前主拋遺後主誰
人生少作子孫計千里萬里難相隨

徐州呂洪洪

巨靈劈斷大山根一派洪流浩劫存萬虎嘯風
搖地軸六龍驅雨過雷門馮夷窟宅愁波涵水
帝鑾輿向海奔人力易窮天險在英雄回首合
銷魂

徐沛道中

滿條徐泗路野望少人烟瘦馬嘶長阪飢鳥落
遠田葉聲秋樹裏帆影夕陽遠便合乘輕舸沿
流上濟川

京館與郭吳二友夜話分韻得明字

滄洲集卷一

九

鍾盡山城斜月明一宵佳話十年情霜風不畏
寒欺客賴有綠袍舊日盟

京館呈徐文量同志

我來都下初為客家在江南未說歸旅寓不堪
長悄悄交朋莫厭故依依經短褐知寒早欲
雪關河見鴈稀共喜梅花消息近不妨傾酒對
朝暉

旅思

一別吳州鄉信疎辛勤羸馬客夢都狂才自嘆
千微祿薄命何勞謁大巫天濶塞風吹鴈斷夜

寒關月照人孤朱門未了彈冠計早夢扁舟去
五湖

寫懷奉吳昌儀

海國秋高鴈影分都門回首悵離群山川歲盡
邊風急城闕天清暮角聞遠道鶉衣愁塞雪高
堂鶴髮隔江雲貧干祿養真堪愧不謂同心亦
有君

寄挽李文耀先生二首

片玉含輝落九淵青袍今見誤才賢

天門罷謁三千路雪案虛留二十年骨肉早傷

滄洲集卷一

十

無怙恃箕裘誰復嗣流傳蕭條故館殘經在長
使諸生哭鄭玄

鵬路迢迢不見君雙揮雪涕濕青雲劍埋蒿里
千金棄火烈崑岡片玉焚花院啼鶯窺伏枕草
堂幽蠹蝕遺文昔遊多少詩情在山海淒涼正
夕曛

寶節堂手卷

妾家錢塘濱蛾眉照秋島十九適洪郎棄妾何
能早苦懷三月春生兒似郎貌但願兒有成不
惜朱顏老兒孩郎有傳妾老終自保願依陵上

何不學丘寧憂心天地知自節以為寶

春思

暖雲吹雨過蓬萊九陌風光照眼開公子春羅
輕浣酒美人彈髻不沾埃花隨玉馬看山去柳
插香車上塚回惆悵西山夕陽外烟綿碧草繡
金臺

為客京華秋復春故園回望杳迷津清江白石
鷗無侶碧瓦金堤花惱人曲曲宮泉留飲馬絲
絲御柳拂行輪天遠更自饒風景莫漫傷離重
損神

傷春曲

滄洲集卷一 十一

東風吹春染柳條晴花捲雪烘不消陌頭小輦
輕遙遙綠波無情漫藍橋小雨生寒暖猶薄盡
日無眠倚朱閣昨夜梨雲入夢香腰肢舞困軟
鞭索

春寒曲

鞦韆索上顛風生儂家小院寒輕輕柳眼低回
曉凝碧花顏欲破春無情半捲朱簾羅袖薄芳
塵妬繡窓間落安得巫山十二屏飛入瑤臺護
春寒

寄武鎮海用韻

別來天外首重回懷抱那能一笑開關樹夜懸
千里月江城春老幾枝梅騷壇久羨驚人句慕
府遙憐作將才應笑腐儒成戀闕東書蕭瑟傍
三台

春晴即事

古薊稱堯甸
今皇亦聖人詔書憂不雨使馬發殘春西域珍
須貢中州賦合均群公幸無事誰復諫書頻

見燕

滄洲集卷一

十一

垂楊欲暗柳花稀今日他鄉見燕飛處處御泥
矜霽雨雙雙掠水弄春暉江邊舊宅曾為主天
上新巢亦共依老我宦情兼別思秋風應羨社
前歸

風沙篇

大塊為誰忽爾愁浩乎長噫吹九州捲起寒沙
地側立黃河高飛浪不濕共工怒氣觸不周石
斷天傾五丁泣羲和失色蚩尤舞颯踏陰山嘯
群虎安得猛士移八溟霈作中原洗天雨

端午

東館榴花照眼開端陽角黍薦盤來新蒲綠對
它鄉酒細雨黃思故國梅山沈罷觀戎馬戲侍
臣還錫采絲回感時莫作悲湘賦

聖代何曾有棄才

公無渡河

旨酒沒繩火燎蛾猛虎落坑烏投羅不用爾命
柰爾何公無渡河河邊無舟河面有波蛟龍餓
欲吞黿鼉公無渡河竟渡河旁人永嘆婦涕沱
安得河水乾求公墓此河之阿封之樹之警其
他

滄洲集卷上

十三

夏日張氏西館寄吳鼎儀五首

客心軒冕外林色市城中竹簡長消日絺衣不
拒風補巢來野鵲摘果任隣童樂境無勞擇誰
云吾道窮

背屋千章樹通林幾尺溪不時聞鳥雀無處着
輪蹄山果垂枝折園蔬秀甲齊交遊阻炎熱何
日此分題

城中閒地少不謂此幽便洗眼千章樹開心一
鑑泉翠樓純作銅駝馬玉為鞭應笑虛齋裏楊

惟尚草玄

樹隔黃塵淨陰生朱夏寒時來稅征鞍聊以掛
吾冠洗菊憐孤翠攀葵惜小丹瓜藤無意絡日
任繞斜闌

落日靜蟬響涼風生樹頭林花自開晚客髮已
驚秋芳意芙蓉近溪情幽蘭幽愛吟吳季子清
景肯來遊

秋夕

秋風向東發夕日仍西斜鳴蟬戀餘暑歸鳥背
殘霞遊子在京邑挂劍悲物華珍重故山月飛
來此天涯流光勸卮酒潦倒還憶家迢迢江海

滄洲集卷一

十四

夢泛泛星河槎道逢採香女為余止浩嗟君看
桂枝露滴着芙蓉花

七夕二首

客意騷秋早星河入夜清人間那契闊天上亦
息情不用求殊巧深拂拙此生君看半輪月三
五自圓明

秋至銀河耿天清玉露濡素蟾斜欲墮寒鷗自
驚呼牛女年年會嫦娥夜夜孤乘槎誰氏子的
見此情無

蝶女

經年啼玉打今夜喜清秋頗賴福遙觀相逢河
畔牛露裙香霧隱星限采雲流莫吹嬌娥寡明
無別愁

月

一年十二滿獨照幾千州今古從人看江山只
自由桂宮開永夜燕杆靜高秋耿耿嬌娥撫何
曾羨女牛

共鼎儀宿文量館

一宿故人館迢迢秋夜長露華清破夢月影白
翻床徐孺吟能好吳郎病不妨直懸紅日上客

計各給

滄洲集卷一

十五

題溫東中紅梅寄壽太倉張撫軍公美

色借蟠龍氣覆蘭蕙根應自赤松壇春融雪水

珊瑚淨影落霞觴琥珀寒枝客絳綃呈舞袂蟾

蜨玉貌靈丹奇標贈與長年者竹枝屏上倚

醉翁

照鏡

少年不與鏡只是少年時鏡中面到頭西
是誰

風人

成溪風急數條船樹帶殘霞未和碧草先愁
暮芳期準又到黃花孤館清秋別無長林落日
歸鴻故園回望隔風沙海色深漁棹石橋鷗
渚通潮沙溪堂小竹裏人家昨夜夢中歸去覺
來仍是天涯

寄吳鼎儀

天涯裏葛易經時多以閒情惱夢思碧樹驚風
回夜館綠荷涼雨泛秋池故人多病誰相問
聖主深思敢自期垂白倚門俱有待青年薄祿
未應辭

滄洲集卷一

十六

足夢中起句

挾笙吹鶴渡瀛州霧濕雲窓玉女留夜半酒醒
人不見滿庭明月桂花秋

無題

山自蒼蒼水自藍可憐蘭珮委江潭仙遊不到
中原外客計長留北斗南秦管幾年誰楚鳳罵
絃無調怨吳蠶桐應天上秋光好桂子香清玉

露醺

食玉黃子

京中每對及時果到手未嘗思吾親而歲已不

受敬客碗出數實今嘗新非非李亦非亦下
辨小物真遠人問之其名玉黃子見之慣者
自珍桑皮均黃脫深蒂細肉醴厚封微仁金
掛樹鳥應怯蜜房失味蜂休噴熱腸清冷貯
雪渴心淨洗無埃塵回首翻嫌故山物托多
核梅酸唇安得携將致膝下百年老齒生華津

長門月

月滿長門秋思多起焚香炷問嫦娥紅顏可回
君王寵不惜靈丹奈爾何

昭陽歌吹晚風移金屋春寒獨睡遲何似西宮

滄洲集卷一

十七

楊柳月一彎猶以妬娥眉

擬古

羲和鞭六龍騰東轉南脩西頽縱今三百六十
五夸父更勞迭步追不回遂令風塵間易老英
俊才欲揮補天手五色雲深天不漏欲掉下
舌一統江山無斧裂况乎雷霆壓面虎豹跋
摧心魂未敢揚眉向天說昨湖龍已飛蒼梧
空啼結繩垂裳在何許瀟湘洞庭波渺渺我
臨流吊千載一葉因之弄雲海焉能久曠三山
期坐使朱顏為秋火

對易有懷宜卷先止

秋堂閑卷對羲皇記得臨年侍講席戲納已知
才調短趨承無柰道途長青山古桂含涼思滄
海遺珠耿夜光仰止西風重感激空絨慚與塞
鴻將

寄奉鄉先生胡友蘭

夙抱童蒙質從游啓迪新乾坤難報德江海易
隨身一別壇前客長懷席上珍未由操几杖詎
鬢恐垂銀

寄居竹隱者

滄洲集卷一

十八

先生不出戶天下事還知詩寄城中弟經傳膝
下兒北窓當暑即南畝及春當應吟征逐客陷
陷何所為

開武鎮海總臺上軍作詩志喜且以寄贈

幕府新交疏侯門舊剖符

命回天北極威靈海東隅節鉞兼殊鎮聲華重
兩都平生好文意應不賤狂儒

憶三兄

秋風刮天雲不破連昏雨脚嘈嘈墮旅館寒鴉
清對書憶着我兄難穩坐我兄昨攜場屋災直

自山東遠未過臘床彌月今在途值此得無寒
興餓况恐官漕歸路遲取遲不曾趁蓬航晝行
定買何處殮夜投可藉誰家卧我雖在客猶在
屋在途豈免泥塗浣父号母子抱復提生我與
君不易大今日天涯不相及延頸含啼劇無那
但願骨肉長相親何用高官與多貨

思親

天清朝鴈又南飛秋晚江魚憶正肥碧水不隨
張翰舫青雲多負老萊衣風霜短杖鬚應白砧
杵高堂力恐微聞說吳田歲豐稔諸兄甘旨未

應遠

雙桂賦

練色洋洋其東号導嚶渾而注漢苑喬木于時
處号有南州之雲仍承厥先之流澤号鵲德馨
之充庭叢桂株之雙峙号口欣欣而向榮鍾太
和以深培号奚獨假乎地之靈方春日之載陽
号桃李耀其偏反爾含英以需時号豈句芒之
蔽覽修百卉之具脚号招搖指乎西昆蟲風霜
而並秀号冽氣摩乎蒼烟糾碧幹之鑑戛号傲
珊瑚之交柯染泥泥其慈蒿号萃翬翠号淒淒

滄洲集卷一

十九

自驚羽翼而對舞号蒼血夭矯其相拿蕭清虛
之欄檻号髮鬢姮娥之家劉鬻靈而綴苞号亦
離離而放葩号中方離正之淑号殊或難而或
丹鳳踰踰而欲下号觀金粟之可殮宛仙妾之
聯袂号舉環珮之珊珊號不聞乎夜泣号何絳
珠之紛紛号颺轉而赴閨号齊渙發乎奇芬号
薰蘭之鬱馥号隱荃蕙之益韞宜楚鬋之諧騷
号將進列於椒蘭彼尋常之草木号合縮足而
歛顏且儼美而相鮮号招玉質於風塵弄華月
之娟娟号愛秋色之平分信皇穹之無偏号沐
湛露之孔勾匪一本而連枝号胡臭味之劇倫
顧不狹其兄若弟号友君子於歲寒抗松柏以
後凋号夫豈同援與棘榛醜鄙林之孤發号將
竇園之比隆矧篠簜偕色号亦既登于虞官
懿聖芳之當貢号孰云思而弗庸隸華華而極
摘萸号曷不申歌以載頌辭号桂樹雙枝号
之易彼美人擬其笑于青雲号奏琅琅排瑤圃
号參翺翔薦玉食号承明作柱石号總章樹
号汗簡終千古号有優芳

送金生楷

滄洲集卷一

二十

丹山鳳鶴下輕飛去拂滄流刷羽衣
舞舞却來天上覽朝暉

漢宮詞

被寒燒盡金香侍女無言立
床一様
停漏點南宮夜短北宮長

送胡器美

主馬燕臺暮長歌一送君
高楓明夕照遠鴈沒寒雲
贈別那無劍論文自有文
驂騑暫屈膝千里會空群

明妃怨

滄洲集卷一

二十一

黃金不買美人圖
留得傾城事羯胡
翠屋有春寧失寵
檀裘雖暖若為娛
琵琶淡落邊風苦
環珮歸漢月孤遺恨
沙頭封骨草年年青似眉
陵無

八倉張泰亨父 譔

遊仙詞十七首 四言一首

擬古一首 讀史顏語二首

古律絕句六十六首

遊仙詞

客邊獨夜寒清寐少離懷欲想不無亂
諸心因作詩擬遊仙體使心有所繫然
皆隨意率成真耶妄耶醒耶夢耶不自
知也亦聊以陶吾情和吾聲焉

滄洲集卷二

一

扶桑帝子快彎弓百發金丸赤水東驚起北溟
双巨翻等閒飛到九光宮

十二瓊樓麗紫清銀河隔座瀉秋聲翠鸞扶起
瑤臺月人在仙家第五城

海風吹細蔚藍天山湧芙蓉月湧蓮對對凌波

塵轡小相逢多是水中仙

蓬萊水淺不容舳欲借瑤池養六鰲王母裁書

報龍伯仙源祇好灌蟠桃

龍女携筐到日南扶桑摘葉飼冰蚕縷絲倩得

故人手為織紅綃製舞衫

仙人天上好樓居門外離離種白榆一曲洞簫
吹向月夜深驚起海中鳥

魚軒碾破水中天霧鬢風鬟從列仙鼙鼓驚
敲向月洞庭君女嫁涇川

碧沙瑤草帶銀潢天女停移夜采香也覺九霄
風露冷不裁雲錦寄牛郎

熊盈娘子薰雙成王母前頭一對行天陌偶逢
秦弄玉相將鳳管和鸞笙

蟠桃熟醞九華漿阿母臨池不自觴已賺穆王
馳八駿又教青鳥報劉郎

滄洲集卷上

二

廣寒宮殿月中開誰奉君王到上來朝士無緣
攀逸駕只聽歸唱紫雲回

二妃天上遇重華錦瑟瑤琴藥帝家世上狂夫
休浪想對樽蒲闥紫蘭花

鶴笙鸞駕隔蒼烟天上那知更有人不向九霄
歌白雪怕人知是小詩仙

金闕西廂玉案前衆中誰是掌書仙欲披小券
支風月借與琅函五色箋

紫泥壇上火流紅夜半天神降竹宮玉器七千
陳湛露翠蛾三百舞靈風

幽省主人來白龍老劉顛顛太山封天籟亦解
讓捷足莫怪凡夫爭長雄

楊回不嫁倪君明東島西池各自行從女九千
公有伴任他青鳥自逢迎

冬夜懷鼎儀

北風吹盡塞南秋夜色將寒入弊裘霄漢壯懷
三尺劍江湖離思一孤舟葉城鍾定星霜閣醉
筆詩成月滿樓遙想榜頭吳季子槐書方旦夢
伊周

酬吳鼎儀

滄洲詩集卷三

三

雷漢惟應翔俊髦隨行那意及吾曹桂林秋曉
多鳴鳳蓬海春晴孰踞鰲譯貢已昭文德致羽
書猶勦

聖躬勞漫舉董黃輩華茂要見伊周事業高

雪晴早朝

長安陌上早趨朝封馬衝寒雪未消凍鳥候晴
鳴御苑素華凝瑞璽宮梢氣凌仙仗朝儀肅光
冰龍機曙色饒回望蓬萊初日麗五雲常殿擁
璚瑤

秋官徐郎中謫戍鐵嶺有歲而作紀情寄

顧不必寄

黃金多坐見悔吝生胡為當此際儉者獨

亦署郎崑陽秀早登甲第名玉壺置秋臺刺

煩刃離硯神如拒幕謁公事恒朝兢昨日

九重恩今辰千里行出門試荷戈羸馬慘不鳴

妻子竟誰託幸衣甫吞聲脫釵解弊襦勉為飢

渴營江淮隔親舍日暮浮雲征玉關饒冰雪鐵

嶺愁旆旌平生赤心肝肯替白日傾尚願此白

日長照渭與涇莫令黃河水滔滔不敢清

冬曰旅懷
滄洲詩集卷二 四

偶來彈拂貢生冠過眼京華兩歲寒食細吟詩

從劇瘦不多飲酒適情歡西山爽氣凌看劍北

關晴雲對倚闌時有鄉人覓鄉信臨書無語只

平安
讀吳鼎儀西山作

才華聲勢貯高懷吟到西山句句佳白雪有聲

鳴翠竹清風無迹下丹崖玉璋錯落陳周序千

羽後容舞舜階試問當時諸作者幾人音與少

陵詣

賦得

昭代難為事隱淪也隨時輩走清塵吟邊柳絮

金城雪夢裏梅花玉笛春青火同心懷舊侶

雲驚意見佳人東風吹破銀河凍會路仙槎理

釣絲

哀王生詞

風伯肆雲災靈妬才玉焚崑岡松顛徂徠驥驥

毛燎鵬鵬翼摧殘感犯奎成此禍胎嗟若王生

遂罹凶灾朝躋春闈暮遊夜臺豪氣烟息壯心

山頽十年孤憤一聚寒灰弟撫遺息妻封殘骸

春風綠草秋雨蕭蕭焦桐絕絃漆燈殞煤歲暮

云暮魂招不來腸斷青雲淚崩黃埃故人尊酒

長辭永哀

擬李陵執蘇武

酒酣樂謾作子卿吟我解車于欲待君漢且不

得歸艱難無人境信義誰當知汝豈無兄弟誅

罪早自惟汝母已辭堂汝婦更結縭其諸男不

行存亡安可期人生如朝露何自苦如斯陛下

安危固難料于當復為誰

武心昔在漢金家蒙主恩父子無功德墜下
不稍置位列將間進爵通侯尊常願塗肝腦
圖報乾坤今日得殺身甘心死所安而況臣事
君猶子事其親死事無所恨願子勿復言老耳
不復聽自分已死入請畢今日歡效死君之前

感興二首

真宰匪雕琢群形竟然存仲尼躬刪述代彼天
不言光明齊日月簡易準乾坤後來文章士
墜徑日以繁疇能抱遺經沿流討真源沛然書獨
悟弗俾道彌昏

滄洲詩集卷五 六

歲序忽焉暮寒威起重陰碩果委霜風生意幾
莫尋孰知微陽體潛養九原深幽探本無績寂
聽詎有音積之既彌月依然見天心子夜善端
發畫頃防外淫

除夜

異域新年盡空齋坐夜分亂書移燭整殘稿就
爐焚春意星初準寒聲玉漏聞親庭分歲酒惆
悵獨離群

元夜

綵袖東風惜遠離玉京歌酒重追隨一年華月

初圓夜九十春光漸暖時鴛鴦帳明燭燕窩整
山嵐暇賞龍池侍臣載喜
天心豫應進蓬萊萬壽卮

甲申春

玉几遺謀屬縉紳

綸音出震物皆春清羣悉罷虛留使當路重開
覈論臣才遺珍奇歸再貢直教飛也飛湯仁鍾
山世德殊和遠益見燕臺王氣新

傷春吟

陟西山兮望崑陽川渺渺兮塵茫茫東風起時

滄洲詩集卷五 七

鴈北翔我欲南征關路長豈為川無梁亦見車
有兩榮名戀人歸未遑子遠行兮親在堂記年
歲兮七十強忍髮變白朱顏蒼承歡會舞斑衣
裳指兮仲兮苦奔忙山東之兄亦風霜庭隅久
別芝蘭香夫當竊祿婦去七齊眉負糟糠結夢
啼鴛鴦林間驚鶯聲嗶嗶可能識爾鳳若鳳東
流水背西斜陽游絲柳縷搖春光搖春光殊未
央浪花吹雨紅浪浪胡為踟躕重自傷天涯春
草年年芳

京中春

東風東多少春愁盡開

東閣奉試時雨

連日欲晴暉春雲覆芳甸東風吹雨來物色忽
而變池催戲鱗出林緩流鶯轉平原何萋萋細
草綠欲遍沃野饒豐麥吾為山農羨萬物生及
時造化於斯見

東閣前試後口號

東閣前頭捧試題東郊時雨未成詩詩成午殿
春雲合小雨留人退食遲

萬松軒

軒前軒後萬株松翠雲蒼烟杳藹中澗壑高屏
風浩浩虬龍欲鬪雨濛濛垂蘿滿地歲月遙密
葉生寒炎暑空我欲相過就林吏莓苔石上弄
絲桐

題畫

過來新雨江逾綠飛盡白雲山更青萬古閒情
付高調故人珍重洗心聽

翰林和吳鼎儀見寄

鳳閣前頭碧水西翰林高致拂丹梯春深細柳

鶯千轉日午長松鶴並棲講散玉堂花影靜朝
回青瑣珮聲齋仙郎漫有同官贈雲裏飛來錦
字題

土城

層巒疊伏土城陰瞻拜塵埃痛入心淚雨欲添
銀海濶愁雲偏隔鼎湖深行宮不復傳
天語輦路空聞度樂音回首
神京壯天險萬年靈祚付
當今

送沈仲律主事南禮部

滄洲集卷二

九

沈約高才人共稱臨岐欲贈竟何能一尊醪醑
傾沙苑五月仇穉去秣陵曉珮暫違清禁月春
曹遙貯玉壺水風流燕寢多佳句千里懷人鴈
可憑

題畫竹

九疑山碧楚天空江上佳人思不窮日暮南陵
脩竹冷鷓鴣聲裏起秋風

菊坡卷

搖落衆芳歇其如秋興何顏然倚閑庭叢菊滿
前坡秀色引佳氣日夕南山阿和露餐落英陟

心違暮非蹉跎未須絃雅操聊復竟此歌

東風

最是東風管別離年年吹發綠楊枝行人去日
曾攀折每到春來有所思

採芝圖

山中過雨藥苗肥野老尋芝踏翠微紫艷倚風
迎曉扶冷香和露濕秋衣石田雲淺無勞種蘭
逕人稀自顧難得向清時養眉壽療飢寧羨首
陽薇

題畫

滄洲集卷二

十一

千尺飛泉萬疊峯濕瓊寒翠落空濛山翁濯足
弄秋礪長嘯忽來天際風

送戴廷珙進士憂歸

目斷南雲哭母歸歸時還著母縫衣千里征途
後哭盡啼痕終比線痕稀

哭年尚書

一夜文光復地曹六龍飛處失賢豪劍歸秋水
中台折屐斷春聲北斗高一代衣冠推鯁直三
星落照無光燭勞鼎湖不隔高靈應從先皇醉

贈別蔡時中溫州注府

南客之官去浙東永嘉山水儘相容城當斗口

雲生墨寺落江心浪攪鐘松院一琴同吏隱花
時五馬勸春農朱應別駕淹高足漢署人多識
蔡邕

贈市隱

人皆事榮進公獨事隱居人皆隱丘壑公獨隱
城隅貴適高尚情所擇非所趨門外自喧雜屋
中自清虛有山列屏几有水環階除不許謁王

滄洲集卷二

十一

公亦不交庸夫吟弄石上琴便倒花下壺此樂
殊已多恐復為形拘至道了不煩達人與為徒
來者如會得天地吾其廬

象峰掃松送林進士誠

十年書劍五雲遊旅夢時常繞故丘天上朝回
龍闕曉越南歸去象峰秋松門月靜藤花老石
逕薰風荔子稠此地仙翁盛親舊相逢情話疑
消憂

永思堂卷

懷華始秋凋衰草忽春源而何丘龍間逝者無

還頭夕露消芳蘭燕鳥叫風木上堂音容通下
堂愁緒續何以慰遐思中庭有慈竹

重慶堂為徐進士志文賦

海色動天姥春華耀鰲峯下有仙人居曉堂佳
氣重靈椿蔭喬枝慈竹茂萱叢鳳雛當皆立紋
衣舞蘭風風吹恩凌雲騰起攀飛龍金英分玉
露千載渥芳容

挽芳梅屋

方千往日住山林屋近梅花不用尋冷蕊疎枝
工部宅暗香斜影老逋吟一從遼海飛玄鶴長

滄洲集卷二

二

使羅浮注翠禽風雨驟宿賓客在死生誰保歲
寒心

桑榆晚趣送括蒼金僉憲

寒暑迭司化功成者潛徂歲晏不回駟長驅稀
坦途知止懷昔人東門歸二疎榮貴輕弊屣名
聲重璫璣令我望行塵先達去此都秋征迫故
里落日在桑榆高影集歸鳥清陰散溪魚親故
候中林兒孫戲前除俯仰足容與永釋纓綬拘
水必昨非同反茲辰愚壯勤老以息此道安
可喻倪彼縻好爵空言誇五湖

金臺懷古

燕昭昔好士高築黃金臺卑身事郭隗賢路從
茲開豈不得幸行樂毅延雄才感激東破齊呼
吸成風雷信義傾諸侯其如惠王猜韓趙失神
駿委師任驚駘兵頽火牛下宿恥除復來荒哉
築臺意長使後賢哀

振衣上燕臺倚劍臨易水蒼茫夕日低蕭瑟寒
風起憶昔呂秦強諸侯忍陵毀韓趙且淪歸燕
并欲何恃厚禮遣荆軻讐秦雪餘恥壯士果不
還西兵下千里棠陰古廟社一旦隄榛杞已矣

滄洲集卷二

十三

復何嗟四海今一家

題友蘭卷

寒裳涉芳砌抱杖凌幽岑叢蘭似相引沅香被
簾陰光風吹紫莖一咲詣素心想茲青苔石為
彈朱絲琴楚調得新賞魯絃有知音日暮不能
別佩之間重襟永言託末契市道空黃金

宿鴈圖

理倦霜毛宿晚汀旅魂應自繞秋冥西風莫攪
葦葭水月苦沙寒易得醒

送林先生歸老莆陽

翰林學士太常卿老去高懷近名檢過圖書
與驥短解還纓弁一身輕碧沙江路聞鷗引黃
菊山莊稚子迎紗帽去隨松石坐依然林下古
儒生

送寶應周秀才邦慎

周郎別我出京國沙上雨晴雲未收按劍長歌
勸盃酒千林葉下風颭颭深期努力在黑髮不
用搔首悲清秋君才磊落自希有君家兄弟後
寡儔玉樹丹荆去輝映深山大澤休淹留我拂
星辰望溟渤楚社湖光清可越華老書齋隔暮

滄洲集卷二 十四

濤何人吊古蘋花發一聲哀笛啼老蛟萬斛明
珠墮寒月憑君拾取報飛龍青眼相思倚雙闕

蘇門蕭節婦

未嫁有二親既嫁無二夫為母當訓兒為婦當
事姑婦人自守真豈要名譽數婦人不出閨豈
要旌門問願言兒有成持此登仕途為臣若周
公弗謂忠有餘人間有是母當為婦中儒

仙桂堂為閩門周進士賦

十友盡非凡卉匹桂華何獨傲柳仙葉分孔翠
三山羽客齊神鼎下不攜丹客夢月

寒偏得素娥憐秋堂好去餐金果吐作珠璣貢
九天

感興

姬王華殷正十有三年春一月初建子我師逾
孟津功成定爵王國有載筆臣時月既皆易殊
商亦起秦魯史號春秋曆朔諒已陳仲尼發五
始舊文多所回夏時冠周月傳者恐迷真加王
著一統聖筆斯延親吾師紫陽論庶以昭獲麟

冬至早朝

九門初開珮珞珞仙仙仗徐開傍玉闕動地歡聲

滄洲集卷二 十五

呼萬歲履長佳慶錫千官雪殘宮樹知春早日
上龍樓散曉寒朝罷似聞周太史五雲書瑞泰

金鑾

清風林為徐屋隱題

塵禱五更夢得句頗亦奇閑中讀周易清風未
伯夷晨興值徐史過我索新辭曰崑有可人繪
贈江南枝摘言清風林湏子吟寒安獨語何竊
苑琅玕鎮參差墮篠凌激湍古板貫荒陂此君
聖之清好風時復吹炯雨忽飄散萬梢紛陸離
秋聲發中堂解色屏間滋石壁以鑿犀野陰凝

欲垂似聞幽靈語起予千古思重華日去遠洲
水愁蛾眉鵲啼未休鳳馬來何遲也賢弃體
法六逸忘謝嬉往者不可諫龍飛方在茲願截
伶倫簫譜以吉甫詩張樂近穆清以報軒轅知
勿令雅聲輟負此休明時因圖寄斯作願與三
益期

雪宿鼎儀據事揭題留四絕句曰呼童抱

子圍爐掃雪

雪花潛入酒易冷硯水不來詩已成呼童熱酒
急持硯醉寫一篇羈旅情

滄洲集卷二 十六

雪窓燈火舊交期童仆看成抱子時借我置渠
吟膝上為君教誦狀元詩

君家兄弟坐聯璧我亦偶來參片氈地爐酒暖

夜開酌爛醉不知風雪天

凍雲壓屋醉菟醒白雪洲庭詩思寒出門試掃

貯冰枕取便竹爐烹鳳團

雪晴馬上口號

雪壓黃塵馳道清曉天欲霽凍雲怪長安馬上

江南客詩骨凌寒獨自行

題田畝醉歸圖

村酒香甜魚稻肥幾家留醉到斜暉牧奴背拽
黃牛戴兒子傍扶阿父歸髮短何妨花插帽身
強不厭布為衣天寬帝力知何有但覺豐年醒
日稀

題襄忠錄後

將軍報國殊韓烈丞相興師亦苦辛萬里殲胡
絕唾手二王存越且逃身謀強不敵和親議勢
蹇仍遭忌嫉臣神岳緩頰天可勝文山終與國
俱倫

翰林清宴賡韻答李賓之

滄洲集卷二 十七

珠玉林高俗鳥稀銚然羣鳳總知歸宴開詞館
歌春雪酒出宮壺泛暖暉金馬才名雖繆忝蘭
臺宿契音相遠青霄萬里初飛動潦倒還應惜
羽衣

元日有作柬一二同志

流氣自寒暑渾天無停輪義御還初驪人時復
從寅歲功茲託始道體固長春所悲年忽長日
邁德罔新飛龍肇乾元濡恩浩同津大業公宇
宙斯文炳星辰虛懷謝知已勵翼成吾人

早歲詩應內閣試

玉律初收候星杓早屆寅

九天雨露潤四海陽春芒節流坤載義駿

日輪色移紫木漸聲發隱雷新壙澤龍蛇起豐

林萬壑翻九農興力候萬姓協和辰鼓舞豐

齋陶鑄入大鈞吾皇被蒼玉垂拱聽同仁

春和葉郁憲領北邊後寄來二首

春日早朝

奉天門

烈祖神謀遺厥孫百官承化一人尊重華出震

初登極萬國看春復啓元在戎方勤恭默念安

滄洲集卷二 十八

遙端賴老成存

奉天門下

天顏近應解霜威領

聖恩

乞歸未遂一首

霜簡朝回賦式微可因清世夕烽稀龍沙羽扇

方移鎮屬渚漁竿漫憶歸華髮重為

明王用丹心月與昔賢遠燕聞感激防秋士認

得參謀舊錦衣

正月十一日迎

大燕還山南刻

仙仗朝元拂曙回清塵不動九門開鑾輿日月

旌旗擁劍履星辰將相陪八駿危龍行復道九

韶迎鳳上蓬萊詞臣擬獻明堂頌誰羨甘泉作

賦才

早春遊望

東風引醉眸春日看皇州遠色移官樹融冰走

御溝島晴蒼嶽出城暖翠烟浮靄納懶無補年

年歌宦遊

送人歸越中

滄洲集卷二 十九

驅馬踏芳塵朝珂散紫宸自沽燕市酒相送越

溪人碧盎川光霽青歸野色春官橋柳初發莫

遣贈行頻

春夜宿翰林有懷

暉暖春回斗餘寒夜歛風宦情都卷在別思

幽尊空月近虛窓白燈昏落燭紅佳人隔瓊島

幽夢可能通

新淦劉氏西野草堂卷

別墅為堂倚淦溪林高日靜草簷低江湖此地

隱龍臥車馬何人共謝安虎臥山外色近金

憶聽竹雨聲齊百年詩酒昇平裏應覺風光過

襄西

題趙仲穆墨竹

蒼溪風月未應孤渭水丹青不鳳雛不試彩翰
飛動日幾多毛羽落江湖

莆田楊主事乃翁挽

陽城老鶴翻空去年落鳥山石上雲秋館松筠
猶故色暮庭蘭桂自清芬吟邊興與摧頽盡死
後名因考友聞百畝膏腴祭田在阿僮猶記課
耕耘

滄洲集卷二

二十

沙窰春潮為華陽李進士宗達賦

華陽水脉通閩海沙上潮頭去復來春而窰深
龍起蟄夕陽洲淺鷺飛回晴搖碧草迷征棹暖
漲桃花淡釣臺人在草堂清不寐江聲日夜送
輕雷

又銀峯夜月一首

島外光風淨晚烟海靈推月上層巔分明太華
峯頭見萬頃瓊波湧白蓮

滄洲詩集卷之二

滄洲詩集卷之三

太倉張泰亨父

四言二首

古律絕句八十四首

思誠齋卷

我觀物化秋落春榮晤言實理萬有資生惟聖
天道從容踐形其次崇思胡能有成失也思復
聞之思行言思元妄勤思有恒勿人而天乃性
而情克反取初庶幾誠明勉我小子克強思誠
愚樂菴為傳曰川今翁賦

滄洲集卷三

古之賢智德威才餘今之賢智才勝德隳任巧
作偽式戕厥初尼父尚簡顏生若虛繁愚樂更
聖賢之徒人樂多能我樂我愚簡為匪迷守焉
非拘時動時息中心宴如重柯以樵結茅以居
遺子孫安載舊載奮教子孫賢有詩有書彼肥
以說我寧拙臞彼以利因我以道舒率情任意
終日怡愉不知年歲將抵桑榆人皆更若豈不
適哉歌愚樂以愧鄙夫

通州道中雨

望遠四極天若傾密雨欲直風吹橫潄水空

亂車轡度野橋陰處行柳條啼寒野鴉散土
屋畫晦村鷄鳴深春無端似秋暮平地忽如經
滌瀝油衣濕重纒笠斜漸晚京城盡前路入門
愁定還乞情千里征夫有幾步

春雨夜憶賓之

雲作春陰雨作寒雨中樓閣倦馮闌少頭碧草
連天在城外繁花幾樹殘江海十年遊子夢篇
章尊酒故人歡東風此夜夢相憶吟髮真愁雪
映冠

春雨

滄洲集卷三

二

鳳城高閣曉雲低冉冉春陰欲霽遲三月輕寒
疎雨送一番生意百花知濃沾小苑烟霏滴潤
入簷山紫翠移明日水邊晴亦好遠尋芳草寄
相思

四月七日將游西山馬上有作

故人有約登西山盛飾出門衝曉寒霽景宜人
速星駕展光為我分烟霽指揮壺觴走健僕奏
東筆扎懸金鞍將領江山入家興浩歌飛下青
雲端

上西山

天行東來少平地連峯峻壁環中州歸鳥神功

鑿不斷直使黃河水從天外流大方何寥寥萬

象皆不拒中有不竭之泉上有無名之古樹下

則雄根磅礴壓折巨鰲足地終暗之色應恨不

識西嶺胡佛復何似似與山靈有私契乃以百

憶河沙幻化之醜形散入山中五千劫青獅遊

白象舞考鯨鍾伐墨缺魔王鬼女群戲烟霄間

恍惚金仙引入遊淨土布施金界莊嚴寶宮釋

子騎樂下民有窮我縱茲遊道不同試上絕頂

憑鴻濤撫掌長雨如西曠梵悅滅沒逐飄風但

見雲間萬山靜水遠諸天空盡歸乎來我誰能

出此人區中咫尺神京

帝攸宅王氣盤回摩訶石孰古皇宮設險限絕

華與夷

陛下威靈蕩無極奇觀古跡慎勿殫力攀得扶

日鼓臨八雲頤

君千秋萬歲壽永有乾坤萬里山

就鼎儀夜酌文永成篇醉餘不記其出某

句
朱華吐銀紅綠蟻浮金杯良夜甚清是佳人所

懷開衆星何歷歷月光且徘徊起坐臨前除
歌清吹來餘音感瓊瑟夕露零青苔眷言懷昔
遊芳川蘭芷摧鳳鳥既森爽鬱鬱亦崔嵬方期
整修翼聯翩凌九垓顧此平生心于何委塵埃

樂素軒

謝却青黃木性全遠心真與素相便丘園白
餘松竹畔鑒潭風舊井田野服宜身惟有布古
琴成趣在無絃長歌擊破松醪缶醉倚烏皮
葛天

栢隱歌為四明某氏賦

滄洲集卷三

鄞中老人城市居庭前種栢只一株鐵幹生烟
歲月古蒼皮積鮮水霜寒能自附隱君子為
栢肯從秦火失孤高氣無能共培植應為真
宰重近市紅塵深過頭蒼新黛色寒驚夢根蟠
后地狎卧龍葉鼓靈風葉鳳嘉陰不隨炎爽
分琴歌酒奕長相親過客寧勞嘆遲暮逸材自
可方遺民明堂况有真堯舜巢父何辭古木春
聽泉吟為某人賦

幽興欲焉往晚川邀獨尋行傍紫苔石憇言芳
樹陰流水何悠悠靈源本來深清志肅傾聽因

之正吾襟初疑松裏風復似丘中琴冷冷鳴
機杼然無古今今詎止滌塵耳亦將清素心抱
動淵窟道遙吐微吟重嗟漆洧問其誰詣至音

金臺送別

侯策遊燕都登高幾懷古堯封納幽薊禹甸經
齊魯唐虞禪讓不可以復得噲也何人棄封王
平丹粉雪耻早禮招賢才將軍走趙齊城去壯
士不返天寒易水風聲哀千載長歌一杯酒為
君重上黃金臺黃金臺衆山棋中原車書正一
統問君遠遊何當還豈有諸侯後可干贈君笑

滄洲集卷三

五

蓉玉匣之寶劍掃除不平四海安相逢亦合有
豪傑屈伏廣澤淹空山為言堯禹在上胡為躑
躑泥塗間早歸來無為躑躑泥塗間

宿鼎儀分題咏水注乃兄定韻

鑄銅親石硯酌水陋金鍾潤逼書間蠹清滋筆
底龍自應藏海氣未許鑒塵容流地移當篆沾
花汲傍松竅宜簪素菊欲傲青葱凍有輕冰
凝風無細浪重卧蟾辭兔窟縮蜃落鰲峯詞藻
憑泊滴臨之擬肅雝

翰林用虞集集三題馬懷寄李慎之

月出古城東

月出古城東照我白玉堂
桂樹下秋影蘭英園
露光焚香坐清夜滅燭移銀床
皎皎美人意相思何可忘

護草生竹間

護草生竹間幽根相屈盤
虛通美人意纔悅此
君顏庭隅會別鵲堂
背棲雙鸞頭結連枝好
恹恹至歲寒

高竹臨水上

高竹臨水上清風吹古坡
雖然秋寒影詎宜逐

滄洲集卷三 六

流波淇口歲華晚湘南烟雨多
誰憐幽獨操蘭棹遠來過

挽計廉使

計公起浮梁八代儒冠齋
穎敏不羣資年少有大志
夫子傷卑孤力學嗣家世
擢科永樂間發

詔邑侯試初寬永康政載簡
商河治

朝廷拔柱才公實被命至乘
驄走七閩風紀肅

清蘄蘭蘭終母憂辛勤勤王
事直道行制魯青

蠅忽相漬左遷廬州幕蓋就
濟時慮涉明知楚

唯侍郎起良吏憲節何煌煌
領海動宿氣還

忠叛服威德用兼濟協力替元戎
從容萬全計維藩八九載疆域抵
安又天胡不憖遺耆老卒千什
濟民共後思遊子天涯淚雲水
瞋昌江悲金仰高義

雷雨

京城獨夜五月暑起看衣冠
聽雷雨傾山瀉海聲滿樓陣
陣轉急何如許皇穹有怒魯
不語玄雲屏屏輪列星妖幕
傾月隔紫冥狂陰協陽動雨
電敢不深省求無形天歡地
悅甘露零

題湖山雅趣卷

滄洲集卷三 七

吾鄉畫史張文翁老向丹青
寫知運後興滄洲五十年
禿筆橫揮幾曾佳歐陽措法
少陵詩狀入秋崖與春樹
張郎幾時得此圖題作湖山之
雅趣把卷忽開彭蠡天洞庭
水落君山前殘鐘野店寺隔
嶺孤帆遠島人登仙吾宗心
迹固契此一生歌酒隨風烟
壯懷嗟我猶看劍歲宴須
回范蠡船

返照

返照頽西岩頽霞起空際
炎蒸雖未收霽雨當復霽
豈不聞州司穴疏恩

今帝太半五土中積勞妙農我東吳米價騰
恐薪直桂祿薄念鄉間敢言軍國計四海歌時
賜吾當飽粗糲

憶昨酬李賓之

狂生憶昨開懷抱醉倒西平孫子家紅爛羅筵
宵解捐翠盤醖酒曉分同官久愛親知己獨
客兼能惜歲華何日慈恩寺傍路一尊重看藕
塘花

題思葦圖

漁村歷歷烟渚晴楓林遠近溪山清扁舟野服

滄洲集卷三

八

歸來者可是江東張步兵憶昨閨門謝知己西
遊誤酌王侯醴鄉心豈待秋風高逸興聊因葦
葉美南山蕨芽亦不稀三江水冷鱸魚肥生前
斗酒且適意身後虛名誰是非

為鼎儀題畫送陸叟

陸叟去東吳吳生持贈圖海晴諸島出江濶片
帆孤樹裏仙人館雲遊帝子都夕陽臨眺處離
思可能慕

秋述二首

秋後仍多雨雲間自有星旅懷耿耿天意日

冥冥塞遠哀笳寂山寒病葉零壯夫心在國那
得鬢長青

北路秋風客東樓暮雨聲壯心寒自慙別夢夜
還驚有祿慚

重述

明主無家伏友生神交雙劍在安用早功名
淺薄真慚翰苑才寒驢烏帽信人猜求知豈合
攻詞藻爲客聊憑泛酒杯珍重賈生憂漢室蕭
條郭隗去燕臺寒江渺渺秋山外誰放蘭舟桂
檝來

滄洲集卷三

九

賓之約觀荷不偶

曾約天晴到野塘可憐多病阻流觴西風佳擬
不相待零落菱荷秋水香

分題得清源玩月送余志學令嗣

去別都門千里秋清源碧樹夜停舟遠燈沽酒
烟中市涼月開襟水際樓幾處轆轤鳴玉井萬
家歌管似揚州少將清景淹歸思白露天寒易
滿裘

偶成

大業易成頭易白昔人家氣水東流請君試上

燕臺望萬里寒空一色秋

送計太守之潞州

使君文采何高雅曾插花枝醉杏園十代簪纓
親繼踵兩州轡蓋載承

恩幽燕路出雲邊樹澤潞秋澄月下村有客相
思玉堂暮平安須報鵲鵲原

秋天行

秋天暑微翻睡少晝苦多蠅夜多蚤共說雨時
涼健人久陰亦未清懷抱長安錢利壅不流我
囊無錢無可憂飯餘祿米足買醉也勝駭馬干

滄洲集卷三

十一

公侯官街潦泥深幾尺往往輪蹄混人迹朋友
何緣日會晤書卷自可窮朝夕一身兼僕敢求
安一月兩朝天所寬儒生莫只理詞翰他日愁
隨腐草寒

雷雨

元年七月既生魄過雨浮雲晴復陰入夜并將
雷雨車轉天動地紛淅淅何神獵秋驟馬驚
雷鞭星河瀉玉皇小臣逆旅居蕭然起立試
霆下冠衣再拜罷陳辭敢獨省已全生為益無
凶勞使汝赤子盡有養安用赫怒傷其慈

豈固赫怒傷其慈仁愛我

君君自知

蜻蜓

昨日蜻蜓飛滿空永夜大雨兼雷風今日蜻蜓
復箇箇却喜愁雲晚來破誰家屋壞人失歡今
夜月明吾可賀蜻蜓蜻蜓尔何知無乃大陰催
尔飛暮收急為掃除去高放賜烏行化機

寬憂

趨榮愧往轍反朴及茲辰絕學抱微疴索居東
海濱僮僕具饔飧假貸不擾隣閉門人事簡常

滄洲集卷三

十一

對骨肉親情話相溫慰終歲庶忘貧

秋夜言懷

涼風入我室燈影動虛幌不知秋蟲名惟聆四
壁響永夜清寡寐悵懣懣宿恙自非喬松質敢
驚八極想託夢遊神仙聊用追世網

淮雲精舍言懷七首

幽獨卧禪林經年輟醉吟久知詩可讀不耐病
相尋鳴鳥夜還曙落花春又深餘生憑藥餌更
敢問朝簪

未老已多病况逢春可悲一昔心一食而滿寺塔

花時卜令餘著數謀生少藥草無歡樂地惟
悴欲何之

官中苦無恙坐咏復行戰噫思久不苦詩脾翻
病多烟霞眠古寺光景任流波應忍勞迎送交
遊不屢過

年年春不改風雨是花時弱葉終逃樹鮮英且
附枝屏心居對景隨意步臨池聊用忘吾病憂
中一較詩

居憐僧舍清豈願學無生衆籟風餘歇孤芳永
際榮瘦全飢鶴相閒合野鷗情有底城中客還

滄洲集卷三 十二

來語利名

草屢謝風塵幽為花木隣息機寸在野多病不
宜春天地容孤子

朝廷卹小臣不妨疏食外湯藥健精神

營屢歸來病裏身上方清卧竹為隣鍾殘別院
朝光澹花落環溪水色親雲掩空青長欲雨烏
啼烟綠似傷春此中情況渾牢落不愧山僧是
主人

述荒

入門四壁空出門覓升斗得食公既歸來羸母望

台屋對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鐵俱老醜共此清菜粥昨復度非酉瘡况不曉
事狼藉飼雞狗今夕苟得生明朝復何有所
官長仁為國存戶口

剝樹猶滿筐掘草亦盈把雲中糠粒星不照
簷下穀麥在淤泥門前索償債三歲急收成飢
貧未相舍梁肉填朱門凶灾隄荒野底事皆天
民吾為力咄者

豐年稅官羅十口無米陳早欲弃農去得隣
苦辛出門行路難歸來安賤命其如此荒歲驅

滄洲集卷三 十三

作流離人顧盼失南北永懷骨肉親但頭死窮
餓莫願死風塵

天豈無豐歲地非無好田好田屬豪門豐歲知
何年俯仰但高厲饑夫誰復憐男兒國之寶育
分溝壑填逃生欲投此此路人相食
貧家得僭粟富家添一僕凶年人似泥豐年人
似玉天運困使然誰能窮獨回頭語老妻
為兒女哭生命苟各存未害全骨肉東隣無
背得食且知足

詠碑

先民分內著堪輿德東封啓偽遊方策自歸
姬孔道文章誰續禹皋謨淮西蔡懷唐宜有塞
外燕然漢可無今日寸勞猶効勒雨苔能不泐
龜趺

杭州登老君臺臺在宗陽宮高宗嘗寓焉

故都宮苑迹難分誰築高臺望老君松檻鶴歸
秋淚月石潭龍去晚乘雲翠華南度非常計紫
氣東來亦浪聞龐得內家成福地仙經真是宋
遺文

嚴陵祠

滄洲集卷三 十四

帝業既成猶訪名徵書不至只睽離久知高節
解扶世敢謂武功能濟時封拜聊觀賢達志辭
歸真契故人思不然誰肯分床後儘放清風入
釣絲

重經釣臺

萬里山河皆漢有釣臺那得不歸劉此是先生
聊寄跡未空龍袞傲羊裘
巢由去久人貪懦商皓猶從孺子游獨把一絲
維世教釣竿高似中興籌

既謂劉郎訪我頻客星聊與帝星親臨封莫在

飄然別元昊君王一輩人

舟中偶作

雲際寒山半有無沙頭烟樹杳模糊扁舟側坐
看歸鳥人在浙江秋雨圖

嚴州與張太守永二十八韻

扶病浙上行兩岸無廣陸掛席訪名山風飡水
邊宿時登富春驛偶值嚴州牧歡然接杯酒絮
語見心曲明日上黃堂香寢方燕沐淹留一飯
餘為我開卷軸此邦兩大老商姚威稱祝徵生
草廬孫詞臣鏡川族所贈無虛詞揮洒不計幅

滄洲集卷三 十五

尤於古壁間感慨見珠玉豈徒飽清誨亦既啓
心目迥莫肩與歸道院蔭松竹逍遙步晚涼出
門聊問俗有農向我言我生在田屋不省時世
事播種但望穀適來七八載徭賦減什六今年
秋又成山中酒方熟相公肯來過僕馬有藟粟
丁男近知禮庶使拜冠服聆此原其由誰哉錫
民福允惟使君賢教養政皆泐貴得齊民心豈
干時宰錄文翁治爾蜀范老守茲睦誰謂世乏
才侯當踐芳躅蒸然值早秋相見阻頻復涼風
震高林卿思更煩促安得長裾衣從容領忠告

送徐進士入京

四載離離一見君，前條病起莫江濱。
窮愁始覺春風散，征袂還傷落日分。
官道落梅飛送馬，亭倚竹靜依雲同朝。
有問憑傳語，惟悴無心驚鷺群。

武鎮海丈南軒飲咏得青蝦

海翁釣海飲衆鱗，密編脩蓴羅江濱。
大蝦小蟻無竄身，弓腰紫頰躍翠蘋。
玉龍爪脫桃花春，水晶簾捲千鈞銀。
提携入釜燒楚餽，赤蠶吐鼠不吐綸。
水母失眠愁沉淪，長鬚國主憂無民。
磁盆

滄洲集卷三 十六

訂出漏八珍，竹芽蒲笋宜相親。
東坡爾信余，爾賓百年風味同清真。
當構下箸不厭頻，碎霞落齒鮮新半。
醉題詩謝主人，明朝買舟將問津。

海靈杯為武鎮海賦

有蚌半殼中，鱗鱗珠玑成。
蛇龍形，侯偶得之里中，豎製而杯之。
善品題者曰為海靈侯，嘗出飲余，余因為之賦。

何物老蛟泣珠換酒，醉不厭，爾身孕入蠟殼中。
假手吾人上清宴，盤迴飽浴蒲萄宮。
初擬蟠桃半後著，姪蟲人若天賦，一勾并照，則風胡月。

起脩鱗與龍戰，坐移銀海汲玉缸。
惟青天金甕，高堂條忽雲霧慘。
瑛精瑩甲愁欲焚，夜客休然犀火驚。
秋娘合捲水綃薦，象器鸚鵡費雕。

刻繁島屋樓，誰得備哉奇器出自然。
更與人間送春色，寶氣衝開磊砢懷。
靈光破盡沉憂域，因思帝工陶甎初。
仲龍負願煥洪庖，馮夷不敢問天巧。
其如樓古汙尊愚，遂令眊如繫川致首。
不及見而死，貝物遺贈高陽徒。
主人飲罷掀虬鬚，喚我長歌擊玉壺。
君不見門雙斗抵觸，壯

滄洲集卷三 十七

心碎安及此，杯發我膽氣。
凌天吳，池中物未得雲雨，杯中之物聊容與。
百川波浪古端收，萬斛珠璣筆尖吐。
鯨仙飛去希賞音，慷慨空持海靈語。

秋懷用武衛侯山亭夜酌韻

左掖歸來寡興隣，竹雲溪月自宜人。
鷗情頗覺忘機得，仙掌猶堪入夢頻。
渺渺江天秋色遠，叢叢巖桂露香新。
討家幾許還清富，留客金齏鱸切銀。

武衛侯舟中城西之約

載酒泛瀟瀟溪風醒酒時竹深寒氣早山遠夕陽遲窓外景頻換舡中人不移舵樓誰按笛清絕攬吟詩

奉答謝鳴治編脩去秋玉堂見寄

窮路泣孤子瀛洲懷列仙不見謝靈運空嗟春草篇疇昔比連枝今隨斷蓬旋芙蓉抱弱質憔悴涼風前遲遲歲華晚渺渺雲泥懸瞻望起長揖功名付才曠文章貴補袞鵠立當堯天吾將肆情志釣海以終年

寄答翰林知己責余闕門

滄洲集卷三 十八

青霄屢枉故人書書尾詩來更起予四海相知群彥在半生多病一僧如松楸淚盡寒雲外蒼草魂消夜雨餘從此無心事裁答江湖不是少雙魚

中秋月

高天寥寥碧色玄秋日今朝四十五海伯傳呼月奏奇帝遣山川歇雲雨至陰一規生夜明群龍後推萬鶴迎玉輪修費千工斧金氣團為百寶城大星依微小星伏浮沉盡入瓊波浴一年

庚子十二祀此夜天香更九腹軒轅竟集阿

山景市當留廣寒欲隨影去老西側未似人間把酒看

元旦賦二首

宮漏摧寒盡玉壺璇杓轉暖散清都麟彩筆開春正龍耀黃流啓瑞圖一片五雲天帝擁三聲萬歲嶽靈呼群賢致主真成化鰲海何妨老釣徒

天上寒星歛曙鍾海隅佳氣溢晴空東華湧出曜龍日南極吹來長養風丹鳳曆端觀夏玉瑤華枝上見春工體元天子調元社管領民歸玉

滄洲集卷三

十九

燭中

和武季丈早春遊宴

日滿寒塘冰漸開細泉聲裏覺春來物華天與新雙眼酒量吾應長一杯野色放青回凍草暗香凝雲上晴梅病軀方藉風光慰敢問朝簪許素笑

春日對雨有懷社中諸彥

春日思芳草開軒望綠坡宿雲經海濕寒鳥入林多古調陽春曲新愁午夜歌知音良不遠風雨肯來過

咏雪二十韻

五正不踏燕京東江南大雪知誰送無乃青皇
厭世爲預遣阿滕施廣幪萬瓦齊鳴霰先集八
荒一那雲不縫勾勾滾滾來陸續密密疎疎孰
標縱欲墮不墮終有着似堅非堅危何用平鋪
壞砌不沒井厚冑窮簷疑繞棟魚沼宜深喜融
某花根愛暖嫌堆團團廢礎盛細標葉葉低
釣磬新綜塲跳戲犬若相賀林滯飢禽時一哢
培塿皆如蜀嶺排郊園盡學藍田種老木鱗張
矯欲騰峰峭圭立高難貢官路誰將比純潔幽

滄洲集卷三

二十

人自足耽清夢水應應長胡奴驕削面堪憂成
兒痛燥咽不妨多啖食彊指那能久擱美倒映
重玄助陽景斜投古壁填陰空酤運入踪想稠
尋詩家物色尤增重煖酒頻教吹地爐烹茶却
省操沒甕朝凌筆格摧我吟夜晃書帙伴孤誦
力排陳腐述吟語裁製粗疎頗含諷苦調非同
郭客詞一咲從教和人衆

竹堂小宴值雪

人家有雪不宴客宴客或者無騷人縱有騷人
無白雪其誰對面酬陽春文章應許擅三絕天

絕不容飛一塵雲慳慳靈龍只卧陳禁冉木松
無隣遲留畫景傲紅燭歷亂氷花推繡相酒飲
寒光洞肝肺白含清氣生精神美人歌處迴風
掩詞伯老眉當座伸人生聚散亦飄忽飛觴對
雪何由頻酒闌拜雪不拜客謝爾增輝吾主賓

折梅有感

欲賦閒情思苦遲却將多病恨芳時誰言句律
春來細開過梅花無好詩

花信風來第一番古梅枝上已花繁相逢便覺
春能準獨咲應知日向暄無艷敢專青帝寵有

滄洲集卷三

二十一

香疑返玉人魂願裁千樹成珠社不負江南是
故園

春寒

每為春寒雨不乾可堪多雨更生寒未來燕子
真成阻晚發花枝豈作難青幔野亭宜問酒綠
蕪烟水羨接竿直須晴暖招吟伴隨處尋芳學
佩蘭

春曉得四百字

野堂脩竹百竿清百舌飛來叫五更也惜好春
無百日盡情博與百禽聲

春曉曲

綠窗曉夢梨雲睡百舌飛來喚人起草塘江雨
喜新晴自捲湘簾迎燕子芳原纖翠煙縷輕海
紅欲漲霞綃明花曾看露醉無語柳忽驚風眠
不成杏樓粧罷應惆悵雙雉浮沉麥生浪百尺
柔條紅紫抽城南蠶婦無餘望

春寒曲

東皇彩輿蒼色亂璇璣未渡瑤姬留八姨偷得
青旌舞弄雨吹花翻作秋雲波流天隔晴暄卷
起香羅不勝翦試將海水量春愁十日春寒海

還淺

滄洲集卷三

二十二

春寒重有試

雨雨風風日日斜春寒料峭野人家吹殘已破
維色盡禁住欲開無數花海氣昏來雲壓地野
煙多處草騰沙愁腸不是村醪洗青鬢流年早
著華

武丈南軒飲餘夜歸

此夜南亭醉回鞭信馬蹄戴星歸草徑聽水過
花溪悄悄風竹靜娟娟山月低閉門春夢裏猶
誦酒邊題

用韻答陳克敬杏花下和坡之作欲就一賞

春來絕花開過春絕人復為花主人臨流問花
花不語一片已墮青溪蘋我有春詞為花發韶
華瞥眼春江雪花時不抱花影眠孤負青天送
明月謫仙坡老一生中吟花醉月愁尊空風流
亦欲追清賞來赴君家山杏紅

不滿齋詩

海水不自滿悠悠百川宗海月盈則濤大運無
常豐以茲達觀者虛懷抱謙冲學道恒知愚用

滄洲集卷三

二十三

世不有成功業蓋一世孰非吾分中寧為漸飛
鴻不為乾亢龍細人無遜志威德無盈容仲尼
戒歆器伯陽喻張弓勉哉師聖賢虛譽不可崇

雨沙

老鯤呼乾北溟水燭龍嘶火燒餘滓一片狂沙
乘斷颿飛度江南數千里誰言天上無行人空
中亂落車馬塵青皇嚴令禁不得掩却人間明
媚春義和想迷西嶮路午景徘徊愁作暮鼎湖
神后擬重來曳曳姑口吹黃霧陰氛野靈歸百
靈烟埃眯眼花冥冥海天月浪洗一夜明朝水

歸山還青

獨立

疎林迷烟縹歸鳥收夕喧獨立戀餘景幽抱與誰言

海城春望

一帶浮光界遠田數村花柳簇春烟誰家酒慢招人醉搖蕩東風出樹顛

題南翔寺僧梅月卷

定起昏鐘後虛窓寒影搖啓關何所見明月在梅梢寶性空中住香塵靜重沾華向西咲圓

滄洲集卷三 十五

境正寥寥

晚

日夕野烟合蜩吟蔬圃晴醺暄欲變暑起擬追涼行岸幘高柳近散襟微風清何鳥棲未寧林黯時一鳴僮孺候入室舉盃窓月明會心即樂景何必戀春榮

讀書

讀書不多膽不大造理不深心不卑從古聖賢辛苦在後生何敢挾生知

野日

野日遲遲低欲沈晚涼歸鳥各依林數家春樹牽連綠幾片江雲合轉陰因蝶園花風裏盡產蛙池水雨中深疎烟碧瓦搖青慢斗酒誰携助晚吟

睡起

睡起東堂曉浮雲竹外晴鳥隨朝色動蛙續雨聲鳴鹽櫛緣詩懶軒窗傍卷清祗應貧與病相稱此間情

題雪蓮

寒波渺渺帶銀沙醉裏人乘白玉槎一色綴珠

滄洲集卷三 二十五

三萬樹江天何處認梅花

滄洲詩集卷之三

太倉張泰亨父謨

古律絕句九十二首

足古人句一首

暮春僦居述雨

未惜芳菲盡松筠自足隣層雲繚出日疊雨饒
道春南畝珠看麥東吳桂視新憂時無可獻懷

三詩人

今朝晦晴霄一望間雨將春共盡雲與日
俱歸花已隨流去鶯須隔歲還綠陰芳草在聊

滄洲集卷四

絕句

東風漫地掃烟埃苑李無情柳乏才留不住春
花落去捲成團雪絮飛來

晚晴

綠樹玄雲送照中晚晴時節更南風趁涼何處
看潮雨田水溪流脉脉通

與劉秀才探之

貝海臨山百寶休彩翎棲處鳥雲深何當帝遣
青霞使天上蕭郎取瑞禽

大觀

大觀古今共中間誰久存是男須娶婦有子合
生孫佛者空中鬼仙皆死後魂推應盡人理此
外任乾坤

夏夕

林居多晚興衫綵對清觴野竹深藏徑溪雲低
亞牆一星螢照夜數點雨生涼遠近藕花發逼
人秋夢香

涼颼

擾擾飛蚊開晚烟更於高樹集鳴蟬涼颼忽掃
炎聲去自在秋堂聽雨眠

初秋東林唱詩並久寒寄諸同社

眼看春原綠樹交又驚秋色向蕭條朱炎不效
詩盟冷金氣徒醫酒病消涼露碧梧虛月榭濕
雲銀漢隔星橋來鴻去燕風期在不似人間別
路遙

婁門道中與陳戶侯

蘇門何處是晚樹集寒烟夾水路迤邐逆風飛
且牽蟲聲依岸草星影動江天未厭秋衣薄
知同醉眠

舟中暮歸

斷柳殘沙不掩堤，落葉幽稱水禽棲。
半江斜照將秋色，相送歸舫到竹溪。

杭州霍節婦

連理殘枝啼暮鴉，洞房清淚洗鉛華。
但知薄命終成棄，豈謂貞名老見誇。
雙壁在懷郎有嗣，百年如夢妾無家。
錢塘江上知心月，猶照芙蓉獨蒂花。

中秋前喜甲子晴

甲子日之始中秋，氣乃清雨當今夕。
露月異往時，明素彩流空濕。
金波向酒傾，明朝有新喜。
扶醉看西成。

滄洲集卷四 三

雨中聞鼎儀翰友歸近

五年濱海臥思見，故人難忽報青綵。
近都忘白字，寒檢書符昨夢覓。
酒待新歡猶恨西，江雨深秋阻木蘭。

觀泉圖

尋常探化機，溟滓不可迹。
偶遺濁世氛，坐此清溪石。
飛流落高壑，延觀忘日夕。
大源出無窮，胡閭喻小德。
我生從有涯，我道元不息。

釣渭圖

喬松生高山，斤斧元難尋。
小鮮何能巨，由來溪壑深。
所以養高者，遠引依山林。
素髮照清渭，丹書闕幽襟。
獵者自興慕，釣者亦何心。

送僧還孤山

圓笠方袍坐鹿車，去來踪跡等空華。
禪心處處清溪月，何用孤山是爾家。

九日雨二首

閒居每愛登高節，底事歸途九日晴。
澤國鴈來迷舊渚，海天雲去壓重城。
清樽對雨渾難醉，華髮悲秋却易生。
珍重黃花後搖落，歲寒深慰野人情。

滄洲集卷中 四

搖落傷高興，樓遲輟壯遊。
懶携安石枕，復上仲宣樓。
細雨黃花節，寒雲白鴈秋。
南隣有新酒，吾得藉消憂。

秋風

秋風何處起，云自崑崙遠。
而來一萬里，草木盡蕭疎。
我亦因之感，悲吟傷舊軀。
鴻雁度海書，借五城居。

淳熙

何處何來蔽此烈日光秋風吹不散淋雨長
浪浪事九分畢烟波沈稻梁哀鳴南去鴈應
亦為農傷

寄陳克敬

一樣橋東相見遲滿城風雨菊花時頻傾阿對
衰頭耳不得元龍病裏詩

乍晴

候枕秋天暮開門積雨餘新苔上庭樹落葉覆
園蔬側日初回照歸雲莫更舒吳田多水稻農
計久愁予

滄洲集卷四

五

十六夜新晴見月

半月秋霖天亦私不教人見月虧時尚看清魄
留圓在敢恨浮雲撥去遲千里光華青眼共九
宵心事素靈知桂宮若近來槎水會採天香寄
所思

次夜月復盛明急就

皓靈呼月上清都斜漢疎星半有無玉臂夜寒
人採桂翠翎秋濕鳳栖梧疑空樓閣開天榜滿
鏡山河擁地圖欲向此中分免顙自裝瑤簪畫
水壺

滄洲集卷四

清遊本約到花時誠北城南載酒隨有限春光
無定迹一春看過止相思

暮春徐氏館偶述

馮盡春愁思未降曲堂幽坐燕巢雙一池晴日
和風動倒蕩波光上紙窓

遊君山

雨過芳堤不起塵登陽城外落花新江沙斷處
舟依淺野日晴時鳥近人繞墓未招吳季子到
山空吊楚春申嗟餘莫訝含臨水猶是文園渴

滄洲集卷四

六

病身

和人西湖吊蘇小

蘇公堤上駐游踪蘇小門前幾客逢片水獨來
看屬玉一丘誰與葬芙蓉比來妾命湖雲薄鎖
斷春魂野霧濃江北江南盡離思越姬吳女漫
脩容

崑山乘落潮夕歸

玉峯山下促歸橈東向滄洲正落潮涼滿客槎
金氣應月明仙嶠綠相消晚江魚酒熱潭潭故
里風泉興不遙悵望美人歌獨夜當音誰與一

吹簫

秋夕鼎儀池上

醉起北林夕重過
即舊池淺陂雙鷺宿
深竹數螢流
暮風烟暮娟
月露秋病懷
宜此景消得故人留

與鼎儀行田間

平田高樹日斜時
林下閑行稚子隨
一陣水風涼
似雨驚鷺飛下竹邊池

武氏園飲見秋蝶用韻

五陵花下舊相逢
雪翅翩然趁暖風
撲去未嫌涼
洲集卷四 七

秋扇冷舞來應羨
醉顏紅梅開不到
寒香裏月落偏歸
曉夢中難道
蒙莊獨遺世
久拚詩酒老江東

積恨

積恨崇城北
關心古道傍
晚收三親骨
復塵兩孩傷
草木凋霜月
風泉咽野塘
五年猶病渴
飲淚潤枯腸

秋夜惡喧

濕雲將雨過江城
溪館虛涼夢不成
絡繹陰蛩雜蛙
尾為誰今夜聞秋聲

雨

東林朝暮雨
秋望轉淒迷
勢挾江風急
聲歸野竹齊
一溪登岸水
三徑滑人泥
吳稻欣無恙
離離穗欲低

九日足潘大臨句寄友人

滿城風雨近重陽
城上浮雲壓四荒
江色遠連滄海白
菊花寒傍綠尊黃
北邊笳角將吹雪
南國山川未雨霜
為報故人休岸幘
黑頭難學孟嘉狂

代內

滄洲集卷四

一幅吳綾一剪霜
為君今夜製衣裳
西風昨夜將寒氣
只恐抄先到異鄉

澄江寄鼎儀

白塔橋邊一斛漿
黃花香裏罷分題
霜凋碧海魚龍靜
天入澄江星斗低
多病祇將醫是伴
防愁真代酒為隄
近年路處君何似
床上殘書漫整齊

寄陳直夫御史

時居憂紹興
不見元龍已六年
中間音信各茫然
山連越嶺雲橫海
近吳州月自圓
血淚始隨余賦此

不令月子歸田清風苦節能無恙不負一名
榜

澄江寄武鎮海

江郭相過抵數程客心長向海門傾詩林氣各
元衡老軍府威聲萬亮清武庫曉看雲滿戟賓
筵青罷月臨城歸來定許西園醉雪竹寒松寫
舊盟

春日寫懷與二陸

出門值春陽露景豁愁皆回思霜雪辰惘若冰
淵墜卷吾生拙學衰不補碎豈無先人廬衰

滄洲集卷四 九

樊難獨治移家就諸兄顧手敢忘臂辛勤襄事
餘哭子行酸鼻尤或恣陰毀不卹而反棄荒
謝簪綬六見春華翠庭闌綠養蕭條曩時意
結軫無由宣沉瘁斯所致此年稍清快頗資酒
和胃況茲二陸賢歸來慰懷悼盡義天倫間北
陸乃為最南陸先余生併余各文士有牆不肖
淺堂室兩君遂徘徊聖途邁願望相引至作詩
陳肺肝知我者應謂

留二陸夜話限韻一首

留二陸夜話限韻一首

詩順陳述何勞發歲典吏部才情銀漢遠餘
林文思錦川增寒梅紙帳子貧病共被慚無五
色綾

鼎儀時敬過限韻題新韭

畦色朝隨細雨更嫩芽青謝輓轡聲呼兒試剪
供盃酌冷病春愁為稍平

春宴小翠盤尖映綠盃平

春陰 舊半歲不雨今雨不止

冬日晴光接杪秋剩風留雨作春愁臆前雪意

滄洲集卷四 十

虛瞻望梅後芳情却滯留不盡餘寒清落霰漸
深低沼亂分溝吟床酒醒誰相問僅喜山妻補
樊裘

與支塘沈同年同舟往虞山

短檣輕篙移畫船野塘波綠正春天白日開身
綠酒病碧山幽興為花牽一程梅柳供吟望幾
處笙歌候別筵不是同年值仙侶臨文那得思
如泉

游虞山至道觀

星壇松檜倚瓊梯帝境旌幢拂紫霓丹客上天

金鎖老水如呼雨白龍啼樓臺隱映齊梁舊石
整憑陵日月低倒捲水簾風滿袖山靈留我渾
塵泥

登凌虛樓贈凌虛道士

凌虛樓上步虛聲坐我鉤天白玉京碧欄風多
松正舞瑤臺月冷鶴初鳴安妃搖佩朝雙闕王
子吹簫向五城上界歸來仙馭穩紫雲蒼雪滿
霓旌

題枯木竹石

拳山半頑半峭老樹欲枯未枯添箇歲寒清節

滄洲集卷四 十一

君子之德不孤

虞山贈沈同年

渺渺春湖上相逢喜共舟尋山到仙館聽雨坐
庭樓花鳥價新興風雲憶舊遊肯將詩酒癖重

阻廟廊謀一

春遊口號

芳時日日出門行不奈深春日日晴但把閒身
親樂事敢將多病近浮名踏過芳草烟仍綠立
傍花枝鳥不驚醒狂醉還人莫訝謝公山水有
餘情

題聽泉圖

峭壁含風秋日陰一泉清入道人心重嗟浮世
笙歌耳誰識寒崖有至音

武丈東郊別業會飲限韻作

龍樹春陰帶草簷主人幽興客來兼青驪總為
看花駐白日都因中酒淹鳴鳥出林江霧欲迷
絲墮地野風恬細吟歸去誰愁暮月在城中十
里簾

題點易圖

放鶴浮山坐紫烟石床仙管露涓涓橫經點破

滄洲集卷四 十二

羲皇秘玉訣參同未是玄

天上歸來鶴背閒溪雲為侶坐青山丹臺吐出

松花露染得蒼姬古篆班

喜北京徐屢隱至

憐君玉阜來遊日慰我滄洲病起初滿座詩人
皆故舊一尊情話謾踟躕雨聲夜剪溪堂燭風
味春嘗海國魚西北近聞寬米價還

京湏寄太平書

武丈宅假山詩兼美集者石泉叟

斯處有石來自他山累而為之流澗成泉泉入

則巧惟天弗私草木生之石泉是滋公堂燕喜
我登我游葵神適意孰與茲丘川由涓積山以
簣成儲史之勤以誨後生

雨陣

玄天無積暈誰使雲黑色散漫起北溟須臾冒
南極神兵潰陣走龍鬼戟方劇破碎蚩尤旌顛
倒魯陽戰轉瞬千變態靈恠殊莫測猛颺來若
掀驚鳥去似擲據勢若有響索景終莫迹崩騰
海嶽轉黯淡乾坤易草昧不作雨徒懼遠行客

午日對雨

滄洲集卷四 十三

黃梅雨裏端陽節燕子簾前解愠風楚粽葉纏
江米曰蜀葵花間海榴紅六年憂閨清貧日五
月齋居久病中碧酒香蒲堪細酌破愁惟少故
人同

久不雨仲夏多雨

積旱經時憂思長忽來新雨潤端陽且看秧面
齊抽綠未惜梅牆亂墜黃吟夢易醒時酒薄綿
衣不担午窓涼高艘軍餉淮南滯更好乘流入
帝鄉

夏雨憶鼎儀

梅雨長年落細毛今年如注復連朝草深卑岸
私蛙開水漫平田野鯽跳五月披裘荒巷坐三
杯抱膝北窓謠陸機張翰俱多病相問無日過
敗橋

雨中偶述

江天仲夏少晴時朝雨昏齋睡起遲懶性畏名
仍畏俗病懷宜酒也宜詩浮埳水氣侵涼簟隔
舍鷄聲報午炊室婦能憐閱書卷小盤瓜菜勤
殘庖

夢中語

滄洲集卷四 十四

斜日澹燕臺春風寶劍灰大風誰屬和清廟我
常陪

度楊子江二首

一從捐珮涉江歸又與清江六載遙載酒重來
多病後歷堤依舊衆山圍樓臺水市蒼烟集草
樹沙汀白鳥飛不盡棹歌滄海興廣陵沽酒送
斜暉

元是瀛洲會裏仙清吟不覺到江天自傾風月
吳門酒緬寓烟花淮海篇別館未尋省竹地中
冷試汲茗茶泉急流名利他人事藥累詩書

一船

龍王廟觀江湖七月四日時久雨停風入

瓜洲洲上神龍廟爽氣新秋兩石臺南客愛山
臨水坐東風吹海入江來浮雲易斷天無雨送
浪相傾地有雷愁盡風波更憂旱眼中誰是濟
時才

宿龍華寺

龍華高寺坐昏黃靜裏僧來熟妙香鈴舌語風
秋殿迴潭心澄月夜堂涼雲霄舊路思千里江
海流年滯一鄉為客病懷清未得煮茶九藥近

滄洲集卷四 十五

禪床

遊金山

秋水浮單舸晴峯落半江上山牽客袂觀海倚
僧床風浪攪金鑿蛟龍扶石砮人間孤絕處詩
思浩難降

七月江天秋氣清妙高臺上坐江聲東來海色
扶金島西去山形拱名城碧樹幽巒留雨潤夕
陽樓閣映波明平虛未了東園意不問無生問
有生

歸婁江舟中述

放舟西別姑蘇城東方出日晴雲迎沙湖
早飲龍華美赤背愁日暝黑雲南橫不著地
龍泉島落兩尾須臾雨龍復交過舟子疑取陳
湖水東南之雲向北行北雲亦復西南低晦明
百變風不定隱雷驅炎作秋冷疑雨不雨雨終
作頃刻江天幾哀樂短蓬黑水珠點飛西北殘
雲自夕暉長歌不盡天涯意滿江風雨行人歸

題夢舟圖

充舜寡克肖希文有充夫先意乃孝誠待告則
已疎一語夢舟去飄然單騎徂豈惟郭元振賢

滄洲集卷四 十六

者何代無

熱夜

沖月秋將半江天暑倍常通宵疲執扇貪睡屢
移床安得及時雨爭知何處涼朝蟬昏絡緯况
爾聒人忙

竟夏無斯熱虛瞻大火流噪蟬乘客暑別燕謝
枯秋汲井千家渴占霖百穀愁乘槎豈無路多
病不成遊

中秋夜

墮來林葉夜初靜流盡島雲天更高蒼海月圓

龍捧鏡廣庭秋吟免生毫清風倚劍歌商調白
紆當尊舞醉袍安得洞簫呼鳳下載飛詩骨謝
塵勞

將入京呈一二知友

涼風入秋壁陰蛩連夜鳴反側懷宿恙幽夢不
能成猶復為微祿筮期將遠行川上有方舟床
頭但空簾室家將焉託蕭然環堵傾移居舊故
宇生理念諸兄勉挈妻往以便湯藥營爛慢
整裘褐蹉跎拂簪纓關河向搖落歲序聿徂征
學力苦未優慚愧赴王程杯酒集賓親聊復敘
鄉情惻惻別丘壠依依懷友生何當冒
恩私夙駕還南京

宿玉峯驛

鼙鼓堦蛩不可聽偶因中酒宿津亭夜深風露
羈愁動却恨山城酒易醒
倚棹西江驛吏迎王山風雨夜如傾寒城酒薄
無濃睡只聽秋聲到五更

吳門遇林刑侍為題其先人輓冊台人寄賦教
天風吹赤城霞綺忽中斷下有委化人不計年
脩短長歌被玄髮騎箕驥清漢桂林秋月孤芳

永春香滿哀鳴丹鳳雛徘徊九霄翰令德偕元
勳潛光永言旦

度淮寄鼎儀

辛苦提携家累行秋風淮上早鴻聲不才愧我
虛瞻 闕多病憐君怯餞程短棹月明連夜發
長河霜落畏冰生東堂舊榻寒燈裏清夢能無
共入京

北行舟中重寄二陸子

荒江歲暮多北風寒浪逆來搖莫空短日長悵
恐行客洄灘暗渚愁篙工燈明小市集眾舫月
出兩崖鳴一鴻東望海門懷二陸高風美酒幾
時同

滄洲集卷四 十八

上車作

貧病懷微祿將家涉莫江河水妨楚棹車輶走
燕邦晝眼風塵暎晨心月露降壠頭畊食老遠
愧鹿門龐

車上作

歲晚燕南路風沙易夕曛淺濠埋宿雪曠野疊
寒雲壠月當車墮村鷄半夜聞室人休然誚猶
自勝離羣

喜雪

一雪映長安
羈懷寔復寬
未嫌埋疫淺
也勝去冬乾
王澤由來厚
儒衣自古寒
不妨題醉墨
相送歲華殘

子月紀慶

陽復天開月陰消
雪霽辰北風寒氣正
東極曙光新
冊定千秋紀
恩領萬國春
退朝歌燕翼
私慶太平臣

寄武鎮海丈

一度乘槎訪上遊
離心日夜寄東流
翠雲軒下

滄洲集卷四 十九

看前史應愛留侯勝鄼侯

寄陳戶侯勝

自別雲泉叟
雄談久不聞
古詩應獨好
晚興與誰分
寒卧天邊雪
晴憐海上雲
舊庄新歲酒
多屬鮑參軍

對雪寄同里文宗儒

久臥滄洲雪深寒
鬱未開一迴觀國去
三白
時來畿甸今宜麥
江城不寄梅
東隣有乘興
有敵寒杯

雪後紀事

子月中旬蜡月初
再看飛雪滿
皇都
龍姿

馭鶴來三白
鳳輦觀特淨
九衢已有雲師扶
紫蓋豈無仙女獻
瑤圖
遙知萬里無氛祲
只在臣工翼
帝謀

送軍將回山海關

走馬拜官罷寒風
滿壯顏
三杯义手別雙劍束
腰還肅衛郊圻表
嚴城山海間
聖時方蓄銳
不用出遼關

題徐履隱嚴君輓冊

童孩解指字
父欣兒有知
男長將有行
母曰歸

滄洲集卷四 二十

無遲胡為一瞋目
不復顧其兒
空庭落春雨
菴忽霜風淒
百爾孝享身
難報天地慈
漸老故非
雅猶夢膝前
嬉晨起求青
衣封堂草
離貧賤
共生受稍裕
即長遠
豈不有室家
孤哀焉所歸
為詩謝徐
梓與爾同此悲

竹林書屋

竹裡巢棲穗
蕭然君子居
清風何生運
古意郭侯書
鳳宿寒燈外
芸香春
詩應過三益
著論闢玄虛

滄洲詩集卷之四



楚詞二首

古律絕句九十一首

題謝孝子傳後三首

花時負母出門嬉
統緒欣欣稚子隨
春日也應憐病母
暖花烘柳落來遲

右背負娛春

亭、堂前樹有客來空去主人鳥鳥情不顧客
嗔怒長病識孝子長情識知己寄謝交游人信

滄洲集卷五

友須悅親

右侍疾忘賓

根在泥中葉在枝晴風濕雨鎮相依草深却恐
孤來賀月出惟應鳥綺飛子心只似墳前樹行
路無勞歌是非

右廬墓

戴廷珍御史先翁輓詩

用世不待志學優不遠施此豈賢哲情無乃天
則私浮梁稱顯族戴氏實蕃滋侃侃西澗翁抱
貝尤挺奇一第不立朝三為貴舍師模範之所

竟浮沒鵲怨青猿悲著書休休谷至今有遺詩
波瀾三百篇鯨力不可賂諸郎復皆秀瓊瑯珊
瑤枝德馨自茲發永願敦孝思

旅寓言懷

就屋居京里無家類乘舡病足不良行坐深土
末相長安春霽雪旭日到窗前風景變時序故
園隔遙川弱真思母啼興我憶墳門薄宦亦沾
浮無由奉親筵飲淚各無語童豎共凄然

南湖明隱

滄洲集卷五

錫山老人世事疎服田力穡住南湖初畊便辨
醉鄉料未祭已還官府租草澤機杼為逸侶茅
茨經史作農儒似嫌沮溺終忘世寬放鬼絲走
仕途

常熟錢景言壽詩

歲在壬辰稱慶日天教甲子再輪年山翁醉處
春如海酒伴來時花滿舡吟入蘇鄉初試杖坐
高蘿月未收蓮玉堂慢興三千首一度生辰寄
一篇

讀王城山人詩

山人名績字世懋謝姓世家台之王城
山山中少長咸敦文行兄世脩為寶慶
守從子鳴治官翰林山人亦挾藝出就
試數屈於有司辛卯之秋竟以書生死
於稅鳴治曰吾叔孝友天至德義在宗
族明信在鄉人克其壯猷可以經國而
今已矣掇拾殘藁聊塞余悲云

三閔遺文慨古今耳邊如聽澤龍吟半生憂髮
江湖遠千里私情棣竹深清瑟有弦虛夜月好
雲無雨費春陰玉樓夢脫秋塵去天上遙應遇

滄洲集卷五

三

賞音

題賓之西涯水亭

月曉蘋花香霜寒陂水落燈影下西涯幽人啓

書閣

海子

天家小溟渤自是龜龍館恩波走八區此中長

滿滿

慈恩寺

幡幢籠海氣樓閣映花汀遊人不入寺梵響出
丹霄

題會稽塗山

朝散塗山世屢移越中濠上盡堪疑真山平
神功遠九域何妨逼禹祠

鑑湖

萬壑千峰一鑑中酒舡搖蕩藕花風清歌落日
思狂客可得風流萬古同

葛仙井

碧樹寒巖與世辭丹功惟有冷泉知一般天地
飛昇去何處仙山日月遲

梅山寺

滄洲集卷五

四

高寺多風易落花漫憐空界足烟霞數村荒樹
山鍾外不辨逍遙隱吏家

西陵渡

津口無風波不興棹郎將艇勸郎登山明水秀
不歸去日暮秋濤著意乘

若耶溪

南風雨過若耶深蓮女菱歌亂別心後夜繁霜
凋綠蓋洞房歸去理秋砧

曹娥江

一江秋水淡無情一葉曹娥便有名抵死不忘

忠孝節義有餘堪堪屈先生

小蓬萊

區中不見巨鰲來陸海天成熟翠堆秦帝望仙
仙更迷此山真是小蓬萊

禹穴

岩洞冥冥一穴虛禹咨山鬼護藏書皇靈肯念
氏事煩啓玄文示古初

蘭亭

四支風流頗方形半酣隨筆序蘭亭一篇何用
三興感樂極悲來萬古情

滄洲集卷五 五

彭山

無生誰不慕彭篴可是問家好古賢遲死不曾
聞大道山中鹿豕亦長年

三山

俯仰乾坤一嘆吟舊游回首幾浮沉三山浪比
三蘆島誰見仙人戲碧岑

宛委山

宛委山巔古石臺苗龍去後少仙才月明昨夜
聞清吹白石先生化鶴回

題湘鄉令徐德宏竹居卷

主人自是青霄侶別野還開綠竹堂韶韻擬供

樂事業簡書須續漢文章庭搖碎月聞天籟簾

捲清風坐夏涼千里歲寒重有約五雲招鳳起

蕭湘

為羅明仲令弟題畫菊二首

白露凝為霜衆草秋歇綠誰與後時春開花滿

叢菊青苔翳危石三徑寒遊蜀婉婉揚清芬亭

亭媚幽獨宜聯松桂榮勿為榛蕪辱持贈君子

儒真心靜須最

清晨荷鋤出理茲秋圃荒搖落變時序忽觀此

滄洲集卷五 六

幽芳朝霜沃其葉夕露澄其香生意諒不息道

心安可忘顧采黃金英登之九華觴美人持一

飲千歲游虞唐

送李賓之還長沙拜祖隴

春風別宴散瀛洲陸地仙人始泛舟碧海蒼山

曾入思綠蘋黃鳥信消憂中州久羨西平譜南

紀今看太史游鄉里未須誇畫錦要持碑刻表

松揪

再送用諸送者韻

六年江海憶人龍歲晚來看雪後松西涯未續

安仁句南國誰招太白踪春漲洞庭浮艷潏雲
開衡岳見芙蓉湘蘭不是清時物渙父騷人莫
漫逢

楚天鄉思暖鴻催

帝與恩波訪舊回綵服江湖春愛日赤心霄漢
夜瞻台倚舫花嶼鶯啼過下馬松坵鶴唳來莫
以壯遊供麗藻尚看勳業貴蒿萊綠服江湖者侍
乃父俱南也

送葉吏侍先生西行過

德望文殿月窟東兩朝嘉遇識孤忠天教今代
有韓范廟筭西邊無犬戎鄉里衣冠崇一老乾

滄洲集卷五 七

坤清事先諸公大車金鉉收功去白首無慚片

玉峯

春初言懷

落景都門客烟花忽復春玉河流暖水綉轂參
芳塵歲月虛官况雲霄有病身未能撫筆硯紙
思寄親情

送晏司副省母分得願字

秀州水色環城向竹筍連村魚鰓恨秀州才子
天上歸帆第烹魚北堂獻里中父老嗟考誠書
酒珍盤盡來勸滿筵遲日度和風花氣不關春

繾綣兒名美似無瑕環慈母無憂即長健白頭
不改春風顏此樂無疆稱兒願

寄鄉學故舊

杳若庸

別後官中長有病懶來胸次漸無書餘情遠寄
槐園子黑首心期莫謾疎

孟興貞

菽水登堂趁暖暉下階童稚索春衣先生退酌
顏瓢飲忘却春愁在竹扉

方克信

滄洲集卷五 八

傍隴精廬負郭田醵春筍不論錢盤飧且足
茅容養隨分青雲有後先

送桑民澤下第還虞山

歛玉懷珠歸海門長安斗酒暫為醺文章未必
無知己肝膽終須奉

聖君青簞琴床他夜月碧山書屋舊溪雲曾聞
七歲吟西華高志休將野興分

送錢世恒貢士還海虞

紅錦書囊玉匣琴暖雲芳草總歸心舞衣南去
春愁盡親舍臨海色深俊秀不慚諸謝後風

源時吐小蘇陰文驚蛟鵲天池物莫恋湖亭水
竹陰

奉輓劉主靜先生

蚤持家學上岩廊海內經生仰末光碧海鯨波
涵眾水玉余蟾桂領群芳連章軍國心殊赤載
筆絲綸髮已蒼記得

天教推化兩典刑興我重悲涼

題蕭篁樓烏圖為張副使數

蕭篁有霜桑東枯石林冥密生寒蕪五鷁卑棲
一隻孤野花多實亦自腴雄雉昂頭雌應呼朝

滄洲集卷五 九

飛暮逐秋將離幽篁細草保物命丈夫慎勿窮
樵蘇時哉三嘆君知乎

晴洲詩贈程編脩尊府尚書

捐此祿俸金構彼山中廬松蘿蔭旁軒玉几當
前除門前練溪水洲島交以紆江風吹雲淨目
曠情亦舒清潭泛群鷗白沙戲双鳬從知濠深
樂未止花間魚芝嶺朝日麗蘭舟春雨餘芳渚
延晴暉應待釣者娛王事倚休父功成歸尔居
為職方劉時雍題着色菊

一失陽春艷冶空老成顏面為誰紅天公似惜

秋無與菊東園花不香

又

一飲金天白玉漿醉顏通變故來黃歲寒標格
誰當刊與集芙蓉製錦裳

又

秋味已甘新逐客時容還伴醉微君流親到爾
非嘉遇莫辨清時嗅冷芬

題菊慶

結廬人境似陶潛臥起幽窓雨一簾盡日寒香
風引至隔籬黃菊幾花添

滄洲集卷五 十一

又

竹門荒徑晚扉開酒伴詩尋菊慶來一醉清秋
三百首寒花偏解長詩才

某太守郡齋

白雲出南山可望不可掬豈徒念彼雲佳人在
幽谷蹉跎霖雨期長謠寫心曲

又

郡齋秋山下木落趨不荒涼風起旁徑時菊送
幽香君子方好脩茲賞安可忘

秋郊

細雨輕塵郭外秋危橋下馬過寒流長堤送客
宦情倦野寺逢僧出興留一徑午陰清入樹滿
亭詩景快登丘放杯無限江南意只欠菱歌上
小舟

又

踏凍尋君過

關西午時騎馬日烘衣清寒向晚欺人得莫羨
牆東看月歸

寄文量鼎儀

望聞交親總不凡年來離思可相諳心情到底

滄洲集卷五 十一

誰全好貧病惟應我尚堪宮漏滴心推夜枕江
花着意送春帆君才久在狂夫國計須酬夙
昔談

送陸潤夫通判桂林府

山川百越自秦通

聖代華風萬里同佐郡有才馳出領微過庭無恙
別江東天低八桂星辰近日射五江霧雨空直
道遙知茲發軔大藩知已感群公

朝回

關西石鏡一官閒近關清門不用關漫勝雪倚

寒馬過滿鱗水買凍魚還得沾微祿強餘酒不
起高樓亦看山明日又迎長至節獨愁空使二
毛斑

題畫

石床幽許山靈護書閣晴當峭壁開白日高林
清嘯罷海雲飛過翠屏來

松泉白鶴圖為吳中書朝用題

壑底寒松樹杪泉冷冷如雨下蒼烟此聲千古
誰當和明月青山鶴未眠

題岳家泉先生所画葡萄

滄洲集卷五 十二

亂枝含雨葉含風欲隨荒溪更繞空嘗畫甘酸
老人去冷泉踈影月明中

壽蔡巴東

謝却巴東百里租桃花溪口洗泥塗後身遠
心逾遠轉覺榮無辱亦無珍重天邊書寄鶴逍
遙林下鷁乘鳧慕陶贏得長年酒時對薰風引
一壺

翰林齋宿

天近瀛洲第一峯清齋還躡鶴將踪露阿
巢群鳳雲宿瑤壇候六龍華月夜澄空

東香名送春濃十年多病滄浪客不寐狂吟磨
此逢

和吳脩撰原博齋宿

仙漏春聲出禁林玉堂月色發肅心風收篆綫
浮烟直入靜燈花落夜深遲暮官情暮暮餘
寒詩思在重衾禮成遙聽龍頭賦亦重才名耀
古今

偶成

遲日烘庭漸不寒朝回坐慣出門難
本豈今
邀狂譽散地猶慚是美官好夢每因春困多病

濟洲集卷五 十一

懷時藉酒醺寬適適事外歌全感吏懷深勞者
俊名

葵軒

黃蜀葵白蜀葵淺紅深紫相蔽虧軒前軒後三
百株丹房玉瑣露傾歌染檀吹麝香絲多金流
石嚙苦炎鬱介獨開花耀芳質向陽一點恒自
持飄忽春紅豈其匹赤心到頭能結實又不同
心有如此

題駕部張公實先御史挽冊

後為收 國時下青龍駒綉長忽長甲展

百僚趨書生何乃尔後正行村胡塵犯我周
顧贊掃清諒需靈動大荒雲物翳旌旆將軍且
熏令狡虜乘不虞控弦四十萬不及雪威孤騰
藉土木下水冠同一塗鉄面委沙磧清魂攀乘
輿生逃豈不解危授甘臣愚倉卒殉國辱榮名
非所雋天日竟何損

皇綱仍不渝忠義有餘慶奸雄蒙赤誅悲歌太
平日慰尔兵曹孤

送丁鍾

感激承平世來歌千載逢方期丁夫子 金閨

濟洲集卷五 十四

日游從三年待 明詔一舸乘春風臨流羨所
適 舊京淮水東山川極明秀人物盛才雄宦
遊不去家為政無孝恭興居子安集契濶余憂
忡平生冲澹懷豈徒文翰工傾蓋契出論要自
心趨同良會條揮散鬱傷氣序融覽翠西山表
折花南園中 醉曉及時鳥醒聞他夜鍾吾其倚
龍劍長吟憶謝公

賦得渾河口送李中舍應禎還吳

昨夜東風吹冰消西山春水來如潮行人馬
崇文橋錦帆何處舟搖渾河口頭波漲綠

送日河河水未敵江水長羨君思更汪洋南
遊莫恋三江月雲裡瑤池待鳳皇

將謁陵出土城馬上作兩行者吳原博

也

馬路輕塵出土城日高芳甸暖烟生草邊春色
青迴野山面晴光碧繞京十里東風寒食候數
村香雪杏花明金闕散吏陽春思隨處分題謾
紀行

到黃土寺

滄洲集卷五 十五

曲溪高柳石橋斜入寺僧傳洗渴茶坐發江南
舊春興一林山杏似梅花

宿黃土寺

問程休僕馬入寺得閒房茶笋來僧供軒窗
佛香殷床停夜話行路及朝光翻怪清鐘早
添淨世忙

陵上作

內家新柳報清明

帝遣千官謁

四陵道松楸佳氣裏寢園樓閣翠微層

列嶂紅春望香火諸宮候曉登陪祀小臣何以
頌萬年

王業付孫曾

復用楊維新先生四首既歸和荅

初出郊

奉天宮闕露華春萬歲山陵樹色新三月正當
陪祀日諸公非是治遊人杏花斜日山村雪馬
首微風輦路塵子劍明朝何處拜懽懽西池望
來頻

祀後還入昌平縣小憩而歸

滄洲集卷五 十六

香宮燈火散寒更珂馬風烟入晚城春鍾片時
南國夢晴沙一路北郊行河山信有金湯固陵
闕回看紫翠明歸向石渠誰健筆子雲詞賦奏
昇平

榆河橋下小庵為孫千戶之子留酌

之子陳觴花外庵臨岐不放馬頭南人情可惜
頃一飲詩景相撩還並驂沙岸暄鷗呼不起津
橋風柳舞如酣扁舟若下榆河去可似吳洲魚
鳥澤

歇鞍孫氏寺折花柳乃還

緒陳未曉下金宮歇馬招提返照紅藕草坐來
憐遠岫折花歸去惜東風清明柳色千家裡薄
暮烟光九陌中多病文園行欲倦春詞愁續鏡
川翁

同年會

休運古難遇周餘淳氣分皇孔與孟不逢萬
乘君漢唐匪無言中間多垢氛堯封不入宋儒
碩徒殷勤桓我

烈祖驅夷正人文

文皇崇繼述開京控朔雲嚮明朝萬邦九譯效

滄洲集卷五 十七

琛纒學校起才俊憲章遵典墳往當六葉初縉
從多士群十年一登會芳晏春氣氤

明恩賜休暇為樂亦孔殷篋序敦揖讓爵行漫

紛紜皓唱引絲竹清鮮間曉曛諧談洽四座霧

滂蘭相重雄襟襟鳳戢羽英質豹含紋是皆太平

臣乘運豈偶去落筆東風轉命驟西日曛觴詠

寄深勗豈徒固交欣探道泝洙泗許身奉華勳

居常慎所搢臨事解其紛明以同年契心術隱

相閒春秋未絕學賢者揚清芬

仙居書屋為商編脩懋衡賦

有山号仙居真桐江号與區林窈窕号閑寂路
險絕号盤紆側谷号矜訝含颺号激虛珊瑚壁

号玉笋石焚号秀所儲孰地靈号敢問有天

老号紫廬深穿洞号綰茅瞰洄谿号引渠雲霏

霏号承宇泉汨号循除踞堂恆号何有紛羅

列号古書呂燾之先孔述之餘義氏之畫實開

其初下逮紀傳百家之腴我研其精刊落異趣

紫芳潤号遺放嗣之人号肯咀服仁義号礪阿

探禮樂号丘隅淵天矯号龍騰沛巖霏号既濡

鳳又起号層巒歷九閩号揚眇紫閣号玉堂遊

滄洲集卷五 十八

列仙号鴻儒典謨之在臆号瞻泉夢以為徒王

盛明之載遭号行正學其孰御補治弊以興理

号維斯文之東樞衍六葉於無窮号垂千祀之

今譽名書屋以崖石号附子穉而匪諛諒山靈

之祚人國号世生賢号繼諸

送林一中秋官出僉閩憲兼得過家時乃

兄刑侍家居

桃花嶺下陽春客六載秋曹裴俊聲

魏闥獨承新命去越舡多載舊書行親庭戲彩

當年慈母月懸床他夜情更道未應淹使節聞

尺入澄清

明月

青天送明月照我岩前池
先風忽吹度蕩碎古
琉璃澄波有時定圓影
不曾虧婆娑銀絲鬢賞
弄瓊桂枝東山萬古宅
坐失歸來期

宮中秋離為人題畫

佳氣蕊龍金碧島參差
宮樹排晴昊帝弦歌微
阜財風三十六宮涼思
早西垣昨夜棲鳳鶯落
葉晴墮銀床鳴拂簾湘
波瀉珠箔繞庭玉甃文
椒枰巧絲娛羅星樓宴
化生盤在芙蓉殿百尺

滄洲集卷五 十九

銀屏動吟光穀綃無色
愁團扇玲瓏綉戶雲母
明捲簾別燕遺春聲列
房粧罷紛交慶鈿盒花
奩相送迎黃桴紫桂離
發欄檻平臨廣寒闕
天香動擁千素娥不許
閑人到明月講殿從容
回輦遲宮換香薰翠帟
隔樹鳴琴奏金羽明
朝均賜小春衣

半村

高情不欲苦離群
人境閒居亦近村
十里到城終在野
數家同里未為喧
買魚江市招春艇
留客屏山對晚樽
千首吳歌清世理
絕勝秦代有

桃源

移居得昂儀來並

散吏無端不耐貧
強移秋館得高陽
無家且長為客多病
那能遍識人瘦馬送
朝宜近
聞新雞慰晚勝懷珍
猶聞海內美荒年
眼食平居愧此身

天樂堂

人間何處樂由天
天樂堂中坐兩仙
有約曹家共十歲
未妨龐老長三年
吳雖舞者伯仲季偶
予和之琴瑟增遙
繼暮年無限好壽筵
長在菊

滄洲集卷五 二十

花前

送董南舞總情歸省

鳳皇池上中秋月
以夜何人婦夢清
文羨董生家學舊
與憐葉子舞文輕
盤寫語捧天香
去盡鷓鴣紅
侵露蓮行素
轉來應掩鳳首雲
臺千尺候功名
題
田贈編情陳先生傳同年師名父也

二體哀思

已矣同歸盡傷哉
獨值貧力榮三世
葬併慰
泉親鶴嘯黃山
樹烏銜連水蘋
百年立隣思
下草間塵

庭闈孝養

愁絕趨庭後慈顏幸老遲乾坤孤子在溫清百
年期喘息原通氣艱危惜切肌差我董生孝誰
與續韓詩

琴瑟和鳴

山中畊織僕心緒若為寬鳬屬勤朝戒桑榆接
暮顏一諧琴瑟調永遺子孫安養不成家者朱
絃取次彈

增麓送奏

誼落黃金後長年繼世誰後生須分棲長者固
滄洲集卷五 二十一

忘私共老吾惟弟餘謀敢及兒自然家慶在童
子解埴麓

薦蘿沾澤

探本高層上牽枝殊屬間恩施不報地力起欲
低顏接遇均榮悴馮依失險艱長松竟凋謝蘿
月怨秋山

棄梓揚風

君子培嘉樹門前梓及桑惠風曲巷陌浮世隔
炎涼生意均微草清陰過別塢遙望下車者懷
德向斜陽

詩書課子

萬事亦云足若為勞暮情力耕猶得歎徒愛恐
無成燈火中宵業鄉邦異日評稱賢吾有後誰
欲討公卿

農圃怡情

俯仰誰同適魚遊復鳥飛課耕方植杖抱甕亦
忘機春酒低山憤秋盤集野衣相看咲終日談
不到輕肥

絲綸褒寵

跡本山林舊誰生草木光一毛登鳳閣初命錫
滄洲集卷五 二十二

龍章植德生前厚沾
恩地下長善人今食報千載教茲鄉

俎豆增輝

推忠須自孝能子亦由
君一疏承詞優渥十年歸拜墳松詞生暮色荔
豆發秋芬阡表誰當紀歐陽自有文

紅菊

芳容晴暈九華丹咲倚霜風不道寒世上顏齡
如可制萬枝裁與大家殮
滄洲詩集卷之五

太倉張泰亨父課

古律絕句九十一首

詞二首

文量席上分題得水梨仍依定類

林外清霜落曉鐘
墮枝紅顆駭淵龍
慣見張老應多術
久病相知惜少逢
飽滿雪腴曾未褪
短長秋柄鎮相從
君家一嚼醒殘醉
歸去無勞取碧松

初寒有述

汾洲集卷六

寒燈影裡鴈聲秋
半夜西風起北樓
萬里漫添胡馬色
幾年渾減朔方憂
閑河積水連天向
城闕凝雲拂曙浮
細雨朝回問裘褐
老郎漸為病軀謀

題畫葡萄

青壁高懸走壑龍
水寒雲葉破秋容
玄珠百斛藏甘雨
以好蒼生渴後逢

儀來并居新樓成與文量登賀次韻

長愁風雨亂憂端
九日晴明望眼寬
益喜故人連宅舍
肯於高處置欄干
菊花甘冷黃非晚

長紅時白不拋
一潭得醉歌酬雅
會未妨簷月照空盤

送張克謫郎中治水利山東

短鼠青袍水部郎
遠將能事報

舊蒙龍漱百眼泉
歸漕鯨力千秋石
作防一路風霜重奉

詔普天齊魯景經荒

山東憲府貪才俊
國計應勞細與商

送同年李義方還任南曹

自有科條興俊賢
交遊多是愛同年
未妨清秩

江湖限但使丹心
霄漢懸客袂
秋風沙色似仙舟
寒水石頭前
吳關楚徼渾豐歲
清恩應與鴈傳

汾洲集卷六

題松台梅鶴圖為吳中書

一壑風泉隔暖塵
兩崖烟雪護幽春
山空月落

崢嶸際老松
寒芳自結隣

癸巳生日詞

碧雲青嶂滿

神京秋色一年看
過瘦馬回朝
慵走謁閑戶長安
道左亂琴堆床
殘尊倚壁對雨
成孤坐初冬

集 38-571

猶暖記取今日生我回想故鄉烟霜二人
游子顏難破四十將臨心未定道遠敢憂寒
且向妻孥強舍杯酒細數黃花朵但留晚節異
時歸去重賀

偶題

宋玉多情亦騁才漫為詞賦到陽臺至今天下
稱雲雨便自襄王夢裡來

竹坡為雲南憲俞教正樂題

別野新栽竹數竿即開書院占清寒晴朝捲幔
明虛翠雨夜當床落暗滿萬里烟霜捺節去一

滄洲集卷六

三

披風月放盞看待君頭白歸無恙應笑兒童擁
藥欄

為鎮江唐惟敬題一泓清可

江郭喧喧此室幽當堦一水淨涵秋晴看細浪
搖花慢夜汲寒星落茗甌未惜草書供渴兔最
愁橫吹覺潛虬題詩為問唐清叟還許濠梁作
勝遊

哭柯學士先生

心旌未解忽傳悲拋卷秋庭一哭之涵養百年
需大雅老成今日表吾師東山別傳成長臥大

學韓公竟後期不見曩時沉厚者竊名文字愧
先知

周評事母墓有橫塘烟靄之景邀子賦

隴外橫塘帶曲堤春深烟靄正凄迷浮林曉入
寒松濕到野晴和碧草齊遠水長雲悲鶴去空
山易暝乳鳥啼花輿幾度遊魂在腸斷蘋香浦
日西

立春日送 駕出郊

彩鞭春色轉金牛黃道東風散九旂
萬乘夙齋辭大寢百靈先駕奠圓丘氣催玄鳥

滄洲集卷六

四

晴郊暖雲擁蒼龍曉仗稠歲歲一回朝
上帝聖人元不事盤遊

翰林齋夜用費編修廷言韻

玉堂遙夜月波涵唱和才疎撫景慚烟靄霽來
宮柳見露華多處館松酣神光想像郊壇上天
表清明閣道南起肅朝儀迎

帝祉早聞休澤萬方覃

又用王編修韻

齋宿詞垣奉

帝誠曲房幽坐道心生微軀也慙塵中夢淺學

堪愁紙上名賤，春星當戶落沉，仙漏到床
清許身變契諸公在老，大徒傷子美情

齋夜先宿西朝房次夜宿翰林西寄西僉
東西齋邸半同年莫訝孤踪發屢遷十載稀逢
通夕話一燈真喜對床眠茗泉虛接春醪飲
浪慚陪石鼎聯床宿舊房還取便未應蕭索各
來篇

送姜郎中用貞之任南刑部

深為高情愜此行板輿家近好相迎却愁他夜
西齋夢斜月春雲隔兩京

滄洲集卷六

五

又

十載逍遙直使星正郎今上白雲廳長風曉節
從來意珍重青萍此覆酬

慶成宴次韻

紫壇郊罷詔開筵禮盛清朝樂奏仙

宸服畫臨周陞九宮花春覆漢官千瑤池酒煖
金杯散阿閣雲晴彩仗聯淺薄也分珍賜出敢
忘歌頌奉堯年

贈蕭儀鳳歸山海

夫子風流追左軍今即標格更殊群木山曾寄

學峯秀壯園今看列樹芬鳳去官輕天上翼
歲動澤霖中文德生他夜東堂聚唾玉凌雲
見君

送李太常立之

春轉皇州柳欲絲掖垣先達此何之圖書畫舸
紆仙賞禮樂崇曹掌

帝祠紫極休光瞻永夜鐘山佳氣對清時此中
自作儒林冠何異後容直鳳池

送梅倫郎中

吏局曾看執法名相逢重見宦遊情黑頭且復

滄洲集卷六

六

遭

明主華秩何妨註舊京別業吳江苑墅近閑吟
鐘草棘曹清十年新政孤臣在他夜思君秋月
明

題畫

渺、晴江落木秋回汀疊嶼遠雲浮石林茅屋
陰森裏渾得書聲破此出

又

雲斷山青水不風短亭疎樹鳥聲中道人吟入

秋林去忘却秦樓與漢宮

又

遠山隔樹高於隴隨石當溪嚮亂泉欲脫塵衣
此中去滿庭落葉枕秋眠

呂明遠昆仲席間談太倉張文翔

尊酒餘歡見二難布衣前輩坐談間歐陽楷法
今誰妙張翼才情不自閒險語疾門風動地悲
歌吳塞雪漫山得歸江海應無恨我為奇人一
愴顏

二月雷雨後極寒

驟暖新正末轟雷二月初兩朝風白地昨夜雨

滄洲集卷六

七

翻渠海內承平日民心載酒餘乾坤自無恙吾
道欲何如

送何生還南海

燕京背朔雲越嶺掩南海子來萬里餘遠意劇
何在既非籠中鳥復異梁上鷗附炎誠足慨搏
空方自翳天邊對連枝歡喜見情志尚憐英妙
年擺脫烟花氣東堂始相見問我案頭書我病
或難答曉明恒起予舍館坐西隣晤語幾朝夕
春風斷河水萱草動行色臨行惜贈言恐負求
舊詩香道本周程朱盡習寫義畫說元化已

起性命根後聖綴奇文端為後世言遠之則守
甯近之切人倫雖然尚占事用世理無礙當時
急趨名為義專本義閑我伊川易誰與盡言意
念子功不苟提綱自忘愚大道有心學歸執勉
求諸百家泛諸海群經沂去河涉崐方有待詎
止論高科

畫馬

圉人浴馬龍河津緩轡脫御龍性馴標鬣初蹄
漠庭日霜蹄忽踏吳洲春未論千萬與百里但
有雄才報知己一躍空群東海頭崑崙閭闔還

滄洲集卷六

八

爾遊

題畫梅

青帝前頭玉蕊臣獨當冰雪獻芳新自從乞與
東風力耀紫施紅滿後塵

永夜

一讀前經永夜憂朝簪虛戴入儒流力微未到
安心地學淺猶踈用世謀西上風塵驚旦暮夢
中星斗換春秋及時省已探千古莫漫悲歌空
白頭

松隱

丈人幾載植霜根老樹今為衆木尊
偃蹇坐忘梅歲月高寒能蔭閒
兒孫隣翁對飲分花味海鶴頻來動
辭痕絕却塵弦風奏曲祇應幽趣此
中論

讀書處為人所作

海內同文百載間寧無出處侶伊顏
一經自嘆謀身易方寸今知定性艱
絕頂大方君早見平原古道我徐還
相逢歲晚天教健應許前脩併力攀

清明郊外書所見

滄洲集卷六

九

載壺檐榭畫紛然魂魄招人醉
坐烟樓蟻鳥齋它自去女郎春事且
年年

晚興

寒食今宵月過弦晴堦晚興小開筵
故園花影諸公醉別館詩情獨自聯
銀漢春星高寂寂玉臺寒露靜消消
美人只在瑤臺上欲語相思未
有緣

送人之南京督府

臨別春風見二毛十年赤縣為民勞
舊京新令恩還重北客南歸興轉高
蓮幕凝香居大府

文封印梁間書置身塵土奔趨外佳麗江山羨
獨遊

送丁原敬還華亭

天門一鶴去雲間海上行人盡仰看
九點碧峯清溪微瀾城鼓奏送飛翰

柳絮

隱院遮宮萬柳垂晚春天氣深飛不兼塵土
初過雨得弄晴光未落暉夢斷流鶯雲掩慢
辜酣婦騎雪圍衣未應撩亂迷不得輦路分明到
瑣闥

滄洲集卷六

十

立夏日東郭草亭分韻得容字賞牡丹
東郭來遲興不空名花時傍草亭逢拭君紫陌
塵中眠玩此瑤臺月下容王母醉深春後酒江
花舞出翠旗重天香滿席分題去狂步昔遊諸
老踪

東郭高亭紫氣重牡丹時節此遊從遲來值歲
春歸候漸老輪花年少客前輩驚童餘况味故
人看酒且鮮醪明朝醉起拈殘韻別圖他山約
後逢故人原博也

是日又用世賢編韻

尺五天東此地遠遲春不減及春游牡丹芍藥
從容放美酒高亭爛慢留共喜眼中無俗物未
論身外有封侯浮雲聚散存詩史重擬交盟老
去傭

送孔燮知曲阜 五十七代孫

化起中都自昔聞風流曲阜得賢頻宗家薦達
非干祿

聖世榮歸不問津琴酒來歌顏孟氏衣冠迎賀
魯邠人遙知賦入豈時紀靈覓年沂泗春

贈別錢郎中大用同年

滄洲集卷六 十一

長安客舍吳門酒十載離襟一舉杯五月清風
喜病起兩京今日醉顏開貯壺冰雪憐秋客
賦篇章愧晚才霄漢交期留健翮從容飛出鳳
凰臺

題楊錦水荆叢陳謨卷

帝德生民堂仁賢爵祿輕兩惟勤策憲誰則取
功名玉石焚應易朱鉛辨只明尚愁囊裏水
恨未嘗平

其二

武弁知謀國皇華不浪遊幾微涼所見磊落

何來司馬晚依違平昔寵托優祇應才傑者
稱報有深籌

送蕭生還閩之沙縣先經南監

秦名辭北闕問業去南宮舟楫幾人共文章四
海同壯遊頭髮黑歸夢荔枝紅早晚迎親罷雄
飛劍水東

贈別文宗儒之永嘉追用方干韻

高誼不論官去住放杯揮策指江東過鄒山水
佳篇裡到縣桑麻惠政中人寄北書燕鴈月巷
歌南調越州風使君願後齊民樂肯向車塵說

滄洲集卷六 十二

近功

又排律一首

北來曾並暮江帆一官看君再向南尊酒乾坤
懷往路扁舟吳越謝征驂月中馴鶴孤標遠天
下廉泉此味甘左掖郎星元近御東嘉詩景豈
成鮑城樓海色寬秋望水寺鐘聲節夜談公暇
未妨書裡辭道有何惜府中參幽崖白日群情
吉明府青春百事諧見說蛟龍能大小隔年雲
雨起江潭

題肩寄贈盧大參廷佐時有退休之意勉

之出云

秋斧劇月飛瑤華水仙持作開金霞珊瑚貫續
冰一束中含海風三萬斛骨清氣皎有如此持
侶江東古君子大藩旌蓋翩若雲老參心地涼
如水燕寢長吟春草生秦淮燕闕夢兩京故人
落錢聲謝吾道悠悠誰復營三山蒼映梧
竹暗綠生紅荔枝熟寒惟細簾時一搖千里棠
陰斷炎酷蕭蕭巖色微著星正須鵬力轉滄溟
未應揮手謝鐘鼎特立高寒白下亭

賀張英國廷勉御苑三叢巧中蒙養

滄洲集卷六

十三

上林觀射列侯從劍履先登屬上公追電一鞭
芳草外貫揚三矢落花中少年能事回

天喚連日珠恩下澤宮却憶彤弓賜開國至今

神武駕英雄

徐武功先生輓詞

果道賢豪間不得經綸唾手逐雲雷功收玉帶
諸侯貴恩放青山萬里回文字舊名天下重是
非餘論後人裁遙知萬死天全在春水吳舫客

吊宋

皇圖為那天章同年賦

丹水南流渤海清上頭丹穴秀崢嶸未饒嘉樹
分靈洲別有珍禽儲粹精儲精元氣陽數足五
文九苞還七德三百六十之羽虫作止飛鳴順
而則鳥中之聖不可招幾度中原瑞聖朝始就
軒皇諧律呂再過虞帝聽箏韶未忝岐周王道
祖秦樓漢苑到來無寥々千載焉而如蓬萊淥
渚崑崙墟華安夕下瑤池浴鳳朝臨砥柱梳
周游覽德昭鴻慶中天祇見

今皇聖五百昌期曆數過欽下未下需至和元
愷齊來廣載歌遺才次第登賢羅黃虞禮樂優

滄洲集卷六

十四

制作効爾一鳴何足多高翔遠搏飢渴否醴泉
竹實臣心有五雲佳氣况盈都岡面朝陽長碧梧
願以明良致威鳳自天啣獻太平苗

項方伯璵梅花手卷

玉峯素卷三十尺越客含毫寫盡之一樹東西
春足後萬枝高下雪殘時只看疎影孤香動細
睨清顏衆色卑花洲江南未歸去詩成重起美
人思

季夏兩三日書懷

掩卷東堂畫滄關病來消得是閒官文章未使

三年風雨崇朝六月寒喪馬容身在告曠
朝終是夢難安多情却怪山妻健提抱兒曹索
暮歡

夏雨後錢世恒席上用原博韻

炎天此閣何高寒前夜雨聲如急湍清風古劍
據床咏黃塵晴山揮塵看盡日獨愁行潦礙
公和見醉鄉寬况憐穆父詩家秀高興淋漓不

肯闌

觀荷凌季行宅用原博詩韻

高盆曲欄圍綠荷滿庭爽氣生秋波碧筒寫出

滄洲集卷六 十五

傍舍酒清風坐我西湖坡餘花絨露待誰放閨
月追涼借馬過我為催開還我賞許君重唱越

溪歌

晚涼聞蕭文明拜黃門

雲落高城而又過晚涼移坐待明河過逢太簡

嗟猶病除拜新傳喜欲歌夫子老成稱甲榜郎

官清要屬兵科漫勞疇昔臨池手添作西垣諫

草多

徒步

朝散長安徒步行 踪不減舊儒生路傍衣帽

俱應王霸裏樓臺失畫晴避馬不教賢俊識
門惟喜稚兒迎小艇疎簾攤書坐負病今成吏
隱名

早起

街馬警殘夢庭涼散暑憂雲容依結曙雨意欲
生秋燕母陰還出蛛絲亂不收老夫肥氣困今
日起梳頭

立秋前一日望夕

殘暑避朝雨新涼歸晚晴大星迎夜出高月先
秋明挂樹青山思芙蓉綠渚情年芳殊未歇鴟

滄洲集卷六 十六

吳先鴨

是夕得文量八音述病之作明日用韻自

述以報

金馬門前散早朝石渠高閣夏雲消絲綸有道

階漸近竹素無功祇懶搖匏汲官泉分雨氣王

懷濱海望晴寥華炎除渴鴉秋至木落虛庭嚮

碧瑤

用前八音及韻賦得新秋宮詞

金水流寒曲繞朝石渠經雨熱氣消絲桐南殿
薰風度竹樹西清爽籟搖匏夕引晨添夕漏土

走謝影轉秋寥華髮未可誇露木葉霜

又和文量無題之作韻

金鴨爐低寶鈿支石屏香閣樓簾時絲留素色
知悉巧竹負真姿得鳳遲飽韻夜閒青玉管土
風春咏白茅詩華來殘黛眉重掃木抄遙山相
對思

乘驛歸戲述

朝散騎馬歸大小共周行我時適喪馬欲買正
空囊累日徒步趨掃塵若衣長以蹇駟不盈跨牧

漆洲集卷六 十七

賢蹤逐忙三錢傭乃力家近非吝債入門解衣
坐簾席秋堂涼也復隨心意以罷書滿床明朝
力趨朝使步士之常

偶書

自昔人言秋思哀獨因病暑秋來不應一夜
西風雨撞碎綠荷承露杯

清秋寄龐汚陽

一片清秋不可摹碧天高日寸雲無道遙省閑
慚虛秋悵望江湖有壯藹汚上蕙葭魚正樂洞
庭烟月鴈將紐寄書空帶四言句莫助遠憐王

樹孤

天上何所有偶有威作

天上何所有河漢日月星三光所餘他辰色正
蒼青畫碧夜則玄洞視杳冥迴合鎮左旋聞寥
薛嗅聽衆彼雨雪霰雲電暨風霆紅霧霧霜露
盡由地氣征此實去天遠因高若天成昊帝超
無為宰化非有形宮殿與樓閣佛鬼及仙靈界
分三十三併諸四八名何文紀實狀誰則見經
營茫何處著有當亦西傾鄒衍及劉安造言
服上刑髡虜黃冠暨紒起盜遺聲浩蕩欺世主

滄洲集卷六 十八

誣天賊良昨不各安四民利典正現爭競鼓間
笙簾淫褻過優伶唱召等兒戲誰何降宮庭禍
福終相倚禱穰歎益生願言聖有作剛絕正天
經

七夕詞 御街行

璫京玉露消殘暑繞七夜涼如許廣庭兒女巧
盤開瓜水繡箴香綫上樓斜月捲簾輕霧幾處
人歌舞輕寒漸入宮中樹清臥看牛女隔河如
渡彩雲輶皎素娥無侶碧梧幽鳳盡梁棲燕
誰占歡娛處

讀史

邯鄲花下千金子掃盡雄豪恣獨行一紀乾坤
任事業解今珠代襲遺聲

中元日酒後寄陳雲泉時令子勸來別

大明都下中元日故國人來

帝里逢正倚清秋悲別燕偶看英嗣憶元龍露

華東閣芸香晚月色西城桂影重醉罷題詩寄

高隱為余多種釀醪松

讀史

太公辛苦敵中回一半乾坤已說開長者動言

滄洲集卷六 十九

人有約漢兵何故又東來

年少如君已足多却憑筋力要山河從來霸主

須賢佐駿馬名姬奈爾何

息齋雨竹為方昌言題

一竿獨立烟村晚野老尋詩貌得來倒葉垂枝

留雨意為君双眼洗塵埃

用韻題顧進士探花卷

江花有情拒客杯春風不消紅雪堆

君王初賜杏園賞仙人盡下蓬丘來猶談玉貌

不即醉鳳笙龍管更相催他山遙海萬寶樹一

時移上青天歲時得意方自此沈襟鬱抱當
益開儒生術業贊元化會須握斗旋其魁虎頭
孫子世清顯磊落不受群疑猜花日贈詩期歲
晚五湖烟月酒船回

陸文量明日往紀北征功中秋月下酒後

贈

昨夜西風邊雁聲似聞胡騎犯邊城饒渠犬豕
三千部消得中原一萬兵

萬國中秋玉宇晴老懷和酒向君傾青山皓月
輕絲別黑首崇勳更早成

滄洲集卷六 二十

飄然江海一書生曾為平城意不平虎帳龍韜
須賢畫未妨多集受隆城

爛金龍袂馬前聲黃詔銀牌促使程為報五陵
群俠少帳前不受偽功名

連章宮外月華清照見邊頭十萬營秋草不鳴
風夜靜祇聞傳箭數寒更

蕭張不典漢家兵韓范終金宋代名一別豈須
論富貴四方今日試經營

店庸閑外馬蹄聲宣府城頭月正明數種逆胡
連夜滅太平笳鼓入燕京

涼月

涼月照秋宇，鐫聲終夜滿。披衣起秣馬，寒多秋添絕。因思北征士，列營風露郊。豈無感國恩，戰勝除兇臊。踟躕務先聲，踟躕人逃悽。其苦寒近近，恐憎胡氣驕。威柄諒有托，旅人徒切切。才猷未或逮，且復隨行朝。

題畫寄建德山中徐氏許先生甥被官

憶昔南遊過釣臺，舍舟西望度崔嵬。旌陽族裏秋嘗蕪，孺子堂中夜舉杯。種秫田間青磧底，讀書樓起白雲隈。舊家近說兜曹秀，信有深山出

滄洲集卷六

二十一

美材

約曼進士昂登西山不偶出郭獨還

朝散出阜成，薄寒襲重裾。幼馬怯生路，一行幾踟躕。觀原喜曠寂，望山復營紆。本期層峯遊，良友不我俱。中岐就老圃，求泉得佳蔬。羅列拜兒女，視我令長如。坐慚林間餽，興罷起東驅。秋山自落日，塵滿城中衢。永懷吳洲上，願遂園田居。

題孫應奎懷翰卷

方服春衣習清溫，童心痛早可堪論。青雲幸了成人願，蒼昊長懸鞠我恩。秋冷鳳悲紉獨手，日

金聲後壽域，龍盤虎踞中。雪壑自寒松，色定天池正。曉鳳毛通後，今甲子無勞計。方為蒼生作謝公。

寄壽倪禮侍先生六十

世翰堂將畫錦，同深冬歌酒。坐春風詞源，玉振

送任彥常

江山佳處帝王州，君拜南曹愜所遊。曉闕乍寒收，委珮晴川未凍急。歸舟酒逢鄉舊客，愁盡文

滄洲集卷六

二十二

乞門生公事優，却怪才名曾壓衆。未容為計草堂幽。

蘭舟為丘蘇州賦

采得幽蘭上海航，使君行處即凝香。照凌秋水游騷國，琴罷虛窗似孔堂。月露吟身跡遠泛，江湖憂髮莫俱蒼。濟川芳意應無限，肯使齊民只愛棠。

仲冬無雪齋居翰林定韻時見能盡吳興

沈氏

玉署風烟迥隔塵，紫垣星斗傍嚴宸。來同歲暮

清齋夜見此就詩能盡人鶴思清懷沙苑雪
團香試雪溪春明朝記取東堂會吟盡寒燈月
色新

望雪

過盡南飛朔鴈群仲冬城闕淡斜曛天寒欲下
千門雪山晚猶藏萬壑雲隴麥瑞須迎臘見江
梅信好傍春聞精誠孰與回滕六驅送瑤華荅
聖君

為陶永淳題夏以平山水

玉堂看畫憶清卿淡水濃山見遠情純屋寒江

滄洲集卷六

二十三

飛鳥盡隔橋秋塢白雲生豈無仙路通鰲島宛
有青岑似鶴城早晚花間鳬鳥起縣齋陶令政
初成

臘月十日夜飲文量宅限韻壽用光

永夜寒燈臍剪黃擁爐情話煖烘裳同時愧我
非三益生日憐君及二陽歲晚冰霜懷舊國春
來雨露荷

今皇碧桃紅杏看金近準擬宮壺續壽觴

滄洲詩集卷之六

滄洲詩集卷之七

太倉張泰亨父誤

古律絕句八十七首

詞一首

進春日朝賀

雪色初殘閣外峯曉光催動午門鍾御香飄暖
四三殿仙杖迎春上九重班擁紅雲紉進賀宴
開還日退從容翠輦金轡傳觀慶珍重
天家喜勸農

立春即暖

滄洲集卷七

連日西山生翠烟軟風溝水散微澌分明
土國天時準和氣隨春入舊年

元日病目漫題二十五韻

萬方新正節高臥抱孤憂日月無繩繫光陰有
準流焚膏消臆尾看曆起年頭家樂嬉雙稚輕
災赤兩眸坐妨元日賀仰愧

聖恩優麗景惟窺牖多風罷倚樓不冠稀拜客
輟飲靜寬愁晴陌鑣相擊道門刺亂投豪華京
洛慣禮數市人側籍傲吾何敢原醒彼有由所
差

皇道泰隆使壯齡道四十今殊昨行藏是且否
大賢心不動君子道為謀立志悲前懦忘身乾
後修居然龍見在相彼鳥鳴求良友芝蘭氣空
文穉穉秋得深崇賤等失輶死生羞狂義非忠
厚謹諧涉悔尤煩於貧得趣曾見利為仇病騷
誰相策矻矻箴祗自瘳詞林叨末敘翰海許同游
禮樂徵姚如篇章約漢周念初渾泛、向上可
悠、古菓攀邀軌今無補大猷長疑空老大題
志曲忘幽

長安春望

滄洲集卷七

二

長安馳道歲華新馬色朝光動暖塵苑外連山
青向闕宮前流水玉為津城烟秀麗籠金瓦橋
石晴乾鄉盡輪幸爾滄江多病客又看天上四
迴春

慶成宴用李世賢韻

日華宮殿覺春濃郊後清遊自內供
袞舄乍臨仙醴進雲招初奏舞行重延來九譯
同王會恩重千官盡醉容拜起彤墀花滿路
聖時應不少夔龍

春殿香連翠霧濃天厨有出絳盤供日乾些酒

旌旗煥花映衣冠錦綉重金鳳流聲聞
帝樂玉桃生暈識

天容小臣露醉何由報萬歲風雲扈六龍

送黃巖高廉憲致仕

前夜西川聽子規來朝今日遽言歸天台鴈蕩
消憂近冰署烏堊入夢微曾向白雲思慰晚敢
於清世說知幾遙知滿路賢哉嘆五十年来未
有非

正月十六日夜

長安元夕少燈光明夜懼遊却更忙十里東風

滄洲集卷七

三

吹翠袖滿城明月照紅粧紅橋御陌爭春步雲
閣誰家閉曉香醉著吟鞭急歸去老夫當避少
年狂

送劉太守世美之常州

眾馬鳴朝陌餞別京東門群英擁飛旆列宴分
名園使君重文會釐此亭上尊臨岐春始溫過
江花已繁罷陵季子國南畿今大藩清朝慎茲
選子行承

異恩神明動幽隱簡易鎮囂宣平生寡嗜慾此
道會弥敦惠政聊淹駕清風候回轅

貢院校文後有作

棘闌深院坐清嚴
酒盡詩囊各罷拈
方寸神明留藻鑑
十千精思出風簷
爛霞紅字朝分卷
明月青燈夜隔簾
寤喜群英嘯正氣
大音今日謝穠纖

殿試喜晴

禮闈三試拂晴暉
霽雨茲辰更及期
島外春雲輕度閣
陞前朝日煖烘墀
五千文字收功日
三自英雄得意時
定有真才報天恩
占魁何必問渠誰

滄洲集卷七

四

題沈周山水寄韓克贊先生

郭西山色雨初過
溪上秋聲竹一坡
但有清風吹面在
不愁華髮上頭多

題雄鷄葵萼送韓世資之

崇府良賢

美人春盡別

京華尊酒留連對
晚霞把袂輒聽楊柳曲
到家應看蜀葵花
游歌漫作淮南客
觀省重停海上
提令夜寒鷄唱休
早懶騎朝馬送征車

題双竹贈潘震夫

竹凌寒節不孤
雙溪明月照扶疎
署郎清

送双鳳周景新凌近菴

呂婁水北廿四里
咫尺君家邂逅遲
玉潤冰清好甥舅
酒香花煖會京師
晴峯魏闕青春望
夜館吳音白雪詞
鳳里書臺餘逸興
去程明日可相思

客燕

客燕養雛依舊窠
主人抱癖同以窩
庭前山雨住還落
盆上梅梢開不多
閉門白日捫齋坐
伏

滄洲集卷七

五

枕青朝聽馬過
素餐無補自宜病
敢謂漸老傷蹉跎

陳直夫南還因壽其太君

屋上慈烏繞樹飛
門前驄馬朝天歸
清風謝客草蔬薄
白日登堂江鯉肥
三千為壽今白髮
七十單居憐彩衣
終古身名孝廉傳
羨君持此奉庭闈

雨中食甜菜

無能於世愧朝衫
抱癖歸田力未堪
閉戶長安多雨重
東園蔬蕪糜粥擅肥甘

送崑山戴伯誠

除書新拜五雲間
淮月江風擊掌還
博望槎邊星繞漢
景純墳上水潯山
三江酒伴揮金會
片玉花亭解帶攀
簇錦書榮能自致
似君青髮不虛班

夏末積雨

不成甘雨不成霖
三分炎光兩分陰
幾度雷轟還杲杲
有時雲破復潏潏
客衣稍謝風埃化
馬腹頻驚潦水沉
三日身朝歸舍近
比人先得枕肱吟

滄洲卷七

六

六月廿七日雨作

入夏長安雲不開
抵秋多雨少晴乾
悶持青簡只益睡
坐想綠荷焉取觀
衝着潦泥休縱馬
生來底畫漫加飡
負愁軀殼吾何似
但覺拄時衣帽寬

寄壽蕭黃門令兄

關東日出照山樓
海上風來六月秋
青杖倚龍觀碣石
玉章傳鶴下瀛洲
芝蘭意味諸郎見
霄漢功名老弟收
從此花城千歲酒
醉鄉賓從恣陽游

送劉常州分得在字

漢京足豪貴連薨九衢內
賓後屢過門軒車動
成隊劉子顏之徒窮巷馬
行碑祿取足養親官
斥觀觀態弊齋千卷書
公餘日相對獨立寡求
知公道自難昧毘陵今
大府舊政多不逮妙選
屬高賢未行民已戴
群詔惜清鏡萬庠得廣
大族無橫吞小家不求
貸壯塵童耄嬉隱然藐
風在持此登公卿天下
可沾溉素心復何染千
里挹沆瀣去坐清風堂
歸搖紫霄佩五縣剩佳
山後渠刻遺愛

滄洲集卷七

七

題畫為陳致功

秋郊兩三樹落盡葉可數
高枝矗雲破樛幹似
人俯樹下兩丈人彷彿
巢與許野性健登臨不
藉杖而屨溪山共有分
豈復論賓主茲辰石上
泉昨夜山中雨回流沒
渚蘭遠去浮烟嶼過橋
豈無適爾嚮特延佇吾
道良悠意會各無語
望之清風生吹我袂欲
舉山水媚彼賢嗟子志
宛焉

送喬編修告省還上海

積雨添泉出玉河
晴川東去足

思波

君王詔予行囊費閣老親裁祖道歌書觴金風
穿露藻錦衣清畫賞雲蘿江鄉莫戀算鱸美簪
筆同時倚望多

七月初二日半夜夢覽紅梅松堅圖有作
初訝桃花費相依松砌陰却憐蒼面吏已罷少
年心本是瑤光子丹丘服鍊深歲寒逢故舊凌
雪臥春岑

寄陳雲泉戶侯

四年三覲元方面頗怪而翁不寄詩豈足山中

滄洲集卷七

个一

無好句多應石上應殘基賣刀清世叟初伍校
轄良宵客醉誰無限卜隣它日意最愁相見疑
皆絲

病中題送吳原博

似聞東路動行轡邂逅難為出餞謀果日照窓
人在病涼風吹袂客驚秋明持玉勒辭青瑣遠
上華堂慰白頭他夜月明吾好睡夢應相逐到
長洲

送吳下金朝宗

綠鬢長驅俊逸才勝遊時旁五雲來青丘草樹

淋漓筆明月樓臺灑灑杯忽報江倫踏歌去却
如張翰憶舊同舡頭秋水江湖闊幾處收珠璣
原胎

中秋月詞調蘇武慢

海鯨炎雲山收積雨涼動鐫京宮闕逸興宜晴
煩痾謫夜多負曉天朝謁簾靜寒蟬梁無社燕
又是中秋時節對黃昏窻戶生明扶病起看華
月便只是五夜圓光一規陰魄偏與異時差
別烟消露白灝氣橫空天地一壺冰雪瘦鶴身
輕巨鰲頭重蓬島弱流堪越問玉堂丹府神交

滄洲集卷七

九

何處此游清絕

送范以升

秋袂臨池稀葉丹未霜城闕露生寒十年鄉國
陳情去兩處堂封展拜看江上泛舟依水木里
中開宴集衣冠承家白紫方清顯別嶼休淹老
鳳翰

壽卿光錢御璧伯常

吳門醫伯錢鈔孫手持丹訣游
天闕花宮聽徹歌南薰歸對黃葵開綠尊葵心
向日日正永蘭階綠袖翻花影碧玉桃公玉母

池黃金橘出蘇公井麻姑孽送紅麟脰坐中賓
容半神仙千觴為壽咏瑤篇軒轅甲子重紀年
蒼公絳老皆隨肩不烹不鍊亦致此物不疵癘
天所喜人間無數掌中珠一顆安全償一紀先
生勿言吾老矣

題雪景小画送沔陽吳解元璿

俊才遲宦遠歸興獨從容水國雲千里江天雪
一峯閣寒芒落盡谿靜竹藏龍輜去春期在朝
衫杏陌逢

文量過分韻一首

滄洲集卷七

十一

幽抱逢秋少得開病餘肩骨坐添崑青驄忽載
省郎過綠鴨偶先家釀來半壁殘陽吟裏墮諸
峯爽氣闕西迴同年四十吾何似慨撫前書畏
老催

贈李都揮寬赴陝西都司

雄才曾受

聖明知北伐南征屢出奇

轍下推賢青眼在秦中專閫黑頭時三邊草木
驚飛檄一面風雷統建旗總道黠胡方奏款課

畔修戰未忘危

用文量所分韻荅一首

杲杲秋陽閭角懸涼風吹戶動殘編拙謀自信
官如寄巧應誰紆日似年吾道交游存醞藉腐
儒粗糲傲肥鮮何當白首俱回駕植杖道遙負
郭田

為吳翰題顧定之竹

溪中流水急石上秋風清幽意不覺暮時金
玉鳴

綠坡新雨過葉向晴空最是山泉近常含細
細風

滄洲集卷七

十一

題張乾父輓冊

一片高雲映綠蘿雨乾風老墮石阿城頭不見
仙人鶴池上誰收道士鶴社友來揮聞笛淚門
生還記濯纓歌穩眠長夜春愁盡瓊樹應知秀
晚柯

送金進士楷之涪州

出門即拜大夫官美政高文屬妙年州瞰巴江
流素月人吟蜀道上青天松屏壓簾延群後荔
豆登堂謁四賢惟向古人求不愧肯於霄漢急

鳴騶

錦山風水圖為吳汝賢從弟題

指點丹青問昔人
錦山回首跡成塵
最宜禁木
欣、靜不杰飄風散、頻遠海未歸長倚柱林
鳥一叫幾沾少傷心
草樹逢秋易可怪
莊生說大椿

聽雨亭為吳汝賢題二首

雨未來時思只清
豈無高興向新晴
祇應當日
名亭意偶聽圓荷
葉上聲
亭子初成蓮出水
道人欲醉雨鳴荷
悠然便覺
天機動不待滄浪孺子歌

滄洲集卷七 十二

題張儀曹畫送施以賢

振衣臨水謝塵氛
思逐高鴻沒出雲
木落山寒
叢荊秀一亭
秋色待徵君

壽德堂詩壽盧氏耿太夫人

漢家功臣推耿氏
流傳近代聞清惠
夫人仁賢
作之配鳳去蒼茫
獨憇翠冠籠雪帔
飄霞花
庭瑞氣茂蘭芽
五花時拜

大封誥八座
高居仙姥家
洛陽初春月初滿
門
客如雲和生旦
盧教踏歌喬弄管
安妃
玉桃花外青鵲飛

正皇詔許儒仙歸
壽德堂中千歲酒
擬傾東
春春暉

題竹

濯龍池上碧琅玕
千尺蒼厓倒影寒
滿地流塵
都不染到頭風
節古廉官

題竹水寒雀盡

野竹凝霜錦樹殘
雙棲幽雀傍竿竿
肯將秋唧
然花盡曾索蕭條過
雪寒斜日秋林
截短喙微
風春殿待高翰
鳴飛鷗息無勞計
同是逍遙宇
宙寬

滄洲集卷七 十三

送施克寬

重陰薄歲暮
短日經我檐
之子趣王程
別我不
我淹入官第
一步行行切
問問昨日寒
素子今
為萬夫瞻
凜者覲與
暖飢者思與
厭行囊一抱
帶何以慰
黎黔不曰當
經術惠荅惟
所拈拱手
執王命鞭笞
走奸憚斯令
夕已布有施
無不漸
長者孰難事
光亨在能謙
道保允澤麗
分安良
山無洞庭摩
君山萬古立
翠尖君行屬
高節為
大良由纖敢
云吾易東元
升茲用占卿
邦信多
賢樂善吾未
滿

悼內

羈旅風雨幾年新憔悴春愁不柰寒異域有鷓
歸獨鳳薄雲無力待

田舊朱桃未熟霜先下青桂方華月易殘欲記
汝顏兒女看丹青腸斷寫真難

再悼

薄宦無能愧有家霜風驚悴合歡花海圖猶念
縫維褐鄉路空期輓鹿車心緒每勞愁客計髮
絲曾不待年華漸生知識兒曹戲誰共寒燈嘆
語夸

滄洲集卷七

十四

又

形顏日遠日添悲借老人間彼是誰魂去歸寧
休失路夢寐言嘆豈佳期慈烏欲哺不識母病
驢獨行時顧兒便合提携返畊種老農無伴餉
東菑

答謝鳴治用韻言懷

芸閣追陪日易西歸來烏帽獨吟低命於窮子
偏為敵道在諸賢未許齊二頃謀身連夜夢一
燈携幼兩行啼青霄羽翼遠難移重清言為
指迷

寒日

寒日倦所適永夜損我眠故妻殯在堂弱子瘡
毒煎如何疇昔夜夢撫零落絃商聲隨環泛要
非心所宣非祥自可恠竟見危雖顛寒冬兩月
內母子成弃捐蹇蹇獨軀復此多病纏凶愚
命不佑徒取親知憐來者何敢必往者則固然
悲傷軋吾中淚下如迸泉

溝水

溝水悠悠逝離魂不可逢苦吟酬賦出清淚送
窮冬老我狂心盡看人官興濃浮生幸虛計愁

滄洲集卷七

十五

撫故來踪

伍兒埋土城南對雪感悼

一畝親血肉今日土城隈深葬非愁朽長悲豈
惜才重嗟年過壯三見禍延孩故壠江雲護他
園野雪堆水流鳴咽曉風急慘懷回弊襦燈前
淚遺環席上埃母魂能顧復還抱夢中來

春雪

長悲何所益茶薺一般甘卑官貧為稱多憂病
豈堪空房延熱友嬌女當生男却恠春庭雪侵
凌短髮

春風

哀吟將自慰忽復見啼痕不理肺肝瘳空招妻
子魂浮生吾未泊人海孰長存又枉春風顧微
波起綠尊

春雪

爐頭孤詠散幽哀窓外凝雲慘不開盡日喧風
吹腊去一天春雪送寒來中年病骨遭愁鬢清
世歸心願老催自許塵襟還易濯故園池館故
人杯

送張公實參議

滄洲集卷七 十七

憶昨初登庸瀛洲

賜游息十載飛沉餘良會少復得委蛇十八士
俊者明先陟宗家忠節後戎曹秉清飾華譽久
盈

建參藩今拜牧行臨貳強顧節疲羸力寒川
冰雪盡高帆快行色奇在藩宣拙宦虛文墨
酒深望天南春雲渺江國

與職方劉時雍陸文量索炭戲東

滿城晴雪壓初春小閣團爐易策薪火急憑誰
破愁陣職方分遣黑山軍

又從劉陸兩

先遣烏奴暖雪窩散衙懸壁肯相過爐頭未敢
專春賞煮茗烘杯候玉珂

凍橘獎舍會分題

新春殘雪夜小飭故人同南客脫秋實北州看
早紅洞庭深月露湘岸足霜風暴玉辭山叟團
金謝冶工冷光凌蠟炬清氣出筠籠纖手當爐
擘蒼頭提筋烘一壺冰有叶千樹蜜無功皺瓣
歌唇暖虛心素脉通卸衣香霧噴落蔭渴塵空
濃液凝泉脆餘津得酒融董醒驅斥外酸淡笑

滄洲集卷七 十七

談中一惜終筵賞當令晚價崇堅芳舍故性消

淨契幽裏入醺須追集傳

思擬自宮還期林壑往採摘伴樵童

駕出將郊是日風

翠華行慶多風莫送春寒到竹宮今夜紫雲
天帝降祇應雲雪掃晴空

聞鷄偶賦

透海金鷄時一鳴人間相應萬鷄聲會須結撰
滄洲上常見朝陽子夜生

病中聞謝子去病不及

雅望榮名謝耽兼春來多病阻相瞻青綾各自
眠寒館宮漏東西驚夕籤風后清郊仙驛迴
省僚齋處玉堂嚴隨行賦頌俱無及枕上憐君
藻思添

元夕

一年明月滿輪初連日顛風掃雪餘佳節不關
孤客事姪春多屬五侯居故園燈火通宵在新
歲烟花醉目踈泣向往時歡笑處乳鳥零落夜
庭虛

自釋

滄洲集卷七

十八

醉裏忘情醒上心不如無醉且長吟古來百感
遺文在哀樂相仍只至今

觀智名

一刺未投一刺還交情一日過長安直須不作
虛文事可便離群出世間

沉抱

沉抱吾誰語良辰彼自歌分方甘閑寂名敢計
蹉跎病裏歡元少春來淚轉多長安花與柳不
恨未交柯

文量宅飲摘酒

山水吾門憶舊遊吳姬釀出洞庭秋經春味帶
清霜液霏霏香生白玉舟樹裏獨醒虛作頌壺
中對奕更消愁盡君此酌合乘興歸買秫田隣
摘洲

寄武鎮海丈

常時夢裏共遊歌又是春來此夢多未有飛鴻
回尺素早應感鳳凰出雲羅忘憂花落南庭樹連
理香銷北榭柯愁慣形軀無足道吳髯踈髮近
如何

滄洲集卷七

十九

述夢

憂懷春轉深夕夢一歡好綺宴對佳人虛醉不
成飽朝雲雨吹斷會合成草飄風搖素帟依
然跡如掃微吟自悲愴難與衍者通

文量宅分得蠟炬以壽其親

花暗瑤池席未收北堂燒燭聽添籌蘭心玉蕊
當春吐杯面珠光奪夜浮寸腸未消仍度曲累
相相映坐忘憂雲屏好護千金炬管照兇陰到
白頭

文量席上分韻

四十利看白曉年舊遊口憶夢中堪稍能破悶
存春酒最好論心是夜延新雨漫添四掉水餘
寒酒釀醉裴綿似君有子請吟誦信可逍遙雨
雲邊

分付太液晴波送入之宰

瓊島前頭一鏡澄春風吹動最宜晴烟中翠羽
輕、翠草際羅紋細、生銀漢星低搖動解紫
垣宮殿蓬蓬恩波此日從天下應送仙舟九
曲行

讀邵庵壺洲詩用韻三首

— 滄洲集卷七

二十一

幾處青蒼海上洲萬古凝望啟東持桃花已滿
玄都觀蓬萊堪回太乙舟丹呂益難有飛羽益瑤
姬拾翠補貂裘春風日日芳林宴何處人間落
木秋

海外傳聞有十洲別為天地與仙遊玄田麟鳳
能聽樂弱水魚龍不識舟素女焚香青玉案然
皇朝日翠雲裘瑤臺歡宴誰當到二母來經漢
沈秋

我、國嶠對環洲不是真仙未可與漢代祠官
虛到海秦時童女久回舟臺有、勝吹赤玉

洞無冬免絮裴王子猶憐風月賞鶴笙吹入桂
宮秋

象戲用程伯子韻

兩人心計一枰枰飛砲聲中儼合兵馬後戎車
勞擊撞象傍謀士擅功名將軍坐鎮風威重步
卒淪河性命輕康節太早湯武事伯淳宜笑項
劉爭

畫梅為楊錦衣題

太素真人策玉虬幾年飛傍五雲游袖間明月
珠千斛挽作冰花冷未收

— 滄洲集卷七

二十一

寄壽程克勤尊府兵書

釣竿洲渚弄晴暉清世何為此拂衣玉樹凌雲
諸謝秀赤松迎路子房歸洛中高會誰同甲林
下長生自息機劍履星辰江漢遠頌詞聊寄鶴
南飛

送人

夫容不可怨東風為客憐君意味同深樹黃鸝
三月暮桃花流水一舟通丹霞嶺外釣巖外綠
水烟雲點筆中博雅蚤聞群俊譽未應仙賞滯
江東

初製

語燕空庭午夢殘清和天氣龍春寒游絲落華
江南意只少青山對几看

薛郎婦薛御史為學祖母

節義生人寶男女並宜敦微世任情欲士流亦
狂奔寒松隔湖上有燁貞婦門貞婦最風寡孀
孤誓相存遠長當折資勉讓前母昆篋中有得
喪不改三色溫倫動脚諸發兩婦乃咸遵義能
輕貨利撫宜絕瑕痕毫期得天報表彰荷
君恩餘休辱簪笄仰慰同室魂賢其厲清忠不

滄洲集卷七 二十一

愧貞婦孫

讀蕭何傳

慘淡秦原一火餘雖陽回首幾踟躕未央宮闕
誰言麗款定君王萬世居

間述

千尺珊瑚為斛珠海商猶謂我舟虛臨流別有
安閑者杯水清風日有餘

又

除却崎嶇盡坦途何須焜耀是身衢縱饒溟海
滔天遠不到銀潢不受汙

芝庭詩為倪舜咨侍讀壽乃岳盧大參母
家，護草解忘憂睜，靈芝不易求白髮板輿
南國近紫莖文砌北堂出蟠桃年紀將同第麟
脯馨香合並羞五色瑞圖誰寄壽虛教仙倩在
瀛洲

滄洲集卷七 二十三

滄洲詩集卷之六



滄洲詩集卷之八

太倉張泰亨父

詩

古律絕句八十六首

夢中語一首

仲夏早朝

仲夏趨朝早微涼清素襟
閣燈星共散宮漏月俱沉
露洗天街淨烟含遠樹深
老郎無更計馬上得閒吟

夏雨後

上國足佳嚴經時炎露蒙
屈新雨後千嶂晚

滄洲集卷八

一

涼中轉覺風清穆由來氣鬱葱
病夫時老馬快意走西東

送馬抑之解官

華髮山人舊有名未衰今見浩然行
縱行霄漢頭先白忍向林泉貌獨清
故老得閒因偶病少游裁足是平生
酒舡書畫吳洲去好逐樵漁歌聖明

見燕有感

寂下虛堂掩素幃依舊燕下庭飛
還環棄珥不相待掠牖窺床空爾歸
騎竹學南春一夢風

黃宜乳計多非千行悼玉憐珠淚幾為烏衣落
滿衣

凌近菴席上觀荷作

新雨涼生海客衣晴漣欲漫水仙機
江湖夢裏花今發鴛鴦行中人未歸
白苧銀塘秋意早翠盤金掌露香微
何當贈我如紅葉浩蕩相將太乙飛

題畫

山雨歇來秋浦寬老漁隨意釣其間
因渠有咲滄洲子也占恩波寬處閒

滄洲集卷八

二

季行宅看荷偶賦

愛君盆池荷來過即搴酌五日不登軒
早開花已落亂葉搖寒漣微風捲青幕
一房含幼心苦甘非所度勤汲清井泉
易去陳淤惡放舒清淨花坐我澄明閣
主人雖倦留未厭觀蓮作

夏日鼎儀小軒酌

粉牆流牖小軒清曲几山尊對曉晴
惜老方牀膝細賦頽生幽架石堅貞
來乘涼題詩健醉領高情上馬輕却憶
離居去年夏風前頻望海西城

小女生作

去年汝初周，汝哥比爾長。半頭奪汝所，美汝不爭。似能有讓性，固柔汝母雙抱之。言咲對素無它憂。今年汝再期，一爺携一兒。去年之人安所之。汝劉穿得汝哥衣，汝隨人口或稱娘。可曉汝娘妍與娘，汝自咲嘻爺自悲。流光轉眼，變故隨梁燕。又來生子歸，願兒慰情長勿遲。阿爺苦樂兒得知，南風總帶一杯酒。淚濕嬌兒鎖項絲。

毘陵卞氏子東郊草堂其宅有萬木堂

滄洲集卷八

三

草堂靜鳴鳥，落花苔迳深。摩詰詩中輟，川面庭堅宇。秉杜陵心，無日醉去談。千古清世渠誰抱膝吟。

賀同僚傳曰川弟至

旅游愛清尊，良會顧難得。今辰忻盍簪，况接怡怡色。王依謝庭樹，鳳整魏氏器。異同氣君子，敦餘波。有生德交詠，薰風前永慰。看雲憶。

為太倉江衛僉題夏卿畫竹

自在琅玕當日重，此圖能不細吟看。晚陰團墨雲猶在，涼葉垂青雨未乾。坡上玉龍飛且止，池

初我振崖風節誰堪慕府無

送彭學教

棠隸花前始識荆，梧桐葉下又離程。由來好古存家學，豈惜傳經淑後生。洗琰都門秋水淨，下帷江縣畫風清。墳簞各為明時奏，誰較天涯去住情。

寄梧膝徐尚賢

新秋時雨霽夕景，月華續涼初念吾契。一別幾寒燠，風露搖蕤絲清凄不成曲。永懷池閣夜文

滄洲集卷八

四

酒勸未足山川動，為阻飛翰徒盈東。何當之子錦陌秋衣綠。

白雲深處

一逕行欲暮，白雲還幾重。膜來疑挾雨，深處有眠龍。酒醒花連塢，詩成月滿峯。當庭揖海鶴，應與羨門逢。

寄紹興戴守

捲却霜廳豸錦袍，春旌動影浙江濤。停驂列縣虞風古，擢祕重山禹穴高。大雅承家推伯仲，修直自意賢家陽芬海內紳。志在匪唱聊通屬。

詩集

贈陸蔓卷

晉陵堤上凌雲蔓，莫以尋常草木看。細生風動華萼消，積露沃芝蘭葉間。小鳳聯翩起節下，遊龍偃蹇蟠從此。結菴居不惡，萍蓬那得似清安。

聞鴈

迢迢羈棲夜，瀟條鴈過秋。一聲何所思，獨客為之愁。群侶嗟無及，雲沙老自由。歸耕吾未遂，敢賤稻粱謀。

滄洲集卷八

五

送用常至東門用常未出飲于道館分得香字是日有道童歌詩

朝回東路踏初陽，下馬靈宮几滿廊。雲液破愁深竹色涼，颼吹面落楓香。臨行杜史車何後，屢舞山童曲未央。坐失佳期得幽賞，絕勝餞罷立滄茫。

題畫送人還蘇州

片楮丹青意有餘，新題猶索老夫書。半黃涼葉曲風裏，一碧晴空南鴈初。川路秋行寬得水，吳人舡坐穩於車。徘徊倚棹寧親日，霜落長洲足

稻魚

送蔣學諭還費將家却之武城仕

頻年憶鄉舊仕路，稀合并秋京盛茲會。念子復遐征，聚散信飄忽。離觴須盡傾，山川自搖落。游子慙歸情，千載為綵仕。效成今陳明，吳帆一水地。慈母得將迎，維揚謁舅氏。情話舊傳經，一寫故園意。却來言氏城，自昔絃歌累。教道當易行，清文蒼茂宰。淵思起群英，賢郎想在侍。姻及吾家甥，良會期未定。人來惠佳聲。

送聶道士

滄洲集卷八

六

昔我游南徐，二三逸人來與俱。碧虛道士烟霞侶，易洞先生仙澤臞。金山排纜繫承步，白羽搖秋鶴應呼。洗心中冷入澄澹，送目遙海憑虛無。諸天聽微吟，醉使魚龍扶。歸卧滄洲千日齋，南風吹我過蓬萊。東華塵裏朝珂散，北固江邊羽佩回。流年倏忽相逢少，珍重深期在瑤草。爾時佳勝報余歸，赤室開園面江島。丁寬古易對談餘，未惜丹經為君討。孤蹤豈合萍蓬老。

題鴈圖為傅白川題

維郎畫裏看秋意，死在江南水烟熱。燕散蒼苔

露為霜葉脫穹林樹猶鴈陽鳥與遠朔漠寒
渚回塘惟所安一群先下晴洲晚幾翼遲經暗
浦難六飛六眠不相假一鳴一啄兩閒雅雲外
沙頭相應呼急難豈在原禽下傳家兄弟吾所
減妙畫出此先人藏流傳好見群鴻漸行于
盤樂未央

送劉都揮之寧夏行間

鳴笳勸酒國西門車騎餞者何如雲
朝廷不忘舊武衛河隴正待飛將軍君不見自
從漢家開五郡蕃漢千年幾離混我

滄洲集卷八

七

祖按圖收禹功崑崙崆峒東入閭遠謀定矣今
焉求胡無人兮我疆本君下益基方凜秋殺氣
已歷天西頭二十年来戰癘在

主恩嬰心誰得留仲威無勞兵絕域屯田且到
輪臺北幕中或矜辛破羌請舉營平使宜冀功成
萬里歸壯猷肯使英雄首空白

寄梧塍徐內翰與令子

久愛徐卿讀道書金丹消息近何如明年階下
靈芝秀好託天風貢玉除

二陸來飲分韻作

病足新瘳免曳筇直須招伴蹋千峯停雲小院
立孤鶴似水閒門來二龍官屬清時消得散賦
酬知已敢言慵石屏薺琰淹幽興只少寒泉映
碧松

暮歸

病時長少出喜遇交親不柰寒日短虛看皎
月新飢童嫵慢馬促漏恐婦人候望憐弱女燈
前幾咲顰

崑王學諭乞詩壽母

鳳別瀛洲三十年辛勤慈訓在青鸞江邊歲暮

滄洲集卷八

八

門方倚天上兒歸扶已還遐笑人歌中壽後生
辰佳慶上元前春風好為東王母吹長蟠桃玉
阜巔

送梁判

歲晏憐君又向南過鄉誰更整春帳平生伯仲
相師友今日

恩榮並職銜叢桂才情阮咸嗣兩州山水謝家
監吳雲越樹棠子思早晚飛鴻有報緘

二陸來酌聞隣家絃索聲各賦

夜闌燒燭對殘筵歌罷猶憐客未醺隣舍兒童

能解事琵琶聲裏惜離群

酒淺望寒醉不成隔牆絃語若為情太平兒女
中原樂不是娥眉出塞聲

送
賓之寒恁夜與客聯句送李士常索子和

我友別來雲霧窓宮壺晝漏幾傾缸無因即共
通宵被有客先陪照影缸會合分吟已絕句別
誰兼寄渭城腔東書聞塞長雲疊按劍風塵短
髮健但借如渴澆磊砢寧愁積雪覆鴻龐月斜
疎樹驚鳥定冰嚮寒堦墮漏撞晚興正緣才子

滄洲集卷八 九

健將懷終為僕夫降攀聯鵠鳳誰嗟暮海養魚
龍各就江鳴玉自應酬雅奏細泉吾亦繼高宗
多情不學臨邛客容易將家去蜀邦

附錄慰賓之病一首用韻

多病情人隔禁階豈應猶為悼遺釵宛如一風
樓陽穴還勝孤雲泊雪岬東觀又慚陪大隱西
涯未擬賦幽懷杜陵欲已中宵渴少放篇章瘦
轉佳

用賓之夜因聯句韻寫懷寄賓之鼎儀
半醉歸來臥雪向小蒼煮茗新冰缸吟腸分熱

壺鹽缶世慮停煎膏火紅三歎永懷周廟瑟同
時誰慣却人腔李生追琢天機密陸子瑩瑯月
珮雙珠海騰蛇愁攫搏玉臺神駿見奇虎冠衣
不奉聯鑣會階陌徒繁接轂撞抱膝未施王佐
畧安心且遣病魔降漢家述作斯追古晉代風
流蜀度江勳業並須垂汗簡流傳孰與禦飛淙
齊名李杜非余望直為明良戀此邦

和鼎儀祈雪齋居韻自寓病

因病不興

政理詞華兩未能醉翁年紀嘔噓增尚看白首
心猶壯非羨青冥翅可凌江渚鴈回春信未朝

滄洲集卷八 十

天寒歷曉城層閣歌白雪愁還和鈍劍難消石
鐵棱

重和

少向詞林擅所能和章聞道夜來增風傳郢客
音皆好雲恠相如氣獨凌玉署齋嚴華蓋近青
綾夢繞紫垣層戴歌當有豐年頌不負撝觚雪
點棱

寄查若庸

繞看分祿到庭闈驚報江西縞素歸燈下殘書
夢中語張人今夜共沾衣

北風

北風蕩寒虛，霜落不着瓦。雞鳴起將朝，烟榻似難舍。出門走官街，風數如在野。耳憐貂黠崇，抱恹蹇林下。望

闕燈稀微過橋，溝咽寫道遙。曙星澹出郊，鄉侶寡念君。日勤道夫，豈晏眠者。

齋居次鳴治韻無東賓之

香殘東館夜，寒初堦月還。如霽雪餘玉，攄清風懷逸韻。春城禁邏限，齋廬李邕緣。病足吟臧謝，眇多愁短髮。踈對榻挑燈，十年事此中。回首重

滄洲集卷八 十一

嗟子

齋居答西署諸友

仙署風烟共隔瓦，虛堂燈月夜相銜。未傳東舍清齋句，先枉西垣錦字緘。老去才情推博雅，古來交味謝辛鹹。倚風三嗅芝蘭氣，覺我無辭半可芟。

和文量韻

青鱗無寐屢傳茶，城遠希聞夜柝柵。雲下披垣懷翠竹，月臨冰署望銀霞。此時別院承飛札，幾日輕車出傍花。相送祇應春秀句，國門官柳未

肅雅

賦清嬾窩二首

家住虞山第幾峯，片雲忘跡偶從龍。神仙官府成高隱，桃李門牆倦取容。楊子草玄徒自苦，嵇生操爨未為慵。何如詩酒昇平裏，吟罷昏鐘睡

供奉逍遙退食逢

主恩端與養疎慵，曾無覽鏡傷羈思。豈復操筆混客蹤，柱笏秋山脚當盡。寄書春鴈不題封，日長睡起庭花晚。千古高情一倚筇。

滄洲集卷八 十二

次傅曰川慶成席上韻二首

一人錫宴百僚參，文武星辰帝座南。和氣薰成雲色五，深思霑過酒行三。來儀鳳樂韶音美，既飽入含至味甘。誰擬為霖均此施，傳巖心事裔孫諳。

銀甕香流法酒清，倚筵分映御堦瑤。惠均郊昨三靈慶，春透丹衷萬類頤。龍鳳還回天上日，鸞鵲游集海中瀛。相期頌德歌周雅，能賦誰憐子墨卿。

登假

慶來元旦歌人日佳節相仍半月間天與風
那可負

帝頒休假不妨閒華燈寶馬春京市火樹金鰲
夜苑山樂事分明臣庶共過逢何惜酒醺顏

再和文量韻

別酒難醺差勝茶不勞歌板聒人過兵曹出使
劍橫雪文客贈行囊載霞春草中原肥萬馬東
風行路過千花定知幾處懷青瑣趣駕津亭聞
騷雅

送王存敬之溧水

滄洲集卷八 十三

時材數台郡往見琅玕珍重王喬舄差池漂
水干名看唐進士寄重漢郎官方與民為父誰
嗟知已難

愛雪

老夫愛雪不忍踏坐待雪消騎馬行却愛高寒
西北面玉龍山勢擁

神京

陸馬

驚駘果然不可馴狂奔戀擬豈超群放蹄泥中
不擇路隨我雪上如飛雲

送尹內翰如咸

高雲不帶去來蹤幾許交親
帝里逢朝士或憐君尚健門生多念舊相從見
幾心事床頭易投老生涯陝右農晚節以行誰
可並差峩山雪照寒松

送祠部陸主事奎之南禮部

登科十載始為郎咲領除書出建章
帝里重游非去國仙舟南泛似還鄉陸倕舊秩
宜祠部謝傳高情樂建康公事不妨二禮外登
鮮山水入吟囊

滄洲集卷八 十四

送周司副木之南行人司

清路及春別金陵追昔遊物華皆上國山水
况妍幽周郎意澹蕩雅語驅俗流曾無炎熱附
豈復嚙咨求恭承大行拜咲買還吳舟暄風三
千里半月過揚州白下鶯花早江南天氣柔下
馬得閒館攤書坐消憂聖涯閒處冰奇功靜中
收方諧好古願吏役不得咻時一登臨顧覽
興焉投高吟鳳凰臺絕勝鸚鵡洲鸚鵡亭能言
輕身非鳳儔采蘭不易展遠春孤舟丘彼念求
軒實吾子與道謀何當並來儀瑞世非鴻休肯

雲接岐鎬日倚玉京樓

題畫魚

東華軟紅朝睡人旅館開圖驚絕塵赤鯉浮游
楮藤障錦江側立芙蓉祠青春白日風不動誰
使晴漪壁間洶飛空鱗甲見全身繞尾波濤賈
餘勇戟鬚火鬣掀畫霧河靈水仙不敢御礪溪
未送玉璫書釣竿徒拂珊瑚樹古來畫手稀登
魚周郎必畫真魚如憑君稍增雷雨氣無使神
龍欲化向上而踟躕

同年會

滄洲集卷八 十五

華館無塵蕙雪晴東風微度按歌聲誰今此會
無賓主天許同年作弟兄莫易看茲春日醉頗
難尋是宦途盟遙知不負恩榮地早暮功名
次第成

送教俞憲和同年致仕教就竹坡

雅會初成上國吟廉明誰遣遽投簪數莖白髮
不相放萬里清霜曾獨禁同榜最先稱勇退異
時何處重招尋華陽錦水饒風月不負平生愛
竹心

明道先生集有春雪長聯雪中之和問月

四日

此春餘此月霹靂未驚潛膝六猶于今玄冥不
避嫌凍雲能驟合乾雨亦均霑續踈還密紛
紛巨問纖韶華間點綴物色并包無高隔鴻
略低迷客燕簾馬悲韓姪識系屬党奴婦散玉
天家富裁冰吹力銛游鱗仍互伏飢羽困林覘
道失行商輟屢揚得價帝眩搖朝望眼警切暮
愁髯素浪浮人海瓊田接里閭酒徒痴賞弄茶
僕競攬拈丹已稽其媚楚何過所占疲農虞損
藥老圃費遮苦豈惜莊姬終成卧土庶積束

滄洲集卷八 十六

何壯觀融動却流謙貪堅那曾飲真松自慣厭
鶴姿消得映蝗屬固宜職有待垂微歛無勞雜
沓添薪粮危遠市尺寸輸前簷似索巴歌稱猶
為楚舞佔家中當益寡蠹處莫加尖坐對飄
蝶吟嘗澹塩弊來容自暖穿履冒越炎鳥看
新晴嘆聚憐積潤漸明良須載訪麗景豈長淹
日出塵還淨芳原恣覽瞻

答鼎儀

芳原花柳愛晴明雪意真留賞翫行敢謂獨知
千古典春風久矣待先生

賀其榮寄來沈啓南書

雪中正憶江南景珍重雲卿寄來玉樹晴山
誰占看風流賀老待啣杯

春雪用韓文公韻

閨月何多雪閒居每一語刺寒欺乍暖暴積純
前銷任使山增勢休令竹折腰花均將艷莊柳
抑半青條鳥食迷原野人蹤滅市橋玲瓏疎樹
映宛轉小風搖冷過聽鶯日晴思泥馬朝藉泥
衣免汚伏枕夢猶飄清絕憐披氈風流憶舞綃
却須臾節健宜瑞不且饒

滄洲集卷八 十七

胡尚書輓詩

幾多 靈寵婆先生越目

文皇已不名萬國幽遐通採訪五胡禮樂屬寅
清老臣忠懇天維鑒末路優恩世所榮九十年
來探道力好從

羣帝宴蓬瀛

慶耿祭酒

八座高堂歸侍來專官學省

寵光催陽韓雅望從容踐郗魯休風典領回藝
苑添芳新雨露禮門作範古華羣春風賀客聽

琴罷堪賦菁莪育材

鼎儀席上與明仲賓之諸友分韻

幽齋病起興且空赴招陸機良友同春寒未盡
柳眼碧酒面已先花枝紅瀛洲勝集百年內洛
社詩情三月中飲罷煩君取琴出醉翁一曲送
飛鴻

題張醫士廣仁堂

左架圖書右藥囊探精窮味到三皇一從好契
生人道春在君家半厦堂

風埃

滄洲集卷八 十八

風埃白日翳春衫病裏閒情夢裡談百事不如
人莫羨一官空著我須慚陳編浩愁窺海晚
髮蕭怯照潭拙矣吾生還底望買田携幼老
江南

畫鷁為賀其榮題

泛浦眠沙浩蕩身偶隨書札到風塵便須拂拭
登周雅魚藻危鷁故所隣

鼎儀席上其子奚定額各賦

書軒坐對一方天塵海飄風浪自顛已判琴尊
毫日月未嫌花柳滿雲烟橫江獨鶴浮鷁度

海車漁傲附蟬雨色波紋春興了沿源歸去秋還連

方事心齋偶累詩私心久矣為君疑坐慚鄙志游移在却進先生覺後規右詩雖係有悔於文作因自以奉

寄贈姜棗強

今宰於民一體親俊英為政自殊群奇功不厭經時集以道惟應早日聞吏散曉衙還揖讓戶添春耦入明耘鳧飛鵲舉來應近徙荷南風看碧雲

贈別吳工部元玉得日字

滄洲集卷八 十九

吳子雅稱才而文不遺質有如魯瑤璆煥矣而復瑟冲襟古人誼餘事烟雲筆由來吳京產樂奉南曹秩夙昔以都游高情終坦率長際喜一觀值子

皇觀畢歸裝何所有文翰盈箱快惜別諒非私良朋懼相失殘尊芳樹晚往路紅蕖日過江衙事簡涼風掃芸室山明水色淨趣外無所心樂哉行素心隱然騰茂實意多語參差吾愧詩家律

律

山西張樞使純詩 張樞撰卷正父

信有山西將名家澤愈滋先人不恃武嗣者亦修辭孝友歸張仲流傳類賈逵大經書在誦小

道術兼知藩衛承冠劍關門建鼓旗列屯歌琴秀百步梟楊枝紫邏兵巡遠桑林虜騎馳氣雄無眾寡敵小惡遲疑戎馘盈歸載耕牛反故菑周王申勞日李廣未侯時星殞將軍去風酸士卒悲飛揚孤志畢磊落燕謀貽汾曲翔三鳳軒坪立一夢文聲光舊簡閭寄協前規地下應含咲庭隅只孝思虬髯春雨外馬鬣暮山隱他日隴岡表今辰薤露詞發潛存史筆千載令猷垂

滄洲集卷八 二十

徐翁悅詩徐御史鑑父

喬木蔭旁舍善人師一鄉生世苟有益凋零猶未忘楚士南州孫孝友夙性良捐書迫戎事義取承事即家開數百指為禮同一堂鄉園色無吝惡器亦不傷井里曲直辭片言折其芒六十髮始蒼歲涉蛇龍殃春魂閨月斷烏叫西臺霜平生袖中簡游子當勿忘勉哉忠義訓垂譽豈穹蒼

黃岩黃公輓詩黃文選世顯祖

我讀黃公傳驚看直道民乃知天地性無間古

今人塵色猶多事山林自絕倫讀書嫌美筆為
學祇安身猶爾原憲節汪然叔度鄰居人依止
水行旅得通津率物由心坦德流秉德淳所憂
眈殆辱不問盜哀困謝却貪藏富甘來守義貧
歲功看未報夜氣識金銀餘地遺孫子家規掩
縉紳門驅登壘俗熟引發蒙賓燈影田廬夜書
聲巷陌晨入龍荷爽達諸福禹鈞臻終厭將城
府堅辭入介僕豈徒驕茂宰端合上蒲輪偃蹇
松間塢道遙席上珍超拔汗簡往罵奸臣
推逮

滄洲集卷八

五十一

恩猶未噫嗟歲在辰洞黃拋白業封斧就長窻
培本深榮木流波見躍鱗繼昭無愧忝世美一
忠純華髮羹牆裡清風俎豆濱永懷觀史意敢
昧裕昆仁碑表岡頭石篇章紙上塵惟應賢俊
烈於赫耀千春

端午會諸翰僚之同年者定韻分得清風
滄洲小隱苑端東踞牖炎天爽氣通蕭颯過來
留客雨清冷吹入故人風卷舒雲物由真宰點
檢詩篇著醉翁莫怪先生未裁竹晚來貪看
霞紅

題董尚矩扇面調憶秦娥

水泉咽江咽歲暮千山雪千山雪寒華香動晚
晴時節意中猶記山靈說好風吹起梅梢月梅
梢月瓊樓玉樹到今清絕

謝張儀曹枕頭席

腦汗長燠布枕黏荷分涼席勝傳纖纖從溪叟
連紋密緣出吳姬碧綾織雨浦露香生夜帳西
堂雨氣透疎簾塵中十載青山夢委髮春泉睡
越甜

曉回

滄洲集卷八

五十二

暑雨霏微早放朝
闕東歸路獨非遙
愧陰疊閣經詞苑
外柳鳴泉
度玉橋深笠倚風
遠短髮棕杉分爽
透輕綃未
嫌蕭颯遲行馬
擁日炎氛喜暫消

文量席上是日嘗白園並茶

昨夜轟雷過花牆
天家一雨破炎光
東街並馬
清朝約北牖開
簪白晝涼紅過海
榴實近白
垂蘿豆午茶香
薰風小宴情人話
日何妨以
歲長

詩為程克勤

晉家太守有賜第梁家將軍廟而祀弟旁廟隅
十畝簞新安父老之甘棠居人亦愛簞墩御時
危倉卒更墩姓寬句賈兇廣明禁殿塵過來姓
不滅千秋誰復琅玕名當朝侍從新安程阿父
功高大同馬羣從官聯羽林舍金聲玉節萃一
門猗乎不負神明孫霖雨蒼生知不忝江山相
望謝公墩

贈別姜用貞

十載星槎絕素塵三年棘署見青蘋同時才俊
嗟猶妙一味交情覺更真握手豈輕青眼會歸

滄洲集卷八

二十五

心多在白頭親泛舟初伏江雲熱坵重承顏報
主身

夢中語

孤雲蕪斷雲明月出關城乍得先春意故踏新
鳩鳴

夏多雨

伏日炎涼雜陰雲朝夕浮問天端在望對雨自
生愁旅屋平添漏官街不辨溝中堂有聯榻猶
足慰離憂

晴雨

更雲何恣意積雨漫長安夜枕聽無寐朝盤對
輟方看炎德勝誰使客陰干寐坐愁沾祿憂
端欲究難

贈陸武儀別分得公字

早年文藝優雙龍今日江湖放一鴻鄉里弟兄
相視舊天邊尊酒幾回同紫荊生色青春後彩
服關心玉嶼東歸向士林如問及宦游無補愧
諸公

題楊生月萍卷

皎々青天月照此水上萍飄然泥光露泊雨游

滄洲集卷八

二十四

清冷分明旅人蹤徘徊君子亭德容消俗慮雅
語開心扁夜氣絕羣累曠懷涵四溟江湖信所
適浩蕩超沉冥之子詣往顧蹇子懷鶴汀何當
借蘭槳傲嘯揚風艖

題揚州胡指揮梅花卷

題曰半蓬春色

廣陵堤上繫蘭舟酒醒寒生紫綺裘淮樹雪晴
衰柳盡江花春動早梅稠推篷有客初橫梨吹
蓬何人莫倚樓却笑杜陵無健步空辭何遜在
揚州

題葛仙移家圖

好挾僮擔不借車眼前家具亦多餘他山孰謂
無真宅牛背猶堪讀道書鷄犬或將超濁世妻
孀正學走新廬人間苦欲傳丹法請看仙家遠
託后

滄洲集卷八

二十五

滄洲詩集卷之八

滄洲詩集卷之九

太倉張泰亨父 課

古律絕句九十首

夢中作一首

中秋謁 陵行值泥淖

病客秋乘赤老騮惟愁路險不愁賒亂蹄文處
逢深泥細水流邊得淺沙穿巷輕裝嫌樹礙出
林團帽受風斜還憐快意千峯曉曠望平原踏
野花

逢程克勤和其詩韻

滄洲集卷九

前山在眼問程遙後騎分裝減僕勞樹色烟光
團野市涼風杲日晚絺袍方當執轡行秋潦忽
復憑鞍多彩毫珠玉果隨良友至荒城別館慰
吾曹

至昌平留宿廖指揮宅

下馬昌平日向斜郭中多樹少逢花輕衫短
衫仙侶盡戟清香宿將家蓬閣玄黃半鹿
勝冷煖幾茶瓜老郎清醒還耽耽負山城
有華

行及陵

秋涼馬迹涼颼白日暮陵時望遠九曲仙臺
羣帝集一峯佳氣散山朝層宮碧樹黃金瓦複
道飛泉白玉橋仰見呼嶸太宗業 昭皇碑
刻麗雲霄

讀碑

長陵下馬奉秋祠仰讀 神功聖德碑日月有
光雲漢表 文皇心事 嗣皇知

題琴月卷

偶從哀內著閒評數得琴聲月色清白日輪蹄
生快慍畫移絲竹混羶腥衆音歸趣天機動萬

滄洲集卷九

卷收功泰宇明能復瞻心觀聽外微入齋地不
虛名

晴述

夜雨朝晴不作泥更無塵土翳平堤却憐統郭
皆山色安得千峯入馬蹄晚色未看宮樹改秋
聲蚤聽暮砧齊寒空冉一纖雲去可為涼風起
關西

題同里金氏壽圖

玉桃峯杪開珊瑚海中枯松當丈人行鶴應山
童呼三老何從來張首巖下居似聞佳話語一

生天地初友于者盤古盤古嗟先祖一從玄圃
翁食蔬棄其餘棄核齊崑崙王母驚以吁一翁
孫短籌觀海出蠶租一變技一籌籌滿千屋廬
今辰此宴集籌等不相誣彼翁一何孤相從僅
僅奴何如金天氏有孫東海隅堂前寶樹繁堂
後椿陰敷和氣薰一家永為鄉里模貲來談古
今壽日傾尊壺超如宴蓬瀛泊若游唐虞應指
三老圖醅頰咲虛無

贈寫真高司訓之任滇南

隨計風塵思不羣儒林藝苑自清芬脫身簿尉

滄洲集卷九

高書記餘事丹青鄭唐文瀛海駕鴻知彩筆炎
州樓榻待雲斥試從都講觀三鱣却上凌烟寫
異勳

八月十七日

夜閣鳴鍾闕九關秋墀斜月照東班早時清切
聞 天語猶未分明識 聖顏待旦思兼姬孔
上憂民心在舜文間還知問寢 慈闈曉咲語
生孫勅又頌

小軒成後值雨電

舫樣為軒小作臺登臨猶未有賓來中秋始賀

天流月今雨何堪電趣雷幽院且看苔砌淨清
樽終待桂輪開敢言容膝藏脩晚方待馳情到
九垓

曉起紀所見

坐盡初更起五更秋衣寒動客心驚何星不避
嬋娟月一夜聯輝作伴行

清景

急雨飄風小作寒依然清景在人間通宵睡起
看明月連日朝回見好山愧我晚於詩律細可
誰秋伴酒尊間本無能事求知已敢惜微官了

滄洲集卷九

四

壯顏

得元獻書及聞臺試居首

關外清秋三試餘晚涼華札墮階隅梓庭吟就
珠盈握栢府文成玉已沾彩筆定歸南院錄錦
幘應助上堂娛渴心高閣捫銀漢彷彿星槎送
露壺

寄元獻

石欄留榻七經秋風月誰同夜擁裘發跡想憑
慘桂斧濟川如約到蘭舟芙蓉江上回南望書
劍天邊從此趁芸閣玉堂何待夢徵人仙分在

瀛洲

偕昌儀過近庵雨中席上戲題

魴魚蘊菜舊醅漿坐好唯愁雨不長常是晴天
清醒去今朝當試醉翁床

真則堂卷

謝鳴治祖母及其子妾俱守節

麻園蓬皆直蘭林蕙益芳家人先內正坤慶起
初霜有鬱蕭巖族誰同處士堂名門餘孝裔淑
女派天潢甫樂蕪全美中嗟廿九孀膝前雙戲
瓦床上一遺璋香香重泉夢孤孤獨夜房下帷
遮畫哭抱衾生新喪勉為諸孤活非難一夕亡

滄洲集卷九

五

窓塵封曉鏡溝水洗春粧柯莢誰將斧江長不
可方所膺他媾好孰與此生戕刀落青雲髮天
知鐵石腸丈夫身殉貨婦女義輸箴匄匄調吾
黨窺覲絕彼狂小姑當出嫁寡嫂厚齋裝執手
夫同氣嬰懷涕幾行念我兄愛妹故爾鳳諧凰
擺落奩金累周完匱玉防清風卿孟母白首貧
共姜夏出頰波俗端居秉禮鄉主家豈自分朕
子去何妨曾奉君幃燕頃容娣袂良共看家鸞
驚不作野鴛鴦力養勤寒暑相存到壽康終知
賢是絕勝遠于將桑海從教變閨門自有常

雙松喬暮歲疊雪隱陽時子孤峯卓童孫五
桂揚一枝依日月諸葉映琳琅表裏知晚熟
庸顧未央孝忠歸一理家國持三綱節或當時
短榮何此日長繆交貞則後敢惜頌言昌尚想
龍溪泛曉泉酌石岡

送黃巖陳掾秋試不偶歸常館子謝鳴者
從事衫如李子裘天涯凋弊又逢秋工夫百鍊
劍不售客計十年書倦收白露丹楓江客賦青
山玉樹謝公樓漢京知己饒鄉舊叢桂岩阿蹟
未幽

滄洲集卷九

六

偶題

平屋為臺下隱房坐啗登眺自籌量無多心力
前書浩有幾年齡後日長風望古人愁歎疆迹
遠時輩念非臧身名到底何成濟莫漫悲憂髮
易蒼

新月

曉望殘光四日前黃昏今復看娟娟初生已具
高寒質一曲清於上下弦但有晶明能破暗未
應纖細不如圓從來滿處多招損莫怪先生愛
此驚

陳師石得孫用韻

憶昨招邀話得孫為君歡喜倒芳樽山中
初傳信天上麒麟已在門莫忘聯珠題素屏
看絕武上丹閣德星米應西堂句會與通家子
姓論

聞述

大吏心勞小吏拘是何官屬散仙如朝回苦
閣來公會退掃蓬軒類隱居夢見羲皇觀易後
樂尋顏氏弄琴餘去年占此優游地南念
君恩賜讀書

滄洲集卷九

七

贈家雲黃公子寄其僑吳王云

翩翩公子謝豪華一鶴蕭然在遠沙自古
著舊僂兒東禮數故侯家車中諸岳新來帶
裡東侵舊體瓜好是拈觴為壽日一壺冰玉映
烟霞

親別有感

江水悠悠日夜東春來何處望歸鴻離懷莫
湘君說猶有行人淚斷蓬
初雪之夕酌文量兩
九日晦日
相逢何可道薄宦念出微南國書至故人乞

字稀九秋今夜盡片雪早時飛莫漫驚寒謝天
寒各辭歸

屏山老人詩用賓之韻 老人曹時中父

歲晚開園傍玉屏朝、仙嶼眼中青九峯分秀
來空翠森木園烟隱鶴汀東老自為仙隱地南
山宜作壽歲銘有生期與人同樂不飲常防客
共醒文履長年盈我戶忠風遲日散隣局並榮
華夢知春足連秀芝蘭覺地靈雅望滿鄉稱長
者德言康俗勝官刑義聲津口垂虹石仁術震
中本草經載悅鳳毛啼果、坐忘烏帽裹星三
一 滄洲集卷九 八

屏山有叟增光價千載應看似敬亭

寄武鎮海丈兼簡王秉節揮侯

六載悲歡地北南素絲能不變亂鬚北軒松石
供詩健瀕海星霜識今嚴貧後俸錢賓客共晚
來文事子孫兼論文可怪王郎將材下先嚴一
着恬

偶題

驚驚夢好滯邯鄲花月情疎老謝安紫綺未成
年又暮玉珂徐動夜仍閑天留短景妨人事風
作清寒似我官一卷玄文消漢祿揚雄終愧

主恩寬

初寒夜

小閣聽風獨睡遲月華燈影好誰期東堂學士
青綾被南國佳人白雪詞爐著生香調沸鼎屏
幙匝地轉深后此中何止忘多病遲暮清寒了
不知

清寧宮聖節有述

車馬塵埃九陌風依然天上是晴空新寒不入
長生殿廣樂方陳興聖宮內子趨朝仙珮接外
庭霑宴壽杯同小儒閒紀升平事閑戶清吟半

滄洲集卷九

九

醒中

元獻屢致問學文吟以答之

江客爭誇百寶津山夫獨愛玉清溫展絨方欲
低頭拜問學猶煩北面勤義理祇今當自信文
章於道未為尊六經正脉歸瀛洛此外其如少
至文

烈婦圖

澹月驚風慘秋木戎夫將家憇林麓解裝秣驢
霜在戰婦哺小兒眠未熟野虎叩夫走何速起
奔夫難不火哭六兒應呼噪乃走還虎中飽食

虎毒烈氣衝山虎出號虎脫夫還露宿明日
官釋止誰屋存夫一軀辛苦肉方為公家作奴
僕棠陽道頭吏不酷同出同還乃為福我詩未
如畫意足薄為征妻為心曲

臘月二日對客席上各賦時翰林同年會圖成
故人敦宿好殘歲合餘歡節序從渠暮交盟不
爾寒風前惡玉樹霜際泥叢蘭吟動先春興清
觴未可乾

結契本自息綴榮吾獨遲居然參數會應不愧
同時杯酒十年話寸心千古期酖顏輕朝吹歷

滄洲集卷九 十

歷歲寒姿

晴時淹勝集殊氣結連枝刊似他人貌心還我
友知未須論醜好尚看履安危道在丹青表畫
恭協令儀

奉送南先生致仕

溫飽無心三占魁重選有進再登台承平事業
春郊雨典重文章清廟靈既傳詞情優詒允嚴
陵山水驛舟回還應皓首仙居里後進時從賦
有臺

夢溪海作

下馬辭黃埃錦帆千里關仙人不可見浩蕩且
悠哉哀唱激頽波鼉鼉起崔嵬波平惟見日何
處望蓬萊

元日早

朝用蕭文明給事韻 除夕先有微雪

雪殘宮路夜雲稀紫禁餘寒向曉微淑氣潛迴
雙鳳閣春風先動九旂旂長楊法駕鳴鑾集豐
水朝儀振鷺飛均拜履端新 賜慶頌聲君獨
起 形闕

入日留文量酌限韻作

滄洲集卷九 十一

劉道春迴獻歲先新正即看艷陽天晴波浴鳥
三橋外麗景游絲 兩關前紅面草堂人日酒
白頭藜杖故園田心期到此俱非懦元悅輕肥
逐少年

寄荅謝李二侍講齋居聯句見懷

齋居分坐日華東三夜懷人有夢通窺見光儀
聯露鶴忽傳高調韻冥鴻風烟別館儲羣玉星
斗 天街限五戎情話不遺離索地二賢交道
一何公

和薛咨紹別之作

陳情即荷厚 恩歸問寢行瞻八座親內酒已
供遊子餞 御香猶在講臣衣三山路指江梅
發二月帆先海燕飛君比同時聞達早移忠祿
報莫遲遠

送倪舜咨分得正字

詔俞歸省情臣荷 天子聖慈承優老恩以爲
高堂慶南山入壽域北斗四春正野色芳菲還
川光魚鳥競春帆江燕迎畫錦山花映文物兩
京榮聲華一門盛行矣來無遲經情有成命
和舜咨得告喜歸之作

滄洲集卷九 十一

杯酒休辭醉不勝東風歸夢已堪憑將家驛路
花迎慕繫艇江堤柳拂繩歡極去先諸弟舞文
高應得大人稱年

講殿春開直珍重來期及泮冰

送文永嘉宗儒用韻

有心難作臥雲身來策征蹄去軌輪關樹遠烟
屯往路春江華月伴離人官程不借交歡暇友
道偏於悵望真海內勳名賢者事試留佳政縣
人親

陝記辭爲文宗憲

爲此形兮豈緣于無愛有人兮單厥劬遺氣有
芳勤者徂積髮兮勝冠長身兮玄端起踉蹌兮
越山川累吟兮以便孰施此能兮不考成
以捐陰陽成象兮造初匪偏豈不中處兮忽無
地而有天我求兮攸止特捧盤兮進几升堂兮
若聞造室兮無語薄繼養兮春秋杯不乾兮徒
旨逝日遠兮思彌深去閭閻兮陟嶽岑望不及
兮孺慕淒四風兮感予矜放予魂兮願有從恍
逢哲兮孝者參曰子其歸兮不遠伊通行遺軫
兮未言欽

滄洲集卷九 十三

送王成憲省母得拜字

之子憲使孫官學有家誠幾年文苑游任籍名
始挂悠樹萱心飛雲隔江介波動遙川融東
風發春噫吳帆未到手行李已風戒晴暉轉東
草柳色回郵扉眼中游子情誰能緩茲適新正
國門別二月高堂拜往來一水間烟花不相隘
畫舫替潘輿來意當益快

竹窓徐翁詩 仲父嘗爲周巡撫所用

長洲苑外尹掌前崇慶誰家好事傳吳楚候建

高士諸桑麻路遠德公田竹窓人似柳
髮名將綺里聯已共山靈堅契好時從部使
旬宣立談籌策才優者徵惠氓黎蹟隱然揮霍
鄉邦聊自見從容僕介孰相先西江知已尚書
舊東道觴賓太守賢世美河東三鳳矯時清谷
口一龍眠千樟高木花初映二月中旬月向圓
生日截西南極駕德星羣集少微驢松邊醉立
過眉杖石上吟聽洗耳泉仲子貴游千里思郡
人題贈五雲箋泗沂東眺川方至霄漢南窺鶴
二翻范蠡湖頭春棹穩百年歸訪地行仙

滄洲集卷九 十四

送徐仲山主事山東管泉

水部分司地君行得所便道心東望魯國計
北通燕退掃探元化行吟俯浙川平生四海意
從此達涓涓

摘林醉歸圖為趙夢麟主事

何人不走長安馬瓊林醉客偏瀟灑何人不看
長安春黃金榜中人動人幾年山澤文章隱一
旦風雲頭角新就中磊落南徐士秀出江山佳
氣裏瑚璉初登清廟筵琅玕已奏明堂記宮室
逸酒行 原成量比同年深幾何青霄燕背神

仙會白日紅顏醉當時何人著着色貌出
藍袍得意初年跡却憶凌烟手更高男兒肯使
頭空白

聞鼎儀典

文華講讀官

聞報講筵名憐君志有成明誠敷對日弘毅號
齊情尚看寅恭協寧圖越異榮乾坤端本地鍾
鼎造勳程有道靈長繫維賢喜畏并盛年官合
懋病子責宜輕正叔延和直克夫擊壤行置予
閒未惡吾子善垂聲

滄洲集卷九 十五

送曹時中浙江僉憲 各字韻

新縫象錦試春衣遷轉恩兼觀省歸他夜泖
雲騰作雨越山隨處看芳菲

春夜偶題

門掩天街春漏長吟殘紅燭更焚香風聲院落
寒猶在月影闌干夜未央漸老豈堪花作陣長
閒消得醉為鄉清絲妙曲誰家送能解追歡惜
景光

醉憶

醉憶江皋行看山野花如繡雨苔班春城此日

來騎馬和覺風埃損壯顏

微雨後馬上

閨角春陰淡，浮雨餘天氣。爽如秋歸駟，不用
勤揮策。陌上無塵，即勝遊。

送德慶梁經之廣西藩幕

君恩端愜宦游情，南海書生嶺表行。湘桂雲披
秋瘴淨，潯梧月傍舊溪明。蠻荒絕警希操牘，會
府多賢易起聲。祭酒列卿曾器重，豈緣遲暮負
平生。

望錦樓為宜興邵家品題

滄洲集卷九 十

蒙嵒居士成樓日錦里先生種樹心。淑景祇憑
高檻望，名園不待小車尋。認來春面唯紅紫，聽
取天機自淺深。千丈花光百年眼，從知真樂在
丘林。

送蕭文明封唐得貴字

馳封遣動碩翼，以青瑣貴出京冠。蓋翮數棹蕭
鼓沸，羽節搖薰風。仙槎挾清氣，殷勤導綸綽。落
謝賡餽淳風初，覽唐華軫載經魏。願因原隰
征，無致民物慰。山川入風雅，湖海流珠璣。或復
值躬耕，自比仲與農為言。

王聖明亟謝萬葉詩

送陳嘉謨會試得選還無錫

東華朝氣干星彩，四千人推會轅。意帥詞鋒
不相下，白日蛟鯨闢塵海。龍門霹靂破蟄封，先
登得雋魚為龍。揚三百五十輩，超等齊收藝
苑功。練江書生不自足，一捷且緩飛黃逐。宵中
未辨天下才，詎肯率爾徼天祿。同時奏對解褐
衣，生獨請告江南歸。袖裡南宮策石錄，

恩波不阻拜重關。重關之人顏悅怡，太丘好孫
紀好兒。如雲賓從笙歌集，信有春風舊仙宅。何

滄洲集卷九 十七

以贈君千錦，相承永燕若。祖康而親何以贈君千
玉管，盡寫精思入編簡。妙年休淹鄉土樂，在
鵬游轉庾廓。董賈心胸王宋名，還子敷揚倚延
閣。

寄浙閩曾僉憲

文章交道豈無人，聚散偏生感慨頻。試指浙雲
論故舊，獨憐曾子最清真。四千里外觀風使，十
九年前步月身。往時同時江海遇，幾篇詩話示
情親。

夏夜述

官街擊柝不絕宿客傳杯已終數點雲間過雨
一庭月下清風

題傅曰川扇面

沙際遠山平淺厓根落木蕭疎一槩夕陽烟水
半筐秋浦寒魚

思萱詩為嘉定諸上舍賦

閒居念生理卉木盈中園時至各妍好君胡獨
思萱兒家慈母心里族皆能言平生宜男草據
之比瑤環生兒幸克嗣持以荅所天復對忘憂
花願諧偕老歡欣榮方自此母也忽相捐宜男

滄洲集卷九

十八

男已成忘憂乃促清霜鶻紫鸞白日墜黃鸝
花前繡襦稚綿思起顧復斜月鑒北堂依微見
芳躅東風掃餘雪寂寞抽寒綠三嗅仰空號飛
雲渺焉泊居常故出言行往慎後足勉矣揚聲
光椿陰需錦服祿養吾無歸微吟泪盈掬

會總亭詩謝鳴治牧為寶慶守致仕歸作

亭寄詩鳴治為和一首

詩來如見會總庵遙接雲松戶引嵐謝朓一秋
營隴上阮咸連夜夢天南九原賢弟初心悵五
世宗人此澤潭遠鶴當來覽層構露櫺霜牖意

休絨

衆鳥喧屋慶新庵別鶴將書出翠嵐去郡文星
明海上思鄉太史滯周南采蘋出意羣靈鑒行
蒿思情百世覃善頌予慚後張老為公歌喙不

能絨

祭有松祠會有庵大夫高誼歷層嵐燕毛嘉日
席上右極目歸雲簾捲南丹芝蘭階下秀綿
綿瓜瓞谷中覃何須更作總亭記情滿竹林來
往絨

畫葡萄為黃巖王古直題

滄洲集卷九

十九

人間果品何碌葡萄入畫偏不俗累垂屈曲
點畫中墨仙造化何神速輪從森疎辨枯活實
以濃淡分生熟白露丹紫虬鬚玄珠離隨
蛟目癡龍下地或欲闢渴鳥窺堂不敢啄涼愛
琴林水晶映風愁筆格珊瑚觴王子飄零詞翰
塲晚持斷蔓將焉宿賸哀別館羽人棲旅壁高
懸即吟屋冲襟豈羨龜茲醲雅製官譜涼州曲
自信平生偃蹇姿無緣世東矣蛇褭嘯呼月露
潤枯槁攀弄雲烟媚幽甘寒不食野性金歲
暮歸隱紫山竹

送孔生還台鳴治妻舅也

合歡花外初傾蓋，解慍風前又拂衣。
重別烟家康樂餞，將寧賢母孔融歸。
天隅客路分巖越，川上仙源望泗沂。
最是名家敦雅道，停雲應不替音徽。

附送鳴治後叔題畫松

杜家老姑銘石寒，謝堂高節子孫看。
凌空百尺撼雷雨，未許天潢有物蟲。
其人趙姓謝祖母節婦節相姑也趙且在杜路至

送張養正僉都北巡

館閣英懷獨不羣，知才善使荷。

滄洲集卷九 二十

明君文駕遣王停，輪講繡牙圍金別樹敷。
幕下先聲威紫塞，廷中出餞擁青雲。
正須增重詞林價，敢向鵬霄惜此分。

題刻雪畫

命棹溪雪晴回船，夜雲掃山月送迎。
人何須戴安道。

送陸怡主事赴南戶部王濟之製軸求

赴部秣陵國將家，季子城袖歸何處。
橋輝映舊堂，荆王事上中賦別懷南。
北京應思退朝餞，徵

思萱詩為江陰夏氏

種苗當沃壤，苗實花已零。
花去實日蓄，能不念初生。
窮簷雙白頭，菽水足懽情。
千章喬樹裡，萱草獨難榮。
昔聞佩宜男，良願男有成。
生男不待成，徒有忘憂名。
春風之所被，悴草還復青。
喘息之所通，一絕時顏形。
想像窮年歲，尋求阻叢明。
依北堂幕冉，髮華星椿陰。
喜後凋嚴侍，併孝誠思養。
兩臻極永，垂家世程。

雲溪翁較討江陰夏氏

曩登延陵郭，曠望澄江曲。
亭田甲海甸，舊室多

滄洲集卷九 二十一

喬木有皓黃，公喬門專古。
淳朴聲利屏，淫奢布管知。
止足尚子斷，家事朱公散。
餘蓄會彼南山雲，緣溪復經麓。
舒之彌八紘，卷之不盈掬。
以茲無心物，稱尔超世躅。
結屋傍溪居，雲來簷下宿。
雲閒翁正眠，雲去溪在目。
不知雲溪外，世事幾翻覆。
翁老乘雲歸，翁書幾人讀。
蘭孫上青雲，亦慰埋山玉。

題畫為陳考功

刻棘造沐猴，琢瓊成楮葉。
平生不敢盡信書，今玩此畫勞吾眼。
願生結構何妙微，意在經營難。

疲蒲鑒空見巧子為誰秋毫入紙開宏規憑岩
起臺絕境外下瞰碧樹天風吹飛甍繡柱紛聯
絡戶牖玲瓏控珠箔佩玉鳴璫聽不聞江山漫
似滕王閣岩光闌砌凌物華洞庭岳陽無此奢
固是昔人南渡有驕樂豈復五城樓觀仙人家
方壺直望閭風苑弱水不受秋河槎窮高極遠
歸尺咫就中纖蠶看遊侶瑤臺人紫宮女香在
烟霄作何語赤水丹山多鳳皇高處舞韶當應
汝我歌騷屑徒延佇

漢軒詩為吳錦衣

滄洲集卷九

二十三

江夏有佳第故侯之所營嗣者樂文事積書連
數楹軒前竹繞池水面芳藻繁輕鳥點碧葉遊
鯈穿紫莖信美此池草託根常潔清豈惟礪鑒
放亦荷廟堂榮繪之親衣表薦之格明靈况彼
貴游客蚤夜秉涓誠蹟寄龍虎衛心將鷗鷺盟
迥抱藻軒趣未須行濯纓山木蒼蟲蔓園花生
艷情醒醒諒非好歲晚觀餘馨

送雲間刑仲高宰上虞先任清流

京邸六月暑歇驂喜就刑侯語樓上清流子弟
詩共惜邢侯舍之去問侯改拜將焉如焉內意

民今上虞老成心事急應化經家肯戀秋風鱗
江山咫尺會稽郡千巖萬壑延舟輿縣人皆還
合浦珠縣齊重踐顏舍居邇風懷古遠凌厲世
裔豈忝邢尚書南探禹穴有好事應采民謠貢
石渠

夏日會汝行敏于陵清懶席上有味白之

作見示仍依韻答二首

當子待遷日及予多暇中荷遼留聽兩石上坐
支風吟好數聯足恭酣千慮空主人清懶癖吾
汝得無同

滄洲集卷九

二十三

蕭散吏役外淹留詩酒中未惜西流景且沃南
來風荷覆綠池淨雨驅炎氣空何堪報芳藻永
顏賞心同

題江山臺閣畫為鼎儀府翁編脩

江流云云聽無聲江上層臺高若城冠臺華構
集仙賞如此畫意何從生驪山阿房不待士漢
家館閣稀臨水六代淫奢那可圖臨安宮苑幾
相似不然且作登瀛看鰲首木道天通山金提
碧樹去窈窕飛軒疊榭紛孱顏真龍飛動四海
靖非騎天橋羣工閒竊恣雅奏南薰秉綺案書

青水樹間林下水冠儼同樂長陂盡舫游青幕
野室遺逸講虞周農圃逢迎語耕鑿李唐世態
豈盡然繪事秣擬憑虛作陸翁愛此買向都山
竹臺閣將焉趨百年熙皞雙明眼萬里雲霄一
鳳雛東逢國士夸五湖去對鄉人談石渠青峯
宛覺滄洲近翁許吾儕早去無

送鼎儀府翁南還

暑雨半晴秋至初賢翁有底急歸歟田園未忘
見曹課塵陌難留長者車老向昇平看自得骨
驚離別歆何如南山北闕遙相望歲一康寧

滄洲集卷九

二四一

有報書

為謝侍講故人題竹園

太平新縣台州東竹園可與桃溪通知賢近得
謝康樂好客今多陳孟公苔徑常時聞佩玉草
堂無日不清風何當醉躡石橋去徑坐秋山晚
翠中

送張行人副使琉球

文星擁節到天涯不忝家傳絕域槎寶用天光
臨海嶠繡袍春色動雲霞鳳儀南極衆奔望驚
林中山玉拜嘉想見歸囊無異物紙牋書頌

附 點筆

七月一日張通府用光招宴于徐氏雲巢

樓賦得十韻紀良會耳

峻閣東華近來連汗漫教六賢初並榜用光少望
元勳與
世賢并手皆二妙復同曹鳳儀元勳
再任秋中疊雪蒼藤扇涼
風白苧袖茗甌香試豆冰碗晚分挑暑雨急秋
霖城樓當座高載歌青玉案一曲繁榲槽流酌
故園水擊鮮何處濤芝蘭遯鳳來鳳集蓮臺
吾則愧羣玉誰其嗟二毛願言交合地隨意續
風騷

滄洲集卷九

二十五

題明仲江帆便面

水闊片帆健輕舟惟所之無勞羨得意各自有
風期

分得金鷺峯壽義興邵氏二親珪之父

金鷺峯存計山西下有封君惟所棲飛去金鷺
丹竇在喚回黃鶴白雲低邵平瓜地蕪生玉王
母苑源入杖藜秀色年映華髮分明壽域此
中躋

壽童府教 札之父

抗疏王門不用歸碧山高坐授經帟不知吾易

東西去惟見兒曹半錦衣

伏生座下女傳言此老七男三十孫一卷殘經

老無倦親看葉葉起專門

一道香溪郭外斜夾溪千戶盡翁家一年生日

一家醉頰種蟠桃紀歲華

題鼎儀竹鳥扇面

兩竿一挺一秀獨鳥將飛未飛石上清風自得

山中舊侶同歸

聞邊報

九門殘雨夜初涼七月新寒塞有霜秋色未高

滄洲集卷九 二十六

胡馬健虜塵能早犯邊防

題徐惟節晚香卷文量叔也分韻得嫌字

我里居連陸氏簷晚香居士舊相瞻頽齡有制

憑秋菊散快疑芳卷畫幃况擁芝蘭同謝傳可

無琴酒侶陶潛清癯妙語儀刑地未許風流使

少嫌

滄洲詩集卷之十

太倉張泰亨父 謨

四言一首 古律絕句八十四首

和昔人韻三首

萃喜堂為王濟之編脩賦

震澤之區玉嶠雙峙其東洞庭山秀人美伊誰

作家堂曰萃喜三槐之餘續麟趾一經起家

有赫仲子歷魁登瀛翁則謝仕

紫詔中出嘉爾良史四鸞翔渥露泥之馳封

滄洲集卷十

高堂匪室人止清水換街老鳳脫枳梁彼德耀

嬪于角里年壽適齊兩人十紀孺子來集伯仲

而季

帝錫之懽天畀以和霜林橘柚秋水魴鯉酒香

盈室賓從雲濟曰百千歲茲慶伊始

為王祠部希曾題汝和扇上畫菊

瀨雲歸去夕陽岑秋館披圖感慨吟入面清風

開紫艷動人遺墨重黃金三槐華胄凝香地五

柳先生遠俗心尤愛霜筠映泉石直清留作署

題竹梅畫為黃巖李貢士

百尺修竿凌雪風美人標格故相同莫開盤谷
黃巖下瀕掣靈熬碧海中

題倪良弼郎中遺芳別錄

几星橫陵弱南清鬼侮人封君自正直瘁甦寬
以伸平生三尺法惟以檢其身利世澤不究嗟
嗟此遺民

題畫贈謝侍講族叔怡雲叟

雲本無心候隱君隱君心自愛閒雲塵中得喪
愁翻海高坐雲邊那得聞

宿蕭工部殿廳待文廟祀

滄洲集卷十

二

茶葉供談燭映屏美人相款宿寒廳朦朧林表
初弦月隱見雲間過雨星起望招搖知夜午又
隨冠珮祀秋丁初心向道頻中止遲暮吾慚賤
孔庭

述水

著雍闕茂歲朱鳥倦回翔禹甸秋霖浸堯天積
雨滔九區雲盡濕百谷海翻高障壘三邊決風
潮兩浙塵山坳屯走屋樹杪度飛艘曠陸蛟龍
闢窮林虎豹嗥烝黎無健翮萬族等秋葉亦子
牽携急青娥結束牢得生依堆礫無命修餘年

懷有舟中覆誰何笈上逃星離家水木露涸口
嗽南北馬接燹原田絕采毛不知其宰意胡
罔太陰饕餮望憂清世平居愧濁醪萬間懷大
庇四載仰前勞

帝德平成在民方勉索綯

閒述

供泰常依

玉陛晨逍遙誰厭是閒臣古來文字從頭玩天下
賢才任意親樂地靜惟歌

聖主宣述生不拜恩人豈勞親望為欣戚多病

滄洲集卷十

三

今成寡欲身

病中用韻與查若庸

腸腹秋經濕熱攻攢眉日對藥爐紅故人遠挈
兒曹至尊酒無緣客舍同質類散擣猶泥露舌
如衰葉更吟風可憐廿載青衿侶往來相逢半
稿翁

秋日病中寄若庸

我待身瘞子待官俱成衰鈍此盤桓却當霽景
惟高卧只在城隅少合歡南鴈音書秋水闊西
風砧杵暮樓寒街頭賣有黃花未昏晚頭同醉

把看

鼎儀門人陶生畫海榴書屋圖留贈為題

一絕

幽火鳴殘虞氏琴花間調采盡書林門前一曲
長流水寫出先生探道心

蛭窩為僮折落

書室小結構數蜂巢向暄不搖房漸窠久住息
滋蕃為爾遲更作癡兒忽打翻徘徊暮飛散何
處託名園

寄左永州

滄洲集卷十

四

鴈斷衡陽別路長使君何日到瀟湘閒池好種
瀟溪藕留作零陵百姓棠

志喜

四十三時舉此兒適同翁母育子時不才幸逸
雙親老我後還能副此期

送蒙庵林郎中

酌別意無恨幾時逢此賢作官無吏氣聞道在
吾先華髮動明鏡青山歸舊壠臨漳觀逝水細

續考亭編

寄山陰汪郎中用謝李縣寄韻

十五年六月分城邊懷舊立西曠嘆而不語

曾留客去笑何忙失錢君坎止遙知鄉縣穩離

居却免簿書紛平生愛味宮中樹何似江東日

暮雲謝李詩注門不書而留汪亦常稱暮雲不之官早

會昌孫氏壽

聖時誰沐最恩深元舅仍無

帝傳尊豈論路車通戚里還看齒杖換轅門翩

翩氣聚來賓從衰公侯見子孫榮壽殊倫轉

寅畏貴家儀範此中存

曉月

滄洲集卷十

五

破月曉何似似堪梳亂髮山河半浮浸星斗共
闌珊天上應常滿人區見屢慳未須愁顰眉成

運有循環

幽夜作

舜典充章共所欽懲違惶惑到詞林雲羅坐仰

三台近星斗應知兩劍沉鈴柝夜嚴深省地鼓

鍾晨動侍朝心鳳池元是

恩波海何用南冠奏楚音

春谷詩

幽人居鬼谷秘怪竟離倫狂兒騁豪奢金谷貯

妖氛何如春谷子心遠迹不泯經書世澤
術行吾仁太虛以為谷冲氣以為春期與萬物
育豈徒私一身雍容接頽地歲暮東華塵良方
起我病拂袖向歸津溫然易洞翁會與荆花親
一家足清芬小阮學猶淳江梅春意早題寄官
游人

贈八夜蕭黃門弟酌有懷往歲承蕭慰我
獨抱失母雛

長記君未對榻眠深冬此夜月初弦不堪把酒
談兒女轉眼悲歡忽四年

滄洲集卷十 六
壽韓少卿世安六十

早過

恩波金馬門晚承卿月鳳凰津儘於人老知前
輩時誦名言教後昆青編玉珂常起早碧桃紅
杏繁看春間遶著就神仙局誰把人間甲子論
無塵船為錦衣吳撫軍賦

侯家新作無塵船還似江湖舊燕軒隔坐灘聲
來夜雨當窓海色動朝霞元章臥內書下卷永
叔齋中酒一樽最是主人心遠處清風如水屢

通明

送倪大參良弼之湖藩得遠字

高河澹晨星落葉走霜坂良朋易分散况此歲
華晚無言贈將別何以釋繾綣家君慷慨懷英
論河決堰志士兩入荒荆衡一浮甌清風摩黃
鵠公望聳瓊巖謠列成郡豐囁罷南兵偃魚鳥
繁春湖幽遐被晴恒特達行有台回軒豈伊輓
華要有深期會合應不遠

奉

詔儲材詩奉賀王謝兩院長掌教庶吉士二十

四韻

滄洲集卷十 七

聖代圖長治賢科極選掄訓導

皇祖舊綸出

睿衷諄乃授師資地爰咨法從臣翰林圖籍府
學士禹臯隣入直

金盞暇升居絳帷頻河汾揚緒業上蔡領儒紳
蘭砌收時俊槐庭引國賓二龍時作雨五鳳舊
翔旻白壁聯東署青雲擁後塵冬曹供養事先
祿饋芳新日影花磚畫芸香綺閣春環瀛仙部
佐列宿士精神聲欬儀刊在篇章點竄親六經
文是倡三季學重振文苑期刊落天和侍卷

鄧林深毓秀滄海潤涵珍裁到歸宗正陶銘荷
大鈞尚看周鵠豈羨漢斌事起

當朝威端非異代倫前脩曾赫來學且推
用足三冬外歲熙庶績辰

廟堂居內相元愷出門人省辱金華

重陳觀玉笋梳青莪三咏綴燕語愧

元旦入候侍朝于

華蓋殿之東陞

嚴陞重門入候朝曉寒惟聽風聲搖清香畫燭

滄洲集卷十

八

通

三殿素簡朱衣立九霄星斗回環宸極正風烟

懸隔下方遙未明丹宸龍光動臣在仙宮侍

聖堯

六日初齋夕偶成

素幔隱紅蓮神清夕未眠春星窺牖入宮漏隔

街傳樹影舊房月茶香新汲泉齋居此風景容

易見年年

七日齋所得簾蔽且聞鼎儀詠杜公村晚

詩次韻呈同齋

閣晚雲增暝寒雪欲霽分燈照幕席移
風簾春興仍無減霜毛莫暗添詞林珠玉
厭此中潛

雪夜次李世賢韻

夢覺清寒透夕櫺起看飛雪滿春庭玉塵初起
六龍出銀海不迷三日醒戴白苑松餘翠在
青官柳有花零後知此夜天壇上四望澄明降
百靈

西朝房諸同年齋夜對雪聯句見示次韻

奉荅十六韻

滄洲集卷十

九

東風又作一番寒城晚凝雲似水漫平地六花
堆白易無端千樹放青難初疑蝶侶嬉春早竟
替蟾娥照夜闌興憶刻遊無棹往聲傳郢唱有
人嘆飛書宛比瑤瑰贈紀瑞仍兼畎畝歡圍坐
密憐西閣暖吟行幽擅北廊乾十洲樓閣壺中
凍一色乾坤鰲背看未擬魚龍長寂寞益知松
栢後凋殘翩翩有意求聯壁皎皎何心散妬紈
王漏相聞齋地肅縞廬周衛禁街寬馳驅膝六
先青蹕髮髯瑤姬導舞千氣冷絕來羣望合德
聲明處百靈飡甘泉授簡誰當賦粉署峨冠處

悅彈且托雅華
西雅問直頤水柱駭吟壇共期
為澤方相麗誰謂
不可得好待西山全露
後豐年廢頃訪崖刊

次中左門諸僚聯句韻

一付鴻嘉十六春為郎又忝御筵新
樂音和暢風清地衣繡分明
雪霽辰酒醉易乘天上馬歌
成難和鄂中人

聖時無猜宜身退奈尔
楚龍許結隣

春寒漫興二首

春寒連日有新題
猶為春寒下筆遲
雪後一篇

滄洲集卷十 十一

舊愁暖急開南牖對晴曦

春寒只解惱詩翁
硯水新正未盡融
延得日華

烘彩筆樓臺又存晚霞東

春宵漫興

晴雷驚電沸青春
天上歡聲下界聞
自是玉皇

娛寶月乃勞金華獻陽雲

燈影沈沈月色交
更看庭雪未全消
道人何以

酬良夜一首春詞酒一瓢

寄先劉先生尊翁壽詩

傳西

舊詩載

恩私一幅烏紗映雪眉
南極來朝軒后日
翼保漢儲時悅顏萊彩
天家酒駐景椿陰化國
綦威德生賢佐邦治
壽公宜賦有臺詩

送傳曰川令姪冠兆

十年猶子一相親
雨映清觴雪映文
謝傳堪譽能事郎
李生今別校書雲
名家不忝駒千里少
長皆還鳳一群林下
青春行共惜紫霄風月未
嬾分

贈別吳冬官元玉

滄洲集卷十 十一

北棹南轅意不忙
吏情之外趣何長
諧談方朔聊休隱
畫手吳生欲擅場
門第候顏春服盛
故人留詠夜尊香
却還南國饒雲物
可更相思夢玉堂

留鼎儀酌于小樓因覽邵庵與陳溪山詩

各賦次其韻

昔歲為鄰似一家
離居今限兩堤沙
久憐蹤跡皆漂梗
莫訝樓臺少種花
盡日春盤淹上客
一窓雲物對東華
相逢不厭留題別
滿壁朝朝彩霞

過鼎儀值雪席間用韻

晴雲滿戶到君家下馬南風尚卷沙
蒼地輕寒能作雪教人二月未看花
醉驚塵海飛春浪興想溪山載月華
不信陸郎無鶴鷺借余歸踏太情霞

送徐大同復任荆門

一雪洗閑河沙遶動綠波浮雲歸海盡岐路出
城多霽景宜郊飲春風入棹歌北來鴻侶舊南
去客如何磊落平生氣飛騰早歲科慎行翻枉
誤豐殖致蹉跎矯矯何難試飛鳧竟莫羅絳常

滄洲集卷十 十二

荒縣水還食故山禾宰守遷何亟循良政不頗
幾年情有戚相見髮驚皤國計餘英論京塵一
旅寓潁川仍屬霸江渚再遊坡特徇伊人借重
煩舊俗摩又看公事迫尚愛酒顏酡指路湖南
赴將家海上過行林披卷話棲鄢對床哦雨夜
離堂燭烟朝別岸莎吳帆輕漢沔鄢樹帶潛泥
閱驛繁桃李還州足芰荷認鹿野老瞻蓋走
溪娥免勉酬羣望逍遙起百衙左縣誰數挽霄
漢待鴻珂

二月廿四日承謝侍講招適以工集不赴

諸公聯句示及答以其韻

鳥鳴求友及春忙愧我營巢負爾望敢擬作堂
私燕樂幸容邀客自鷓鴣行承家待見犂牛子吏
隱何妨白首郎經始即霑聯詠美苟宗先置報
雙觴

病中述

中年保衛切冰淵邪穢攻中亦偶然眠食減來
散地過從稀處枉晴天焚香卜命誰能福閑
安心自覺賤了達今生無盡業床頭藥累案
編

滄洲集卷十 十三

語燕房櫳日淡黃暖風庭院絮悠揚坐傷春盡
花隨盡病覺宵長畫更長祿在癯儒難免竊官
於賢路幸無妨吾廬改築無題字擬作天東大
隱堂

次韻酬武鎮海大承寄小兒手鐲

披緘感慨故情長三復重令涕滿裳老至絕欣
添弱息病多曾苦悼殤亡姻家禮數長懷少室
海年華官滯郎無限深哀待誰話來年公武領
牙璋

題陳愈憲永錫行實後

嗚呼有吳陳退翁是何正氣偏渠鍾義形筆古
眇禍凶策名科第仕始通抗章得補作楚農帶
經而鋤十餘窮歷試乃起南來駢跪陳行義輝
聖功乞遠邪佞惟錄鋒鑒家五年霸綬中脫身
不辭懲前踪發藩輔隱鷺

天聰幾危再生瞻故洪劾彈亂法

帝則從

四朝三仕無先容天縱老鶚摩霜空壯行倦止

卒保躬楚山閩海知深秉帝星歸來五湖東白

頭名節高卿公嗟來衆草靡勁風鳴鳳遯美何

滄洲集卷十 十四

當逢象賢在眼令人恭鋪張環璋勞文雄安得

請謚昭至忠

為黃文選題清白遺玩奏用坡韻

天台海上黃石村歸來鶴是何人竟兵曹先生

甄青紫選部翼子懷晨書香捧玩華老筆意

匠割得逋仙園韶囊什襲百金賤手澤摩澤群

玉溫家傳清白漢吏節世曳瑤珮克階暇遠矣

貽謀落墨畫果哉有音高賢門于墻于美轉若

見爾華爾實夫何言微吟豈敢抗白雪慰子卿

代梅邊尊

又用少游韻

崇山凍瘦廣澤稿葉盡古槎僅欲倒荒園迥野
一樹白花耶雪耶被渠惱隔流限隔香過來信
有江梅得春早乾坤自不乏芳菲誰向暄寒分
醜好黃子冰肝結契深孫卿月翰相看掃冰藏
墨海春不消人謝赤城花暗老老去興懷寫人
物年懶賦問花草名家風韻象賢存薄贈哀
吟些蒼吳

送別

來時珠果椰盈車歸路琴書載一樣後夜思君

滄洲集卷十 十五

秋海濶鯨鯢應得避高牙

送友人父還家

髮短偏宜小簪冠豐頤還稱葶枹寬談來世事

言切放下卿心虜安仲鄂

朝四時正笏謝公家宴每誇蘭萬年充舜垂衣

地正要前來擊壤看

挽倪文僖公

哀榮稠疊豈天私舊德惟應

聖主知霖雨精誠通北岳波瀾文字暖東夷諱

官家世人稱感宗伯問身孰謂哀海鶴須請配

生意新亭三嘆吊文信

七月

七月暑之季立秋猶未嘗天如火金罍人在地
爐蒸涼雨苦難至夜眠勞數興山川無霹靂堂
寢足蚊蠅熱水可常飲永山非所憑還能幾時
熱終不賤青綾

題羅明仲扇面

江上樓臺壓翠微林間廬舍足烟霏日斜野艇
漁初罷花落溪亭客未歸

送涑水文公大教諭致仕還吳得未字

滄洲集卷十

十六

人生一世間適意乃所貴決性成饕餮名所得不
償費緣崖仰攀天失脚吁可畏自古賤與貴達
士何曾諱人言文翁弱我見翁也毅辛勤光明
經宜樂賓館餽稍不如高情孤征脫其蠶夏虫
方附炎光鵠不受罟吳船穩如家吳酒清過渭
蘭率親故歡新鮮水鄉味醉臥湖上山長吟弄
芳舟逍遙市門隱冥契古仙尉更知天地間何
處與馬沸大兒鷗鷺秋少者棟梁氣陶令苦責
子翁令足自慰猶憐一種外長物無可乞惟應
酌酌餘還問學詩未

送羅天錫秋官出貳永州

誰復臨岐嘆謫居湘南與在別乘與行吟肯嘆
元郎漫狂附應憐柳氏愚鴛鴦班行千里思
鷗原上幾封書九疑雲冷休陳悃早晚歸來鳳
有虞

承傳曰川以賓之將過親運見招答以不赴
野寺花期嘆昔違喜聞今過習家池傳岩霖雨
宜時霖謝館風烟得就移豈是佳人擊翠蓋正
酒君子受清詩虛瞻太華微病阻可為相思一
採之

滄洲集卷十

十七

積雨嘆

潤物由來是雨情晝何愁看夜愁聽似聞遙漲
漂
王賦未惜驚滿城我庭復有蚊蠅乘暑氣可無
鷹隼擊秋冥浮雲日駭都人眼收潦何時別渭
泾

聽雨

夜中不能寐起坐聽雨聲浪浪簷隙注洞洞皆
除鳴河漢瀉北斗湍波繞南榮誰言秋雲薄連
日翳重城誰言秋月皎連夜窓虛明秋風復無

力未絕蚊與蠅我居京城中郊野目未經惟知
坊世間薪米價已騰好屋且穿漏窮居能不傾
田家在汎濫可復望秋成慘澹移物色蒲條傷
旅情陽微君子歛陰壯小人憑憂端復專究天
乃讐蒼生者尔不可測悲歌涕空零

感興奉懷鼎儀

南山霧雨晝冥冥玄豹添班正隱形竟日清飢
吾解忍文章慚愧老無成

偶興

多雨生煩憂而忽起幽興簷隅飛瀉溝澗清

滄洲集卷十

十一

泉迸苔分野亭色雲結江村暝細篠先欵枯節
葉今還盛浮塵眼前絕畝書闌來靜門前車馬
路泊若春泥逕坐茲霖潦中偶悅山林性君子
不可招虛懷楚然聽

傳曰川以詩貺無花果次韻酬之

不假榮華自榮生來坊花市遂無名味兼萍實
浮江美色傲天茄沃露清受命不勞金谷賞託
根今荷玉堂評感君題送夕男兆擬貢犀錢當
報瓊

周光儒西街頤與鼎儀

子思泉巷我西街半月秋霖少往來共以無營
能避俗等因多病少卿孟倍常明月看將至過
雨浮雲喜易開程邵去來光景在那無樂事可
追陪

王舜耕山水畫為李德夫戶部題

人間佳境元幽愛畫入生綃意逾靜濤離樹
百葩餘冉浮雲衆山牕牖無方舟渡有梁路
不遠人林有堂岡巒雖遠不平在晴雨百變烟
霞峯烟中數峯抹秋碧杳在天西海南北方壺
玄圃論不定縹渺要是飛仙宅仙區人海隔幾

滄洲集卷十

十九

塵阿誰移致能通神輞川老大一庄景王宰簫
條真跡淪風流耕叟豈雲孫淡來水墨無汚瀆
粗毫大筆搨到此吟彼細巧勞心魄我坐

京塵弄文史江海十年歸夢重長安秋館十日

雨殘牆壞壁皆山水拙心想像不解摹李侯

我滄洲圖生同南土舊同歲江上群山同昔娛

英靈且莫移文急共戀

清時啼未及君才律合從真龍好雨何妨九州

濕數星磊砢泉頭石頃著癯儒坐看易

讀蘇子瞻傳

遠將許靖方司馬更以伊川以叔孫一代聞人
莫相侮先生只解勸章惇

蕭文明示席上韻次成以謝不赴

滿地涼風暑氣平萬家寒杵早衣成深秋坐感
年華暑多病愁聞酒令明清甚一官容我懶頽
然幾客卧君楹臨池不薄滄洲侶書示風流洛
社情

洞庭徐氏含輝堂

有客自吳會來談角里鄉湖波漲春日林橘酣
秋霜時吟謝公句一登徐孺堂山水含清輝无

滄洲集卷十

二十

如金玉章山月代華燭水風吹客涼酒醒江海
去茲賞渺難忘

拉劉郎中時莊北莊慈恩寺賓之先在

天遠歲晚得同袍幾處將亟慰遠勞李白相期
水西寺劉郎休詠觀中桃邀人來黃花秀對
客娟翠竹高到此閒心等禪定秋光無那逼
吟毫

留題塔上人房

帝里閒常訪高寺寂幽偏處是慈恩人間小海
金沙地城上千峯曉畫垣花開烟霞秋澹清竹

房風日晝清溫相過不負高僧約榻上茶甌不
上尊

次韻酬謝公

紫陌朝塵點袍祇應方外息塵勞空華薄玩
九秋菊幻境那尋千歲桃印海寺形占地勝抱
京山色上樓高天台鴈蕩吾茲試諸謝須容洒
醉毫

對菊偶成

隱者多尋山澤居我居朝市亦幽迂買歸高菊
叢蔬養得寒華冉藪好客不來成獨玩稚

滄洲集卷十

二十一

兒堪引即相娛涼風未惜後時者移入秋堂近
酒壺

詠菊與吳原博

我種寒華未品題君來呼是醉楊妃流霞果溢
金鈿面瑞露猶露翠羽衣艷魄早曾傾國去冷
魂猶自抱香歸華清南苑秋蕪隔老圃堂前共
息機

再詠楊妃菊

標格秋清滿面春臨風獨立見佳人惟應孤窈
窕君子未擬妖嬈比太真

寒翠袖暉相親從知李穠桃外宛有芳姿
隱倫

復詠新植楊妃菊

春晏我新築堂成芳事窮秋深置雨菊蕊綴寒
稍崇十日開數花千葉而粉紅客謂是楊妃考
譜亦偶同本朔隱逸樹偶此標散翁豈宜寒窓
下而有絕代客把酒時問花可識驪山宮花咲
而不語清香吐微風低回若自忖恥嬌嬌冶踪
前身散花女來護維摩躬病叟寡世欲逍遙倚
芳叢又如藥姬延我壽域中幽真永相保歲

滄洲集卷十

十三

晚顏彌丰

玩菊

朝退閑居短褐寬數株寒菊負
勝者在誰說先生是冷官

重詠楊妃菊

冷香微艷謝荒嬌誰遣狂心改道心應尚
零落怕至今幽處託根深

畫鶴 畫有梅花礪泉

天上恩波滯客槎山中流水送年華鶴群只
春湖上應傍寒梅嗅落花

題畫鵝

一曲雲韶下鳳凰官池誰復闖鵝忙沙汀柳岸
睡眠涎養得霜翎雪羽長

邵民部席上飲插茶

小雷隨碾破春芽細浪鳴瓶躍乳花一勺精華
分月露滿腔風味飽雲霞主人遺世游恬淡大
道還淳去泰奢中宴從君領高意醉鄉翻入太
清家

游城南萬福寺退居

禪境歲將臘趣諧方外尋茶香寒汲淨榻暖地
滄洲集卷十 二十三

爐深喧寂寺偏處色空霜後林晚來恬淡意聊
向衲衣吟

送錢原溥先生以吏部尚書致仕還松江
分得舒字

玉柳春連范蠡湖九峯秋映謝公居青山白水
待黃髮金馬玉堂留寶書八座星辰瞻

賜履五雲冠蓋餞安車知公未有歸榮地開
春秋續仲舒

半夜

半夜北風彌破牖病夫深卧尚魂驚無端絕塞

功名手多少機心到五更

雪中重次聯句韻二首

侵曉嚴寒透客衣下朝飛雪趁人歸占年要以
三為瑞彌害何妨積未晞汝穎風流遺落在此
燕物色見梅稀坐慚不共延陵子吟弄瑤華到
夕暉

因復和坡一首附錄

三白能如豐歲占敢愁寒向此中嚴明河降澤
來乾雨瀚海升雲落淡藍天意試花殘臘樹春
聲先滴向陽簷却思窮谷荒林下飢喙猶多吟

滄洲集卷十 二十五

透尖

築室

築室長安得近

朝利權公案絕無交一翁吟罷兩雛閑誰謂吾
廬非鳳巢

立春日早起口號

京兆迎春鼓未敲早時春透小書巢尋常布枕
木綿被睡美不聞雞幾號

文章席上與鼎儀同用劉靜脩晚眺韻

自問此生何事詩一官閒似陸空絲乾坤不免

嚴栗別於相馬知春早遲尊酒三人先醉我
名千載定論誰有情長向交親寫豈復人間樂
極悲

寒日過鼎儀馬上偶賦

滿眼功名屬

盛時我曹於此獨無期天遣一種閒勲業到處
清尊到處詩

十二月二十八日早雪用坡韻是日習儀

宮樹朝寒未起鴈官街飛雪早隨車憑依舊臘
來重瑞粧點新春先百花漫拂霜毛悲浪跡却

滄洲集卷十 二十五

瞻銀閣走

天家千官禮肅朝正地可待增威上戟義

滄洲詩集卷之十終



滄洲續集附錄

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翰林居禁密之地檢討預國史之司所以備纂述而公紀載明得失而示勸懲自非操履之端文學之富者曷克以膺是選爾翰林院檢討張泰發身賢科進學中秘列官史局纂述惟勤歷歲既深懋脩弗懈宜錫恩寵以旌爾勞是用進爾階徵仕郎錫之

滄洲續集附錄

勅命以爲爾榮爾其益勵乃志益進乃學使明足以燭理道足以適用智足以周知文足以發隱如古之所謂良史可也尚有顯陟需爾後效不其欽哉

勅曰婦從夫貴不以存沒而異恩蓋重人倫之始以敦風化之本也爾翰林院檢討張泰妻管氏善相其夫而已早沒茲特贈爲孀人九原有知服斯寵命

勅曰國家錫命群臣而必及其室家者所以嘉內助之賢示恩意之廣也爾翰林院檢討張泰繼室武氏恪謹婦道允宜爾家茲特封爲孀人

服此茂恩永光閭閻

維

成化十六年歲在庚子十二月丙午朔越二十三日戊辰司經局洗馬羅璟翰林院侍講焦芳陳音李東陽脩撰傅瀚吳希賢陸欽吏部員外郎劉淳劉大夏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翰林院脩撰張君亨父之靈曰嗚呼天乎既喪數五胡又奪我亨父也是何生之之艱而奪之之屢也謂天生之何坎壈頃視其死而不揀謂天奪之抑又孰從而予也嗚呼亨父行足

滄洲續集附錄

以絕俗才足以空群挾六義之奇秘紬百民之紛綸當其鉢心劇目出鬼入神傲睨一世前無古人蓋縱之可以轢唐及漢而卑之猶足以掃元季之遺塵也世豈易得如君者哉嗚呼亨父方其始仕也神采逸發而憂患摧其勢志氣堅勁而疾疢纏其體七年而始拜十有七年而一徒職編纂而功不施乎館局班侍從而名不徹乎

旒宸人方惜君之淹而詎意哭君之死也嗚呼亨父我等與子同登薦書而官同曹而志同趨

朝與行遊夕燕與娛其言嘻嘻其意于于其樂而合也吾方以為暮及其合而離也寧不假我乎湏臾甲申之選在翰林為獨盛十有一人者乃喪其二矣又孰為之乘除也邪嗚呼亨父昔在京師僦屋以居勞勤拮据以有此屋廬昔在壯齡孑然一軀載繼而昏以有此二雛奈何居未煖而鬻兒未齒而孤賀者未還而弔者已入其閭矣嗚呼哀哉惟物之生類百其殊孰歎孰盈何黠何愚君之官階甲第視敷五為未足引而續之則已有餘矣君而有知固可以少慰亦執使于流涕慟哭太息而歎歎也邪嗚呼哀哉尚饗

滄海集卷三

三

成化庚子七月九日彭侍講敷五卒子與羅洗馬明仲奉南畿校文之

命一哭而別哭之日亨父在焉比歸一月而亨父亦卒乃與諸同年哭且祭之時謝侍講鳴治倪侍讀舜咨俱以憂歸其鄉所謂十有一人者惟子輩七人在劉職方時雍劉驗封尚質則同為廢吉士者也嗚呼存亡聚散固理之常獨二君以天下人豪相繼淪沒其為悼恨豈特吾同

年之私而亦豈吾文所能盡哉亨父二子皆幼因書此文遺其從子璫俾蔽平其家鄉邦文獻之徵子孫世講之好吾於璫兄弟望之矣

長沙李東陽識

維

成化十七年歲次辛丑四月朔日郎中劉大夏陸容朱紳高啟員外郎蕭奎馬紹榮顧餘慶主事龐塗毛倫徐源侍講李傑脩撰吳寬檢討趙勉御史林符給事中陳瑄中書舍人管琪御醫徐德美周庚序班張欽助教顏箎進士孫霖朱拭訓導朱暉王成憲知縣胡璉監生陳凱歸鳳謹以清酌庶羞致奠于故翰林脩撰張先生之靈曰嗚呼先生維

滄海集卷四

四

國之良維鄉之傑襟期瀟灑才氣超越德克而不揚行和而不涅鸞停鵠峙其文整潔竹色蘭芬其詩清絕得之何艱歷十七年而登六品之官失之何易病一夕而成終古之別是使文章雖得其名而祿壽獨留於天孝友僅行於家而政事未及於物也雖然雖富而壽不謂之全回窮而天不謂之缺况先生之見又超然死生之

外事為之末者尚何於此焉切切執第吾輩或
托斯文之好或忝鄉曲之知追惟契誼感懷切
惻聊寄情於一醉而不知涕淚之霑衣耳嗚呼
閨河迢遞風雲慘悽顧室家之孤寡念旅魂之
無依渺故鄉其在望扶靈輿而南歸此則先生
之至願而人心之所不違也幽冥有識不飲而
何為耶尚饗

維

成化十七年歲次辛丑三月壬辰朔越二十一
日乙未門生徐元獻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

滄洲集附錄

五

千秋翰林院脩撰滄洲先生張公之靈曰嗚呼
惟公器識高遠襟度坦夷性則不激行實不隨
凡所閱書循經了義而瑣說不拘故雖少日多
所允擴而不煩乎師資發於制作憑氣溢奇而
陳言不入故其詩文類可遠嬈而不屑乎擬爲
至其書畫瀟灑勁健宛有歐晉風致而亦未嘗
事乎臨池蓋公之才大率閑中肆外猶古人所
謂不羈者也夙所倦爲者舉子之文而從之遊
者時出一言咸自謂其聞所不聞以故京居里
處莫或開授也而弟子亦嚴哉其爲詳與寅之

歲公以憂家居服闋遇獲後焉義經之與不秘
止傳顧惟鄙鈍懼弗此習而不觀旁及之洛實
指引其前彼拘時好者其孰云然越歲之秋乃
此赴 闕愚往送之自錫驛至常同舟累日而
留連講益不置遺以詩篇載拜而別祝言勉旃
自是以來念愚之寡陋也爲文爲詩爲書爲牘
教之誨之期之望之每致乎拳拳平生恩義蓋
於此而曲全庚子秋愚忝鄉舉喜而遣書速之
行愚亦竊喜之曰侍側之會幸獲遂于茲年詎
意至則先已謝館而長捐矣嗚呼天乎何奪我
公之速耶使吾不見者十年而一見之不復也
吁亦酷矣天道福善乃理之常何善有餘而福
不足也以公之爲人可以大受而纔轉乎今秘
以公之所得足以立言而不假乎其日生苦沉
痼而死以暴疾窮不治生一壠莫植孤不偕老
再繼其室一女垂髫二孺依膝凡在交遊孰不
爲之感歎而况愚實門下之自出此愚所以一
眇惟几而衫袖之間不覺其涕淚之盈溢也至
於考德問業無所於歸其爲慟恨之情則又豈
能遽以言悉哉嗚呼公則亡矣而實有所以不

滄洲集附錄

六

亡者其甚風傳堅恒於士夫遊後之心者莫不
近慕而遠揚其殘篇遺墨流於縹囊細軸之間
者皆將什襲而寶藏雖來世之遠可預知其有
耿光然則公之享年雖止於四十有五而視彼
終老而無一善可稱者較其所得孰短而孰長
是天之所以厚公者多矣又安可深咎夫彼蒼
况公之曠達固於此理而昭彰肆愚乃以斯言
而告慰于茫茫嗚呼公太倉產也太倉之境峙
者崑山流者婁江吾意公之罕秀而生委化而
去其英靈浩氣必不隨物而盡將覽輝於玉峯

卷之七

七

之上而游神於清流之淙乎將挺然降世而復
為奇麗乎使申甫嶽降傳說騎箕為可信則又
孰謂千載之下竟無其人為等雙也今公之兄
來自江南以公喪歸尚有令姪是則可依愚也
旅次一奠誠豐禮微下第而南尚期臨穴以訣
長違嗚呼哀哉尚饗

大明故翰林院脩撰張亨甫先生墓誌銘

張亨甫諱泰字亨甫蘇州太倉人曾祖原瑞祖
興宗父顯忠母徐氏亨甫本姓姚自其祖冒張
氏軍國後張姓然亨甫廼考檢討君與余編修

君同舟具道其先世事以為雖姚亦非本姓吾
實姓沈雖子弟皆未嘗與言故亨甫不獲與聞
而復姚姓不果蓋其先實湖洲人也姓氏君子
所重余故傳其疑云亨甫起自行伍家而聰敏
過人為衛學生書過目輒領其要業舉子逾歲
而成然性豪不能受記誦師拘束見時輩日夜
訖訖抄讀人陳腐文字頗鄙笑之天順己卯應
天府鄉試周易題遠與君不甚記悉獨以意逆
之與傳註合主司以為奇刻之以傳明年中乙
榜辭不就甲申舉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學士

卷之八

八

劉文安公課其業深相許與嘗曰律詩如象戲
古選如碁昨見張某作各得其體繼今以文名
者其在某矣君則自視慙然益肆力於學自五
經百氏而下無不披閱惟不事記誦曰吾獨得
其意而已其存否吾不知也明年乙酉丁父憂
又明年丁母憂得瘧疾攻慰治療幾不能起辛
卯服闋至京授翰林檢討甲午考最追贈其父
母妻乙未禮部會試充同考試官未幾河南提
學副使員缺當道以君薦君以病辭庚子滿考
陞脩撰逾月得暴疾歐血數升而卒十一月九

日也年四十有五初娶管氏繼武氏皆贈孺人
武氏生一女再繼楊氏生二子名某某所著有
詩文集若干卷亨甫爲人坦夷未嘗以智術軒
輊人人或施之則笑而受之衣縷蕭散怡靜寡
言雖身居即署有山林江湖之况嘗自以爲閒
官有餘味人不知也故安于遲暮未嘗一造貴
人之門亦絕口不論歲月升進惟嗜詩閉門自
哦若將終身焉爲文務自已出規韓柳若不暇
模擬直欲追兩漢先秦以上詩則根據杜子美
少嘗學李白音韻鏗鏘雄健俊逸隨事賦咏各

滄續集附錄

九

當其情由是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知有亨甫
至京師必欲求見得一詩以爲榮亨甫官業雖
不顯而恬退可重有文可傳有子可繼亦足以
少慰矣屬余病中不能周悉因陸君文量之狀
錄其槩俾勒諸幽銘曰

於乎亨甫世方急於行子獨徐徐彼欲剗其骨
君未其餘意廉而物不競實至而名與俱是雖
其亨于前者歆焉未滿于衆望而其垂于後者
已蔚然可咏而無期矣然則亨甫之生在他入
固以爲屈今其死也在亨甫又奚足以爲悲邪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修撰承務郎
經筵講讀官同里陸欽撰

太倉張泰亨父 譔

古賦二首

歌一首

五言古詩十五首

七言古詩八首

長短句二首

引一首

五言律詩二十八首 七言律詩四十三首

賦

悲清秋賦

天之胡為令梧桐而知秋兮脫一葉於金風山
浮紫兮帶日水流碧兮連空試高攀而遐矚渺

滄洲續集卷上

一

煙景之無窮寸心傷兮怏怏百憂感兮忡忡慘
歸燕兮聞征鴻哀江南兮憶秦中何同心之不
惻兮比浮雲而飄蓬飄蓬兮客應遠恨離魂兮
莫挽霜柳蕭兮隋宮露草凄兮漢苑慨長河兮
奔流東歸海兮不返湘之澣兮汾之洲采蘋藻
兮心悠悠悲詞客於楚兮歎漢主於中流意怊
悵兮魂飄揚情繾綣兮心悽愴怨湘瑟於月浦
盼震輦於煙荒秋每深兮菊開菊已殘兮秋老
歎光陰之駒馳令渥丹之易槁衰已多兮樂應
極歲云徂兮恨逼迫不得竊靈藥於蓬丘駐此

促織賦

滄洲續集卷上

二

青春之顏色若有人兮心相爭遊南越兮泛東
吳見楓林之蕭瑟遡西風而嗟吁徘徊兮哀吟
恍惚兮魂斷恠寒鴻之來遲愁天長而信短灑
別淚於滄洲寄相思於遙漢懷佳人兮不忘悲
清秋兮怨斜陽惟應託於飛夢會佳人於他鄉
維時心火流炎商飈泛爽微雨消螢草之輝落
日靜蟬梢之響天之胡為令促織而知秋發新
聲於陰懷若乃星河耿耿影月露澄光悲鳴在堂
凄切近牀慘征夫於遠道泣接婦於幽房柰織
物之無情動吾人之感傷然而暑退將寒兮涼
不以杼柚其空兮衣未授背青燈而微吟催王
梭于纖手庶獻公而有餘得裁新而緝舊是造
物者之切於為人令及時而多口猶且螯丘蟻
垤深居閭游餐風吸露與世無求剛廉潔以自
保苦挑撻之窮搜則有膏梁公子絢綺頑童剖
藩壤壁犯險披荒拾之蒿棘之餘薦之珍玩之
中雕籠畫奩之囚兮未必安於野處香脂玉粒
之飼兮防既飽而見苦彼方集遊明穠俠侶評
名勢角勝負撥兩尾而雙回快千金於一賭爾

乃擁甲振鈴撐鬚鼓翅短蚊蚋之利箭陋螳螂
之怒臂對瞰其狸虎之頭交逞乃英雄之氣戰
敵匪聞乎金鼓出奇豈假乎赤幟擬鷁蚌之相
持竟誰人而得利不衍乎五伐六罰不免乎一
鏡一退功也誰褒敗也孰罪忍肆爾兇自戕其
類嗚呼動蟄異情惟天所與各適其適何與吾
汝顧以吾競利之私使之聞而失所主惟仁人
體真宰以為心使萬物各得其所

歌

寶應周邦慎秀才喪子作歌慰之

清洲續集卷上

三

周夫子英且都掌中忽失摩尼珠持旣弄璋啼
向余君為感嘆試留句消憂替張百子圖德士
終看五枝秀高賢豈合雙睛枯此來得喪亦有
命而况壽夭非天乎南山有醴泉北山有高梧
鳳凰于飛豈無雛踟躕莫學兒女情慷慨望子
風雲途悽悽戚戚非丈夫

五言古詩

題麥舟圖二首

曼卿豪俠士才偉命不耀久懷執悴私非人肯
虛告感于敬父執受贈即揮棹卿乎苟逢時義

氣尤當浩

希文聖人徒憂樂在天下而况故舊情既達肯
窮舍眷然東吳問不及租多寡何當應唯聞公
卿輩皆雅

題竹石畫

冉冉石間竹幽舍千古情分明介之推坐對夷
齊清雲根卧蟄龍風雨時一鳴君能受護持我
亦充韶笙

雲塢

塢幽自蔽雲雲多亦遮塢氤氲春氣中不礙衝

清洲續集卷上

四

花羽白日散層陰青林暄當午漂渺東西山霏
微朝暮雨玩此澹忘歸悠哉樂丘主

椿萱堂

種椿高堂下種萱椿樹傍豈無佳草木二者獨
登堂堂有白頭人庭有綠衣郎即願奉雙親壽
樂無比量椿壽兩八千謏憂永相忘迢迢對嘉
蔭婉孌迎幽香誰憐桃李陌走馬費年光

感興

重華在側陋若將終此身如何百代下君子多
賦食朝登孔子堂暮叩孟嘗門錙銖苟得失忽

忽更憂忻我抱寒士姿松筠久相親詎欲矯
俗廉恥古所敦但恐履宴安遂令宿心昏願言
服聖訓一飯無違仁

耕讀寓志

短褐不掩脰中抱皋禹情樵芻鄰里間而有詩
書聲向晦固呻誦及晨還力耕吾耕吾室飽天
下有飢民吾道窮益明人民多未醒豈不憂此
日熒焚瘁群生雲霓溲何許禾黍待秋成吾將
助之雨貞女愧無迎寄言希志者珍重達何行
寄陸昂儀集古詩得蘇武二十句

滄洲集卷上

五

凜凜歲寒暮浩浩陰陽移迢迢牽牛星悠悠隔
山陂青青河畔草采之欲遺誰昔我同門友各
在天一涯冠帶自相索阿閣三重階令德唱高
言難可與等期遺我一書札但感別經時馨香
盈懷袖著以長相思沉吟聊躑躅攬衣起徘徊
去者日以踈淚下不可揮

傳曰川母挽詞

傳子失其母飲哀辭

帝關悠悠六千里茫履懷南奔野日晞露草悲
風起長原蕭條游子衣密線間啼痕永懷昨歸

垂白倚閭門今展登北堂影嚮聞莫存亦復
念蒙養斷機申教言催兒就官路努力報

君恩豈知兒甫成瞑目歸山根逝川無停波厭
世無留魂遲老若翁在及時勤清溫

月下獨酌

逝水磨白日流年送朱顏郢歌既寡和雍琴誰
與彈勿勿晝易擲竊此良夜閒呼童拂石薜展
席依林湍青天借明月燭我少年歡光涵玉尊
竿酒瀉金波瀾桂影舞鸞鶴松風鳴珮環醉疑
天帝子飛下五雲端纖纖出素手為我扶玉山

滄洲集卷上

六

願言脫塵屣相携返天關長與月為伴逍遙寥
廓間

夜雨言懷

萎黃盡餘秋霖雨作新冷風敲夜窻竹嚮落葉
燈影覺我起披衣咄咄坐深省三年服重憂貧
病甘習靜無德敢希報寡慾焉獲肯如何忍可
川奄忽拒纖梗晴襟顧鳴雷壙臆乃生顛
悼前躁守愚藉今猛哲人遺芥蒂志士括鋒
胡能縱銜轡驅驥偕驚駉因悲晉阮籍白髮
雙鬢汪汪漢黃生神交託列顯

寄查若庸陸鼎儀俱以疾阻會

董秋暑未艾好雨來何遲散襟東南風起坐有
所思偃蹇槐園生濕熱病在肢吐吐北窓中學
優數猶奇彼美金閨逸歸來好相怡何苦守艾
創抱膝看雛嬉我癖固難遣我神不為疲赤腫
忽在足踟躕如老脰情話填胃腹無因笑而披
空懷雲表游並若籠中鷄何當各健步訪竹尋
幽池開觴雪殘恙對咏無衣詩

開化徐節婦

章丘教諭徐璧祖母

冰霜非故嚴天試松筠節朱絲附孤桐絃急有

李洲續集卷上

七

時絕人生若朝露那得長無別十八為君婦期
年君永訣攬泣碩綳林生兒始三月未敢從君
亡為君撫遺藥君家寒中衰織紡聊生活艱難
守初志親故焉得奪幽獨五十年煩心化為鐵
紅顏避白髮倏忽老將耄眼看子生孫玄孫更
成列提携重起家教誨有冠黻含笑報夫君歲
祀當不設松丘閨蘭雪千載慕貞潔

挽參議李炯然

東蒙古名山疊秀引泰岱蜿蜒此停疑魁偉見
佳輩一代能幾人惟良踐其會李公蒙陰秀初

學失貧備出冠春秋塲翺翔大行并乘驄轉

國王事益匪懈獨勤疑枉讞弗與貪虐貸當時
論得體往往曰公最納齋雅知賢抑菴嚴品裁
二公所推穀再使律風槩西秦陝藩議惠化關
隴戴灑落落衰請衰遲在得戒宦轍三十年歸
囊僅袍帶觀察贈車徒

潘王送資資田廬故人酒長吟卧林藹方肩尼
父壽竟與梁木槩平生踐履功幾許遵善誨一
時齊魯英負笈情所快餘欲溢亭津家學况深
慨侃侃民部郎操持嗣清介天衢渺何極東顧

李洲續集卷上

八

幾悲慨因之悼涕頌一鴈夸毗態

挽高夫人詞

懿德藏人心丈夫當自勗紛然雜佩中有此不
瑕玉夫人閨門秀蚤宜名家族高堂悅共養列
室誦敦睦庭除感芝蘭春雨均霖霖鷄鳴戒晨
興膏香供夜讀紅顏送君子一起秉鈞軸載嘯
未衰年看兒繼華躅三進四

褒封八座披隆服屢登

中宮朝翟茀迎朝旭

錫楮寶聯綰奉綵鸞百

福豈走自夫榮天用章賢淑歸來為阿第子然

博更僕瑤環走雲從瓊巖天祿已貴不忘勤
博施無事欲方期婦中儒偕老踐遐福寧獨不
顧餘遺爾後也穀春秋五十六奄盡乃知足相
君夫中助游子悲顧復賻終自
朝廷百職禮相屬青山 賜歸葬輒携道骨肉
繆役詞林後哀榮幾拭目為詩附緇謳一慰劬
勞哭

七言古詩

戴中舍古芸室

芸清丈人不可起古芸書屋江雲裏中舍歸看

清洲集卷上

九

石上芸芳澤猶經古文史賢哉愛親因愛芸春
山取土培雲根清陰不斷流芳遠儒業勤劬示
子孫

送朱成之助教

燕吳暑雨如秋霖用世之士皆關心先生束卷
及晴別傲然徑往儒之林風月鍾山四門館豈
是先生樂樗散文章有道期濟時要路當令學
徒滿

飲鏡川楊翰學新居得鴻字

華軒疎牖青杏媚楊子高車新築之薰風皆下

海榴放嬌似女妝初降為花間打壺竟日飲主
人雖倦客未辭敢惜驛驢歸去晚方慚燕雀賀
來遲當尊玉立二三子分韻珠聯重疊詞暫比
張顛由醉筆明朝來改醉中詩

為蕭工部書仲父梧竹翁

丈人於義獨也敦丈人有婦惠且溫兄弟往矣
請孤存兼撫並育切其恩看成六子十二孫同
慶而居無間言伯也讀書游

帝閣徵詩索卷多士門授之令弟歸俯尊一飲
千歲慶益蕃梧鸞竹鳳引衆鵠我歌孝慈俾勿

清洲集卷上

十

誼

寄壽左仲輝員外府翁

黃金臺上秋雲飛敬亭獨鶴江南歸地曹仙郎
寄音切水西封君稱古稀野梅香度松間席客
至山居罷觀易共知德士合長生漫遣元放遊
仙迹錦袍素髮芙蓉袂寒冬勝集生陽春琴谿
赤鯉下迴駕陵陽白龍來作賓青精白水何須
餞君家積德麻源遠但將碧眼看雲仍蘭桂一
庭花未晚醉歌長拍金壺歔

春即送別秦武昌

廿年前時識少憐金陵陌上桂花秋彈冠策馬
任兩京山川隔面成阻修闕下相逢廿年後妍
登清顏武昌守遺我雲間沈子書故人才思共
翻如鷄鳴奏最金鸞殿鸞轉催還皂蓋車燕南
樹色綠於酒春思仍牽鄂城柳徂道誰夸五七
言使君自有三千首邵吳入時名許齊且看竹
馬金沙堤南樓起望長安日應和春郊送別題

寫懷酬贈武鎮海丈

昔余繆列瀛洲仙手握雲霖朝

九天未乘絲綸潤枯槁東披縞素歸田園白楊

瀛洲續集卷上

十一

蕭蕭向斜日丹心悄悄悲殘年仙掌春光隔風
雨豹尾鸞旗渺何許驚離群鶴自憐蛟龍失
水蛇能侮東南島嶼久無氛玉帳元戎總好文
詩情江左謝康樂筆法山陰王右軍相看感歲
相知心拭拂龍泉星斗紋有約勲名登

王府還看令器立青雲

貴溪鄭進士榮壽堂

貴溪雲物吳楚間碧流芳野連青關驚湖冷
象山暮百年徵士今誰開鄭老幽居修竹裏三
厦茅堂絕塵滓鳥鳴南園坐來聞日滿東窓

初起却憶當年宰邑時不妨我瘦令民肥壽光
老稚諧

關惜穎上流離就紫歸後茲了卻風雲意別駕
三山留不住宓子琴囊且束歸陶家菊圃真成
趣退身不失賢達稱何必鳴珂結伴行即看榮
養桑榆下世上功名付後生

長短句

種德堂

君不見東鄰種花不實者多西林松竹已柰寒
他人或得侵枝柯何如君家翁祖祗種德樹仁

瀛洲續集卷上

十一

植義不知領髮之將睹昔人有言德不孤一善
作種千花敷豈待出門行荷鉏潛溪老翁其有
試為扁中堂詔來裔高捐鎮日流珠光古砌春
風盎蘭氣但願瓊枝綺實葉葉芬映聯不負高
堂種德之高賢

九鷺圖

君子有九思由來聖之謨丹青水鳥或借意併
作芰荷楊柳圖翎依綠渚色逾素頂落霜絲塵
莫吁昂者似叫飛來群僊項者啄青蘿燕聯拳
棲者食已飽水面相逐者爭鱸飛鳴宿食各一

龍就中四雙誰景孤苟非其匹不易偶清風玉
立誰能呼山邊水邊且適意安能以皓皓之白
蒙世俗之塵埃乎九鳥兮悠哉吾欲馴爾于江
湖

引

龍蛇引索趙都督書

覽侯所書統扇之賦之墨蹟颯颯清風生兩腋
乃知松雪家聲不乏賢金石鏗鏘在鈎畫王參
軍之肉頭頰武部之骨骸天球琬琰在兩序風
雲蛇鳥環列戟再三相見英俊姿蘭雪蕭蕭灑

清湖續集卷上

七

空碧識荆未從容慕蘭長促刺愧無雙白鷺敢
發狂言侵几格扶漢宗臣兩出師屯湟老將二
三策憑君信手揮一篇挂向秋堂之古壁坐令
鬼神守護兮魑魅魍魎不得干慰我飄零斗南
客

五言律詩

寄贈武鎮海總婁上軍

南畿千里郭藩將孰知書鎮海軍無恙維侯術
有餘關山懷舊日弓劍受

恩初天路長相待君當永令譽

雨中聞鼎儀歸

清秋聞陸子歸自鳳凰池藥裏關心在尊羹豈
爾思城中新買宅原上舊題詩相見慚猶病無
能答所期

題畫送劉以規貢士

君家讀書處流水竹橋西葉落添村靜山高見
屋低久期鵬海運莫戀鶴林棲腹醉三千卷青
雲此是梯

送袁司訓之平湖兼東周汝霖司訓

其兄雅

磊落漢諸表聯翩起拜

清湖續集卷上

十四

恩魯詩文苑贈姜被離齋溫淮海舊游近蘇湖
遺範尊賢僚吾友在斯道幸相教

送羅禮仲之教紹興乃父教餘杭

一家官盡清誰復嘆飄萍得祀文儒印欣辭邑
吏廳瀛洲帶菱草浙水便趨庭應挈兩兒去省
生同授經

送某教官之任

修途雖晚遠灑落猶青

內試已超等東游堪授經林香思樂水樹綠新
雲夢好見堂三體休嗟海一萍

送人還江東

歸思秋誰切江東客在京夜燈烟婬地寒鴈別
離聲鏡水賀賓客萼鄉張步兵君行眺雲海今
古渺同情

杭城送張叟醫士歸毘陵

張叟毘陵去臨分索贈詩愛山行欲遍采藥得
歸遲南渡花飛地西風葉落時江湖一尊酒相
見有前期

秋日答某寄酒用韻

山川搖落際多少別來心青草三江夢黃花九
日吟眼穿新送酒恩感舊分金珍重承歡地休
令鬢雪深

南洲續集卷上

十五

慶耿祭酒

罷草詞垣暮成材學省深朝

天蒼玉佩娛暇素絲琴程氏觀光法韓公會講
心由來清惠役斯道力須任

謝諸同年過訪

天邊端午節席上甲申人久要存葵藿卑栖上
鳳麟一壺隨量醉五韻逐題新卻憶懷沙客何
曾際此辰

壽武鎮海丈

四十九年非公先伯玉知登堂拜壽母起舞率
佳兒赤日當心照薰風拂面吹白頭忠孝傳千
載耀清時

輓臨海陳先生遜

此老發天台高文兩擢魁翰林揮筆倦憲府脫
簪迴江海師儒喪乾坤令子辰諸生滿雲路孰
致楚招來

輓楊一清進士父

弱息騫騰早從知此老賢墨香猶在簡薤露豈
堪編惠政三州秉清魂一子邊前頭雲路永都
是顯揚年

南洲續集卷上

十六

宿淮雲寺晚翠軒

翳鬱淮雲寺清幽晚翠軒細草覆寒砌修篁圍
短垣觸目便成趣寄身聊避喧高咏不知暮鐘
聲催掩門

陳考功宅晚宴歸

上馬西山暝投軒霹靂聞後杯緣令急登燭照
人醺添笠鳴涼雨棕衣拂夜雲卻憐東涉路返
照有餘暉

望雪

木落寒聲急天高雪意遲徘徊邊日暮長望朔
雲垂陽鳥應先覺江梅恐後期何當見三白不
負野人思

建德山中作

山中閒地行觸景是雲峯有路還通縣無家不
作農種杉隨地長獲稻委泉春信美非吾土吳
門煙水重

夏日寓東武園得鼎儀東

隱几夢秋水故人書忽來捧緘如見面便欲掃

滄洲集卷上

十七

蒼苔地僻容九藥天炎阻接杯竹間三益逕應
許候涼開

病眼

病眼朝還出晨光香靄間帆看當路塔雲訝隔
城山馬弱吟鞭緩交疎神刺閒明朝花柳動
拭認春顏

春雨

雲結春陰淡風回細雨香積花消碎滴薄日
疎光潤色移朝苑希聲拂暮窗眼中迷
霽未云祥

梅雨

南風來夏雨時復弄纖纖草霧濃迷野飄絲
拂簷池涼荷色淨堦濕蘚痕添漸覺梅黃遍令
人憶鼎鹽

九日雨中懷鼎儀

深為茱萸下清尊一笑同陰天期不偶陽日興
全空邊海成衣月高亭落帽風無因一登快愁
絕雨聲中

閔田

自入築塲月稀逢曬稻天穀芽休損粒市米改

滄洲集卷上

六

論錢雨跨重陽節雲慳大有年題詩招日馭幸
爾顧秋田

桔槔

桔槔鳴野塘田父奪潮忙脚盡心力聲聲翻
汗漿車中一板水倉上幾分糧寄語同溝者幸
勤免訴荒

孤鴈

孤鴈有殘霞伴歸飛送夕陽長疑繒繳近偏覺
天長影弔秋江水聲悲晚塞霜離愁滿瑤瑟
音

梅谿釣艇客有求題四景者竹林書屋已見前

阿誰將釣艇梅樹下徜徉溪口人如玉花間魚亦香倚竿春雪墮田棹碧流長不盡滄浪興天寒起玩芳

綠野農耕

青山無末業綠野有腴田膾膾浹春雨迢迢生暖煙稻香催蠶脫麥秀及蠶眠歡喜輸公罷丞嘗報有年

崖際樵歌

滄洲集卷上

十九

崖際千障木翹翹向晚晴上鳴求友鳥下隱伐檀生終歲洽幽變得春還自榮樵歌誰氏子五月被裘行

七言律詩

贈黃饒州琦別

聖主龍飛第一秋命分群彥佐諸州過江風土饒陽厚治郡人求黃霸優沃野煙晴山遠郭登湖月上水明樓高情莫漫耽詩景政績行看動冤旒

題扇贈別郭用常

柳色深時春又深美人相見散春襟未須論病方重檢且共舒眉酒數斟天上鳴鸞交侶思水南驄馬路人欽不辭醉墨濡輕簾久愛清風是

好音

寄贈南臺鄭同年

十年鄭老襟期濶歡喜相逢紫陌塵病肺不邀聯榻話靚顏聊勝寄書真停雲南國清風夜走馬東城翠柳春起坐相思不相送莫鴉高閣但長顰

贈別傳曰匯川弟

滄洲集卷上

辛

父積兄抄三十車勞君涵咏聖之涯交游道誼非流俗伯仲文章合世家驪曲曉吟淹僕御鴈行秋斷渺雲沙重來好見天河裏霖雨經星載一槎

王濟之索詩贈洞庭鄭克溫

君家聞住太湖心未愜遊踪帶一岑訪舊吳京宵下榻買書燕市畫揮金清觴不逐紅裙醉錦軸時收玉署吟橘社歸來每專席由來長者邑人欽

寄查若庸

未就還丹即混塵吟詩作賦了清貧風霜晚菊
他年意江海秋蓬此際身謾把濁醪燒磊砢還
留彩筆待絲綸何當化作雙飛鳳樓向瑤池伴
美人

寄崇府韓良醫

上元之節後六日此夜收君憶我書妻孥東堂
三月整子埋南壠四旬初滿京樂地一夫病萬
事傷心半世虛千里通家數字去定勞揮涕一
吟餘

病中寄月菴

潘洲續集卷上

壬

病裏移家住遠村過溪曾為遠公尋門無鳳字
知相愛牀有魚箋敢賀嗟半夜雨聲秋院竹滿
城寒市夕陽砧何嘗健步看時景黃葉黃花古
寺深

送夏鑑自太學還太鄉之子王成憲限韻作

鄉里過逢寒夜茶院僚曾誦好詞華且看仕籍
方聯桂肯惜歸期已後瓜
聖主深恩流壁水清卿宿德在黃麻重期賈至
承家早紫陌來歌銀燭花

送歲貢生還吳

清時同郡自多賢
蘇思推君博更妍
一第輝光非晚暮
六堂次序且聯翩
酒闌燕市榴花月
文動吳京桂子天
他夜月明秋水
上幾人還共
來船

送楊光迴教授陝右王府

東楊孫

遲暮儒冠不可輕
此升方被大朝榮
風鳴野草雙輪發
雲淨秋宵一鶚橫
黃閣師儒遺韻在
小山詞賦細吟賡
講堂終日傳經罷
好看關西霽月明

送金太卿之教景寧

潘洲續集卷上

圭

童子敲門欲雨時
併將催就送行詩
十年一面又成別
六月扁舟何所之
鍊水故園收散帙
蒼山新縣得良師
高文可信興多士
令子抄先鳳池

送范希時教進賢

陰陰喬木義莊幽
薄宦經過散別愁
行遠及時興後進
登高幾處誦先憂
湖光洲渚臨龍馬
劍氣山川傍斗牛
好見桂花香滿縣
一甌風月醉清秋

送黃熙進士歸養

長樂江清水漾天黃花歸泛孝廉船

恩波宛轉青山外佳氣氤氳綠袖前野竹向人
寒笋出庭萱適意晚花妍百年慈侍能無恙記
取榮光自日邊

送周熙模之麗水

戶脩儒業人稀訟曾見楊公與客書縣附郡中
應更好風俱俗變近何如經生作宰政須異進
士還朝例不虛只看桃花山下路絃歌聲繞
使君車

送錢世桓宰阜平

清江雜錄卷上

圭

長安西望衆峯連秋盡寒雲近雪天十口氈車
沙苑外百家山郭太行前還京有例歸時俊為
縣能官屬妙年鳬鵠定於雲路穩未妨多暇坐
鳴絃

送嘉定白縣尹朝京

疋馬趨

朝暫住鞍一杯吳水餞清官陽春有脚三年治
鷄犬無聲四境安落日青山江店晚西風衰柳
驛亭寒茲行只恐登臺要父老陳情再叩難

送唐卿周

十載相逢唐大夫海榴花下酒醒初薰風又刺
東門袂衡嶽誰傳南紀書清淑山川歸點筆神
仙井里慶回車

恩波宣謂柳江遠志士江湖思有餘

送人之官開河

柳外春船盡繡行開河新
命屬豪英風聲南帖江淮險爽氣東連汶泗清
萬里良圖須黑首兩崖殘瘠有蒼生遠持霜節
為霖去敢惜離杯此日情

送某官之任

清江雜錄卷上

圭

清時恩荷大夫封故國心懸亭上松左掖重分
丹鳳誥東蒙歸望白雲峯賢勞節操承家在新
舊悲歡便道逢國計尚看行處熟疏回江驛濟
兵農

送林先生歸老莆陽

乞得閒身下直廬二毛從此拜銀魚別來燕市
風塵路歸去莆陽水竹居
明主舊恩花誥在故人清夢玉堂虛殘星他夜
輝南斗應課兒孫燈下書

送范克成之南陵

近來州縣稱能吏多出賢科甲第中冀向
清朝疑外任政須經學整民風同時官路誰先
達百里男邦道宣窮好去南陵眺高爽四山花
鳥頌聲通

送喬師召

京闈初薦與君俱館閣仍倍閱秘書李杜才情
鳴玉秉扁倉能事勘文餘陳辭北面象優
詔滿望南還尉倚間船上秋衣須試彩不教人
訝憶鱸魚

送翰友得告歸省

滄洲續集卷上

五

十年簪筆侍螭頭幾度經心客鴈秋得告暫乘
天祿暇離程宣愛畫榮遊壺山未老雙華髮蘭
水今迴一彩舟親驚過後共無恙子魚葡萄酒少
淹留

送歐生代父百戶職還與父同行

令子勝冠乍出鄉賢翁健者得相將天涯顧後
情何厚

昭代勲庸日正長劔佩已看承世澤詩書猶擬
受年光稟秋吟送通家子惜少輕裘與禦霜

陳朝用兄文用

城關南風吹夏涼天邊難第送元方百年情話
餘秋被千里歸心共北堂傾素義輸燕塞馬峨
冠恩重漢廷郎護堦書錦稱觴日賀客應歌
孝友章

費廷言令子歸娶

青春為客衆憐才何處携琴玩標梅問學成人
京宅冠過庭將命潤州田鴈鳴朝日乘龍去鷄
薦秋宵附鳳來會向而翁催喜宴蘭闥藝苑到
夔魁

送能醫韓丞之河內

滄洲續集卷上

五

能吏古於河內聞古今相接豈無人誰後長武
評輕重各向循良要擬倫藥術已稱明達士訖
封須壽太平民未妨多暇成高咏懷古堂南嶽
色春

送錢醫官還潤州

隱吏逍遙不出鄉十年一度拜清光祗憑仁
術重沾命不忝名家自制方關外鴈聲分
客袂水南山色護丹房未嫌畫錦歸來暮酒熱
寒城井橘香

送余鍾兼柬韓良醫

我正多愁君告行新題聊復叙離情月明汝漢
人千里春轉江湖鴈幾聲才重梁園稱獨俊文
聯韓偓雙清同時倘問滄洲趣憔悴虛占館
閣名

凌季行宅飲餞項文祥正即分得三字

壁畫牀書凌老菴京塵落日共停驂文章偶遂
同時願道路絕勝傾蓋談君有慈闈寒在念衆
憐朋酒夜方酣分題便作離程囑書示平安肯
再三

慶陳師召得孫用聯句韻

滄洲續集卷上

五七

橋樹方榮梓又芽春風多在穎川家鉗錡鳴玉
毛皆彩矯矯元龍首未華兒輩作爺當益秀姪
才侵叔莫偏夸書來正講斯文好鴻業占知未
有涯

聞武鎮海孫游衛學

往年稱壽太夫人黑首將軍笑捧孫長記滿堂
誇玉雪又聞游學誦晨昏象賢人物誰方駕積
善公侯總在門阿祖詩成時立咏為渠遙憶謝
庭筠

為某祝壽重慶

尚書傳瑞星辰去奕世孫承雨露來文物舊家
人似鳳冠裾雙老背如鮐櫓陰擁黛當烏几謾
草吹香上玉杯願子能官親益壽重重
封詔出蓬萊

壽贈逸叟

聞說仙橋幽勝多海鷗江鶴信來過雲霄第姪
餘簪笏丘壑衣裘足芰荷二月春風吹雪鬢三
山晴翠落煙蘿塵中甲子從他算方引游仙歌
踏歌

壽楊夫人三月三日

滄洲續集卷上

五八

夫子關西盛德餘大家來助美何如兩宮恩
繼三封命五桂香圍八座居鳳曆重輪花甲
始玉桃交慶纂春初花間彷彿三青鳥上壽時
傳阿母書

壽章兵科元益母

千載為郎直瑣闥春來幽思託誰歸伯兄往
觀雙華髮

明主恩留一彩衣南極壽星方下燭西池仙益
定東飛賢門尚看鸞鶴盛何止令人頌古稀

壽姜贛州母

門中好商昆大州佳政荷推恩益綿壽祉
皇言重九袞安榮母德尊萬蘭應繼年緒遠五
花填錦譽香溫崑靈定送瑤池水永慨忘憂王
樹根

胡都憲令祖挽冊

桂里先生孝友資力持門戶到

清時辟書不用憂慈母訓簡惟應出好兒汾曲
田廬王氏棠浴中花木邵家詩尤憐德在諸孫
遠詔與春卿賁晚祠

萬山地官父母挽詩

濟州續集卷上

元

人間萬事等秋荷圓少虧多奈爾何嘉樹欲寧
風滿地方他初耀月沉波百年手澤存遺簡一
段心機泣舊梭能子尚脩經濟業名家除表不
湮磨

挽施醫官

蚤歲方名屬訓科暮年山水託吟窩道通生死
投簪易許等逍遙曳杖歌優老會中存者幾儒
醫家裏顯人多松門石表開原聖盛德寧無下
馬過

挽常執劍啟

花下吟殘華轡驚春魂何處尚怡然鄭莊好客
情非俗卜式為即義足賢華屋寒星收舞劍琴
川落日靜歌船祇應豪俊風流遠好事猶聞縣
落傳

挽某人

少年雄劍隔浮沉津上寒燈夜夜心千尺素絲
無寸染一竿脩竹有餘陰天門鸞鶴飛鳴遠地
底蛟龍會合深腸斷榮光不生被竟焚黃紙照
穹林

濟州續集卷上

元

濟州續集卷上終

滄洲續集卷之下

太倉張泰亨父 撰

七言律詩六十一首排律十首

五言絕句三首 七言絕句四十二首

詞五首 辭二首

七言律詩

和葉文莊公喜雪詩并序

新正四日雪後偕文量過成憲小齋坐

間閱文莊遺藁得其喜雪詩一篇其自

序曰

滄洲續集卷下

主上以苦旱之故久在

齋宮今日之雪豈曰偶然敬為近體詩

以伸慶忭之私成化六年正月四日也

嗚呼吾鄉先正如公平生以政事文章

偉眾望者三十年後生輩方願學而未

能也奄忽不可觀矣徒遺文在而今日

齋宮之禱四日之雪

聖誠無間而瑞應仍符又非偶然也為是錄出

其詩與文量成憲偕和之非徒亦以伸

慶忭之忱又以致臨文三嘆之私焉

之以告願繼音者丙申歲志

郊畿晴過一冬天

聖主齋居待有年遂使勾芒推雪轂昨開滕六

占春權農家瑞應三陽後吏部詩成六載前

帝德天時同此日敢無歌頌續遺篇

和凌近庵清嬾窩韻

年年吟看

帝城春天假閒官隱病身交侶同心勝結駟篇

章隨興省勞神滄洲釣渚遙多夢清嬾書窩近

少塵擺落猜防留一醉誰何樂似此中真

滄洲續集卷下

慰李賓之病用人韻

長疑詞賦困相如敢復題詩慰索居稍近清觴

懷免鬱暫拋絀帙計非踈踈暮歲寒無雪悵

望晴峯碧映虛早晚春風輕鵲羽飛來應候竹

宮車

用鳴治見寄韻自賦

逐鴛隨鷺上銀灣比德真慚侍 玉珊但有健

軀持向 國豈夸類筆乘如山爐中日月額難

鑄夢東星辰夜易闌珍重謝庭脩竹向未容簫

麗壯心閒

承文量和章兼卿酒用韻

三伏炎蒸頗困人
清秋何處香難親
登樓縱目維懷舊
隱几科頭懶候賓
索酒未能酌
瑞露狂謔翻厚報
陽春好看七日金
風轉不惜清尊對月頻

讀邵庵壺洲詩用韻一首

軒轅臺上望滄洲
誰謂雲波隔舊遊
翫去負山雖絕岸
鶴能渡海不須舟
金銀宮闕飛霞佩
煙月峯巒疊雪裘
一笛清風千歲酒
逕從仙國醉高秋

陰州續集卷下

城南普濟寺吟社小會用韻

木落江空野眺時
石林高寺共尋詩
遠公社裏非無酒
阿對泉頭重有期
度海秋雲黃鶴去
下山寒日白駒馳
百年良會休相負
別恨能添髮裏絲

亮師方丈次武侯丈韻

詩家清思在豪端
吟向東風怕酒闌
春盡紅芳成綠易
人生華髮變玄難
竹溪蕭灑唐年會
蓮社從容晉日歡
為報遠公勤下榻
父因多病解嬰冠

曰川席上分得鐘字

文社春深不幾逢
祗緣多病長予慵
一觴開會憐侬奕
同學追歡得士龍
華閣聯章雲謁謁
玉河歸路月溶溶
畫圖卻憶看前輩
幾許勲名在鼎鐘

徐德光昆仲席上分韻

關外新涼燕市秋
天邊羈旅共虛舟
且看知己良如玉
未惜行杯急似流
此日葡萄江海味
異時華髮少年頭
別離會晤都無定
醉墨新題乞與留

陰州續集卷下

九月望夕文量成憲見過席間次韻

夢裏心期每不齊
燈前偶此剝山梨
最憐賓客餘秋興
還喜兒童不夜啼
城闕漏聲風動靜
房櫳花影月東西
新寒莫可延清話
吳酒方開小甕泥

留鼎儀飲限韻

中旬瓜進罷傳柑
宮柳芽如鳳嘴含
瓊馬上頭回淑氣
瀛洲下面總塵凡
風期舊許鵬搏萬
春興何妨爵過三
彩筆麗詞飛白雪
底須紅袖唱江南

同肩之送客歸聯句

帝城東畔送行歸，張官路塵清馬似飛。
石竇鳴泉鳴汨汨，李板橋垂柳翠依依。
重樓粉堞春雲度，張野店青帘杏雨晞。
一歲韶華又將莫，李落花落容易點人衣。
張

懷賓之與謝鳴治聯句

西涯走馬踏春歸，芳草春風舊路微。
故國湘南回鴈遠，鐸碧雲天北美人稀。
花間水寺迷游躅，秦鼓響山樓憶倒衣。
寂寞清尊今日話，鐸百年相對謝玄暉。
泰

夜對酒與鼎儀聯句

小杜詩成夜未闌，玉童催酒散餘寒。
父陳雲暮捲西山雪，儀海月涼驚碧樹鸞。
父搔首未容雙鬢改，儀放懷須盡百年歡。
父明朝跨鶴蓬萊去，共採靈芝駐渥丹。
儀

寄題武氏山亭與二陸聯句

能詩長憶武將軍，望盡南天不見雲。
旅雁欲回鄉樹外，凍梅應發暮江濱。
海霞春擁元戎隊，院柳濃薰玉帳文。
偶向歸人附歸信，醉憑高閣又針黹。

集句寄李賓之

老我備然敢效舉，王晚來幽獨恐傷神。
杜鵑啼血酒留佳客，歐蠹簡殘編作近鄰。
黃白日忽飛鳥去，聯玄都幾度碧桃春。
度金丹別後知傳得，韓遠寄哀翁濟病身。
程

游甘露寺

有興秋晚載吟身，一到層峯便出塵。
吳楚天圍甘露寺，金焦山作近江鄰。
立當多景樓前石，望見千秋橋上人。
淮海清游無興記，逢僧惟有賦詩頻。

劉職方餽豚首邀以詩用十二支體

曾沾亥首餽厨珍，念子旬經卯酉頻。
長擬合盟如向戌，非能結客似春申。
金蘭但賞同寅趣，觴詠何煩上巳辰。
月掛午天杓過丑，未妨歸路踏晴春。

春日竹西邀諸社友

九十春光鳥過簷，一尊長會亦何嫌。
騷壇始建東風建，吟料當隨草色添。
碧碗香茶雲子飯，盤生菜水晶鹽文。
旌武騎能來過，擬照初盟醉然。

方面同年八人來同宴于明仲宅

八使遠從藩臬來同年佳會 錫京開拜餘

曉關雲重集歡動寒軒春暗迴道可作舟期矣

濟詩酬伐木漫勞裁四方

王事勞賢俊須為稀逢盡此杯

同年會 二月六日會于季氏第

聖主龍飛第一春攀鱗長記共同津 恩波歲

月今丁酉 昭代人才盛甲申醜酒合歡周禮

集載歌相命舜臣鄰九霄回首星晨在敢惜東

風此會頻

濟洲續集卷下

七

偕文量鼎儀會用常

弱歲論心各負奇彈冠到此信無遺半生賢域

勞攀企今夜秋堂叙別離月露清凄蘭氣逼山

川搖落菊花遲坐看三益忘吾病暮節相成重

有期

燈假

滿飮春盤細細斟故人留飲暮齋深上元時節

饒芳事晚興吾儕抵漫嗟千里光華今夜月萬

家燈火少年心蹉跎不廢良辰賞高誼如君我

斤欽

登楊維新先生樓席上留詠

主人樓榭俯金堤高晏清秋此會齊洛下諸生

迴左席關西夫子命新題操觚對景吟還易把

酒看山醉不迷雅興何妨留入夜半醒倚馬聽

朝鷄

重望富春山

古睦州東望富春亂山何處客星論耕雲地老

清風在釣月江空白鳥馴禮遇故人真尚節道

酬知己肯為臣誰言去就殊伊呂志意相承總

絕倫

濟洲續集卷下

八

賦周評事母壠靈崖塔影

北堂曾施塔中燈上壠驚看塔影層千頃暮雲

低寸碧一峯殘照澹孤校白楊風遠鈴悲語春

草巖深客倦登最是五情悲厚地未嗟空界有

哀興

建德山中作

伏枕秋山夜雨涼殘燈照影憶聯牀煩心自覺

堪燒永愁鬢那能不受霜盡省香爐惟足夢般

廬遺簡有餘傷回舟好赴東流水歸釣吳魚上

北堂

小隱

無錢不敢遠賒山小隱滄洲水竹間簪弁惹珠
忘貴在丘園守免覺愚還懶後招飲緣多病欲
罷吟詩不柰閒卧起忽驚春別我門前苔上落
花斑

枕易

韋編高枕夢羲文紙帳低垂護鬼神萬象寂來
心愈靜一元行處耳無聞從教日月催華髮不
放乾坤外此身夜半雷聲忽驚覺起看三十六
宮春

溪上

溪上閒行日未斜石橋南北見桃花避人魚入
深深水傍母鳬眠淺沙渡口孤舟依野店磯
頭一徑到漁家何時謝却塵中事來就田園學
種瓜

初得酒

三年憂病酒全停破鬱今夸翅有靈寓世難同
中散傲逢時誰羨大夫醒最憐風月長相慰
笑巫醫不可聽持此一觴隨化轉但休沈醉良
三影

夜酌與用常鼎儀

坐暖寒醺夜欲深為君傾倒十年心詩當與洽
頻頻和酒到醺來細細斟照席寒燈孤館靜隔
城斜月半窗陰莫將歲晚傷流落客髮由來雪
易侵

九日飲于陸鼎儀有懷用常

晚於重九愛佳名况復過逢此日晴風樹共宜
烏帽坐霜程誰伴繡衣行豈緣無雨遲開菊獨
為多愁屢覆觥馬首西山夕陽外醉歸長墜碧
雲凝

寒夜有懷張用光徐文量

紅燭青氍坐小齋夜寒煨盡地爐柴熱烘酒盞
陶餘興細檢詩篇動遠懷徐穉文名傾海嶠張
華鉞氣隔江淮醉眠時作山東夢梅浸月池松
在崖

官舍有懷雲泉

長安官舍醉眠稀卻憶陳遵數挽衣到處將詩
花底和每番騎馬月中歸雲泉趣入煙霞老江
漢心隨鴈鴛飛萬里客愁荒歲在海鄉魚稻正
秋肥

蒲馬詩入南京舟中見而戲作有序

蒲馬詩者丙子歲同舟友人戲為有金
廷振在謂衆宜賦之是年入京皆不偶
歸至己卯同學中八人似偶符八駿之
語自後諸科皆未及此數云後十九年

志

蒲馬綿成綠玉驄四蹄飛動與真同圖文又見
河山中出群隊後教前北空不向寒沙嘶夜月肯
依衰草怨秋風何當八駿俱騰踏始信瑶池有
路通

涪州續集卷下

十一

初雪與坐客九月廿九日

雪下長安第一朝寒齋寂寞愧相邀人憐會少
情當盡酒奈沽來力易消鄉試錄鴻儀部報捷
科名少故人標莫當霄漢嗟遲暮騰有珍禽守
故條

除夕雪

一冬江日恣晴曦除日彤雲始應期芳事且音
梅綻早休徵敢恨雪來遲鶴毛警髮添年夜雀
舌煎冰守歲時

恨闌繞班綠病阻春風早晚散愁眉

元旦

去歲茲辰住海濱今年元旦客京師寒暄謾
促椒花頌兄弟常懷棣萼詩
北關彩雲回曙色西山晴雪動春姿即從整頓
看花眼醉入東風信所之

人日

名憐人日未傾觴雪後多風又夕陽生是物靈
元易盛鬢當愁運不難蒼自惟煎藥燒榆火誰
復題詩寄草堂病骨春寒煙助暖旅人消得土
為床

涪州續集卷下

十二

春思

西山佳氣鬱然新又看京華一度春殿閣晝晴
煙織翠池隍風暖水生鱗珂鳴紫陌回朝士花
出紅樓見美人燕市漫聞多慷慨到今都是太
平臣

秋興

野色蕭條風葉丹舉頭何處望長安西陽返照
東川暮南鴈來傳北塞寒王粲樓高愁客鬢斑
超筆在笑儒冠秋風莫灑荆人淚但保山中璞
性寬

顛風

黃金臺下薊門前三月東風大放顛瓊島翠乾
暮不雨碧堤塵暖晝生煙鳴鳩乳燕渾無賴
柳鮮花亦可憐卻憶江南釣蓬底淡雲芳草接
平川

生日

黃花垂老不辭枝此是先生我時同氣漫勞
半世念異鄉增重蓼我悲去年借饋人如夢茲
歲將寒客自知愛日滿簷嬉弱女慰情聊為舉
殘卮

病眼

長安馳道歲華新馬色朝光動暖塵苑外連山
青向關宮前流水玉為津城煙秀麗籠金尾
橋石晴乾響盡輪辛爾滄江多病客又看天上
四迴春

孫以方宅見並頭蓮

偶過孫卿定靜齋瑞蓮云是手親栽同心千百
瓣徐放合蒂兩三花並開玉女駢肩臨藻鏡水
仙飛蓋隔塵埃碧筒香露時時滿堪為而翁添
壽杯

竹爐

霜根不着冶煙侵小石屏前伴素琴虛碧暖含
沉水玉古班清傲博山金風微篆篆湘雲細月
冷煤添嶢雪深銀葉有香勤續火莫教灰却歲
寒心

多景樓

江上青山山上樓樓前江水古今流英雄割據
今何在鷗鳥忘機只自由落日帆檣瓜步晚西
風砧杵甕城秋憑欄欲問南來鴈塞上誰分
聖主憂

詠花月

春宵花月直千金愛此花香與月陰月下花開
人寂寂花稍月轉夜沉沉杯邀月色臨花飲手
撚花枝對月吟明月易虧花易老月中休負賞
花心

留題城東主人梅軒

軒外梅花冷更妍主人高致似逋仙苔苔避履
生牆上野鶴聽琴舞膝前客至先分行僕飯溪
灘不費買魚錢春風一醉留題去須記升平已
丑年

題四皓子陵

嚴瀨高情一釣絲商巖逸趣幾枰棋磯頭風月
閒臨水洞口煙霞共採芝鶴髮來驚天子見羊
裘坐引使臣知儲王定後客星動地下巢由莫
見嗤

題琴鶴卷

謝卻紅塵樓碧岑素琴孤鶴締交深浮雲不夢
長生骨流水真傳太古心桐壑老人能教舞松
巢仙子最知音一聲清唳曲初罷月滿銀牀風
滿林

清江雜錄

十五

題桐廬姚氏留耕卷

方寸人心方寸田箇中生意日綿綿低頭豈要
真鋤地仰面惟求不愧天莠稗拔來私便豈町
畦鋤去性還全儘培陰德為佳種留與兒孫耕
且傳

題雲南凌舉人母守節卷

凌新拜臨川寄

天下何情最不滿紅顏繡戶失青衫聽風聽雨
留孤枕為鳳為熊抱兩男騰踏信非容易長
榮恩豈是泛常軍朱幡南轉花輿近勉樹芳聲
有旨

題能盡范啓東哀冊

桑梓凋零海上廬為親曾應 辟來書布衣早
給官家膳葦舍時過長者車慷慨義高劉翊傳
丹青身老鄭虔樗百年遺澤兒清貴日近天長
思有餘

題周一清朱彩堂

未論朱衣勝布衣人生但使願無違尋常富貴
浮雲過八十尊翁天下稀花帶圍金端稱舞繡
相承几坐迎暉山中屋上烏皆好誰待高飛倦
始歸

清江雜錄

十六

題鄭觀世美堂

諫議風流自一鄉南湖雲水繞新堂桂枝秋奪
三峯秀芸葉春生萬軸香珂馬長時歸問寢青
氈幾處夢聯牀傳家有寶清忠在遠愧平泉十
里莊

為人題草庭

洛陽城裏花如霞茂叔窻前草不除浮世豪華
非所事自家生意足閒居幽芳日發清池近積
翠春明小檻虛千載何人還得趣對庭時誦昔
賢書

為僧題西林卷

西林精舍未曾游積奧惟聞一寺幽花逕雨含
滄海氣松堂涼帶玉峯秋無言詩卷看猶好少
牽文章惜欠收閒對山僧話鄉舊吏情渾欲付
滄洲

題畫送崑人吳某歸省

原有送吳主事歸寧詩在畫
卷乃主事之子

昔人題畫送歸寧游子今仍謝轉萍雲鳥天邊
秋嶂碧蘆江上晚楓青山堂卷是先翁澤海
屋簷知阿母齡好去為歡承世美彩衣烏帽舞
春庭

排律

湘靈鼓瑟次唐錢起韻

離懷傳錦瑟千古說湘靈不見君王面空留過
客聽楚鵲啼夜月燕雁起春冥風竹和清響江
蘭發暗馨淒涼愁野廟嗚咽想虞庭曲盡情難
盡年年江草青

送觀瀾秋官省祭還常熟

沈子本和易當官操亦剛

大明三尺法清鏡一奩霜紫誥褒嘉績慈顏
荷寵光四年今得告八月稱還鄉掃葉寒人

龍培萱阿母堂君應敦薄俗不作勢飛揚

李泉都督送母喪歸西夏

十年秋七月有客奉喪歸旌寫夫人柩麻縫將
種之前勲

明柱國甲第漢王畿恩領北辰近悲行西路

微藩雲連隴樹故土閱邊關寄吳情何極關河
涕一揮赤誠期報

主天馬向東飛

送鄒通判方昇之辰州

鄒子西江彥經明行復端鄉科秋入貢國學

蕭繹集卷下

六

暮彈冠甲第才非弱前途命所安春風千戶邑

清浙九年官華譽追金馬珠恩降紫鸞從容

超別乘餞飲拂塵鞍鄉舊徵詩贈蠻方入望寬

辰民非固陋寅長不虛發佐政應相得雲霄看

健翰

西風

西風爾何來浩蕩天西裔閭閻開神關素齋吐

靈吹白帝操其端玄冥作之使萬籟承商音四

行遵金氣大約六合同焉知千里異刮愁瑤水

乾湧想滄溟沸物色紛淩涼乾坤肅清厲悵傷

群木禿輕憐片雲駛鴈側南飛行江急東趨勢
朝發若迎暎夕歛亦易散局不令羲和遲回左
旋轡

挽張翰撰母

良將不專武淑人兼事文瑟琴宜室早盤水上
堂勤孝德端開後賢姿故出群巧工歸下視經
訓飫前聞祗厚溫仁施非夸札翰云廟專蘋藻
思庭合挂蘭芳不苟中閨笑無偏內惠分良人
馳戰守孺子戒昏聩鶴垤年嗟暮膏燈夜續醺
膝前書朱熟座上色難欣遂發圭璋美相成閨

南嶺集卷下

十九

閨殷兒曹沾 渥露慈魄謝清汾瑶水游冠帔
凝塵黯悅怱泉沉雙劍影 誥卷五花紋墓下
陶家鶴天邊秋相雲欲知微聞遠嗣者有餘曠
登假

登假天開重三五當時燕娛何不可

皇州碧樹春滿城人海金蓮宵萬朶大鰲峯上
日游仙 雙鳳闕前來過我初誇素壁新築堂
再賀滄洲晚生果蓬萊文章炯照地天上麒麟
驚脫鎖玉堂星斗澹徘徊甲第豪華何么麼酒
闌逸興浩難攀華月瓊漿滿空墮

重題武宅假山

吾城四野無寸山舅家別院能幽寬移將何處
承遺石橫出許多峯與巒細細疑雲如欲雨消
清積瀾鬱成瑞環花在其貯春色佳木蔥蘢生
夏寒妙絕疊巒造化手瀟灑置我蓬萊端石泉
流響清巧江湖畫工徒側觀撐臂九萬風月
向便合從此登騷壇

冬曉舟中作

歲晏宜休役寒江復曉行滿船初日影兩岸敗
冰聲牀上披衣索蓬間閱卷清飯餘看玉阜的

南嶺集卷下

二十

的慰遙情

送客憂歸作

蓬首着麻衣憐君抱痛歸關河雙泪盡天地寸
心連花院藩即御寒窓孟母機音容那復覩日
暮白雲飛

五言絕句

妻城晚眺

海控東南潤江流西北長壯懷凌四極未擬是
吾鄉

落乾

春去餘花在青藏幾簇紅自知無主惜落盡不
因風

貧婦

結草補秋屋蒸糲供晚餐良人戍薨墓恐未免
飢寒

七言絕句

鼎儀席上贈器美

鄉里當年數八元轉頭十九度寒暄無芳猶羨
梅能耐歲晚花先壓杏園

壽武丈廷瑞見曆

李商隱集卷下

主

仲冬既望子之半五老峯前見壽星借頌曆頭
持數筭九千甲子是遐齡

寄人致期

為愛承家奉國材梓庭題寄讀書臺臨行續得

蕭郎草望爾龍騰鳳躍來

戲復劉陸索炭夾草

煙林小隊帶芻來何直騷壇健律催還籍二賢
溫語慰坐間春意一時回

戲贈某人失妾

莫怪輕雲別醉鄉家也難養野鴛鴦閉門連日

春愁減還對齊眉老孟光

消嬾窩

郊後春隨

鳳輦還病夫齋散怯餘寒沾濡未奉
宮中宴急借吳醪暖肺肝

秋雲

薄薄秋雲拂曙浮日高風濤豁然收人間一掬
理心海浩嘆無能障此流

寄荅龐朝儀沔陽四首并序

別後忽踰冬春再辱來翰承尊候清吉

李商隱集卷下

主

有謂彼民亦頗欠淳其尚至誠以淳之
耳其餘非余所能及也悠悠之思惟慶

聞嘉政焉賦四詩以致期云

笠叟荆妻掛網歸水鄉兒女笑牽衣不知州長

何時到但覺新年漁稅稀

旌蓋遙聞下水鄉闌於湖上種甘棠三時課得

農功到祿奉親庭粒粒香

春盡長安思有餘定將誰附使君書北來儘有

衡陽鴈南望誰憐汜曲魚

使君清坐水邊城誰遣漁歌起頌聲短棹平

齊唱去浴鳧眠鴈不曾驚

右詩一頌寬次頌孝三尚廉四則其極

功餘懷不悉

寄查若庸三首

決科才思偶飄零不厭濃藍出好青吾黨平生

學忠厚未應餘子昧傳經

慈母歡顏對晚暉錦衣游子謝危機漢家第一

功何益獨愛留侯欽智歸

幾多文似太玄經薄宦歸來髮未星念爾難忘

毛氏檄滄江莫起濯纓亭

蕭繹集卷下

圭

寄張通判用光

故人誰為邑人謀監郡心同范睦州何止獨為

鄉井惠平生四海意須酬

江陰孔蒲田

聞道蒲田即地仙沼魚家釀送流年功名不阻

兒曹興儘索書聲聒醉眠

贈洞庭逸人

太湖湖裏洞庭山上何人最得閒賣橘收租

釣魚罷木蘭琴酒送僧還

送薛御史為學撫襄中流民

襄陽父老泣殘碑驄馬人經峴首祠窮谷深山

皆赤子君應緩帶定流移

撫叛招亡屬老成都堂疏引薛郎行紆籌遠策

無嫌贊同是匡時答

聖情

送使之淮南

今年二月三日春顛風日日九衢塵君行好看

淮南北幾處晴和二麥新

駐節淮南正晚春廣陵堤上柳如屯吾鄉憲佐

蒼顏在珍重詩情客裏論

蕭繹集卷下

圭

哭武氏弟機

友愛平生伯仲行病來勞哭女兒喪如今可為

嬌兒恨何處他年歌渭陽

酌于大陸偶用唐人赤壁韻

月上層城海霧消閒邊詩酒倚

清朝心期豈逐御杯盡曾愛松枝歲晚喬

江南春和杜牧韻

細雨輕煙釀翠紅年年川谷自春風傷心莫話

南朝寺多在吳王禁苑中

集句言懷

天教閒客管青春應許閒官寄病身韓老去
爲憐漫興晚來幽獨恐傷神杜

與同學諸公分韻得今字

燈前雅會開尊俎醉後高談絕古今一任歲寒
驚客思濟時共保故交心

蘇州三茅觀夏夜酌分得疎星題

玉繩吹斷南風外銀漢斜沉北斗杓還似建章
天欲曙在東三五促趨朝

會友賡酌

客中塗髮半蕭蕭卻喜過逢路不遥詩酒平生

齊州續集卷下

十五

交合地未應春事盡今朝

赴曰川續會之飲

蹉跎前會我來遲聞有新盟敢後期爲報主人
勤置酒傳巖花足莫春枝

六月初二夢得太白衣圖誌文繡甚奇

海北山南天作關老生西拜五雲還如何未

綰蕭郎綬爲戀春庭舞袖班

焦孟陽東軒夢得後二句就彼足成

夢裏輸贏總不知人間桑海一枰棋高堂日暮

云龍擁吟到虛皇五字詩

觀賀名

一刺來投一刺還人情馬匹往來間莫言不面
非交道草草相逢亦是閒

元日雨

自入冬來日日春卻將風雨報年新可憐臘盡
渾無雪減卻梅花多少神

春思

五雲迢遞隔滄洲花鳥春憐客倦遊敢惜歲華
催髮變人生元自有離憂

春愁

齊州續集卷下

十六

倒盡芳尊獨下樓醉將詩筆寫春愁風情豈謂
花時少槎客惟應賞素秋

春盡

九十春光此夜風主人留醉落花中惜春多少
尊前意都付川波流向東

春別

珠箔銀屏障曉寒誰家歌管送春殘何如海上
無窮翠高枕風泉自在看

食春蔬有作

長怪人稱我輩酸高眉曾不向人攢學靜羸得

清如許醋點春盤送晚飧

題儀時敬過限韻題新韭

小園生意逐時更細韭曾經夜雨聲送羅春杯
倚牆看半畦因客剪來平

題畫鵲

霄漢何年別斗牛野煙樓老一枝秋三農鼓腹
邊塵靜須送歡聲入鳳樓

題雪蓬

詩筆茶爐漫自隨莫江行看六花飛山家牒子
幾多大滿載乾坤清氣歸

題竹溪

照水依山玉立姿霄峯漸覺長脩枝就中多少
琅玕實便合披雲植鳳池

題扇為寄麗秀才文明

一帶清溪兩岸山落花流水白雲閒人家都在
煙蘿外茅屋高低倚翠環

題查若庸弟扇面

高低煙樹淡濃山斷水飛鴻遠近灘短棹江湖
漁子樂草堂深處野人歡

題赤壁圖扇面

魏國樓船東下吳周郎一炬老瞞波江山留
閒人賞曾與奸雄戰得無

巢父洗耳圖

雷澤漁人德未升唐儲無似帝憂兢人皆洗耳
牽牛去萬古斯人孰與生

題子陵

堯年未必有巢由商皓高蹤孰可求特是先生
輕世寶去來隨意不王侯

秋江罷釣圖

兩岸丹楓帶落暉西風滿棹載秋歸滄浪一曲

無人和閒看江天白鷺飛

煙波釣緝

布褐中懷濟世珍江湖千載豈無人輕車不識
山邊路多少煙波屬釣緝

謝人索所作刊

三百篇餘作者難無邊殘藁厭人觀弄毫方
生無益何敢將文借手刊

詞

宮中夕詞

玉宮金帳接天歡清漏無情送夜闌別院有人

愁未曉滿堦殘月翠屏寒

江南曲

江南陌上春可憐風晴日午柳欲眠
細裊花枝醉眼紅娟燕舞鶯歌情盡好
人不來覓春少綺閣瓊樓未可攀
海氣葱籠護幽島

曉寒調寄風入松

下樓斜月澹窺窗風滅夜來紅
雞聲催醒南游夢尋梅路殘雪暗江宮
漏靜來水咽城雅動憂鐘撞
弊裘孤擁對空缸多病壯心降
白頭吟

李鴻章集卷下

三九

送流年暮朱絲斷別鳳難雙
有恨堪誰慰藉故人濁酒新腔

和虞邵菴風入松二首送顏克和之教三山

笑翻宮調散餘酣敲折醉翁簪
數聲白雪雲猶在驚離別人上征驂
問訊故園親舊幾人華髮青衫
雪消江水入春藍柳短燕初喃
荔艾原上花與去平安字何處
回緘白晝鶯啼榕葉舞
零壇在閩南

又

夜寒消盡晚來酣漸老愧朝簪
畫堂紅袖思前

輩金蓮炬雙引歸驂憔悴杜陵詩
髮洛京塵

征衫水西山色夢中藍燕入草堂
南舊家館花間酒歸猶未且罷題
緘又動一翻離思新送客城南

辭

題楊妃並笛圖

昭陽殿裏玉有並昭華管上玉指
並一聲叫起漁陽塵吁嗟乎玉壘
西山不並幸

五月被裘者辭

我心之寧兮暄寒弗移我裘之敝
兮我身是宜

李鴻章集卷下

三十一

我採薪兮我食我力賢者胡為兮
謂遺金之可拾登爾車兮過爾征
子皮相人兮我寧語子
名舍彼之遺兮吾守吾行

續集卷之下終

增刻滄洲詩集跋

淵忝在滄洲先生子婿行嘗以活字印
行其詩集不幸咸燼于火而索予者無
已回搆得其元刻木板于

京師葺其殘敝續其未備以爲成書嗚
呼先生之詩俊逸清麗幾成一家之言
爲世所傳誦予不得而贅也先生幼失
怙恃不禮于其嫂甚至憂美及貴非惟

一跋

不蓄怨而所以周悉其兄嫂者甚至孝
弟之行人道之至文也先生處變而不
失其常其文加于人一等矣先生之在
翰林也名重一時然尤十七年而始獲
一轉位卑祿薄志節愈勵而絕無慕外
競進之心夫文明以止人文也若先生
者非所謂有文而能止者耶是不必有
詩數百篇故足以成其文于天地間抑

亦曰其有是文之實故其詩得以成名
于天下也予恐誦先生之詩者逐其末
而忘其本故表而出之

嘉靖甲午春晚學錫毛淵拜手書

二



滄洲集十卷續集二卷

浙江汪汝璥家藏本

明張泰撰泰字亨父太倉人天順甲申進士官至翰林院修撰事迹具明史文苑傳泰爲人恬淡獨喜爲詩初與李東陽齊名後東陽久持文柄所學彌老彌深而泰不幸早終未及成就故聲華銷歇世不復稱今觀是集大抵圓轉流便而短於含蓄正如清水半灣洮洮易盡視東陽懷麓堂集實相去逕庭故東陽作序亦云將極於古人而不意其遽止云

陳剩夫先生集四卷

〔明〕陳真晟撰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八年

張伯行正誼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陳剩夫集

四卷》提要

陳希衣先生遺稿序

天下之事患其本之不立不患枝葉
之不遂患其源之不正不患脈絡之
不明君子之於學也亦若是而已矣
心性者本源也至於事業文章則其
枝葉脈絡無與於本源之事而本源
序一
之所自出不求至而至焉者也明希
衣陳剩夫先生奮於南服而有以得
程朱正學之奧蓋其專用力於本源
之地今觀二圖及聖要四說可以知
其功力之所在其建言立明師補正
學輔皇儲降教本以及科舉正教正

考其大指皆不出於是使當時有能用其說者可以正士習淳民風復三代之治無難而五經四書因以有實用於天下非徒爲文辭利祿之資已焉豈不美哉而惜不能也乃復手爲書以告當路君子以寓無窮之望予

序二

正誼堂

嘗考先生志而悲之因爲輯其遺文以行於世或曰先生之書歸本心學近世立言之士謂心學者異端之所以教也故辭而闕之而先生之以爲言可乎予應之以橫渠謂觀書當總其言以求作者之意如不得其意而

徒以言則聖賢之言其爲異端所竊而亂之者豈一二數孔子言道德老子亦言道德言道德同而其爲道德者不同吾儒言心釋氏亦言心孔子曰吾從心所欲不踰矩蓋自言其學之所至如此孟子亦曰學問之道無

序三

正誼堂

他求其放心而已釋氏則曰卽心卽佛然則釋氏者徒事於心而已何知學異學卽心爲學附於學而實未嘗學吾儒之學則不然以窮理爲端以力行爲務體之於身而實推之於家國天下而無不當至語其本源之地

不過曰此心之敬而已堯以是傳之
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
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
孔子孔子傳之顏孟諸賢而至於周
程張朱未有能舍是以爲學者也上
蔡謝氏曰常惺惺法常惺惺法之爲

序四

正謹堂

言在吾儒言之則爲敬在釋氏言之
則爲覺心學之爲言在先生言之則
爲堯舜以來遞傳以至於周程張朱
之學亦不過曰敬之一言而已而豈
異端所爲虛無寂滅實叛於道而竊
附於學者之所可同也哉先生取聖

要四說系於法天之圖曰主一無適
曰整齊嚴肅曰常惺惺法曰其心收
斂不容一物雖以四方之屬爲言而
皆不出於敬之旨嘻盡之矣吾謂先
生之學獨得其本源者此也而尚何
疑於先生或曰先生之學則誠然矣

序五

正謹堂

世毋有訾其號而不察者乎曰世之
訾心學者訾爲異端之學者也若以
訾異端之故而並及先生之爲號則
訾老子之道德者將並孔子道德之
云而訾之訾陸氏之尊德性者將並
中庸尊德性之云而訾之必不然矣

且將以中庸爲孔門傳授心法者亦
疑於本心之學而有可訾也哉或退
因排次其言以授之梓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季春儀封後學
張伯行書於榕城之正誼堂

序六

正誼堂



陳剩夫先生集 目錄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言

受業

卷之一 奏啟

乞召對疏

正風教疏

上東宮啟

上程朱正學疏

程氏學制

推明朱子兼補之法

心學圖說

陳剩夫集 目錄

正誼堂

一立明師

二補正學

三輔皇儲

四隆教本

五振風教 自程氏學制至此名程朱正學集要

學校正教文廟配享疏 此疏未上而卒

朱子學校貢舉私議

敕諭大略

程氏學制

呂氏鄉約

德業

過建

一立師

二考德

三考文 自朱子學校至此名正教正考會通附周

考德高下等第式 考文附

卷之二 書

上當路書

再上當路書

答蒙菴林雅行人書

陳荆文集 目錄

與林雅行人書

又

又

答門人翠渠周氏書

與翠渠周氏書

又

又

答恥齋周軫舉人書

卷之三 書雜著

覆意副何喬新書

寄從吾彭韶主事書

又

覆白沙陳獻章書

與東白張元禎編修書

答吳繹思太守問論語書

與夏指揮書

上唐先生書

與翁均質書

與龔允望書

又

陳荆文集 目錄

與蔡先生書

與給事潘榮書

與丘宗道書

寓莆陽與林孟和進士書

無真儒辯

執古辯

元正字說

自題九骨扇

自書草堂

題玉堂賞花集後

三 正讀書

題內翰鄭廷綱隨侍行樂圖

題余經魁詩卷後

題杭邑唐守愚輓詩卷後

告朱文公新像文

漳平縣學新立聖像告文

卷之四 附錄

理學名臣言行錄

陳介菴撰布衣先生行實

又贊

鄭普撰布衣先生傳

陳剩夫集 目錄

四 正誼堂

周翠渠祭文

周畏齋祭文

鄭東園祭文

吳澤思祭文

林蒙菴祭文

黃卓峯祭文

胡僉事哀詞

張東白贈行詩

陳白沙贈詩

瑞州陳氏贈詩

弟真聚送遠遊詩

陳白沙輓詩

林珙讀白沙詩次韵

門人吳氏輓詩

慎獨記

過江郎山記

陳剩夫集 目錄

五 正誼堂

布衣陳先生行實

林雍

先生諱真晟字晦德改字剩夫嘗以布衣詣闕上書及歸欲以明初志乃以布衣自號學者往往稱爲布衣先生其先泉人國初苦倭寇乃設鎮海衛以保障之東土而籍莆人泉人來爲戍守其父安隸本衛後千戶所而生布衣布衣骨格高聳神氣肅清望之非塵埃中人也年十七八歲卽能自授於俗牘未作之靈心而棄之惡異端之害道而拒之專心致志以儒爲業初時謂今世取士實有專業乃入長泰山中從進士唐泰治舉子業業成薦於有司至福州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乃辭歸自是不復以科舉

陳剩夫集

一 正誼堂

爲事務爲聖賢踐履之學初讀中庸微存養省察工夫覺無統緒繼讀大學始知爲學次第乃以大學爲據及讀大學或問見朱子博採主敬諸說以補小學工夫始知敬者乃大學之基本也及求之所以爲敬見程子以主一釋敬以無適釋一始於敬字見得親切往往實下工夫推尋此心之動靜而務主於一靜而主於一則靜有所養而客念不復作矣動而主於一則動有所持而外誘不能奪矣常語人曰大學誠意章爲鐵門關難過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蓋意有善惡若發於善而一以守之則所謂惡者退而聽命矣又常語人曰人於此學若真知之則行在其中

陳剩夫集

二 正誼堂

矣蓋以知之真則處善安循理樂其行其順然而氣稟有偏勝嗜欲有偏重二者用事其真而易者反爲難而難矣此聖門論學於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之後又如以篤行也天順三年用伊川故事請闕上程朱正學案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子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同運次著學者心法天之運次乃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格教本數事以終上文圖說之意書未上先上疏乞召見而陳其說不報及書上得吉看了來說時侍郎鄒幹堂部事湯不知其說云何其事竟寢繼而家居讀提學憲臣頒行勅諭教條有工敬窮理脩己治人崇正學

其真異許二子亦未是

異謂草書

許謂魯齊如聘君者不可見亦不

必見也遂歸鎮海初創戎壘甫人雖多讀書家自布衣爲

學而儒術始正自布衣與甫人李文舉諸前輩講行文公

家禮而風俗正布衣有功於世教多矣時其父卒年七十

三墓塋在鎮海大堂山後此山一枝梅題曰陳布衣祖墳

山布衣生于鎮海遷于龍巖以鎮海室間丘墓佳似祖仍

居焉布衣作教于漳之玉洲一日遊江東之定山里曰此

仁里也可以居焉里有陳震陽者家給守禮食餼於邑時

之人傑見而異之於是以同譜而聯同胞廬舍田宅悉分

與共曰世世子孫無相遺也日與震陽離經論道共數晨

陳刺未集

三 正誼堂

夕時漳之人士咸慕焉卒年六十有四其墓在江東之

董坑其地清曠無所碍後十年提學周孟祭以文郡守彭

桓立石官道傍以表之題曰大明閣下兩上書請補正學

泉南布衣陳先生墓又三十年提學姚憲副鎮表章先哲

郡守陳洪謨謂先生漳產也乃上其事始入祠配享布衣

平日不爲文字之學有雜稿藏於家者故邑庠生林祺特

爲編次名布衣稿云

陳刺夫先生集卷之一

儀封張伯行先甫訂 受業漳浦蔡衍銳校 官聞

奏疏

乞召對疏

福建鎮海衛布衣臣陳真晟謹奏爲建言事臣聞布衣廷

對苟無圖富貴之心而直欲言天下事者先儒許之以爲

可尚矧宋程頤氏大儒也爲布衣時亦嘗不待朝廷招之

問之而自往上書乞召對固有似於輕售其道者矣厥後

朱熹氏序頤年譜亦不以爲非而錄之豈非是又一道耶

臣卑鄙至愚固不敢擬跡先儒然竊願學程朱萬一之學

陳刺未集

卷之一

一 正誼堂

而實無圖富貴之心者也故亦敢效程朱故事焉然臣所

以有言者非敢自專也奉恩詔有時政得失許諸人直言

無隱之文此聖朝大開言路是欲盡天下之善以聞之也

臣竊以爲時政得失固所當言而風化者時政之本也其

得失則尤所當先言但本領大事非而陳不可臣伏望陛

下不以臣爲卑鄙至愚而忽之乞於萬幾之暇賜一召見

如古聖君下詢芻蕘故事俾臣得一陳其鄙見無他只是

欲正士習以淳民風復三代之故事亦簡要易行者也如

所言不當甘受重誅無悔臣無任昧死之至謹具以聞伏

候勅旨

正風教疏

臣竊惟今天下彌文矣故臣不敢更飾浮詞而輒陳鄙見焉臣伏覩丁丑科廷試錄見聖制篇首之問有曰古之士進以禮退以義爲上爲德爲下爲民今何其立功之志弱求祿之心勝奔競之風未息廉介之節少若其失安在臣卽是而觀其知陛下有思古慨今之意也至其篇終又曰今欲士正其習民淳其風庶幾唐虞三代之盛必有其道務求切至之論將擇而行此可見聖志將大有爲可謂千載一遇之問而天下萬世之福慶者也故臣謹採先儒之說爲小書一卷題曰程朱正學纂要來上亦竊效廷對之

陳剩夫集

卷之一

二 正誼堂

意也大抵三代所以盛者學校興師道立而心學正教明於天下也後世雖有學校之設然專以科舉俗學爲教殊不知俗學益盛則心學益廢此自然之理而先儒亦每以爲論者是無怪乎士習不正民風不淳而三代之治大不復見於斯世也然則爲今之法當何如哉臣聞父師之論而得一說謂可且就科舉之後補此一教如程朱所定三代學制之法再假以二百年聖學工夫然後除授如此則俗學稍輕正學自重人相習尚積成風化不患三代之不能復矣所謂深求切論可擇而行者殆有在於此乎然此非臣之言臣父師之議也非臣父師之議實大學或問所謂

兼補之法也雖或問主于爲學者自補而言然司教化者朝廷也與學者自補其學於下孰若朝廷通補一教於上豈不周徧廣大尤足以盡朱氏立法之意哉況心學既明不惟有以正士習於天下尤足以示道統之真傳俾皇家聖子聖孫常得見聞帝王心學有實下手做工夫非但口耳講說如漢唐宋元東宮之教而已則方今急務之大又豈有急於預教東宮者哉臣布衣至愚且老羸風症瀕死之餘萬無圖富貴之心然奉明詔言得失之本莫大於此故臣願效一言而歸死山林瞑目焉伏望聖裁倘可採而行殆皆先儒之本意云臣無任昧死之至謹具以聞

陳剩夫集

卷之一

三 正誼堂

上東宮啓

臣至敬無文輒陳鄙見臣奉明詔言得失然得失之本莫大乎風教故臣承父師之命謹採先儒之說爲小書一卷題曰程朱正學纂要今贈二本一已謹進皇帝闕下一當謹獻東宮殿下臣愚未知所裁倘可採而行殆皆先儒之本意云謹具以聞

上程朱正學纂要疏

欽惟皇家承宋元之後典章制度煥然大新而惟學校之教最關人才風俗之大者則猶多仍其舊是以列聖繼承幾百年矣而猶士習不正民風不淳三代盛治未能全復

蓋由學校雖用程朱之書然不過使之勤記誦訓詁攻舉業而已而于身心正學之教則實未嘗舉行故也豈非聖太祖創業之初專畧此一大本領事以遺陛下於今日乎今先錄程制一篇于卷首以見三代之實教如是而後世之教殊不本於是虛文甚矣可不懼哉

程氏學制

朱氏熹曰明道學制最爲有本始終本末次第甚明每讀其書觀其論講學處未嘗不慨然發嘆恨不生於彼時伊川條制立尊賢堂亦是此意或問後世人才不振士風不美在于科舉之法然使使用明道賓興之論則今在學校者亦必從此規模而漸爲之其初不能不費力矯揉久之成然則自然丕變

陳荆夫集

卷之一

四

正誼堂

程氏顯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脩者延聘敦遣萃于京師俾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于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洒掃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乎擇善修身至于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于是者爲

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于善者使日授其業擇其學明德尊者爲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與太學太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于朝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弟有廉耻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

臣聞父師曰按此程制朱氏之深取者也其後朱氏序大學亦備此制是皆酌三代之法爲萬世之宜而可必行者行之必能正風俗得賢才以臻隆古之治而無疑者也奈何宋元學校已皆知尊尚程朱之書而獨不行此制者只是爲科舉之法所誤也科舉雖曰考理學以取賢才而其

陳荆夫集

五

正誼堂

實累賢才妨正學使後生晚進奔競浮薄而士風大壞者科舉實爲之也故朱氏附錄曰人才不振士風不美在於科舉之法豈不信然我皇太祖神智豈不知此但創業之初姑因其舊而未及精究以深爲之又當時儒臣亦無有能力言之者耳噫科舉創于隋煬帝定於王安石輩本非先王之法也但世行已久猝難遽罷然科舉不罷則正教不可得而行也何也蓋學者之志終爲所奪也志奪則聖賢之道豈可得而學哉故程頤曰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學而與其兄顯皆厭科舉之業見顯張載曰孰能少置意科舉相從於堯舜之域朱熹尤深論其弊者其言曰

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晦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文章

愈麗議論愈高而其德業愈無以逮乎古人見大學序噫程

朱實科舉進士也而皆不取科舉之法如此豈不深可見

乎哉或曰科舉既不可以速罷速罷則驚時而二法又不

容以並行並行則奪志也然則聖人大教終不可行也哉

曰今只宜推大學或問兼補之說就其既科舉之後朝廷

為之立師兼補一教其法見或問不惟足以振賢才而尤

足以崇風教蓋使後生晚進猶知有聖賢之學在科舉之

外庶幾必有感悟興起而士習可正民風可淳三代可復

矣今推兼補之說於後

陳荆文集

六 正誼堂

推朱子兼補之說

朱氏熹大學或問之首篇其略曰是其歲月之已逝者則

固不可得而復進矣若其工夫之次第條目則豈遂不可

得而復補耶蓋吾聞之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

終者也為小學者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原而謹夫洒

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為大學者不由乎此亦

無以開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是以

程子發明格物之道而必以是為說焉不幸過時而後學

者誠能用力於此以進乎大而不害兼補乎其小則其所

以進者將自有其足以為致知力行之地而可以及乎天

下國家矣又引聖要四說詳見本篇

臣聞父師曰按大學之教必主於天子元子以下至於俊

選者而設以其皆有天下國家之任者也豈指泛泛之學

者而言哉又此補學之說其終亦以歸于天下國家為言

則其所指又可見矣然以此重任之人乃有此不幸過時

而後學者何耶蓋後世居位者多由科舉出仕則夫未第

之前正當古人為學之時不免累于舉業而於聖學工夫

多未暇及及既第之後其或有志於是者是則所謂過時

而後學者也故朱氏為之立此兼補之法焉而又並詳著

聖要四說則所以開聖學之戶庭直趨堂奧以與天心合

陳荆文集

七 正誼堂

德者也詳見本篇聖門如此大事豈無真師正傳實下手

作工夫而但記誦訓詁所能及哉觀朱熹氏大賢才也既

第進士之後猶再從李侗師學則科舉不可以專恃正學

不可不兼補亦明矣近代制度初既登科即累於政務雖

有程朱之志者亦無暇及此甚失先儒立法之意也今要

須於科舉之後補此一教立師之法當如程制補學之法

當如或問庶幾教道盡而無歉矣

天地聖人之圖



陳剩夫集

八 正誼堂

君子法天之圖

聖要四說
乾
主一無適
整齊嚴肅
常惺惺法
其心收斂
不容一物



右圖二一著天心動靜之本然是性之原也一著君子法

天之當然是性之復也聖人亦天心之自然者也君子豈可以不學哉然復性之說經傳詳矣而未有如此後一圖義之要而盡者也惟君子知之又能主敬以體之以盡其法天之功效也而有序焉蓋始則主敬而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即致知誠意之事是始學之要也固不外此一圖終則敬立而動靜相根明通公溥即知至意誠之事是聖功之成也亦不外此一圖而自始至終則皆不離乎敬焉如是則法天之功至與前一大圖同一渾然燦然而無間一敬之功用如此豈不大哉三代學校之所以教者惟此如此

陳剩夫集

九 正誼堂

此豈後世記誦俗學之所能與耶自伏羲畫卦示精之後即後堯以是欽傳之舜舜以是恭傳之禹禹以是精傳之湯湯以是顯傳之文武周公孔子孔子傳之顏齊魯思尊德孟求放及孟氏沒而遂失其傳者此也寥寥千餘載至周程張朱氏出然後此學大明及朱氏沒而復晦者只由宋元學校雖皆用程朱之書而取士又仍隋唐科舉是以上視此心學為無用政多不求遂失其真傳焉今幸三王再君伊周再相豈可不懲其失而正其教哉

一立明師

臣聞太學師者天下英才之師表而風教盛衰之所係者

也苟不得夫聖學真傳者則不可一日而居其座臣辭處
海隅固未知今之師其於聖學果何如然聞其不免猶爲
諸生訓詁課業之所累則是朝廷使之爲俗學之失矣可
矣今請先詔太學師其已有此聖學者可益加勉勵精純
其或未然者則掃去從前之俗習專用心於內一實下
工夫至于敬立而知至意誠則真傳在是而可爲師矣仍
乞依程制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克
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畧知聖學心要者延聘
敦遣而來就太學制尊賢堂以萃之朝夕相與講明正學
以備將來助教之任

陳剩夫集

十 正誼堂

二補正學

臣按程制師既立然後取材識明達可進于善者使日受
其業今按無如登科進士及一榜舉人者且未觀政除授
今入尊賢堂與其師依太學次第先講求夫心要即其所
四方心要既明則於聖學工夫已思過半矣蓋其心體定
靜堅固而能自立則光明洞達作得主宰所謂一心有主
萬事有綱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之要得矣然後可依節
目補小學大學工夫而其尤急務則專在于致知誠意而
已而皆不外乎一敬以爲之也再假以一二年誘掖激勵
漸摩成就之功則皆有自得之實矣

三輔皇儲

三代之教必先於天子之元子者實以皇極道統之攸繫
而將來德教之司命也則其所以素教而預養者尤豈可
無聖學傳授之真哉臣仰惟皇太子殿下聰明仁孝天下
歸心固宗社億兆之福慶也然亦須準三代學制請日遊
太學尊賢堂親羣英之所習主敬以致知誠意皆有傳授
精要工夫所以觀感而薰化者自然能收其放心養其德
性此即補小學之功開發聰明進德修業此即補大學之功必有大成就
聖功異於宋元資善堂端本堂之俗教遠矣夫二帝三王
之學豈無真師正傳而可得哉觀于宋元雖皆有教然竟
無聖學之君出亦可鑒矣吁堯舜不可及湯武必可學顧
師道何如耳可不謹哉

陳剩夫集

士 正誼堂

四隆教本

臣按三代之教必本於人君躬行心得之餘然則聖躬者
實所以立教之本也蓋明師之所以立正學之所以明皇
儲之所以輔要皆本於君德之明豈可不先隆哉隆本之
要大學或問及前圖說明矣即所謂聖學者也

五振風教

正學既明於上則風教自振於下

朱子學校貢舉私議 節文

臣竊謂今學校所當舉者二事皆合百世之公論而曠代之盛典也然而宋元皆未舉行者殆天實秘之以有待非宋元不能不欲也宋大儒皆倡明道學者也而繼孟軻氏大正統者則惟取程頤氏程頤氏兄弟二人蓋合為一人焉朱熹氏則有定論者也朱熹繼程氏此又不待論而天下共知者也之三大儒者其崇祀之禮宜升位於大成正殿列在鄒國公孟氏之次配享春秋大祀使天下後世號之曰六配公論所在孰曰不宜而宋元徒知追封公爵而其從祀乃在西廡之下漢唐羣儒之末與吳澄許衡輩相為伍此前朝失舉之大典我朝所當必舉者也治天下以

陳剩夫集 卷之一 正誼堂

正風俗得賢才為本是大莫大乎學校正教也而程朱氏皆有立教成法亦大典也而宋元亦未之舉行至我英宗皇帝勅學校始有主敬窮理脩己之文與程朱教法相表裏此天久闕於彼而專待於我故我英廟有此大勅耶則天眷異我朝者至矣惟配享之典未舉者此又天特待於我陛下之今日無疑矣故臣敢奉天而來請也尚有小書一帙皆集程朱等儒教法名曰正教正考會通庶幾足以羽翼勅教俾實行於天下學校者也故敢亦裝裁成卷隨本來上如蒙准言乞勅諸大儒臣通會議之是非當否必有定論與後世公論相符如賜施行天意慰哉然正教也

配享也皆程朱氏本意非臣敢自妄言也臣無任昧死之至此疏未上而卒

正教正考會通

朱子學校貢舉私議

子朱子累千百言極論後世學校貢舉之失大畧曰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謂六行道藝而與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教之者無異道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夙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修而不憂爵祿之未至夫子所謂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孟子所謂修其天爵

陳剩夫集 卷之一 正誼堂

而人爵從之蓋謂此也此舉古以見今之不然夫三代之教藝為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缺此暗諷後世文詞之其為法制之審又足以為治心養氣之助而進于道德之歸此古之為法所以能成人才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此說文詞之法不難無實用至隋唐專以文詞取士而尚德而適以薄風俗蓋有害也之舉不復見矣積至于今流弊已極其勢不可以不變此弊本變今又曰蓋嘗思之必欲垂時改制以復先王之請變之也舊而善今日之俗則必如明道先生謂即程制然後可以大正其本而盡革其末流之弊此即考如曰未暇則莫如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此即宋立今又曰學校

必選實有道德之人使為學官以來實學之士此意未舉今論舉之
也又曰夫如是是以教明於上俗美於下先王之道得以
復明于世而其遺風餘韻又將有以及于方來此謂德行
將遂世行不已亦如科舉之法也○愚謂為天地立心為
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後世開太平實惟有在於此
幸而明良在上又曰草茅之慮偶及於此故敢私記其
說當路君子其將有取焉

勅諭大畧

勅諭曰為師為弟子者一崇正學迪正道革浮靡之習振
篤實之風又曰將聖賢言語體而行之敦尚孝弟忠信禮
義廉耻之行又曰為學工夫必主敬窮理脩己治人

陳刺夫集

卷之一

南

正誼堂

臣按勅諭主敬窮理脩己一節乃聖學之要故敢表而出
之詳後程制註中

程氏學制

朱子曰明道論學最為有本每讀其書未嘗不慨然發嘆
恨不生于彼時或問便用程制則今之任學職者皆從科
舉出豈能遽變而至道哉朱子曰止以此漸為其初不能
不費力矯揉久之成熟則自然不變

明道先生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宜先
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充備足為師
表者其大有為志好學材良行脩者延聘敦道萃於京師

朝夕相與講明正學

謂不講文詞

其道必本于人倫明乎物理

此統其教自小學洒掃應對以往脩其孝弟忠信周旋禮

樂此一節教論所謂主敬之節目也○且曰大備於小學之

者也○愚謂必兼此而為教為學其所以誘掖激勵漸摩

則主敬益密而足以有為乎道矣其所以誘掖激勵漸摩

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而身擇善即教論所

詳大學或問脩身此即教論所謂脩己也脩己之首務在

誠意誠意之方詳大學章句或問○愚謂不知或問非所

謂窮理也未能誠至於化成天下此則風自鄉人而可至

意非所謂脩己也此則賢才得矣○愚嘗論之敬者聖學始終

於聖人之道此則窮理誠意者正學之而重關也聖學始終

能至敬然後過此二關必能過此二關然後為聖人之學

故曰自鄉人而可至聖人之道也三代所以盛者以學校

有此正教也後世所以不及者以學校失此正教也故子

程子以此請行於朝為當路所阻遏歷今四百年而後聖

陳刺夫集 卷之一 主 正誼堂

上始舉正於學校也幸哉雖然要必其師正授實下手其

故二夫然後可及此故程制專為學校造師亦可見其

學行皆中於是者為成德取才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

受其業此以上皆為擇其學明德尊貴者為太學之師此即

皆中 次以分教天下之學此即學行擇士入學縣升之州

州賓興于太學太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于朝凡

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弟有廉耻禮遜此即行

者 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此即才美

呂氏鄉約 節文

呂氏曰德業相勸過失相規有善則書於籍有過及違約

者亦書之德業分人程制

德業

學行皆中程制 卽能主敬窮理脩己者今爲上等

學行次中程制 卽能求以主敬窮理脩己者今爲中等

性行端潔 居家孝弟 廉耻禮遜 見善必行 聞過必改 以上行實可選者今爲中等

通明學業 曉達治道 以上材美可選者今爲中等

能習經書 此學行無聞者今爲下等

過違

惟記誦舊文 務口耳之學 以上勅諭

酬博闕訟 行止踰違 行不恭遜 造言誣毀 營私

陳剩未集 卷之一 七 正誼堂

太甚 交非其人 遊戲怠惰 動作無儀 臨事不恪

用度不節 以上朱子皆有註

右善惡之條按朱子曰每月一會集讀約畢有善者衆推

之有過違者糾之詢其實狀于衆無異詞乃書之

熊氏曰此卽古者族師月吉書孝悌之遺意書其善者而

勸之書其惡者而戒之人心兢不興起於善哉

一立師

立師之法當如程制恐或未暇且令教官先嚴自治以體

夫聖諭所謂主敬窮理脩己之實知所以師表乎人之道

如此則學校所學皆是道矣或曰今本處提調官及學官

自悉心推訪有道德之人而延聘之自本官以下皆尊師

焉有功績則歸本官如此則師道亦漸興矣此卽程制

之意兼取元儒虞集之說

二考德

立簿一扇分學行高下有無爲六等依呂約之法諸生進

學有善者則隨等書于籍

善目見前呂約中

有過違者或無聞者亦書之

目亦見呂約中

若昔所書之善今又有進卽爲今善昔所書之過今已能

改則同無過則皆從今等書之至於有善又有過當除當

錄亦皆有公論焉夫知弟子莫如師知人莫如其友凡有

一善一過或無聞每月依朱子例會集公論明允各無異

詞然後一一書錄

三考文 卽今三場文

考文之法雖先儒所不取然今亦不可缺依常規講詞作

課外可歲爲四考隨其文之優劣第爲上中下三等各書

於考德本姓名之下而或標榜之則勸懲益著矣或問選

舉之法曰如學校考德名在上等者則許憲司考實不次

貢舉蓋此等極爲難得萬中求一所謂程朱正學者也在

中等者許其循次科貢在下等者未許所以激進之也如此則學校之教自重士習自變民風自淳雖三代可復矣

考德高下等第式 考文附

第二等考德上之上 學行皆中程制

程伯淳 程正叔 朱元晦 假三賢以見例

考文上

考文中 程伯淳 不魁 朱元晦 不魁

考文下 程正叔 報罷

第二考德上之中 學行次中程制

考文上

陳剛夫集 卷之一

太 正誼堂

考文中

考文下

第三考德中之上 行實可選

考文上

考文中

考文下

第四考德中之中 材美可選

考文上

考文中

考文下

第五考德下之上 學行無間

王佐

考文上 王佐 狀元

考文中

考文下

第六考德下之中 行有過違

王拱辰 言不忠信、憂疎造言誣毀

考文上 王拱辰 狀元 憂疎魁

考文中

考文下

陳剛夫集 卷之一

九 正誼堂

或問選舉考德之法曰如學校考德名在上之上則選舉

考文雖下亦取 如此則程正叔不報罷矣

學校考德名在下之中則考文雖上亦降 如此則王拱

辰不元憂疎不魁矣

考德在上之中中之上考文雖中亦取惟中之中下之上

者則專考其文然亦不得魁選 如此則王佐不元矣

如此則庶乎合朱子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之意矣或曰

是則然矣然成法得無變亂乎曰成法無一毫取變亂處

惟就中添考德一教是乃益崇重成法者也何名爲變亂

哉

愚既僭集此書竊嘆曰吁孟軻死道學不明於天下非我
程朱不能開此明道之真天周公沒正教不行於學校非
我君相不能啓此行道之實地道以倡明爲先程朱之功
也教以舉行爲重君相之功也非倡明固行無所之非舉
行實明無所用而藍田呂氏立法之良又可以羽翼於二
大教之後如是歟噫愚何幸身親見也誰爲我錄告於當
路乞奏請以通行于學校選舉之中俾皆有奉行教教之
實而五經四書皆有實用於天下非徒爲利祿文辭之書
而已也豈不韙哉晨謹題

門人周瑛覽此規畢作而言曰學校風教之原也爲

陳剩未集

卷之一

主

正誼堂

天下者苟皆以是教以是考何患乎士習之不正民
風之不淳三代之不可得而復哉昔明道程子欲罷
科舉陪正教而未能也今正教其以是而陪歟唐楊
綰欲罷科舉復里選亦未能也今里選其以是而復
歟講程制以造賢才雖小善而必錄者重勉德也講
呂約以正風俗雖小過而必書者嚴懲惡也德業相
勸過失相規知行兼脩本末具舉道既合於古法不
戾於今誠治天下正風俗得賢才之良法也雖然此
心學也非知道者固不能集此規非同於知道者亦
不能行此規蓋不知則不信也不信則覽之未終篇

固有掩卷而不視者矣非惟不視反證其言以爲迂
誕而有戾於聖制者必衆無足怪也仰惟明良在上
世道方亨苟見此規則一日而徧行天下也必矣士
生斯世沐斯盛何其幸歟誰爲我往而告之也

陳剩未集

卷之一

主

正誼堂

陳剡夫先生集 卷之二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漳浦蔡衍鏡校

書

上當路書

愚忝以膚學蒙衆僉舉爲衡學童子師故過不自量謹採先儒程氏朱氏呂氏教法集爲此規蓋將以羽翼勸教而俾實行者也然而謗訕者多又有以關氣運爲言者愚告之曰氣運之說有之然君相不言命矧學校之教而可言命耶又宋元之盛運天實啟之而宋元拒棄不受者也蓋天若無意於斯世必不生程朱既生程朱意必有在也然

陳剡夫集 卷之二

正誼堂

而程朱不敢以時之不用而自阻以混萬世之大教也是以明道先生非不知其必爲當路所阻遏而必以正教爲請者盡在已而已矣伊川先生非不知其必爲禮部所駁問亦必以條制爲請者亦盡在已而已矣譬如璞玉之顯晦係卞和之語默夫玉美石也顯晦在和和猶不敢不獻况德教大寶也天實命已發之豈敢無和之心哉故明道首獻之而卻伊川再獻之又卻是卻天也五星聚奎天之所以拳拳者何如而宋乃如此至於元又已知程氏爲聖賢而學校盡誦其書矣而猶不舉其教者元棄天之罪殆浮於宋蓋宋不智元不仁者也矧宋又有朱夫子出深知

程氏雖大爲偽學所禁猶必專講是學以授其徒既取此

教者於小學之書又著私議以密告夫後世之當路此又卞和不敢三獻而抱以哭之心也吁朱子抱哭於書四百年矣曾無一人憐而省之者此魏鶴山真西山許魯齋吳草廬等諸大儒不能無大罪也非惟大儒雖以下小儒苟與讀其書者皆不能免豈可謂學未逮程朱而不敢省耶既誦其書宗其道則實吾師也父也豈有視父師之哭而弟子能忍然耶雖力不能爲伸其志而慰之要亦湏與之同一哭庶幾有逮者能者或爲伸之也夫三代之所以盛者以學校有此正教也後世所以不及者以學校失此正

陳剡夫集 卷之二

正誼堂

教也一得失之間係盛衰之治謂之大寶不亦宜乎天與不取不能不爲深痛也洪惟聖朝三王再君伊周再相深懲宋元棄天之失卻氣運盛衰之論而大欲爲奉天之舉故伏觀近年勅學校書正合程朱教旨此殆天醜宋元之委靡不足與有爲故奪其命以與我朝宜聖君賢相有此大舉也破大璞出大寶將使斯世復觀成周之盛而國祚之延承又過之者亦必自此勅教始也蓋周之教雖正未能如程朱之精要明備者也若非出於天眷安能得此此宋元所以皆不爲天之所佑而我朝爲智之盡仁之至歟雖然學校幸正其教如勅書之云矣而科舉未正其考不

免猶累於俗習安能必其一趨勅而歸於正哉若一有不止則是朱子之哭猶在也哭果在則愚雖不敢比魏真吳許諸儒亦當時一最下小儒者也讀其書宗其道不與之同爲一哭昔之諸儒若果有罪則後之咎今亦猶今之咎昔可不懼哉此規所以集而獻之亦求免小儒之咎而已豈敢有邀名喜事之心哉大抵學校不可無此正教此規不可以不集若其中節目有未允當處則惟大君子有同懼之心者是望倘垂是正爲千萬世幸是禱

再上當路書

陳剩未集 卷之二

三 正誼堂

愚竊以先儒子程子憂當世崇科舉而妨學校之正教於是立爲學制一篇請行於朝其法專欲隆正學而革俗弊甚爲子朱子之所取者也然自宋元以來皆未舉行豈天專有待於今日耶洪惟道運天開明良慶會伏覩勅學校書拳拳以主敬窮理修己爲首訓以口耳浮靡之習爲痛革正與程氏心教之法相表裏真所謂大哉皇言者矣而宰衡諸公亦皆祇承德意又真所謂明良幸會者矣其爲學校風教之幸何如哉雖然學校幸正其教如勅書之去矣而科舉未正其考而猶專於考文如是雖有正教不行也何也以所考與其所習異功也士旣以文辭而出身雖欲學校不務文辭不可得也故何不獻議於朝縱未暇純

舉程制亦當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此朱子之說也乞於選舉考文之際又兼考其學行高下如程制之例然後定其中式蓋必以學行爲主而文詞但第其出身略見經業而已如此則所考不甚戾其所教士旣以學行而出身雖欲學校不務學行亦不可得也然則教之正又必本乎考之正然後正教之興行可見矣由是言之君天下而欲復古風者不可不痛革俗弊而欲革千餘載先儒所欲革而未能之俗弊不專在於學校而兼在於貢舉也明矣不可不嚴立正教而欲立千萬世先儒所欲立而未能之正教不專在於學校而兼在於貢舉也審矣傳曰物有總攝事

陳剩未集 卷之二

四 正誼堂

有機會經曰豨豕之牙吉此之謂也天心有待於今日可謂待得所待者矣皇上勅之宰衡承之其所以正其教者至矣愚於天順已卯應詔上書闕下乞請補程朱心學以端國本澄治源而正風化者亦是竊用此說然當時只專乎正教而不及兼乎正考是以難行也故今竊遵會通二條以獻倘可制正而請行之亦風教萬一之助任妄罪深

進避無所

答蒙菴林雅行人書

蒙菴來書云竊謂士君子之事業固不止於一身而亦不止於一家極而至之則又不止於國於天下將有以

及於後世而後已也君子之心固如是也然後世可及也而於天下爲難天下可平也而國爲難國可治也而家爲難家可齊也而身爲難身可修也而此心之體用盡之爲尤難也是故君子之忠必有至切而要者於此能忠而得之則事業之廣必有自然之感也若夫組織末學信乎無足以裨於身心而反有足以害之也聖賢之學寥寥不作擴而明之以振俗學之陋則於道學之功豈小補哉先生篤志勵行卓然獨見乎此且能表此進白諸朝其閔文字未學而欲致之高明以敦俗化良法美意可謂至矣顧所用心出乎無似譬猶螢度深更

陳荆夫集

卷之二

五

正誼堂

鶴叫秋空者也昔王仲淹詣闕獻策朱文公雖有論之然亦未嘗不原其用心之高而美其有過於韓愈也今茲盛舉其有合於此也雍弱質不立昏惑顛倒而且放逸不存無足爲道茲聞遠回深爲欣慰奈微軀纏疾不便趨詣負過負過偏如不棄肯賜一會俾接高議并叩心學以資不逮則爲至幸謹修尺素遠致微忱伏乞以道自珍益躋高明不具

僕承手教焚香三復悉矣予之志廣大而深遠也而其所以克予是者始終本末不惟有其序抑且有其要高矣哉予之學也豈勝贊喜僕竊怪今天下多儒矣而京闕又儒

之淵藪也予嘗歷遊而博訪焉略有此意惟太學師聞先生一人然則求之以萬里盡耳目之所及者惟二人信乎道學之難也吁振流俗之狂波屹斯文之砥柱今之世舍先生復誰望哉僕生穹壤幼頗有志於學然雞鳴而起孳孳而爲殊不知所爲者止是利而已多盜跖徒之事也及既悟而欲反之無明師友開道不知所向既而年漸貧力漸弱又多疾病今譬如人立門外雖小小窺見其戶庭然竟未能由階而升堂况望其能覩與乎恐其終爲門外漢而已矣奈何奈何吁學無成而必欲異衆宜爲世俗所大非笑也爲所非笑則是僕之所爲又有助於俗學之甚者

陳荆夫集

卷之二

六

正誼堂

也其得罪於聖門爲何如哉僕爲此恐思所以免咎故向者不得已而建請蓋欲因罪以圖功庶幾不愧於餐食天壤而讀書有用矣過蒙悞愛始終以王仲淹之事見喻執論之堅金石不渝可見予之道也僕從今永爲宗主幸終教之哉僕至闕下先上書請見其略曰臣聞布衣求廷對苟無圖富貴之心而直欲言天下事先備許之以爲可尙矧朱程頤氏大儒也爲布衣時亦嘗不待朝廷招之問之而自往上書乞召對有似於輕售其道者矣然厥後朱熹氏序頤年譜亦不以爲非而錄之豈非又一道耶今臣卑鄙至愚固不敢擬跡先儒然切願學程朱萬一之學實無

圖富貴之心也。故亦竊竊程氏故事焉。云云。自知此言只是恐人以仲淹之事見論。故假程子爲地步而先占之。文過飾非如此。殆益爲君子之不取也。雖然竊有密論。朱子一人也。詣闕一事也。於仲淹則非之。於程子則是之。其論相反何也。蓋非之者。所以杜奔競之門也。是之者。所以開救世之志也。今若必以仲淹爲可戒。程子爲不可法。恐程子亦未可以盡非者也。况僕之詣闕。雖與彼同。而其所請實與彼異。蓋仲淹之所請者。行己之道也。請行己之道。則是求售於朝廷也。近於私也。類於屈也。僕之所請者。行程朱之道也。請行程朱之道。只是勸說於朝廷也。出於公也。

陳剩夫集

卷之二

七

正誼堂

無所屈也。然則僕實一無學之庸夫。豈有道可輕售哉。向者爲見程朱所立學制。殆將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其憂世憫道之意。至痛切而深遠也。當時不幸爲權奸所制。沮尼不行其志。屈而不伸。其道塞而不通。歷宋而元。至於我朝。猶一日中間賢士大夫之學。程朱者。豈盡不知。然竟無一人肯爲申明之者。是其情遷延畏避。貪賄隱忍。僕觀一邑而知天下。觀一時而知百世。恐其同然此情者也。豈不痛哭流涕乎哉。僕書既上。得旨禮部看了。來說京師練事者多。議曰。此旨已有七分。分准言矣。而亦有相慶者矣。使此時當路者肯奉順而

特行之。大洗隋唐千載之陋習。則帝王之道大行於世。可必矣。能使斯道因一言而大行。則僕雖誅死萬萬。無恨心。豈能顧小小是非。而遂甘默然不言以死乎。吁。斯言也可與淵明醉時語。不可與俗人醒時道。自笑而已也。孟子曰。子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而朱子曰。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真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鄙見如此。未知於道果能合否。故不避而喋喋。月讀以言。所謂幸終見教者在是也。至禱至禱。又過承垂念。而以及下。顧爲說夫公卿貴人。不下布衣久矣。不與布衣相問答。非一日矣。忽承華翰。豈勝欣戴。感荷感荷。而又曰。倘如不棄。肯與一會。俾叩心學以

陳剩夫集

卷之二

八

正誼堂

資不逮。吁。此何言也。心學正傳。自程朱後。有其人。則見於書也。見於書。雖大儒如許文正。吳臨川。於此亦有所未究也。豈僕而能有是哉。抑以近者不待招而往。不待問而對。有愧於心。故以心學之說相戲耶。然詳其語意。既曰不逮。則是既已有之矣。但未逮其至耳。夫既已有之。而未及其至。請但因其所已能克。其所未逮而極之。則是也。亦何必以能問於不能耶。雖然。僕亦幸其無是也。若不幸而有是。則武王聖人也。天子也。欲觀丹書。齋戒三日。然後太公捧書而入。今予欲爲心學。乃坐召其師。以叩之。向使彼有是者。不自重而輒應之。真所謂不待招而往。而輕售之尤者。

也吾子以爲何如僕知此言必戲者也但子以戲而來僕亦以戲而往君子以文墨相戲其樂矣哉詩曰善戲謔兮不爲謔兮孔子曰前言戲之耳此之謂也辰下大寒伏乞珍調以副後學儒宗之望不具

與林雍行人書

附呈書一通蓋欲以奉達當路諸公未知可否望爲詳正有不妥處卽增損塗竄示下此亦爲斯文風教之事願足下共之也程子云人生天地間隱然一靈惟有綴書差小補耳思程朱傳註至矣盡矣後之有作者殆不必更有綴綴惟此一舉而未舉乃四書五經之玉鑰匙者也必舉此

陳剩未集

卷之二

九

止誼堂

然後程朱爲有實功於世而經書皆有實用焉故切不自揆而屑屑雖然恐亦天意耶不然程朱歿三四百年矣而僕不狂不醉又非深知程朱之道者乃突然而欲言此日犯盡士大夫之非笑且怒而不顧此豈有一毫爲富貴功名之心哉豈以當言而不言而踴躍以死則自今何去遂又三四百年無人肯爲天下言耶然而如此者故知其爲天意也苟天意之所在安敢遂已非足下之賢孰與言此承許序文與卽示下賜來香薺顧愚何能受此感激感激何日而報不具

又

僕聞陳舉人言足下在京師未官時已有去歸來之志既而果如其言此豈非爲時事所感激名義之未安故至然耶大丈夫明去就之義殆宜如是也今幸重光海內稱慶不家食吉此其時也轉此盛朝在一日之頃士君子值此何其幸會之甚哉第未知何日戒程耳謹此奉問、

又

別來不覺兩更新歲矣其奈私心敬仰何然所謂私者亦以切慕言也豈真偏於子耶蓋以今程朱之言無間於天下然口焉紙焉皆是也未見趨戶庭入堂與而身焉心焉之人也此吾所以敬慕於子也年來想存察功到益純固而精邃矣必有新見當毋吝我告至禱

陳剩未集

卷之二

十

止誼堂

答門人翠渠周瑛書

理學名臣

翠渠來書云孟冬漸寒恭惟尊候多福爲慰瑛旅食京師林蒙巷不以瑛無狀每勸進之繼又會東廣陳獻章獻章學吳康齋之門蒙巷歸必能道其事瑛因獻章得抄朱子語類書四十本凡百四十卷乃門人退錄其師之言平生朱夫子教人本末盡在是矣計工抄寫今冬此書可完若於上面用功當有見處安得載之南歸而與先生共讀之乎蒙巷京邸與瑛對語甚傾仰先生是歸也且有所圖於先生足見爲友拳拳之意相見有誨

言幸遠賜示不備

舊歲在榕城附青想已達矣回至家得見手書之詳故又有復承論朱子語類就上用功當有所見殆是也然愚謂朱子之學手著在經書集註或問者發明道理工夫詳明精切真所謂如日麗天如水行地誠能就上用功熟讀精究體而存之勉而行之謂此上無所見未有也若無爲已之心不能如此用功則雖熟讀語類殆猶夫人也觀大學或問教人必欲先讀小學大學語孟中庸然後及他書亦可見也僕往仙溪作吊見廷綱守制嚴謹若終始如一可爲禮俗楷範廷綱氣質剛方想必有終當共喜也

陳剩未集

卷之二

上

正誼堂

與翠渠周瑛書

昨日令弟來自莆已得進士實信矣已共爲令堂慶矣至如所以慶足下者則今名位已見定惟益修實學以克之耳故又有語類之論焉按朱子將易贊率不以遺書囑勉齋黃氏者必是語類書也今足下得之某豈勝欣幸所謂用功於此當有見處殆是也然切意朱子平日精力盡在四書中而語類乃門人退錄其師之語也是下攻四書以取科第計用功於此必大精熟矣嘗已有所見否愚意讀四書若已有所見則當益有所見若未有所見則恐遂無所見矣今讀語類豈能復有加於四書之用功乎大抵讀

書貴乎善讀也所謂善讀者有爲已之心又能居敬而窮

理使二者交相養互相發則是也朱子曰務講學者固不可不急於四書而讀四書者尤不可不先乎大學蓋大學之規模雖大然而首尾該備而綱領可尋節目分明而工夫有序必先熟此定大規模間架在吾胸中然後可讀他書以填補之也豈足下別後已看得大學極熟自有一定規模間架在胸中矣乎然則讀語類以填補之使道理益克周浹洽甚宜也若其未然恐當循序若求所見則在善讀也蓋所見是覺悟自得事立定規模間架然後填補之是循序讀書之法也雖然朱子嘗讀正程氏遺書而又序

陳剩未集

卷之二

上

正誼堂

之其略曰伊川先生無恙時門人尹焞以是書而奉質先生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自是尹公不敢復讀又曰夫二先生倡明道學諸公從遊者皆天下之英才宜其記錄親切不差可以傳遠而先生之丁寧若是豈不以學者未知傳心之要而滯於言語之間或者失之毫釐而其謬將有不可勝言者乎以是觀之今朱子語類既皆門人所退錄則朱門諸賢豈盡過於游楊呂謝諸公之學而所得豈盡得朱子之心哉然則讀語類之書正當有所折衷未可以爲無毫釐之差謬也然欲折衷其言不可不先得朱子之心欲求朱子之心豈有外

於大學或問所評居敬窮理之工夫乎而朱子於序後亦曰誠能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則先生之心可得而疑信之傳可坐判矣然則朱子所以序遺書者正所以爲後人序語類也乎其丁寧而開示者不可以一律而觀之哉以足下篤好是書故僕復推是說固所以最德然亦未必非朱子之意也幸詳之新進士皆得一省親則僕得者是書有日矣先乞回示必有至教縷縷煩瀆敬如初

又

僕自江西回至福城見小兒濫竽科舉因留數日觀之又

陳剩未集

卷之二

七

正誼堂

見有士子名曰衡場者似甚可笑亦可哭然亦皆所自取何怪乎上司哉大抵衣冠之辱甚矣禮義廉恥掃地盡矣僕所上正風教事承足下言史館已纂修入史又恨其所修太略恐後世觀者不得其綱要首尾亦終於無用此可見足下有心哉然足下用心諒亦爲國家風教重不專爲僕也聞足下近在京設教頗得意必有受教者可喜刑部公聲價甚美吾屬有光吳繹思嘗面言彭公已陞參議矣但未知其何處既而詢問人多曰不知恐虛傳耶陳叅政來衛嘗問及僕衛官答以不在家逮已疑是足下與彭二公之意也彭公寄所親書書尾亦嘗齒及僕草萊無用何

足沾汗也草草不備

瑛在京寄與李道位書末有云陳先生往年上上書今已收入史書嘗央翰林一二知己親往檢閱大抵緊關處忽略甚多而先生不爲干祿之心則已白矣

又

僕今年在城訓蒙然多不合時好蓋彼所欲學者僕則無有也僕僅有一二欲教之者彼皆不欲受也奈何僕計明年若未死將又欲遠遊盡庶幾遇同志而死瞑目也

答恥齋周軫舉人書

恥齋來書云軫於先生異趣也未識也然久瞻顏範山

陳剩未集

卷之二

七

正誼堂

斗之私未嘗不惓惓也先生生於今學於古不棄俗陸沉動以古人爲師是誠所謂豪傑之士也其緒餘土苴見諸論著字畫軫因族叔瑛獲見聞一二亦足以見庖丁之進於技者有自來矣蒲科舉文字之學方今大盛或者以爲未歟蓋多而鮮精故也古人謂文必深於道者能之豈虛言哉軫不能脫俗學竊意當搜剔聖賢微言緒論而紬繹之庶幾韓子倒學者然亦未之能也豈不深愧先生乎慕先生而不獲一識恐終負此心今因族叔瑛行敢布此區區先生其或有以教軫乎吳草廬文集四部敬致左右幸希留覽漸熱惟爲道自愛

色笑未相及而手書見與其爲喜幸何如但謙已善善多有過賢令人深愧詳書意有慨然敦古崇道之心孟子所謂豪傑猶與者殆子平僕嘗遊萬里達京師在處輒詢訪此人良不可得不意近在吾閩中甚喜甚喜恨不得一月也所謂欲搜剔聖賢微言緒論而紬繹之以庶幾深平道殆是也蓋搜繹亦窮理之事大學之要莫先於窮理豈不信然然以程朱之學揆之要必先求其所以能紬繹之者以爲之本然後可也若無其本則雖欲勉強以紬繹之亦不可得也蓋義理之聚於物猶蠶絲之聚於繭至精深微密者也今欲紬繹之於繭絲爲易蓋引其緒以出於外者

陳剩未集 卷之二 圭 正誼堂

也於物理爲難實遊其心以入於內者也故苟非先養此心使有剛銳精明純一之氣則安能入其微步其精以詣其極隨其表裏精粗之處無不到而脫然盡得其妙於吾胷中乎妙有不盡得則雖曰紬繹猶未紬繹也如一物有十分道理已繹到八九分只一二分繹不得此一二分正其所謂精妙者也精妙者既不能繹則其所繹者八九分皆其粗者耳得其粗昧其精雖謂之全未紬繹亦可也且但一物不能繹譬如印板印出一張模糊則張張皆模糊心粗之病何以異此此必然之理也苟如此而欲望深於道殆難矣矧道不惟精深實且廣大蓋合衆精深而爲一

廣大者也故既不能拆之極其精則必不能合之盡其大所謂物有未格則知有未至者此也然所以合之者又須此心先有廣大之量然後能之也故先儒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所謂敬者豈非涵養此心使動而窮夫理則有剛銳精明純一之氣靜而合乎理又有廣大之量者乎凡此皆有真實工夫做到至處所謂聖學也程朱之學入道有門進道有階升堂親與皆有明轍惟此最爲要法誠不可不先講而力求者也盛論所謂未能脫俗學者豈非指舉業而言耶則程朱何嘗不科舉亦以其所學居敬窮理而得者

陳剩未集 卷之二 圭 正誼堂

以應試而已苟前定黃甲有分亦自然進士出身所貴者不爲所累而已也大抵窮通得失皆天而道在我惟君子信之故以天從道則既得乎道而亦未必不得夫天衆人惑之故以道逐天則既失乎道而亦未必盡得乎天夫學一也豈有道俗之分所以分者在乎心而已矣故志乎義則道心也志乎利則俗心也以道心而爲俗學則俗學卽道學以利心而爲道學則道學卽俗學只在義利之間而已矣五經四書豈有異文而讀者哉惟在朝廷則不然朝廷風化攸繫故以道學鼓天下則天下皆道學而義風盛以俗學鼓天下則天下皆俗學而利心熾此程朱所以皆

欲朝廷革俗習而崇義風有以也若君子自學苟立志有定則無不可者也何俗爲又所謂倒學者韓子天資高朗故能由文以近道實未深於道者也深於道乃韓子所自許非先儒許之也無道學工夫今不可以取法不欲求道則已苟欲求道須學程朱而舉業亦未嘗外者也僕早年有志於是然昏弱也又不幸嘗多疾病不能精下致知工夫苟聊性命而已故無成功負父師之教罪不能免又子姪輩皆無志無可與言者前人相傳至僕而泯良可悲痛忽得來書而喜何啻迷虛空者之見親戚故感激覆書言多急迫勉強出答非所問亦悲痛之激使然也望憐其情

陳剩夫集 卷之二 七 王重望

恕其狂一玩其言若萬一有取亦學功之一助或有可疑處則乞再見教萬幸萬幸令族叔梁石弱冠時亦有此志嘗自奮曰安知二帝三王之道不重興於海隅乎今聞翰林鄭檢討亦有此志如梁石之初可喜亦恨未見承惠吳草廬文集未到想必奇書深謝深謝愧無奉報也奈何奈何

陳剩夫先生集 卷之三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漳浦蔡衍銳校書

覆憲副何喬新書

承諭看皇極內篇極荷盛意然退而遵命孜孜朝夕深漸愚昧而無所得也因憶首至京侍郎尹公一見首以有溫泉無寒火之說見問是欲愚讀皇極書也然讀之其爲慚亦然皆無所自得也雖然竊亦有鄙見焉請并陳之工程先生倡明道學繼孔孟之緒於此經世書似宜熟玩也乃似未嘗一着其服入其意康節欲傳以是學又不肯受曰

陳剩夫集 卷之三

王重望

某那得工夫蓋皆不甚把當事也竊意皇極內篇殆亦猶是雖西山真氏嘗稱其書與三聖之易同功要之不出乎康節之門戶也但有法加一倍數本中起之異而已其實皆數學也使程子九京可作未必不與經世書而同視也又九峰之學似未得爲淳者也只其自序乃以窮神知化與獨立物表者而金言亦可見矣則其而爲書能盡粹哉以未盡粹之書而謂其同功三聖之易殆過許矣思由是知程子必不右是書也或曰程子之所專用功者何如曰今之學者皆言居敬多只是泛泛焉若存若亡而無主一無適之確則是未嘗居程子之敬也皆言窮理亦

只是泛泛焉務讀多書而無他事窮理之精則是未嘗窮
程子之理也不入其門安得觀其堂與未啜其醬安得味
其精髓程子之尊德性也必真能致廣大極高明而極乎
道體之大足以爲窮理之本道問學也必真能盡精微道
中庸而盡乎道體之細足以爲盡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
交養凡其所以爲功者始終本末皆必如是而無一之敢
苟故曰某那得工夫豈不信乎諒尹公必學程子也而又
有餘功精及康節亦甚難能哉如愚輩亦願學程子也而
於此工夫蓋千百未及乎一二竊謂此類書雖所當讀尤
未宜讀耶程子曰須二十年工夫然則不惟不暇讀實亦
陳剩夫集 卷之三 二 正誼堂

世用恐其又皆必有微意也蓋嗜數之精者只宜以授武
王所謂聖愈聖賢愈賢也使桀紂得之則其奸益神雖湯
武亦無如之何矣可不懼哉此聖賢所以皆不傳數學也
如著之筮龜之下皆上古之法惟龜則曰僭吉是以聖賢
亦不傳焉皆有微意也鄙見如斯未知是否以高明屏垂
清顧故不避而冒言之伏望鑑別得失恕其狂妄進而敘
之幸甚又如大學西銘等書愚讀之數十年至今猶似未
熟非虛語也高明如以爲然乞亦轉示內翰張廷祥先生
寄從吾彭韶主事書 名臣

足下與履信書未附陳生一人誰也履信意以僕當之想
陳剩夫集 卷之三 三 正誼堂

其非是蓋僕猥寒賤於時無取雖叨誦數行書而學術
迂僻不合又不可諫蓋誠迷於是而樂之雖欲悔而改之
有所不能以是爲時賢君子所共厭嗤彼所以厭而嗤之
者豈盡不出於公論耶殆非也今足下居數百里色笑未
相及一旦於羣訶之僭獨能假以一念之寵何耶蓋真亦
喜於是而有同僕心異於時賢君子之道如履信之所云故
然耶向聞履信之云久矣今又證以盛念咸出誠實則僕
當一日淵慮爲資不遠千里而惟吾子之歸喜哉喜哉吳
雄齋行姑此賓問未示專墨不敢底盡而於起居頌德禱
禱之道亦皆簡之尙容別副

布衣嘗上書時彭韶言於大學士李賢曰近間有不遠萬里而詣京師以陳天下事者書再上而不得見吾君事甚要而不得行斯時未審公得聞之否或問之而不加之意否其人雖乃一布衣之士其事實欲復三代之風故其言皆曰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振風教此等大關鍵也則其所繫於天下不爲不重矣何乃士不得見於吾君下不得引手於吾相乎夫以一布衣敢言天下事苟非學之有得蘊之有素知之明而不覲見之精而不岐則不敢言也抑非以世之可爲道之可行足以輔當世之政足以翼今日之教則不肯言也使爲

陳剩夫集

卷之三

附

正諫堂

布衣者得面對於廷而聲所言展所蘊以見用於時則今日之風教豈但爲今日之風教哉公其言之可也侍英宗皇帝看先生心圖問曰這圖圖怎麼說賢答曰這是陛下心如此賢又曰自古帝王聖賢家心都是如此英宗問曰這心可學否賢曰可學

又與彭韶主事書

不幸凶變太宜人奄棄榮養諒惟孝心純篤其爲哀毀易克勝堪大恐逾常矣聖人中制伏乞勉從至祝僕渴趨一拜奈未及何也向歲晏意至京過承賜遇至今感嘆以爲大非笑中乃有足下也啁啾大熱寶重不宜

覆陳白沙獻章書 理學名臣

白沙來書云僕自北京與梁石輩遊處見語盛德每惜不得一面去秋經過洪都因訪張內翰延祥留宿語先生所以告內翰者某才一二聞之又恨不能詳也今忽拜承手書許以枉顧良用慰沃願僕年少何敢屈先生遠來開春擬携一二同志東遊羅浮歷惠潮達閩訪武夷故趾尊有道者之盛而請問焉先生倘未他出僕更不牽制餘意但老母粗康賤軀無疾決不負此遊也書既稱舊歲連得周進士書而先生之問乃爾豈無一語及僕平生出處志願耶僭瀆不罪

陳剩夫集

卷之三

五

正諫堂

陪侍豈勝權尉幸庶幾晨夕必得商量平生事也謹此願俟草草不具

白沙再來書云穹壤百年極欠一會某自春來得厭疾一臥至今武爨之遊遂成虛語比者奉手敬慨血肉之爲累念歲時之將窮引領南閩魂爽飛去是以不能默默托於呻吟而廢裁答用布匪石之忱於左右也不具與東白張元祜編修書 理學名臣

承李愈憲惠周易折衷一部至舟閱之乃宋趙采所述者也不知趙采是何等人乃敢妄謬如此獲罪於程朱二先生處不可盡數一言以蔽之可謂小人而無忌憚之甚者

也又有某人爲序之某人爲校正之某等樂爲刊行之若
干人者皆當世名人皆讀程朱之書者可哀也夫又其板
至今猶存未有毀之者重可哀也愚意速將此板付之烈
火毋令後人再見雖則爲程朱護道其所以爲趙承掩惡
之意亦大矣足下以爲何如試取其書詳之

答吳繹思太守問論語書

吳太守問書去生每讀論語至于擊磬於衛有荷簣而
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未嘗不掩卷深思當
時聖人行道濟時之心果何寓於擊磬彼荷簣者聞而
知之固亦非常人矣後世不知荷簣者之心又安能知
陳剩夫集 卷之三 六 正韻堂

聖人擊磬之心彼磬樂器也擊之與否所係甚大願聞
其旨何如直書於簡末示教幸幸
聞聖人擊磬之聲而能知其心要須非常人然後能也但
磬樂器擊之亦以適趣而已若曰所係甚大恐未也如琴
瑟鼓之亦以陶情而已惟知音者聞之能知其心耳恐皆
無大所係也大抵此章之旨重在末二句不重在是亦非
是欲後世必先知荷簣之心然後能知聖人之心也

與夏指揮書

齊歲生在玉洲每聞人在城中來輒謹詢問既而聞有恩
詔某先爲候贊喜以爲吉人宜有是也前承賜贈華詩一

首海城士子至今珍誦某亦每擬和竟不能成然亦不敢
遂已方欲勉和之也記在開元時過承軒騎枉顧某走迎
仰告曰某小生不敢賡拜越明日趨覃府謝不遇因設兩
拜去自以爲合禮然而士君子至今有非笑者按禮玉藻
云云註曰士於大夫貴賤有間若大夫詣士士不敢拜而
迎之恐其答禮也士若見於大夫則先拜於門外然後進
列也僕雖非士而侯實以士視之也則先王既有定禮幸
讀而知之豈可復犯乎愚意漳爲禮義之邦尊卑相見必
宜各守其禮方爲合道不然動輒先拜而榮尊者之下答
陳剩夫集 卷之三 七 正韻堂

上唐先生書

某竊聞陰符經參同契二書朱子及蔡西山晚年極注意
其間既又爲之釐正箋解又序陰符曰陰符經三百言非
深於道者不能作也大要以至無爲宗言天地人物皆自

無而生有人能有以返無則造化在我矣抑程子邵子亦皆有取其書以爲絕而無雜此皆冊載之言必不我欺也雖朱子感興詩中有但恐逆天理之言然以某觀之聖賢之意必各有在也今人才見是書輒以異端見卻而遂不之考焉恐非先正箋註之意也先生春秋高矣某得再見顏色退而憂憫不已且不覺嘆曰三年不奉見不意吾師老甚而至此也及昨日聞函丈自思之病某乃悟以爲函丈姿容神采所以大異昔日者皆見奪於多思故也某惟之雖書有言思曰睿睿作聖而周子亦言思者聖功之本吉凶之機然此乃新學者事函丈年踰七袞乃從心不

陳剩夫集

卷之三

八

正韻堂

踰矩之時矣又奚庸思哉且新學者神強氣壯愈思則愈有得老人神氣耗弱縱思而得之亦非自然之樂也故孔子曰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此之謂也且孔子晚年嘗嘆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而先儒謂其無復有行道之志也竊謂函丈正孔子致嘆之時亦必無復留意於天下事矣若陰符參同此等書似宜觀也某願函丈取其書始置異端之惡而以平意觀之若果有理而可行焉則不惟慰其仰望之心抑且慰新學後進之欲求道者無窮之望也然亦異其引年壯氣而已非所謂長生不死也某意如此故輒言之不知函丈以爲何如

與翁均質書

聞吾子家與蕭公近日相訾辱至矣盡矣古人云斯文一家其可自辱如是乎今世俗正窺視我輩罅隙而欲譏議之乃蕭牆之內自相戈戟如此甚不宜也且蕭公得罪於吾子比之當時棄絕於某其輕重如何比也某豈不知怒者顧以鴻江斯文者少幸有我輩二三子者在而已故憐憫含忍猶恐不免此亦吾子所素知者也以某之偏躁當時尚能忍之今子之德量殆過於某乃不顧斯文之重遂發之怒至此乎古人云先國家而後私讐今我與子同云先斯文而後私怨仁人之用心固如此也今秦人有辱於

陳剩夫集

卷之三

九

正韻堂

我輩我輩尚共怒之况我輩自辱於我輩何心也且讀書人所貴者以能動心忍性耳今既不然則與俗人何異且蕭果大過矣吾子亦當聞衆共攻之未可私下行罰也且某與衆友實共推蕭公爲斯文之長譬猶楚侯共立楚孫心也今吾子以私辱之不猶項羽以私怨而弑之乎我輩置心何地也自今伊始庶幾改之可也不然當誓衆以共誅楚國弑孫心者嗚呼天地神明共鑒此心某等別致書共罰蕭公過大外謹先奉此倘蒙賜察乞書示下某當趨拜先爲斯文賀然後負荆請責直言之罪

與龔允望書

昔承教有朱子成書將見借今人便與遂付之來又聞有通鑑綱目為卷帙不全然猶渴得一觀若皆可見則某不惟珍重而敬閱之抑且知感益深也

又

即日早某得見朱子成書綱目心眼增明然檢閱間恍思謙遜已逝不覺凄然泣下吁某與謙遜辱嘗相友善豈意其獨不幸而死於不吊焉則為之友者安得無罪蓋失於不知預相正也某於去年此際雖嘗哭之哀今年此日又雖凄然而泣然亦何益於死者之所為也以此知君子之交不可不深也蓋交不深則相知淺相知淺則必不知所

陳荆夫集

卷之三

十

正誼堂

以互相規正也豈徒無益而於不測處或各相悞其名節焉非先生其孰可與道此意也然今猶幸得見謙遜遺物者又承乃叔父氏辱知而見賜借也豈勝悲哉喜哉某閱書有感故追言其事以自警且以敬復焉前日常於山平蔡家借得綱目二冊凡八卷正是付來綱目首段其卷次甚相聯合然來本於中段雖未檢而試之末段實已欠數卷也抑聞起居少不佳是否方喜康裕不意又然幸調護

與蔡先生書

拙論二篇本不可以上報明眼然有疾者不可以不求醫幸先生削正之也前聞有綱目通鑑數帙不知今猶在否

某敢借來整訂觀閱必有大進益則豈敢忘恩也

與給事潘榮書

皇帝再臨天下則皇太子復正位東宮矣僕雖草萊布衣亦躍為天下大慶也然亦為足下慶焉何也向者無故而廢立惟足下忠憤內激誓歸一見父母而去輒欲為太子死官衆人亦以此信足下也不幸據丁艱而未起復耳僕作挽令先君詩有曰九京若見宣皇考應問令郎起復辰徵意亦指此蓋所以獎明足下之志也今幸日月晦而自明天地重開臣民胥慶明日足下趨朝復親舊日龍顏雖大功非出已手然其志有素可謂無憾矣從今伊始身為

陳荆夫集

卷之三

十一

正誼堂

聖朝之侍從心免死誅之苦責雖有所當言者亦不過責難陳善獻可替否以指天下於雍熙矣則足下之為慶何如哉僕迂言大類如此然非為佞也道其實也足下同京有日携此而往亦壯矣哉僕近有書上揮使夏公亦大略自叙行禮一節足下閒暇時幸取一觀亦足以知其行之有由又必有可否之論幸以賜教僕自恃布衣之賤故敢狂妄多失謹慎然自古王公亦多容之也

與丘宗道書

未審清幹其事又何如也聞曾陳謁太守限八月初交完若果然幸甚幸甚然信義之交不謂善始否終乃如是也

末世滋偽豈勝惜哉某自不見老兄其病益增劇奈諸友顧盼今復小瘥雖羸弱不支然死則又未也伏望不在分懷專志了事疾歸同修故業迷途未遠堯舜之路尚可歸也

寓莆陽與林孟和進士書

列位獎許之過愧報奈何聞岳知府高於書法僕欲拙寫數幅送觀聽其議論蓋欲以行路旅客自處也今足下既說破姓名又諒必有過稱道處矣如何可復往哉足下必信此意也聞周梁石道鄭內翰頗詳可喜僕尤願見者今盛意欲同往訪極感況足下又有事乎所賜謹以祇受惶

陳荆未集

卷之三

主 事 謹 啟

恐惶恐

雜著

無真儒辯

真儒之說僕不敢知也而以程子千載無真儒之說推之則自周末歷漢唐以至於宋中間實千餘年雖有醇如董仲舒雄如韓退之之徒亦不得有此名也是蓋真元合五緯聚間氣所鍾千百載而僅一出仲尼孟軻之後必如程明道伊川朱晦翁者可以為真儒矣或者謂僕嘗鄙漳無真儒僕答之曰譬如神龍焉盡四海之所稀有者也今以四海之所稀有者而必求之一瀦及不可得則鄙之曰此

滿亦無神龍矣此豈是言乎如真儒盡天下之所稀有者也今以天下之所稀有者而求之一郡及不可得則陋之曰此郡亦無真儒矣又豈是言乎夫漳固為文獻之地賢才盛出然而儒於其間者如董仲舒之醇韓退之之雄則可有之矣若曰程明道伊川朱晦翁者愚以程子之言律之雖盡一時之天下而稀其人亦不為過而况一郡乎僕雖至愚無識然決不敢以是之重望而責夫人也然則此言安出僕以不自量為朋友所拉訓蒙於漳因講大學序有俗儒之論遂為忌者所附會而成此語蓋欲假此以為巨網而反撲之俾漳之名公巨儒盡怒於僕耶然怒者自

陳荆未集

卷之三

主 事 謹 啟

執古辯

儒生有行古禮者大為世儒所譏毀及示之以禮經之文則漫然不較理之是非但以泛言來曰執古貴乎通今執古而不通今猶執一也故予亦以泛言往曰公之言是也然所謂古者即先王之制著於禮經者是也所謂今者何禮也豈非流俗之弊習與性成者乎夫莫大乎親喪也姑

以喪禮言之古者以不飲酒食肉爲禮如執古則不能以
通今通今則非所謂執古豈一人真有两箇口其一則執
古又其一則通今乎抑只是一箇口但遇酒食則通今及
醉飽之後則執古斯謂可貴乎夫善通今者莫若阮籍然
而何曾折之曰卿敗俗之人宜擯四裔無令汙染華夏則
不以此爲貴明矣愚意古禮用意着力執之猶不能及多
得罪於先王況今乃以執古爲非以通今爲是則其傷禮
敗俗宜無不至又豈可勝言乎吁孔子執古拜君而從下
猶爲時之所譏孟子行古禮尚爲王驩所怒況某以區區
而欲執古孔孟之禮其爲所譏毀宜也然則寧百見毀於
陳荆夫集 卷之三 古 正菴堂

世俗幸無一得罪於先王

元正字說

吾鴻江亦朱子過化之地故其士習猶知尙禮吾友蔡孔
昭氏將冠其長子良以禮也而戒賓於予以予初未嘗禮
冠也歐永文爲贊以歐亦知禮者也前期以元正爲字而
謀其說於予予不得其義既而日得之書云一人元良萬
邦以貞良善也本之立於已也貞正也效之著於人也本
立而效著聖人之道備矣或謂此君天下者之道豈學者
所可及操予曰是固然矣然道之所在無推不可諸侯能
元良則一國以正矣卿大夫走元良則一家以正矣士庶

人能元良則一身以正矣如或之論則凡背之所陳類皆
帝王之道學者皆無用而可以不必讀矣奚可哉元正勉
諸能知體此良以立身正以及物本立而效著則吾以子
爲成人之道不止於巍冠美稱而已也勉諸

自題九骨扇

一生二而二生四四分爲八一者本也八者末乎闔闢無
窮動靜不輟闔而動風月無邊闔而靜天機未軋然則天
地之機旣在我手萬物之微其能奪乎

自書草堂

須就念頭把住餓死伯夷齊消

陳荆夫集 卷之三

圭 正菴堂

題玉堂賞花集後

僕觀玉堂賞花集知諸公之尊榮貴寵皆出於天命定
固非人力之所能及矣然周公之道其益衰矣乎昔周公
相周承文武聖治之後天下可謂無事矣猶且一食三吐
其哺一沐三握其髮以勤相繼今士習之不正民風之不
淳皇上復位之初拳拳以此爲問見於丁丑科策制者昭
昭矣諸閣老公豈盡不知耶則今之天下不逮周公之世
遠矣設使周公生今之時作今之相不惟三吐三握以教
之必將併食與沐者不及矣何暇於賞花乎哉又况玉堂
非賞花之所不惟無益而實有害也何也閣老君之師相

也爲師相者旣自以賞花爲樂何怪乎所輔相者不求名
花珍禽異獸以爲樂是師相教之也何以嚴憚以成君德
哉旣詠爲詩又繪爲圖又梓行以誇耀天下謂之玉堂賞
花盛事吁未矣周公所不暇爲者也或曰今欲正士習淳
民風勤周公之取其道何先曰布衣所上程朱正學蔡要
書是也一立明師二補正學三韓太子四隆君德五振風
教凡此五目舉而行之夫豈難哉玉堂諸公方賞花觴酒
賦詩故辭之也雖然諸公笑在衣冠迂儒布衣亦恐人笑
諸公爲俗相誰是誰非孰熱孰緩百世之下必有能辯之
者故題

陳荆未集

卷之三

六

正誼堂

題內翰鄭廷綱隨侍行樂圖

美哉木冠之感也子以餘慶而賢父以推恩而貴其宜也
廷綱著爲此圖朝夕自觀若曰固父祖之慶也聖主之恩
也顧吾身何以允稱乎此而無負乎此耶於是端楷焉益
加敬勉靜焉而涵養致知動焉而慎獨誠意使交養互進
之機自不能已則美在其中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美之至
也然則因外美而益克內美發而爲至美孰曰此圖之作
無益而徒然乎哉或曰不去玉堂圖報稱而來泉石侍行
樂固爲虛負矣安在其爲至美乎曰吁是別有一種道理
非汝所能知者也廷綱曰請書以

題余經魁詩卷後

尙罷余君之易學或稱其遠有傳授於周孟中先生故能
深得乎至精至變至神之妙殆是也是以能領鄉薦能魁
八閩之多士然十七八年時我嘗告尙罷曰敬以直內義
以方外此二者學易之要也以始學言之存心致知之道
亦在乎是此朱子之說也蓋主敬卽存心擇義卽致知道
體極平大也非存心則無以極其大道體極其微也非致
知則無以盡其微靜而不能極夫道之大動而不能擇乎
道之微則雖曰學易亦買膠還珠而已矣何有於至精至
變至神哉予爲此言時尙罷亦孜孜焉傾聽而樂聞蓋有
志於是學者也今果能知片寧不大喜慰哉將行試春官
對揚大廷居致澤之位處德大業亦進是以爲之也然而
學功無窮我猶欲尙罷於推行周先生至精至變至神之
餘而主敬擇義之功猶未可忘者蓋君子之學欲其足昭
實地務實功不徒耀乎虛文則可貴也尙罷勉諸幸勿以
布衣之言爲迂鄙而忽焉林蒙菴先生亦尙實者也舉人
林志完君邦儀君又皆嘗聞此言而有志焉者君至京試
以質之必有然于言者

題杭邑唐守愚挽詩卷後

予訪師問道歸自江西不得所願心常悵悵不樂惟思今

秋當科舉至闔省得復一見吾郭逢源用常庸守愚等與之一相語故舊爲可喜也舟至半溪見闔省一人嘗問之曰汀州府應試秀才皆已至于乎曰然予喜至岸遇汀州府人在省來者問之曰上杭縣應試秀才已至于乎曰然予又喜見上杭人在省者輒問之曰郭某孔某唐某俱來科舉乎曰然予始大喜得遂共樂也予入城未定館先訪諸君初見用常次見逢源守愚與逢源聞予聲卽趨出拜泥中蓋其喜甚不自覺其地之泥也是守愚愛我亦猶我之愛守愚其情一也明日逢源用常張某皆來下顧惟守愚不來逢源曰唐有疾弗能起視某爲叙之予心兀然往視陳勸夫集卷之三 文 正誼堂

之憂詢之曰已請某醫士看用某藥矣予去明早眠未起聞門外有人語聽之乃郭與孔之聲也予大驚曰天乎二君早來必有大故也卽披衣趨出口天乎二君早來吾心墜地矣奈何奈何二君含淚言予失聲但撫臂跳足一邊言整理喪具是日晚予偕諸公哭送至西禪僧寺寄停又哭盡哀而拜嗚呼守愚若見我之盡哀而拜其幽冥間亦必哭盡哀拜我乎守愚生前以道視我而愛敬我生與死其心豈異乎哉雖然我所以哭守愚者亦豈私情乎哉以守愚之聰穎樂善其學而至於道也豈易量哉嗚呼揮淚書此於諸公挽詩之後

告朱文公新像文

後學生布衣陳真履敢昭告於晦菴朱先生遺像切以古祠重建新像既成則此退閑舊像宜築別祠以崇奉之鴻江自衛侯以下儒生學子皆有崇奉之誠今命某專來恭請伏望遺像之靈捨此從彼永享萬年之祀禮也謹告

漳州縣學新立聖像告文

切惟夫子之道一本而萬殊夫子之貌一實而萬分所謂際天所覆極地所載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豈不宜哉今漳平又添一貌矣雖然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不惟夫子中和真像而涵養進德修業尤尊夫子聖學之正教既陳勸夫集卷之三 文 正誼堂

得其像尤尊其道則夫子在天之靈其少慰乎哉幸此深山士子愆心未動良心未喪未有功名利祿搖動其心未有記誦詞章破壞其體大可教也願在天之靈陰誘默相俾大有成他日出學而仕世皆顏生王佐之才足以成伊周之事業則天下之學校皆正教之學校也其皆有賴於聖靈乎嗚呼至禱也惟茲縣治新設學校新建聖像既成禮宜釋奠

陳剩夫先生集卷之四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漳浦蔡衍銳校

附錄

理學名臣言行錄

寥壤百年極欠一會某自春來得厥疾一臥至今武夷之遊遂成虛語比者奉手教慨血肉之為累念歲時之將窮引領南閩魂爽飛去是以不能默然託於呻吟而廢裁答

陳獻章書

予友章德懋議論頗有源委似負經濟之畧布衣陳剩夫閩中高士也似此二人者俯而詢之未必無分毫之助也

陳剩夫集

卷之四 正誼堂

仕者為通隱者為高皆非中庸之道祝道之行否何如耳行藏欲合時請看床頭易敢為執事誦之

羅倫與張都憲書

閩中陳剩夫者先生所知不幸去年秋間死矣其人雖未而然嘗粗聞其學術專一教人靜坐此尋向上人也可惜可惜此學寥寥世間無人整頓得起士習日見頹靡殊可憂也

陳獻章與胡僉事書

比者斐克貞教諭亦有書來僕既未接其人不可遽有往復內翰倘以愚言為有益擇其中一二可者示之否則置之陳布衣竟不及面而卒當此衰否之極又失此人可嘆可嘆

陳獻章與張元祜書

棲遲海濱水月自娛獨學無師每嘆索居端嘿沉潛暮回如愚持守有餘和靖之徒嘗法龍門請闕上書大字古體莊重安舒心箴屢揭示我室廬

楊兼撰贊

布衣陳先生行實

介軒陳瓚撰

先生生而秀異資稟純明大本端正出異端而歸正學絕流俗而復古風皆出其天性焉八歲失怙十有二歲失恃凡所養所教而底于有成者皆其伯氏之功德焉方十歲而悟異端之非蓋泉人多好善而未聞先王至教故家世習於老氏之學先生以兄執儒書就師講解至攻乎異端章師曰即今佛老氏皆異端也先生即槐悟由是厭老氏

陳剩夫集

卷之四 正誼堂

之學而思欲以出之自後邪誕妖妄之說一不入於耳一日疾炙不自知巫者因投之以符先生強瞠曰死生有命却之十有二歲母疾先生躬親煮粥羹藥三月有餘而愈一日忤其母意怒寢不食曰激死我先生悲泣言慰解之不聽曰母死我亦死即旁臥其側亦不食每出侍湯藥者賜以美羹心思其母即乾其汁而密懷之以歸焉然每以親喪不及盡禮為憾故於春秋秋夕常哀泣焉十有五歲厥兄嘗為議婚於老氏之門眾皆稱美先生獨不可聘定乃泣謂嫂曰兄固欲定某氏之婚則我寧死矣其嫂懼言之兄事遂寢眾莫測其意乃先生決欲脫異門而絕

其類也十有八歲以無生業嘗請命而習於攻金之工及盡得其藝復自悔曰此非君子養心之術也遂廢之十有九歲幾從服內成親因自救而獲免蓋世俗有乘服完親之禮雖名家世族亦有行之謂之借服適有庶母之喪衆議行之先生固執不可或詰其意曰吾不能說但知其必不可也長者責其狂恣乃相率數人強執其手意欲劫之而竟不從焉及長每念父母早喪遇歲時忌墓之祭必盡其哀念送終不如意遺命不得用棺衾之美念伯兄玉壘氏撫育之恩執喪如喪其父竭力殯葬保全嫂節恤二姪如已子弟敬夫氏失所引其男女各二人養之教之處同

陳剩未集

卷之四

三

正誼堂

氣怡怡如也姊氏寡居有子三人保之恤之無失晚年攻大小真草書念無所遺買大小猪棕筆三十管白鹿紙五千張終歲書寫均與四姪二子日幸寶之屋料血四十文錢撥與長姪仕勉爲食平生勞心勞力不顧身家惟以保宗恤族爲務其遇妻子如嚴君閨門之內嗚嗚如朝野焉外母氏無嗣而生養死葬必盡恩意以至宗戚貧者不能恤必教其子孫使成材不論隣里貧富貴賤必教其子弟使成德未嘗計以私焉慨海濱鄙無禮俗始倡朱子冠婚喪祭之儀貧作神龕四座以奉四代祖考製深衣幅巾率宗族鄉里以兩堂訓蒙之暇習之家喻戶曉拳拳不怠而

遠近禮俗翕然典焉慨海濱荒不知書始作書櫥一座三層高五尺廣四尺有戶開閉收貯經子史諸書旁求百家文字畢集晝夜習讀觀覽不倦貧蓋學堂一座三間訓誨嚴條約以身先之化導啓告有則有序來學者莫不成德有造而絃誦之聲洽焉慨濱戎無文教人事無巨細必有翰墨飾於其間而邊鄙一文獻矣平生勤無休息雖一飯之頃未嘗釋卷霜雪之夜擁衾以坐至老不倦其自奉之約居取蔽風雨食取止饑不嗜酒衣取蔽寒一青綿袍一黃絹長衣終其身居邊海戎伍之儕值貧孤窮困之餘年十七八始讀書即知嗜學南遊金浦北適恭甫用心科目

陳剩未集

卷之四

四

正誼堂

苦心極力年三十五衛辟赴科以無待士禮未及場而返始覺聖人之學在此而不任彼自是決去詞章不復仕進真積力久大有了悟蓋讀論語則悟聖道一貫之旨讀易通則悟天地萬物之本讀西銘則悟理一分殊之仁得存養於中庸得擴充於孟子得聖學始終之要於大學乃以知行二字爲用功以敬之一字爲用功之要靜以此敬涵養其心動以此敬持守其身以此敬而立五體以此敬而致五用以此敬而知五行以此敬而行五行蓋心身動靜一於敬也平生動必以禮行必以義不沽名而釣譽常言則言當爲則爲無顧避於權勢嘗曰寧百見毀於世俗毋

一得罪於先王又曰斯言也可與淵明醉時語不可與俗人醒時道此先生爲人也嘗慨科舉俗學之弊天順己卯諸闕乞召見本上批禮部知道不奉旨又上程朱正學纂要蒙批禮部看了來說部又寢不行尋英宗勅學校始有務居敬窮理脩己母事口耳之習等語先生後著正教正考會通上之提學不行乃遠遊江西訪聘君吳與弱遇編修張元禎留止一月而歸與元禎極論平生所學元禎大加稱許曰得之矣斯道自程朱後惟先生得其真聘君不須見亦不必見也又議程明道伊川朱晦翁當列文廟顏曾思孟之次并與會通具本欲請闕請而行之未及而卒

陳剩夫集

卷之四

五

正誼堂

嗚呼先生全體大用之學也豈管見穉筆所能數聞尚幸先生有遺文若干卷及縉紳諸先生哀輓及上司褒異之詞可見其梗槩焉有以天下第一品流人物目之陳白有以靈芝禮泉目之周畏齋有以間出真儒目之程御先生生於永樂庚寅卒於成化癸巳館於玉洲遭疾桂都指揮使請歸鎮以遷調不從遂殯郭氏正寢嘗成夢某年月日終矣至期命治棺衾遂殯於龍溪縣二十八都趙塘山其山則門人施不踐所送也周僉事同彭知府立石於島嶼橋官道旁先生娶盧氏子二曰功曰瓚孫三曾孫八家世清白以成化改籍龍巖子孫遂近居於葬山外二里許定

山社守墳焉今則世爲漳人也石碑今移于墓左改題曰先生陳公墓道

贊

剛果穎明主敬存誠斯文已任得傳遺經建言心學三代復興教考德藝參用朱程五叙醇厚五秩倡行始終勤惕業業兢兢真儒正學歿世芳名作我先覺縉紳式矜

布衣陳先生傳

門人舉人鄭普謨

先生祖莆人宋丞相陳俊卿十世孫也父安寓于泉以聖朝索賦籍于鎮海先生生于鎮始爲鎮人先生生質剛毅穎睿不凡少師漳浦蔡司敬長泰唐宗泰二先生學方有

陳剩夫集

卷之四

六

正誼堂

知卽有異知遠志初學舉子業亦嘗薦於時不歸卽有幼功志之論乃捨其學而業正學以主敬爲入門以致知誠意爲功程不役仕進教授生徒來侍者日衆凡教皆以身言行威儀靜作有則升堂入室秩秩有階矧望則盡圖督諸生習冠婚喪祭及鄉射禮有延者則從容行之足以薰陶頹俗故隨遇人多德之不能捨不見嚴憚可畏而弗親也爲文章雄健理勝有正氣不雕工巧富麗其學惟以治心脩身爲事不事記誦詞章嘗語諸子曰科舉不足以得人非惡其不類已也所太息者大故耳聖賢四書五經皆詔後世以道具也道外無人人外無道今人開卷則但

謂此章當何主意當何命文而已學能工乎此遂爲深得經書之旨遂爲登籍聖賢是蓋不人其道而文章其道不心其道而口耳其道惡乎可哉此聖賢經書僅爲俗儒輩獲魚兔之筌蹄耳於世也何資於天下風俗也何正於賢才也何得吁教成習久果學者一日之病歟累世沿襲膏肓之病也於是採宋儒之說著程朱正學纂要諸關上之疏下有司可否以聞以有乖張時政乃中止不行然時亦有如唐人之是楊綰者也未幾英宗勅學校有務居敬窮理脩己母事口耳之習等語蓋用先生之請也先生復採宋儒之說參以時制立爲三等定式曰正教正考會通擬

陳剩未集

卷之四

七

正誼堂

請于朝而先生歿矣既歿普德先生之教悼先生之志行不可無傳謬爲是傳或讀之曰先生師唐蔡二君子皆發身舉子業者也先生何所見之異之大如此乎子傳不幾於誣乎普微有言曰不謂靈芝無根醴泉無源歟先生宜有是傳

門人翠渠周瑛祭文

成化壬辰冬予自廣德州書滿人京師忽有以布衣先生計告者與林司正雍謀相與爲壇南野以祭之因採先生爲學梗槩作祭文一通先生姓陳氏諱真晟字旃德改字剩夫別號布衣其先興泉人父諱安執戎鎮海

衛實生先生先生之學無師承自讀中庸大學始初讀中庸微存養省察工夫繼讀大學專從事於主敬窮理故先生本源澄徹義理精明有所本也天順初先生嘗撰程朱正學纂要諸關上之不報及歸又纂皇明正教

考會通知者謂其說可行也先生學不自足聞江西吳聘君名欲往質之不果嘗會張太史廷祥聽先生議論稱得爲學正路若知行二字則瑛嘗面受先生之說矣先生嘗言人於此道若真知之則行在其中矣此瑛有所疑今則不得以卒其說也矣

陳剩未集

卷之四

八

正誼堂

南陽刊落蕪穢還于本初維天生民厥心爲大惟敬斯存弗敬則殆陰陽之兆事物之機靜以觀之洞見毫釐謂知既至謂行自順崇德廣業不勞而奮我聞知行曰有後先知固不易行加篤焉先生乃言立本爲要本立用行惟聖之教進聞斯言退有後疑緬然前哲諒不我欺云胡日月其去迅速先生長往不我旋復燕山之北閩海之南精神不昧於我是鑒

福建僉事畏齋周孟中祭文

維成化十五年歲次己亥三月丁巳朔越十有九日乙亥福建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校廬陵周孟中謹具辦香致吊

于閩南布衣陳先生之墓於平布衣不可作矣惜乎孟中來之晚不可得而見矣龍溪林蒙菴莆田周翠渠孟中之師事者皆布衣之友也因其友而慕其人慕其人而求其心心也者曠百世而相感況吾與布衣地雖異時則同者乎於平先生奮身戎伍遺跡詩書陋俗學之曲徑窺斯文之正路信所謂靈芝無根醴泉無源者也使布衣得遊孔門又當何如其造詣耶然而耿耿寸心悠悠千古視世之醉生夢死者天壤懸隔矣孟中先生觀風久欽高致表石道傍庶來者有所考焉英爽不替其尚鑒格

翰林檢討東園鄭紀祭文

陳刺夫集

卷之四

九

正誼堂

維成化二十一年歲次乙巳四月壬子朔越十有三日甲子鄉生翰林院檢討仙谿鄭紀謹以牲醴致祭于布衣陳先生之墓曰天生聖賢皆為世道不偶然也堯舜五百餘年而後有湯又五百餘年而後有文武又五百餘年而後有孔孟又十有餘年而後有周程張朱向使湯生於堯舜之時不過一咎謫耳文武生於湯之時不過一伊傅耳孔孟生於文武之時不過一周召耳程朱生於孔孟之時不過一顏曾之徒耳何如曠世應期層見疊出斯文幾墜得之而振人紀欲絕得之而續繼往開來繩繩不絕千萬世猶一日也今去程朱又幾五百年矣先生奮戎伍之中憂

道學之計以窮理為入門以主敬為實地指畫心圖而陰陽動靜之理明敷陳王道而經邦濟世之術著闢之後生小子得以覺迷途而歸正學者先生之賜也先生雖不得遊夫程朱之門亦可謂私淑其道者矣嗚呼先生往矣吾誰與歸而今而後繼者其誰嗚呼哀哉尚饗

太守莆田吳繹思祭文

寓惠州鄉生吳繹思拜哭漳南故布衣陳先生之靈前嗚呼先生一布衣耳斯文之領袖也成化三年生在江西瑞州時幸與先生一聚首不二三日即別去今生又食於惠前後間濶五六年矣去年春間先生欲來會陳公甫先生

陳刺夫集

卷之四

十

正誼堂

於白沙竊喜便道復得一見不意後不來孤予望也夫漳南白沙地相去不為遠也彼此之志不為不相合也奈何先生終不果來而公甫先生有今日挽章之作傷悼何如耶人知公甫先生所以哀挽之意則亦不能不哀先生也釋思辱愛有日又公甫先生寄挽章至披覽之際重傷于懷謹將俸餘白米二石遣差分儀并公甫先生挽章同以奉去神其有知能不我恤嗚呼哀哉

行人蒙菴林森祭文

嗚呼先生幼有異質長克脩學篤志勵行超拔流俗布衣慕湯陋室孤燈兄友弟恭父慈子孝凜凜乎寒苦之節耿

耿乎德義之風在世罕有於人實難嗚呼先生教人以禮
威人以德禮則持循德則反躬學徒知學遠邇大來士友
聞風咸發興起俗尚有陶鑄之功戎士有循擾之力翕然
變服靡然矜式嗚呼先生超今而詣古不為流汗不為俗
染寤寐古初想像淳龐俯仰宇宙惟此之安敦本而輕末
訓詁華藻枝葉蔓延玩索力踐根本固安權衡素定德行
可尊嗚呼先生潛通乎造化乾剛坤柔月窟天根五行之
運百物之生盈虛消息一以貫之洞徹乎神機變化不測
兩在難名吉凶之兆禍福之萌屈伸隱顯然而通之其主
敬以存心也則潛心以居對越上帝秋月之光碧潭之清
不妄其思不紊其想不非其視不錯其聽其默會以造其
知也則焉飛于天魚躍于淵全體呈露妙用顯行無極之
極無象之象無聲之聲無臭之天嗚呼先生有志乎孔孟
之學留心乎程朱之蘊雖弗及乎門墻已獨尊乎儀矩理
學不明世罕有知心法之密解之者誰雅本愚昧荷蒙交
誼指教之方尤為切至思平生之深契未百年而長逝日
月流邁衣冠沉沒永惟哲人終古不作遠致哀詞用將悲
懇尚饗

漳州府推官卓峯黃直祭文

維嘉靖三年歲次甲申七月甲子朔越二十六日己丑後

學金谿卓峯黃直謹具芹菜一盤致奠于布衣陳公之墓
日嗚呼公之墓其在斯乎嘗億公之時有康齋吳公倡道
于江右白沙陳公倡道于嶺南公皆與同時未見公與之
相為師友以上下其論議則公之學術其淵源雖不可知
然公當海內就起功利之時獨能安於布衣從事躬行之
學卓然自立門戶為天下豪傑之所尊仰則公誠可謂一
世之高士也矣直生也晚愧不及公之存以愚所學質証
于公然幸叨職于公桑梓之邦猶得以仰公之高風奉公
之遺矩以臨斯民則平生企慕之私亦庶幾其少慰也昨
過道左瞻公墓石輒於車上咨嗟嘆息久之然誠不能已
陳剩未集

謹具香燭芹菜之儀以再拜于公之墓下公於九泉其亦
少鑒愚誠矣乎嗚呼尚饗

提學僉事新喻胡榮哀詞

先生余不及識也嘗聞一二知友稱其道德學行蓋勝
蹤古聖賢者方圖欲身求見而先生逝矣謹為詞以寄
哀云

粵曉海東今有城鎮之美人城居兮邈世恬熙學紹先覺
兮瞻顏志伊靜中動和兮存省在茲不激不訥兮履道坦
夷懷寶願獻兮莫或迪知斯民徒望兮未普厥施死生系
儼兮克秉天彝後覺興悼兮孰立範儀高山仰止兮躋攀

世而質質脩途兮輪蹄易馳麟藏鳳隱兮鞠草西岐哀此
喪厄兮惟氣之衰渺哉予懷兮近逝水其無涯

張東白贈行詩

斯道之傳元禎敢謂自程朱後惟先生得其真彼吳許
二子蓋亦有未是處元禎何幸得聞而不至錯用力邪
佩啓迪之言策駑駘之步異時倘有成就則先生之功
當與生我治我者並也

戴乾履坤誰其吾人僞之怪之滿目儒紳嗚呼如是方見
其真歸兮歸兮歛采韜聲今雖已矣後世其無聞

陳白沙詩

陳剩未集

卷之四

七

正誼堂

千載武夷峯伊誰事幽討垂老赴江山懷賢薦蘋藻多謝

泉南翁神交願傾倒聊將一瓣香寄向君懷抱

漳南陳先生曰布衣者其學以子朱子爲宗予嘗聞林

蒙菴及周進士梁石粗得其大致而恨不能與接今年

秋予過江西訪張廷祥內翰乃知先生髮歲亦嘗有意

於不肯之願值予在京師行至潮弗果今因鄉友余習

之之官莆田賦此詩贈之蓋特借以寓景仰之私亦以

勗習之云耳此稿奉寄漳南布衣華宗老先生急於通

誠僭率惶恐猥章再拜

瑞州陳賢贈詩

道學相傳是甚人先生今復起南閩源頭活水通洙泗泰
宇天光絕俗塵日往月來皆道體鳶飛魚躍總天真愚生
獲拜渾何似治世分明視鳳麟

弟真聚送遠遊詩

蜀道之難古道賒君行何處是歸家逢人約說胸中話少
不投機莫與他

吾兄以至愛存心與人言多傷於盡雖因而啓悟者多
而觸諱招謗亦在是也愚憂焉故贈

陳白沙挽詩

武夷爲約後垂死又三年明月羅浮外高樓鎮海前獨疑

陳剩未集

卷之四

七

正誼堂

何面目相望此山川忽報龍巖訃乘春欲理船

拙詩一章奉煩龍巖掌教李先生致之布衣陳先生樞

前以表哀悼之忱耳布衣先生余雅敬慕久矣曩歲有

書約予遊武夷冀得一會今弗及矣可勝悼哉

林祺讀白沙挽布衣詩次韻

山斗非今日聞知忽此年二關一打過千聖常參前道學

承真統封書障百川生來嗟不及同泛遠遊船

門人吳汝欽挽詩

四百年來一鉅儒苦尋墜緒紹程朱傳道豈云參也魯正
名誰說子之迂環堵蕭然貧不計泰山頽矣道何如九原

若入文宣廟好責魯齋與草廬

棋獨記

有延先生以教子弟開講于家之前堂者適有邀先生飲主人與偕學母有愛子者乘先生不在詣堂以視主人之妻與焉逡巡至西軒妻置業屢於床俄報先生至忘携以歸主人請先生假寐為拂床而業屢在焉執入內以妻與先生有私礪刀拉欲殺之無以辯悲號不自勝曰願祭之泉爾死未晚也夜二鼓先生方對書主人執刀與妻至軒外令妻作厚語叩門而呼者三先生不問聲益促先生曰夜闌何崇乎妻曰予某之婦欲問先生起居耳先生曰而陳剩夫集

卷之四

正誼堂

過江郎山記

先生往京師道浙之江郎山時雲雨晦冥有榕城唐彥輝者指曰必雲中有三片靈石能興雲自蔽凡道此者多以石之隱顯卜所志之通塞今雲若此先生此行殆未遂矣乎先生愀然因向雲大囑曰靈石乎我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萬世間太平無一毫私意也爾石

有靈盍開其雲使我輩得一快觀其石乎衆有相目而哂者行不數步彥輝駭曰彼雲頭一點黑豈非石首見乎衆立觀雲忽然直下裂開三石全露高聳插天且五采秀麗異於常時衆駭益喜相慶去不數步雲復合如故亦甚奇事哉殆所謂建諸天地而不忤質諸鬼神而無疑如此夫

叙陳布衣先生存稿

周南

余始判毘陵得見唐荆川居一歲遂改判漳南而去之卒莫有文字之交豈其所以教我者有不在文字也濱行送于河澨語余曰漳有陳布衣者學古遠行棄舉子業終其身隱于海隅至今士論與名臣並夫人之輕重固不在

陳剩夫集

卷之四

正誼堂

乎爵位也特未見其文字耳吾子往觀以遺之余抵漳卽訪其孫曰慶雲者郡弟子員也得其存稿而展讀之想見其為人剛毅篤信程朱確然不為習俗所移橫渠之後一人而已遂命工刻其存稿以廣其傳嗚呼予豈獨以其文字而已耶亦可以想見其為人而尚友之矣

題陳布衣先生集

行銳讀先生行實知先生爲先孝廉居教公高弟厥後高祖震湖公復隨父受業于翠渠周氏因得翠渠所以傳于先生者俾子孫世世守之也銳雖未親先生門戶哉而于先世所得聞間或偶得其一二曩歲伏

闕請定經書及文廟祀典是皆竊取先生當日所用伊川故事不知先生其許銳否耶顧銳何人安敢擬跡先生惟是世居先生之里世讀先生之書淵源有自而不忍自外于私淑者之列故凡所以竊取夫先生者亦猶之恪守吾家訓云爾道遠風微因輯先生遺文而咸慨繫陳剩夫集卷之四

七 正書堂

之時康熙己丑秋七月也同里後學蔡衍銳百拜題

陳剩夫集四卷

福建巡撫探進本

明陳真晟撰真晟字晦德改字剩夫又自號曰布衣家本泉州以父隸鎮海衛戍籍遂爲漳州人天順中嘗詣關上書獻所撰程朱正學纂要兼上書執政均不見收又上書當路獻所撰正教正考會通亦不見省而罷又作學校正教文廟配享疏擬詣闕再上未及行而卒事迹具明史儒林傳是集乃真晟卒後其鄉人林祺所編康熙己丑儀封張伯行官福建巡撫乃爲序而刻之所獻二書今皆載集中其程朱正學纂要首爲程氏學制次爲推明朱子兼補之法次爲心學圖說其圖凡二一爲六十四卦圖圖下大書一心字一爲太極圖圖下亦大書心字次爲立師說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振風教五條其正教正考會要首列朱子學校貢舉私議次勅諭大畧次程氏學制次呂氏鄉約次德業過違二條次立師考德考文三條大意以爲天下之事莫大乎此故次卷載所上當路書曰朱子抱哭其書四百年矣會無一人憐而省之者

此魏鶴山真西山許魯齋吳草廬諸儒不能無大
罪也既讀其書宗其道則責吾師也父也豈有視
父師之哭而子弟能愀然耶又謂宋元兩朝皆以
不用程朱之學故上干天怒奪其命以與明持論
頗僻又題玉堂賞花集後詆譏執政謂不賞其程
朱纂要而羣聚賞花後世不免謂之俗相尤爲徧
激林雍作真戾行實稱其既無所遇每四顧徬徨
不能自釋亦異乎尋孔顏之樂者矣



ZW 21181886575221